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

魯

書

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八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八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製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5.2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三八四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賦苑八卷

〔明〕李鴻輯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賦苑八卷》提要

賦苑序

夫賦所自始祖風騷描景物情有裹
而寄諷語多微而若靡埒綜六籍二
酉之藏冨賅萬有百昌之麗齊諧不
及志稗官未悉陳閎肆以卮言則彌
天拓地摎怪羅奇溢紙莫終夫緒論

要約其幽旨則會心切理尊詞隻句
贏金冏易夫寸裁盖自先秦兩漢迨
於魏晉六朝其間高嫓皇墳除破鬼
膽摛旗鼓以登壇嗽潤芳而標勝若
荀宋之起家前茅忽赤班揚之入室
左袒羣雄三都之構思十年一時絚

貴鸚鵡之掇筆俄頃百代名高賈曹潘陸之儔縱横玄圃司馬江王之輩馳騁藝場盡能咳唾成璣洒揮就玉山珍海錯美萃乎莞城鳳舞龍翔態生乎洛誦宗工尚矣作者歸馬它雖半豹偶窺全牛未解然一臠餘味猶

徵屬厭之同尺錦呈華亦備彰施之製搖之鏤心刻腎鑄古陶今孕聲詩律選之規摹摭史乘紀編之故實傳豈難於有永彙毋苦其未周李君持萬珤之豐襟洞千秋之朗鑒吐吞雲夢之茵賈於筆舌之端囊括寰區伎

馬班於雌黄之什靈虵握而隋珠和璞已鎔象於一腔武庫儲而東壁西崑欲大觀於億祺乃以剞劂理棼之鑄廣拾名山秘府之遺凡六朝以前暨萳宋而後釐為上下八卷名之曰賦苑浩如河漢者不減其盈牘片言

居要者不益其始營闕誤相沿者仍其故以存疑觿端僅啓者縣其引以竢後辟則黄鐘大呂設於簴而鏗訇之韵隱隱自完春谷鄧林入其藪而毿梃之奇森森足賞詎丞取村於匠石寔期全壽夫名家可謂堪輿窮筆

海之瀾天表極詞霞之爛者矣夫文章吏治原本一途振藻調衡茲悉不朽故夔龍禮樂伊傅誥謨景鐘何必不勒於著作之廷毫楮何必不抒夫黼黻之秀君棲神大業游刃饒封噢咻研厪陽春圖史案頭篠露偶寄鸞

枝於蔦水已虛鷁席於甘泉固應巻
天子之雄風寧僅闡文人之綺翰紹襄為君里閈之末辱當拚借之優録甫竣工命弁首簡僭汎舸乎鯨海方蒐目之眩搖比啓道於曚人恐東西之倀罔然而羣玉之府即邀除者寓目以為期五齊之著即厥養者望腹以為顧矧乎屬之揚厲敢謝不文唯是
天下後世知君昭示之公心相與共紹先猷悉還雅道則赤幟寧往詰之專尌青緗且異日之滋饒庶幾哉不負君斯梓云爾

雲間後學蔡紹襄謹譔

一此書斷自陳隋以上厥後作者代不乏人逈其氣
骨萎薾兼亦不能徧收故率置不載
一茲編或錄之諸集或搜之䊸文或止載片詞或僅
摘小序務存成目不計闕文緣家藏既寡無從博
採姑且存其遺緒以待富擅五車者尋端足所未
備蓋碎錦片玉世所共珍亦千金狐白不遺一腋
之意也
一是編人因世次文沿人集故不足分門別類以滋
翻閱之煩每首各為斷章有志者自能類輯且觀
氣格厚薄亦足驗世代之升降云

一是書自甲午歲始輯其次第厥後漸以增益積久
遂至捌百柒拾伍首其間魚豖極多而殘缺者亦
復不少未敢謬為竄易俟後另求善本漸加改正
疑則傳疑蓋其慎也淺陋之辠戾不敢辭
一是書既輯成帙出入輒以自隨然恐久而散失故
亟以壽梓逈繕寫之工未悉古文體制字畫率多
草率余既不能明習亦以吏事鞅掌未得詳於校
閱刪舛正訛用以俟諸能者
一賦者古詩之派六䊸之一也要之非大雅博聞烏
能像物比類非咮才異致烏能窮妍極精自隋唐
以還䊸文志無載豈博覽家委於子雲雕蟲之悔
共相棄置與嗚呼才士用心焉可憮也余因彙成
一家之書非敢信其畢收比於樂賦樂苑庶幾乎
辭林之巨觀矣
一傳曰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
可以圖事見功而長卿亦云賦家之心包括宇宙
總覽人物斯逈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長卿而下
賦家所推豈不以子雲為祭酒而子雲自巽晚乃
歎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是有慕
陵餘子之徵憾也嗟乎賦詎易言哉其風詠似歌
詩諫諍愈言琢事寔類爾雅感託勝滑稽矧孫卿
屈平皆離讒憂國其言辭出於忠厚惻隱故子長
孟堅每以孟軻孫卿並稱離騷篇目世亦以經名
之然則余是役也信可鼓吹經傳豈獨享之千金
已哉因廣其傳與博雅者共之

賦苑目錄

卷之一

先秦

卷之二

西漢

卷之三

東漢

卷之四

三國

卷之五

兩晉

卷之六

兩晋

篇名	作者
悲四皓賦	李顒
黃甘賦	胡濟
濟瀝谷賦	胡濟
氷井賦	庾儵
石榴賦	庾儵
大槐賦	庾儵
衆春賦	湛方生
龝夜賦	湛方生
凨賦	湛方生
槐賦	傅選
蚊賦	傅選
筆賦	王廙
春可樂賦	王廙
安石榴賦	應貞
臨舟賦	應貞
圍棊賦	蔡洪
鬬鳧賦	蔡洪
風賦	李充
風賦	陸冲
望濤賦	伏滔

篇名	作者
覈性賦	仲長敖
禊賦	褚爽
荀子耳賦	祖台之
箏賦	賈彬
嘉遁賦	孫承
雉賦	傅純
釣魚賦	王廙
鸚鵡賦	張望
鶴賦	賈彪
長鳴雞賦	習嘏
四維賦	李秀
長鳴雞賦	陸藷
含榴賦	歐陽建
柳花賦	伍輯之
翟雉賦	王朩之
琵琶賦	孫諺
木槿賦	羊徽
神龍賦	劉琬
神女賦	張敏
三公山下神祠賦	楊談

荈賦載藝文　杜育
感士不遇賦　陶潛
閑情賦　陶潛
鶯賦　王惲妻鍾夫人
遐思賦　王惲妻鍾夫人
松柏賦　左九嬪
孔雀賦　左九嬪
鸚鵡賦　左九嬪
涪漚賦　左九嬪
箏賦　陶融妻陳氏

箜篌賦　鈕滔母孫氏
喪思賦　劉柔妻王氏
春花賦　劉柔妻王氏
悼歎賦　劉海母孫氏

卷之七

南北朝

華林清暑殿賦　宋孝武帝
擬漢武帝李夫人賦　宋孝武帝
山雞賦　臨川康王
隺賦　臨川康王

華林清暑殿賦　[illegible]
箜篌賦　劉義慶
喜雨賦　傅亮
登陵囂館賦　傅亮
登龍岡賦　傅亮
芙蓉賦　傅亮
征思賦　傅亮
感物賦　傅亮
枇杷賦　謝瞻
詶悳賦　謝眺

思歸賦　謝眺
七夕賦　謝眺
高松賦　謝眺
杜若賦　謝眺
埜鶩賦　謝眺
遊後園賦　謝眺
臨楚江賦　謝眺
擬宋玉風賦　謝眺
雪賦　謝惠連
白鷺賦　謝惠連

卷之八

賦苑目錄終

賦苑卷之一

禮賦

荀卿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敬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

知賦　荀卿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潛潛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脩跖以穿室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脩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者邪甚深藏而外敵者邪法禹舜而不能揜迹者邪行以動靜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

雲賦　荀卿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充盈乎大寓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惛憊通於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歟充盈大寓而不窕入郄穴而不偪者歟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歟往來惛憊而不可為固塞者歟暴而殺傷而不億忌者歟功被天

下而不私置者歟託地而游寓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

蠶賦　　荀卿

有物於此儽儽兮其收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隣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弃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

箴賦　　荀卿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襍以成文章以能合從文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旹用則存不用則亾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頭銛達而剽趙繚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為父管以為母既以縫表又以連褁夫是為之箴理

高唐賦

宋玉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䁱兮若松榯其少進也晰兮

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旂湫兮如風凄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今可以遊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衟互折而層累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阺之稸水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濞洶洶其無聲兮潰澹澹而並入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不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卻會崪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礫磥磥而相摩兮巆震天之磕磕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沫潼潼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潏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鵰鶚鷹鷂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摯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黿鼉鱣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蜲蜲蜿蜿中阪遙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葉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徙靡澹澹隨波闇藹東西施翼猗抳豐沛

綠葉紫裹朱莖白蔕纖條悲鳴聲侶竽籟清濁相龢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隳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盤岸巑岏振陳磑磑磐石險峻傾崎崖隤巖嶇參差縱橫相追陬互橫啎背穴偃蹠交加累積重疊增益狀似砥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巔肅何芊芊炫燿虹蜺俯視崢嶸窐寥窈冥不見其底虛聳松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怊悵自失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育之斷不能為勇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縱縱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

其狀似走獸或鳥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
側隧葢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龝蘭芷蕙江蘺載
菁青荃射干揭車苞并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
掩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王雎鸝黃正冥楚
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當年遨遊更唱迭
龢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
穀進純犧禱璇室醮諸神禮太一傳祝已具言辭已
畢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旌旆合諧紬大弦而雅
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於是調謳令人惏悷憯悽脅
息增欷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

聲弓弩不發罘罕不傾涉莽莽馳苹苹飛鳥未及起
走獸未及發弭節奄忽蹄足灑血舉功先得獲車已
寔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旹擇日簡輿玄服建
雲旆蜺為旌翠為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
自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九竅通鬱精神
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

神女賦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
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
王曰其夢若何玉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怳忽若有所
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
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
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王曰狀何如也玉曰茂
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
所未見瓌姿偉態不可勝讚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
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

美貌橫生曄兮如花溫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
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繢盛文章
極服妙綵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襛不短纖不長步
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嫷被服
侻薄裝沐蘭澤含若芳性龢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
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神
女之妖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
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式
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
應君之相眎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獨悅樂之無量

交希恩疎不可盡暢它人莫覩玉覽其狀其狀峩峩
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
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的
其若丹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姽嫿於
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
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
睇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
安澹清靜其愔嫕兮性沈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
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
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

卒與我乎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
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
煢煢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頩薄
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
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大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
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
采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
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徊腸傷氣顛
倒失據闇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褱誰者可語惆
悵垂涕求之至曙

風賦

宋玉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
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
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
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
焉今子獨以為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
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
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
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於太山之阿
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淜滂激颺熛怒耾耾雷聲迴穴

錯迕蹶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
孔動楗眴煥粲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
升降乘凌高城入於溪宮邸華葉而振氣裴徊於桂
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
秦衡槩新夷被稊楊迴穴衝陵蕭條眾芳然後倘佯
中庭北上玉堂躋於羅帷經於洞房迺得為大王之
風故其風中人狀直憯悽惏慄清涼增欷清清冷冷
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寍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
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
夫庶人之風塕然起於窮巷之間堀堁揚塵勃鬱煩

冤衝孔襲門動沙堁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憞溷鬱邑毆溫致湿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脣為胗得目為䁾啗齰嗽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登徒子好色賦

宋玉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

蔡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季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為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為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為守德謂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為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鶬鶊喈喈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

飾粧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怳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睨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絜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諷賦

宋玉

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為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曰玉為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身體容冶受之二親口多微辭聞之聖人出愛主人之女臣無有也臣嘗出行僕飢馬疲正值主人門開主人翁出嫗又到市獨有主人女在女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更於蘭房芝室止臣其中中有鳴琴焉臣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衣披翠

雲之裘更白縠單衫垂明珠步搖來排臣戶曰上客無乃飢乎為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來勸臣食以翡翠之釵挂臣冠纓臣不忍仰視為臣歌曰歲將莫兮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而鼓之為秋竹積雪之曲主人之女又為臣歌曰內怵惕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旁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下黃泉玉曰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誠不忍愛主人之女王曰止止寡人於此之時亦何能已

微詠賦　　宋玉

蔑馳年之騷思黙徂夜之悄憂念怳惘以淪忽心震憺而勞流坐生悲其何悆徒空詠以自憫于詠之為情也悵望兮若分江皛素厓翔傷兮瀲行雲再清觧浩宕弘以廣度紛收息而淹儀既御聲以踴制又聲韻而蕤羈青塗鬱兮春采香秋色陰兮白露商謹鳥翻兮山光開長霞流布兮林氣衰于時也溪裛羙緒孤響端音屬素排潚吐致施英嘈肆懷以鴻暢慘輟意而相迎馮幽圖以藉怨咀高華而寄聲體閉慆而都靡心遊任而姝明濯陵奇而肅志舒容綺以昭情

占風立候睨天蕤暉精慮方蕩中置悘歸慨矣拙歎默焉析機鍾石墉晼琴瑟林帷重瀏愴以徐唫若變宮而下徵首廳麗以輕榮終溫愛而調理曆貞璇以弘觀留雅恨其誰止爾乃承芳遺則度律聞韶田白雲以金讚戾秋月而玉寥臨洪流以浩汗履薄冰而心憔惻君子之嚴秀鏡淑人之靈昭日月會兮爭驚朝夕見兮玄塗榲華兮開表穸壇兮橫燕龍義驛兮終不昭松延蔭兮意沈虛歡陽臺兮迅飛路闕愴榔兮空長居去矣田復參咤榮身四脩匪聊亂而剽越空含喝而動神亂曰簡情撰至振玄和兮桿宮妙意賞山波兮戛兮積軒非徒歌兮致命遂志寶中阿兮

篴賦　宋玉

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竒篠異榦罕節間枝之叢生也其處磽塘千仞絶谿凌阜隆崛萬丈盤石雙起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其陰則積雪凝霜霧露生焉其東則朱天晧日素朝明焉其南則盛夏清徹春陽榮焉其西則凉風遊旋吸逯存焉榦枝洞長桀出有良工焉名高師曠將為陽春北鄙白雪之曲假塗南國至此山望其叢生見其異形曰命陪乘取其雄焉渴其雌焉將送荊卿於易水上乃使王爾公輸之徒合妙意角較手遂以為篴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

命嚴香使午子延長頸奮玉手摛朱脣曜晧齒頳艶臻玉貌起嗌清商追流徵歌伐檀號孤子蕟圓轉紓積鬱其為幽也甚乎懷永抱絶喪夫天亡稚子纖悲微痛毒離膝理激叫入青雲慷慨切窮士剄弦節武毅蕟沈憂結呵曆揚叱太一敎淫淫以黷黖氣旁合而爭出謌壯士之必往悲猛勇乎飄疾麥秀漸兮烏聲譁兮招伯奇於源陰追申子於晉域夫奇曲雅樂所以禁淫也錦繡黼黻所以禦寒也縟則泰過是以檀卿刺鄭聲周人傷北里也亂曰芳林晧幹有奇寶兮博人通明樂斯澌兮般衍瀾漫終不老兮雙林間麗貌甚好兮八音龢調成稟受兮善善不衰為世保兮絶鄭之遺離南楚兮美風洋洋而暢茂兮嘉樂悠長俟賢士兮鹿鳴萋萋思我友兮安心隱志可長久兮

釣賦　　宋玉

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洲上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王曰其善柰何登徒子對曰夫玄洲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綫餌若蛆螾鉤如細鍼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豈可謂無術乎夫玄洲芳水餌挂繳釣其意不可淂退而牽行下觸青泥上則波颺玄洲因水勢而施技頡之頏之委縱收歛與魚沈浮及其解弛也因而獲之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察玄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又烏足為大王言乎王曰子之所謂善

釣者何玉曰臣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鉤非鍼其餌非螾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對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賢聖為竿道德為綸仁義為鉤祿利為餌四海為池萬民為魚釣道微矣非聖人其孰能察之王曰迂哉說乎其釣未可見也玉曰其釣易見王不察爾昔殷湯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多矣羣生瀀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鉤可謂均矣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若夫竿折綸絕餌墜鉤決波涌魚失是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釣術也今察玄洲之釣也左挾魚罶右執槁竿立于潢汙之涯倚乎楊柳之間精不離乎魚喙思不出乎鮒鯿形容枯槁神色憔悴樂不復勤獲不當費斯乃水濱之役夫也已君王又何稱焉王若建堯舜之洪竿攄禹湯之脩綸投之於瀆眎之於海漫漫羣生孰非吾有為大王之釣亦不樂乎

大言賦

宋玉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為寡人大言者上坐王因唏曰操是太阿戮剌一世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憤兮絶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毅皋陶嘻大笑至兮摧覆思鋸牙裾雲睎甚大吐舌萬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劍耿介倚乎天外王曰未可也玉曰并吞四夷渴飲枯海跂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據地蹴天迫不得仰若此之大也如何楚王曰善

小言賦

宋玉

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此賦之迂誕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定位三光並照則小大備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通也能麄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上坐者未足明賞賢又有能為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剽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聿遑浮踊凌虛縱身經由鍼孔出入羅巾飄眇翩緜乍見乍泯唐勒曰析飛塵以為輿剖粃糠以為舟泛然投乎桮水漂若巨海之洪流憑蚋眥以顧眄附蠛蠓而遨遊集螘隱微之原渾存亾而不憂又曰館於蝇鬚宴於毫端烹蝨腦切蟣肝會九族而同嚌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内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滅景昧昧遺形超於太虛之域出於未兆之庭纖於毳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為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形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如此之為精王曰善遂賜雲夢之田

賦苑卷之一終

鵩鳥賦

賈誼

誼為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旣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廼為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余舍止於坐隅兮貌甚閒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埜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於鵩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余其期鵩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強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悍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震盪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坱圠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汎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蔕芥兮何足以疑

弔屈原賦 文選作文今從史記

賈誼

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旹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鉛刀為銛於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壹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螘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悳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褱此都也鳳皇翔於千仞之上兮覽悳煇而下之見細悳之險微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鱏兮固將制於螻蟻

旱雲賦

賈誼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雲之蓬勃兮滃滃澹澹而妄止運清濁之澒洞兮正重沓而並起嵬隆崇以崔巍兮旹彷彿而有似屈卷輪而中天兮象虎驚與龍駭相摶據而俱興兮妄儷倚而旹有遂積聚而給沓兮相紛薄而慷慨若飛翔之從橫兮揚波怒而澎濞正雲布而雷動兮相擊衝而破碎或窈窕而四塞兮誠若雨而不墜陰陽分而不得兮更惟貪婪而狼戾終風解而霧散兮遂陵遲而堵潰或深潛而閉藏兮爭離剌而並逝廓蕩蕩其若倏兮日昭昭而無穢隆盛暑而無聊兮煎砂石而爛渭陽風吸習而熇熇羣生悶懣而愁憒畎畝枯槁而允布壤石相聚而為害農夫垂拱而無事兮釋其耰鉏而下涕悲疆畔之遭戮痛皇天之靡濟惟稚稼之旱夭兮離天災而不遂褱怨心而不能已兮竊託咎於在位獨不聞唐虞之積烈兮與三代之風氣旹俗殊而不還兮恐功久而壞敗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違節陰氣辟而留滯兮厭暴戾而沈沒嗟乎作孽大劇何辜於天恩澤弗宣嗇夫寡悳羣生不福来何暴也去何躁也孳孳望之其可悼也憭兮慄兮以鬱怫

兮念思白雲腸如結兮終然不雨甚不仁兮布而不
下甚不信兮白雲何慰柰何人兮

簴賦　載藝文　賈誼

牧太平以深志爲巨獸之屈奇妙彫文以刻鏤舒湉
尾之采垂舉鋸牙以左右相指負大鐘而欲飛

梁王菟園賦　枚乘

脩竹檀欒夾池水旋菟園並馳道臨廣衍故行於嵬嵬之壄芴兮有似乎西山西山隑隑激揚塵埃虵龍奏林木薄遊風踊焉虛谷應焉紛紛紜紜騰踊亂雲枝葉翬散柯條糾紛谿谷沙石涸波沸日車騪騪兮連連轔轔音䔝緒兮菲菲闇闇擾戳鵾雞蝭蛙鶬鶊密切別鳥相繼哀鳴若乃附巢比翼之傳於列樹也欐欐若飛雪之重弗麗也西望西山山鵲埜鳩白鷺鶻鶡鷂鴞鵰守狗戴勝翡翠鴝鵒枝巢穴藏被唐臨谷穀音相聞啄尾離屬翱翔羣熙交頸接翼闔而

未至徐飛翋𦑣往來霞水散漫沒合疾疾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窮之乎莫殫究之乎無端於是晚春早夏邯鄲襄國易涿之麗人及燕汾之遊子相與褋還而往款馬車接軨而馳逐輪錯轂而接服騰躍之意未䔝嬉遊之歡方洽心相扶奪氣怒不竭羽蓋繇起被以紅抹濛濛然若雨委雪高則翩焉左挾彈右執鞭日移樂衰遊觀西園復其所次顧錫從者從容安步鬬雞走馬俛仰釣射煎熬炮炙極歡到莫樂而不捨速及春郊採桑之婦袿裼錯紆連袖方路芳溫往來便娟眄顧已而調曰春陽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見佳容兮不能歸桑萎蠶飢悵望桑何

忘憂館栁賦　枚乘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枚乘栁賦路喬如鶴賦公孫詭文鹿賦鄒陽酒賦公孫乘月賦羊勝屏風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五疋

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逶遲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出入風雲去来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黄衣而絳足蜩螗厲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遲於嗟細栁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羣英而翫之小臣瞽聵與此陳詞於嗟樂兮於是罇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醪庶羞千族盈滿六庖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雕鎗鍠啾唧蕭條寂寥儁乂英旄列襟聯袍小臣莫効於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雖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撩

几賦載秇文　鄒陽

高樹凌雲蟠紆煩寃傍生附枝王爾公輸之徒荷斧斤援葛藟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眇者督直聾者磨礱齊貢金斧楚入名工迺成斯几離奇髣髴似龍磐馬迴鳳去鸞歸君王憑之聖德日躋

酒賦 載西京雜記　　鄒陽

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騃皆麴湒丘之麥釀野田之米倉風莫預方金未啓嗟同物而異味歎殊才而共侍流光醳醳甘滋泥泥醪醲既成綠瓷既啓且筐且漉載篘載齊庶民以為歡君子以為禮其品類則沙洛淥酃程鄉若下高公之清關中白薄清渚縈停凝醳醖酎千日一醒哲王臨國綽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肅肅之賓安廣坐列雕屏綃綺為席犀璩為鎮曳長裾飛廣袖奮長纓英偉之士莞爾而即之君王憑玉几倚玉屏舉手一勞四座之士皆若哺粱焉乃縱酒作倡傾盌覆觴右曰宮中旁亦徵揚樂只之深不任於是錫名餌袪夕醉遺朝酲吾君壽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

屏風賦 載藝文　　羊勝

屏風鞈帀蔽我君王重葩累繡沓璧連璋飾以文錦映以流黃畫以古列顒顒昂昂藩后宜之壽考無疆

鶴賦 載西京雜記 路喬如

白鳥朱冠鼓翼池干舉脩距而躍躍奮皓翅之㧙㧙宛脩頸而顧步啄沙磧而相懽豈忘赤霄之上忽池籞而盤桓飲清流而不舉食稻粱而未安故知野禽埜性未脫籠樊賴吾王之廣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驤而鳴舞憑朱檻而為歡

月賦 載西京雜記 公孫乘

月出皦兮君子之光鵾鷄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君有禮樂我有衣裳猗嗟明月當心而出隱員岩而似鉤蔽脩堞而分鏡既少進以增輝遂臨庭而高暎日匪明皓璧非淨躔度運行陰陽以正文林辨囿小臣不佞

文鹿賦 載西京雜記 公孫詭

麀鹿濯濯來我槐庭食我槐葉懷我德聲質如緗縟文如素綦呦呦相召小雅之詩歎丘山之比歲逢梁王於一昔

悼李夫人賦 漢武帝

美連娟以脩嫮兮命樔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脩夜之不陽秋氣憯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亾神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畺託沈陰以壙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菱荴以俟風兮芳襍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虖愈莊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睇而娥揚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驩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

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埶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寖淫敞怳寂兮無音思無流波怛兮在心亂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嫉妒闒茸將安程兮方昔隆盛季夭傷兮弟子增欷洿沫悵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嚮不虛應亦云已兮嫶妍太息嘆稚子兮懰慄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士不遇賦　董仲舒

嗚乎嗟乎遐哉邈矣旹来曷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旹將就木矣悠悠偕旹豈能覺矣心之憂歟不期祿矣皇皇匪寍秪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摧角矣不出戶庭庶無過矣重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辯詐而期通兮貞士耿介而自束雖日三省於吾身兮繇褱進退之惟谷彼寔繁之有徒兮指其白而為黑目信嫮而視眇兮口信辯而言訥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出門則不可以偕往兮藏器又蚩

其不容退洗心而內訟兮亦未知其所從也觀上古之清濁兮廉士亦煢煢而靡歸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卞隨務光遁跡於深淵兮伯夷叔齊登山而采薇使彼聖人其繇周遑兮矧舉世而同迷若伍員與屈原兮固亦無所復顧亦不能同彼數子兮將遠遊而終慕於吾儕之云遠兮疑荒塗而難踐憚君子之於行兮誠三日而不飯嗟天下之偕違兮悵無與之偕返孰若返身於素業兮莫隨世而輪轉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紛既迫而後動兮豈云稟性之惟褊昭同人而大有兮明謙光而務展遵幽昧於默足兮豈舒采而蘄顯苟肝膽之可同兮奚鬚髮之足辯也

子虛賦

司馬相如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轔鹿射麋腳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

得宿衞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厲碝石碔砆其東則有蕙圃蘅蘭芷若射干芎藭菖蒲茳蘺蘪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濕則生藏莨蒹葭東蘠彫胡蓮藕菰蘆菴閭軒於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花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鵷鶵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於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

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孅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蹴蛩蛩轔距虛軼埜馬轊騊駼乘遺風射游騏倏眒倩浰雷動猋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胸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谻受詘殫覩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緆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衯衯裶裶揚袘戌削蜚襳垂髾扶與猗靡翕呷萃蔡下靡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僊之髣髴於是乃相

與猗於蕙圃媻姍勃窣而上乎金隄揜翡翠射鵔鸃
微矰出纖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怠而
後發遊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栧張翠帷建羽蓋罔瑇
瑁鉤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
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硠硠磕磕若雷霆之
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
行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雲陽
之臺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
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淬自以為娛臣
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

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悉發
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
以娛左右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
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
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
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彰君
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彰君之惡而傷私義
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也
且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
澥遊孟諸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青

丘徬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蔕
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
牣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然在諸侯之
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
辭不復何為無以應哉

上林賦　司馬相如

亡是公聽然而咲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晝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眘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夫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遊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

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壄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陜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彭湃滭弗宓汩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雲撓宛潬膠盭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濦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䱭䲛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魼鰨揵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藂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駕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嶄巖嵾嵳九嵕巀嶭南山峩峩巖陁甗錡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閜阜陵別隝崴磈嵔廆丘虛堀礨隱轔鬱壘登降陁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

築揜以綠蕙被以江蘺糅以蘪蕪雜以留夷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槀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橙若蓀鮮支黃礫蔣芧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於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芒芒怳忽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獸則㺎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

道纚屬步欄周流長途中宿夷峻築堂累臺增成巖突洞房俯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于楯軒青龍蚴蟉于東廂象輿婉僤於西清靈圄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于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嶕嶫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赤瑕駮犖襍插其間鼂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於北園貤丘陵下平原揚翠葉抗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

照曜鉅野沙棠櫟櫧華楓枰櫨留落胥衺仁頻幷閭欃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寔葉後楙攢立叢倚連卷欐佹崔錯癹骫坑衡閜砢垂條扶疏落英幡纚紛溶箾蔘猗柅從風瀏莅卉歙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還乎後宮襍襲累輯被山緣谷循坂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玄猿素雌蜼玃飛蠝蛭蜩蠼猱獑胡豰蛫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踰絕梁騰殊榛捷垂條掉希間牢落陸離爛熳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遊往来宮宿館舍庖厨不徙後宮不移百

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獠者江河為阹泰山為櫓車騎靁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壄羊蒙鶡蘇絝白虎被班文跨野馬凌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椎飛廉弄獬廌格蝦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節裴徊翱翔往来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

敻遠去流離輕禽蹵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遊梟櫟飛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後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躪玄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鵔鸃拂翳鳥捎鳳皇捷鵷鶵揜焦朋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晻乎反鄉蹶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轥轢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𠟸驚憚讋伏

不被創刃怖而宛者它它藉藉填坑滿谷揜平彌澤
於是乎遊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
寓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旂樹靈鼉之
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倡萬人和山
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渝宋蔡淮南于遮文
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闛鞈洞心駭耳荆
吳鄭衞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
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
意者麗靡爛熳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
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嫻都靚粧刻飾便嬛綽約柔橈

嬛嬛嫵媚纖弱曳獨繭之褕袣眇閻易以卹削便姍
嫳屑與俗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
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
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
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
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
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
悉為農郊以贍氓隸隤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
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
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

革正朔與天下為更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
乘法駕建華旂鳴玉鑾遊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
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
載雲罕掩羣雅悲伐檀樂樂胥脩容乎禮園翱翔乎
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
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向風而聽
隨流而化芔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
皇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
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
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

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
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
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
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
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長門賦

司馬相如

孝武皇帝陳皇后昔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觔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慤之懽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脩薄具而自設兮君

曾不肯兮幸臨廓獨潛而耑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隱隱而響起兮聲為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起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封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閒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為榱兮飾文杏以為梁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槺梁昔髣髴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煥爛燁而成光緻錯石之瓴甓兮為瑇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寉嗷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徵以却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

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床摶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魂若君之在傍惕寤覺而無見兮魂廷廷若有亡眾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眾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悲士不遇賦

司馬相如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顧影而獨存恒克己而復禮懼志行而無聞諒才韙而世戾將逮死而長勤雖有形而不彰徒有眡而不陳何窮達之易惑信美惡之難分皆悠悠而蕩蕩將遂屈而不伸使公於公者彼我同兮私於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闇兮人理顯然相傾奪兮好生惡死才之鄙也好貴夷賤哲之亂也炤炤洞達胸中割也昏昏罔覺內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選沒世無聞古人惟耻朝聞夕死孰云其否逆順還周乍沒乍起無造

福先無觸禍始委之自然終歸一矣

美人賦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說遊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王曰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歌而回車譬於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鰥處獨居室寓廓莫與為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玄髮豐艷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恒翹翹而西顧欲留臣

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竊慕大王之高義命駕東來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上宮閑館寂寞重虛門閤晝掩曖若僊居臣排其戶而造其堂芳香郁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床奇葩逸麗淑質豔光覩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絃為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託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時日西夕玄陰晦冥流風慘冽素雪飄零閒

房寂謐不聞人聲於是寢具既設服玩珍奇金鑪薰香黼帳高垂茵褥重陳角枕橫施女弛其服表其褻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脈定以內心正於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舉與彼長辭

大人賦

司馬相如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修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為幓兮曳彗星而為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猗抳以招搖攬欃槍以為旌兮靡屈虹綢紅杳眇以玄湣兮猋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蠖略委麗兮驂赤螭青虯之蚴蟉宛蜒低卬夭蟜裾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躩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跮踱輵螛容以骫麗兮蜩蟉偃蹇怵㚟以

梁倚糾蓼叫奡踏以艐路兮蔑蒙踴躍騰而狂趡莅颯卉歙焱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署眾神於搖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大壹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前長離而後矞皇廝征伯僑而役羨門兮詔岐伯使上方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后行屯余車而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娭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輵以方馳騷擾衝蓯其紛拏兮滂

漠泱軋麗以林離攅羅判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痑以陸離逕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礨崴魁偏覽八紘而觀四海兮朅度九江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奄息葱極氾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昔若曖曖將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直逕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登閬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壹止低何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朅來兮絕澗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咀噍芝英兮嘰瓊華僸祲尋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濞騁遊道而修降兮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嵺廓而無天視眩眠而亡見兮聽敞怳而亡聞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存

哀二世賦

司馬相如

登陂陁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兮通谷豁兮谺谺汩淢靸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廣衍觀衆樹之蓊薆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操行之不得墓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食

文木賦　中山王

麗木離披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葉横日路而擢枝幼雛羸鷇單雄寡雌紛紜翔集嘈嗷鳴啼載重雪而梢勁風將等歲於二儀巧匠不識王子見知乃命班爾載斧伐斯隱若天崩豁如地裂花葉紛披條枝摧折既剝既刊見其文章或如龍盤虎踞復似鸞集鳳翔青緺紫綬環璧珪璋重山累嶂連波疊浪奔電屯雲薄霧濃雰慶宗驥旅雞族雉群蠋繡鴦錦蓮藻芰文色比金而有裕質參玉而無分裁為用器曲直舒卷修竹映池高松植巘制為樂器婉轉蟠紆鳳將九子龍導五駒制為屏風鬱茀穹隆制為杖几極麗窮美制為枕案文章璀璨彪炳渙汗製為盤盂采玩踟躕猗歟君子其樂只且

屏風賦　載薪文　劉安

惟茲屏風出自幽谷根深枝茂號為喬木孤生陋弱畏金強族移根易土委伏溝瀆飄颻殆危靡安措足思在蓬蒿林有樸樕然常無緣悲愁酸毒天啓我心遭遇徵祿中郎繩墨收拾捐朴大匠攻之刻彫削斵表雖裂剝心質貞慤等化器類庇蔭尊屋列在左右近君頭足賴蒙成濟其恩弘篤何恩施遇分好沾渥不逢仁人永為枯木

諫格虎賦

孔臧

帝使亾諸大夫問乎下國下國之君方帥將士於中原車騎駢闐被行罝羉手格猛虎生縛貙犴昧爽而出見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為歡乃夸於大夫曰下國鄙固不知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褊陋莫以娛心故乃闢四封以為藪圍境內以為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晝則鳴嚾夜則嘷唫飛禽起而鷩曰走獸動而雷音犯之者其罪死驚之者其刑深虞候苑令是掌厥禁於是分幕將士營遮榛叢戴星入野列火求蹤見虎

自來乃往尋從張罝網羅刃鋒驅檻車聽鼓鍾猛虎顛遽奔走鹵東怖駭內懷迷冒怔忪耳目喪精值網而衝局然自縛或隻或雙車徒抃讚咸稱曰工乃縛以絲組斬其牙支輪登較獲高載歸家孟賁被髮瞋目蹀猬紛華故都邑百姓莫不於邁陳列路隅咸稱萬歲斯亦畋獵之至樂也大夫曰順君之心樂矣然則樂之至也者與百姓同之謂夫兕虎之生與天地偕山林澤藪又其宅也被有德之君則不為害今君荒於遊獵莫恤國政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夭民命國政其必亂民命其必散國亂民散君誰與處以此為至樂所未聞也於是下國之君乃頓首曰臣是不敏習之日久矣幸今承誨請遂改之

楊柳賦　孔臧

嗟兹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可涼伐之原埜樹之中塘漑浸以旹日引月長巨本洪枝條脩遠揚天繞連枝猗那其房或拳局以逮下或擢迹而接穹蒼綠革累疊鬱茂翳沈蒙蘢交錯應風悲吟鳴鵲集聚百變其音爾乃觀其四布運其所臨南垂大陽北被宏陰函奄梓園東覆果林規方冒乎半頃清室莫與比湲於是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論道飲燕流水浮觴綴挍紛糅賦詩斷章合陳厥志考以先王賞恭罰慢事有紀綢洗觶酌薄兕光並揚飲不至醉樂不及荒威儀抑抑動合典常退坐分別其樂難忘惟萬物之自然固神紗之不如意此楊樹依我以生未寍一紀我賴以盪暑不御箑凄而涼清內發我亏外及有生物有所貴云何不銘乃作斯賦以叙斯情

鴞賦　孔臧

季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鴞集我屋隅異物之来吉凶之符觀之歎然覽考經書在悳為祥棄常為妖尋氣而應天道不諭昔在賈生有志之士忌兹鵩鳥卒用喪已咨我令考信澌衆貞變怪生家謂之天神脩悳滅衰化及其鄰戩福無門唯人所求聽天任命脩厥所脩栖遲養志老氏之儔爵秩之来祇增我憂時去不索旹来不逆庶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自今勤劇

蓼蟲賦　孔臧

季夏既望暑往涼還逍遙諷誦遂歷東園周旋覽觀
憩於南藩覩茲茂蓼結葩吐榮猗那隨風綠葉紫莖
爰有蠕蟲厥狀似螟羣聚其間食之以生於是悟物
託事推向乎人幼長斯蓼莫或知辛膏粱之子豈曰
不云惟非惡非義不以為家安逸無心如禽獸何逸
必至驕驕必致亡匪唯辛苦乃丁大殃

洞簫賦　王褒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於江南之丘墟洞條暢而罕節
兮標敷紛以扶疏徒觀其傍山側兮則嶇嶔巋崎倚
巇迤嶉誠可悲乎其不安也彌望儻莽聯延曠盪又
足樂乎其敞閑也託身軀於后土兮經萬載而不遷
吸至精之滋熙兮稟蒼色之潤堅感陰陽之變化兮
附性命乎皇天翔風蕭蕭而逕其末兮迴江流川而
溉其山揚素波而揮連珠兮聲磕磕而澍淵朝露清
泠而隕其側兮玉液浸潤而承其根孤雌寡鶴娛優
乎其下兮春禽羣嬉翱翔乎其巔秋蜩不食抱樸而

長吟兮玄猨悲嘯搜索乎其閒處幽隱而奧庰兮密
漠泊以獭猭惟詳察其素體兮宜清靜而弗諠幸得
謚為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可謂惠而不費兮因天
性之自然於是般匠施巧夔襄准法帶以象牙掍其
會合鎪鏤離灑絳脣錯雜鄰菌繚糾羅鱗捷獵膠緻
理比挹抐擫㩶於是乃使天性昧之宕冥生不覩天
地之體勢闇於白黑之貌形憤伊鬱而酷䀇愍眸子
之喪精寡所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音聲故吻吮值
夫宮商兮龢紛離其匹溢形旖旎以順吹兮瞋䶩㖤
以紆鬱氣旁迕以飛射兮馳散渙以邐律趣從容其

勿述兮鶩合遝以詭譎或凋沌而潺湲兮稸若枚折或漫衍而駱驛兮沛焉競溢惏慄密率掩以絕滅嚶霵曄踕跳然復出若乃徐聽其曲度兮廉察其賦歌啾咇節而將唫兮行鍖銋以龢囉風鴻洞而不絕兮優娆娆以婆娑翩緜聯以牢落兮漂乍棄而為它要復遮其蹊徑兮與謳謠乎相龢故聽其巨音則周流氾濫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聲則清靜厭瘱順敘卑迖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澎濞慷慨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故其武聲則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熠其仁聲則若凱風紛披

容與而施惠或槃遝以聚斂兮或拔撥以奮棄悲愴怳以惻惐兮青恬淡以綏肆被淋灑其靡靡兮青橫潰以陽遂哀悄悄之可懷兮良醰醰而有味故貪饕者聽之而廉隅兮狼戾者聞之而不懟剛毅彊虣反仁恩兮嘽㗖逸豫戒其失鍾期牙曠悵然而愕立兮杞梁之妻不能為其氣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兮浸淫叔子遠其類嚚頑朱均惕復慧兮桀跖鬻博偃以頓顇吹參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貴音奏狡弄則彷徨翱翔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愺恅瀾漫亡耦失疇薄索合沓罔象相求故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其為悲聲則莫不愴然累欷擊涕抆淚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阿那腲腇者已是以蟋蟀蚸蠖蚑行喘息螻蟻蝘蜓蠅蠅翊翊遷延徙迤魚瞰雞睨垂喙宛轉瞪瞢忘食況感陰陽之和而化風俗之倫哉亂曰狀若捷武超騰踰曳迅漂巧兮又似流波泡溲汎捷趨巇道兮哮呷呟喚躋躓連絕淈殄沌兮攪捜㶅捎逍遙踊躍若壞頹兮優游流離躊躇稽詣亦足耽兮頹唐遂往長辭遠逝漂不還兮賴蒙聖化從容中道樂不淫兮條暢洞達中節操兮終詩卒曲尚餘音兮唫氣遺響聯緜漂撇生微風

兮連延駱驛變無窮兮

擣素賦　斑婕妤

測平分以知歲酌玉衡之初臨見禽華以應色忽霜
寉之傳音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沈雖松梧之
貞脆豈榮雕其異心若乃廣儲懸月暉水流清桂露
朝滿涼衿夕輕燕姜含蘭而未止趙女抽簫而絕聲
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
珮之精明若乃盻睞生姿動容多製弱態含羞妖風
靡靡皎若明魄之升匡灼若荷華之昭晰調鉛無以
玉其貌凝朱不能異其脣若雲霞之遍月似穠李之
向春紅黛相媚綺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兩髾

如點雙眉如張頰肌柔液音性閑良於是投香杵扣
玟砧擇鸞聲爭鳳音梧因虛而調遠桂由眞而響沈
散繁輕而浮捷節疎亮而清深含笙總筑比玉兼金
不譐不箎匪瑟匪琴或旋環而紆鬱或相參而不襍
或將往而中還或已離而復合翔鸞為之徘徊落英
為之颯沓調非常律聲無足本任落手之參差從風
颯之近遠或連躍而更投或暫舒而長歛清寡鸞之
命羣哀離寉之歸晚當是旹也鍾期改聽伯牙弛琴
桑間絕響濮上傳音蕭史編管而擬吹周王調笙以
象唫若乃窈窕姝妙之季幽閑貞專之性符皎日之

心耳昔疾之病歌采綠之章發東山之詠望明月而
撫心對秋風而掩鏡閱紋練之初成擇玄黃之妙匹
準華裁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想嬌奢之或至許椒
蘭之多術懸陋製之無韻慮蛾眉之為愧寔百憂之
盈抱空千里兮飲淚修長袌於妍袂綴半月於蘭襟
表纖手於微縫庶見迹而知心計脩路之遐夐怨芬
芳之易泄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漸行客而
無言還空房而掩咽

自悼賦　　班婕妤

承祖考之遺惪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城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絫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為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館兮仍襁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晻莫

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惪兮不廢捐於罪郵奉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洒埽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菭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兮帷殿晴房櫳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綷縩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靚處君不御兮誰為榮俯眂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已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兮白

華自古兮有之

遂初賦

劉歆

遂初賦者劉歆所作也歆少通詩書能屬文成帝召為黄門侍郎中壘校尉侍中奉車都尉光禄大夫歆好左氏春秋欲立於學官時諸儒不聽歆乃移書太常博士責讓深切為朝廷大臣非疾求出補吏為河内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五原太守是時朝政已多失矣歆以論議見排擯志意不得之官經歷故晉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賦以歎往事而寄己意

昔遂初之顯禄兮遭閶闔之開通蹠三台而上征兮入北辰之紫宫侍列宿於鈎陳兮擁太常之樞極總

六龍於駟房兮奉華蓋於帝側惟太階之侈闊兮機衡為之難運懼魁杓之前後兮遂隆集於河濱遭陽侯之豐沛兮乘素波以聊戾得玄武之嘉兆兮守五原之烽燧二乘駕而既俟僕夫期而在涂馳太行之巖防兮入天井之喬關歷崗岑以升降兮馬龍騰以起攄舞雙駟以優遊兮濟黎侯之舊居心滌蕩以慕遠兮廻高都而北征劇彊秦之暴虐兮弔趙括於長平好周文之嘉德兮躬尊賢而下士騖四馬而觀風兮慶辛甲於長子哀衰周之失權兮數困辱而莫扶執孫蒯于屯留兮救王師於余吾過下虒而歎息兮悲平公之作臺背宗周而不䘏兮苟偷樂而惰怠枝葉落而不省兮公族聞其無人曰不悛而愈甚兮政委棄於家門載約屨而正朝服兮降皮弁以為履寶礫石於廟堂兮面隋和而不眡始建衰而造亂兮公室由此遂卑憐後君之寄寓兮唁靖公之銅鞮越侯田而長驅兮釋叔向之飛患悅善人之有救兮勞祁奚於太原何叔子之好直兮為羣邪之所惡賴祁子之一言兮幾不免乎徂落雖美不必為偶兮時有羞而不相及雖韞寶而求價兮嗟千載其焉合昔仲尼之淑聖兮竟隘窮乎陳蔡彼屈原之貞專兮卒放沉

於湘淵何方直之難容兮柳下黜而三辱蘧瑗抑而再奔兮豈材知之不足揚蛾眉而見妒兮固醜女之情也曲木惡直繩兮亦小人之誠也以夫子之博觀兮何此道之必然空下時而矔世兮自命己之取患悲積習之生常兮固明智之所別叔羣既在卑隸兮六卿興而為桀荀寅肆而顓恣兮吉射叛而擅兵憎人臣之若茲兮責趙鞅於晉陽軼中國之都邑兮登句注以陵厲歷雁門而入雲中兮超絕轍而遠逝濟臨沃而遥思兮忽垂意乎邊都埜蕭條以寥廓兮陵谷錯以盤紆飄寂寥以荒昒兮沙埃起而杳冥迴風

肓其飄忽兮迴飇飇之冷冷薄涸凍之凝滯兮蒹谿谷之清凉漂積靈之皚皚兮湫凝露之隆霜楊霤霰之渡陸兮慨原泉之凌陰激流澌之漻淚兮窺九淵之潛淋飀悽愴以怵惕兮慽風漻以𣶒寒歔望浪以穴竄兮鳥膓翼之浚浚山蕭瑟以鵾鳴兮封木壞而哇唫地坼裂而憒急兮巨石破之喦喦天烈烈以厲高兮廖㻂窻以梟牢鴈邕邕以遲遲兮埜鸛鳴而嘈嘈望亭隧之嗷嗷兮飛旍幟之翩翩回百里之無家兮路修遠之緜緜於是勒障塞而固守兮奮武靈之精誠攄𨒅脊之策慮兮威謀完乎金城外折衝以無

虞兮內撫民以永寧既邕容以自得兮唯惕懼於笁寒攸潛溫之玄室兮滌濁穢於太清反情素於寂寞兮居華體之冥冥玩書琹以條暢兮考性命之變態運四首而覽陰陽兮總萬物之珎恠雖窮天地之極變兮曾何足乎留意長恬澹以懽娛兮固聖賢之所喜辭曰處幽潛德含聖神兮抱奇內光自得真兮寵幸浮寄奇無常兮寄之去留亦何傷兮大人之度品物齊兮舍位之過忽若遺兮求位得位固其常兮守信保已比老彭兮

甘泉宮賦 載藝文

劉歆

軼陵陰之地室過陽谷之秋城迴天門而鳳舉躡黃帝之明庭冠高山而為居乘崑崙而為宮按軒轅之舊處居北辰之閎中背共工之幽龍向炎帝之祝融封巒為之東序緣石闕之天梯桂木襍而成行芳肹鑾之依依翡翠孔雀飛而翱翔鳳皇止而集栖甘醴湧於中庭兮激清流之瀰瀰黃龍游而蜿蟺兮神龜沉於玉泥離宮特觀樓比相連雲起波駭星布彌山高巒峻阻臨眺曠衍深林蒲葦涌水清泉芙蓉菡萏菱荇蘋蘩豫章襍木楩松柞棫女貞烏勃桃李棗檍

燈賦
載藝文　　劉歆

惟兹蒼鶴修麗以奇身體剝削頸頭委虵負斯明燈躬含水池明無不見照察纖㣲以夜繼晝烈者所依

甘泉賦
楊雄

孝成帝背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

惟漢十世将郊上玄定泰時擁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羡拓迹開統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揺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魖而扶獝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将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撙撙其相膠轕兮

猋駭雲迅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襍沓兮傑傂參差魚頡而鳥䀮翕赫曶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粲以成章於是乘輿廼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虯蠖畧蕤綏灕虖襂纚帥爾陰閉霅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旎也流星旄以電爥兮咸翠葢而鸞旂屯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遺風臨高衍之嵱嵸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羾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是背未臻夫甘泉也廼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以慘懔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

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平原唐其壇漫兮列新
蔑於林薄攅并閭與茇葀兮紛被麗其亾鄂崇丘陵
之駊騀兮深溝嶔巖而為谷往往離宮般以相燭兮
封巒石關迆靡乎連屬於是大廈雲譎波詭摧嶉而
成觀仰撟首以高眎兮目冥眴而無見正瀏濫以弘
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徊徊以徨徨兮魂魄眇眇而
昏亂據軨軒而周流兮忽坱圠而無垠翠玉樹之青
葱兮璧馬犀之璘瑞金人仡仡其承鍾虡兮嵌巖巖
其龍鱗揚光曜之燎爛兮垂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
懸圃兮象太乙之威神洪臺崛其獨出兮㰕北極之

嶟嶟列宿廼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振雷鬱律
於巖窔兮電倏忽於墻藩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
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蠛蠓而撇天左欃槍
而右玄冥兮前熛闕而後應門陰西海與幽都兮涌
醴汩以生川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崑崙
覽樛流於高光兮溶彷徨乎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
玲瓏抗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閌閬閬其寥
廓兮似紫宮之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嵕嶂嵬乎其
相嬰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曳紅采之流
離兮颺翠氣之宛延襲琁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

亾國肅乎臨淵迴猋肆其碭駭兮翍桂椒而鬱栘楊
香芬茀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薌呹肸以掍批兮
聲駍隱而歷鍾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
惟弸環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穆羽相
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
繩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彷彿其若夢於是事變物
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琁題玉英蟺蜎
蠖濩之中惟天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感動天墜
逆釐三神者廼搜逑索偶皐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
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薜荔而

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噏清雲之流霞兮飲若木之
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建光耀之長旓
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琁璣而下眎兮行遊目乎三危
陳衆車於東阬兮肆玉軑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垠
兮窺隆庭而上迴風漎漎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蕤
梁弱水之濎濙兮躡不周之逶迤想西王母欣然而
上壽兮屏玉女而却宓妃玉女亾所眺其清矑兮宓
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攬道悳之精剛兮侔神明與
之為資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招繇泰乙舉洪頤
對靈旂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耀流沙北

熿幽䕸南煬丹厓玄瓚觩䚀秬鬯泔澹肸蠁豐融懿
懿芬芬炎感黃龍兮燀訛碩麟選巫咸兮叫帝閽開
天庭兮延羣神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
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梨天閫決
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磕天殸
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惪兮麗萬世辭
曰崇崇圜丘隆隱天兮登降峛崺單埢垣兮增宮參
差駢嵯峨兮岭嶒嶙峋洞無涯兮上天之縡杳旭卉
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徠祇郊禋神所依兮裴佪招
搖靈棲遲兮輝光眩燿烽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
兮

長楊賦　揚雄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
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驅漢中張羅罔罘捕
熊羆豪猪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
熊館以網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
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
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
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
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

華而右褒斜椓嶻嶭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罝羅千乘
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阹錫戎獲胡搤熊羆
拖豪猪木擁槍纍以為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
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勤至矣而功不圖
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為乾
豆之事豈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
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
急務也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耶若客
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
譚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

曰唯唯主人曰昔有疆秦封豕其土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傑糜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横巨海漂崐崘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㩮邑下將降旍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鞮鍪生蟣蝨介胄被霑汗以為萬姓請命乎皇天迺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季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廈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宫賤瑇瑁而疏珠璣却翡翠之飾除雕瑑

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横叛羌戎睚眥閩越相亂遐氓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衛汾沄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蠭軼疾如奔星擊如雷霆碎轒轀破穹廬腦沙漠髓余吾遂躐乎王庭驅槖駝燒熐蠡分勢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屍輿厮係累老弱吮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廻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絶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悳所不綏莫不蹻足抗首請獻厥珎使海内澹然永無邊城之灾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譚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旹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剽禽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壓月窟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旹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

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仿佛骩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旹男女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懸鳴鞀磬之和建碣磍之虡戛擊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眞人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於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隆周流梨粟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

盛犹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河東賦　揚雄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勤崇垂鴻燕祥隤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於是命群臣齊法服整靈輿廼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犇星之流旃彏天狼之威弧張燿日之玄旄揚左纛被雲梢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鐘建五旗羲和司日顏倫奉輿風發飆拂神騰鬼趡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嘻嘻旭旭天地稠嶅簸丘跳巒涌渭躍涇秦神下讋跖魂負沴河靈矍踢爪華蹈衰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蹲如也靈祇既鄉五位時叙絪緼玄黃

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虖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灑沈菑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六觀而遙望兮聊遊浮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畊瞰帝唐之嵩高兮眽隆周之大寧汩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垓下與彭城濊南巢之坎坷兮是幽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崝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灕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滃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亾雙遵逝兮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何足與比功建乾坤之

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麗鉤芒與蓐收兮服玄
冥及祝融敕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隃於穆
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
之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羽獵賦　　楊雄

考成帝昔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
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
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墜女有餘布男有
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
唐鳳皇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
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
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少齊宣王囿四十里
民以為泰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
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

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
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
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
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
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葉復脩
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
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亦並時而
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
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
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

侔貲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
足以為驂乘彼三王之阨僻矯高舉而大興歷五帝
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建道惪以為師友仁義與之
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墬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
於外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
始顓頊玄冥之統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
闔儲積共偫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艸禦自汧渭經
營酆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爾乃虎落三
嵕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
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合為會然後先置乎

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
鎁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野之罘靡
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為紛虹蜺為繯屬
乎崑崙之虛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
與前後要遮欃槍為闉明月為候熒惑司命天弧發
射鮮扁陸離駢衍佖路徽車輕武鴻絧緁獵殷殷軫
軫被陵緣阪窮夐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騎
營營昈分殊事繽紛往來轠轤不絕若光若滅者布
乎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朝始出乎玄宮撞鴻
鐘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

天之旂曳捎星之旃霹靂烈缺吐火施鞭萃傱沇溶
淋灕廓落戲八鎮而開關飛廉雲師吸嚊潚率鱗羅
布列攢以龍翰啾啾蹌蹌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
竹林蹂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
狡騎萬師虓虎之陳從橫膠轕猋拉雷厲驞駍駖磕
洶洶旭旭天動墬岋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夫
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耆奔欲拕蒼豨跋
犀犛蹶浮麋斮巨狿搏玄猿騰空虛距連卷踔夭蟜
娭澗間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猋林叢為之生塵及
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藜獵蒙蘢轔輕飛履般首

帶脩蛇鉤赤豹摼象犀跇巒阬超唐陂車騎雲會登
降闇藹泰華為旒熊耳為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
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眥羿
氏控弦皇車幽輵光純天地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
上蘭移圍徙陣浸淫蹵部曲隊堅重各案行伍壁壘
天旋神扶雷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
得過軍驚師駭刮野埽墜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
蹈飛豹羂嘄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駍聲擊流光野盡
山窮囊括其雌雄沈沈溶溶遙噱乎紘中三軍芒然
窮冗閼與亶觀夫剽禽之紲踰犀兕之抵觸熊羆之

拏攫虎豹之淩遽徒角槍題注蹶竦讋怖竄亾鬼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缶暢亡涯隨珠和氏焯爍其波王石碆砮炫燿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榮王雎關關鴻雁嚶嚶羣嬉乎其中噍噍昆鳴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蹈獱獺據黿鼉抾靈蠵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鯨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

胎珠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脩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蠁曶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廬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惪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土事不飾木功不彫蒸人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惪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亾放雉兔收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醕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因回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太玄賦

揚雄

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吉凶之同域皦皦著乎日月兮何俗聖之暗燭豈愒寵以冐災兮將噬臍之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隆隆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兮況人事之所極奚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躬而危族豐盈禍所棲兮名譽怨所集熏以芳而致燒兮膏含肥而見焫翠羽微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聖作典以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為綱兮懷忠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誘世兮疾身没而名滅豈

若師由聃兮執玄靜於中谷納偽祿於江淮兮揖松喬於華嶽升崑崙以散髮兮踞弱水以濯足朝發軔於流沙兮夕翱翔於碣石忽萬里而一頓兮過列僊以託宿役青要與承戈兮舞馮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茹芝英以禦飢兮飲玉醴以解渴排閶闔以窺天庭兮騎騂騩以踟蹰載羨門與儷游兮永覽周乎八極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嘗兮麟而可羈近犬羊兮鸞鳳高翔戾青雲兮不挂網羅固足珍兮斯錯位極離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魚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餓首山兮斷跡屬婁何足稱兮辟斯數子智若淵兮我異於此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

逐貧賦　　揚雄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埜鄰垣堅完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嗔貧與語汝在六極投弃荒遐好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悳退不受訶久為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全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為樂不槃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汝之為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

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它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襄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崇其明悳克佐帝堯誓為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室華屋崇高流酒為池積肉為崤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余無愆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僊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閉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酒賦載瓶文　楊雄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牵於纆徽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

賦苑卷之二終

北征賦　班彪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阨災舊室滅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朝發軔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岡以登降息郇邠之邑鄉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彼何生之優渥我獨罹此百殃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紛吾去此舊都兮騑遲遲

以歷茲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為期涉長路之綿綿兮遠紆迴以樛流過泥陽而太息悲祖廟之不脩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日晻晻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寤曠怨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劇蒙公之疲民兮為彊秦於築怨捨高亢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耀德以綏遠兮顧厚固而繕藩首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諐何夫子之妄說兮孰云地脈而生殘登障隧而遙望兮聊須臾以婆娑閔獯鬻之猾夏兮弔尉卬於朝那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

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佗降几杖於藩國兮折吳濞之逆邪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秦之所圖隮高平而周覽兮望山谷之嵯峨埜蕭條之莽宕迥千里而無家風猋發以飄颻兮谷水灌以揚波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鴈邕邕以羣翔兮鶤雞鳴以嚌嚌遊子悲其故鄉兮心愴悢以傷褱撫長劍以慨息兮泣漣落而霑衣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夫何陰曀之不陽兮嗟久失其平度諒旹運之所為兮永伊鬱其誰愬亂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旹息兮

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

東征賦　班氏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兮東征旹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乃舉趾而升輿兮夕予宿乎偃師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悢而懷悲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酌罇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諒不登巢而椓蠡兮得不陳力而相追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乃遂往而徂逝兮聊遊目而遨魂歷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門既免脫於峻嶮兮歷榮陽而過武卷食原武以息足宿陽

武之桑間涉封丘而踐路兮慕京師而竊歎小人性之褱土兮自書傳而有焉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邊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而將昏到長垣之境界兮察農埜之居民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荊棘之榛榛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訖於今而稱云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丘墳唯令德為不朽兮身既歿而名存惟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仁賢吳札稱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後衰微而遭患兮遂陵遲而不興

知性命之在天兮由力行而近仁勉仰高而蹈景兮
盡忠恕而與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誠通於神明庶
靈祗之鑒照兮祐貞良而輔信亂曰君子之思必成
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先君行止則有作兮雖其
不敏敢不廣兮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
音兮脩短之運愚智同兮靜恭委命唯吉凶兮敬春
無怠思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

大雀賦　班氏、

大家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獻大雀詔令大
家作賦曰

嘉大雀之所集生崑崙之靈丘同小名而大異乃鳳
皇之匹儔褒有德而歸義故翔萬里而來遊集帝庭
而止息樂和氣而優遊上下協而相親聽雅頌之雍
雍自東西與南北咸思服而來同

蟬賦　　班氏

伊玄蟲之微陋亦攝生於天壤當三秋之盛暑陵高木之流響融風被而來遊商猋厲而化往

鍼縷賦　　班氏

鎔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遠而漸進博庶物而一貫惟鍼縷之列迹信廣博而無原退逶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何斗筲之足筭咸勒石而升堂

顯志賦　　馮衍

開嵗發春兮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發軔新豐兮裵回鎬京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懷傷悲旹俗之險阸兮哀好惡之無常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紛綸流於權利兮親雷同而妒異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旹人之所熹沮先聖之成論兮貌名賢之高風忽衜悳之珎麗兮務富貴之樂耽遵大路而裵回兮履孔悳之窈冥固衆夫之所眩兮孰能觀於無形行勁直以離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慙兮遂定志而弗改欣吾黨之唐虞兮愍吾生之愁勤聊發憤而揚情兮將以蕩夫憂心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病沒世之不稱兮願橫逝而無由陟雍畤而消搖兮超略陽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陟九嵕而臨嶭嶭兮聽涇渭之波聲顧鴻門而歔欷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之所生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嗟我思之不遠兮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泯兮恐余殃之有再淚汍瀾而雨集兮氣滂浡而雲披心怫鬱而紆結兮意沈抑而內悲瞰太行之嵳峩兮觀壺口之崢嶸悼丘墓之蕪穢兮恨昭穆之不榮嵗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其不與耻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韓盧抑而不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卑衛賜之阜貨兮高顏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於此路循四旹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悳相林麓之所產兮嘗水泉之所殖脩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產策追周棄之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迹陟隴山以踰望兮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覽河華之泱漭兮望秦晉之故國憤馮亭之不遂兮慍去疾之遭惑流山岳而周覽兮徇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泝淮濟而上征瞻燕齊之舊居兮歷宋楚之名都哀羣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為墟馳中夏而升降兮路紆軫而多艱講聖哲之通論兮心惛憶而紛紜惟天路之同軌兮或帝王之異政尭舜煥其蕩蕩兮禹承平而華命并日夜而幽思兮終悇憛而洞疑高陽邈其超遠兮世孰可與論茲訊夏啓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頌成康之載德兮詠南風之歌聲思唐虞之晏晏兮揖稷契與

為朋茵㐫紛其條暢兮至湯武而勃興昔三后之純
粹兮每季世而窮戮吊夏桀於南巢兮哭殷紂於牧
埜詔伊尹於亳郊兮享呂望於鄷洲功與日月齊兖
兮名與三王爭流揚朱蹄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
知漸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美關雎之識微兮
愍王道之將崩拔周唐之盛悳兮揭桓文之譎功忿
戰國之遘戕兮憎權臣之擅疆黜楚子於南郢兮執
趙武於溴梁善忠信之救昔兮惡詐謀之安作聘申
叔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虢誅犁鉏之介聖兮討臧
倉之愬知嬖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疾兵革

之寖滋兮若攻伐之萌生沈孫武於五湖兮斬白起
於長平惡蕞巧之亂世兮毒縱橫之敗俗流蘇秦於
洹水兮幽張儀於鬼谷澄悳化之陵遲兮烈刑罰之
峭峻燔商鞅之漂術兮燒韓非之說論誚始皇之跋
扈兮投李斯於四裔殲先王之法則兮禍寖淫而弘
大援前聖以制中兮矯二王之驕奢醢齊女於絳臺
兮饗椒舉於章華摛衟悳之光耀兮迋衰世之眇風
褒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擬仁智之英華兮
激亂國之末流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於營丘日
嘻嘻其將莫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

迷不知路之南北駟素蚪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佯
就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款子高於中埜兮
遇伯成而定處欽眞人之悳美兮淹躊躇而弗去意
斟愖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與求善卷之所存兮遇
許由於負黍軔吾車於箕陽兮秣吾馬於潁滸聞至
言而曉領兮還吾反乎故宇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
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典之精光躍青龍
於滄海兮豢白虎於金山鑿巖石而為室兮託高陽
以養儒神雀翔於鴻崖兮玄武潛於嬰冥伏朱樓而
四望兮採三秀之華英纂前修之夸節兮曜往昔之

光勋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高吾冠之岌
岌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
英捷六枳而為籬兮築蕙若而為室播蘭芷於中廷
兮列杜衡於外術攢射干而襍靡蕪兮構木蘭與辛
夷光扈扈而煬燿兮紛郁郁而暢美華芳曄其發越
兮肯恍惚而莫貴非惜身之埳軻兮憐衆美之顚頓
遊精神於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處清靜以養志兮
寔吾心之所樂山峩峩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鸞
回翔索其羣兮鹿哀鳴而求其友誦古今以散思兮
覽聖賢以自鎮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悳

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陂山谷而閒處兮守寂寞而存神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之髣髴蓋隱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松之妙節惟吾志之所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淅儻而高引兮願觀其從容

論都賦　杜篤

臣篤知而復知是為重知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不敢具陳昔般庚去奢行儉於亳成周之隆乃即中洛遭旹制都不常厥邑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絶守國之勢同歸異術或棄去阻阸務處平易或據山帶河并吞六國或富貴思歸不顧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即日車駕策由一卒或知而不從久都墝埆臣不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楊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

甲辰升輿洛邑巡於西嶽推天旹順斗極排閶闔入函谷觀阸於崤黽圖險於隴蜀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宮室傷愍舊京即詔京兆迺命扶風齊肅致敬告覲園陵悽然有懷祖之思喟乎以思諸夏之隆遂天旋雲遊造舟於渭北航涇流千乘方轂萬騎駢羅衍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瘞后土禮邠郊其歲四月反於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宮六王邸高車廄於長安修理東都城門橋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霸滻西望昆明北登長平規龍首撫未央傾平樂儀建章是旹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

關之反拒也客有為篤言彼埳井之潢汙固不容夫
吞舟且洛邑之渟瀯曷足以居乎萬乘哉咸陽守國
利器不可久虛以示姦萌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
述大漢之崇世據雍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
喻客意曰
昔在疆秦爰初開畔霸自岐雍國富人衍率以并兼
桀虐作亂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
斬白蛇屯黑雲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蹈
滄海跨崑崙奮彗光埽項軍遂濟人難蕩滌於泗沂
劉敬建策初都長安太宗承流守之以文躬履節儉

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賑人以農桑率下以
約已黜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佞衺
之臣不列於朝巧偽之物不鬻於市故能理升平而
刑幾措富衍於孝景功傳於後嗣是昔孝武因其餘
財府帑之蓄始有鉤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校平
城之讐遂命票騎勤任衛青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深
之匈奴割裂王庭席卷漠北叩勒祁連橫分單于屠
裂百蠻燒罽帳繫閼氏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
蠡馳阬岸獲昆彌虜傓侲驅騾驢馭宛馬鞭駃騠拓
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并域屬國一

郡領方立侯隅北建護西羌捶驅氐僰寨狼卭莋東
攡烏桓蹂轔濊貊南羈鉤町水劍强越殘夷文身海
波沫血郡縣日南漂槩朱崖部尉東南兼有黃支連
緩耳瑣雕題摧天督牽象犀椎蜯蛤碎瑠璃甲瑇瑁
戕觜觿於是同穴裘褐之域共川鼻飲之國莫不袒
跣稽顙失氣虜伏非夫大漢之盛世藉雍土之饒得
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業於高祖嗣傳
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政行
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
百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皆莫能遷於雍州而背

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羲
農以來無茲著明夫雍州本帝王所以育業霸王所
以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沃野
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以
涇渭號曰陸海蠢生萬類楩柟檀柘蔬果成實畎瀆
潤於水泉灌溉漸澤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畝價
一金田田相如鐇鑁株林火耕流種功淺得深既有
蓄積阸塞四海西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
嶔巖關函守嶢山東嚮窮置列汧隴雍偃西戎拒守
褒斜嶺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無從鴻渭之流涇入

於河大舩萬艘轉漕相過東綜滄海西綱流砂朔南
暨縠諸夏是稣城池百尺阸塞要害關梁之險多所
襟帶一卒舉礌千夫沮滯一人奮戟三軍沮敗地勢
便利介胄剽悍可以守近利以攻遠士卒易保人不
肉袒肇十有二是為瞻腴用霸則兼并先據則功殊
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為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
進攻則百剋退守則有餘斯固帝王之淵囿而守國
之利器也逮及亾新旹漢之衰偷忍淵囿篡器慢違
徒以勢便莫能卒危假之十八誅自京師天畀更始
不能引維慢藏招寇復致赤眉海內雲擾諸夏滅微

羣龍並戰未知是非於旹聖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
符兼不世之姿受命於皇上獲助於靈祇立號高邑
搴旂四麾旹策之臣運籌出奇虓怒之旅如虎如螭
師之攸向無不靡披蓋夫燔魚剸蛇莫之方斯大呼
山東響動流沙要龍淵旹鏌鋣命太白親發狼弧西
平隴冀東據洛都乃廓平帝寓濟蒸人於塗炭成兆
庶之亹亹遂興復乎大漢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
瘳而主上方以邊垂為憂忿葭萌之不柔未遑於論
都而遺思雝州也方躬勞聖思以率海內厲撫名將
畧地疆外信威於征伐展武乎荒裔若夫文身鼻飲

緩耳之王椎結左衽鐻鍝之君東南殊俗不羈之國
西地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納貢請為藩臣上猶
謙讓而不伐勤意以為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益之
民畧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遠救於已亾不
若近而存存也今國家躬修衟悳吐惠含仁湛恩沾
洽旹風顯宣徒垂意於旹平守寔務在愛育元元苟
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罔挹而不損衟無
隆而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故存不忘亾安不諱
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客以利器不可久虛而國
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渟瀯與

首陽山賦　杜篤

嗟首陽之孤嶺形勢窟其槃曲面河源而抗巖隴追隈而相屬長松落落卉木蒙蒙青羅落莫而上覆穴溜滴瀝而下通高岫帶乎巖側洞房隱於雲中忽吾覩兮二老甞採薇以從容於是乎乃訊其所求問其所脩州域鄉黨親戚疇何務何樂而並茲遊矣二老迺答余曰吾殷之遺民者也厥胤孤竹作藩北湄少名叔齊長曰伯夷聞西伯昌之善政育季艾於黄耇遂相攜而隨之冀寄命乎餘壽而天命之不常伊事變而無方昌伏事而畢命子忽覩其不祥乃興師於牧埜遂干戈以伐商乃棄之而來遊誓不步於其鄉余閉口而不食並卒命乎山儞

書捲賦　柑篤

惟書捲而麗容爲君子之淑悳載方矩而儀規加文藻之修飾䟦屈伸以緐禮體清淨而墊立承尊者之至意惟高下而消息雖轉旋而屈捲當傾斜而反側抱六藝而卷舒敷五經之典式

祓禊賦　杜篤

王侯公主暨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黄於是旨酒嘉肴方丈盈前浮棗絳水酹酒醲川若乃窈窕淑女美媵艷姝戴翡翠珥明珠曳離袿立水涯微風掩壒織縠低徊蘭蕙肹蠁感動情魂若乃隱逸未用鴻生儁儒冠高冕曳長裾坐沙渚談詩書詠伊呂歌唐虞

反都賦截殘文　崔駰

漢曆中絶京師為墟光武受命始遷洛都客有陳西土之富云洛邑褊小故略陳禍敗之機不在險也建武龍興奮旅西驅虜赤眉討高明斬銅馬破骨都收翡翠之駕據天下之圖上帝受命將昭其烈潛龍初九眞人乃發上貫紫宮徘徊天闕握狼弧蹈參伐陶以乾坤始分日月觀三代之餘烈察殷湯之遺風背崤函之固即周洛之中興四郊建三雍禪梁父封岱宗

大將軍臨洛觀賦 載藝文 崔駰

濱曲洛而立觀營高壤而作廬處崇顕以閎敞超絕鄰而特居列阿閣以環匝表高臺而起樓步輦衟以周流臨軒檻以觀魚於是迎夏之首末春之垂楸枝天天楊柳猗猗既乃日垂西陽中暇内光弛銜縱策逸如奔飈

大將軍西征賦 崔駰

主簿駰言愚聞昔在上世義兵所克工歌其詩具陳其頌書之庸器列在明堂所以顕武功也

於是襲孟秋而西征跨雍梁而遠踨陟隴阻之峻坂升天梯以高翔旗旐翼如遊風羽毛紛其覆雲金光皓以奪目武鼓鏗而雷震

舞賦

傅毅

楚襄王既遊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歌以詠言舞以盡意是以論其詩不如聽其聲聽其聲不如察其形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王曰其如鄭何玉曰小大殊用鄭雅異宜弛張之度聖哲所施是以樂記干戚之容雅美蹲蹲之舞禮設三爵之制頌有醉歸之歌夫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協神人也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餘日怡蕩非以風民也其何害哉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皦皦之閑夜兮明月爛以舒光朱火曄其延起兮曜華屋而熺洞房黼帳袪而結組兮鋪首炳以焜煌陳茵席而設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觴騰觴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樂康嚴顏穌而怡懌兮幽情形而外揚文人不能褱其藻兮武毅不能隱其剛簡惰跳踃般紛挐兮淵塞沈蕩攺恒常兮於是鄭女出進二八徐侍姣服極麗姁媮致態貌嫽妙以妖蠱兮紅顏曄其揚華眉連娟以增繞兮目流睇而橫波珠翠的皪而炤燿兮華袿飛髾而襍纖羅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脣紆清陽抗

音高歌為樂之方歌曰攄予意以弘觀兮繹精靈之所束弛緊急之絃張兮慢末事之委曲舒恢炱之廣度兮闊細體之苛縟嘉關雎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啓泰貞之否隔兮超遺物而度俗揚激徵騁清角贊舞操奏均曲形態和神意協從容得志不劫於是躡節鼓陳舒意自廣遊心無垠遠思長想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為象其少進也若翔若行若竦若傾兀動赴度指顧應聲羅衣從風長褎交橫駱驛飛散颯沓合并鶣飄燕居拉揩鵠驚綽約閑靡機迅體輕姿絕倫之妙態褱愨素之潔清脩儀操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在山峨峨在水湯湯與志遷化容不虛生明詩表指喟息激昂氣若浮雲志如秋霜觀者增歎諸工莫當於是合場遞進案次而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軼態橫出瑰姿譎起眄般鼓則騰清眸吐哇咬則發皓齒摘齊行列經營切儗彷彿神動迴翔竦峙擊不致筴蹈不頓趾翼爾悠往闇復輟已及至回身還入迫於急節浮騰累跪跗蹋摩跌紆形赴遠漼以摧折纖縠蛾飛紛猋若絕起逾鳥集縱弛殟歿委蛇姌嫋雲轉飄忽體如游龍褎如素蜺黎收而拜曲度究畢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觀

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洽讌夜命遣諸客褸攘就
駕僕夫正策車騎並御龍從逼迫良駿逸足搶捍淩
越龍驤橫舉揚鑣飛沫馬材不同各相傾奪或有踰
埃赴轍霆駭電滅蹶地遠羣闇跳獨絕或有蹤足鬱
怒盤桓不踆後逝先至遂為逐末或有矜容愛儀洋
洋習習進速承意控御緩急車音若雷驚驂相及絡
驛而歸雲散城邑天王燕胥樂而不溢娛神遺老永
年之術優哉游哉聊以永日

洛都賦 載苑文 傅毅

惟漢元之運會世祖受命而弭亂體神武之聖姿握
天人之契贊尋往代之規兆仍險塞之自然被崑崙
之洪流據伊洛之雙川挾成皋之嚴阻扶二崤之崇
山分畫經緯開正塗軌序立廟祧面朝後市數息起
雰霧奮袂生風雨覽正殿之體制承日月之皓精騁
流星於突陋追歸鴈於軒軨帶螭龍之蜒鏤垂菡萏
之敷榮顧濯龍之臺觀望永安之園籞渟清沼以汎
舟浮翠亂與玄武桑宮蘭館區制有規后帥九嬪躬
勅工女近則明堂辟雍靈臺之列宗祀揚化雲物是

察其後則有長岡芒阜屬以首山通谷峽岣石瀨寒
泉於是乘輿鳴和按節發軔列翠蓋方龍輈備五路
之昔副攬三辰之旂旍傳說作儀羲和奉旹千乘雷
駭萬騎星鋪絡繹相屬揮沫揚鑣羣僊列於中逵發
魚龍之巨偉羨門拊鼓偓佺操麾講武農隙校獵因
田搜幽林以集禽激通川以御獸跨乘黃射遊麋弦
不虛控目不徒睎解腕分心應箭殪夷然後弭節容
與淥水之濱垂芳餌於清流出旋瀨之潛鱗

琹賦載埶文　傅毅

歷嵩岑而將降睹鴻梧於幽阻高百仞而不枉對修條以特處蹈通涯而將圖遊茲梧之所宜盖雅琹之麗樸乃升伐其孫枝命離婁使布繩施公輸之剞劂遂彫琢而成器揆神農之初制盡聲變之奧妙抒心志之鬱滞

九宮賦載埶文　黄香

伊黄靈之典度存文昌之會宮握璇璣而布政怱四七而持綱錄日月之光曜均節度以運行經閶闔而出玉房謁五岳而朝六宗踰崑崙而跪碣石蹈庭柱而跨太行附熊耳而據桐栢分嶓冢而持外方使織女驂乘王良為之御三台執兵而奉張軒轅乘驅驢而先駈左青龍而右觜巂前七星而後騰虵

西都賦并序　班固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内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絶潤色鴻業是以衆庶說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黄龍之瑞以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寛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旹旹間

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惪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録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臯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内清平朝廷無事京師脩宫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灋度辭曰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於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大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湧其西華寔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横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眎及至大漢受

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寔惟作京於是睎秦嶺睋北阜挾灃灞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奢而極侈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内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别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娱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

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馳騖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浮
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
英儁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
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
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封畿之內厥土千里卓犖諸
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
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
交屬竹林果園芳艸甘木郊埜之富號為近蜀其陰
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
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

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埸綺紛溝塍刻鏤原隰龍鱗
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棻東郊則有
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
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
周墻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
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
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於三萬里其宮室
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神靈之在位放太紫
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
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

玉瑱以居楹裁金壁以飾璫發五色之渥彩光爓朗
以景彰於是左墄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
開列鍾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閾臨
峻路而啓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
宿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僊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
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
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椒
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
越蘭林蕙艸鴛鸞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於孝成屋
不呈材墻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

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
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釦砌玉階彤庭碝磩綵
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纚綺組繽
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
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左右庭中朝堂
百寮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
則成化流大漢之愷弟蕩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揚
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
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
傳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

之六雅宏達於茲爲𤅷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啟發篇
章校理秘文周以鉤嗻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
之甲科羣百郄之廡萼帀貫贄衣閹尹閹寺陛戟百
重各有典司周廬千𠦜徼巡綺錯輦路經營修塗飛
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陵墱道而
超西墉溷建章而連外屬設壁門之鳳闕上觚稜而
棲金爵內則別風嶕嶢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
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
未央經駘盪而出馺娑洞枍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
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

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棼楣雖輕迅與僄狡猶
愕眙而不能階攀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捨櫺
檻而却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迴途而
下低眡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縈紆
又杳窱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
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
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嶈嶈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
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崷崒金石崢嶸
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堨之溷濁鮮顥
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

羣類眥遊從乎斯庭寔列僊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寍
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太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
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埜而驅獸
毛羣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
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罘網連紘籠山
絡埜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
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酆鄗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
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
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攢鏃
要趹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

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颮颮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
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猿狖失木豺狼懾竄爾乃
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蹶許少施巧
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
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蹶嶄巖巨
石頹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
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
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然後
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以斟酌
割鮮野食舉烽命爵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

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侶雲漢之無涯茂對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擒錦與布黼爛燿乎其陂鳥則玄鶴白鷺黃鵠鵁鶄鶬鴰鴇鶂鳧鷖鴻鷹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輚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旂袪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擢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謍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鷳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撫鴻罿御矰繳方舟並騖俛仰極樂遂乃風舉雲搖浮遊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南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止朝夕儲不

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佑之所用采遊童之歡謠第從臣之嘉頌於斯之旹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季之業士食舊惪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東都賦　班固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於風俗之移人也子寔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覩大漢之云爲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朞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諱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旹攻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旹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於太清以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

誅六合相滅[illegible]旹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

之内叐造夫頌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寔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恭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馬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馬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於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脩衮龍之濮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神人之龢

允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脩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是以皇城之内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艸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驖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旹竜鳳葢颯纚和鑾玲瓏天官景從寖威盛容山

靈護埜屬御方神雨師泛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埜戈鋋彗雲羽旄埽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揚火飛文吐爓生風欱埜歕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驍騎電騖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睼禽轡不詭遇飛者不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寔樂不及盤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泄先驅復路屬車按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

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燿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群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鍧管絃曄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四夷

閶奏德廣所極僸佅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熅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内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眞女脩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纖美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遊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内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域險阻四塞脩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僊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揲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楊雄事寔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旹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旹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王涖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唯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旹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祈祈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廡屢惟豐秊於皇樂胥

寶鼎詩

嶻俯頁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浮雲寶鼎見兮色紛
紜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高聖神昭靈德兮彌
億年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嘉祥阜兮集皇
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淳精彰皇悳兮侔
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幽通賦 班固

系高頊之玄冑兮氏中葉之炳靈颻凱風而蟬蛻兮
雄朔野以颺聲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巨
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謠終保己而貽則兮里
上仁之所廬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咨孤
蒙之眇眇兮將圮絕而罔階豈余身之足殉兮違世
業之可懷靖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
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
於宵寐夢登山而迥眺兮覿幽人之髣髴攬葛藟而
授余兮眷峻谷曰勿墜昒昕寤而仰思兮心矇矇猶

未察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讖以臆對曰乘高而遌
神兮道遐通而不迷葛緜緜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為
綏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既訊爾以吉象
兮又申之以烱戒盍孟晉以迨羣兮辰倏忽其不再
承靈訓其虛徐兮佇盤桓而且俟惟天地之無窮兮
鮮生民之晦在紛屯邅與蹇連兮何艱多而知寡上
聖迕而後拔兮豈羣黎之所禦昔衛叔之御昆兮昆
為寇而喪予管彎弧欲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己變化
故而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
惠而被戮栗取吊於逌吉兮王膺慶於所慼叛迴穴

其若茲乎北叟頗識其倚伏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
褋而內逼聿中蘇為庚幾兮顏與冉又不得溺招路
以從已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惱惱而不莊兮卒隕身
乎世戚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
必凶兮免盜亂為頼道形氣發於根柢兮柯葉彙而
零茂恐魍魎之責景兮羌未得其云已黎淐耀於高
辛兮羋強大於南汜羸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乎三
趾旣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東鄰靈而殲仁
兮王合位乎三五戎女烈而丞孝兮伯徂歸於龍㢑
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震鱗漦於夏庭兮

匝三正而滅姬吳羽化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澌
脩長而世短兮夐冥默而不周胥仍物而鬼諏兮乃
窮宙而達幽嫣巢姜於瑀筮兮旦箕祀於契龜宣曹
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謚於銘誄妣聆咻而剏石兮
許相理而鞫條道淵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神
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斡流遷其不濟兮故
遭罹而羸縮三樂同於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洞參
差其紛錯兮斯衆兆之所惑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
生與禍福抗爽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而忌鵩所貴聖
人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

而不避守孔約而不貳兮乃輶德而無累三仁殊於
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木偃息以蕃魏兮中重醻以
存荊紀然躬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侯草木之區
別兮茍能實其必榮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
程觀天網之紘覆兮實棐忱而相訓謨先聖之大猷
兮亦隣德而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
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於異代精通靈而感物兮
神動氣而入微養流睇而猿號兮李虎發而石開非
精誠其焉通兮茍無實其孰信操末技猶必然兮矧
耽躬於道眞登孔昊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朝貞

觀而夕化兮猶諠己而遺形若瀏趑而偕老兮訴來
哲而通情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復心弘道惟聖
賢兮渾元運物流不處兮保身遺名民之表兮舍生
取誼亦道用兮憂傷夭物忝莫痛兮皓爾太素曷渝
色兮尚越其幾淪神域兮

覽海賦　　班固

余有事於淮浦覽滄海之茫茫悟仲尼之乘桴聊從容而遂行馳鴻瀨以漂鶩翼飛風而迴翔顧百川之分流煥爛熳以成章風波薄其裹裹邈浩浩以湯湯指日月以為表索方瀛與壺梁曜金璆以為闕次玉石而為堂蓂芝列於階路涌醴漸於中唐朱紫彩潤明珠夜光松喬坐於東序王母處於西箱命韓衆與岐伯講神篇而校靈章顧結旅而自託因離世而高遊騁飛龍之騤騖歷八極而迴周遂竦節而響應忽輕舉以神浮遵霓霧之掩蕩登雲塗以凌厲乘虛風而體景超太清以增逝麾天閽以啟路闢閶闔而望余適王謁於紫宮拜太乙而受符

終南山賦　　班固

伊彼終南巋嶻嶙囷槩青宮觸紫宸嶔崟鬱律萃於霞芬曖䁾晻靄若鬼若神傍吐飛瀨上挺脩林立泉落落密陰沉沉榮期綺季此焉恬心三春之季孟夏之初天氣肅清周覽八隅皇鸞鸑鷟警乃前驅爾其珎琟碧玉挺其阿密房溜其巔翔鳳哀鳴集其上清水泌泉注其前彭祖宅以蟬蛻安期饗以延年唯至悳之為美我皇應福以来臻埽神壇以告誠薦珍馨以祈僊嗟茲介福永終億年

竹扇賦　載文選　班固

青青之竹形兆直妙華長竿紛寔翼香篠叢生於水澤疾風當時紛蕭颯削為扇翣成器良託御於君王供時有度量異好有圓方來風堪避暑靜夜致清涼安體定神達消息百王傳之賴功力壽考康寧累萬億

遊居賦　班固

夫何事於冀州聊託公以遊居歷九土而觀風亦哲人之所虞遂發軫於京洛臨孟津而北厲想尚甫之威虞號蒼兕而明誓既中流而難息美周武之知性謀人神以動作喜烏魚之瑞命瞻淇澳之園林善綠竹之猗猗望常山之巍巍登北嶽而高遊嘉孝武之乾乾親飾躬於伯姬建封禪於岱宗瘞玄玉於此丘脩五岳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鄙臣恨不及事陪後乘之下僚今匹馬之獨征豈斯樂之足娛且休精於敝邑聊卒歲以須臾

函谷關賦載藝文　　李尤

惟皇漢之休烈兮包八極以據中混無外之盪盪兮
惟唐典之極崇萬國喜而洞洽兮何天衢以流通襟
要約之險固兮制關楗以擒并其南則有蒼梧荔浦
離水謝沭湟浦零中以窮海陸於北則有蕭居天井
壺口石經貫越代朔以臨胡蓮緣邊邪諧陽會玉門
凌測龍堆或置於函則有隨隴武夷白水江零沔漢
阻曲路由山泉盤水遼濫沐落是經迺周覽以汎觀
兮歷衆關以遊目惟今關之宏麗兮羌莫盛於函谷
施雕甍以作好建峻敞之堅重殊中外以隔別翼巍

巍之高崇命尉臣以執鑰統羣類之所從嚴固守之
繇厲操戈鉞而晉聰蕃鎮造而惕息侯伯過而震惶
惟函谷之初設險前有姬之苗流嘉尹喜之望氣知
眞人之函遊爰物色以邀潿爲著書而肯留自周轍
之東遷秦虎眎乎中州文馳齊而懼追謫雞鳴於狗
偷雖背魏而函逝託余衣以免捜大漢承獘以建德
肇厥蠶而運脩准令宜以就制因茲勢以立基益可
以詰非司邪括執喉咽季末荒戎墮關有季天閔羣
黎命我聖君稽符皇乾孔適河文中興再受二祖同
勛永平承緒欽明奉循上羅三關下列九門會萬國
之玉帛徠百蠻之貢琛冠蓋紛其雲合車馬動而雷
奔察言服以有譏捐繻傳而勿論於以廓襟度於神
聖瀍易簡於乾坤

平樂觀賦　載藝文　李尤

乃設平樂之顯觀章秘瑋之奇珍習禁武以講捷厭不羈之遐鄰徒觀平樂之制欝崔嵬以離婁赫巖巖其崟嶺紛電影以盤盱彌平原之博敞處金商之維陬大廈累而鱗次承岧嶢之翠樓過洞房之轉闥歷金環之華鋪南切洛濱北陵倉山龜池泱漭果林榛榛天馬沛艾鬣尾布分爾乃大和隆平萬國肅清殊方重譯絕域造遰四表交會抱珍遠并襁𨓏歸誼集於春正翫屈奇之神怪顯逸才之捷武百僚于朁各命所主方曲既設秘戲連敘逍遙俯仰節以鞀鼓戲車高橦馳騁百馬連翩九仞離合上下或以馳騁覆車顛倒烏獲扛鼎千鈞若羽吞刃吐火燢躍鳥跱陵高履索踊躍旋舞飛丸跳劍沸渭回擾色渝隈一踰肩相受有僊駕雀其形蚴虬騎驢馳射狐兎驚走侏儒巨人戲謔為耦禽鹿六駮白鳥朱首魚龍曼延㠑蜒山阜龜螭蟾蜍挈琴鼓缶

東觀賦　載藝文　李尤

敷華寔於雍堂集幹質於東觀東觀之藝孽孽洋洋上承重閣下屬周廊步西蕃以徙倚好緑樹之成行歷東厓之敞坐庇蔽茅之甘棠前望雲臺後匝凟陽㴍無隱而不顯書無闕而不陳覽三代而采宜包郁郁之周文

德陽殿賦　載藝文　　李尤

開三階而參會錯金銀於兩楹入青陽而窺總章歷户牖之所經連璧組之潤漫雜虬文之蜿蜒爾廼周閣迴匝峻樓臨門朱閣巖巖嵯峨槩雲青瑣禁門廊廡翼翼華蟲詭異密采珍縟達蘭林以西通中方池而特立果竹鬱茂以蓁蓁鴻鴈裔裔而來集德陽之北斯曰濯龍蒲萄安石蔓延蒙籠橘柚含桃甘果成叢文檻曜水光暎煌煌

辟雍賦　載藝文　　李尤

辟雍巖巖規矩圓方階序牖闥雙觀四張流水湯湯造舟為梁神聖班惪由斯以匡王公羣后卿士具集攢羅鱗次差池雜還延忠信之純德兮列左右之貂璫三后八蕃師尹羣卿加休慶惪稱壽上觴戴甫垂畢其儀蹌蹌是以乾坤所周八極所要夷戎蠻羌儋耳哀牢重譯響應抱珍來朝南金大璐玉象犀龜

西京賦

張衡

有馮虛公子者心奓體忲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是以多識前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夫人在陽旹則舒在陰旹則慘此牽乎天者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慘則尠於歡勞則褊於惠能違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諸秦據雍而強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常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為吾子陳之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寔

為咸陽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贔屓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右有隴坻之隘隔閡華戎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崛崔崒隱轔鬱律連岡乎嶓冢抱杜含鄠欱灃吐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於近其遠則有九嵕甘泉涸陰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寔為地之奧區神皋昔者大帝悅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是旹也並為強國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於東井婁敬委輅幹非其議天啟其心人惎之謀及帝圖旹意亦有慮於神祇宜其可定以為天邑豈伊不虔思於天衢豈伊不懷歸於枌榆天命不滔疇敢以渝於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洫營郭郛取殊裁於八都豈稽度於往舊爾乃覽秦制跨周法狹百堵之側陋增九筵之迫脅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岌嶪亘雄虹之長梁結棼橑以相接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榱與璧璫流景曜之韡曄彫楹玉碣繡栭雲楣三階重軒

鏤檻文㮰右平左墄青瑣丹墀刊層平堂設切厓隒坻崿鱗眴棧齴巉嶮襄岸夷塗脩路峻險重門襲故姦宄是防仰福帝居陽曜陰藏洪鐘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朝堂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昆德嵯峩崨嶫罔識所則若夫長年神僊宣室玉堂麒麟朱鳥龍興含章譬眾星之環北極叛赫戲以煇煌正殿路寢用朝群辟大廈耽耽九戶開闢嘉木樹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閌列坐金狄內有常侍謁者奉命當御外有蘭臺金馬遞宿迭居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徼

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植鎩懸瞂用
戒不虞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合驩蘭林披香鳳皇
鴛鸞羣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故其舘室次舍
采飾纖縟裛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
流懸黎之夜光綴隨珠以為燭金戺玉階彤庭煇煇
珊瑚琳碧瓀珉璘彬珍物羅生煥若崑崙雖厥裁之
不廣侈靡踰乎至尊於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
樂與明光逕北通於桂宮命般爾之巧匠盡變態乎
其中於是後宮不移樂不徙懸門衛供帳官以物辨
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季忘歸猶弗能徧瓌異日新

殫所未見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
既坦心猶憑而未據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
廬覩往昔之遺舘獲林光於秦餘處甘泉而奐墱乃
隆崇而弘敷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託喬基
於山岡直嵽霓以高居通天訬以竦峙徑百常而莖
擢上辟華以交紛下刻陗其若削翔鶤仰而弗逮況
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頫聽聞雷霆之相激柏梁既
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營宇之制事兼未
央圜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騫翥於甍標咸
遡風而欲翔閶闔之內別風嶕嶢何工巧之瓌瑋交

綺錯以流寮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苕苕神明崛
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增峙遊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
承累層構而遂隮望北辰而高興消雰埃於中宸集
重陽之清澂瞰宛虹之長鬐察雲師之所憑上飛闥
而仰眺正覩瑤光與玉繩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
聳兢非都盧之輕趫孰能超而究升馺娑駘盪燾奡
桔桀枍詣承光睽罛庨豁增桴重棼鍔鍔列列反宇
業業飛檐轍轍流景內照引曜日月天梁之宮寔開
高闈旂不脫扃結駟方蘄櫟輻輕騖容於一扉長廊
廣廡連閣雲蔓閈庭詭異門千戶萬重閨幽闥轉相

踰延望窱窱以徑廷眇不知其所返既乃珍臺蹇產
以極壯墱道邐倚以正東似閬風之遐坂橫西洫而
絕金墉城尉不弛柝而內外潛通前開唐中彌望廣
潒顧臨太液滄池漭沆漸臺立於中央赫昈昈以弘
敞清淵洋洋神山峩峩列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
羅上林岑以壘嵬下嶄巖以嵒齬長風激於別島起
洪濤而揚波浸石菌於重涯濯靈芝於朱柯海若游
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欒
大之貞固立脩莖之僊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蘂以
朝飧必性命之可度羨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天路

樫升龍於邑湖豈耆俗之足慕若歷世而長存何遽
營乎陵墓徒觀其城郭之制則南開三門參塗夷庭
方軌十二街衢相經廛里端直甍宇齊平北闕甲第
當道直啟程巧致功期不陁陊木衣綈錦土被朱紫
武庫禁兵設在蘭錡匪石匪董疇能宅此爾乃廓開
九市通闤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
惟尉瓌貨方至鳥集鱗萃鬻者兼贏求者不匱爾乃
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襍苦蚩眩邊鄙何必昏於
作勞邪贏優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
若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東京

公侯壯何能加都邑遊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
田文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寔蕃有徒其從如雲茂陵
之原陽陵之朱趫悍𧳇豁如虎如貙睚眦蠆芥屍僵
路隅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污而公孫誅若其五縣
遊麗辯論之士街譚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
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痏郊甸之內鄉邑殷賑
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槅隱隱展展冠帶交錯
方轅接軫封畿千里統以京尹郡國宮館百四十五
右極盩厔并卷酆鄠左暨河華遂至虢土上林禁苑
跨谷彌阜東至鼎湖斜界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柞繞

黃山而款牛首繚垣綿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
斯止衆鳥翩翻羣獸駓騃散似驚波聚似京峙伯益
不能名隸首不能紀林麓之饒於何不有木則樅栝
椶楠梓棫楩楓嘉卉灌叢蔚若鄧林鬱蓊薆薱橚爽
櫹槮吐葩颺榮布葉垂陰草則葴莎菅蒯薇蕨荔苀
王芻莔臺戎葵懷羊苯蓴蓬茸彌皋被岡篠蕩敷衍
編町成篁山谷原隰泱漭無疆迺有昆明靈池黑水
玄阯周以金堤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
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
汜其中則有黿鼉巨鼈鱣鯉鱮鮦鮪鯢鱨魦脩額短

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鳥則鷫鷞鴰鴇駕鵝鴻鶤上
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奮隼歸鳧沸
卉砰訇衆形殊聲不可勝論於是孟冬作陰寒風肅
殺雨雪飄飄冰霜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摯爾乃振
天維衍地絡蕩川瀆簸林薄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
棲寓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彼靈囿之中前
後無有垠鍔虞人掌焉為之營域焚萊平場柞木翦
棘結罝百里迒杜蹊塞麀鹿麌麌駢田偪仄天子乃
駕雕軫六駿駮戴翠帽倚金較璿弁玉纓遺光儵爚
建玄弋樹招搖棲鳴鳶曳雲梢弧旌枉矢虹旃蜺旄

華蓋承辰天畢前驅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䉴
載獫猲獢匪惟翫好延有秘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
從容之求寔俟寔儲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禁禦
不若以知神姦魑魅蝄蜽莫能逢旃陳帀旅於飛廉
正壘壁乎上蘭結部曲整行伍燎京薪駭雷鼓縱獵
徒赴長莽迾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韎韐睢盱跋扈
光焰燭天庭囂聲震海浦河渭為之波盪吳嶽為之
陁堵百禽㥄遽騤瞿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趨投輪
關輻不邀自遇飛罕潚箾流鏑擂㩧矢不虛舍鋋不
苟躍當足見蹍值輪被轢僵禽斃獸爛若磧礫但觀

罝羅之所羂結竿殳之所揘畟叉簇之所攙捔徒搏
之所撞㧙白日未及移晷已獮其十七八若夫游鷮
高翬絕阬踰斥毚兔聯猭陵巒超壑比諸東郭莫之
能獲乃使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
青骹摯於韝下韓盧噬於緤末及其猛毅髬髵隅目
高眶威懾兕虎莫之敢伉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疇
朱鬕𩯭髽植髮如竿袒裼戟手奎踽盤桓鼻赤象圈
巨挺搵佛㹤𤜵猭狻蹲㩃落突棘藩梗林為之靡拉
樸叢為之摧殘輕銳僄狡趫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狶
陵重巘獵昆駼杪木末擭獑猢超殊榛摕飛鼯是昔

後宮嬖人昭儀之倫常亞於乘輿慕賈氏之如皋樂
北風之同車盤於游畋其樂只且於是鳥獸殫目觀
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息行夫展車馬收禽舉
𦙍數課衆寡置互擺牲頒賜獲鹵割鮮野饗犒勤賞
功五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方駕授饔升觴舉
燧既釂鳴鐘膳夫馳騎察貳廉空炙炰夥清酤皇
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疲巾車命駕迴旆右移儴
佯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登豫章簡矰紅蒲
且莢弋高鴻挂白鶴聯飛龍磻不特絓往必加雙於
是命舟牧為水嬉浮鷁首翳雲芝垂翟葆建羽旂齊

栧女縱櫂謳發引龢校鳴葭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
懷湘娥驚蜓蝄憚蛟蛇然後釣魴鱧纚鰋鮋摭紫貝
搏耆龜搤水豹馽潛牛澤虞是濫何有春秋擿漻澥
搜川瀆布九罭設罜䍡摷鯤鮞殄水族蘧藕拔蜃蛤
剿逞欲畋魰效獲麑麌擦蓼淬浪乾池滌藪上無逸
飛下無遺走擭胎拾卵蚳蝝盡取取樂今日遑恤我
後既定且寧焉知傾阤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
翠被攢珍寶之玩好紛瑰麗以侈靡臨迥望之廣場
程角觝之妙戲烏獲扛鼎都盧尋橦衝狹燕濯胸突
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華嶽峨峨岡巒

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會僊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篪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而襳襹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複陸重閣轉石成雷礔礰激而增響磅磕象乎天威巨獸百尋是為曼延神山崔巍欻從背見熊虎升而挐攫猨狖超而高援怪獸陸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轔輑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蝹蝹含利颬颬化為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蟾蜍與龜水人弄蛇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

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爾乃建戲車樹修旃侲僮逞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隕絕而復聯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橦末之伎態不可彌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於是衆變盡心酲醉盤樂極悵褱萃陰戒期門微行要屈降尊就卑懷璽藏紱便旋閭閻周觀郊遂若神龍之變化彰后皇之為貴然後歷掖庭適歡館捐衰色從嬿婉促中堂之陿坐羽觴行而無筭秘舞更奏妙材騁伎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嚼清商而卻轉增嬋蜎以此豸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群罷振朱屣於盤樽奮長褎之颯纚要紹修態麗服颺菁眳藐流眄一顧傾城展季桑門誰能不營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惟愛所丁衛后興於鬒髮飛燕寵於體輕爾乃逞志究欲窮歡極娛鑒戒唐詩它人是媮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增昭儀於婕妤賢旣公而又侯許趙氏之無上思致董於有虞王閎爭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勞永逸無為而治耽樂是從何慮何思多歷年所二百餘朞徒以地沃埜豐百物殷阜巖險周固襟帶易守得之者強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柢深則難朽故奢泰肆

情而馨烈彌茂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口曾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覩此何異於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苦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掩四海而為家富有之業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為國華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蒙竊惑焉願聞所以辯之之說也

東京賦　張衡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憮然有間乃莞爾而咲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苟有胃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宜其陋今而榮古矣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穆公於宮室如之何其以温故知新研覈是非近於此惑也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鄰卒於金虎嬴氏搏翼擇肉西邑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己若也乃構阿房起甘泉結雲閣冠南山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以大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其遇民也若薙氏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憟憟黔首豈徒跼高天蹐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敺以就役唯力是眡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埽項軍於垓下紲子嬰於軹塗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是以西匠營宮目翫阿房規摹踰溢不度不臧損之又損然尚過於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不康且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輟銘勳彝器歷世彌光今捨純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為美談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祇吾子之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為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盍亦覽東京之事以自悟乎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人不恃隘害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影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審曲面勢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東門於旋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廻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大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輟流鐔以大岯溫液湯泉黑丹石緇王鮪岫居能鼈三趾宓妃攸館神用挺紀龍圖授羲龜書畀姒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萇弘魏舒是廓是極經途九軌城隅九雉度堂以筵度室以几京邑翼翼四方所眡漢初弗之宅也故宗緒中圮巨猾間舋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於時蒸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也重矣我世祖忿之

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欃槍旬始羣凶靡餘區宇乂寧思和求中睿哲玄覽都茲洛宮曰止曰昔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洽道豐登岱勒封與黄比崇遠至顯宗六合殷昌乃新崇悳遂作悳陽啓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昭仁惠於崇賢抗義鷇於金商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犧方建爲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其內則含悳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飛閣神行莫我能形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涯渚戲躍魚淵游龜蠵永安離宮修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冽清鵯鶋秋棲

鶻鳩春鳴雎鳩麗黄關關嚶嚶於南則前殿雲臺龢驩安福謻門曲榭邪阻城洫奇樹珍果鉤盾所職西登少華亭侯修敕九龍之內寔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匪刻我后好約乃宴斯息於東則洪池清藻淥水澹澹內阜川禽外豐葭菼獻鼈蜃與龜魚供蒲萑與菱芡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瑰異譎詭燦爛炳煥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禮舉義具經始勿亟成之百日猶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

規天矩地授皆順鄉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馮相觀祲祈禳災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戾百僚師師於斯胥洎藩國奉聘要荒來質具惟帝臣獻琛執贄當覲於殿下者蓋數萬以二爾乃九賓重臚人列崇牙張鏞鼓設郎將司階虎戟交鎩龍輅充庭雲旂拂霓夏正三朝庭燎晢晢撞洪鐘伐靈鼓旁震八鄙軒磕隱訇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是皆稱警蹕已下彫輦於東廂冠通天佩玉璽紆皇組要干將負斧扆次席紛純左右玉几穆穆而南面以聽矣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辯等

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贄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乃羨公侯卿士登自東除訪萬機詢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眚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發以慮散禁財賚皇僚逮輿臺命膳夫以大饗饔餼浹乎家陪春醴惟醇燔炙芬芬君臣歡康具醉熏熏千品萬官已事而踆動屢省懋乾乾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憲先靈以齊軌必三思以顧愆招有道於側陋開敢諫之直言聘丘園之耿絜旅束帛之戔戔上下通情式宴且盤及

將祀天郊秋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為虔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嬋然後以獻精誠奉禋祀曰允矣天子也乃整濛服正冕帶珩紞紘綖玉笄綦會火龍黼黻藻縴鞶厲結飛雲之袷輅樹翠羽之高蓋建辰旒之太常紛颻悠以容裔六玄虬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龍輈華轙金鍐鏤錫方釳左纛鉤膺玉瓖鑾聲噦噦穌鈴鉠鉠重輪貳轄疏轂飛軨羽蓋葳蕤葩瑵曲莖順旹服而設副咸龍旂而繁纓立戈迤戛農輿輅木屬車九九乘軒並轂轚琴重旃朱旄青屋奉引既畢先輅乃發鸞旂皮軒通帛綪旆雲罕九斿闟戟轇轕䡲髦被繝虎夫戴鶡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囋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轔轔殷未出乎城闕旆已迴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明神爾乃孤竹之管雲穌之瑟雷鼓鼝鼝六變既畢冠華秉翟列舞八佾元祀惟稱羣望咸秩颺槱燎之炎煬致高煙乎太一神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以作配辯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摧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楙而允懷於是春秋改節四旹迭代蒸蒸之心感物增思

躬追養於宗祧奉蒸嘗與禴祠物牲辯省設其楅衡毛炰豚胉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儀孔明萬舞奕奕鐘鼓喤喤靈祖皇考來顧來饗神具醉止降福穰穰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脉起乘鑾輅而駕蒼龍介馭閒以剡耜躬三推於天田修帝籍於千畝供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己兆民勸於疆埸感懋力以耘耔春日載陽合射辟雍設業設虡宮懸金鏞鼖鼓路鼗樹羽幢幢於是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為工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厞司旌并夾既設儲乎廣庭於是皇輿夙駕萯於東階以須消啓明埽朝霞登天光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輅旹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鐘大丙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闋騶虞奏決拾既次彫弓斯彀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進明德而崇業滌饕餮之貪欲仁風衍而外流誼方激而遐騖日月會於龍豵恤民事之勞疚因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執鑾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敬慎威儀示民不偷我有嘉賓其樂愉愉聲教布濩盈溢天區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之隙曜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虞人掌馬先期戒事

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乃御小戎撫輕軒中畋四牡既佶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於上林結徒為營叙和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烈具舉武士星敷鵝鸛魚麗箕張翼舒軌塵掩迒匪疾匪徐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驅解罘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褱民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澤浸昆蟲威振八寓好樂無荒允文允武薄狩於敖既瑣瑣焉岐陽之蒐又

何足數爾乃卒歲大儺毆除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茢侲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礫雨散剛癉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捎魑魅斮獝狂斬蜲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冷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像殪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為之震慴況魃蜮與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目察區陬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韙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育卜征考祥終然允淑乘輿巡乎岱嶽勸稼穡於原陸同衡律而一軌量齊急舒於寒燠省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迴

復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褱古俟閶風而西遐致恭祀於高祖既春遊以發生啓諸蟄於潛户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嘉田畯之匪懈動致賚於九扈左瞰暘谷右睨玄圃眇天末以遠期規萬世而大摹且歸來以釋勞應多福以安念總集瑞命備致嘉祥圉林氏之騶虞擾澤馬以騰黃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惠風廣被澤曁幽荒北爕丁零南諧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是以論其遷邑易京則同歸乎殷盤改奢即儉則合美乎斯干登封降

禪則齊悳乎黃軒為無為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遵節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將使心不亂其所在目不見其可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璧於谷翡翠不裂瑇瑁不蔟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末而反本咸褱忠而抱慤於斯之時海內同悅曰吁漢帝之悳俟其禕而盜賞茲為難時也故曠世而不覿惟我后能植之以至和平方將數諸朝階然則道胡不褱化胡不柔聲與風翔澤從雲遊禹物我賴亦又何求悳寓天覆輝烈光燭狹三王之趢趗軼五帝之長驅踵二皇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

東京之懿未罄值余有犬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故
龘為賓言其梗槩如此若乃流遁忘反放心不覺樂
而無節後離其戚一言幾於喪國我未之學也且夫
挈缾之智守不假器況纂帝業而輕天位瞻仰二祖
厥庸孔肆常兢兢以危懼若秉奔而無轡白龍魚服
見困豫且雖萬乘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夫終日不離
於輜重獨惟行其馬如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不
內顧珮以制容鑾以節塗行不變玉駕不亂嵌卻走
馬以糞車何惜騕褭與飛兔方其用財取物常懼生
類之殄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

之以昔山無槎枿咬不麑胎草木蘩廡鳥獸阜滋民
忘其勞樂輸其財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其雍熙洪
恩素蓄民心固結執義顧主夫褒貞節忿姦慝之干
命恐皇統之見替玄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譎登
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若此故王業可樂焉今
公子苟好勦民以媮樂忘民怨之為仇也好殫物以
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栽昧旦丕顯後世猶怠
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壯上林之觀
楊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頹墻填壍亂以收罝解罘
卒無補於風規祗以昭其愆尤臣濟忝以陵君忽經
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朝廷顛覆而莫持凡
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鮑肆不知其臭翫其所以先
入咸池不齊度於𧮰咬而衆聽者或疑能不惑者其
唯子野乎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勸德畏戒喜懼
交爭罔然若酲朝疲夕倦奪氣褫魄之為者忘其所
以為諱失其所以為夸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予習
非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若僕所聞華而不足
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
之德馨咸在於此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覩炎

帝帝魁之美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
走雖不敏庶斯達矣

南都賦　張衡

於顯樂都旣麗且康陪京之南居漢之陽割周楚之豐壤跨荆豫而為疆體爽塏以閑敞紛郁郁其難詳爾其地勢則武闗闗其西桐柏揭其東流滄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墉湯谷涌其後淯水盪其胷推淮引湍三方是通其寶利珎怪則金彩玉璞隨珠夜光銅錫鉛錯赭堊流黄緑碧紫英青雘丹粟太一餘糧中黄㱿玉松子神陂赤靈解角耕父揚光於清泠之淵遊女弄珠於漢皋之曲其山則崆峣嶱嵑嵣嵯嶚剌岝㟧嶵嵬嶔巇屹嶃幽谷嶜岑夏含霜雪或峮嶙而

纚聯或谽呀而中絶鞠巍巍其隱天俯而觀乎雲霓若夫天封大狐列僊之陬上平衍而曠蕩下蒙籠而崎嶇坂坻巀嶭而成甗谿壑錯繆而盤紆芝房菌蠢生其隈玉膏滵溢流其隅崑崙無以奓閬風不能踰其木則檉松楔㮨槾柏杻橿楓柙櫨櫪帝女之桑楈枒栟櫚柍柘檍檀結根竦本垂條嬋媛布緑葉之萋萋敷華蘂之蓑蓑玄雲合而重陰谷風起而增哀攢立叢駢青冥盰瞑杳藹蓊鬱於谷底森蓴蓴而刺天虎豹黄熊遊其下豰玃猱挺戲其巔鸞鸑鵷雛翔其上騰猨飛蠝棲其間其竹則籦籠篁篾篠簳箛箠緣

延坻坂澶漫陸離阿那蓊茸風靡雲披爾其川瀆則滍澧濼潕發源巖穴潛盧洞出没滑瀎潏布濩漫汗漭沆洋溢總括趨欲箭馳風疾流湍投濈砏汃輣軋長輸遠逝漻淚淢汩其水蟲則有蠳龜鳴蛇潛龍伏螭鱏鱣鰅鱅黿鼉鮫蟜巨蚌函珠駮蝦委蛇於其陂澤則有鉗盧玉池赭陽東陂貯水渟洿亘望無涯其草則有䕬芧薠莞蔣蒲蒹葭藻茆菱芡芙蓉含華從風發榮斐披芬葩其鳥則有鴛鴦鵠鷖鴻鴇鴐鵝鶄鶬鶊鷫鷞鶂鸕嚶嚶和鳴澹淡隨波其水則開竇瀄流浸波稻田溝澮脈連堤膝相輅朝雲不興而潢

瀨獨臻決渫則暵為溉為陸冬稌夏穱隨時代熟其原野則有桑漆麻苧菽麥稷黍百穀蕃廡翼翼與與若其園圃則有蓼蕺蘘荷諸蔗薑䪤菥蓂芋瓜乃有櫻梅山柿侯桃梨栗梬棗若榴穰橙鄧橘其香草則有薜荔蕙若薇蕪蓀萇晻曖蓊蔚含芬吐芳若其廚膳則有華薌重秬滍皋香秔歸雁鳴鵽黄稻鱻魚以為芍藥酸甜滋味百種千名春卵夏筍秋韭冬菁蘇殺紫薑拂徹羶腥酒則九醞甘醴醪敷逕寸浮蟻若浮其甘不爽醉而不醒及其糾宗綏族禴祠蒸嘗以速遠朋嘉賓是將揖讓而升宴于蘭堂珍羞琅玕充

滋圜方琱琢伊黴金銀琳琅侍者蠱媚巾幘鮮明被
服襍錯屣躡華英儇才齊敏授爵傳觴獻酬既交率
禮無違彈琹擫籥流風裒細清角發徵聽者增哀客
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接歡宴於日夜終愷樂之令
儀於是莫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於陽濱朱
帷連網曜埜映雲男女姣服駱驛繽紛致飾程蠱便
紹便娟微眺流睇蛾眉連卷於是齊僮唱兮列趙女
坐南歌兮起鄭舞白隺飛兮繭曳緒脩褏繚繞而滿
庭羅襪躡蹀而容與翩緜緜其若絶眩將墜而復舉
翹遙遷延蹴躠蹁躚結九穐之增傷怨西京之折盤

彈箏吹笙更爲新聲寡婦悲吟鵾雞哀鳴坐者悽歎
蕩魂傷精於是羣士放逐馳乎沙場騄驥齊鑣黄閒
機張足逸驚飆鏃析毫芒俯貫魴鱮仰落雙鶬魚不
及竄鳥不暇翔爾乃撫輕舟兮浮清池亂北渚兮揭
南涯汰瀺灂兮船容裔陽侯澆兮掩鳧鷖追水豹兮
鞭蝄蜽憚夔龍兮怖蛟螭於是日既逺昬樂者未荒
收歡命駕分背迴塘車雷震而風厲馬鹿超而龍驤
夕暮言歸其樂難忘斯乃遊觀之好耳目之娛未覩
其美者焉足稱舉夫南陽者眞所謂漢之舊都也遠
世則劉后甘厥龍醢眂魯縣而來遷奉先帝而追孝

立唐祀於堯山固靈根於夏葉終三代而始蕃非純
悳之宏圖孰能揆而處旃近則考侯思故匪居匪寧
穢長沙之無樂歷江湘而北徂曜朱光於白水會九
世而飛榮察玆都之神偉啓天心而寤靈於是宮室
則有園廬舊宅隆崇崔嵬御房穆以華麗連閣煥其
相徵聖皇之所逍遙靈祇之所保綏章陵鬱以青葱
清廟肅以微微皇祖歆而降福彌萬祀而無衰帝王
臧其擅美詠南音以顧懷且其君子弘懿明叡允恭
温良容止可則出言有章進退屈申與時抑揚方今
天地之睢剌帝亂其政豺虎肆虐眞人革命之秋也

爾其則有謀臣武將皆能攫戾執猛破堅摧剛排揵
陷扃楚蹈咸陽高祖階其塗光武攬其英是以關門
反距漢悳久長及其去危乘安眎人用遷周召之儔
據鼎足焉以庀王職縉紳之倫經綸訓典敷納以言
是以朝無闕政風烈昭宣也於是乎鯢齒眉壽鮐背
之叟皤皤然被黄髮者喟然相與歌曰望翠華兮葳
蕤建太常兮裶裶駟飛龍兮騤騤振龢鑾兮京師總
萬乘兮爽佪按平路兮来歸豈不思天子南巡之辭
者哉遂作頌曰皇祖止焉光武起焉據彼河洛統四
海焉本枝百世位天子焉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眞人

南巡覲蠶里焉

思玄賦　　張衡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跡其焉追潛服膺以永靖兮緜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志摶摶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製珮兮佩夜光與瓊枝纗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蘺美襞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訾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聾幽獨守此側陋兮敢怠遑而舍勤幸二八之遻虞兮嘉傅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

無及何孤行之煢煢兮孑不羣而介立感鸞鷖之特棲兮悲淑人之希合彼無合其何傷兮患衆偽之冒眞旦獲讟於羣弟兮啓金縢而後信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曾煩毒以迷惑兮嘆詖可為已言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理願竭力以守誼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阽焦原而跟止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圜方寶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縶騕褭以服箱行頗僻而獲志兮循瀍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

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
之所嘗襲溫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辮貞亮以
為鞶兮襍伎藝以為珩昭綵藻以琱琢兮璜聲遠而
彌長淹棲遲以恣欲兮曜靈忽其西藏恃已知而華
予兮鶗鴂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為
霜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咨姤嫮之難並
兮想依韓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
心猶豫而狐疑兮即岐阯而攄情文君為我端蓍兮
利飛遯以保名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二
女感而崇嶽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為澤兮誰
云路之不平勔自彊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懼筮
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遇九皋之介鳥兮怨素
意之不逞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鵰鶚競
於貪婪兮我修絜以益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
而後寧占旣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旦余沐於
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
流英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過少皞之窮
野兮問三丘於句芒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飄
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鰲雖抃而不傾留瀛洲而採芝
兮聊且以乎長生馮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

欱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為粻發昔夢於木禾兮
穀崐崘之高岡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乎稽山嘉
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以袞徑兮存
重華乎南鄰哀二妃之未從兮翩繽處彼湘濱流目
眺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圮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
陂以孤魂愁鬱鬱以慕遠兮越卬州而遊敖躋日中
於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揚芒熛而絳天兮水泫沄
而涌濤溫風翕其增熱兮惄鬱悒其難聊顝羈旅而
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
西嬉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旂躔建木於廣
都兮摭若華而躊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
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
兮從蓐收而遂徂欻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
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亂弱水之潺湲兮
逗華陰之湍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會
帝軒之未歸兮悵徜徉而延佇怬河林之蓁蓁兮偉
關雎之戒女黃靈詹而訪命兮摎天道其焉如曰近
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逵昧其難覆兮疇克
謀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鼈令殪
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死生錯其不齊兮雖司命其

不喇賓跰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王肆侈於漢
廷兮卒銜恤而絶緒尉龐眉而即潛兮逮三葉而遘
武董弱别而司衮兮設王隧而弗虞夫吉凶之相仍
兮恒反側而靡所穆届天以悅牛兮竪亂叔而幽主
文斷袪而忌伯兮闍謁賊而盜后通人闇於好惡兮
豈昏惑而能剖贏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蔑内惑
葦賄而違車兮孕行産而為對沓竈頸以言天兮占
水火而妄訊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剚刃親所
睼而弗識兮别幽冥之可信無緜攣以漥已兮思百
憂以自疹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忱而祐仁湯蠲禮
以禱祈兮蒙龎褫以拯民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
於它辰魏顆亮以從治兮鬼亢田以斃秦谷縣邁而
種悳兮楙悳楙於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
已育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盍遠迹以飛
聲兮訖謂昔之可蓄仰矯背以遥望兮鬼巖惘而無
儔逼區中之隘陋兮將北渡而宣游行積冰之皚皚
兮清泉沍而不流寒風凄其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
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魚矜鱗而并凌兮
鳥登木而失條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欷而增愁愳
高陽之相寓兮佃顓頊而宅幽庸織路於四裔兮斯

與波其何瘳望寒門之絶垠兮縱余緤乎不周迅猋
瀟其騰我兮驚翩飄而不禁越谽㘅之洞穴兮漂通
川之砯砯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潛追荒忽
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石密之闇墊兮不識蹊
之所由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瞰瑶谿之
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
療饑戴勝慭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遲載太華之玉
女兮召洛浦之虙妃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娥
眉舒眇婧之纖腰兮揚襍錯之袿徽離朱脣而微咲
兮顔的礫以遺光獻環琨與璵縭兮申厥好之玄黄
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雙材悲於不納兮
並詠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絪縕百卉含葩鳴鶴交頸
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
將荅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崐崘之巍巍兮
臨縈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之飛梁登
閬風之層城兮搆不死而為牀屑瑶蘂以為粻兮斟
白水以為漿抨巫咸使占夢兮乃貞吉之元符滋令
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為敷既垂穎而顧本兮亦要
思乎故居安緜靜而隨旹兮姑純懿之所廬戒庶僚
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並迓豐隆軯其震霆兮列缺煒

其咒夜雲師䨏以交集兮涷雨沛其灑塗轙琱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脩劍揭以低昂冠咢咢其映蓋兮佩綝纚以煇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驤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以飛颺撫軨軹而還睨兮心勺藥其若湯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琱以揵芝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兮後委水衡乎玄冥屬箕伯以函風兮澄淟涊而為清曳雲旂之離離兮鳴玉鸞之譻譻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蔑蒙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於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彤考治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惟般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素女撫絃而餘音兮太容唫曰念哉既防溢而靖志兮迨我暇以翱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閬閬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將將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彎威弧之撥剌兮射嶓冢之封狼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攝提以任田剹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皇偃蹇夭嬌娩以連卷兮襍沓叢顇颯以方驤戫汨飂淚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逷凌驚雷之砊磕兮弄狂電之淫裔踰痝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據開陽而頫眡兮臨舊鄉之暗藹悲離居而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裴回雖遨遊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閶闔兮降天塗乘焱忽兮馳虛無雲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旟繽連翩兮紛暗曖儵眩眃兮反常閭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脩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為罟兮敺儒墨而為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畊兮慕歷阪之嶔崟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勑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默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逍遙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歷遠以劬勞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秖褱憂願得遠渡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世俗飃颻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僊夫稀柏舟悄悄吝不飛松喬高跱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迴志朅不從玄諆獲我所求夫何思

歸田賦　張衡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畧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於是仲春月令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於焉逍遥聊以娛情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鉤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沈之魦鰡於時曜靈俄景繼以望舒極般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誡將迴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於域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髑髏賦　張衡

張平子將遊目於九埜觀化乎八方星回日運鳳舉龍驤南遊赤野北泚幽鄉西經昧谷東極扶桑於是季秋之辰微風起涼聊回軒駕左翔右昻步馬於疇阜逍遥乎陵岡顧見髑髏委於路旁下居於壤上有玄霜平子悵然而問之曰子將并糧推命以夭逝乎本喪此土流遷來乎為是上智為是下愚為是女人為是丈夫於是肅然有靈但聞神響不見其形答曰吾宋人也姓■名周游心方外不能自脩壽命終極來西玄土吾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岳禱之於神祗起子素骨反子四肢取耳北坎求目南離使東震獻足西坤授腹五內皆還六神盡復子欲之不乎髑髏曰公子之言殊難也死為休息生為役勞冬水之凝何如春氷之消榮位在身不亦輕於塵毛巢許所耻伯成所逃况我已化與道逍遥離朱不能見子埜不能聽堯舜不能賞桀紂不能刑虎豹不能害戟劍不能傷與陰陽同其流元氣合其朴造化為父母天墜為牀褥雷電為鼓扇日月為燈燭雲漢為川池星宿為珠玉合體自然無情無欲澄之不清渾之不濁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於是言卒響絕神光除

慼顩肜軟恤乃命僕夫假之以縞巾衾之以玄塵為
之傷涕酹於路濱

冢賦　張衡

載輿載步地勢是觀降此平土陟彼景山一升一降
及以斯安爾乃隳巍山平險陸刊薙林鑿磐石起峻
壟構大樟高岡冠其南平原承其北列石限其壇羅
竹藩其域系以脩遂洽以溝瀆曲折相連迤邐相屬
乃樹靈木戎戎繁霜周旋顧眄亦各有行乃相厥宇
乃立厥堂直之以繩正之以日有覺其林以構玄室
奕奕將將崇橫廣亏在冬不涼在夏不暑祭祀是居
神明是處亦有掖門土塞其半下有直渠上有平岍
舟車之道交通舊館思淵慮深存不忘亡恢廣壇場

子孫蒸嘗宅兆之形規矩之制睎而望之方以麗踐
而行之巧以幽廣墓既美鬼神亦寧降之以福於以
之平如春之卉如日之升

觀舞賦　張衡

客有觀舞於淮南者美而賦之曰音樂陳兮旨酒施擊靈鼓兮吹參差叛淫衍兮漫陸離於是飲者皆醉日亦既昃美人興而將舞乃修容而改服襲羅縠之襍錯申綢繆而自飾拊者啾其齊列盤鼓煥以駢羅抗脩袖以翳面展清聲而長歌歌曰驚雄逝兮孤雌翔臨歸風兮思故鄉搦纖腰以玄折嬛傾倚兮低昂增芙蓉之紅華兮光灼爍以蕟揚騰嫮目以顧眄兮盼爛爛以流光連翩絡繹乍續乍絶裾似飛鸞袖如迴雪於是粉黛弛兮玉質粲珠簪拔兮繡髮亂然後飾笄整髮被纖垂縈同服騈奏合體齊聲進退無差若影追形

溫泉賦　張衡

余適驪山觀溫泉浴神井美洪澤之普施乃為賦云陽春之月百草萋萋余在遠行顧望有褱遂適驪山觀溫泉浴神井風中巒壯厥類之獨美思在化之所原覽中域之珎怪無斯水之神靈控湯谷乎瀛洲濯日月乎中營陰高山之北延處幽并以閒清於是殊方跋涉駿奔來臻士女曄其鱗萃紛縟還其如細亂曰天地之悳莫若生兮帝育烝人資厥成兮六氣淫錯有疾癘兮溫泉泪焉以流穢兮蠲除苛慝服中正兮熙哉帝載保性命兮

羽獵賦 載藝文　　張衡

皇上感天威之繇烈思太昊之觀虞　人表林麓而
廓萊藪翦荆梓而夷榛株於是鳳皇獻歷太僕駕具
蚩尤先驅雨師清路山靈護陣方神蹕御羲和奉轡
弭節西征翠蓋葳蕤鸞鳴瓏玲山谷為之澹淡丘陵
為之嶶傾於是皇輿綢繆遷延容與抗天津於伊洛
覽遥集乎南圃大詔獵者競逐長驅輕車颷厲羽騎
電鶩霧合雲集波流雨注馬蹂麋鹿輪轔雉兎兮不
妄彎弩不虚舉鳥驚絓羅獸與矢遇

長笛賦　　馬融

融既博覽典雅精覈數術又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
而為督郵無留事獨臥郿縣平陽鄔中有雒客舍逆
旅吹笛為氣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師踰年暫聞甚悲
而樂之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
頌唯笛獨無故聊復備數作長笛頌其辭曰
惟籦籠之奇生兮於終南之陰崖託九成之孤岑兮
臨萬仞之石磎特箭槀而莖立兮獨聆風於極危穐
潦漱其下趾兮冬雪揣封乎其枝巔根跱之槷刖兮
感迴飇而將頹夫其面旁則重巘增石簡積頵砡兀
嵏狋𡾰傾昊倚伏庨窌巧老港洞坑谷嶰壑澮峪
窞巖寑運裛窔浚岡連嶺屬林蕭蔓荆森槮柞樸於
是山水猥至渟涔障潰頸淡滂流碓投瀺穴爭湍苹
縈汩活澎濞波瀾鱗淪窊隆詭戾瀯瀑噴沫犇遯砀
突搖演其山動杌其根者歲五六而至焉是以間介
無蹊人迹罕到猨蜼晝唫鼯鼠夜叫寒熊振領特麏
昏髟山雞晨羣壄雉朝雊求偶鳴子悲號長嘯由衍
識道噍噍讙譟經涉其左右唅䑛其前後者無晝夜
而息焉夫固危殆險巇之所迫也衆哀集悲之所積
也故其應清風也纖末奮䉶鋝鑮營嗃若絙瑟促柱

號鍾高調於是放臣逐子棄妻離友彭胥伯奇哀姜
孝己攢手下風收精注耳靁歎頹息搯膺擗摽泣血
泫流交横而下通旦忘寐不能自禦於是乃使魯般
宋翟構雲梯抗浮柱蹉纖根跋篾縷膺峭阤腹陘阻
逮乎其上匍匐伐取挑截本末規摹彠矩夔襄比律
子埜協呂十二畢具黄鍾為主橋揉斤械團刻度擬
鏓硐頹墜程表朱裏定名曰篴以觀賢士陳於東階
八音俱起食舉雍徹勸侑君子然後退理乎黄門之
高廊重丘宋灌名師郭張工人巧士肆業脩聲於是
游閑公子暇豫王孫心樂五聲之龢耳比八音之調

乃相與集乎其庭詳觀夫曲胤之繁會叢襍何其富
也紛葩爛漫誠可喜也波散廣衍寔可異也掌距劫
遌又足怪也啾咋嘈啐似華羽兮絞灼激以轉切震
鬱佛以馮怒兮耾碭駭以奮肆氣噴勃以布覆兮乍
時瀎以狼戾靁叩鍛之岌峇兮正瀏漂以風冽薄湊
會而凌節兮馳趣期而赴躓爾乃聽聲類形狀似流
水又象飛鴻氾濫溥漠浩浩洋洋長矕遠引旋復迴
皇充屈鬱律瞋菌碨柍酆琅磊落駢田磅唐取予皆
適去就有方洪殺衰序希數必當微風纖妙若存若
亡蕩滯抗絕中息更裝奄忽滅没瞱然復揚或乃聊

慮固護希美擅工漂凌絲簧覆冒鼓鍾或乃植持縼
纆佁儗寛容簫管備舉金石並隆無相奪倫以宣八
風律呂既龢哀聲五降曲終闋盡餘絃更興繁手累
發密櫛疊重踾踧攢仄蜂聚蟻同衆音猥積以送厥
終然後少息暫怠襍弄間奏易聽駭耳有所搖演安
翔駘蕩從容闡緩惆悵怨懟窳圔窴赧聿皇求索乍
近乍遠臨危自放若頹復反蚡縕蟠紆緸宛蜿蟺笢
笏抑隱行入諸變絞槩汩湟五音代轉挼拏捘臧遞
相乘遝反商下徵每各異善故聆曲引者觀灋於節
奏察度於句逗以知禮制之不可踰越焉聽篴弄者

遂思於古昔虞志於怛惕以知長感之不能閑居焉
故論記其義協比其象彷徨縱肆曠瀁敞罔老莊之
槩也溫直優毅孔孟之方也激朗清厲隨光之介也
牢刺拂戾諸賁之氣也節解句斷管商之制也條決
繽紛申韓之察也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剺櫟銚憤
皙龍之惠也上擬灋於韶箾南籥中取度於白雪淥
水下采制於延露巴人是以尊卑都鄙賢愚勇懼魚
鼈禽獸聞之者莫不張耳鹿駭熊經鳥申鴟眎狼顧
拊譟踊躍各得其齊人盈所欲皆反中龢以美風俗
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禄澹臺載尸歸皋魚節其哭

長萬輙逆謀渠彌不復惡蒯聵抵退敔不占成節鄂王公保其位隱處安林薄宦夫樂其業士子世其宅鱏魚喁於水裔仰駟馬而舞玄鶴於斯皆也緜駒吞聲伯牙毀絃瓠巴聑柱磬襄弛懸留眎瞠眙纍稱屢讃失容墜席搏拊雷抃僬眇睢維涕洟流漫是故可以通靈感物寫神喻意致誠效志率作興事溉盥汙穢澡雪垢滓矣昔庖羲作琴神農造瑟女媧制簧暴辛為塤倕之和鐘叔之離磬或鑠金罄石華睆切錯丸梃彫琢刻鏤鑽笮竅妙極巧賸以日月然後成器其音如彼唯籧因其天姿不變其材伐而吹之其聲

如此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若然六器者猶以二皇聖哲䵒益況籧生乎大漢而學者不識其可以裨助盛美忽而不讃悲夫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弘妙其辭曰近世雙籧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當邁便易持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

圍碁賦

馬融

略觀圍碁兮法於用兵三尺之局兮為戰鬭場陳聚士卒兮兩敵相當拙者無功兮弱者先亡自有中𥠇兮請說其方先據四道兮保角依旁緣邊遮列兮往往相望離離馬首兮連連鴈行踔度間置兮裴徊中央違閣奮翼兮左右翱翔道狹敵衆兮情無遠行碁多無策兮如聚群羊駱驛自保兮先後來迎攻寬擊虛兮蹌踉內房利則為時兮便則為強厭於食兮壞決垣墻堤潰不塞兮泛濫遠長橫行陣亂兮敵心駭惶迫兼碁雖兮頗棄其裝已下險口兮鑿置清坑窮

其中罫兮如鼠入囊收死卒兮無使相迎當食不食兮反受其殃勝負之橾兮於言如髮乍緩乍急兮上且未別白黑紛亂兮於約如葛襟亂交錯兮更相度越守規不固兮為所唐突深入貪地兮殺亡士卒狂攘相救兮先後并沒上下離遮兮四面隔閉圍合罕散兮所對哽咽韓信將兵兮難通易絕自陷死地兮設見權譎誘敵先行兮往往一窒損塞委食兮三將七卒馳逐爽問兮轉相周密商度地道兮期相盤結蔓延連閣兮如火不滅扶疏布散兮左右流溢浸淫不振兮敵人恐懼迫役踧踖兮惆悵自失計功相除

兮以胥早訖事留變生兮收拾欲疾營惑窘之兮無
令詐出深念遠慮兮勝乃可必

樗蒲賦戰流之　馬融

昔玄通先生遊於京師漸憩毦備好此樗蒲伯陽入
戎以斯消憂枰則素旃紫罽出乎西鄰緣以績繡紩
以綺文杯則摇木之幹出自崑山矢則藍田之石卞
和所工含精玉潤不細不洪馬則玄犀象牙是礎是
礲杯為上將木為君副齒為號令馬為翼距籌為策
動天罌卒數於是芬葩貴戚公侯之儔坐華榱之高
殿臨激水之清流排五木散九齒勒良馬取道里是
以戰無常勝昔有逼逐臨敵攘圍事在將帥見利電
紛紛綸滴沸精誠一叫十盧九雉磊落踸踔并来猥
至先名所射應聲粉潰勝貴歡悅負者沉悴

琴賦　載藝文　　　馬融

惟梧桐之所生在衡山之峻陂於是遊閑公子中道失志孤煢特行懷閔抱思昔師曠三奏而神物下降玄鶴二八軒舞於庭何琴德之深哉

機賦　載藝文　　　王逸

帝軒龍躍庶業是昌俯覃聖恩仰覽三光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於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之洪梓結靈根於磐石託九層於巖傍性條暢以端直貫雲表而剴良儀鳳鳴翔其上怪獸群萃而陸梁於是乃命匠人潛江奮驪踰五嶺越九岡斬伐剖析擬度短長勝復迴轉剋像乾形大匡淡泊擬則川平光為日月蓋取昭明三軸列布上法台星兩驥齊首儼若將征方圓綺錯微妙窮奇蟲禽品獸物有其宜兔耳跧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竄身匿蹄高樓雙峙下臨清池遊魚銜餌瀺灂其陂鹿盧並起纖繳俱垂一往一來匪勞匪疲於是暮春代謝朱明達時蠶人告訖舍罷獻絲或黃或白蜜膠凝脂纖纖靜女經之絡之爾乃窈窕淑媛美色貞怡解鳴珮釋羅衣披華幕登神機乘輕杼覽狀惟動搖多容俯仰生姿

荔支賦　王逸

暧若朝雲之興森如橫天之彗湛若大厦之容鬱如峻嶽之勢修幹紛錯綠葉蓁蓁灼灼若朝霞之映日離離如繁星之着天皮似丹罽膚若明璫潤侔和璧奇逾五黃仰歎麗表俯嘗嘉味口含甘液心受芳氣兼五滋而無常主不知百餘之所出卓絕類而無儔超衆果而獨貴

魯靈光殿賦　王延壽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覩斯而眙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詩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敷皇極以剏業協神道而太寧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於魯錫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闢寓乃立靈光之秘殿配紫微而為輔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埜瞻彼靈光之為狀也則嵯峨嶵嵬巋巍㠥嵲吁可畏乎其駭人也岩嶤倜儻豐麗博敞洞轇轕兮其無　也邈希世而特出羌瓌譎而鴻紛屹山峙以紆鬱隆崛岉乎青雲鬱坱圠以嶒峵崱繒綾而龍鱗汩磑磑以璀璨赫燡燡而燭坤狀若積石之鏘

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
而雙立高門擬於閶闔方二軌而並入於是乎乃歷
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眄東西周章彤彩之飾徒
何為乎澔澔涆涆流離爛漫皓壁暠曜以月照丹柱
歙赩而電烻霞駮雲蔚若陰若陽灌濩燐亂煒煒煌
煌隱陰夏以中處霐寥窲以崢嶸鴻爌炾以爣閬飋
蕭條而清泠動滴瀝以成響殷雷應其若驚耳嘈嘈
以失聽目矎矎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
英遂排金扉而北入宵藹藹而晻曖旋室㛹娟以窈
窕洞房叫窱而幽邃西廂踟蹰以閑宴東序重深而

奧祕屹𡾊𡾊以勿罔屑黶黶以懿濞魂悚悚其驚斯
心㥲㥲而發悸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
天上憲觜陬倔佹雲起嶔崟離摟三間四表八維九
隅萬楹叢倚磊砢相扶浮柱岧嵽以星懸漂嶢峴而
枝柱飛梁偃蹇以虹指揭蘧蘧而騰湊層櫨磥佹以
岌峩曲枅要紹而環句芝栭欑羅以戢孴枝牚杈枒
而斜據傍夭蟜以橫出互黝糾而搏負下岪蔚以璀
錯上崎嶬而重注捷獵鱗集支離分赴縱橫駱驛各
有所趣爾乃懸棟結阿天窻綺疏圜淵方井反植荷
渠發秀吐榮菡萏披敷綠房紫菂窋咤垂珠雲楶藻

梲龍桷彫鏤飛禽走獸因木生姿奔虎攫挐以梁倚
仡奮舋而軒鬐虬龍騰驤以蜿蟺頷若動而躨跜朱
鳥舒翼以峙衡騰蛇蟉虬而遶榱白鹿孑蜺於欂櫨
蟠螭宛轉而承楣狡兔跧伏於柎側猨狖攀椽而相
追玄熊舑舕以斷斷卻負戴而蹲跠齊首目以瞪眄
徒脈脈而狋狋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跽而相對仡
欺𩑶以鵰眈𩕊顤顟而睽睢狀若悲愁於危處憯頻
蹙而含悴神僊嶽嶽於棟間玉女闚窻而下眡忽瞟
眇以響像若鬼神之髣髴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
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

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
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樸畧厥狀
睢盱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
三后淫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
載敘惡以誡世善以示後於是乎連閣承宮馳道周
環陽榭外望高樓飛觀長塗升降軒檻曼延漸臺臨
池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經華蓋仰看天
庭飛陛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頫眡流星千門相
似萬户如一巖穴洞出逶迤詰屈周行數里仰不見
日何宏麗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非通神之俊才誰

能揔成乎此勛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絪緼玄醴騰涌於陰溝甘露被寓而下臻朱桂黝儵於南北蘭芝阿那於東西祥風翕習以颯灑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寔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亂曰彤彤靈宮巋嶵穹崇紛厖鴻兮崱屴嵫𡿁岑崟崱嶷駢巃嵸兮連拳偃蹇崙菌踡嵼傍欹傾兮歇欻幽藹雲覆霮䨴洞杳冥兮蔥翠紫蔚礧碨瑰瑋含光晷兮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兮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

夢賦

王延壽

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臣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臣遂作賦一篇叙夢後人夢者讀誦數數有驗臣不敢蔽其詞曰

余宵夜寢息忽則有非常之夢其爲夢也悉覩鬼物之變怪則有虵頭而四角魚首而鳥身或三足而六眼或龍形而似人羣行而奮搖忽來到吾前伸臂而舞手意欲相引牽於是夢中聲怒膈臆紛紜吾含天地之淳穌何妖孽之敢臻爾乃揮手振拳雷發電舒斮游光斬猛豬批𪏮毅斫魅魖捎魍魎拂諸渠撞從

目打三顱撲苕蕘扶𡴙魋搏睥睨蹴睢盱剖列蹷掣羯孽劓尖鼻踏赤舌拏傖獰揮髯鬚於是手足俱中捷獵摧拉澎濞跌抗指倒批笞彊梁捶捋劓掖傺余怒𢭃黯拖頹贖抨撜軋於是羣衆聚魅駭擾遑遽煥衍叛散乍留乍去變形瞪眄顧望猶豫吾今於是更奮奇譎捧擭噴扼嵬嵬撻拉咿嚘批擾於是三三四四相隨佷傍而歷僻𪋻𪋻磕磕精氣充布轞轞轇轇鬼驚魅怖或盤跚而欲走或拘攣而不能步或中瘡而宛轉或捧痛而號呼奄霧消而光散寂不知其何故嗟妖孽之怪物敢干眞人之正度耳唧嘈而外朗

忽屈信而覺悟於是雞知天曙而奮羽忽嘈然而自鳴鬼聞之以迸走心惕悸而皆驚亂曰齊桓夢物而以霸兮武丁夜感得賢佐兮周夢九齡年百慶兮晉文盬腦國以競兮老子役鬼以神將兮轉禍為福永無恙兮

王孫賦　王延壽

原天地之造化寔神偉之屈奇𧨏玄微以密妙信無物而不為有王孫之狡獸形陋觀而醜儀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眼眶䁱以眈䀹眽瞷睫以䀸睉突高匡而曲頰瞏䁐歷而䝟離鼻䵶齁以䶋䶑耳聿役以嘀知口嗛𠿢以齡齸脣嗷嚈以㼛䫏齒厓厓以齩齩嚼㹐柴而囁唲儲糧食於兩頰稍委輸於胃脾踡兔蹲而狗踞聲歷鹿而喔咿或嚶嚶而嗷嗷又嘀的其若啼姿僭傔以抵䞪豁吁閱以頸醢眙䁊睃而睨睗䁏䏶䐯而䟱蹶生深山之茂林處嶄巖之嶔崎

性傈倩而獝疾態鋒出而橫施緣百仞之高木攀窈裊之長枝背牢落之峻壑臨不測之幽谿尋柯條以宛轉或捉腐而登危或羣跳而電透了瓜懸而瓠垂上觸手而拏攫下對足而登距手拏攬以狂接𥥈儵眒而電赴將遂落以蕭索乍睥睨以容與或蹻跌以跳迸又咨啜而攢聚扶嶔崟以棟椽躡危臬而騰舞忽踴逸而輕迅羌難得而覼縷同甘苦於人類好餔糟而歠醨酒置酒於其側競爭飲而遊馳顛陋酌而迷醉矇眠睡而無知暫拏髮以纚縛遂纓絡而羈縻歸鎖繫於庭廡觀者吸呷而忘疲

述行賦　蔡邕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左悺五侯擅貴於其所處又起顯明苑於城西人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衆白馬令李雲以直言死鴻臚陳君以救雲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勅陳留太守遣余到偃師病不前得歸心憤此事遂託所過述而成賦

余有行于京洛兮遘淫雨之經時塗迍邅其蹇連兮潦汙滯而為災乘馬蟠而不進兮心鬱伊而憤思聊弘慮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屬詞夕余宿于大梁兮誚無忌之神衆晉鄙之無辜兮忽朱亥之篡軍歷中牟之舊城兮憎佛肸之不臣問寧越之裔胄兮藐髣髴而無聞經圃田而看北鏡兮悟衛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歎兮慍叔氏之啓商過漢祖之所隘兮弔紀信於滎陽降虎牢之曲陰兮路丘墟以盤縈勤諸侯之遠戍兮侈申子之美城甚濤塗之復惡兮陷夫人以大名登長坂以淩高兮陟葱山之嶢嶢建撫體而立洪高兮經萬世而不傾迴峭峻以降阻兮小阜寥其異形岡岑紆以連屬兮谿壑夐其杳冥𢈔嵯峨以乖衰兮廓廖壑以崢嶸攢棫樸而襍榛楛兮被浣纂而羅布苴菼與與臺菌兮緣增崖而結莖行遊目以南望兮覽太室之威靈顧太河之北垠兮瞰洛汭之始并追劉定之攸儀兮美伯禹之所營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聲尋修軌以增舉兮邈悠悠之未央山風泊以飈涌兮氣慘慘而厲涼雲鬱術而四塞兮雨濛濛而漸唐僕夫疲而劬瘁兮我馬虺頹以玄黃格莽丘而稅駕兮陰曀曀而不陽哀衰周之多故兮眺瀕隈而增感忿子帶之淫逆兮唁襄王於壇坎悲寵妾之為梗兮心惻愴而懷懆操舲舟而泝湍流兮浮清波以橫厲想宓妃之靈光兮神幽隱以潛翳實熊耳之泉液兮總伊瀍與澗瀨通渠源於京城兮引職貢乎荒裔操吳榜其萬艘兮充王府而納最濟西谿而容與兮息鞏都而後逝愍簡公之失師兮疾子朝之為害玄雲黯以凝結兮零雨集之溱溱路阻敗而無軌兮塗濘溺而難遵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師而釋勤壯田橫之奉首兮義二士之俠墳佇淹留以候霽兮感憂心之殷殷并日夜而遥思兮宵不寐以極晨候風雲之體勢兮天牢湍而無文彌信宿而後闋兮思逶迤以東運見陽光之顯顯兮懷少弭而有欣命僕夫其就駕兮吾將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

居兮萬方徂而竝集貴寵扇以彌熾兮僉守利而不
戢前車覆而未遠兮後紲驅而競入窮變巧於臺榭
兮民露處而寢濕清嘉穀於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
弘寬裕以便辟兮糾忠諫其侵急褒伊呂而黜逐兮
澌無因而獲入唐虞眇其既遠兮常俗生於積習周
澌鞠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淴觀風化之得失兮猶
紛常其多違無亮采以匡世兮亦何為乎此畿甘衛
門以盜神兮詠都人而思歸爰結蹤而迴軌兮復邦
族以自綏辭曰跋涉遐路艱以阻兮終其永棄窟陰
雨兮歷觀羣都尋前緒兮考之舊聞厥事舉兮登高

斯賦義有取兮則善戒惡豈云苟兮翩翩獨征無儔
與兮言旋言復我心胥兮

短人賦

蔡邕

侏儒短人僬僥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歸義
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則為父
唯有晏子在齊辯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餘尪幺
劣厥僂窶噓嘖怒語與人相距矇昧嗜酒喜索罰舉
醉則揚聲罵詈恣口殺人憋忌難與並侶是以陳賦
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其詞曰
雄荊雞兮鶩鷿鵜鶻鳩雛兮鶉鷃鴂冠戴勝兮啄木
兒觀短人兮形若斯熱地蝗兮蘆即且蟹中蛹兮蠶
蠕須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閫兮梁上柱弊鑿頭兮

斷柯斧鞞鞘鼓兮補履樸脫椎枘兮擣衣杵脈短人
兮形如許

漢津賦　　蔡邕

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淼以玄清配名位乎天漢披厚土而載形發源自乎嶓冢引漾澧而東征納陽谷之所吐兮兼漢沔之殊名總畎澮之羣液演西土之陰精遇萬山以左迴兮旋襄陽而南縈切大別之東山兮與江湘乎通靈嘉清源之勢體兮澹澶湲以安流鱗甲育其萬類兮蛟龍集以嬉遊明珠胎於靈蚌兮夜光潛乎玄洲穢神寶其充盈兮豈魚龜之足收於是遊目騁觀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隴坻下接江湖導財運貨懋遷有無既乃風猋蕭瑟勃焉並

興楊侯沛以奔騖洪濤湧而沸騰願乘流以上下窮滄浪乎三澨觀朝宗之形兆看洞庭之交會

協和婚賦　　蔡邕

惟情性之至好歡莫偉乎夫婦受精靈之造化固神明之所使事深微以玄妙寔人倫之肇始考遂初之原本覽陰陽之綱紀乾坤和其剛柔艮兌感其脢腓葛覃恐其失時摽梅求其庶士惟休龢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齒婚姻協而莫違播欣欣之繁祉良辰既至婚禮已舉二族崇飾威儀有序嘉賓僚黨祁祁雲聚車服照路驂騑如舉既臻門屏結軌下車阿傅御豎鴈行蹉跎麗女盛飾曄如春華

筆賦　蔡邕

惟其翰之所生於季冬之狡兎性精亟以慓悍體遄迅以騁步削文竹以為管加漆絲之纏束刑調博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畫乾坤之陰陽讚宓皇之洪勛叙五帝之休息揚蕩蕩之明文紀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覲傳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彝倫綜人事於晻昧兮贊幽冥於明神鳥頡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位也新故代謝四時次也圓和正直規矩極也玄首黄管天地色也

彈琴賦　蔡邕

清聲發兮五音舉韻宮商兮動徵羽曲引興兮繁絲撫然後哀聲既發秘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抵掌反覆抑按藏摧於是繁絃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絃歌一低一昂

彈棊賦　　蔡邕

榮華灼爍萼不韡韡於是列鳥雕華逞麗豐腹斂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傳芴使馳騁然後我製兵棊夸驚或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行如留放一敝六功無與儔

故粟賦　　蔡邕

樹遐方之嘉木兮於靈宇之前庭通二門以征行兮夾堦除而列生彌霜雪而不彫兮當春夏而滋榮因本心以誕節兮凝育蘖之緑英形猗猗以豔茂兮似翠玉之清明何根莖之豐美兮將蕃熾以悠長適禍賊之災人兮嗟夭折以摧傷

蟬賦　　蔡邕

白露淒其夜降秋風肅以晨興聲嘶嗌以沮敗體枯燥以冰凝雖期運之固然獨潜類乎太陰要明年之中夏復長鳴而揚音

青衣賦 戴藝文　　蔡邕

金生沙礫珠出蚌泥嘆茲窈窕生於卑微玄髮光潤領如蝤蠐修長冉冉碩人其頎綺繡丹裳躡蹈絲韋都冶嫵媚卓礫多姿精慧小心趣事若飛寒雪翩翩充庭盈階停停溝側皦皦青衣我思遠逝爾思來追明月昭昭當我戶扉條風狎獵吹予牀帷河上逍遙徙倚庭階南瞻井柳仰察斗機非彼牛女隔於河維思爾念爾怒焉且飢

檢逸賦載蔡文　蔡邕

夫何姝妖之媛女顏煒燁而含榮普天壤其無儷曠千載而特生余心悅於淑麗愛獨結而未并情悃惢為而無主意徙倚而左傾晝騁情以舒愛夜託夢以交靈

協初賦　蔡邕

其在近也若神龍采鱗翼將舉其既遠也若披雲緣漢見織女立若碧山亭亭豎動若翡翠奮其羽衆色燎照眎之無主面若明月輝似朝日色若蓮葩肌如凝蜜

大赦賦 載新文　崔寔

惟漢之十一季四月大赦滌惡棄穢與海內為始疊疊乎恩隆乎之進也寔就而賦焉

以為五帝興制三王殊事然其承天據地興設法制一也陛下以苞天之大承前聖之迹朝乾乾於萬機夕處敬以厲惕然猶痛刑之未錯厥將大赦所以創太平之迹旂頌聲之[illegible]新邦家而更始垂祉羡乎將來此誠不可奪也方將披玄雲照景星獲嘉禾於疆畝數蓂莢於階墀攔麒麟之肉角聆鳳皇之龢鳴農夫歡於昔雨工女樂於機聲雖皇羲之神化尚何斯之大盛

塞賦 載新文　邊韶

可以代博奕者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驚睡救寐免晝寢之譏而已然而徐核其因通之極乃亦精妙而足美也故書其較略舉其指歸以明博奕無以尚焉曰

始作塞者其明哲乎故其用物也約其為樂也大猶土鼓塊枹空桑之瑟質樸之化上古所耽也然本其規模制作有式四道交正昔之則也棊有十二律呂極也人操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陰陽也乍亡作存像日月也行必正直合道中也趨隅方折禮之容也迭往迭來剛柔通也周則復始乾行健也局平以正坤德順也然則塞之為義盛矣大矣廣矣博矣質象於天陰陽在焉取則於地剛柔分焉施於人倫仁義載焉考之古今王霸備焉覽其成敗為法式焉

窮鳥賦

趙壹

有一窮鳥戢翼原埜畢網加上機穽在下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羿子彀左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以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

疾衺賦

趙壹

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駮悳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昔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亾舐痔結駟正色徒行嫗㜅名勢撫拍豪強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懾逐物日富月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衺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興寔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羣吠之狺狺安危亾於旦夕肆嗜欲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柂積薪而待然榮納由於閃榆孰知辯其蚩妍故灋禁屈撓於勢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飢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亾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魯生聞此辭繫而作謌曰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賢者雖獨

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

迅風賦 載逵文 稍壹

惟巽卦之為體吐神氣而成風纖溦無所不入廣大無所不充經營八荒之外宛轉毫毛之中察本莫見其始揆末莫覩其終啾啾颼颼唫嘯相求阿那褭徊䓙若詻謳摶之不可得繫之不可留

章華賦　　　邊讓

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延目廣望騁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也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窮木土之技單珍寶之實舉國營之數年乃成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於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乃作此賦以諷之

胄高陽之苗胤兮承聖祖之洪澤建列藩於南楚兮等威靈於二伯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虢達

皇佐之高勛兮馳仁聲之顯赫惠風春施神武電斷華夏肅清五服攸亂旦垂精於萬機兮夕回輦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嬿婉竭四海之妙珍兮盡生人之秘玩爾乃攜窈窕從好仇徑肉林登糟丘蘭肴山竦酌酒淵流激玄醴於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瑶臺以回望兮冀彌日而消憂於是招宓妃命湘娥齊倡列鄭女羅揚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繁手超於北里妙舞麗於陽阿金石類聚絲竹羣分被輕袿曳華文羅衣飄颻組綺繽紛縱輕軀以迅赴若孤鵠之失羣振華袂以逶迤若遊龍之登雲

於是歡嬿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枝而紆繞兮若綠繁之垂幹忽飄颻以輕逝兮似鸞飛於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脩短靡跌長袖奮而生風清氣激而紆結爾乃妍媚遞進巧弄相加俯仰異容忽兮神化體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柳惠能不咨嗟於是天河既回淫樂未終清籥發徵激楚揚風於是音氣發於絲竹兮飛響軼於雲中比目應節而雙躍兮孤雌感聲而鳴雄美繁手之輕妙兮嘉新聲之彌隆於是衆變已盡羣樂既考歸乎生

風之廣夏兮脩黄軒之要道攜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嬙之素肘形便娟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草美儀操之姣麗兮忽遺生而忘老爾乃清夜晨妙技單收尊俎徹鼓盤惆焉若酲撫劍而歎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美呂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將超世而作理焉沈湎於此歡於是罷女樂墮瑶臺思夏禹之卑宫慕有虞之土階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蓬萊君明哲以知人官隨任而處能百揆時序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繼高陽之絶軌崇成莊之洪基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持爾乃育之以仁臨之以

明致虔報於鬼神盡爾恭手上京馳湝化於黎元永
歷世而太平

鸚鵡賦　　禰衡

昔黄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今日無用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叡羽族之可貴願先生以為賦使四坐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其辭曰

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含火德之明暉性辯慧而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故其嬉游高峻棲跱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觜綠衣翠衿采采麗容咬咬好音雖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德於衆禽於是羨芳聲之遠暢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詔伯益於流沙跨昆崙而播弋冠雲霓而張羅雖綱維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逼之不懼撫之不驚寧順從以遠害不違忤以喪生故獻全者受賞而傷肌者被刑爾乃歸窮委命離羣喪侶閉以彫籠翦其翅羽流飄萬里崎嶇重阻踰岷越障載罹寒暑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羇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忖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旹之險巇豈言語以階亂將

不密以致危痛毋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匪餘季之足惜愍衆雛之無知背蠻夷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奇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之悠思故毎言而稱斯若乃少昊司辰蓐收整轡嚴霜初降凉風蕭瑟長唫遠慕哀鳴感類音聲悽以激揚容貌慘以顦顇聞之者悲傷見之者隕淚放臣為之屢歎棄妻為之歔欷感平生之遊處若壎篪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絶若胡越之異區順㩲檻以俯仰闚戸牖以踟躕想崑山之高峻思鄧林之扶疏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衆

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初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期守死以報恵甘盡辭以効愚恃隆恩於既往庶彌久而不渝

箏賦　載藝文　侯瑾

於是急絃促柱變調改曲卑殺纖妙微聲繁縟散清商而流轉兮若將絶而復續紛曠蕩以繁奏邈遺世而越俗若乃察其風采練其聲音美武蕩乎樂而不淫雖哀思而不怨似豳風之遺音於是雅曲既闋鄭衛仍修新聲順變妙弄優遊微風漂冷氣輕浮感悲音而增歎愴嚬悴而懷愁若乃上感天地下動鬼神享祀祖宗酬酢嘉賓移風易俗溷同人倫莫有尚於箏者矣

芙蓉賦 戴記文 閔鴻

乃有芙蓉靈草載育中川竦修幹以陵波建綠葉之規圓灼若夜光之在玄岫赤若太陽之映朝雲乃有陽文修嫮傾城之色揚桂枻而來遊玩英華乎水側納嘉賓兮傾筐珥紅葩以為飾感桃夭而歌詩申關雎以自勅嗟留夷與蘭芷耻鷄鶠而不鳴嘉芙蓉之殊偉託皇居以發英

羽扇賦 戴記文 閔鴻

惟羽扇之攸興乃鳴鴻之嘉容産九臯之中澤邁雍喈之天聰表高義於太易著詩人之雅章頓茲翮以內飛曜羽儀於外揚於是祝融持運朱明發暉奔陽衝布飛炎赫曦同爐陛於雲漢咸慘毒於中衷爾乃登爽塏臨甘泉漱清流蔭玄雲運輕翮以容與激清風於自然披紈袵而入衷飛羅縷之繽紛衆坐侃以恰懌咸俯節以齊歡感蒸風之溫衷詠棘心之所歎於是暑氣雲消歔酬乃設停神靜思且以永日妍羽詳迴清風盈室動靜揚暉嘉好越逸飄颻弈弈飛景曜日同皦素於凝霜豈振鷺之能匹

譏青衣賦載藝文　　　　　張安超

彼何人斯悅此豔姿麗辭美譽雅詞斐斐文則可嘉志鄙意微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醴泉可飲何必洿泥隋珠彈雀堂溪刈葵鴛雛啄鼠何異於鵠歷觀古今戚福之階褒嬰潔志不顧景女及儁不疑奉霍不受見尊不迷況此緑竪生女為妾生男為虜歲時醱祀詣其先祖或於馬廄厨門竈下束向長跪接神觴酒悉請諸靈辭邪富主多乞少以銅九錢柱績緡累纍皆來集聚藏獲之類蓋不足數古之贊羿尚為塵垢況明智者欲作奴父勤勤君子無當自逸宜如防水守之以一秦繆思褒故獲結吉。

歎褒賦載藝文　　　　　蘇順

悲終風之隕籜條枝梢以摧傷桂敷榮而方盛遭暮冬之隆霜華菲菲之將寔中天零而消亾童烏濬其明哲悲何壽之不將嗟劉生之若茲奄彌留而永逝

藍賦 載蓺文　　　　趙岐

余就醫偃師道經陳留此境人皆以種藍染紺為業藍田彌望黍稷不植慨其遺本念末遂作賦曰

同丘中之有麻似麥秀之油油

僊賦 載蓺文　　　　桓譚

余少時為中郎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以褒集僊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為存僊端門南向山署曰望僊門竊有樂高眇之志即書壁為小賦以頌美曰

夫王喬赤松呼則出故翕則納新夭矯經引積氣關元精神周洽鬲塞流通乘凌虛無洞達幽明諸物皆見玉女在旁僊道既成神靈攸迎乃驂駕青龍赤騰為歷蹈玄厲之擢崖有似乎鸞鳳之翔飛集於膠葛之宇泰山之臺吸玉液食華芝漱玉漿飲金醪出宇宙與雲浮灑輕霧濟傾崖觀倉川而升天門馳白鹿而從麒麟周覽八極還嗟華壇汜汜濫濫隨天轉璇容容無為壽極乾坤

瓌材枕賦 戴菽文 張紘

有卓爾之殊瓌超詭異之邈絕且其材色也如芸之黄其爲香也如蘭之芳其文彩也如霜地而金莖紫葉而紅榮有若蔚柂之蔓延或如兔絲之煩縈有若嘉禾之垂穎又似靈芝之吐英其似木者有類桂枝之闌干或象灌木之叢生其似鳥者或似驚鶴之逕逝或類鴻鶴之上征有若狐雌之無咮或劾鴛鴦之交頸紛雲興而氣烝般星羅而流精何衆文之炯朗灼儵爚而樊明曲有所方事有所成每■異姿動各殊■名衆夥不可殫形制爲方枕四角正端會緻

密固絕際無間形妍體滂既麗且閑高卑得適辟壓每安不煩珠碧飾助不煩■錐鋒之鐫鏤無丹漆之彤朱因觿象之佐副較程形而靈露衆觚談而悉備瑳瑋特達與瑤■美棒逸巡不敢與並相思庶幾晞風於末列神龍之姿衆鱗相絕昔詩人稱角枕之粲季世加以錦繡之飾皆比集與物費日勞力傷財害民有損於德豈如茲瓌既■既斲斯須速成一材而莫與混并纖微無加而美瞕春榮

賦苑卷之三終 童希聖

賦苑卷之四

滄海賦 戴菽文 魏文帝

美百川之獨宗壯滄海之威神經扶桑而遐逝跨天崖而託身驚濤暴駭騰踊澎湃鑑㔾隱隣涌沸凌邁於是黿鼉漸離泛濫淼遊鴻鸞孔鵠哀鳴相求揚鱗濯翼載沉載浮仰唼芳芝俛漱清流巨魚橫奔厥勢吞舟爾乃釣大貝採明珠搴懸黎收武夫窺大麓之潛林覩搖木之羅生上蹇產以交錯下来風之泠泠振緑葉以葳蕤吐芬葩而揚榮

浮淮賦　　魏文帝

泝淮水而南邁兮泛洪濤之湟波仰巖岡之崇阻兮經東山之曲阿浮飛舟之萬艘兮建干將之銛戈揚雲旂之繽紛兮聆榜人之讙譁乃撞人鐘爰伐雷鼓白旄冲天黃鉞扈扈武將奮發驍騎赫怒於是驚風泛涌波駭衆帆張羣櫂起爭先逐進莫適相詩

臨渦賦 載藝文　　魏文帝

建安八季經東國遵渦水相佯乎樹下駐馬書鞭作臨渦之賦曰

蔭高樹兮臨曲渦微風起兮水增波魚頡頏兮鳥逶迤雎鳩鳴兮聲相和萍藻生兮散莖柯春木繁兮發丹華

濟川賦 載藝文

魏文帝

臨濟川之層淮覽洪波之容裔漠騰揚以相薄激長風而亟逝漫浩汗而難測眇不覩其垠際於是龜龍神嬉鴻鸞羣翔鱗介霍驛載止載行俯喽菁藻仰食若芳永號長唫延首相望美玉照晰以曜煇明珠灼灼而流光於是遊覽既戢日亦西傾朱旗電曜擊鼓雷鳴長驅風厲悠爾北征思魏都以偃息託華屋而鼓遊酌玄清於金罍騰羽觴以獻酬

述征賦 載藝文

魏文帝

建安之十三年荆楚傲而弗臣命元司以簡旅予願奮武乎南鄴伐靈鼓之硼隱兮建長旗之飃飃躍甲卒之皓旰馳萬騎之瀏瀏揚凱悌之豐惠兮仰乾威之靈武伊皇衢之遐通兮維天納之畢舉經南楚之舊都聊弭節而容與遵往初之舊迹順歸風以長邁鎮江漢之遺民靜南畿之遐裔

愁霖賦

魏文帝

脂余車而秣馬將言旋乎鄴都玄雲黯其四塞雨濛濛而襲予塗漸洳以沈滯潦淫衍而橫湍豈在余之憚勞哀行旅之艱難仰皇天而太息悲白日之不暘思若木以照路假能燭之末光

喜霽賦

魏文帝

乃命駕而言歸啓吉日而北巡歷羣萌之至頤感上下之明神密雲興之坱圠甘雨降以灑塵

戒盈賦 載敍文

魏文帝

避暑東閣延賓高會酒酣樂作悵然懷盈滿之戒乃作斯賦

惟應龍之將舉飛雲降而下征資物類之相感信貫微之通靈何今日之延賓君子紛其集庭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顧羣士之箴規博納我以良謀

感物賦 載敍文

魏文帝

喪亂以來天下城郭丘墟惟從太僕君宅尚在南征荆州還過鄉里舍焉乃種諸蔗於中庭涉夏歷秋先盛後衰悟興廢之無常慨然永歎乃作斯賦

伊陽春之散節悟乾坤之交靈瞻玄雲之蓊鬱仰沉陰之杳冥降甘雨之豐霈垂長溜之泠泠掘中堂而為圃植諸蔗於前庭涉炎夏而既盛迄凜秋而將衰豈在斯之獨然信人物其有之

離居賦 載藝文　　魏文帝

惟離居之可悲廓獨處於空牀愁耿耿而不寐歷冬夜之悠長驚風厲於閨闥忽增激於中房動帷裳之晻曖彼明燭之無光

感離賦 載藝文　　魏文帝

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諸弟皆從不勝思慕乃作賦曰

秋風動兮天氣涼居常不快兮中心傷出北園兮彷徨望衆墓兮成行柯條憯兮無色綠草變兮萎黃感微霜兮零落隨風雨兮飛揚日薄暮兮無悰思不衰兮愈多招延佇兮良久忽踟躕兮忘家

永思賦 載藝文 魏文帝

仰北辰而永思泝悲風以增傷哀遐路之漫漫痛長河之無梁顧託乘於浮雲嗟逝速之難當

出婦賦 載藝文 魏文帝

思在昔之恩好似比翼之相親惟方今之疏絕若驚風之吹塵夫色衰而愛絕信古今其有之傷煢獨之無恃恨胤嗣之不滋甘沒身而同穴終百年之長期信無子而應出自典禮之常度悲谷風之不答怨昔人之忽故被入門之初服出登車而就路遵長塗而南邁馬躊躇而迴顧野鳥翩而高飛愴哀鳴而相棄撫騑服而展節即臨沂之舊城踐麋鹿之曲蹊聽百鳥之羣鳴情悵恨而顧望心鬱結其不平

登臺賦 載藝文

魏文帝

建安十七年春遊西園登銅雀臺命余兄弟並作其詞曰

登高臺以騁望好靈雀之麗嫺飛閣崛其特起層樓儼以承天步逍遙以容與聊遊目於西山溪谷紆以交錯草木鬱其相連風飄飄而吹衣鳥飛鳴而過前申躊躇以周覽臨城隅之通川

登城賦 載藝文

魏文帝

孟春之月惟歲權輿和風初暢有穆其舒駕言東道陟彼城樓逍遙遠望乃欣以娛平原博敞中田闢除嘉麥被壟緣路帶衢流莖散葉列倚相扶水幡幡其長流魚裔裔而東馳風飄颻而既臻日掩薆而西移望舊館而言旋永優游而無為

寡婦賦 載藝文　　魏文帝

陳留阮元瑜早亡每感存其遺孤未嘗不愴然傷心故作斯賦

惟生民兮艱危在孤寡兮常悲人皆處兮歡樂我獨怨兮無依撫遺孤兮太息俛哀傷兮告誰三辰周兮遞照寒暑運兮代臻歷夏日兮苦長涉秋夜兮漫漫微霜隕兮集庭鷰雀飛兮我前去秋兮就冬改節兮昔寒水凝兮成氷雪落兮翻翻傷薄命兮寡獨內惆悵兮自憐

悼夭賦 載藝文　　魏文帝

族弟文仲亡時年十一母氏傷其夭逝追悼無已予以宗族之愛乃作斯賦

氣紆結以填胷不知涕之縱橫昔徘徊於舊處覩靈衣之在牀感遺物之如故痛爾身之獨亡愁端坐而無聊心感惑而不寧步廣厦而踟躕覽萱草於中庭悲風肅其夜起秋氣憯以厲情仰瞻天而太息聞別鳥之哀鳴

彈棊賦 缺 藝文　　魏文帝

惟彈棊之嘉巧邈超絕其無儔苞上智之弘略允貫微而洞幽局則荊山妙璞發藻揚暉豐腹高隆庳根四顏平如砥礪滑若柔荑棊則玄木北幹素樹西枝洪纖若一修短無差象籌列値一據雙螭滑石霧散雲布四垂然後直叩先縱二八次舉緣邊間造長邪迭取兩乃詳觀夫變化之理屈伸之形聯翩霍繹展轉盤縈或暇豫安存或窮困側傾或接黨連興或孤據偏停於旹觀者莫不虛心竦踊咸側息而延佇或雩抃以大噱或戰悖而不能語

校獵賦 缺 藝文　　魏文帝

長鎩紅霓飛旍拂天部曲按列什伍相連跱如叢林動若崩山超崇岸之曾崕厲障澨之雙川列翠星陳戎車方轂風迴雲轉埃連飈屬雷響震天地譟聲蕩川岳遂躪封豨藉麇鹿捎飛鳶接鶩鷺聚者成丘陵散若闕溪谷流血赫其丹埜羽毛紛其翳日考功効績班賜有叙[illegible]於甘泉飛酌清酤割鮮野享舉爵鳴鼓鑿輿促節騁轡迴翔望爵臺而增舉洮幽壑之花梁

槐賦

魏文帝

文昌殿中槐樹盛暑之昔余數游其下美而賦之王粲直登賢小閣外亦有槐樹乃就使試焉

有大邦之美樹惟令質之可佳託靈根於豐壤被日月之光華周長廊而開趾夾通門而駢羅承文昌之邃寓望迎風之曲阿脩幹紛其漼錯綠葉萋而重陰上幽藹而雲覆下莖立而擢心伊暮春之既替即首夏之初期鴻鴈遊而送節凱風翔而迎昔天清和而溫潤氣恬淡以安治違隆暑而適體誰謂此之不怡

柳賦

魏文帝

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於官渡昔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載矣感物傷褱乃作斯賦

伊中國之偉木兮理姿妙其可珎稟靈祇之篤施兮與造化乎相因四氣邁而代運兮去冬節而涉春彼庶卉之未動兮因肇明而先辰盛惪遷而南移兮星烏正而司分應隆昔而繁育兮揚翠葉之青純脩幹偃蹇以虹指兮柔條阿那而蛇紳上扶疎而施散兮下交錯而龍鱗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逵始圍寸而高尺今連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邁忽疊疊以遄征昔周遊而處此今倏忽而弗形感遺物而褱故俛惆悵以傷情於是曜靈次乎鶉首兮景風扇而增暖豐弘陰而博覆兮躬愷悌而弗倦四馬望而傾蓋兮行旅仰而迴睇秉至惪而不伐兮益簡卑而擇賤含精靈而奇生兮保休體之豐衍惟尺斷而能植兮信永貞而可羨

迷迭香賦　載藝文　　魏文帝

坐中堂以遊觀兮覽芳草之樹族重妙葉於纖枝兮揚修幹而結莖承靈露以潤根兮嘉日月而敷榮隨迴風以搖動兮吐芬氣之穆清薄西夷之穢俗兮越萬里而来征豈衆卉之足方兮信希世而特生

馬瑙賦　載藝文　　魏文帝

馬瑙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瑙故其方人因以名之

命夫良工是剖是鐫追形逐好從宜索便乃加砥礪刻方為圓沉光内照浮景外鮮繁文縟藻交釆接連嘉鏤錫之盛美感戎馬之首飾圖茲物之攸宜信君子之所服爾乃藉彼朱罽華勒用成騈居别趾爍若羅星

車渠椀賦 載藝文

魏文帝

車渠玉屬也多纖理縟文生於西國其俗寶之

惟二儀之普育何萬物之殊形料珍怪之上美無茲椀之獨靈苞華文之光麗䕺符采而揚榮理交錯以連屬似將離而復并或若朝雲浮高山忽似飛鳥厲蒼天夫其方者如矩圓者如規稠希不謬洪纖有宜

玉玦賦 載藝文

魏文帝

有崑山之妙璞產曾城之峻崖噉丹水之炎波蔭瑤樹之玄枝包黃中之純氣抱虛靜而無為應九惪之淑懿體五材之表儀

鶯賦 載藝文　　　　魏文帝

堂前有籠鶯晨夜哀鳴悽若有懷憐而賦之曰

怨羅人之我困痛密網而在身顧窮悲而無告知命之將泯升華堂而進御奉明后之威神唯今日之僥倖得去死而就生託幽籠以栖息厲清風而哀鳴

東征賦并序　　　　曹植

建安十九年王師東征吳寇余典禁兵衛宮省然神武一舉東夷必克想見振旅之盛故作賦二篇

登城隅之飛觀兮望六師之所營幡旗轉而心異兮丹楫動而傷情顧身微而任顯兮愧任重而命輕嗟我愁其何為兮心遙思而懸旌師旅憑皇穹之靈佑兮亮元勛之必舉揮朱旂以東指兮橫大江而莫禦

遊觀賦　曹植

靜閑居而無事將遊目以自娛登北觀而啓路涉雲際之飛除從羆熊之武士荷長戟而先驅罷若雲歸會如霧聚車不及回塵不獲舉奮袂成風揮汗如雨

懷親賦并序　曹植

濟陽南澤有先帝故營遂停駕造斯賦焉

遊平原而南騖覩先帝之舊營步壁壘之常制識旌旗之所停在官曹之典列心髣髴於平生回驥首而永遊赴脩途以尋遠情眷戀而顧懷魂須臾而九反

玄暢賦并序

曹植

夫富者非財也貴者非寶也或有輕爵祿而重榮聲者或有反性命而徇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旨楊墨殊義聊作斯賦名曰玄暢

夫何希世之大人發天壤而作皇該仁聖之上義攄神位以統方補五常之漏闕綴三代以維綱倪余生之倖祿遘九二之嘉祥上同契於稷卨降合穎於伊望思薦寶以繼佩怨和璞之始鐫思黃鍾以協律怨伶夔之不存嗟所圖之莫合悵蘊結而延佇希鵬舉以摶天蹶青雲而奮羽企驅躍而改駕任中才之展御望前軌而致策顧後乘而安驅匪逞邁之短脩取全貞而保素弘滋德以為寓築無怨以作藩溜慈惠以為圃畊柔順以為田不愧景而慙魄言縣天之何欲逆千載而流聲超遺黎而度俗

幽思賦

曹植

倚高臺之曲隅處幽僻之閑溪望翔雲之悠悠羌朝霽而夕陰顧秋華而零落感歲莫而傷心觀躍魚於南沼聆鳴雀於北林搦素筆而慷慨揚大雅之哀吟仰清風以嘆息寄余思於悲絃信有心而在遠重登高以臨川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

節遊賦

曹植

覽宮宇之顯麗寔大人之攸居建三臺於前處飄飛陛以凌虛連雲閣以遠徑營觀榭於城隅亢高軒以迥眺緣雲霓而結疏仰西岳之崧岑臨漳滏之清渠觀靡靡而無終何眇眇而難殊亮靈后之所處非吾人之所廬於是仲春之月百卉叢生萋萋藹藹翠葉朱莖竹林青葱珍果含榮凱風發而鳥讙微波動而水蟲鳴感氣運之和順樂旹澤之有成遂乃浮素蓋御驊騮命友生攜同儔誦風人之所歎遂駕言而出遊步北園而馳騖庶翱翔以寫憂望洪池之滉漾

遂降集乎輕舟沉浮蟻於金罍行觴爵於好仇絲竹發而響厲悲風激於中流且容與以盡觀聊永日而忘愁嗟羲龢之奮策怨曜靈之無光念人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諒遺名之可紀信天命之無常逾志蕩以淫遊非經國之大綱罷曲宴而旋服遂言歸乎舊房

感節賦

曹植

攜友生而遊觀盡賓主之所求登高墉以永望冀消日以忘憂欣陽春之潛潤樂旹澤之惠休望候鴈之翔集想玄鳥之来游嗟征夫之長勤雖處逸而懷愁懼天河之一回沒我身乎長流豈吾鄉之足顧戀祖宗之靈丘唯人生之忽過若鑿石之未燿慕牛山之哀泣懼平仲之我笑折若華之翳日庶朱光之常照願寄軀於飛蓬乘陽風之遠飄亮吾志之不從乃拊心以嘆息青雲鬱其西翔飛鳥翩而止匿欲縱體而從之哀余身之無翼大風隱其四起揚黃塵之冥冥

鳥獸驚以来羣草木紛其揚英見遊魚之涔濟感流波之悲聲內紆曲而潛結心怛惕以中驚匪榮德之累身恐年命之早零慕歸全之明義庶不忝其所生

離思賦并序

曹植

建安十六季大軍西討馬超太子留監國植皆從焉意有憶戀遂作離思賦云

在肇穐之嘉月將耀師而西旅余抱疾以賓從扶衡軫而不怡慮征期之方至傷無階以告辭念茲君之光惠庶沒命而不疑欲畢力於旌麾將何心而遠之顧我君之自愛為皇朝而寶己水重深而魚悅林脩茂而鳥喜

釋思賦并序

曹植

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伊予以兄弟之愛心有戀然作此賦以贈之

彼翔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況同生之義絕重背親而為疎樂鴛鴦之同池羨比翼之共林亮根異其何戚痛別幹之傷心

臨觀賦　　曹植

登高墉兮望四澤臨長流兮送遠客春風暢而氣通靈艸含幹兮木交莖丘陵崛兮松柏青南園薆兮果載榮樂時物之逸豫悲予志之長違歎東山之朔勤歌式微以訴歸進無路以効功退無隱以營私俯無鱗以遊遁仰無翼以翻飛

潛志賦　　曹植

潛大道以遊志希往昔之遐烈矯貞亮以作矢當苑圃以呈藝驅仁義以為禽必忠信而後發退隱身以滅跡進出世而取容且摧剛而龢謀接處肅以靜恭亮知榮而守辱匪狗天以為通

閑居賦

曹植

何吾人之介特去朋匹而無儔出靡旹以娛志入無樂以消憂何歲月之若鶩復民生之無常感陽春之發節聊輕駕之遠翔登高丘以延企旹薄暮而起雨仰歸雲以載奔遇蘭蕙之長圃冀芬芳之可服結春衡以延佇入虛廊之閑館步生風之高廡踐密邇之脩除即蔽景之玄宇翡翠翔於南枝玄鶴鳴於北埜青魚躍於東沼白鳥戲於西渚遂乃背通谷對綠波藉文蘭翳春華丹轂更馳羽騎相過

慰子賦

曹植

彼凡人之相親小離別而懷戀況中殤之愛子乃千秋而不見入空室而獨倚對孤幃而切嘆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復觀日晼晚而旣没月代照而舒光仰列星以至晨衣霑露而含霜惟逝者之日遠愴傷心而絕腸

敘愁賦并序

曹植

昔家二女弟故漢皇帝聘以為貴人家母見二弟愁思故令予作賦曰

嗟妾身之微薄信未達乎義方遭母氏之聖善奉恩化之彌長迄盛年而始立脩女職於衣裳承師保之明訓誦六列之篇章覩圖像之遺形竊庶幾乎英皇委微軀於帝室充末列於椒房荷印紱之令服非陋才之所望對牀帳而太息慕二親以增傷揚羅袖而掩涕起出戶而彷徨顧堂宇之舊處悲一別之異鄉

愁思賦

曹植

四節更王兮愁氣悲遙思惝怳兮若有遺原野蕭條兮煙無依雲高氣靜兮露凝璣野草變色兮莖葉稀鳴蜩抱木兮雁南飛歸室解裳兮步庭前月光照懷兮星依天居一世兮芳景遷松喬難慕兮誰能僊長壽命也兮獨何愆

九愁賦　　　　曹植

嗟離思之難忘心惏毒而含哀踐南畿之末境越引領之裵徊捲浮雲以太息願攀登而無階匪徇榮而愉樂信舊都之可褱恨昔王之謬聽受奸枉之虛辭揚天威以臨下忽放臣而不疑登高陵而反顧心褱愁而荒悴念先寵之既隆哀後施之不遂雖危亡之不豫亮無遠君之心刈桂蘭而秣馬舍余車於西林願接翼於歸鴻嗟高飛而莫攀因流景而寄言響一絕而不還傷昔俗之趨險獨悵望而長愁感龍鸞而匿跡如吾身之不留竄江介之曠埜獨耿耿而沉舟

思孤客之可悲愍予身之翩翔豈天監之孔明將昔運之無常謂內思而自策算乃昔之愆殃以忠言而見黜信無負於昔王俗參差而不齊豈毀譽之可同競昏瞀以營私害予身之奉公共朋黨而妒賢俾予濟乎長江嗟大化之移易悲性命之攸遭愁憮憮而繼褱惟惏惏而情挽曠季載而不回長去君兮悠遠御飛龍之蜿蜒揚翠霓之華旌絕紫霄而高騖飄弭節於天庭披輕雲而下觀覽九土之殊形顧南郢之邦壤咸蕪穢而倚傾騤盤桓而思服仰御驤以悲鳴行予袂而收涕僕夫感以失聲履先生之正路豈淫徑之可遵知犯君之招咎耻干媚而求親顧旋復之無軌長自棄於遐濱與麋鹿以為羣宿林藪之蕨蓁埜蕭條而極望曠千里而無人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寧作清水之沉泥不為濁路之飛塵踐谿隧之危阻登岩嵬之高岑見失羣之離獸覿偏棲之孤禽褱憤激以切痛若回忍之在心愁戚戚其無為遊綠林而逍遙臨白水以悲嘯猿驚聽以失條亮無怨而棄逐乃余行之所招

娛賓賦　　曹植

遂衎賓而高會兮丹幃曄以四張辦中廚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聘其妙說兮飛輪墨而成章談在昔之清風兮總賢聖之紀綱欣公子之高義兮悳芳芬其若蘭揚仁恩於白屋兮踰周公之棄餐聽仁風以忘憂兮美酒清而肴乾

愍志賦　　曹植

或人有好[illegible]人之女者皆無良媒禮不成焉彼女遂行適人有[illegible]之於予者予心感焉乃作賦曰

竊託音於往昔迨來春之不從思同遊而無路情壅隔而靡通哀莫哀於永絕悲莫悲於生離豈良時之難俟痛予質之日虧登高樓以臨下望所歡之攸居去君子之清宇歸小人之蓬廬欲輕飛而從之迫禮防之我居

歸思賦

曹植

背故鄉而還徂將遥憩乎它濱經平常之舊居感荒壞而莫振城邑寂以空虛草木穢而荆蓁嗟喬木之無陰處原埜其何為信樂土之足慕忽并日之載馳

靜思賦

曹植

夫何美女之爛妖紅顏曄而流光卓特出而無匹呈才好其莫當性通暢以聰惠行嫵密而妍詳蔭高岑以翳日臨綠水之清流秋風起於中林離鳥鳴而相求愁慘慘以增傷悲予安能乎淹留

感婚賦　曹植

陽氣動兮淑清百卉鬱兮含英春風起兮蕭條蟄蟲出兮悲鳴顧有褱兮妖嬈用騷首兮屏營登清臺以蕩志伏高軒而游清悲良媒之不顧懼歡媾之不成慨仰首而太息風飄飄以動纓

出婦賦　曹植

以才薄之陋質奉君子之清塵承顔色以接意恐疏賤而不親悅新婚而忘妾哀愛惠之中零遂隨頽而失望退幽屏於下庭痛一旦而見棄心忉忉以悲驚衣入門之初服背床室而出征攀僕御而登車左右悲而失聲嗟寃結而無訴乃愁苦以長窮恨無愆而見棄悼君施之不終

洛神賦并序　　曹植

黃初三季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曰

余從京師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乃稅駕乎蘅皋秣駟乎芝田容與乎楊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於巖之畔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覿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之所

見也無乃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穠纖得中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不御雲髻峩峩脩眉聯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瓌姿豔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披羅衣之璀粲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燿軀踐遠游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脩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珶以和予兮指潛淵而為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迺衆靈

雜遝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歎匏瓜之無匹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之綺靡翳脩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清陽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

總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會之永絶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於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異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泝浮長川而忘反思緜緜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愁霖賦

曹植

迎朔風而爰邁兮雨微微而逮行悼朝陽之隱曜兮怨北辰之潛精神結轍以盤桓兮馬躑躅以悲鳴攀扶桑而仰觀兮假九日於天皇瞻沈雲之泱漭兮哀吾願之不將又曰夫季秋之霖雨兮既彌日而成霖瞻玄雲之晻晻兮聽長空之淋淋中宵臥而歎息起飾帶而撫琹

喜霽賦

曹植

禹身逝於陽旰卒錫圭而告成湯感旱於殷皆造桑林而敷誠動玉朝而雲披鳴鑾鈴而日陽指北極以為期吾將倍澌而兼行

登臺賦

曹植

從明后之嬉遊聊登臺以娛情見天府之廣開觀聖德之所營建高殿之嵯峨浮雙闕乎太清立冲天之華觀連飛閣乎西城臨漳川之長流望衆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聽百鳥之悲鳴天功恒其既立家願得而獲呈揚仁化於宇內盡肅恭於上京雖桓文之為盛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皇家寧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齊日月之輝光

九華扇賦　　曹植

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桓帝帝賜方竹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其辭曰

有神區之名竹生不周之島岑對緑水之素波背玄淵之重深體虛暢以立幹播翠葉以成秋形五離而九折蔑氂解而縷分效虬龍之蜿蟬灑虹霓之氤氳因形致好不常厥儀方不應矩圓不中規隨皓腕以徐轉發惠風之寒微肯氣清以方厲紛飄動兮綺紈

寶刀賦并序　　曹植

建安中魏王命有司造寶刀五板以龍熊鳥雀為識太子得一余弟饒陽侯各得一馬

有皇漢之明后思明達而玄通飛文藻以博致揚武備以禦凶然後礪五方之石鑒以中黄之壤規圓景以定環攄神思而造象陸斷犀革水斷龍角輕繫浮截刀不纖流踰南越之巨闕超有楚之泰阿寔真人之攸遇永天禄而是荷

車渠椀賦　　曹植

惟斯椀之所生于涼風之浚濱采金光之定色擬朝陽而發暉豐玄素之暐曄帶朱榮之葳蕤縕絲綸以肆采藻繁布以相追翩飄颻而浮景若驚鵠之雙飛隱神璞於西埜彌百葉之莫希於昔乃有篤厚神后廣被仁聲夷慕義而重使獻茲寶於斯廷命公輸使制匠窮研麗之殊形華色粲爛文若點成鬱蓊雲蒸蜿蟬蜷征光如激電影若浮星何神怪之巨偉信一覽而九驚雖離朱之聰目内炫燿而失精何明麗之可悅超羣寶而特章俟君子之閑宴酌甘醴於斯觥既娛情而可貴故永御而不忘

迷迭香賦　　曹植

播西都之麗艸兮應青春而凝暉流翠葉於纖柯兮結微根於丹墀信繁華之速實兮弗見彫於嚴霜芳慕穢之幽蘭兮麗崑崙之英芝既經昔而妝采兮遂幽殺以增芳去枝葉而持御兮入綃縠之霧裳附玉體以行止兮順微風而舒光

大暑賦　曹植

炎帝掌節祝融司方羲和按轡南雀舞衡䖝折鱗於靈窟龍解角於皓蒼遂乃温風赫戲草木垂幹山拆海沸沙融礫爛飛魚躍渚潜黿浮岍鳥張翼而近栖獸交遊而雲散於昔黎庶徙倚棊布葉分機女絶綜農夫釋耘背暑者不羣而齊跡向陰者不會而成羣於是大人遷居宅幽綏神育靈雲屋重搆閑房肅清寒泉涌流玄木奮榮積素氷於幽館氣飛結而為霜奏白雲於琴瑟朔風感而增涼

神龜賦并序　曹植

龜壽千歲皆有遺余龜者數日而死肌肉消盡唯甲存焉余感而賦之曰

嘉四靈之建德各潜位乎一方蒼龍虯於東嶽白虎嘯於西岡玄武集於寒門朱雀棲於南鄉順仁風以消息應聖皆而後翔嗟神龜之奇物體乾坤之自然下夷方以則地上規隆而澽天順陰陽以呼吸藏景曜於重泉餐飛塵以寔氣飲不竭於朝露苟容趾以俯仰皆鸞回而鶴顧忽萬載而不恤周無疆於太素感白龍之翔翥卒不免乎豫且雖見珍於宗廟罹刳

剝之重辜欲愬怨於上帝將等愧乎游魚懼沈泥之逢殆起芳蓮以巢居安玄雲而好静不淫翔而改度昔嚴周之抗節援斯靈而託喻嗟祿遇之屯蹇終遇獲於江濱歸籠檻以幽處遺渦美之仁人晝顧瞻以終日夕撫順而接晨遘淫炎以殞越命勦絶而不振天猶昧而未分神明幽而難燭黃氏没於空澤喬松化於扶木虵折鱗於平皋龍蛻骨於深谷亮物類之遷化疑斯靈之解殼

白鶴賦

曹植

嗟皓麗之素鳥兮含奇氣之淑祥薄幽林以屏處兮蔭重景之餘光狹單巢於弱條兮懼衝風之難當無沙棠之逸志兮欣六翮之不傷承邂逅之侥倖兮淂接翼於鸞皇同毛衣之氣類兮信休息之同行痛美會之中絶兮遘嚴灾而逢殃拜太息而祗懼兮抑吞聲而不揚傷本規之違忤悵離群而獨處恒竄伏以窮栖獨哀鳴而戢羽冀大綱之難結淂奮翅而遠遊聆雅琴之清韻記六翮之末流

蟬賦

曹植

惟夫蟬之清素兮潛厥類乎太陰在炎陽之仲夏兮始游豫乎芳林寔淡泊而寡慾兮獨怡樂而長唫聲皦皦而彌厲兮似貞士之介心內含和而弗食兮與衆物而無求栖高枝而仰首兮頼朝露之清流隱柔桑之稠葉兮快閑居而遁暑苦黄雀之作害兮患螗蜋之勁斧冀飄翔而遠託兮毒蜘蛛之網罟欲降身而卑竄兮懼草蟲之襲予免衆難而弗獲兮遥遷集乎宫宇依名果之茂陰兮託脩幹以静處有翩翩之狡童兮步容與於園圃體離朱之聰視兮姿才捷於獼猿條罔葉而不挽兮樹無幹而不緣翳輕軀而奮進兮跪側足以自閑恐余身之驚駭兮精曾睨而目連持柔竿之冉冉兮運微黏而我纏欲翻飛而愈滯兮知性命之長捐委厥體於膳夫歸炎炭而就燔穐霜紛以宵下晨風烈其過庭氣憯怛而薄軀足攣木而失莖唫嘶啞以沮敗狀枯槁以喪形辭曰詩歎鳴蜩聲嘒嘒兮盛陽則來太陰逝兮皎皎貞素侔夷節兮帝臣是戴尚其潔兮

鸚鵡賦　載藝文　　曹植

美中州之令鳥越衆類之殊名感陽和而振翼遁太陰以存形遇旅人之嚴繒殊六翮之無遺身挂滯於重籠孤鷲鳴而獨歸豈予身之足惜憐衆雛之未飛分靡軀以潤鑊何全濟之敢希蒙含育之厚恵奉君子之光輝怨身輕而施重恐往恵之中虧常戢心以褱懼雖處安其若危永哀鳴其報恵庶終來而不疲

鶡賦　并序　　曹植

鶡之為禽猛氣其鬭終無勝負期於必死遂賦之焉

美遐圻之偉鳥生太行之嵒阻體貞剛之烈性亮乾德之所輔戴毛角之雙立揚玄黃之勁羽其沈隕而重辱有節士之儀矩降居檀澤高處保岑遊不同嶺棲必異林若有翻雄駭游孤鷲驚翔則長鳴挑敵鼓翼耑揚踰高越壄雙不隻僵階侍斯珥俯耀文墀成武官之首飾增遳燎之高燭

離繳鴈賦 并序　曹植

余游於武陵中有鴈離繳不能復飛顧命舟人追而淂之故憐而賦焉

憐孤鴈之偏特情惆焉而內傷含中鉌之絶氣赴四節而征行遠玄冬於南裔避炎夏於朔方挂微軀之輕翼忽頹落而離羣旅暗驚而鳴遠徒矯首而莫聞甘充君之下厨膏函牛之鼎鑊蒙生全之顧覆何恩施之隆博於是縱軀歸命無慮無求飢食稻粱渴飲清流

鷂雀賦　曹植

鷂欲取雀雀言雀微賤身甲些少肌肉瘠瘦所淂蓋少君欲相啖寔不足飽鷂淂雀言初不敢語頃来轗軻資糧乏旅三日不食略思死鼠今日相淂寧復置汝雀淂鷂言意甚怔營性命至重雀鼠貪生君得一食我命是傾皇天降鑑賢者是聽鷂得雀言意甚怛惋當死斃雀頭如果蒜不早首服烈頸大喚行人聞之莫不往觀雀淂鷂言意甚不移目如擘椒跳蕭二翅我當死矣略無可避鷂乃置雀良久方去二雀相逢似是公嫗相將入草共上一樹仍叙本末辛苦相語而共出為鷂所捕賴我翻捷體素便附說我辨語千條萬句欺恐舍長令兒大怖我之淂免復勝於死自今徙意莫復相妬

蝙蝠賦

曹植

曰吁何姦氣生茲蝙蝠形殊性詭每變常式行不由足飛不假翼明伏暗動盡似鼠形謂鳥不似二足為毛飛而含齒巢不哺鷇空不乳子不容毛羣斥逐羽族下不蹈陸上不憑木

芙蓉賦

曹植

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結修根於重壤泛清流而擢莖其始榮也皦若夜光尋扶桑其揚暉也晃若九陽出暘谷芙蓉蹇產菡萏星屬絲條垂珠丹榮吐綠焜焜韡韡爛若龍燭觀者終朝情猶未足於是狡童媛女相與同遊擢素手於羅袖接紅葩於中流

酒賦

曹植

余覽楊雄酒賦辭甚瑰瑋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麤究其終始賦曰

嘉儀氏之造思亮茲美之獨珎仰酒旂之景曜協嘉號於天辰穆生以醴而辭楚侯嬴感爵而憎深其味有宜城醪醴蒼梧縹清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成或雲沸沸涌或素蟻浮萍爾乃王孫公子遊俠翱翔將承芬以接意會陵雲於朱堂獻酬交錯宴笑無方於是飲者並醉縱橫讙譁或揚袂屢舞或叩劍清歌或嚬就辭觴或奮爵橫飛或歎驪駒既駕或稱朝露未晞於斯貴也質者或文剛者或仁卑者忘賤窶者忘貧於是矯俗先生聞之而歎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於觴酌流情縱逸先生所禁君子所斥

槐賦

曹植

羨良木之華麗爰獲貴於至尊馮文昌之華殿森列峙乎端門觀朱樓之振條據文陛而結根暢沉陰以博覆似明后之垂恩在季春以初茂踐朱夏而乃繁覆陽精之炎景散流耀以增鮮

植橘賦　　曹植

有朱橘之珎樹於鶉火之遐鄉禀太陽之烈氣嘉杲日之休光體天然之素分不遷徙於殊方播萬里而遥植列銅爵之圂廷背江川之暖氣處玄朔之肅清邦換壤别爰用丕生處彼不凋在此先零朱寔不卸焉浔素榮惜寒暑之不均嗟華寔之永乖仰凱風以傾葉兾炎氣之所褢飈鳴條以流響希越鳥之來栖夫靈悳之所感物無微而不酥神蓋幽而易激信地澂之不訛旣萌根而弗幹諒結葉而不華漸玄化而弗變非彰徳於邦家附微條以嘆息哀草木之難化

述行賦　　曹植

尋曲跕之南隅觀秦政之驪墳哀黔首之罹毒酷始皇之為君濯余身於秦井津湯液之若焚

止欲賦（載莊文）　陳琳

媛哉逸女在余東濱色曜春華豔過碩人乃遂古其寡儔固當世之無鄰允宜國而寍家寔君子之攸嬪伊余情之是悅志荒溢而傾移宵炯炯以不寐晝舍食而忘飢歎北風之好我美攜手之同歸忽日月之徐邁庶枯楊之生稊嘶攸長而路阻河廣瀁而無梁雖企予而欲往非一葦之可航展余轡以言歸含憯悴而就牀忽假暝其若寐夢所懽之來征魂翩翩以遥𢡆若交好而通靈

武軍賦（載莊文）　陳琳

赫赫哉烈烈矣於此武軍當天符之佐運承斗剛而曜震漠季世之不辟青龍紀乎大荒熊狼競以拏攫神寶播乎鎬京於是武臣赫然飇炎天之隆怒叫諸夏而號八荒爾乃擬北落而樹表睎壘壁以結營百校羅峙千部列陳彌方城掩平原於是啓明戒旦長庚告昏火烈具舉鼓角並震千徒從唱億夫求和穀訇隱而動山光赫奕以燭夜其𠛱也則楚金越冶棠谿名工清堅皓鍔修刺銳鋒陸陷犀兕水截輕鴻鎧則東胡闕鞏百煉精剛函師振旅韋人制縫弩則幽都筋骨恒山檿幹通肌暢骨崇緼曲煙其弓則烏號越耗繁弱角端象弭繡質哲樹文身矢則申息肅慎箘簵空流焦銅毒鍭麗轂撻輔馬則飛雲絶景直髮騊駼駮龍紫鹿文的蜩魚若乃清㵒整列按節徐行龍姿鳳峙灼有遺英

神武賦 載藝文　　陳琳

建安十有二年大司空武平侯曹公東征烏九六軍被介雲輜萬乘治兵易水次於北平可謂神武奕奕有征無戰者已

佇盤桓以淹次乃申命而後征覲狄民之故土追大晉之遐蹤惡先穀之懲懲善魏絳之蘇戎受金石而弗伐蓋禮樂而思終陵九城而上濟超齊軌乎玉繩車軒轔於雷室騎浮厲乎雲宮暉曜連乎白日旍旐繼於電光旆旣軼乎白狼殿未出乎盧龍威凌天地勢括十衝單鼓未伐虜已潰崩克俊馘首梟其魁雄

爾乃總輯瓌珍茵氈幕幄攘瓔帶佩不飾彫琢華璫王瑶金麟牙琢文貝紫瑛縹碧玄綠黼錦繢組罽氈皮服

西征賦 載藝文　　徐幹

奉明辟之渥惠與遊軫而西伐過京邑以釋駕觀帝居之舊制伊吾儕之挺劣獲載筆而從師無嘉謀以云補徒荷祿而蒙私非小人之所幸雖身安而心危庶亘肓之今定入告成乎后皇登明堂而飲至銘功烈乎旂常

序征賦　載藝文　徐幹

余因兹以從邁兮聊暢目乎所經觀庶士之繆殊察風流之濁清泝江浦以左轉涉雲夢之無陂從青冥以極望上連薄乎天維刊梗林以廣塗慎沮洳以高蹊肇循環其萬艘亘千里之長濶行無時而易節迄玄氣之消微道蒼神之受謝逼鶉鳥之將栖慮前事之既終亦何為乎久稽乃振旅以復蹤泝朔風而北歸及中區以釋動趨栖遲而無依

齊都賦　載藝文　徐幹

齊國寔坤悳之膏腴而神州之奥府其川瀆則洪河洋洋蔌源崑崙鶩波沛厲浮沫揚奔南望無垠北顧無鄂蒹葭蒼蒼莞菰沃若瑰禽異鳥羣萃乎其間帶華蹈縹披紫蚩丹應節往来翕習翩翻靈芝生乎丹石蕤翠葉之煌煌其實玩則玄蛤抱璣駮蚌含瑠構巖熙以宏覆起層榭以高驤龍櫨螭桷山岀雲牆其後宮内庭嬪妾之館衆偉所施極巧窮變然後修龍榜遊洪池折珊瑚破琉璨日既反而由舍乃反宮而棲遲歡幸在側便嬖侍隅含清歎以詠志流玄眸而微眄睐長裹以合節紛翩翻其輕迅王乃乘華玉之輅駕玄駮之駿武騎星散鉦鼓雷動旌旂虹亂盈乎靈囿之中於是羽旌咸興毛羣盡起与殺等遽下被泉藪

神女賦 載藝文 楊修

惟玄媛之逸女育明曜乎皇庭吸朝霞之芬液澹浮遊乎太清余執義而潛厲乃感夢而通靈盛容飾之本豔與龍采而鳳榮翠黼翬裳纖縠文袿順風揄揚乍合乍離飄若興動玉趾未移詳觀玄妙與世無雙華面玉粲韡若芙蓉膚凝理而瓊絜體鮮弱而柔鴻回肩襟而動合何俯仰之妍工嘉今夜之幸遇獲帷裳乎期同情沸踴而思進波嚴厲而靜恭微諷說而宣諭色歡懌而我從

孔雀賦 載藝文 楊修

魏王園中有孔雀久在沼與衆鳥同列其初至也甚見奇偉而今行者莫眡臨淄侯感世人之詩士亦咸如此故興志而作賦并見命及遂作賦曰

有南夏之孔雀同號稱於火精寓鶉墟以挺體含正陽之淑靈首戴冠以飾貌爰龜背而鸞頸徐軒翥以俛仰動止步而有程

許昌宮賦 載藝文 楊修

於是儀北極以構撩希形制乎太微結雲閣之崔嵬植神木與靈草紛蓊蔚以參差爾乃置天臺於辰角列執法於西南築蘦章之兩觀綴長廊之步欄重閨禁之窈窕造華蓋之幽深儉則不陋奢則不盈黎民子来不督自成於是天子乃具法服戒羣僚鐘鼓隱而雷鳴警蹕嘈而響起旄鹍任徊天行地止以入乎新宮臨南軒而向春方負黼黻之屏風憑玉几而按圖書想往昔之興隆

出征賦 載藝文 楊修

嗟夫吳之小夷負川阻而不廷肇天子之命公揔九伯而是征整三軍而飭戒殄征夫而牧鶩舫翼華以鱗集蒼鷹褋以星陳塞川原而上下救城隍而無垠於是州牧灋舟水衜戒事飾師就部乃講乃試信大海之可横爲江河之足忌公命臨淄守於鄴都侯褱火舜乃蹄乃薔茂國事之是勉兮歎經昔而離居企歡愛之偏處兮獨掺昔於城隅

節遊賦 載藝文　　楊修

爾乃息偃暇豫攜手同征遊乎北園以娛以逞欽太皡之統氣樂乾坤之布靈誕烟熅之純和百卉挺而滋生谷風習以順旹挽百物而有成行中林以彷徨玩奇樹之抽英或素華而雪朗或紅彩而蔑頳綠葉白蔕紫柯朱莖楊柳依依鍾龍蔚青紛灼灼以舒蘤芳馥馥以播馨嗟珍果之叢生每異類而絕形稟沖和以固植信餘宴而先榮於是迴旋詳觀目周意倦御於方舟載笑載宴仰泝涼風俯濯纖腕極歡欣以從容乃升車而來反

登樓賦　　王粲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寔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寔蔽埜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而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而脩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

莊舃顯而越吟人情同而褱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埜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憯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初征賦 載藝文　　王粲

違世難以迴折兮超遥集於蠻楚逢屯否而底滯兮忽長幼以羇旅賴皇華之茂功清四海之疆宇超南荊之北境踐周豫之末畿埜蕭條而騁望路周達而平夷春風穆其和暢兮庶卉煥以敷蕤行中國之舊壤寔吾願之所依當短景之炎陽犯隆暑之赫曦薰風温温以增熱體燁燁其若焚

閑邪賦 載藝文　　王粲

夫何英之麗女貌洵美而豔逸橫四海而無仇超遐世而秀出發唐棣之春華當盛年而處室恨年歲之方暮哀獨立而無依情紛挐以交橫意惏悽而增悲何姓命之奇薄愛兩絕而俱違排空房而就衽將取夢以通靈目烱烱而不寐心忉怛而惕驚

浮淮賦　　王粲

魏文帝賦序云建昌十四季王師自譙東征大興水軍浮舟萬艘旹余從行始入淮口行泊東山覩師徒觀旌帆赫哉盛矣雖孝武盛唐之衍舳艫千里殆不過也乃作斯賦云命粲同作

從王師以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背渦浦之曲流兮望馬丘之高澨汎洪檣于中潮兮飛輕舟乎濱濟建衆檣以成林兮譬無山之尌蘗於是迅流興潭浪濤波動長瀨鉦鼓若雷旌麾翳日飛雲天迴蒼鷹飄逸滂沛洶溶遞相競軼飛鷲波以高鶩馳駭浪而赴質

加舟徒之巧極美檣人之閑疾白日未移前驅已屆羣帥按部左右就隊舳艫千里名卒億計運茲威以赫怒清海隅之帶芥濟元勛於一舉垂休績乎遠裔

遊海賦 載節文　　王粲

乘菌桂之方舟浮大江而遥逝翼驚風而長駈集會稽而一睨登陰隅以東望覽滄海之體勢吐星出日天與水際其深不測其廣無臬章亥所不極盧敖所不届裒珍藏寶神隱怪匿或無氣而能行或含血而不食或有葉而無根或能飛而無翼鳥則爰居孔鵠翡翠鵷鶵繽紛往来沉浮翱翔魚則橫尾曲頭方目偃額大者若山陵小者重鈞石乃有貴蛟大貝明月夜光蠵鼊瑇瑁金質黑章若夫長洲別島旂布星峙高或萬尋近或千里桂林聚乎其上珊瑚周乎其阯

羣犀代角巨象解齒黄金碧玉名不可紀

傷天賦 載藝文

王粲

惟皇天之賦命實浩蕩而不均或老終以長世或昏天而夙泯物雖存而人亡心惆悵而長慕哀皇天之不惠抱此哀而何愬求鬼神之形影羌幽冥而弗迕淹低徊以想像心彌結而紆縈晝忽忽其若昏夜烱烱而至明

思友賦 載藝文

王粲

登城隅之高觀忽臨下以翱翔行遊目於林中覩舊人之故場身既沒而不見餘迹存而未喪滄浪浩兮迴流波水石激兮揚素精夏木兮結莖春鳥兮愁鳴平原兮泱漭綠草兮羅生超長路兮逶迤寔䕶人兮所經身既逝兮幽翳魂眇眇兮藏形

寡婦賦 載藝文　王粲

閤門兮却埽幽處兮高堂提孤孩兮出戶與之步兮東廂顧左右兮相憐意悽愴兮摧傷觀草木以敷榮感傾葉兮落旹人皆褱兮歡豫我獨感兮不怡日掩曖兮不昏明月皎兮揚暉坐幽室兮無為登空牀兮下幃涕流連兮交頸心憯結兮增悲

出婦賦 載藝文　王粲

既僥倖兮非望逢君子兮弘仁當隆暑兮翕赫猶蒙眷兮見親更盛衰兮成敗思彌固兮日新竦余身兮敬事理中饋兮恪勤君不篤兮終始樂枯黃兮一旹心搖蕩兮變易忘舊姻兮棄之馬已駕兮在門身當去兮不疑攬衣帶兮出戶顧堂室兮長辭

大暑賦　王粲

惟林鍾之季月重陽積而上昇喜潤土之溽暑扇温風而至興歔狼望以倚喘鳥垂翼而弗翔遠昆吾之中景天地翕其同光征夫瘁於原埜處者困於門堂患衽席之焚灼譬洪燎之在牀起屏營而東西欲避之而無方仰庭槐而嘯風風既至而如湯於是帝后順耆幸九峻之陰岡託甘泉之清埜御華殿于林光潛廣室之邃寓激寒流於下堂重屋百層垂陰千廡九闥洞開周帷高舉堅氷常奠寒饌伏叙

柳賦載藝文　王粲

昔我后之定武致天屆而徂征元子從而撫軍植佳木於兹庭歷春秋以踰紀行復出於斯鄉覽兹樹之豐茂紛旖旎以修長枝扶踈而覃布莖森梢以奮揚

白鶴賦　載藝文　王粲

白翎稟靈龜之修壽資儀鳳之純精接王喬於暘谷
駕赤松於扶桑飡靈岳之瓊蘂吸雲表之露漿

鶡賦　載藝文　王粲

惟玆鶡之為鳥信才勇而勁武服乾剛之正氣被淳
駹之質羽甥晨風以羣鳥震鼓葉乎外寓厲廉風與
猛節超羣類而莫與惟膏薰之焚銷固自古之所咨
遂虞人而見獲遂因緤乎纓纍賴有司之圖功不開
小而漏微令薄軀以免害從孤鶴於園湄

鸚鵡賦 載藝文 王粲

步籠阿以躑躅叩衆目之希稠登衡幹以上[illegible]敷哀鳴而舒憂聲嚶嚶以高厲又憀憀而不休聽喬木之悲風羨鳴友之相求日奄藹以西邁忽逍遥而既冥就隅角而歛翼倦獨宿而宛頸

馬瑙賦 載藝文 王粲

遊大國以廣觀覽希世之偉寶惣衆材而課美信莫臧於馬瑙被文采之華飾雜朱緑與蒼皁於是乃命工人裁以飾勒因姿象形匪雕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悳御世嗣之駿服表騄驥之儀則

車渠椀賦 載蕤文 王粲

侍君子之宴坐覽車渠之妙珍挺英才於山岳含陰陽之淑貞飛輕縹與浮白若驚風之飄雲光清朗以内曜澤溫潤而外津體貞剛而不撓理修達而有文熱五惪之上美超衆寶而絶倫

神女賦 載蕤文 王粲

惟天地之普化何産氣之淑真陶陰陽之休液育夭麗之神人禀自然以絶俗超希世而無羣體纖約而方足膚柔曼以豐盈髮似玄鑒鬢類刻成戴金羽之首飾珥照夜之珠璫襲羅綺之黼衣曳縟繡之華裳錯繽紛以襍桂佩熠爚而焜煌退變容而改服冀致態以相移税衣裳兮免簪笄施華的兮結羽儀揚娥微眄懸邈流離婉約綺媚舉動多宜稱詩表志安氣和顏探懷授心發露幽情彼佳人之難遇真一遇而長別顧大罰之淫愆亦終身而不滅心交戰而貞勝乃回意而自絶

迷迭賦 載藝文 王粲

惟遐方之珎草兮產崑崙之極幽受中龢之正氣兮承陰陽之靈休揚豐馨於西裔兮布和種於中州去原埜之側陋兮植高宇之外庭布萋萋之茂葉兮挺苒苒之柔莖色光潤而采發兮似孔翠之揚精

槐樹賦 載藝文 王粲

惟中唐之奇樹稟天然之淑姿超疇畝而登殖作階庭之華暉形禕禕以暢條色采采而鮮明豐茂葉之幽藹履中夏而敷榮既立本於殿省植根柢其弘深鳥取栖而投翼人望庇而披襟

鶯賦（載藝文）　王粲

覽堂隅之籠鳥獨高懸而背旹雖物微而命輕心悽愴而愍之日奄藹以西邁忽逍遙而既冥就隅角而斂翼眷獨宿而宛頸歷長夜以向晨聞倉庚之羣鳴春鳩翔於南甍戴鵀集乎東榮既同旹而異憂寔感類而傷情

酒賦（載藝文）　王粲

帝女儀狄旨酒是獻苾芬享祀人神式宴辯其五齊節其三事醍沉盎泛清濁各異章文德於廟堂協武義於三軍致子弟之孝養糾骨肉之睦親成朋友之懽好贊交往之主賓既無禮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賊功業而敗事毀名行以取誣遺大恥於載籍滿簡帛而見書孰不飲而羅茲罔非酒而惟事昔在公旦極茲話言濡首屢舞譚易作難大禹所忌文王是艱

羽獵賦 載藝文　王粲

相公乃乘輕軒駕四輅駙流星屬繁弱選徒命士咸與竭作旌旗雲撓鋒刃林錯揚暉吐火曜埜蔽澤山川於是搖蕩草木為之摧撲禽獸振駭魂亡氣奪興頭觸系搖足遇挂陷心裂胃潰腦破頭鷹犬競逐弈奕霏霏下韝窮緤搏肉噬肌墜者若坻清埜滌原莫不殲夷

愍驥賦 載藝文　應瑒

愍良驥之不遇兮何屯否之弘多抱天飛之神號兮悲當世之莫知赴玄谷之漸塗兮陟高岡之峻崖懼僕夫之嚴策兮載悚慄而奔馳衆殊姿而因遇兮願遠跡而自舒思奮行而驤首兮叩纓緤之紛拏牽繁轡而增制兮心慉結而槃紆涉通逵而方舉兮迫輿僕之我拘抱精誠而不暢兮鬱神足而不攄思飾翁於卤土兮望伯氏於東隅願浮軒於千里兮曜華軺乎天衢瞻前軌而促節兮顧後乘而踟躕展心力於知己兮甘邁遠而亡劬哀二喆之殊世兮沓不遘乎良造制銜轡於常御兮安獲騁於遐衢

迷迭賦載藝文　應瑒

列中堂之嚴宇跨階序而駢羅建茂莖以竦立擢修幹而承阿燭白日之炎陰承翠碧之繁柯朝敷條以誕節夕結秀而垂華振纖枝之翠粲動彩葉之莓莓舒芳香之酷烈乘清風以徘徊

靈河賦　應瑒

咨靈川之遐源兮于崑崙之神丘凌增城之陰隅兮賴后土之潛流衝積石之重險兮披山麓之溢浮蹶龍黄而南邁兮紆鴻體而因流涉津洛之坂泉播九衢之中洲汾須湧而騰騖兮恒疊疊而徂征肇藥高而迅逝兮陽侯沛而震驚有漢中葉兮金隄隤而瓠子傾興萬藥而親務兮董羣后而来營下淇園之豐篠兮投璧玉而沈星若夫長杉峻櫝茂栝芬橿扶疏灌列暎水蔭防隆條動而暢清風白日顯而曜殊光

正情賦 戟苑文　　應瑒

夫何媛女之殊麗兮姿溫惠而明哲應靈和以挺質體蘭茂而瓊潔方往載其鮮雙曜來今而無列葉朝陽之鴻暉流精睇而傾泄既榮麗而冠時援申女而比節余心嘉夫淑美願結歡而靡因承窈窕之芳美情踊躍乎若人魂翩翩而夕游甘同夢而交神晝彷徨於路側宵耿耿而達晨清風厲於玄序涼飆逝於中唐聽雲鴈之翰鳴察列宿之華煇南星晃而電隕偏雄肅而特飛冀騰言以俯音嗟激迅而難追傷住禽之無偶悼流光之不歸愍伏辰之方逝哀吾願之多違步便旋以永思情慘慄而傷悲還幽室以假寐固展轉而不安神耿耿以潛翔恒存遊乎所覯仰崇夏而長息動哀響而餘歎氣浮踊而雲館腸一夕而九煩

征賦 并序 戟苑文　　應瑒

奮皇佐之豐烈將親戎乎幽鄴飛龍旂以雲曜披廣路而北巡崇殿鬱其嵯峨華宇爛而舒光摛雲藻之雕飾流輝采之渾黃辭曰

烈烈征師尋遐庭兮悠悠萬里臨長城兮周覽郡邑思既盈兮嘉想前哲遺風敎兮

馳射賦　載蓺文　　應瑒

於是陽春嘉日講肄餘暇將逍遥於郊埜聊娱遊於
騁射延賓鞠旅星言夙駕樹應鞞於路左建丹旂於
表路華駿龍於衢首咸皆騕褭與飛菟爾乃結翻仵
齊倫匹良樂授馬孫臏調駟籌筭克明班次均壹左
攬繁弱右接湛衛控滿流睇應弦飛碎禽動鼓震譟
敍靁濆重破累礫流景倏忽紛紘絡驛次授二八驊
騮激騁神足奔越終節三驅矢不虛獎進截飛鳥顱
摧月支須紆六鈞曰彎七規觀者屏氣而傾竦咸側
企而騰移爾乃縈回盤厲按節和旋翩翩神厲體若
飛僄奕奕騂壯旣佶且閑揚驪沛艾蠖略相連

鸚鵡賦　載蓺文　　應瑒

何翩翩之麗鳥表衆豔之殊色被光耀之鮮羽流玄
黄之華飾苞明哲之弘慮從陰陽之消息秋風厲而
潛形蒼神發而動翼

愁霖賦　應瑒

聽屯雷之恒音兮聳左右之歎聲情慘憒而含欷兮起披衣而遊遑三辰幽而重關蒼曜隱而無形雲曖曖而周馳雨濛濛而霧零排房帳而北入振蓋服之沾衣還空牀而寢息夢白日之餘暉惕中寤而不效兮意悽悷而增悲

西狩賦　應瑒

伊炎漢之建安飛龍耀乎天衢皇宰奕而陶運樹匡翼而大舉盪無妄之氛穢揚威靈乎八區開九土之舊迹暨皷教於海隅旹霜凄而淹埜寒風肅而川逝草木紛而摇蕩鷙鳥別而高厲既乃揀吉日練嘉辰清風矢戒屏翳收塵於是魏公乃乘彫輅駟飛黄擁簫鉦逢九斿授鑾清途颯沓風翔於是圍網周合雷鼓天震千乘長羅萬表星陳雙翼伉旌八校祖分長燧電舉高煙蔽雲爾乃徒輿並興方軏連質驚飆四駭衝禽驚溢騁獸塞埜飛鳥蔽日爾乃赴玄谷陵崇巒出俯掣奔猴仰捷飛猿雲幕被於廣埜京燎照乎平原醲息充給洪施普宣

車渠椀賦 載藝文　應瑒

惟茲椀之珍瑋誕靈岳而奇生扇不周之芳烈浸瓊露以潤形蔭碧條以納曜喻朝霞而簇榮紛玄黃以形裔曄豹變而龍華象蜿虹之輔體中含曜乎雲波若其衆色鱗聚卓度詭常絪緼摻错乍圓乍方蔚術繁與散列成章楊丹流縹碧玉飛黃華氣承朗內外齊光

楊柳賦 載藝文　應瑒

赴陽春之穌節植纖柳以承涼攄豐節而廣布紛鬱勃以敷陽三春條其奄過景日赫其垂光振鴻條而遠壽迴雲蓋於中唐

魯都賦戴範文　　劉楨

昔大廷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玆焉山則連岡屬嶺嶬峻峽北紫金揚暉於鴻崖水精潛光乎雲穴岱宗邈其層秀千氣霧以高越其木則赤楝青松文壁蕙棠洪榦百圍高逕穹皇竹則填波山垠陜彌阪域夏蕩攢包勁條並殖翠寔離離鳳皇攸食水產衆夥各有彝倫頒首華尾豐顱重斷戴兵挾刃盤甲曲鱗且觀其首謝節移和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蛾眉清眸顏若雪霜揷曜日之珎笄珥明月之珠璫姦人就列整飾容華和顏揚眸眄風長歌飄乎焱蕤身如轉波尋虛騁迹顧與節和縱修褭以終曲若奔星之赴河及其素秋二七天漢指隅民胥祓禊國於水游緹帷彌津丹帳覆洲蓋如飛鶴馬如遊魚應門巖巖朱扉含光洛殿巋其隆崇文陛巇其高驤聽迅雷於長除若有聞而復亡其園囿苑沼駢田接連淥池分浪以帶石垠文隅瓊岸華玉依津邦乃太狩振揚炎威教民即戎講習興師落幕包括連結營圍毛羣隕殪羽族殲剝填崎塞畎不可勝錄

大暑賦　　劉楨

其為暑也羲和總駕發扶木太陽為輿達炎燭靈威參垂步朱轂赫赫炎炎烈烈暉暉若熾燎之附體又溫泉而沉肌獸喘氣於玄景鳥戢翼於高危農畯捉鎛而去疇織女釋杼而下機溫風至而增熱歊悒慴而無依披襟領而長嘯冀微風之來思

遂志賦 載藝文　　劉楨

幸遇明后因志東傾披此豐草乃命小生生之小矣何茲云當牧馬於路役車低昂愴恨惻切我獨西行去峻溪之鴻洞觀日日於朝陽櫟叢棘之餘刺戔橫林之桑芳皦王藥以曜目榮日華以舒光信此山之多靈何神分之煌煌聊且遊觀周歷高岑仰攀高枝側身遺陰磷磷爛爛以廣其心伊天皇之樹葉必結根於仁方梢吳夷於東隅掣畔臣乎南荆戢干戈於內庫我馬繫而不行揚洪恩於無涯聽頌聲之洋洋四寓莫以無為玄澂穆以普將翼儁乂於上列退仄陋於下場龍衯服之蕪藏託蓬廬以遊翔豈放言而云爾乃旦夕之可忌

黎陽山賦 載藝文　　劉楨

自魏都而南邁迄洪川以揭休想王旅之旌旄望南路之遐修御輕駕而西徂過舊塢之高區爾乃踰峻嶺超連罡一登九息遂臻其陽南蔭黃河左覆金城青壇承祀高碑頌靈珍木駢羅奮華揚榮雲興風起蕭瑟清泠延首南望顧瞻舊鄉桑梓增敬慘切哀傷河源汨其東逝陽鳥飄而南翔覩衆物之集華退欣欣而樂康

瓜賦戴苑文　　　　　　　　　　劉楨

豐細異形圓方殊務揚暉發藻九采雜糅厥初作苦終然允甘應青湫熟含蘭吐芳藍皮密理素肌丹瓤乃命圃師貢其最良投諸清流一浮一藏析以金刀四剖三離承之以雕盤羃之以纖絺甘逾蜜房冷亞冰圭

桑賦戴苑文　　　　　　　　　　繁欽

上似華蓋紫極比形下象鳳闕萬桷一楹叢枝互出乃錯乃并曄曄隆暑涼風自生微條纖繞隨風浮沉陽蜩鳴其南枝寒蟬噪其北陰秋氣忽其將來咸感節而悲唫玩庇蔭之厚惠情眷眷而婁溪

征天山賦 載萩文　繁欽

素甲玄𦦨皓旰流光左駢雄戟右攢干將彤旅朱增丹羽絳房望之如火𦦨𦦨朝陽華旗翳雲霓聚刃曜日鋋於是輴輼雲趨威弧雨𦦨鉦鼓雷鳴猛火風烈曜刃霧散旁鋒推折呼吸無聞醜類剥滅

暑賦　繁欽

暑景方徂昔惟六月大火飃光炎氣酷烈翕翕盛熱蒸我層軒㣧風湙涊動靜增煩雖託陰宮罔所避旃粉扇靡效宴戲𣁽歡厥望秋節慨我愁歎

弭愁賦 載藝文

繁欽

傷有閑之淋女採辟芴於朝陽露素質之皎皎綰玄髮以流光結翠葉於珠簪擢丹華於綠房點圜的之熒熒映雙輔而相望靨遊閑之妓服褥阿穀之桂裳紉晼蘭於纓佩動晻曖以遺芳既容冶而多好且妍惠之纖微顧見予之獨立知我情之思歸鳴環瑱以回眄若欲進而行遲眷紅顏之曄曄何的皪之火曅整桂冠而自飾敷綦藻之華文從景炎而猗靡𥾸綿邈以繽紛普瞭眏以含笑收婉媚以愁人

愁思賦 載藝文

繁欽

何旻秋之憯悽處閑夜而裦愁潛白日於玄陰翳朗月於重幽零雨濛其迅集潢潦汩以橫流聽峻階之回霤心沉切以增憂嗟王事之靡盬士感昔而情悲願出身以徇役式簡書以忘歸昔陟岵以旋顧涕漸纓而鮮晞聽鳴鶴之哀音知我行之多違悵俯仰而自憐志荒咽而摧威聊弦歌以厲志勉奉職於閨闈

柳賦 載蕤文　　繁欽

有寄生之孤柳託余寢之南隅順肇陽以吐牙因春風以揚敷交綠葉而重葩轉紛錯以扶疏䕸青青以暢茂紛冉冉以陸離浸朝露之清液暉華采之猗猗

建章鳳闕賦 載蕤文　　繁欽

築雙鳳之崇闕表大路以遐通上規圜以穹隆下矩折而絕直長楹森以駢停修桷揭以舒翼象玄圃之層樓肖華蓋之麗天當蒸暑之暖赫步北楹而周旋鵾鵬振而不及豈歸鴈之能翔抗神鳳以甄甍似虞廷之鏘鏘櫨六翮以撫跱俟高風之清涼華鐘金獸列在南廷嘉樹蓊薆奇鳥哀鳴臺榭臨池萬種千名周欄華道屈繞紆縈

喜霽賦　　繆襲

嗟四時之平分兮何陰陽之不均當夏至之句萌兮或旱乾以歷旬旣大麥之方登兮洎注潦以成川忍下民之昏墊兮弃嘉穀於中田悼彼昊天兮閔魄后土育我黎苗兮降之伊祜旣垂曜於辰角申勸之以九鳫何災沴之無常兮曾粢盛之弗顧覽唐氏之洪流兮悵侘傺以長衷曰黃昏而不寐思達曙以獨哀曰日時其浩旭兮雲滃勃而交田雷隱隱而震其響[illegible]霖霖而又隤祭長霤之潺湲兮若龍門之未開[illegible]后之明聖兮獨克躬而皐已[illegible]一言而感靈兮[illegible]負其何恃咨天鑒之遄速兮猶影響之未彰也玄雲以東徂兮扇凱風以南翔窮皎皎其呈己兮義和桀以揚光農夫欣以欽川田畯畊於封疆

景福殿賦　　何晏

大哉惟魏世有喆聖武剏元基文集大命皆體天作制順時立政至於帝皇遂重熙而累盛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物之至情上則崇稽古之弘衜下則闡長世之善經庶事旣康天秩孔明故載祀二三而國富刑清歲三月東巡狩至於許昌望祠山川考時度方存問高年率民耕桑越六月旣望林鍾紀律大火昏正桑梓繁蕪大雨時行三事九司宏儒碩生相與感乎溽暑之伊鬱而慮性命之所平惟岷越之不靜寤征行之未盜乃昌言曰昔在蕭公暨於孫卿皆先識博覽明允篤誠莫不以為不壯不麗不足以一民而重威靈不飾不美不足以訓後而示厥成故當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英聲且許昌者乃大運之攸戾圖讖之所旌苟德義其如斯夫何宮室之勿營帝曰俞哉玄輅旣駕輕裘斯御乃命有司禮儀是具審量日力詳度費務鳩經始之黎民輯農功之暇豫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立景福之秘殿備皇居之制度爾乃豐層覆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堂羅疏柱之汩越肅坻鄂之鏘鏘飛櫩翼以軒翥反寓巘以高驤流羽毛之葳蕤垂環玭之琳瑯叅旒九旒從風

飄揚皓皓旰旰丹彩煌煌故其華表則鎬鎬鑠鑠赫奕章灼若日月之麗天也其奧秘則翳蔽曖昧髣髴退概若幽星之纚連也既櫛比而櫕集又宏璉以豐敞兼苞博落不常一象遠而望之若摛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載垂雲羌瓌瑋以壯麗紛彧彧其難分此其大較也若乃高甍崔嵬飛宇承霓緜蠻黮䨴隨雲融泄鳥企山峙若翔若滞峨峨嶫嶫罔識所屆雖離朱之至精猶眩曜而不能昭晰也爾乃開南端之豁達張筍虡之輪函華鍾杌其高懸悍獸仡以儼陳體洪剛之猛毅聲訇磤其若震爰有遐

狄鐐質輪菌坐高門之側堂彰聖主之威神芸若充庭槐楓被宸綴以萬年綷以紫榛或以嘉名取寵或以美材見珍結實商秋敷華青春藹藹萋萋馥馥芬芬爾其結構則脩梁彩制下褰上奇桁梧複疊勢合形離紛如宛虹赫如奔螭南距陽榮北極幽崖任重道遠厥庸孔多於是列髹彤之繡桷垂琬琰之文璫蝹若神龍之登降灼若明月之流光爰有禁扃勒分翼張承以陽馬接以圓方班間賦白疏密有章飛昂鳥踊雙轅是荷赴險凌虛獵捷相穌皎皎白間離離列錢晨光內照流景外烻烈若鉤星在漢渙若雲梁

承天騎徙增錯轉縣成郛茄蔤倒植吐被芙蕖繚以藻井編以綷疏紅葩𩋎韡丹綺離婁菡萏赩翕纖縟紛敷繁飾累巧不可勝書於是蘭栭積重窶數矩設櫼櫨各落以相承欒拱夭蟜而交結金楹齊列玉舄承跋青瑣銀鋪是為閨闥雙枚既脩重桴乃飾梐梠緣邊周流四極侯衛之班藩服之職温房承其東序涼室處其西偏開建陽則朱炎豔啟金光則清風臻故冬不凄寒夏無炎燀鈞調中適可以永年墉垣碭基其光昭昭周制白盛今也維縹落帶金釭此焉二等明珠翠羽往往而在欽先王之允塞悅重華之無

為命共工使作績明五采之彰施圖象古昔以當箴規椒房之列是準是儀觀虞姬之容止知治國之佞臣見姜后之解珮寤前世之所遵賢鍾離之讜言懿楚樊之退身嘉班妾之辭輦偉孟母之擇鄰故將廣智必先多聞多聞多襍多雜眩真不眩焉在在乎擇人故將立德必先近仁欲此禮之不愆是以盡乎行衟之先民朝觀夕覽何與書紳若乃階除連延蕭曼雲征櫺檻邳張鉤錯矩成楯類騰蛇槢似瓊英如螭之蟠如虬之停玄軒交登光藻昭明騶虞承獻素質仁形彰天瑞之休顯昭玄戎之來庭陰堂承北方軒

九户右個清宴東囪其寓連以永盗安昌臨圃遂及
百子後宮攸處處之斯何窈窕淑女思齊徽音聿求
多祜其祜伊何宜爾孫子克明克喆克聰克敏永錫
難老兆民賴止於南則有承光弄殿賦政之宮納賢
用能詢衜求中疆理兮畝埶陶國風雲行雨施品物
咸融其囪則有左城右平講肄之場二六對陳殿翼
相當僻脫承便薟為戎兵察解言歸譬諸政刑將以
行令豈惟娛情鎮以崇臺寔曰永始複閣重闈猖狂
是俟京庚之儲無物不有不虞之戒於是焉取爾乃
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清露瀼瀼淥水浩浩

樅以嘉木植以芳艸悠悠玄魚𩸮𩸮白鳥沈浮翱翔
樂我皇衜若乃虬竜灌注𣺶洫交流陸設殿舘水方
輕舟篁棲鶤鷺瀨戲鰋鮋豐侔淮海富賑山丘叢集
委積焉可殫籌雖咸池之壯觀夫何足以比譬於是
揭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岩蒄岑立崔嵬巒居
飛閣干雲浮階乘虛遙目九埜遠覽長圖俯看三市
諒有誰無覩農人之耘耔亮稼穡之艱難惟饗季之
豐寘思無逸之所歎感物衆而思深因居高而慮危
惟天悳之不易愢世俗之難知觀器械之良窳察俗
化之誠偽瞻貴賤之所在悟政刑之夷陂亦所以省

風助教豈惟般樂而崇脩靡也方制署三十有二星
居宿陳綺錯鱗比辛壬癸甲為之名秩房室齊均堂
渟如一出此入彼欲反忘術惟工匠之多端固萬變
之不窮物無難而不知乃與造化乎比隆豐曩隆以
開基並剀宿而作制制無細而不協於規景作無徼
而式違於水臬故其增構如積植木如林區連域絕
葉比枝分離背別趣駢填胥附縱横踰延各有攸注
公輸荒其規矩匠石不知其所斵既窮巧於規摹何
彩章之未殫爾乃文以朱綠飾以丹碧點以銀黃爍
以琅玕光明熠爚文彩璘斒清風萃而成響朝日曜

而增鮮雖崐崘之靈宮將何以乎侈旃規矩既應乎
㝢墬舉措又順乎四旹是以六合元亯九有雍熙家
衮克讓之風人詠康哉之詩莫不優遊以自得故澹
泊而無所思歷剞辟而論功無今日之至治彼吳蜀
之湮滅固可翹足而詩之然而聖上猶孜孜靡忒求
天下之所以自悟招忠正之士開公直之路想周公
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除無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絕
流遁之繁禮反人情之太素故能翔岐陽之鳴鳳納
虞氏之白環蒼竜覿於陂塘龜書出於河源醴泉涌
於池圃靈芝生於丘園總神靈之貺祐集華夏之至

歛方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之足言

鸚鵡賦 [illegible]文　阮瑀

惟翩翩之艷鳥誕嘉類於京都穢夷風而弗處慕聖
忠而來徂被坤文之黃色服離光之朱形配秋英以
離綠苞天地以耀榮

止欲賦 戴菀文 阮瑀

夫何淑女之佳麗顏灼灼以流光歷千代其無匹超古今而特章執妙年之方盛性聰惠以和良稟純潔之明節後申禮以自防重行義以輕身志高尚乎貞姜情□悅其美麗無須臾而有忘思桃夭之所宜顧無衣之同裳衷紆結而不暢魂一夕而九翔出房戶以躑躅覩天漢之無津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還伏枕以求寐庶通夢而交神神惚怳而難遇思交錯以繽紛遂終夜而靡見東方旭以既晨知所思之不得乃抑情以自信

箏賦 戴菀文 阮瑀

惟夫箏之奇妙極五音之幽微苞羣聲以作主冠衆樂而為師稟清和於律呂籠絲木以成資身長六尺應律數也故能清者感天濁者合地五聲並用動靜簡易大興小附重發輕隨折而復扶循覆逆開浮沉抑揚升降綺靡殊聲妙巧不識其為平調足均不疾不徐遲速合度君子之行也慷慨磊落卓礫盤紆壯士之節也曲高和寡妙妓難工伯牙能琴於茲為朦皦懌翕純庶配其蹤延年新聲豈比能同陳惠李文鳥能還邁

紀征賦戟莌文　阮瑀

仰天民之高衢兮慕在昔之遐軌希篤聖之崇綵兮惟弘哲而為紀同天工而人代兮匪賢智其能使五材陳而並序静亂由乎干戈惟蠻荊之作讎将治兵而濟河遂臨河而就濟瞻禹績之茫茫距疆澤以潛流經崑崙之高岡目幽蒙以廣衍遂霑濡而難量

勵志賦戟莌文　丁儀

覽前志而博觀求余心之所安雖疲駑而才弱敢舍力而不攀懿躬稼之克在賤善射而隕殘羨管晹之遺譽憎千駟之餘訕宗含藏之偉節薄冉角之自干嘉法言之令揚悼説難之喪韓鑒登險之敗績顧清道以自閑瞻亢龍而懼進退廣志於伐檀雖德厚而祚卑猶不忘於盤桓薰以芬香而自燒兎亦取斃於衆斡援大雅以為戒眺龍勝而自嘆嗟世俗之參差将未審乎好惡咸隨情而與議固眞偽以紛錯織梧孟之周用令瑚璉以抗閣恨騾驢之進庭屏騏驥於溝壑疾青蠅之染白悲小弁之靡託惡晨婦之紫厚痛三代之見薄惟受性之樸拙亮未達乎測度顧鍾子之既沒牙輟絃而不作敦三思之彌慣動循墻之兹恪勉夕攺以補朝愆日新而悔昨

嘉瑞賦　載秇文　劉邵

乾坤交泰嘉瑞降靈皓雉呈其絜質素威效其仁形白兎揚其翰燿黄龍燿其神精華光列之焞燿顯休徴之有成昔聖王之降瑞或卓爾而弗經猶著美於篇籍貽來葉而垂名實明德之所墜宜允納而是丁信無思而不服又何遠之不盈方將收麒麟於玄圃栖鳳皇於軒檻舞鸞鳥於中唐聆鸑鷟之和鳴弄蓮蒲之華芳翫朱草之丹葉承靈祚而建基垂遐福於億齡超三五而無儔與泰初乎齊敎

趙都賦　載秇文　劉邵

且救邑者固靈州之救寓而天下之雄國南則有洪川巨瀆黄水濁河菼河積石涇拂太華瀨為九流入於玄波其東則有天浪水府百川是鍾包絡坤維連薄太潔其北則有陶林玄壉增冰沍寒其西則有靈丘平圃邪接崑崙其近則有天井句注飛狐大行璀錯環珞屬阜連岡巃嵸嵯峨以嶙鬱羊坂崙崮以屹嵼清漳蒸源濁滏汩越湯泉涫沸洪波漂厲爾乃都城萬雉百里周迴九衢交錯三門旁闢層樓疎閣連棟結階峙華爵以表甍若翔鳳之將飛正殿儼其造天朱櫨赫以舒光盤虬螭之蜿蜒承雄虹之飛梁結雲閣於南宇立叢臺於少陽及至暮秋涉冬則風烈寒猛豺鷙攫鷹隼奮翰國乃講武狩於清源駕驚寞之駿駁抗冲天之旌旃北連昭餘南屬呼池西眄太陵東結繚河然後嵕子放機戈矛亂蒸決班鬐破文頓當手斃僵應弦倒越爾乃進夫中山名倡襄國妖女狄鞮妙音邯鄲才舞六八駢羅迺奏迭舉體凌浮雲聲氣激楚其珍玩服物則崑山美玉玄珠曲環輕銷啓繒纖纊絺紈其器用良馬則六弓四弩綠沈黄間堂嵠魚腸丁令角端飛兎奚斯常驪紫燕豐鬒確

顱龍身鵠頸目如黃金蘭舠參精迅躡飛浮軼響追敍若乃至季春元己辰火熾光挺新贈注祓於水陽朱嶽殺埜絲帷連罔妖冶呈飾顏如春英

龍瑞賦載藝文　劉卲

太龢七年春龍見摩陂行自許昌親往臨觀形狀瓌麗光色燭燿侍衛左右咸與覩焉自載籍所紀瑞應之致或翔集於邦國卓犖於要荒未有若斯之著明也

惟殷眺之舊式乃展義而省方皇輿蔡於洛邑遂巡幸於許昌憲宸極之天居建正殿以當陽有蜿之龍来游郊甸應節合義爲德效仁煥若羅星蔚若翠雲光曷奕以外照水清景而內分聖上觀之無射左右察之旣精聊假物以擬身忽神化而無形昔太昊之

祄化肯帝𢚩以表名暨明后之隆盛又降見以揚韜惟珍獸之玄眞實殊異於四靈信應龍之淵揚將天飛於泰清

彈棊賦 戴蘋文 丁廙

文石為局金碧齊精隆中夷外緻理肌平畢高得所既安且貞棊則象齒選乎南瀋禮身重腹隱頭騫驍悍說敏不輕不輕列數二六取象官軍徽章采列欄馬可觀於是二物既設主人延賓粉石霧散六師列陳跡行玉肖左右相親成列告誓三令五申事中畢政言合禮文辦令既通兵棊啓路運若廻飆疾似飛鳬前中却僻貫其餘怒風馳火燎令年取五恍哉忽兮誠足慕也若夫氣竭力殘弱膽却心進不及敵中路為擒仁而不武春秋所箴剄傻勁勇忿速輕急推敵阻隧我麋波立君子去是過猶不及

蔡伯喈女賦 戴蘋文 丁廙

伊太宗之令女稟神惠之自然在華年之二八披鄧林之曜鮮明六列之尚致服女史之話言恭過庭之明訓才朗悟而通玄當三春之嘉月肯將歸於所天曳丹羅之輕裳戴金翠之華鈿美榮曜之所茂衣寒霜之已繁豈偕老之可期庶盡歡於餘年何大顧之不遂飄微軀於逆邊行悠悠於日遠入穹谷之寒山慙栢舟於千祀負冤魂於黃泉我羈虜其如昨經春秋之十二忍胡顏之重恥恐終風之我萃詠芳艸於萬里想音塵之髣髴嘶精爽於交夢終寐寐而不至哀我生之何辜為神靈之所棄仰舜華其已落臨桑榆之歔欷入穹廬之秘館亟踰肯而經節歎殊類之非匹傷我躬之無悅修膚體以深念歎蘭澤之空設佇美目於胡忌向凱風而泣血

寡婦賦　載藝文　　丁廙

惟女子之有行固歷代之彝倫辭父母而言歸奉君子之清塵如懸蘿之附松似浮萍之託津何性命之不造遭世路之險迍榮華曄其始茂所恃奄其徂泯靜閑門以却埽魂孤煢以窮居刷朱扉以白堊易玄帳以素幃含慘悴以何訴抱弱子以自慰嗇翳翳以東陰日亹亹以西墜雞斂翼以登樓雀分散以赴肆室牀以下帷拂衾褥以安寐想逝者之有憑因宵夜之髣髴痛存沒之異路終窈漠而不至嗇徙倚而不留將還靈以大行駕龍輴於門側設祖祭於前廊彼生離其猶難矧永絕而不傷自銜恤而在疚履冰冬之四節風蕭蕭而增勁寒凛凛而彌切霜悽悽而夜降水瀌瀌而晨結瞻靈寓之空虛悲屏幌之徒設仰皇天而歎息腸一日而九結惟人生於世上若馳驥之過櫺計先後其何幾亦同歸乎幽冥

皇胤賦　載藝文　　夏侯玄

覽二儀之上禮本人倫之大紀嗣莫隆於后辟統莫泰於宗祀伊皇嗣之光赫享乾祇之元祉在太和之五載肇皇胤之盛始昔惟孟秋龢氣淑清良辰既啓皇子誕主爾乃嘉愷悌之明詔振隆恩之豐沛殊惠洽乎黎民崇施暢於無外爵羣兆以布恩赦殊死以崇仁黔首詠而齊樂願皇祚之日新

景福殿賦載藝文　韋誕

瞻大夏之宇崇結增構而高驤修棟迪以虹指飛甍竦而鳳翔根桷駢逼以星羅軒檻曼延而悠長伏應龍於反宇乘流蘇以飄揚於是周覽升降流目評觀叢楹負極飛檻承欒桁梧綺錯棨梲鱗攢芙蓉倒植藻井懸川望舒涼室羲和溫房玄冬則煖炎夏則涼總寒暑於區宇制天地之陰陽又有外城金墉詭貌殊姿列於應門肅有容威若乃離殿別館槃如列星安昌延休清宴永寧美百號之特居嘉休祥之令名步離輦以逍遙皆容與於蘭庭又有教坊講肆有士布列新詩變聲曲調殊別唫清商之激哇發角徵與白雪音感靈以動物起世俗以獨絕然後御龍舟翳翠蓋吳姬擢歌越女鼓枻詠採菱之清謳奏淥水之繁會

叙志賦載藝文　韋誕

亂鴻烈之末流賞祖考之餘惠奉過庭之明訓納徽躬於軌則勉四民之明耘遂能辯乎蘇麥自弱冠而立朝無匡皆之異才每寤寐以歎息思損己而降階遭大魏之革命固舉士於行職雖固陋之無用猶收錄而序飾歷文武於機衡擁大璫於帝側隨倫儕以按牒乃剖符而封殖顧儀服而增憤心夕惕以愧悪蒙聖皇之宏恩過符臯於卿士奏朝請於朔望恭禋享於郊祀念余季之冉冉忽一過其如馳徼奇功以佐皆徒曠官其何為匪遜讓之足殉信神氣之稍衰將訴誠於明后乞骸骨而告歸

承露盤賦載藝文　　毋丘儉

樹根芳林濯景天池嘉木靈草綠葉素枝飛閣鱗接而從連層臺偃蹇以橫施龜龍怪獸嬉遊乎其中詭類壯觀褋還衆多若乃聿制模鎔應變入神窮數極理窮盡物倫命班爾召淳均撰蘭藉簡良辰乗名金於昆丘斬扶桑以為薪詔燭龍使吐火運洪元以陶甄驅陰陽而役神物豈取力於烝民用能弗營不日而成匪雕匪斲天挺之靈雄幹碣以高立于雲霧而上征蓋取為於蓬萊寔神明之所馮峻極過於閶風鳳高翔而弗升遠而望之若紫霓下隣雙鵾集焉即

而眎之若璆琳之柱華蓋在端上際辰極下通九原儼掌[illegible]既平且安越古今而無匹信奇異之可觀又能致休徵以輔性豈徒虛設於芳園柔穌氣之精液承清露於飛雲

果然賦載藝文　　鍾毓

果然似猴象猨黑頰青身肉非嘉餚唯皮為珎

孔雀賦　幷序　　　　鍾會

有炎方之偉鳥感靈和而来儀禀麗精以挺質生丹穴之南垂戴翠毛以表弁垂綠蕤之森纚裁修尾之翘翘若順風而揚麾五色點注華羽參差鱗交綺錯文藻陸離丹口金輔玄目素規或舒翼軒峙奮迅洪姿或蹀足踟蹰鳴嘯郁咿

菊花賦　　　　鍾會

何穠菊之可奇兮獨華茂乎凝霜挺㦸蕤於蒼春兮表壯觀乎金商延蔓蓊鬱縁阪被岡縹幹綠葉青柯紅芒芳寔雜離暐藻煌煌微風扇動照曜垂光於是季秋九月九日數并置酒華堂高會娛情百卉雕瘁芳菊始榮紛葩韡曄或黃或赤乃有毛嬙西施荆姬秦嬴妍姿妖艷一顧傾城擢纖纖之素手雪皓腕而露形仰撫雲髻俯弄芳榮

蒲萄賦 載苑文 鍾會

美乾漸之廣殖兮佳陽澤之至淳覽遐方之殊偉兮無斯果之獨珍託靈根之玄圃植崑山之高垠綠葉蓊鬱曖若重陰翳羲和秀房陸離混若紫英乘素波仰承甘液之靈露下歆豐潤於醴泉總衆和之淑美體至氣於自然珍味允備與物無儔清濁外暢甘旨內酒滋澤膏潤入口散流

傷魂賦 載苑文 曹髦

上師東征宗正曹並以宗室材能兼侍中從行到頃得疾數日亡意甚傷之為作此賦

宗臣充於常伯體材藝而中良何旻天之不怙遘暴疾而隕亡惟厥疾之初發若常疾之輕微未彌日而沉篤氣惙惙而好衰歧鵲騁技而弗救豈藥石之能追精寃忽已消散神眇眇而長違

景福殿賦載蓺文　夏侯惠

周步堂寓東卤眷眄綵色光明綦爛流延素壁暠瀁赫奕倩練爾乃察其奇巧觀其微形嶔崟紆曲盤牙欹傾或夭矯而雲起或詰屈而環縈衆木附枝以連注欒栝倚亞而相經若乃仰觀綺窓周覧菱荷流彩的皪微秀發華纖縈葳蕤順風揚波含光內燿婀娜紛葩曾櫨外周榱桷內附或因勢以連接或邪詭以盤構於是乎飛閣連延馳道四周高樓承雲列觀若浮挹朝露之華精漱醴泉之清流

笳賦載蓺文　杜摯

唯葭蘆之為物諒潔勁之自然託妙體於阿澤歷百代而不遷於是秋節既至百物具成嚴霜告殺草木殞零賓鳥鼓翼蟋蟀悲鳴羈旅之士感昔用情乃命狄人操笳揚清吹東角動南徵清羽發濁商起剛柔待用五音迭進倏爾卻轉忽焉前引或緼緼以和懌或悽悽以憔殺或漂凝以輕浮或遲重以沉滯

述初賦 并序 載藝文　　崔琰

琰性頑口訥至二十九纔闚書傳聞北海有鄭徵君者當世名儒遂往造焉鄭由齊都而作述初賦曰

有鄭氏之高訓吾將往乎蒙濛灑余髮於蘭池振余琊於清風望高密以函征度衡門而造止覿游夏之哉哉聽大猷之篇記高洪崖之耿介羨安期之長生登山川以永望臨洞浦之廣溟左揚波於湯谷右濯岍於濛汜運溷元以升降與三光而終始蓬萊蔚其潛興瀛壺崛以駢羅列金臺之蹇産方玉闕之嵳峩

許昌宮賦 載藝文　　卞蘭

入南端以北眺望景福之嵳峩飛棟列以山峙長途邈以委虵見欒櫨之交錯覩陽馬之承阿轉抶膈以相因若流風之揚波木無小而不礲材靡隱而不華懿采色而藂越瑋巧飾之繁多雙轅承扮丹梁端直明窻列布綺井前疑其陰則有望舒凉室羲和温房隆冬御飾盛夏重裳同一宇之深邃致寒暑於陰陽修欄蔭於階砌崇棟拂手旻蒼綺藂組華翡翠生光丹草周隅靈木成行非窈窕之至貴孰能升於斯堂坐金人於閶闔列鍾虡於廣庭天鹿軒翥以揚怒獅子奮拂而須楨琢果敷華蘭並垂榮百壁照曜飛響應鼓扣角則春氣至彈商則穠風征歷神芝之峻觀幸安昌之巍巍進鼓舞之秘妓絕世俗而入微興七盤之遞奏觀輕捷之翾翾或還或速乍止乍旋似飛鳧之迅疾若翔龍之遊天趙女撫琴楚媛清謳秦箏慷慨齊舞絕殊衆妓並奏捐巧騁奇千變萬化不可勝知樂戲闋遊觀足登承光坐華幄論階節亥流俗通虛偽進敦朴賢良賤珠玉豈必世而後仁在昔主之所欲

投壺賦 載蓺文　邯鄲淳

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以正班爵講禮獻功於是乃崇其威儀恪其容貌繁登降之節盛揖拜之數機設而弗倚酒澄而弗舉肅肅濟濟其性敬焉敬不可久禮成於飫乃設大射否則投壺植兹華壺昆氏所鑄厥高二尺盤腹修頸飾以金銀文以彫鏤象物必具距筵七尺傑焉植駐矢維二四或柘或棘豐本纖末調頸且直執筭奉中司射是職曾孫侯氏與之皆得然後觀夫投者之閑習察妙巧之所極駱驛聯翩爰爰兔發飜飜隼集不盈不縮應壺順入

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四矢退效既入躍出往再偃仰俛仰趨下餘勢振掉又足樂也擬議於此命中於彼動之如志靡有違也譬諸爲政羣職罔弛左右畢授效奇數鈞列置公筭稱善告賢三載考績幽明始分也比投不釋擼是自遂雖往有功義所不貴春秋貶暈亦猶是類也若乃撮矢作驕累撥聯取一往之納二巧無與耦斯乃絕倫之才尤異之□者也柯列豔布匪罕匪綢雖就羆猶弗然別迴絕之所投惟兹巧之妙麗亦希世之寡儔調心術於混冥適容體於便安紛縱奇於施舍顯必中以微觀悅舉坐之耳目樂衆心而不倦瓌瑋百變惡可窮讚

大狗賦〈戴藐文〉　賈岱宗

余處大魏之祚迸在朔陽越波卤旅大犬是獲形體如剪削像貌如刻盡毛翰紫豔光雙眉如白璧爪類刀戈牙如交戟盻𥈭而奮怒揮霍而振㦤譬若天梁折地柱躄倒曳白象挫其腰齧掣六駮折其脊爪處如鉤牙㩼創似矛刺

鯨魚燈賦〈戴藐文〉　殷臣

横海之魚厥號惟鯨普彼鱗族莫之與京大秦美焉乃觀乃詳寫載其形託於金㸐隆脊矜尾鬐甲舒張垂首俛眎蟠於華房狀欣欣以竦峙若將飛而未翔衆巤脅於胷臆明制節之謹度伊工巧之奇密莫尚美於斯器因綺麗以致用設機變而罔匱匪雕文之足瑋差利事之為貴永作式於將來跨千載而弗墜

奇布賦并序 載菀文　　殷巨

惟泰康二年安南將軍廣州牧滕侯作鎮南方余昔承乏忝備下僚俄而大秦國奉獻琛來經於州衆寶既麗火布尤奇乃作賦曰

伊荒服之外國逖大秦以爲名仰皇風而悅化超重譯而來庭貢方物之綺麗亦受氣於妙靈美斯布之出類稟太陽之純精越常品乎意外獨詭異而特生森森豐林在海之洲煌煌烈火禁焉靡休天性固然滋殖是由牙萌炭中穎發燼隅葉因焰潔翹與炎敷焱榮華實焚灼萼珠丹煇電逝彤炯星流飛耀衝霄光赫天區惟造化之所陶理萬端而難察燎無爍而不燋在茲林而獨昭火焚木而弗枯木吐火而無竭同五行而並在與大椿其相率乃採乃析是紡是績每以爲布不盈數尺以爲布帊服之無斁既垢既汙以焚爲濯投之朱鑪載燃載赫停而冷之皎潔凝白

食梅賦 載菀文　　陳暄

魏無林而止渴范留信而前嘗賜一背之名果遂褰挾而矜莊昔詠酸棗之臺今食酸味之梅眼同曹瞞之見形異韋誕之聞雷胃旣咽而思鳩杖悶欲危而相傳梧非投壺而大咲等王孫而客咍

應詔語賦 載藝文　陳暄

覈生民之要枝寔言語以為前樞機誠為急務筆札乃是次焉擬金人於右階稱石人於左邊鄭僑戎服而無媿張儀舌存而理痊唯諾唯辯何者是與故知於昔言言於昔語語若乃遼城嶮峻齊陣交加燕將恐懼漢帝咄嗟魯連繞吐數句酈子直御單車息十重之縈帶賢百萬之諠譁至於蘭臺静秘華燭高明徐斟桂醑緩奏秦殺二三朋好數四才英旣說前賢之往行重覩生死之交情巵脘抵掌懹抉盻衡當斯昔也何者為榮欲同吃如鄧士載欲作辯似婁君卿為守為相並如此少意少事不成名

五湖賦 載藝文　楊泉

乃天地之玄源陰陽之所徂上值箕斗之精與雲漢乎同模受三方之淮瀆為百川之巨都居揚州之大澤苞吳越之具區南與長江分體東與巨海合流太陰之所毖玄靈之所遊追湖水而往還通蓬萊與瀛州爾迺詳觀其廣深之所極延袤之規方邈乎浩浩湯乎洋洋南合乎濛汜東苞乎扶桑日月於是出入與天漢乎相望左有苞山連以醴瀆岸頹崔嵬穹窮紆曲右有平原廣澤蒡延旁薄原隰陂阪各有條格茹蘆炎亂隱軫有錯衡風之所去零雨之所薄

贊善賦載藝文　楊泉

伊善惡之所施乃禍福之為階行悳安而保身妄為害而自危故先民之有作執溫恭而不虧云顔冉之遺命怪禍福之參差夫二賢之履道歷千載而見知身既沒而名存厥復戚乎何為夫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規故積善之家厥福惟昌積惡之門必有餘殃是以趙武好善厥徽以長三郤好勝厥身以亾古人從善如不及去惡如探湯何福德而難值而禍惡之易當

織機賦載藝文　楊泉

伊百工之為伎莫機巧之最長似人君之列位象百官之設張立庄郭之制度如城隅之員方應萬機以布錯寔變態之有章是以孟秋之月背殺庶物工民呈材取彼椅梓楨榦修枝名匠騁工美乎利器心暢體通腎合理同規矩盡瀿因事作容好無不媚事無不供於是乎女工就素絲輕貫綜紀簡姦清織女揚翬美乎如恣麗姿妍雅動有令光足閑蹈躡手習檻庄節奏相應五聲激揚濁者含宮清者應商和聲成彔慷慨成副屈伸舒縮沉浮抑揚開以厥間闔以高

梁進以懸魚退以俠疆氣變相應陰感乎陽俛俛不及進却頡頏事物之宜瀍天之常既合利用得澀之方

草書賦 載藝文　　楊泉

惟六書之為體美草灋之最奇杜垂名於古昔皇著法乎今斯字要妙而有好勢奇綺而分馳觧隷體之細微散委曲而得宜乍楊柎而奮發似龍鳳之騰儀應神靈之變化象日月之盈虧書縱竦而值立衡平體而均施或斂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或攢剪而齊整或上下而參差或陰岑而高舉或落澤而自披其布好施媚如明珠之陸離發翰攄藻如春華之楊枝提墨縱體如美女之長眉其滑澤肴易如長溜之分岐其骨梗強壯如柱礎之不基斷除弓盡如工匠之盡規其芒角吟牙如嚴霜之傳枝衆巧百態無盡不奇究轉䌈覆如絲相持

大牙賦 序載藝文　　胡綜

黃初八年黃龍見夏口孫權稱號因瑞改元作黃龍大牙常在軍中進退眡其所向命綜為賦賦曰

狼弧垂象寔惟兵精聖人觀灋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明明大吳寔天生悳仍律天昔制其神軍取為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寔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四望

芙蕖賦 耕藉文　　　　　　　　　　　　　　　　　穐彦英

偉芙蓉之菡萏耀煒燁之丹花舒紅采於綠沼映的皪於朱霞

賦苑卷之四終

賦苑卷之五

雁賦 耕藉文　　　　　　　　　　　　　　　　　羊祜

鳴則相𤅢行則接武前不絶貫後不越序齊力不期而並至同趣不要而自聚當其赴節則萬里不能足其路𥨸泛一壑則衆物不能易其所臨空不能頓其翼揚波不能濺其羽

鷦鷯賦　張華

鷦鷯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内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淺體陋不為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繁滋族類乘居匹遊翩翩然有以自樂也彼鷲鶚鵾鴻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舉足以沖天觜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翾之陋體兮無玄黃以自貴毛弗施於器用兮肉不登乎俎味鷹鸇過猶戢翼兮尚何懼於罿罻翳薈蒙籠是焉遊集飛不飄颺翔不翕習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棲無所滯遊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茝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兹禽之無知兮何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兮不飾表以招累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鵰鶡介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鵾鷄竄於幽險孔翠生於遐裔彼晨鳧與歸雁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蒼鷹鷙而受緤鸚鵡惠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縶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為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鶢鶋避風而至條枝巨雀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颻逼畏夫惟體大妨物而形瑰足瑋也陰陽陶蒸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羣繁類殊鷦螟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下比有餘普天壤而遐觀吾又安知其大小之所如

相風賦　載藝文　　　　　　　　張華

葢在先聖㴱濟生人擬論天地錯綜明神在璿璣以齊七政象渾儀於陶鈞考古旁於六氣仰貞觀於三辰爰在保章世序其職辯風候方必立唯極循物致用器不假飾耿修幹之迢迢凌高墉而並植玄鳥偏其增翥晞雲霄而矯翼嘉創制之窮理諒器淺而事深步元氣於尋木寄先識於玆禽既在高而思危又戒險而自箴雖迴易之無常終守正而不淫永恪立以彌世志淹滯而愈新超無返而特存嗟偶景而為鄰

永懷賦　載藝文　　　　　　　　張華

美淑人之妖豔因盼睞而傾城揚綽約之麗姿褭婉婉之柔情超六列於往古邈來今之清英既惠余以至懽又結我以同心交恩好之款固接情愛之分深誓中誠於曒日要執契以斷金嗟夫天㴱幽昧差錯繆於參差怨祿運之不遭雖義結而絕離執纏綿之篤趣守悳音以終始邀幸會於有期冀容華之我俟儻皇靈之垂仁長收懽於永已

感婚賦 載蓺文　張華

婚姻者競赴良耆雖範莫肯顧乃作感婚賦曰
窈窕矜茂玉質始盛容華外豐心神內正接軫連騎
隱隱習習充街塞里暉曜城邑相麗姿之綽約兮遥
髣髴以感心怨佳人之幽翳兮恨檢防之高深

朽社賦 載蓺文　張華

高柏橋南大瀆傍有古槐樹蓋數百年木也余少居
近之後去行路遇之則已朽意有緬然輒為之賦因
以言衰盛之理云爾
伊茲槐之挺植於京路之東隅淂託尊於田主據爽
塏以高居垂重陰於瀆周臨大路之通瀆饗春秋之
所歆應豐胙於無射歷漢京之康樂踰喪亂之横逆
朱夏當陽蓊藹蕭森征夫雲會行旅歸心輶軒停蓋
輕輿託陰古人向風而祛袂王孫清嘯而啓襟睎甘
棠之廣覆徧喬木之無陰

蜀都賦并序　左思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楊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觀土風見緑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產見在其版屋則知秦埜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為潤色若斯之類匪啻於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作者大抵舉為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何則發言為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貢虞書所著辨物居方周易所慎聊舉其一隅攝其體統歸諸詁訓焉

有西蜀公子者言於東吳王孫曰蓋聞天以日月為綱地以四海為紀九土星分萬國錯跱崤函有帝王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吾子豈亦曾聞蜀都之事歟請為左右揚搉而陳之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廓靈關而為門包玉壘而為宇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陸所湊兼六合而交會焉豐蔚所盛茂八區而菴藹焉於前則跨躡犍牂枕倚交趾經途所亘五千餘里山阜相屬含谿懷谷岡巒糺紛觸石吐雲鬱葐蒀以翠微崔巍巍以峨峨干青霄而秀出舒丹氣以為霞龍池瀥瀑濆其隈漏江伏流潰其阿汨若湯谷之揚濤沛若濛汜之涌波於是乎邛竹緣嶺菌桂臨崖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迎隆冬而不凋常曄曄而猗猗孔翠羣翔犀象競馳白雉朝雊猩猩夜啼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雞倏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爓飛煽於天垂其間則有琥珀丹青江珠瑕英金沙銀礫符采彪炳暉麗灼爍於後則却背華容北指崑崙緣以劍閣阻以石門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迥即之雲昏水物殊品鱗介異族或藏蛟螭或隱碧玉嘉魚出於丙穴良木攢於褒谷其樹則有木蘭梫桂杞櫹椅桐椶枒楔樅楩柟幽藹於谷底松柏蓊鬱於山峰擢修幹竦長條扇飛雲拂輕霄羲和假道於峻枝

陽鳥迴翼乎高標巢居棲翔聿兼鄧林穴宅奇獸窠
宿異禽熊羆咆其陽鵰鶚鴆其陰猨狖騰希而競捷
乕豹長嘯而永唫於東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外負
銅梁於宕渠內函要害於膏腴其中則有巴菽巴戟
靈壽桃枝樊以蒩圃濱以鹽池蝴蛦山棲黿龜水處
潛龍蟠於沮澤應鳴鼓而興雨丹沙赩熾出其坂密
房郁毓被其阜山圖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若乃
剛悍生其方風謠尚其武奮之則賨旅翫之則渝舞
銳氣剽於中葉蹻容世於樂府於西則右挾岷山涌
瀆發川陪以白狼夷歌成章坰埜草味林麓黝儵交

讓所植蹲鴟所伏百藥灌叢寒卉冬馥異類衆夥於
何不育於中則有青珠黃環碧砮芒消或豐綠荑或
蕃丹椒蘼蕪布濩於中阿風連莚蔓於蘭皋紅葩紫
飾柯葉漸苞敷蘂葳蕤落英飄颻神農是嘗盧跗是
料芳追氣邪味蠲癘痟其封域之內則有原隰墳衍
通望彌博演以潛沫浸以綿洛溝洫脈散疆里綺錯
黍稷油油稉稻漠漠指渠口以為雲門灑滮池而為
陸澤雖星畢之滂沲尚未齊其膏液爾乃邑居隱賑
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家有鹽泉之井戶有
橘柚之園其園則有林檎枇杷橙柿梬楟榹桃函列

梅李羅生百果甲宅異色同榮朱櫻春熟素柰夏成
若乃大火流涼風厲白露凝微霜結紫梨津潤樼栗
罅發蒲陶亂潰石榴競裂甘至自零芬芳酷烈其圃
則有蒟蒻茱萸瓜疇芋區甘蔗辛薑陽蓲陰敷日往
菲微月來扶疎任土所麗衆獻而儲其沃瀛則有攢
蔣叢蒲綠菱紅蓮雜以蘊藻糅以蘋蘩總莖柅柅裛
葉蓁蓁蕡寔旹味王公羞焉其中則有鴻儔鵠侶鷩
鷺鷀鵬晨鳧旦至候鴈銜蘆木落南翔氷泮北徂雲
飛水宿哢吭清渠其深則有白黿命鼈玄獺上祭鱣
鮪鱒魴鮷鱧鯊鱨差鱗次色錦質報章躍濤戲瀨中

流相忘於是乎金城石郭兼市中區旣麗且崇實號
成都闢二九之通門畫方軌之廣塗營新宮於爽塏
擬承明而起廬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開高
軒以臨山列綺窗而瞰江內則議殿爵堂武義乕威
宣化之闥崇禮之闈華闕雙邈重門洞開金鋪交映
玉題相暉外則軌躅八達里閈對出比屋連甍千廡
萬室亦有甲第當衢向術壇宇顯敞高門納駟庭扣
鐘磬堂撫琴瑟匪葛匪姜疇能是恤亞以少城接乎
其西市鄽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
山積纖麗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靚粧賈貿墆鬻舛錯

縱橫異物詭譎奇於八方布有橦華㲲有桄榔邛杖
傳節於大夏之邑拘醬流味於番禺之鄉輿輦雜沓
冠帶混幷累轂疊跡叛衍相傾諠譁鼎沸則咙聒宇
宙囂塵張天則埃壒曜靈闤闠之裏伎巧之家百室
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籯金
所過侈侈隆富卓鄭埒名公擅山川貨殖私庭藏鏹
巨萬鈲摫兼呈亦以財雄翕習邊城三蜀之豪旹來
旹往養交都邑結儔附黨劇談戲論扼腕抵掌出則
連騎歸從百兩若其舊俗終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
高堂以御嘉賓金罍中坐肴槅四陳觴以清醥鮮以

紫鱗羽爵既競絲竹乃發巴姬彈絃漢女擊節起西
音於促柱謌江上之飆厲紆長袖而屢舞翩躚躚以
裔裔合樽促席引滿相罰樂飲今夕一醉累月若夫
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禽於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
俱服魚文玄黃異校結駟繽紛西踰金隄東越玉津
朔別晦期匪日匪旬蹴蹈蒙籠涉獵寥廓鷹犬倏眒
罻羅絡幕毛羣陸離羽族紛泊翕響揮霍中經林薄
屠麖麋剪旄麈帶文蛇跨彫虎志未騁旹欲晚追輕
翼赴絕遠出彭門之闕馳九折之坂經三峽之崢嶸
躡五屼之蹇滻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柏貙氓於
葽草彈言鳥於森木拔象齒戾犀角鳥鎩翮獸廢足
殆而竭來相與第如滇池集乎江洲試水客漾輕舟
娉江妃與神游罨翡翠釣鰋鮋下高鵠出潛虯吹洞
簫發櫂謳感鱏魚動陽侯騰波沸涌珠貝沉浮若雲
漢含星而光耀洪流將饗獠者張帟幕會平原酌清
酤割芳鮮飲御酣賓旅旋車馬雷駭轟轟闐闐若風
流雨散漫乎數百里之間斯盖土宅之所安樂觀聽
之所踊躍也焉獨山川為世朝市若乃卓犖奇譎倜
儻罔已一經神怪一緯人理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
絡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肸蠁而興作碧出萇弘之

血鳥生杜宇之魄妄變化而非常羌見偉於疇昔遐
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嚼若君平王褒曄
曄而秀發楊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絢衜悳摛藻掞天
庭考四海而為儁當中葉而擅名是故游談者以為
美造作者以為程也至乎臨谷為塞因山為障峻阻
塍埒長城豁險吞若巨防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公孫
躍馬而稱帝劉宗下輦而自王由此言之天下孰尚
故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

吳都賦　　左思

東吳王孫囅然而咍曰夫上圖景宿辨於天文者也下料物土析於地理者也古先帝世曾覽八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光宅翔集遐宇鳥策篆素玉牒石記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而吾子言蜀都之富禺同之有偉其區域美其林藪矜巴漢之阻則以為襲險之右徇蹲鴟之沃則以為世濟陽九齷齪而筭固亦曲士之所歎也旁魄而論都邑抑非大人之所壯觀也何則土壤不足以攝生山川不足以周衛公孫國之而破諸葛家之而滅茲乃喪亂之丘墟顛

覆之軌轍安可以儷王公而著風烈也翫其磧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習其敝邑而不覩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也子獨未聞大吳之巨麗乎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太伯宣於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建至德以渺洪業世無得而顯稱由克讓以立風輕脫躧於千乘若率土而論都則非列國之所觖望也故其經略上當星紀拓土畫疆卓犖兼并包括于越跨躡蠻荊婺女寄其曜翼軫寓其精指衡嶽以鎮野目龍川而帶坰爾其山澤則嵬嶷嶢屼巊溟鬱岪潰渱泮汗滇淼漫或涌川而開瀆或吞江而納漢磈磈碨碨澎澎湃湃磤礚乎數州之間灌注乎天下之半百川派別歸海而會控清引濁混濤并瀨濆薄沸騰寂寥長邁濞焉汹汹隱焉礚礚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經扶桑之中林包暘谷之滂沛潮波汩起迴復萬里歊霧漨浡雲蒸昏昧泓澄奫潫澒溶沆瀁莫測其深莫究其廣澶湉漠而無涯總有流而為長瓌異之所叢育鱗甲之所集往於是乎長鯨吞航修鯢吐浪躍龍騰蛇蛟鯔琵琶王鮪鯸鮐鮣龜鱕鯌烏賊擁劍鼊鼊鯖鰐涵泳乎其中葺鱗鏤甲詭類舛錯泝洄順流噞喁沈浮鳥則鵾雞

鸀鳿鸘鵠鷺鴻鶢鶋避風候雁造江溪鷔鷛鷚鸛雈鷘鶬鸛鷗鷁鸕汎濫乎其上湛淡羽儀隨波參差理翮整翰容與自玩彫琢蔓藻刷盪漪瀾魚鳥聱耴萬物蠢生芒芒黖黖慌罔奄欻神化翕忽函幽育明窮性極形盈虛自然蚌蛤珠胎與月虧全巨鼇贔屓首冠靈山大鵬繽翻翼若垂天振盪汪流雷抃重淵殷動宇宙胡可勝原島嶼緜邈洲渚馮隆曠瞻迢遞迥眺冥蒙珍怪麗奇隙穴徑路絕風雲通洪桃屈盤丹桂灌叢瓊枝抗莖而敷蘂珊瑚幽茂而玲瓏增岡重阻列真之宇玉堂對霤石室相距藹藹翠幄嫋嫋素

女江妃於是注来海童於是宴語斯寔神䜣之饗象
嗟雖涛而覩縷爾乃地勢坱圠卉木䖏蔓遭藪為圃
值林為苑異荂蓲蘛夏曄冬蒨方志所辯中州所羨
草則藿蒳豆蔲薑彙非一江離之屬海苔之類綸組
紫絳食葛香茅石帆水松東風扶留布濩皐澤蟬聯
陵丘衛緑山嶽之岊冪歷江海之流杌白蔕銜朱蕤
鬱兮䒫茂曄兮菲菲光色炫晃芬馥肸蠁職貢納其
包匭離騷詠其宿莽木則風柙豫章栟櫚枸榔緜杭
杝櫨文欀楨橿平仲君遷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
之對宗生高岡族茂幽阜擢本千尋垂蔭萬畝攢柯

拏莖重葩掩葉輪菌虬蟠坤搵鱗接榮色雜糅綢繆
縟繡宵露霮𩄪旭日晻時與風颻颺颲瀏颼飀鳴條
律暢飛音響亮蓋象琴筑并奏笙竽俱唱其上則有
猿父哀吟獋子長嘯狖鼯猓然騰趠飛超爭縣接垂
競遊遠枝驚透沸亂牢落翬散其下則有梟羊麡狼
猰貐貙象於菟之族犀兕之黨鉤爪鋸牙自成鋒穎
精居暇星毅若雷霆名載於山經形鏤於夏鼎其竹
則篔簹林簩桂箭射筒柚梧有篁篻簩有叢苞筍抽
節往往䕺結緑葉翠莖冐霜停雪橚矗森萃蓊茸蕭
瑟檀欒嬋娟玉潤碧鮮梢雲無以踰嶰谷弗能連鸑

鷟食其實鵷鶵擾其間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
檳榔無柯椰葉無蔭龍眼橄欖棎榴禦霜結根比景
之陰列挺衡山之陽素花斐丹秀芳臨青壁係紫房
鷓鴣南翥而中留孔雀綷羽而翱翔山雞歸飛而来
棲翡翠列巢以重行其琛賂則琨瑤之阜銅鍇之垠
火齊之寶駭雞之珍頳丹明璣金華銀樸紫貝流黄
縹碧素玉隱賑崴䃶漼淬幽屏精曜潜穎碆陊山谷
碕岸為之不枯林木為之潤黷隋侯於是鄙其夜光
宋王於是陋其結緑其荒陬譎詭則有龍穴内蒸雲
雨所儲陵鯉若獸浮石若浮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窮

陸飲木極沈水居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
珠開北户以向日齊南冥於幽都其四埜則畛畷無
數膏腴無悟原隰殊品窊隆異等象耕鳥耘此之自
與穡秀菰穗於是乎在煑海為鹽採山鑄錢國稅再
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緜徒觀其郊隧之内奥都邑之
綱紀霸王之所根柢開國之所基址郛郭周匝重城
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衢所以經始用累千祀憲紫
宮以營室廓廣庭之漫漫寒暑隔閡於邃宇虹蜺迴
帶於雲館所以跨時燠炳萬里也造姑蘇之高臺臨
四遠而特建帶朝汐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窺東山

之府則瓌寶溢目覶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起寢廟於武昌作離宮於建業闡闔閭之所營采夫差之遺法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崇臨海之崔嵬飾赤烏之韡曄東函膠葛南北崢嶸房櫳對榥連閣相經閣閻譎詭異出奇名左稱彎崎右號臨硎雕欒鏤楶青瑣丹楹圖以雲氣畫以僊靈雖兹宅之夸麗曾未足以少寧思比屋於傾宮畢結瑤而構瓊高闈有閌洞門方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亘以淥水玄蔭耽耽清流亹亹列寺七里夾棟陽路屯營櫛比廨署棊布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舛

互其居則有高門鼎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岐嶷繼體老成奕世躍馬疊跡朱輪累轍陳兵而歸蘭錡內設冠蓋雲蔭閭閻闐噎其鄰則有任俠之靡輕訬之客締交翩翩儐從奕奕出躡珠履動以千百里讌衖飲飛觴舉白翹關扛鼎拚射壺博鄱陽暴謔中酒而作於是樂只衎而歡飫無匱都輦殷而四奧來暨水浮陸行方舟結駟唱棹轉轂昧旦永日開市朝而普納橫闤闠而流溢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為一士女佇眙工賈駢坒紵衣絺服襍沓漎萃輕輿按轡以經隧樓船舉颿而過肆果布輻湊而常然

致遠流離與珂珹縹賄紛紜器用萬端金鎰磊珂珠琲闌干桃笙象簟韜於筒中蕉葛升越弱於羅紈㴆譶眾繆交貿相競諠譁喤呷芬葩蔭映揮袖風飄而紅塵晝昏流汗霡霂而中逵泥濘富中之甿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趫材悍壯此焉比廬捷若慶忌勇若專諸危冠而出竦劍而趨扈帶鮫函扶揄屬鏤藏鍦於人去戲自閭家有鶴膝戶有犀渠軍容蓄用器械兼備吳鉤越棘純鈞湛盧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於江湖露往霜來日月其除草木節解鳥獸腯膚觀

鷹隼誡征夫坐組甲建祀姑命官帥而擁鐸將校獵乎具區烏滸狼䑐夫南西屠儋耳黑齒之酋金鄰為郡之渠驫駥飍矞靸霅驚捷先驅前途俞騎騁路指南司方出車軿軿被練鏘鏘吳王乃巾玉輅軺驌驦旂魚須常重光攝烏號佩干將羽毛揚蕤雄戟耀鋩貝冑象弭織文鳥章六軍袀服四騏龍驤峭格周施罿罻普張罼罕瑣結罠蹄連綱陸以九疑禦以沅湘輶軒蓼擾彀騎熉煌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猿臂駢脅狂趭獷猤鷹瞵鶚眎參譚翋㧺若離若合者相與騰躍乎莽罠之埜干鹵殳鋋暘夷勃盧之旅長殺

短兵直駿馳騁儇佻坌並銜枚無鼓悠悠旆旌者相
與聊浪乎昧莫之垌鉦鼓疊山火烈熛林飛爛浮煌
戴霞戴陰拉攦雷硠崩巒阤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
暴䟴䟴縝縻縻蔫六駮追飛生彈鸞鵠射猱挺白雉
落黑鳩零陵絶嶛嶕聿越巉嶮跐踰竹柏獵猭杞柟
封狶毚神螭掩剟鏃潤霜刃染於是弭節頓轡齊鑣
駐蹕徘徊倘佯寓目幽蔚覽將帥之拳勇與士卒之
抑揚羽族以觜距為刀鈹毛羣以齒角為矛鋏皆體
著而應卒所以挂扢而為創痏衝踤而斷筋骨莫不
𠚕鋭挫鋩拉捭摧藏雖有石林之岝崿請攘臂而靡

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以跐之顛覆巢居剖破
窻宅仰攀鵷鶵俯蹴豺獏刲剖熊羆之室剽掠虎豹
之落猩猩啼而就擒萬禺笑而被格屠巴虵出象骼
斬鵬翼掩廣澤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狼跋乎紭中忘
其所以睽賜失其所以去就䰠䰕氣懾而自踢跌者
應弦而飲羽形僨景僵者累積而增益𧜺襲錯繆傾
藪薄倒岬岫巖穴無豜豵翳薈無麔麛思假道於豐
隆披重霄而高狩籠鳥兔於日月窮飛走之棲宿嶰
澗閴閴㠌童罾罛滿效獲衆迴靶乎行睨觀漁乎三
江汎舟航於彭蠡渾萬艘而旣同弘舸連舳巨艦接

艫飛雲蓋海制非常模疊華樓而島峙昔髣髴於方
壺比鷁首之有裕邇艅艎於往初張組幃構流蘛開
軒幌鏡水區篙工楫師選自閩禺習御長風狎翫靈
胥責千里於寸陰聊先期而須臾櫂謳唱簫籟鳴洪
流響渚禽驚弋磻放稽鷦鵬虞機發留鵁鶄鉤餌縱
橫網罟接緒術無塵公巧傾任父筌鮔鯖鱲鱄薰罩
兩魪罺鰝鰕乘鼉黿同眾共羅沈虎潛鹿事䶮侶
束徽鯨背中於羣犗攙搶暴出而相屬雖復臨河而
釣鯉無異射鮒於井谷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
緡想萍寔之寖形訪靈夔於鮫人精衛銜石而遇繳

文鰩夜飛而觸綸北山亡其翔翼西海失其游鯑雕
題之士鏤身之卒比飾虬龍蛟螭與對簡其華質則
䵍賨緆績料其尫勇則鵰悍狼戾相與昧潛險搜瓌
奇摸蝳蝐捫觜蠵剖巨蚌於回淵濯明月於漣漪畢
天下之至異訖無索而不臻谿壑為之一罄川瀆為
之中貧哂澹臺之見謀聊襲海而徇珍載漢女於後
舟追晉賈而同塵汩乘流以砰宕翼颸風之颲颲直
衝濤而上瀨常沛沛以悠悠汔可休而凱歸揖天吴
與陽侯指包山而為期集洞庭而淹留數軍實乎桂
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置酒若淮泗積肴若山

缶飛輕軒而酌綠醽方雙罍而賦珍羞飲烽起爵鼓
震士遺倦衆裒忻幸乎館娃之宮張女樂而娛羣臣
羅金石與絲竹若鈞天之下陳登東歌操南音擲陽
阿詠韎任剌黜楚舞吳歈越唫翕習容裔靡靡愔愔
若此者與夫唱和之隆響動鐘鼙之鏗鈜有殷坻頹
於前曲度雖勝皆與謠俗叶協律呂相應其奏樂也
則木石潤色其吐哀也則淒風暴興或超延露而駕
辯或諭淥水而採菱軍馬弭髦而仰秣淵魚竦鱗而
上升酣濇半八音并歡情留良辰証魯陽揮戈而高
麾迴曜靈於太清將轉西日而再中齊既往之精誠

昔者夏后氏朝羣臣於茲土而執玉帛者以萬國蓋
亦先王之所高會而四方之所軌則春秋之際要盟
之主闔閭申其威夫差窮其武內果伍員之謀外騁
孫子之奇勝疆楚於柏舉棲勁越於會稽闢溝乎商
魯爭長於黃池㳅以江湖嶮陂物產殷充繞霤未足
言其固鄭白未足語其豐士有陷堅之鋭俗有節概
之風睚眦則挺劍喑嗚則彎弓擁之者能騰據之者
牖睎壓城若振槁搴旃若顧指雖帶甲一朝而元功
遠致雖累葉百疊而富強相繼樂濟衍其方域列僊
集其土地桂父練形而易色赤須蟬蛻而附麗中夏

比焉畢世罕見冊青圖其象珍瑋貴其寶利也舜禹
游焉沒齒而忘歸精靈留其山阿訖其奇麗剖判庶
士商攉萬俗國有鬱鞅而顯敞邦有湫阨而踡跼伊
茲都之函弘傾神州而韞櫝仰南斗以斟酌兼二儀
之優渥由此而揆之西蜀之於東吳小大之相絕也
亦猶棘林螢燿而與夫尋木龍燭也否泰之相背也
亦猶帝之懸解而與夫桎梏䟽屬也庸可共世而論
巨細同年而議豐确乎暨其幽遐獨邃寥廓閎奧耳
目之所不諜足趾之所不蹈倜儻之極異崫詭之殊
事藏理於終古而未寤於前覺也若吾子之所傳孟

浪之遺言畧舉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

魏都賦

魏國先生有睟其容乃盱衡而誥曰异乎交益之士
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
也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昔市南宜僚弄丸而
兩家之難解聊為吾子復翫悳音以釋二客競於辯
囿也夫太極剖判造化權輿體兼晝夜理包清濁流
而為江海結而為山嶽列宿分其埜荒裔帶其隅巖
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蠻陬夷落譯導而通
者鳥獸之氓也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舌不以邊
陲為襟帶也長世字甿者以道悳為藩不以襲險為

屏也而子大夫之賢尚弗曾庶翼等威附麗皇極思
稟正朔樂率貢職而徒務於詭隨匪民宴安於絕域
榮其文身驕其險棘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
飾華離以矜然假倔強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蹟
駁於王義孰愈尋靡蓱於中逵造沐猴於棘刺劍閣
雖嶛憑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蔕也洞庭雖濬負之
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彼桑榆之末光踰長庚之
初暉況河冀之爽塏與江介之湫湄故將語子以神
州之畧赤縣之畿魏都之卓犖六合之樞機於旹運
距陽九漢綱絕維姧回內贔兵纆紫微翼翼京室耽

耽帝宇巢焚原燎變為煨燼故荆棘旅庭殷殷寰内
繩繩八區鋒鏑縱橫化為戰場故麋鹿寓城也伊洛
榛曠崤函荒蕪臨菑牢落鄢郢丘墟而是有魏開國
之日締搆之初萬邑譬焉亦猶犨麋之於子都培塿
之與方壺也且魏土者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
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之中測之
寒暑則霜露所均卜偃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而
美其風雖則衰代而盛悳形於管絃雖踰千祀而襃
舊蘊於遐年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湊冀道開胷
殷衛跨躡燕趙山林幽峽川澤迴繚恒碣碪碍於青

霄河汾浩涆而皓溔南瞻淇澳則綠竹純茂北臨漳
滏則冬夏異沼神鉦迢遰於高巒靈響旹驚於四表
溫泉毖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難老墨井鹽池玄滋
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畇畇墳衍斥斥或嵬
壘而複陸或黋朗而拓落乾坤交泰而絪縕嘉祥徽
顯而豫作是以兆朕振古萌柢疇昔藏氣讖緯閟為
竹帛迴旹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
肇受命而光宅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
允臧修其郛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畫雍
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鑒茅茨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

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閌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
喆之軌并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准當季而為量
思重爻摹大壯覽荀卿采蕭相僝拱木於林衡授全
模於梓匠遐邇悅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闌鉤
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揆日晷考星曜建社稷作
清廟築曾宮以廻匝比冏牖而無陂造文昌之廣殿
極棟宇之弘規對若崇山崫起而崔嵬髣若玄雲舒
蜺以高垂瓌材巨世揷壢參差粉橑複結欒櫨疊施
丹梁虹申以並亘朱桷森布而支離綺井列疏以懸
帶華蓮重葩而倒披齊龍首而涌霤時梗槩於濵池

旅楹閑列暉鑒挾振榱題黮䨴階陠嶙峋長庭砥平
鍾虡夾陳風無纖埃雨無微津巖巖北闕南端逌遵
竦峭雙碣方駕比輪西闢延秋東啓長春用覲羣后
觀享頤賓左則中朝有赩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
去甚木無彫鋟土無綈錦玄化所甄國風所禀於前
則宣明顯陽順悳崇禮重闈洞出鏘鏘濟濟珍樹猗
猗奇卉萋萋蕙風如薰甘露如醴禁臺省中連闥對
廊直事所繇典刑所藏藹藹列侍金貂齊光詰朝陪
幄納言有章亞以柱後執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
吏膳夫有宮藥劑有司肴醳順時腠理則治於後則

[illegible]文石永巷壼術楸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
成之匪日丹青炳煥特有溫室儀形宇宙歷象賢聖
圖以百瑞綷以藻詠芒芒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繢
茲亦等競右則疏圃曲池下畹高堂蘭渚莓莓石瀨
湯湯弱蔞係寔輕葉振芳奔龜躍魚有睟呂梁馳道
周屈於果下延閣胤宇以經營飛陛方輦而徑西三
臺列峙而崢嶸亢陽臺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
棟而重霤下氷室而冱溟周軒中天丹墀臨猋增構
峩峩清塵彯彯雲雀踶甍而矯首壯翼摛鏤於青霄
雷雨窈冥而未半皦日籠光於綺寮習步頓以升降

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朝
長塗牟首豪徼互經晷漏肅唱明宵有程附以蘭錡
宿以禁兵司衛閑邪鉤陳罔驚於是崇墉濬洫嬰堞
帶涘四門轘轘隆廈重起憑太清以混成越埃壒而
資始邈邈標危亭亭峻峙臨焦原而弗恌誰勁捷而
無怨與閟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世祀陽靈停曜於其
表陰祇濛霧於其裏兆以玄武陪以幽林繚垣開囿
觀宇相臨碩果灌叢圍木竦尋篁篠懷風蒲柂結陰
回淵漼積水深蒹葭贙雚蒻森丹藕淩波而的皪綠
芰泛濤而浸潭羽翮頡頏鱗介浮沉栖者擇木雊者

擇音若咆渤澥與姑餘常鳴鶴而在陰表清籞勤處
箴思國卹忘從禽樵蘓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䐩
䐩垌埜变奕茲畡甘茶伊蠡芒種斯阜卤門溉其前
史起灌其後墱流十二同源異口蓄為屯雲泄為行
雨水澍稜稌陸蒔稷黍黝黝桼柘油油麻紵均田畫
疇蒹蘆錯列蒀芊充茂桃李蔭翳家安其所而服美
自悅邑屋相望而隔踰奕葉內則街衢輻湊朱闌結
隅石杠飛梁出控漳渠踈通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
塗比滄浪而可濯方步櫚而有踰習習冠蓋莘莘蒸
徒斑白不提行旅讓衢設官分職營處署居夾之以

府寺班之以里閭其府寺則位副三事官踰六卿太
常之號大理之名廈屋一揆華屏齊榮肅肅階闕重
門再扃師尹爰止毗世作禎其閭閻則長壽吉陽永
平思忠亦有戚里寘宮之東閈出長者巷包諸公都
護之堂殿居綺窓輿騎朝猥蹀跂其中營客館以周
坊飾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閈閎遐建安而首立葺
墻幕室房廡禊襲剞劂罔輟匠斲積習廣成之傳無
以儔槀街之邸不能及鄗三市而開廛籍平逵而九
逵班列肆以蕪羅設闤闠以襟帶濟有無之常徧距
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嶢嶭侈所眺之博大百隧轂

擊連軫萬貫憑軾摡馬袖幕紛半一八方而混同極
風采之異觀質劑平而交易刀布貿而無筭材以工
化賄以商通難浔之貨此則不容器周用而長務物
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賈著馴風之醕醲白藏之
藏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賨悰積墆琛幣充
牣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底慎燕弧盈庫而委勁
冀馬塡廄而駔駿至乎勍敵紅紛厲土罔寍聖武興
言將曜威靈介冑重襲旌旂躍葟弓兆解檠弓鋋颻
英三屬之甲縵胡之纓控弦簡葔紗擬叓羸齊被練
而銛戈襲偏䯻以讀列畢出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

伐碩畫精通目無匪制推鋒積紀鎰氣彌鋭三捷三
捷既晝亦月剋剪方命吞滅咆咻雲撤叛換席卷虔
劉祲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輸
枸反旆悠悠凱歸同飲踈爵普疇朝無刓印國無耆
留喪亂既弭而能昊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戢柯以
押刃虹旌攝麾以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觀所恒通其
變上垂拱而司契下緣替而自勸澂来斯貴利往則
賤圄圄寂寥京庾流衍於是東鯷郎序卤傾順軌荊
南裹愢朔北思踶緜緜迴遂騄山騤水襁負賫贄重
譯貢篚壑背之豪鐻耳之傑服其荒服斂衽魏闕置

文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遽連燎晰晰有客祁祁載
載喬岌岌冠縰纚纚辮髮清酤如濟濁醪如河湅
醴流澌溫酎躍波豐肴衍衍行庖皤皤愔愔謳謠酣
湑無譁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五莖嘈響起疑震
霆天兮駭地廬驚憶若大帝之所興作二嬴之所曾
聆金石絲竹之恒韻匏土革木之常調干戚羽旄之
飾好清謳微唫之要妙世業之所日用耳目之所聞
覺襍糅紛錯兼該泛博鞮鞻所掌之音韎昧任禁之
曲以娛四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既苗既狩爰遊爰
豫籍田以禮動大閱以義舉備法駕理秋御顯文武

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林不槎枿澤不伐夭斧浙以
旹罾網以漸惠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為之育鷇毋
魚為之生沼喬雲翔龍澤馬于阜山圖其石川形其
寶莫黑匪烏三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嘉
穎合穗以尊尊醴泉涌流而浩浩顯禎祥以曲成固
觸物而無造益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眩
眩率土遷善圄匱沐浴福應宅心醳粹餘糧栖畝而
弗收頌聲載路雨洋溢河洛開輿符命用出翩翩黃
鳥銜書來訊人謀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巽其神
器窺玉策於金縢案圖錄於石室考歷數之所在察

五德之所涖量寸句吉日陟中壇即帝位改正朔
易服色繼絕世修廢職徽幟以變器械以革顯仁翌
明藏用玄默菲言厚行陶化染學讎校篆籀篇章畢
覩優賢著於揚歷匪彝形於親戚本枝別幹蕃屏皇
家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旌則威噲秋霜摛翰則華
縱春葩英喆椎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
赫震震開務有謐故令斯民覩泰階之平可比屋而
為一箕杞有紀天祿有終傳業禪祚高謝萬邦皇情
綽矣帝德冲矣讓其天下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
超百王之庸庸追亘卷領與結繩睠留重華而比蹤

尊盧赫胥羲農有熊雖自以為漸洪化以為隆世篤
玄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是故料其建國
析其濮度諮其考室議其舉措浚之而無斁申之而
有裕非疏櫪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具至於
山川之倬詭物產之魁殊或名奇而見稱或寔異而
可書生生之所常厚洵美之所不渝其中則有鴛鴦
交谷虒潤龍山掘鯉之淀蓋節之淵狖狖精衛衛木
儐然常山平于鉅鹿河間列眞非一注注出焉昌容
練色犢配眉連玄俗無影木羽偶仙琴高沈水而不
濡耆蘖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驗術故將去而林

熺易陽壯容衛之稚質邯鄲躧步趙之鳴瑟眞定之
梨固安之栗醇酎中山流湎千日淇洹之筍信都之
棗雍丘之粱清流之稻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緜纊房
子縑總清河若此之屬繁富夥夠非可單究是以抑
而未罄也蓋比物以錯辭述清都之閑麗雖選言以
簡章徒九復而遺旨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
末上林之隤墻本前修以作系其軍容弗犯信其果
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敬之績歌鐘析邦
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閑居隘巷室邇心遐
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為之軾廬諸侯為之止戈

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監
門謙謙同軒㮣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若蘭
芬也英辯榮枯能濟其厄位加將相窒隙之策四海
齊鋒一口所敵則張儀張祿亦足云也搉惟庸蜀與
鴝鵒同窠句吳與鼃黽同穴一自以為禽鳥一自以
為魚鼈山阜猥積而崎嶇泉流迸集而映咽隰壤瀸
漏而沮洳林藪石留而蕪穢窮岫泄雲日月恒翳宅
土熇暑封疆障癘蔡莽螫刺昆蟲毒噬漢罪流禦秦
餘徙帑宵貌蕞陋禀質遳脆巷無杼首里罕耆耋或
魋髻而左言或鏤膚而鑽髮或明發而嬥歌或浮泳

而卒歲風俗以韰惈為嫿人物以殘害為藝威儀所
不攝憲章所不綴由重山之束阨因長川之裾勢距
遠關以闚闘時高樔而陛制薄戍綿䍐無異蛛螢之
網弱卒瑣甲無異螳蜋之衛與先代而常然雖信險
而勦絕揆既往之前蹤即將來之後轍成都迄已傾
覆建業則亦顚沛顧非累卵於疊碁焉至觀形而懷
怛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菴藹覽麥秀與黍離可
作謠與吳會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瞿然相顧䀏
焉失所有靦瞢容神蘂形茹弛氣離坐怏墨而謝曰
僕黨清狂怵迫閩濮習蓼蟲之忘辛翫進退之惟谷

非常寐而無覺不覩皇輿之軏躅過以汎剽之單慧
歷執古之醇聽兼重悂以賭繆僶辰光而罔定先生
玄識深頌靡測得聞上德之至盛匪同憂於有聖抑
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曜潛能浮景而幽泉高鏡雖
星有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覿蔀家與剝廬非
穢世而居政且夫寒谷豐黍吹律暖之昏情爽曙箴
規顯之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
未若申錫典章之為遠也亮曰日不雙麗世無兩帝
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

白髮賦　　左思

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雖非青蠅穢我光儀策名觀國以此見疵將拔將鑷好爵是縻白髮將拔惄然自訴稟命不幸值君年暮偪迫秋霜生而皓素始覽明鏡惕然見惡朝生晝拔何辜之故子觀橘柚一皜一曄貴其素華匪尚綠葉願戢子之手攝子之鑷咨爾白髮觀世之途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赫赫闔閭藹藹紫廬弱冠求仕童髫獻謨甘羅乘軫子奇剖符英英終賈高論雲衢拔白就黑此自在吾白髮臨拔瞋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誤甘羅自以辨慧見稱不以綠髮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異不以烏鬢而見舉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周道肅清四皓佐漢漢悳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咨爾白髮事故有以爾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貴耆老今薄舊齒皤皤榮期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隨時之變見歎孔子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杖賦　載藝文　　張翰

惟萬物之品分何利人之獨書中神性之極妙豈給口之至味雖至味之御內乃靡失乎身外舍少壯之自然假扶我之攸賴良工登乎魯般妙匠鑒乎林阿顧眄乎睎陽之條投刃乎直理之柯方圓適意洪細可手躊躇旦夕欲與永久儀制財於一尋假飾存乎尾首瑩牙為其眉額朗金為其背距

豆羹賦 載範文　張翰

乃有孟鯈嘉菽垂枝挺英是刈是穫充簞盈篋香鑠穌調周疾赴急昔御一栝下咽三嘆昔在下邑頗多艱難空匱之厄固不綴惟追念昔日啜菽永安

蜘蛛賦 載範文　成公綏

獨星懸於浮處遂設經於四隅南連大廡北接華堂左憑廣廈右依高廊吐絲屬絡布網引經銕羅絡莫綺錯交張於是蒼蚊夕起青蠅昏歸營營羣衆薨薨辭飛桂翼繞足鞘絲罝圍衝突必獲犯者無遺

嘯賦　成公綏

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絕棄人事希高慕古長想遠思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衜悳之玄奥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而遺身乃忼慨而長嘯於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逍遙攜手踟躕步趾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熛起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游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洿細而不沈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濟洪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唱引萬變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㫺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慨慷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騖而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總八音之至龢固極樂而無荒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憀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冉弱而柔撓或澎濞而奔壯橫鬱鳴而滔涸冽縹眺而清昶逸氣奮涌繽紛交錯列飈揚啾啾響作作胡馬之長斯迴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雁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怫鬱衝流參譚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虎應於中谷南箕動於穹蒼清飈振乎喬木散滯積而播揚流埃靄之溷濁變陰陽之至和移淫風之穢俗若乃游崇岡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磐石漱清泉藉臯蘭之猗靡蔭修竹之蟬蜎乃吟詠而發散聲駱驛而響連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緜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若夫假爲金革擬則陶匏衆聲繁奏若笳若簫磞硠震隱訇磕聊嘈發徵則隆冬熙蒸騁羽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音均不恒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嚁而清厲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絕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於是綿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甯子斂手而歎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食百獸率舞而抃足鳳皇來儀而拊翼乃知長嘯之奇妙蓋亦音

殼之至極

螳蜋賦　戴𥡴文

成公綏

仰及茂陰俯緣條枝冠角峨峨足翅岐岐尋喬木而上綴從蔓草而下垂戢翼鷹峙延頸鵠望推翳徐翹舉斧高抗鳥伏地騰雀擊隼放俯飛蟬而奮猛臨蟪蛄而還壯距車輪而軒翥固齊侯之所尚力有翩翩黄雀舉翮高棹連翔枝幹或鳴或飛覩兹螳蜋將以療饑厲嘴脅蹤其往如歸

洛禊賦 載蓺文　　成公綏

考吉日簡良辰祓除解禊司命洛濱妖童媛女嬉遊河曲或振纖手或濯素足臨清流坐沙場列罍樽飛羽觴

鴻雁賦 載蓺文　　成公綏

余嘗遊乎河澤之間是旹鴻雁應節而羣至望川以奔集夫鴻漸著羽儀之數小雅作于飛之詠斯乃古人所以假象興物有取其美也余又奇其應氣而知旹故作斯賦

辰火西流飆風厲起軒翥鼓翼抗志萬里過雲夢以娛遊投淮湘而中憩晝顧眺以候遠夜警循而相衛

天地賦

成公綏

惟自然之初載兮衜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濁剖分玄黃判離太極旣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重規天動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氣而代謝寒暑隨旹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萬化繁育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律覆載無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六氣氤氲蚑行蠕動方聚類分鱗殊族別羽毛以羣各含精而鎔冶咸受範於陶鈞何

滋育之罔極兮偉造化之至神若夫懸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燭燿五緯重光河漢委蛇而帶天虹蜺偃蹇於昊蒼望舒彌節於九衜羲和正轡於中黃衆星回而環極招搖運而指方白獸峙據於參伐青龍垂尾於氐房玄龜匿首於女虛朱鳥奮翼於星張帝皇正坐於子宮輔臣列位於文昌垣屏駱驛而珠連三台差池而鴈行軒轅華布而曲列攝提鼎峙而相望若乃徵瑞表祥災變呈異交會薄蝕抱暈帶珥流逆犯歷譴悟象事蓬容著而妖害生老人形而主受喜天矢黃而國吉祥彗孛發而世所忌爾乃旁觀四極

俯察地理川瀆浩汗而分流山嶽磊落而羅峙滄海沆漭而四周懸圃隆崇而特起昆吾嘉於南極燭龍曜於北阯扶桑高於萬仞尋木長於千里崑崙鎮於陰隅赤縣據於辰巳於是八十一域區分方別風乘俗異險斷阻絕萬國羅布九州並列青冀白壤荊衡塗泥海岱赤埴華梁青黎兗帶河洛揚有江淮辯方正土經略建邦王圻九服列國一同連城比邑深池高墉康衢交路四達五通東至暘谷西極泰濛南暨丹炮北盡空同遐方外區絕域殊鄰人皆蚰軀鳥翼龍身衣毛被羽或介或鱗棲林浮水若獸若人居乎

大荒之外處於巨海之濱於是六合混一而同宅寓宙結體而括囊元運渾流而無窮陰陽循度而率常回動糾紛而乾乾天衜不息而自彊統羣生而載育人託命於所繫尊太一於上皇奉萬神於五帝故萬物之所宗必敬天而事地若乃共工赫怒天柱摧折東南俄其旣傾西北豁而中裂斷鼇足而續毀鍊玉石而補缺豈斯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虛設何陰陽之難測偉二儀之奓闊坤厚德以載物乾資始而至大俯蓋載於有形仰蔽視於所蒞游萬物而極思故一言於天外

木蘭賦　并序　　成公綏

許昌宮園中木蘭樹余往觀之遂為賦曰

覽衆樹之列植嘉木蘭之殊觀至於玄冥授節猛寒嚴烈峩峩堅氷霏霏白雪木應霜而枯零草隨風而摧折顧青翠之茂葉繁旖旎之弱條諒抗節而矯貴獨滋茂而不雕

雲賦　載序　　成公綏

於是玄氣仰散歸雲四旋氷消瓦離奕奕翩翩去則滅軌以無迹來則幽闇以杳冥舒則彌綸覆四海卷則消液入無形或狎獵鱗次參差交錯上捷業以梁倚下壘硊而相薄狀巖嵬其不安吁可畏而欲落或粲爛綺藻若畫若規繁縟成文一續一離或繡文錦章依微要眇緜邈凌虛輕翔浮漂

柳賦 戴𦲷文　成公綏

宅京宇之由偏濆積鼻之清渠啟橫門於大路臨九逵之通衢愍行旅之靡休樹雙柳於衢隅彌年載而成陰紛憚援而扶疎

琵琶賦 戴𦲷文　成公綏

八音之用誦於典藝簫韶九奏物有容制惟此琵琶興自末世爾乃託巧班輸如意橫施因形造美洪殺得宜柄如翠虬之仰首盤似靈龜之蹁躚臨樂則齊州之丹木柱則梁山之象犀捲以玳瑁格以瑶枝若夫盤圖合璽太極形也三材片合兩儀生也分柱列位歲數成也回窻華表日月星也

大河賦　　成公綏

覽百川之弘壯兮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兮出積石之嵯峩登龍門而南遊兮拂華陰與曲阿凌砥柱而激湍兮踰汭洛而揚波體委蛇於后土兮配雲漢於穹蒼貫中夏之畿甸兮經朔狄之遐荒歷二周之北境兮流三晉之南鄉秦自西而啟壤兮齊據東而畫疆殷徒涉而永固衛遷濟而遂彊趙決流而却魏龐引溝而戚梁思先喆之攸歎何兆慮之難量

琴賦　載藝文　　成公綏

伯牙彈而駟馬仰秣子埜揮而玄鶴[illegible]鳴清角發而陽氣亢白雲奏而風雨零

昔雨賦 載藝文　　　成公綏

兩儀協合二氣𦀵熅洪川起波名山興雲

故筆賦 載藝文　　　成公綏

有倉頡之奇生列四目而兼明慕羲氏之畫卦載萬物於五行乃發慮於書契採秋毫之穎芒加膠漆之綢繆結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玄管屬象齒於纖鋒染青松之微煙著不泯之永蹤則象神僊人皇九頭式範羣生異體怪軀注王度於七經訓河洛之讖緯書日月之所躔別列宿之舍次乃皆是筆之勛人日用而不寤仡盡力於萬機卒見弃於行路

芸香賦 載藝文

成公綏

美芸香之修潔稟陰陽之淑精去原埜之蕪穢植廣夏之前庭莖類秘竹葉象春檉

烏賦 載藝文

成公綏

有孝烏集余之廬乃喟爾而歎曰余無仁惠之悳祥禽曷為而至哉夫烏之為瑞久矣以其反哺識養故為吉鳥是以周書神其流變詩人尋其所集望富者瞻其爰止愛屋者及其增歎茲蓋古人所以為稱若乃三足德靈國有道則見國無道則隱斯乃鳳鳥之悳何以加焉鵩惡鳥而賈生懼之烏善禽而吾嘉焉懼惡而作歌嘉善而賦之不亦可乎

惟玄烏之令鳥兮性自然之有識應炎陽之純精兮體乾剛之至色望仁里之廻翔兮翩鞶鳴以拊翼差自託於君子兮心雖邇而不逼趣被高林集此叢灌棲息重陰列巢布翰繽紛霧會迴皇塵亂來若雨集去如雲散哀鳴日夕鼓翼昧旦噫啞相和音聲可玩嗟斯烏之克孝兮心識養而知慕同蓼莪之報悳兮衆凱風之至素雛既壯而能飛兮乃銜食而反哺遊朝霞而凌厲兮飄輕翥於玄冥有崑山之奇類兮體殊形而王趾凌太極以翱翔兮為王母之所使昔應德而來儀兮介帝王之繁祉入中州而武興兮集林木而軍起能休祥於有周兮翔貞明於吉土嘉茲烏之淑良兮永歡樂而靡已

陰霖賦 載藝文　　成公綏

百川氾濫潢潦橫流沈竈生鼃中涯運舟

蒲萄賦 載藝文　　荀勗

靈運宣流休祥允淑懿波穐方乾元是畜有蒲萄之

珍奇應滈穌而延育

紫花賦 載藝文　　傅玄

紫華一名長樂華舊生於蜀其東界特饒中國奇而種之余嘉其華純耐久可歷冬而服故與友生各為之賦

有遐方之奇草禀二氣之純精仰紫微之景曜因含色以定名剛莖勁直纖條繁列從回風以搖動紛蘭暢而蒽藹蔚青葱以增茂含[illegible]華而未發於是散綠葉秀紫榮蘊若芝草之始敷灼若百枝之在庭獨參差以照耀何光麗之襍形渙瀁㬎昱而奪人目精下無物以借喻上取象於朝霞妙萬物而比豔莫茲草之可嘉

菊賦 載藝文　　傅玄

布濩河洛縱橫齊秦掇以纖手承以輕巾服之者長壽食之者通神

桃賦 載藝文

傅玄

有東園之珍果兮承陰陽之靈和結柔根以列樹兮豔長畝而駢羅夏日先熟初進廟堂辛氏踐秋厥味益長亦有冬桃冷侔冰霜次御適意怒口所嘗華升御於內庭兮飾佳人之令顏寔充虛而療飢兮信功烈之難原嘉放牛於斯林兮悅萬國之乂安望海島而慷慨兮褒度朔之靈山何茲樹之獨茂兮條枝紛而丽閑根龍虬而雲結兮彌萬里而屈盤禦百鬼之妖慝兮列神荼以司釬辟凶衰而濟正兮豈唯營美之足言

芸香賦 序載藝文

傅玄

月令仲春之月芸始生　鄭玄芸香草也世人種之中庭

蜀葵賦序載藝文　傅玄

其苗似瓜瓠既大而結鮮紫色曜日

陽春賦　傅玄

虛心定乎昏中龍星正乎春辰嘉勾芒之統旹宣太皡之威神素氷解而泰液洽玄獺祭而鴈北征幽蟄蠢動萬物樂生依依楊柳翩翩浮洋桃之夭夭灼灼其榮繁華燁而曜埜煒芬葩而揚英鶬鶊營巢於高樹鸒鵶泥於廣庭覩戴勝之止桑聆布穀之晨鳴習習谷風洋洋綠泉丹霞横嶺文虹竟天

宜男花賦 載藝文

傅玄

猗猗令草生於中方花曰宜男號應禎祥遠而望之煥若三辰之麗天近而察之明若芙蓉之鑒泉於是狡童媛女以昔來征結九穗之永思含春風以娛情

蓍賦

傅玄

春邁衛惠於青陽混百卉而萌生逮朱夏而修茂暨商秋而堅貞雖離霜而未凋與潛龜乎通靈於是原極以漸極形以度以類萬物之情以通天下之故豈唯終始於事業乃參天而倚數棄原埜之蕭條升雲階而内御運玆莖於掌握爻象形而星布信鈞深而致遠寔開物而成務

李賦 載蒐文　　傅玄

潛實内結豐彩外盈翠質未變形隨運成種別類分殊未或黄甘酸滑適美踰蜜房浮釆點駮赤者如丹入口流濺逸味難原

安石榴賦 載蒐文　　傅玄

烏滄中而纖條結龍辰升而丹華繁其在晨也灼若旭日栖扶桑其在昏也爽若燭龍吐潛光苞玄黄之烈輝緑蕚曄而煒煌羨朱榮於緑葉皆從風而飃揚

瓜賦 我施文　　傅玄

應運候背負甲涂生次落英之密葉交萎私之修莖重䦨其珍沉之清源投之寒刀承以朱盤中剖四破緋分若毀質負方味氣芙芳蘭愈淳冷而益甘順神爽而鮮煩細肌密理多瓤少瓣豐指絕異食之不餚

弔秦始皇賦　　傅玄

余治獄至長安觀乎阿房而弔始皇曰

傷秦政之為暴棄仁義以自亡掇紙申辭以弔始皇有姬失統命不於常六國既平奄有萬方政虐刑酷如火之揚致周章之百萬取燹掘於項王疲斯民乎宮墓甚癸辛於夏商未旋踵而為墟屯鏖糜乎廟堂國既顛而莫扶訛阻兵之為強

雉賦 載執文　　傅玄

稟炎離之正氣應朱火之禎祥播五彩之繁縟被華玄而成章冠列角之盛儀翹從風而飄揚屢嚴距之武節超鶩跱而鳳翔感天和而貽瑞進據昴而祚商樂周衛之方隆敷皓質於越裳

朝會賦　　傅玄

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制采秦漢之舊儀肇元正之嘉會於是先期戒事衆蒺允敕萬國咸喜各以其職翼翼京邑巍巍紫極前三朝之夜半庭燎晃以舒光華燈若乎火樹熾百枝之煌煌俯而察之如元燭龍而炤玄方仰而觀焉若披丹霞而鑒九陽

正都賦　載藝文　傅玄

撫琴瑟陳鐘虡吹鳴簫擊靈鼓奏新聲理秘舞乃有材童妙妓都盧迅足緣修竿而上下形既變而景屬忽跟挂而倒絕若將墜而復續虬縈龍蛇委随紆曲杪竿首而腹旋承嚴節之繁促於是神嶽雙立岡巖岑崟靈草殺崖嘉木成林東父翳清溢而遐望西母使三足之靈禽丹蛟吹笙文豹鼓琴素女撫瑟而安歌聲可意而入心偓佺企而鶴立鮮清響而哀唫

相風賦　載藝文　傅玄

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乎其達變通之理乎觀妙之微神明可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

乃構相風因象設形蜿盤獸以為趾建修竿之亭亭體正直之無撓度經高而不傾棲神烏於竿首俟祥風之來征

山雞賦 載藝文　　傅玄

惟南州之令鳥稟坤離而體珍被黃中之正色敷文象以飾身翳景山之竹林超遊集乎水濱鑒中流以顧影睎雲表之清塵

鸚鵡賦 載藝文　　傅玄

奇毛曜體綠采含英鳳翔鸞跱孔質翠榮蔟言輒譍若響追聲

猨猴賦 載說文 傅玄

余酒酣耳熱攉顏未伸遂戲猴而縱猿何瓌眩之驚人戴以赤幘襪以朱巾先裝其面又丹其脣揚眉蹙額若愁若嗔或長眠而抱勒或嚏咋而齟齗或頤仰而踟蹰或悲嘯而吟呻既似老公又類胡兒或低眩而擇颯或旋掌而胡舞

鏡賦 傅玄

順陰位於卤裔採妹金之剛精醮祝融以致虔命歐冶而是營晞日月之光烈像厥爲乎曜靈不有心於好醜而衆形其必詳同晃錄於良史隨善惡而是彰猗猗淑媛哉哉后妃眷春榮之零悴懼玉顏之有衰盼清揚而自鏡競嫈婧以相暉若乃雲髻亂於首頼黛渝於色設有之於斯器兮亂厥顏之能飾與暗替而同昧兮近有面而不識君子之顏不可以不飾則內省而自箴既見前而慮後則祗畏於幽深察明明之待瑩則以此而洗心睹日觀之有暇則稽訓於傳

異夫然尚何厥容之有慢而厥思之有淫

鷹賦　藝文　傅玄

左看若側右眎如傾勁翮二六機連體輕勾爪懸芒足如枯荊觜利吳戟目頴星明雄姿邈世逸氣横生

鬬雞賦　藝文　傅玄

或躑躅踟蹰躡喋容與或控地俯仰或撫翼未舉或狼顧鴟視或鸞翔鵲舞或佯背而引敵或畢命於強禦於是紛紜翕赫雷合電擊爭奮身而相戟兮競隼鷙而雕睨得勢者淩九天失據者淪九地

走狗賦　傅玄

蓋輕迅者莫如鷹猛捷者莫如虎惟良犬之稟性兼二儁之勁武應天人之景暉順[illegible]鳥之近處憑水木之餘氣鍊金精以自輔統黠喙於秋方君大素之內寓諒韓盧其不抗豈晉獒之能禦旣乃濟盧泉涉流沙踰三光跨大河希代来貢作珍皇家骨爲多奇儀表可嘉足懸鉤爪口含素牙首類驤螭尾如騰蛇脩頸闊腋廣前梢後豐顱促耳長叉緩口舒薄息筋豹耳龍形蹄如結鈴五魚體成勢似凌青雲目若泉中星轉眡流光朱耀赤精褒茹黃而帽宋鵲兮越妙古而揚名於是尋漏跡躡遺蹤形疾騰波勢如駭龍戲朝鳥之輕機兮絶奔獸之逸軌漂星流而景屬兮逾窈冥而騰超陵岡越壑横山超谷原無遁逸林無隱鹿顧正隰以嬉游兮步蘭皋而駢足然後娛志蒐圃逍遥中路屬精某以詩啖逐東部之狡兔洋洋以行行遂妙觀於水路旣迅捷其無前又閑暇而有度樂極情遺逸足未殫抑武烈而就羅兮順指麾而言旋歸功美於執紲兮其禁䝉之不虞感恩義而褒惪兮願致用於後田聆輶車之鸞鑣兮逸傛儀而禁桓

乘輿馬賦　載苑文　傅玄

目若曜星符米横揆高頭懸日雙璧象月頭似削成鬣如鬒鬉延首高驤擢足軒跱氣益青雲勢凌萬里九方不能測其天機秦公不能究其妙理

馳馬射賦載藝文　　傅玄

何逸羣之奇駿生濛汜之遐濱附南方以定位表天駟於三辰儀乾行之剛健馮坤厚以託身豈驥悳之足慕睎萬里之清塵

柳賦載藝文　　傅玄

無邪壤而不植兮象乾剛之屢遷紛猗靡以從風兮若將往而復旋

硯賦 載菀文　傅玄

採陰山之潛樸簡衆材之攸宜節方圓以定形鍛金鐵以為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加采漆之膠固含冲德之清玄

筆賦 載菀文　傅玄

簡脩毫之竒兎選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之以幽蘭嘉竹翠色形管含丹於是班匠竭巧名工逞術纏以素枲納以玄漆染芬松之淳煙寫文象於紈素動應手而從心煥光流而星布

大寒賦　傅玄

五行倏而竟鶩兮四節紛[illegible]而電逝暑徃寒來十二月而成歲日月會於析木兮重陰淒而轉肅彩虹藏於虛廓兮鱗介潛而長伏若乃天地凜冽庶極氣否嚴霜夜結悲風晝起飛雪山積蕭條萬里百川咽而不流兮氷凍合於四海扶木憔悴於湯谷若華零落於濛汜

述夏賦 載藝文　傅玄

四月惟夏運臻正陽龢氣穆而扇物麥含露而飛芒清徵泛於琴瑟朱鳥感於炎荒鹿解角於中埜草木蔚其條長

辟雍鄉飲酒賦 戴菀文　　傅玄

昔皇帝親往萬乘之尊蹕以幸乎辟雍鹵簿齊列官正其容乃延卿士乃命王公定小會之常儀兮饗殊俗而見遠邦揖讓而升有主有賓禮雖舊制其教惟新若其俎豆有數威儀翼翼賓主百拜貴賤修勅酒清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及至嘒嘒笙磬喤喤鐘鼓琴瑟安歌德音有叙樂而不淫好樸尚古四坐先迷而後悟然後知禮教之弘普也

紙賦 戴菀文　　傅咸

蓋世有質文則治有損益故禮隨時變而器與事易既作契以代繩兮又造紙以當策夫其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真含章蘊藻寔好斯文取彼之弊以為此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信能幽能顯

畫像賦載藝文　傅咸

先畫卞和之像者雖具其事在素定見其泣血殘刖之形情以悽然辭曰

惟年命之遒短速流光之有經疾沒世而不稱貴立身而揚名既銘勳於鐘鼎又圖像於丹青覽光烈之攸畫覩卞子之容形泣泉流以雨下灑血面而濺纓痛兩趾之雙刖心惻悽以傷情雖髮膚之不毀覺害仁以偷生向厥趾之不刖孰夜光之見明人之不同爰自在昔臧知抑而不進和殘軀以證璧

汙卮賦載藝文　傅咸

人有遺余琉璃卮者小兒竊弄墮之不絜意既惜之又感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爲寶況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

有金商之瑋寳禀乾剛之淳精歎春暉之定色越冬冰之至清爰甄陶以成器逞異域之殊形偎陷身於醜穢豈厥美之不惜與觴杓之長辭曾瓦匜之不若

鏡賦 載籍文　　傅咸

清鑒明水景若朝陽不將不迎應物無方不有心於妍醜而衆形其必詳猗猗淑媛戢戢后妃春春榮之零悴懼玉顔之有衰盼青陽以自鏡競崇姱以相輝

螢賦　　傅咸

余嘗獨處夜不能寐顧見螢火遂有感於是執以自炤而為之賦其詞曰

潜空館之寂寂兮意遥遥而靡寍夜耿耿而不寐兮憂悄悄而多傷哀斯火之煙滅兮近腐草而化生感詩人之悠歎兮覽熠燿於前庭不以資質之鄙薄兮欲增輝乎太清雖無補於日月兮期自照於陋形當朝陽而戢景兮必宵昧而是征進不競於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諒有似於賢臣兮於疎外而盡誠盍物小而諭大兮固作者之所旌假乃光而喻爾賦兮庶有表乎忠貞

櫛賦 載稅文　　傅咸

我嘉茲櫛惡亂好理一髮不順寔以為耻雖日用而匪懈不告勞而自已苟以理而委任期竭力而沒齒

黏蟬賦 載稅文　　傅咸

櫻桃為樹則多陰為果則先熟有蟬鳴焉聊命黏取退惟當蟬之得意於斯樹不知黏之將至亦猶人之得於富貴而不虞戚之將来也

有嘉果之珍樹蔚弘覆於我庭在赫赫之隆暑獨肅肅而自清遂寓目以周覽見鳴蜩於纖枝翳翠葉以長吟信厥樂之在斯苟得意於所歡曾黏住之莫知匪爾命之遭薄坐偷安而忘危嗟悠悠之躭寵請茲覽以自規

鳴蜩賦 載藝文　傅咸

有嘒嘒之鳴蜩於台府之高槐物處陰而自慘奚厥聲之可哀秋日悽悽兮感昔逝之若頹局昔逝之是感兮感年歲之我催孰知命之不憂詠梁木之有摧生世忽兮如寓求福貴於不回且明明以在公唯忠讜之是與佚發淅之坦坦登高墻以自棲

青蠅賦 載藝文　傅咸

幸從容以閑居且遊心於典經覽詩人之有造刺青蠅之營營無纖芥之微用信作害之不輕既反白而為黑恒衆蛆以盈蓄美厚之鮮絜[illegible]嘉肴之芳馨滿堂室之薨薨亂閨寓之淂情

感涼賦　　傅咸

踐朱明之中月暑鬱隆以肇興赫融融以彌熾乃沸海而焦陵獸竄伏於幽林兮鳥垂翼而弗升汗珠隕於玉體兮粉附身而沾凝於是景雲晨敷曜靈潛光陰氣群升凱風鼓揚忽輕箑於坐隅兮思暖服於蘭房

蜉蝣賦　載藝文　　傅咸

有生之薄是曰蜉蝣育微微之陋質羌采采而自修不識晦朔無意春秋取足一日尚又何求戲停淹而委餘何必江湖而是遊

叩頭蟲賦 戴苑文

傅咸

益齒以刮克而盡舌存以其能柔強梁者不得其死執雌者物莫之讐無咎生於惕厲悔恡來亦有由仲尼唯諾於陽虎所以解紛而免尤韓信非為懦兒出胯下而不羞何兹蟲之多畏人纔觸而叩頭犯而不校誰與為仇人不害我我亦無憂彼螳蜋之舉斧豈患禍之能禦此謙卑以自牧乃無害之可賈將斯文之為貴貴不遠而取譬雖不能觸類是長且書紳以自示指一日而三省恒跼蹐以祗畏然後可以蒙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羽扇賦 戴苑文

傅咸

吳人截鳥翼而搖風既勝於方圓二扇而中國莫有生意咸吳之後翕然貴之其辭曰

鳳皇於飛翽翽其羽況靈體以遐翔匪六翮其焉舉感扇揚之興風宜收之以清暑彼安衆之云妙羗剖篾於毫縷體苒苒以輕弱侔縞素於齊魯此因資以為用不假裁於規矩雖靡飾於容好亦羗池而有序上比列於南箕下等美於箑甫

扇賦 藝苑文 傅咸

天澌行而不息四節代以相尋背青春之令月踐朱夏於斯今熱融融以太甚訖赫赫之可任汗珠隕以外流氣鬱結而内沉庶凱風之自南競清𤄊而啓襟怨微飆之不興恨喬木之無陰搖輕扇之苒弱手纔動而慍心心取慍於搖握尚何希乎北林下濟億兆上盛侯王光曰安衆消暑作涼豪貴幸於斯昔無日夜而有忘謂洪恩之可固終靡弊於君旁火星忽以西流悲風起乎金商飈日淒淒白露為霜體欲然以思暖御輕裘於溫房猥棄我其若遺去玉手而潛藏君背故而向新非余身之無良哀徒勞而靡款獨褰怨於一方

鷰賦 藝苑文 傅咸

有言鷰今年巢在此明歲故復來者其將逝剪爪識之其後果至焉

鷰鷰於飛差池其羽何詩人之是興信進止之有序䴏背陰以龍潛春晞陽而鳳舉隨昔宜以行藏似君子之出處惡焚巢之凶醜患林埜之多阻諒鳥獸之歎羣非斯人而誰與惟里人之為美託君子之堂寓逮来春而復旋意眷眷而褱舊一委身乃無餘豈敗遁而更赴

鸚鵡賦 載藝文　　傅咸

有金商之奇鳥處隴坻之高松謂崇峻之可固然以慧而入籠披丹脣以授音亦尋響而應聲昞明眸以承顏側聰耳而有聽口纔發而輕酬容甫景而隨形言無往而不復似探幽而測冥自嘉智於君子足取愛而揚名

斑鳩賦 載藝文　　傅咸

集茂林之蔭蔚登弱林以容與體郁郁以敷文音邕邕而有序情欽樂而是悅遂籠之於前寓爾乃飲以神泉食之稻粱朝想椒塗夕宿蘭房昔連翩於遲阿見飛燕之頡頏慨感物而哀鳴聲楚切以哀傷仰華林而矯翼紛憎逝而高翔

蕣華賦藝文　傅咸

佳其日新之美故種之前庭而為之賦

覽中唐之奇樹禀沖氣之至精應青春而敷蘗逮朱夏而誕英布夭夭之纖枝發灼灼之殊榮紅葩紫蔕翠葉素莖含暉吐曜爛若列星朝陽照灼以舒暉逸藻采粲而光明邈天壤而莫儷何蕣華之足營

儀鳳賦序藝文　傅咸

鵔鷬賦者廣武張侯之所造也以其形微處卑物莫之害也而余以為物生則有害有害而能免所以貴乎才智也夫鵔鷬既無智足貴亦禍害未免免乎禍害者其唯儀鳳也

明意賦戴敍文　傅咸

侍御史傅咸奉詔治獄作賦用明意云

舍拴款以禰載令楨遲以淹留吏砥身以存公古有死而無桒波背正以從邪我沒世而是尤數腎腸以為效兮豈文飾之足修感恩輸命心口自減加我數季竭力効節春秋既不吾與日月忽其不屈周衛兮如砥言人兮是由材曲兮枉撓朽木兮雖抽

患雨賦　傅咸

夫何遠寓之多褱患滛雨之有經自流火以迄今歷九旬而無盈康太清之重曜覩日月之光明雲乍披而旋合霤暫輟而復零將收雷之要月棄嘉穀於已成前渴焉而不降後患之而彿晴惟二儀之神化寔水旱之有并湯亢陽於七載兮堯洪汎乎九齡天瀞且猶若兹况人事之不平

感別賦 載藝文 傅咸

嘉天地之交泰美萬物之會通悅朋友之攸攝慕管鮑之遐蹤退以文而會友欽公子之清塵信同聲之相應意未寫而情親誓雅好之齠齔分綢繆而日新蘭蕙含芬有昔而馨龍驥騁足有昔而征乾道變化昔惟大明峩峩睦友載揚厥聲降聖寧之旌招曜羽儀之上京贊唐虞之嘉運超飛躍乎太清佩銀璜於帝側拖紫艾於天庭瞻宸極之耿耿喜吾子之寵榮無荊玉之夜觀猥齊景於夜光敢有觀於斯舉欣與子而並翔天啟其願自忝類繁幼則同遊長則同班

同心厥職其臭如蘭庶績未凝聖朝疇咨顯佐納言光綜萬機出順景而為偶入闇然而無依步空宇以佪徊想宴笑之餘暉意纏綿而彌紹淚雨面而沾衣

申褒賦 載藝文 傅咸

何天施之弘普廁瓦礫於瓊瑛備東宮之妙選奉儲后之聖明穆穆清禁濟濟羣英鸞翔鳳集羽儀上京芬芳並茂我穢其馨惠音光宣我累厥聲豈伊不媿顏影慙形雖自百於殞越懼恩隆而命輕命既輕而才下諒無補於明昔塞賢哲之顯路而塵損之日滋匪貌榮而忘替寔結戀之有違忍厚顏於寮類甘獲戾而受譏不悟皇恩之彌崇授大縣乎近畿畿云近而防遠情眷眷而含悲悲惻兼懷憂慮寔深雖可南面千載晞心微微小子斯之莫任莫斯之任求仁在

我將反初服畢志訓雅盡烏鳥之至情竭歡敬於膝下進抗疏以歸誠退抽簪而脂車庶所乞之克從永投迹於蓬廬

喜雨賦　　傅咸

於是祝融熾景羲和警轡亢陽火憤野無生類悠悠億兆同茲惏悴伊我皇之仁惠兮配燾育於二儀屢剋躬而勤政兮廣請禱於靈祇訖詔天高其聽不遠訖謂神遠厥應孔昭潔齋致虔於茲三朝陰鬱怫而騰起陽菴薆而自消飛廉扇谷風之翼翼靈潵興慶雲之飄飄遂乃重陰四會溟邈無垠方中降雨亘夜迄今生我百穀粒我蒸民昔洪水滔天於唐堯之朝亢旱為災於殷湯之世下民其咨莫能俾乂歷稔九七僅免斯害猶以疇咨為美諱躬禱為勛伐

遂登丘賦載序文　　傅咸

左光祿大夫濟北侯荀公前喪元妃及失令子葬於函丘有以感褢而作斯賦

何天道之難忱信厥命之靡常匪彼生之不辰亦夫人之多殃惟濟北之初載夙遭旻而逢罹與瓜瓞之緜緜飛英聲以風馳庶家嗣之克昌永保祚於鑫斯慍無妄之為災怨上皇之有違在德門之方隆乃降厲於元妃斁房闈其無主衆孤煢而莫依孔臨川以永歎趙有感於九原覽登丘之哀賦諒聖賢之同情

小語賦 載藉文　傅咸

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玉侍王曰能為小語者處上位景差曰么蔑之子形難為象晨登蟻蛘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釀烹一小虱飽於鄉黨唐勒曰攀蚊髯附蚋翼我自謂重彼不極邂逅有急相切逼竄於鍼孔以自匿宋玉曰折辭足以為櫂舫粒糠而為舟將遠遊以遐覽越蟬溺以橫浮若涉海之無涯懼湮沒於洪流彌數旬而汔濟陟蟻蟻之崇丘未升半而九息何昔遠乎抄頭

神泉賦 載藉文　傅咸

余所居庭前有涌泉在夏則冷涉冬而溫溫則水物冬生冷則氷可以過每夏遊之不知歲之有暑耳惟茲神泉厥理難原在冬則溫旣夏而寒混混洋洋載清載瀾遂乃培以文石樹之柳杞密葉雲覆重陰蔽沚氣冷冷以含涼風肅肅而恒起於昔朱明紀運旭日馳光鬱鬱隆暑赫赫太陽盥玉體於素波身凄焉而自清不知天昔之有暑忽謂繁霜之隕庭遠至旻穐旣逝司寒髣節六合蕭條嚴風凓冽河洛輟流太陰凝結彼湓湓而含凍此灼灼而含熱綠竹猗猗荇藻青青是託斯茂是植斯榮

桑樹賦 載藝文 傅咸

世祖昔為中壘將軍於直廬種桑一株迄今三十餘年其茂盛不衰皇太子入朝以此廬為便坐

伊茲樹之僥倖蒙生生之渥惠降皇躬以斯植遂弘茂於聖世厥茂伊何其大連尋修柯遠楊洪條梢森布華枝之沃若播密葉以垂陰隆華寓而作涼清隆暑之難任以厥樹之巨偉登九日於朝陽且積小以高大生合抱於臺迄猶帝躬之將升亦累惠以彌光湯躬禱於斯林出獲雨而興商惟皇晉之基命爰於斯而蕤祥從皇儲於斯館物無改於平生心惻切以興思思有感於聖明步徬徨以周覽庶髣髴於儀形

玉賦 載藝文 傅咸

易稱乾為玉玉之美與天合德其在玉藻仲尼論之備矣非復鄙文所可稱述

萬物資生玉稟其精體乾之剛配天之清故能珍嘉在昔寔用罔極夫豈君子之是比蓋乃王度之所式其為美也若此當其潛光荊埜抱璞未理衆視之以為石獨見知於卞子曠千載以遐棄倏一旦而見齒為有國之偉寶禮神祇於明祀豈連城之足云嘉遭遇乎知己知己之不可遇譬河清之難俟既已若此誰亦泣血而刖趾

芸香賦 載蒞文　　傅咸

攜昵友以逍遥兮覽偉草之敷英慕君子之弘覆兮超託軀於朱庭俯引澤於丹壤兮仰汲潤乎泰清繁茲綠蘤茂此翠莖葉芟蓰以纖折兮枝婀娜以迴縈衆春松之含曜兮鬱蓊蔚以葱青

梧桐賦 載蒞文　　傅咸

美詩人之攸貴兮覽梧桐乎朝陽蔚莑莑以萋萋兮鬱株列而成行夾二門以駢羅作館寓之表章

款冬花賦 載藝文　傅咸

惟兹奇卉款冬而生原厥物之載育稟淳粹之至精用能託體固陰利此堅貞惡朱紫之相奪患居衆之易傾在萬物之並作故韜華而弗逞遠皆绝以粘槁獨保質而全形

燭賦 載藝文　傅咸

余治獄至長安在遠多衆與同行夜飲以忘愁顧惟燭之自焚以致用亦循殺身以成仁矣益泰清垂象匪日不光向晦入冥匪火不彰故六龍銜燭於北極九日登曜於扶桑日中則昃月虧於望肯邁靡停晝不於常背三接之昭昭即厥開之有傷何遠寓之多衆患冬夜之悠長獨耿耿而不寐待雞鳴之未央徒伏枕以展轉起燃燭於閑房揚丹輝之煒煒焕朱焰之煌煌俾幽夜而作晝繼列景乎朝陽慨顧景以增歎孰斯愁之可忘嘉湛露之愔愔遂命樽而設觴爾延僚屬酌醇清講三墳論五經高譚既倦引滿行盈樂飲今夕寔慰我情

琴賦并序　　　嵇康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為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猒而此不勌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為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為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聲音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敘所懷以為之賦

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夕納景於虞淵兮旦晞幹於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跱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崔嵬岑嵓互嶺巉巖岞崿嶇崟丹崖嶮巇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崛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觝隈鬱怒彪休洶涌騰薄奮沫揚濤瀄汩澎湃蜿蟺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迴徐邁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瑤瑾翕赩叢集累積奐衍於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植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於是遯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崿以遊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闞海湄指蒼梧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寤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

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騩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梧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斲孫枝準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為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般倕騁神鏤會裛厠朗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以犀象藉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爚發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憀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踸踔磥硌美聲將興固以

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紛淋浪以流離奐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沛騰遌而競趣翕韡曄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峨峨怫悁煩冤紆餘婆娑陵縱播逸霍濩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兢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響乎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廈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冷絃調心閑手敏觸攙如志惟意所擬初涉淥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寬明弘潤優遊躇跱拊絃安歌新聲代起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龢顏攘皓腕飛纖指以馳騖紛澀譶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秘翫闥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斐韡奐爛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或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旹劫掎以慷慨或怨嫭而躊躇忽飄颻以輕邁乍留

聯而扶踈或參譚繁促複疊攢反從橫駱驛奔遁相逼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瓌豔奇偉殫不可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衍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順敘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趣危嚶若離鵾鳴清池翼若游鴻翔曾崖紛文斐尾慊縿離纚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摟攙擽捋縹繚潎冽輕行浮彈明嫿睽惠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緜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旣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旹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醑進南荊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變用襍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游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間簉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閒止非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非至精者不能與之

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氣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庳弦長故徽鳴性絜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憯懍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欨愉懽釋抃舞踊溢留連瀾漫嗢噱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悆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愼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塗或文或質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

矣于昔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鸑鷟於庭階遊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況蚑行之衆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東平賦有序　阮籍

夫九州有方圓九野有形勢區域高下物有其制開之則通塞之則否流之則行壅之則止崇之則成丘陵汙之則為藪澤遠迤漫衍繞以大壑及至分之國邑樹之表物四時儀其象陰陽暢其氣傍通迴盪有形有德雲升雲動一叫一默或由之安乃用斯惑若觀夫隅隈之缺幽荒之塗泐漠之域窮野之都奇偉譎詭不可勝圖乃有偏遊之士浩養之雄凌驚飈躡浮霄清濁俱逝吉凶相招是以泠淪遊鳳於崑崙之陽鄒子噏溫於黍谷之陰伯高登降於尚季之上羨

門逍遙於三山之岑上遨玄圃下遊鄧林鳳鳥自歌翔鸞自舞嘉穀蕃殖匪戎稷黍其泡陋則有橫術之場庶豕之墟匪脩絜之攸麗于穢累之所如由則昔仰阿甄僞通底蒲桑間濮上淫荒所廬三晉縱橫鄭衛紛敷豪儁凌厲徒屬留居是以強御橫於戶牖怨毒奮於林隅仍鄉飲而作慝眞待久發諸七惟中劉王是聚高危臨城窮川帶宇郗氏婚族寔在其湄背險向水垢汙多私是以其州閭鄙邑莫有或非情遣戾慮以殖厥貲其土田則原壤蕪荒封疆失時疇畝不辟荊棘不治流潢餘溏洋溢靡之東當三齊由接

鄒魯長塗千里受玆商旅力問為率師使以輔驕僕
纖邑於馬斯廣川澤捷徑洞達荊楚遺風是過是徑
是兮由而紹俗靡則靡觀非夷罔式尊斯作殘是以
其唱和矜勢背理向姦尚氣逐利因畏惟慾其居處
壅翳蔽塞窕邃茀章倚以陵墓帶以曲房是故居之
則心昏言之則志哀悖罔從易靡所寤褎其外有濁
河滎其瀍清濟溢其樊其比有連岡巃嵸崎嶬山陵
崔嵬雲雹相干長風振厲蕭條太原其南則浮汶湛
湛行潦成池溪林茂封薪鬱參差羣鳥翔天百獸交
馳雖黔首之不淋兮儼山澤之足彌古喆人之攸貴

兮好政教之有儀彼玄眞之所寶兮樂寂寞之無知
咨閭閻之散感兮因回風以揚聲瞻荒榛之蕪穢兮
顧東山之葱青甘丘里之舊言兮狀新詩以慰情信
嚴霜之未滋兮豈丹木之再榮北門悲於殷憂兮小
弁哀於獨誠鷗端一而以慕仁兮何湻朴之靡逞彼
羽儀之感志兮娟伊人之匪靈昔慨悃以遥思兮颺
飄颻以欲歸欽邛遊於陵顛兮舉斯羣而兢飛物脩
化而神樂兮盜遐觀之可追乘松舟以載險兮雖無
維而自縶馳驊騮於狹路兮傾卷驅而弗及資章甫
以遊越兮見犀光而先入被文繡而貫戎兮識旃裘

之必襲泰湻德之平和兮訖斯邦之可集將言歸於
美俗兮請王子與俱遊漱玉液之滋怡兮飲白水之
清流遂虛心而後己兮人何褱乎患憂重曰嘉季昔
之淋清兮美陽春以肇是託飇飈而載行因形旅以
成駕遵閶維而長驅兮闖遂罔於苑風玄雲興而四
周兮寒雨淪而下降忽一寤而卷軌兮蹈空虛而遂
征扶搖蔽於合遽兮咸池照乎增城欣煌熠之朝顯
兮喜太陽之炎精馮虛舟以逞思兮聊逍遥於清湨
謹玄眞之諶訓兮想至人之有形繡靡覩其紛錯兮
慮彌遠而度逼並旋軌於吠澮兮若空桑之可即言

淫衍而莫止兮心緜緜而未息集舒詰以鑒戒兮賜
衆論之難測神遥遥以抒歸兮畏雙環之在側咨禽
鳥之不羣兮悼悠悠之無極感黎藿之易脩兮攝左
右之相礜嘤從風而永去兮託顥頊於鮒隅雖琴瑟
之畢存兮豈聲曲之復舒慮遨遊以覩奇兮彼上騰
其馬如紛晻曖以亂錯兮漫浩瀁而未靜理靶繆而
攺蟟兮竦端委而自整制規矩以儀衡兮占我龜以
觀省眺然與之所徹兮寔斯近而匪遠豈三季之無
問兮將一往而九反顧褱日之初開兮馳曲陵而餅
容昔零落之飄飄兮試祐蔻之必從釋逡遥之闊度

兮習約結之常契巡襄城之閒敉兮誦純一之遺誓
被風雨之沾濡兮安敢軒翥而避暑竊悄悄之眷貞
兮泰恬澹而永世豈淹留以為感兮將易貌乎殊方
乃懌高以登栖兮永欣欣而樂康

首陽山賦并序

阮籍

正元元年秋余尚為中郎在大將軍府獨往南牆下
北首陽山賦曰

在茲季之末歲兮端旬首而重陰風飄回以曲至兮
雨旋轉而纖襟蟋蟀鳴乎東房兮鶗鴂號乎南林昔
將暮而無儔兮慮悽愴而感心振沙衣而出門兮纓
委絕而靡尋步徙倚以遥思兮喟歎息而微唫將脩
飾而欲往兮衆齷齪而咲人靜寂寞而獨立兮亮孤
植而靡因爽分索之精一兮纖華偽之射真信可寶
而弗離兮寧高舉而自儐聊仰首以廣頫兮瞻首陽
之岡岑樹叢茂以傾倚兮紛蕭爽而揚音下崎嶇而
無薄兮上洞徹而無依風翔過而不集兮鳴梟羣而
並棲颺遥逝而遠去兮二老窮而永歸寔囚軋而處
斯兮焉暇預而敢誹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採
薇彼背殷而從昌兮投危敗而弗遲此進而不合兮
又何稱乎仁義肆壽夭而弗豫兮競毀譽以為度察
前載之是云兮何美論之足慕苟道求之在細兮焉
子誕而多辭且清虛以守神兮豈慷慨而言之

鳩賦 有候并序　阮籍

嘉平中得兩鳩子常食以黍稷之旨没卒爲狗所殺
故爲作賦

伊嘉季之茂惠洪縈恍惚以蒙有鵰縁之奇鳥以
鵰鳩之攸同翔彫木以胎偶寄增巢於喬松瑜雲霧
以消息遊朝陽以相從嗇旬皆而育類嘉七子之脩
容始戢翼而封羽遭驚風之蕭瑟既顛覆而靡救又
振落而莫㢧陵桓山以徘徊臨舊鄉而思入揚哀鳴
以相送悲一往而不集終漂摇以流離傷弱子之悼
栗何依恃以育養頼兄弟之親昵背草祭以求仁託

君子之靖室甘黍稷之芳饒安户牖之無疾絜文襟
以交頸玩葦服之豔溢端妍姿以鑒飾好威儀之如
一卿俛仰以逍遥求愛媚於今日何飛翔之羨慕顧
投報而志畢值狂犬之暴怒加楚害於微軀欲殘没
以糜碎遂捐棄乎偷夫嗟薄賤之可悼豈有忌于須
臾

獼猴賦　阮籍

昔禹平水土而使益驅禽滌蕩川谷兮櫛梳山林是
以神姦形於九鼎而異物來臻故豐狐文豹釋其表
間尾騶虞獻其珎兮父獨鹿棄其豪青馬三騅棄其
䇲此以其壯而殘其生者也若夫熊狙之遊臨江兮
見厥功以乘危變負淵以肆志兮揚震聲而[illegible]處
閑曠而或昭兮何幽隱之罔隨鼷畏逼以潛身兮穴
神丘之重深終或餌以求食兮鳥[illegible]鑿之能禁誠有
利而可欲兮雖希覲而爲禽故近者不彌歲遠者不
歷季大則有稱於萬年細者則爲笑於目前夫獼猴

直其微者也猶繫累於下陳體多似而匪類形乖殊
而不純外察惠而內無度兮故人面而獸心性褊淺
而干進兮似韓非之囚秦揚眉額而驟眒兮似巧言
之僞眞藩從後之繁衆兮猶伐樹而喪隣整衣冠而
偉眼兮襄傾王之思歸[illegible]耆慾而眄祗兮有長卿之
妍姿舉頭吻而作態兮動可增而自新沐蘭湯而滋
穢兮匪宋朝之媚人終蚩弄而處泄兮雖近習而不
親多才伎其何爲兮固受垢而貌侵姿便捷而好伎
兮超騰躍乎岑嵒既東避兮遂中囚而被尋縲微
纆以拘制兮顧㐫山而長吟緣櫰㰓以容與兮志豈

兮乎御林賦右乎之嘉惠設奇睎以盡心且須臾以
永日焉逸豫而自矜斯伏死於堂下長戚没乎形神

清思賦有悞

阮籍

余以為形之可見非色之美音之可聞非皦之譱昔黄帝登僊於荆山之上振咸池於南之岡鬼神其幽而夔牙不聞其[illegible]童女姓嫿榮於東海之濱而翩翻於洪崖之倚林石之隕從而瑤臺不照其光是以微妙無形寂寞無聽然後乃可以覩窈窕而淋清故白日麗光則季后不步其容鐘鼓闇鈴則延子不揚其聲夫清虛寥廓則神物来集飄颻恍惚則洞幽貫冥氷心玉質則激潔思存恬澹無慾則泰志適情伊哀慮之遒好兮又焉處而靡逞寒風邁於黍谷兮父誨子而遊鶤申鵠悲而毋歸兮吴鴻哀而鶯生兹感激以達神豈浩瀁而弗營志不覬而神正心不蕩而自誠固秉一而内修堪粤止之匪傾惟清朝而夕晏兮指濛汜以永寍是昔羲和旣頹玄夜始扃望舒整轡素風来征輕帷連颻華茵肅清彭蚌微塗蟋蛣徐鳴望南山之崔巍兮顧北林之葱青太陰潛乎後房兮明月耀乎前廷迴申展而缺寐兮忽一悟而自驚焉長靈以遂寂兮将有欸乎所之意流盪而改慮兮心震動而有思若有来而接兮若有去而不辭心恍惚而失度情散越而靡治豈覺寤而明[illegible]兮[illegible]雲夢其

如玆警奇觳之異造兮鑑殊色之在斯開丹山之琹瑟兮聆崇陵之嵾嵯始徐唱而微響兮情悄慧以蜲阤遂招雲以致氣兮乃振動而大駭𩙪颸颸洋洋若登崑崙而臨鹵海超遥泛渺不能究其所在心漾漾而無所終薄兮思悠悠而未半鄧林墟於大澤兮欽邳悲於瑶岍徘徊夷由兮猗靡廣衍遊平圃以長望兮乘[illegible]水之華茄長緫麻以永至兮滌平衢之大夷循路曠以徑通兮皋閶闔而洞闈美要耿之飄遊兮猗東風以揚䑛沐湑淵以淋容兮體清潔而靡譏厭白玉以為面披卅霞以為衣襲九英之耀精兮佩瑶

光以茂[illegible]煜以儐紛兮綷衆采以相綴色熠[illegible]以流爛兮紛襍錯以葳蕤象朝雲之一合兮似變化之相依麗常儀使先好兮命河女以言歸步容與而特進兮盻兩楹而升墀振瑶谿之鳴玉兮播陵陽之斐斐躡消漠之危跡兮躧離散之輕微釋安朝之朱履兮踐席假而集帷敷斯來之在室兮乃飄忽之所晞馨香淡而外揚兮媚顔灼以顯姿清言竊其如蘭兮辭婉嫕而靡違託精靈之運會兮浮日月之餘暉假滔氣之清微兮幸㒧嫵以自私願申愛於今夕兮尚有訪乎是非[illegible]芬芳之夕暢兮將暫往而永歸觀怳

怳而未靜兮言未究而心悲嗟雲霓之可馮兮翀揮翼而俱飛棄中堂之局促兮遺戶牖之不處惟幕張而靡御兮几筵設而莫輔載雲輿之奄靄兮乘夏后之兩龍記折丹木以蔽陽兮竦芝蓋之三重翩翼翼以左右兮紛悠悠以容瞻朝霞之相承似美人之褭褭采色襍以成文兮忽離散而不留若將言之未發兮又氣變而飄浮若垂髦而失鬌兮飭未集之形消目流盻而自別兮心欲來而顡遼紛猗靡而未靜兮光列宿之規矩昔儻莽而陰曀兮忽不識乎[illegible]寓邁黄祓之崇臺兮雷師奮而下雨内英哲與長季兮

咨離倫與齊貫摧魍魎而折鬼神兮直徑登乎所期歷四荒而縱衆兮誰云頋乎或疑超高躍而疾鶩兮至北極而放之援閶維以相示兮臨寒門而長辭既不以萬物累心兮豈一女子之足思

亢父賦　阮籍

吾嘗遊亢父登其城使人愁思作賦以記之言不足樂也

亢父者九州之窮地先代之幽墟者也故其地鄙畢小局促危隘不遐其土田則汙除漸洳沮濕桀湾方池邊屬兮客水滂沱纖菜惟產兮不食寔多地下沉陰兮受氣匪穌太陽不周兮殖物靡加故其人民頑嚚檮杌下愚難化其區域雍絕斷塞分迫旋淵終始同貫本末相牽疇昔迄今曠世歷年鉅埜潴其後窮濟甚其前咽滄不暢垢濁寔臻不肖羣聚屋空無賢故其民放散情亂藪窟澤居比跡麋鹿齊志豪貙是以其原壤不辟樹藝希疏荒草彌皋蚊虻憯膚也於其遠險則右金鄉而左高平崇陵崔巍深溪崢嶸羞類不虞熊虎是生故人民被害爵蹈禽性戮情爾之近阻則鳴鳩鷹其前曲城薉其後鴟梟羣翔狐狸萬口故其人民狼風豺氣盜冒無厚南望春申東瞻孟嘗袞界薛邑境邊山陽逆旅行舍姦盜所藏北臨平陸齊之鹵封捷徑與趙逃遁逍遥故其人民側匿頗僻隱蔽不公衷私抱詐爽匿是從禮義不設澹化匪同先喆遺言有昭有聲如何君子栖遲斯邦

上巳會賦　阮瞻

臨清川而嘉讌聊假日以遊娛蔭朝雲而為蓋託茂樹以為廬好脩林之蓊鬱樂草莽之扶疏對四筵而設席祈吉祥於斯塗酌羽觴而交酬獻遐壽之無疆同歡情而悅豫欣斯樂之愷慷薉中衷而弦歌託情志於宮商

思舊賦并序　向秀

余少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灋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昔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惟古昔以懷人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戮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

海賦　木華

昔在帝嬀臣唐之世天綱浡潏為凋為瘵洪濤瀾汗萬里無際長波涾㳫迤涎八裔於是乎禹也乃鏟臨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沷啓龍門之岝嶺墾陵巒而嶄鑿羣山既䂮百川潛渫泱漭澹泞騰傾赴勢江河既導萬穴俱流掎拔五嶽竭涸九州瀝滴滲淫薈蔚雲霧消流決瀼莫不來注於廓靈海長為委輸其為廣也其為怪也宜其為大也爾其為狀也則乃浟湙瀲灩浮天無岸浺瀜沆瀁渺瀰泼漫波如連山乍合乍散噓噏百川洗滌淮漢襄陵廣斥㶀濩浩汗若乃大明摭轡於金樞之穴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彯沙礐石蕩颺島濱於是鼓怒溢浪揚浮更相觸搏飛沫起濤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岑嶺飛騰而反覆五嶽鼓舞而相磓濆濆淪而滀漯鬱沏迭而隆頹盤盓激而成窟消渫濼而為魁潤泊栢而迆颺磊匒匌而相豗驚浪雷奔駭水迸集開合解會瀼瀼濕濕葩華踧沑頑濘潗潛若乃霾曀潛消莫振莫竦輕塵不飛纖蘿不動猶尚呀呷餘波獨湧澎濞灪磙碨磊山壟爾其枝岐潭瀹渤蕩成汜乖蠻隔夷迴互萬里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飛駿鼓楫

泛海凌山於是候勁風揭百尺維長綃挂帆席望濤
遠決冏然鳥逝鷸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所掣
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届若其負穢臨深虛誓愆
祈則有海童邀路馬銜當蹊天吳乍見而髣髴蝄像
暫曉而閃屍羣妖遘迕眇䁀冶夷決帆摧橦戕風起
惡廓如靈變惚怳幽暮氣似天霄靉靆雲布霬昱絕
電百色妖露呵嗽掩鬱矆睒無度飛滂相礚激勢相
沏崩雲屑雨浤浤汩汩沈踔湛濼沸潰渝溢瀖泋濩
渭蕩雲沃日於是舟人漁子徂南極東或屑沒於黿
鼉之穴或挂罥於岑嶅之峰或掣掣洩洩於裸人之
國或汎汎悠悠於黑齒之邦或乃萍流而浮轉或因
歸風以自反徒識觀怪之多駭乃不悟所歷之近遠
爾其大量也則南澰朱崖北灑天墟東演析木西薄
青徐經途瀴溟萬萬有餘吐雲霓含龍魚隱鯤鱗潛
靈居豈徒積太顛之寶貝與隨侯之明珠將世之所
收者常聞所未名者若無且希世之所聞惡審其名
故可仿像其色靉䨴其形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
則有崇島巨鼇峌岘孤亭擘洪波指太清竭磐石栖
百靈颺凱風而南逝廣莫至而北征其垠則有天琛
水怪鮫人之室瑕石詭暉鱗甲異質若乃雲錦散文

於沙汭之際綾羅被光於螺蚌之節繁采揚華萬色
隱鮮陽氷不冶陰火潛然熺炭重燔吹烱九泉朱㷔
綠煙腰眇蟬蜎珊瑚琥珀羣產接連車渠瑪瑙全積
如山魚則橫海之鯨突扤孤遊戛巖嶅偃高濤茹鱗
甲吞龍舟噏波則洪連踧蹜吹澇則百川倒流或乃
蹭蹬窮波陸死鹽田巨鱗插雲鬐鬣刺天顱骨成嶽
流膏為淵若乃巖坻之隈沙石之嶔毛翼產鷇剖卵
成禽鳧雛離褷鶴子淋滲羣飛侶浴戲廣浮深翔鷺
連軒洩洩溪溪䌲動成雷擾翰為林更相叫嘯詭色
殊音若乃三光既清天地融朗不汎陽侯乘蹻絕往
覿安期於蓬萊見喬山之帝像羣仙縹眇餐玉清涯
履阜鄉之留舄被羽翮之襂纚翔天沼戲窮溟甄有
形於無欲永悠悠以長生且其為器也包乾之奧括
坤之區惟神是宅亦祇是廬何奇不有何怪不儲茫
茫積流含形內虛曠哉坎德卑以自居弘往納來以
宗以都品物類生何有何無

船賦　棗據

伊何海之浚廣吁嗟縣邈而無垠彼限隔而靡覩兮此由茲而莫開雖后土之同載兮寔殊代而垂分加聖王之神化兮理通微而達幽悼生民之隔塞兮愍王教之不周立成器以被用兮因垂鳥以造舟濟淩波之絕軌兮越巨川之玄流水無浚而不度兮路無廣而不由運重固之滯貨雖載沉而載浮飄燕粤於吳會轉金石於洪濤想無涯之浩浩不抑進而輟留登揚侯之激浦兮方湧翔而龍遊雖滔天而橫厲長汎樂而無憂棄流則逝遇坻而停受命若嚮唯旹而

征不辭勞而惡動不偷安而自盜不貪財以狗功不愛力而欲輕豐險隨乎質量所勝任乎本形雖不棄而長浮每涉險而必正周遊曲折動與旹併摶載議施心無所營囊括品物受辱含榮唯載涉之所欲涸貴賤於一門包涵適於淵惠普納比乎乾坤感思用之卻廣信人淵之所存

表志賦𢦏藝文　棗據

攄忝職門下在帷幄之末與羣士斜齊登玉陛待日月久矣出為冀州刺史大馬戀主既有微情且志之所存不能無言因而賦之曰

過承嘉惠擢身泰晨備踐丹墀仰承三辰當樂夏之凱南蒙朱陽之穌仁接鳴鸞之垂翼因神虬之光鱗浮眇末之纖質濟吾身於天津邈盧敖之所涉階多士之遺塵登九垓之虛軌覩汗漫之威神情飂飂而凌雲意勝騁於真人扶搖薄於懸圃增城鬱以嵯峨被羽衣之飛飛握若蕙之芳華蹈紛紛之絕軌攀大

椿之蛛柯意翹翹而慕遠思濯髮於天波悲落葉之思條情戀戀於吳倉褒聖惠之弘施情慘切而內傷感有莘之媵臣願致主於陶唐

登樓賦 載藝文　　棗據

褱離客之遠思情悕憫而惆悵登茲樓以逍遥聊因高以遐望感斯州之厥域寔帝王之舊疆挹呼沱之濁河褱通川之清漳原隰開闢蕩臻夷藪桑麻被埜黍稷盈疇禮義既度民繁財阜襄桑梓之舊愛信古今之同情鍾儀悕而南音莊舄感而越聲豈吾人之狹隘䏻去心而無營情戚戚於下國意乾乾於上京

賦苑卷之五終　　　童希聖

賦苑卷之六

鵁鶄賦 載藝文　　摯虞

有南州之奇鳥諒殊美而可嘉生九皋之曠澤遊江淮之洪波既剪翼以就養遂婉孌乎邦家鵁鶄呈儀若刻若畫鸞頸龜背戴玄珥白斑毛頹膺駮羽朱㕧青不専紺纁不擅赤因宛黙注希稠有適其在水也則巧態多姿調節柔骨一低一仰乍浮乍没或遊或舞繽翩翛忽若乃陽故多隂殊方相求見水則喜睹火而憂

觀魚賦　摯虞

覩鱗族於彪池兮睨羽羣於瀨涯乃有洧泉之經濯陂之鯉滗濟涌躍没浪赴遠集於曲漼之隈逐手潛淡之深攢聚輻蹙或濯或沉倏樂攸驛眩目驚心徒極觀而無獲兮羨鮮肴之柔嘉於是六柱俱起參搆橫羅緜罠為筏撼木激波奔突轉薄流不及瀾魚未驚而失行忽浪逵於急湍諒形勝之淂勢寔有豈而無反魚鱗膾鯉亦有庶羞肴核孟陳既旨且柔沉溢爵於通溝因素波以獻酬騁微巧於浮觴競機捷於迅流既歡豫而不倦頤窮晝而無夜獨臨川而慷慨感逝者之不捨惟脩名之未立戀景曜之西謝懼留連之敗德遂收歡而命駕是昔也含衷湛湎需于酒食盤衎宴安歡情未極選興之言矯枉以直悅而不懌莫不歎息

槐賦 載蓺文　摯虞

覽坤元之產殖莫兹槐之為貴爰表庭而樹門膺論道而正位爾乃觀其誕狀察其攸居豐融湛霽翁鬱扶疎上拂華宇下臨修渠湊以夷逕帶以通衢鼓柯命風振葉致涼開明過於八闥兮重陰踰乎九房

疾愈賦 載藝文　摯虞

余體氣不穌飲食漸損旬有餘日衆疾並除饋食纖纖而日尠體顏瘝廉而轉損校朝夕其未殊驗朔望而減本形容消而憔悴體質𢡖而狼狽內憂深而慮遠乃並飡而度帶講和緩之餘論尋越人之遺方考異同以求中稽衆術而簡良薈異端於妙門乃歸奇於涉虛惟茲藥之攸遠實明中之旨堅丸以三七為劑服以四獻為程勢終朝而始發景未及而身輕食信宿而與量體涉旬而告平

貧家賦 載藝文　束皙

余遭家之轗軻嬰六極之困屯恒勲身以勞思丁饑寒之苦辛無原憲之厚德有民斯之下貧有漏狹之草屋無蔽覆之受塵惟曲壁之常在背弛落而壓鎮食草葉而不飽常嗛嗛於膳珍涉孟夏之季月迄仲冬之堅氷稍煎蹙而窮迫無衣褐以蔽身還趨牀而無被於往攘而長卒何長夜之難曉心咨嗟以怨天債家至而相敦乃取東而償西行乞貸而無處退顧影以自憐衒賣葉而難售遂前至於饑季煮黃當之草菜作汪洋之羹鐘釜遲鈍而難沸薪鬱絀而不然

至日中而不熟心苦苦而饑懸丈夫慨於堂上妻妾歎於灶間悲風嗷於左側小兒啼於右邊

餅賦 戴縉文

束晳

立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充盈解戰湯餅為最弱似春綿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失延於下風童僕空嚼而斜眄擎器者舐脣立侍者乾咽

勸農賦 戴縉文

束晳

惟百里之置吏各區別而異曹考治民之賤職美莫當乎勸農專一里之權擅百家之勢及至青幡禁乎游惰田賦度乎頃畝與奪在己良薄潛口受饒在於肥脯得力在於美酒若場功畢租輸至錄社長召閭師條牒所領注列名諱則豚雞爭下壺榼橫至遂乃定一以為十拘五以為二蓋由熱啖紆其腹而杜康咥其胃

近遊賦　截訛文

束晳

世有逸民在乎田疇宅彌五畝志狹九州安窮賤於下里寞玄澹而無求乘篳輅之偃蹇駕蘭單之疲牛連摑索以為鞅結斷梗而作鞦攀蓽門而高蹈揭徘徊而近遊井則兩家共一園必去舍百步貫雞穀於歲首收鷄雛於物牙其男女服飾衣裳之制名號詭異隨迭設繫襦以御冬貿汗衫以當熱帽引四角之縫裙為素條之殺書兒啼於客堂設杜門以避吏婦皆卿夫子呼父字及至三農間隙遘結婚姻老公戴合歡之帽少年著蕞角之巾

讀書賦　截訛文

束晳

耽道先生澹泊閑居藻練精神呼吸清虛抗志雲表戢形陋廬垂帷帳以隱几被紈素而讀書抑揚嘈囋或疾或徐優游蘊藉亦卷亦舒頌卷耳則忠臣喜詠蓼莪則孝子悲捐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詠詩以終己仲尼讀易於終身原憲潛吟而忘賤顏回精勤以輕貧倪寬口誦而芸耨買臣行吟而負薪賢聖其猶孳孳況中才與小人

文賦　　陸機

余每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心夫其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它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爾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懔懔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

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觀古今之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為言籠天地於形内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猋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為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

而為匠在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員期窮形而盡相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緜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意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恒

揆末以續顛謬玄黄之秩序故浼涊而不鮮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兹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縟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柚於予懷怵佗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苕發穎豎離衆絶致形不可逐響難為係塊

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爲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虚而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幺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徒悦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

悲而不雅或清虚以婉約毎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氾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艶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非華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予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脩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

缾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踸踔於短韻放庸音以足曲恒遺恨以終篇豈褱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胷臆言泉流於脣齒紛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冷冷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覽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逾伏思軋軋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昔撫空褱而自惋吾未識夫

開塞之所由伊茲文之為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
使無閡通億載而為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
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
無微而不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
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祖德賦　載靴文　　陸機

咨耆文之懿祖膺降神之靈曜栖九德以弘道振風
烈以增劭彼劉公之矯矯固雲綱之逸翁旣憑形以
倣物諒傳翼而栖林伊我公之秀武思無幽而弗昶
形鮮烈於褰霜澤溫惠乎挾纊妝希世之洪捷固山
谷而為量卣夏坦其無塵帝命赫而大壯登具瞻於
太階濯長纓乎天漢解我衣以高揖正端冕而大觀
戢靈武於旣曜恢耆文於未煥騰絕風以逸鶩庶遐
蹤於公旦

感旹賦　陸機

悲夫冬之為氣亦何憯懍以蕭索天悠悠其彌高霧鬱鬱而四幕夜緜邈其難終日晼晚而易落敷層雲之崴蕤墜零雪之揮霍氷冽冽而寢興風漫漫而妄作鳴枯條之泠泠飛落葉之漠漠山崆巃以含瘁川蜲蛇而抱涸望八極以曭漭普寓宙而寥廓伊天旹之方慘曷萬物之能歡魚微微而求偶獸岳岳而相攢猨長嘯於林杪鳥高鳴於雲端矧余情之含瘁恒覩物而增酸歷四旹之迭感悲此歲之已寒撫傷褱以鳴咽望永路而汎瀾

述先賦　載糀文　陸機

仰先后之顯烈懿暉祚之允輯應遠期於已曠昭前光於未戢抱朗節以遐慕振奇迹而峻立在虐臣之貪禍據凶山而作逵招長轂於河畔飲巢馬乎江湄頓雲網而潜泳揮神戈而外臨敵罔隆而弗夷逆無微而不禽茂德彈其既休元勛曄而荐舉龔衮服於太階配三台乎其所是故其生也榮雖萬物咸被其仁其亡也哀雖天綱猶失其綱嬰國命以逝止亮身沒而吳亡

別賦戴𩎟文　陸機

伊公子之可褒悲永別之局斯悼同居之無樂曾不踰乎一朞經春秋之寒暑常戚戚而不怡登九層而修觀超臨遠以相思

豪士賦并序　陸機

夫立悳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

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

勢而成王不遺嫌吝於褎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於四表惪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褎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惪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褎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大名以冐覦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喆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戚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誅已則

申宫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陊危機將蔟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咲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勛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戚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禄之踰量益為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于徇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益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盛焉借使伊人頗覽天衢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来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竊節彌効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為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壘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嚴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世有豪士兮遭國顛沛攝窮運之歸期當衆通之所會尚旹至而理盡譬摧枯而振敗因天地以運動恒十瑣而功大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儀北辰以尊兮宴蘭室而桂宫撫玉衡而樞極運萬物乎掌中伊

天衢之剄健循旹至而必保日固中而弗昊月何盈而不闕襲覆車之危軌笑前桀之未完若知險而退止趨歸蕃而自戢推璇璣以長謝顧萬物而高揖訖浮雲以邁志豈咎悉之能集擠為山以自隕歎戚至於何及

瓜賦有俟　陸機

佳哉瓜之為惪邈衆果而莫賢殺中龢之淯祜播滋榮於甫田背芳春以初載迎朱夏而自延奮脩系之莫邁延秀瓞之緜緜赴廣武以長蔓粲煙接以雲連感嘉肯而促節蒙惠露而增鮮若乃紛敷襍錯鬱悅婆娑蔟波遹此迭相經過熙朗日以熠燿扇和風其如波有葛虆之覃及相椒聊之衆多蔟金榮於秀翹結玉寔於柔柯殺翠景以自育綴脩莖而星羅夫其種族類數則有括樓定桃黃甂白傳金文密箭小青大班玄骭素棁貍首虎蹯東陵出於秦谷桂髓起於巫山五色比為殊形異端或濟須以表内或惠心而醜顏或摅文而抱緑或披素而衷丹氣洪細而俱芬體脩短而必圓芬郁烈其充堂味窮理而不餶惪弘濟於饑渴衞殺流而貴賤若夫濯以寒水淬以夏凌越氣外歛温液密凝體猶握虛離若剖氷

思親賦　陸機

悲桑梓之悠曠愧蒸嘗之弗營指南雲以寄欽望歸風而效誠李歲伐其聿暮明星爛而將清迴飈肅以長赴零雪紛其下積羡纖枝之在幹悼落葉之去枝存顧復之遺志感明蔟之所衷居辭安而厭苦養引約而摧豐忘天命之晼暮顧鞠子之速融兄瓊芳而蕙茂弟蘭蔟而玉暉感瑰姿之晼就痛慈景之先違天歩悠長人猶短矣異途同歸無早晚矣

遂志賦并序　陸機

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志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玄蔡邕玄表張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而泛濫哀系俗而時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練而和惠欲麗前人而優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絞哀而不怨矣崔蔡沖虛溫敏雅人之屬也衍抑揚頓挫怨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為情變乎余備託作者之末聊復用心焉

武定鼎於洛汭胡受瑞於汝墳繇鳴鳳於百祀啓敬仲乎方震荀天光之所照豈舜族之必陳猷禋祀於故墟饗禴祭於東鄰彌八葉而相茂舜九韶乎降神系姜叟於海曲表滄流於遠裔仰前蹤之緜邈豈孤人之能冑匪世祿之敢懷傷茲堂之不搆理或睽而後合淵有衷而弗順傳栖嵒而神交伊尚鼎以自進蕭綢繆於豐沛故攀龍而先躍陳頓委於楚魏亦淩霄以自濯伍被刑而伏劍魏和戎而擁樂彼殊塗而並致此同川而偏溺戢無景而易逄福有昔而難學惟萬物之運動雖紛糾而相襲隨性類以曲成故圓行而方立要信心而委命援前脩以自程擬遺跡於

成軌詠新曲於故聲任窮達以逝止亦進仕而退畊庶斯言之不渝抱耿介以成名

懷土賦并序　陸機

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艸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

背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丘墟遵黃川以葺宇被蒼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沒之何速排虛房而永念想遺塵其如玉眇綿邈而莫覿徒佇立其焉屬感亡景於存沒惋隤年於拱木悲顧盻而有餘思俯仰而自足留茲情於江介寄瘁貌於河曲玩通川以悠想撫征轡而躑躅伊命駕之徒勤慘歸途之良難愍栖鳥於南枝弔離禽於別山念庭樹以悟懷憶路草而解顏甘堇荼於飴芘緯蕭艾其如蘭神何寢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

行思賦　陸機

背洛浦之遙遙浮廣川之裔裔遵河曲以悠遠觀通流之所會啓石門而東縈沿汴渠其如帶託飃風之習習冒沉雲之藹藹商秋肅其發節玄雲霈而垂陰涼風淒其薄體零雨鬱而下淫覩川禽之遵渚看山鳥之歸林揮清波以濯羽藏綠葉而弄音行彌久而情勞途愈近而思深裒品物以獨感悲綢繆而在心嗟逝官之未久年荏苒而歷茲越河山而託景眇四載而遠期詠歸寍之弗樂獨抱感而弗怡

思歸賦并序　陸機

余以元康六季冬取急歸而王師外征職典中兵與聞軍政懼兵革未息宿願有違褱歸之思憤而成篇

節運代序四時相推寒風肅殺白露霑衣嗟行邁之彌留感時逝而褱悲彼離思之在人恒慼慼而無歡悲緣情以自誘憂觸物而生端晝輟食而發憤宵假寐而興言羨歸鴻以矯首挹谷風而如蘭歲靡靡而薄暮心悠悠而增楚風霏霏而入室響泠泠而愁予既遨遊於川沚亦改駕乎山林伊我思之沈鬱愴感物而增深歎隨風而上逝涕承纓而下尋與王事之暇豫庶歸寍之有時候涼風而鶩策指孟冬而為期願靈暉之促景恒立表以望之

愍思賦并序　陸機

予屢抱孔褱之痛而奄罹喪同生姊銜恤哀傷一載之間而喪制便過故作此賦以紓惋惻之感

時方至其倏忽歲既去其晼晚樂來日之有繼傷頹季之莫纂覽萬物以澄念悲伯姊之已遠尋遺塵之思長瞻日月之何短升降乎階際顧盻兮屏營雲承宇兮謌謌風入室兮泠泠僕從為我悲孤鳥為我鳴

應嘉賦 并序　　陸機

友人有作嘉遁賦與余者作賦應之號曰應嘉云

傲世公子體逸衷遐意邈澄霄神夷靜波仰羣軌以遙企頓駿羽以婆娑寄冲氣於大爲解心累於世羅襲三閭之奇服詠南榮之清謌濯下泉於浚澗泝凱風於卷阿指千秋以厲響俟寂寞之來穌裒前脩之彷彿覿幽人乎所過抱玄景以獨寐含清風而寤語蕟蘭音以清唱撩玉衷而喻予於是葺宇中陵築室河曲軌絕千途而門瞻百族假妙澌以達觀考貞龜而貞卜苟形骸之可忘豈投簪其必谷方介丘於尺阜託雲林乎一木佇鳴條以招風聆哀音其如玉窮覽物以盡齒將弭迹於餘足

幽人賦　　陸機

世有幽人漁釣乎玄渚彈雲冕以辭世披霄褐而延佇是以物外莫得窺其奧舉世不足揚其波勁秋不能雕其葉芳春不能蕟其華超塵冥以絕緒豈世網之能加

列僊賦　　陸機

夫何列僊玄妙超攝生乎世表因自然以為基仰造化而閒衡性冲虛以易足年緬邈其難老爾乃呼翕九陽抱一含元引新吐故雲飲露食遠品物以長眄妙孳生而為言爾其嘉會之仇息宴遊栖則昌容弄玉洛宓江妃覿百化於神區覲天皇於紫微過太華以息駕越流沙而來歸

凌霄賦　　陸機

挾至道之容徽挾流俗之紛汨颺余節以遠模風扶搖而相予削陋跡於分丘省遊僊而投軌凱情累以遂濟豈耆俗之云阻判煙雲之騰躍半天步而無旋詠凌霄之飄飄永終焉而弗悔昊蒼煥而運流日月飄其代序下霄房之靡迄卜良晨而復舉陟瑶臺以投轡步玉除而容與

述思賦　　陸機

情易感於已攬思難戢於未忘嗟伊思之且爾夫何往而弗臧駭中心於同氣分戚兒於異方寒鳥悲而饒音衰林愁而寡色嗟余情之屢傷負大悲之無力尚詖塗之信險恐此日之行昊亮相見之幾何又離居而別域覩尺景以傷悲撫寸心而悽惻

歎逝賦并序　　陸機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旹親故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內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乃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分升降而相襲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警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時飄忽其不再老晼晚其將及慜凌藥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望暘谷以企予惜此景之屢戢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

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埜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不悟雖不悟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痛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悼堂構之隤瘁慜城闕之丘荒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亡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茫茫傷懷悽其多念感貌瘁而鬱微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為言居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昔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或冥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

蒽歎茍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啓四體而深悼懼茲形之將然毒娛情之寡方怨感目之多顏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旹秊彌往而念廣塗薄而意迮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樂隕心其如亡哀緣情而來宅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客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精浮神淪忽在世表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攬

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艸在殷憂而弗違夫何云乎識道將順天地之大惠遺聖人之洪寶解心累於末迹聊優游以娛老

大暮賦 并序　陸機

夫生死是得失之大者故樂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如遂無知耶又何生之足戀故極言其哀而終之以達庶以開夫近俗云

夫何天地之遼濶而人生之不可久長日引月而並隕皆維歲而俱落知自壯而得老體自長而得亡顧黃壚之杳杳悲泉路之翳翳挫千乘猶一毫當何數乎智慧誰假願於須臾指夕景而為誓忽呼吸而不振奄神徂而形斃顧萬物而遺恨收百慮而長逝於是六親雲起姻族如林爭塗掩淚望門舉音敷幄席

以悠想陳備物而虞靈仰寥廓而無見俯寂寞而無聲有餘餘其不毀酒湛湛而每盈屯送客於山足伏埏道而哭之扃幽戶以大畢訴玄闕而長辭歸無塗兮往不反年彌去兮逝彌遠彌遠兮日隔無塗兮曷因延樹兮葉落蔓草兮根陳

感丘賦　陸機

汎輕舟於西川背京室而電飛遵伊洛之坻渚沿黄河之曲湄覩墟墓於山梁託崇山以自綏見兆域之藹藹羅魁封之纍纍於是徘徊洛涯弭節河干佇眄留心慨爾遺歎仰終古以遠念窮萬緒乎其端伊人生之寄世猶水草乎山河應甄陶以歲改順通川而日過爾乃申舟人以遂往横大川而有悲傷年命之倐忽怨天步之不幾雖履信而思順曾何足以保兹普天壤其弗免寤吾人之所辭顧靈根之晚墜指歲暮而為期

浮雲賦　陸機

有輕虚之艶烏無寔體之眞形厚厥本祊浮沉混并六律籥應八風㫖邁玄陰觸石甘澤雾霈勢不崇朝露被無外若層臺高觀重樓疊閣或如鐘鼗之鬱律乍似寒門之寥廓金柯分玉葉散緑翹明峇英熳鸞翔鳳翥鴻驚鶴奮鯨鯢泝波鮫鰐銜濟遊朱絲亂紀羅袿失領飛傈凌虚隨風遊騁有若芙蓉羣披蕣華揔會車渠統理瑪瑙縟文

白雲賦　陸機

攄神景於八幽合洪化乎烟熅充宇宙以播爲協元
氣而齊勁裝憤靈石櫂性洪流興曜曾泉升跡融丘
盈八紘以餘憤雖彌天其未泄豈假期於遷叢遇崇
朝而倏忽紅蘂茂而岦蕩金翹搖而合葩神收鬼化
弱性違序鳥殊類而比翮獸異跡而同處蛟引翳而
並潛龍攀鴻而雙舉鸞舞角以軒羅鷲企翮而延停
長城曲蜿釆閣相扶聳瑤臺之巀嶭構瓊闥之離婁
雄虹矯而垂天翠烏軒而扶日

鼓吹賦　陸機

原鼓吹之攸始蓋稟命於黃軒播威靈於茲樂亮聖
器而成文騁逸氣而憤壯繞煩手乎曲折舒飂颻以
遐洞卷徘徊其如結及其悲唱流音彷徨依違合歡
嚼美乍數乍稀音躑躅於脣吻舌將舒而復迴鼓砰
砰以輕投簫嘈嘈而微音詠悲翁之流思怨高臺之
難臨顧穹谷以含哀仰歸雲而落音節應氣以舒卷
響隨風而浮沉馬頓跡而增鳴士嚬蹙而霑襟若乃
巡郊澤戲埜坰奏君馬詠南城慘巫山之遐險歎芳
樹之可榮

漏刻賦　陸機

偉聖人之制器妙萬物而為基形罔隆而弗包理何遠而不之寸管俯而陰陽效其誠尺表仰而日月與之期玄烏懸而八風以情應玉衡立而天地不能欺既窮神以盡化又設漏以考時爾乃挈金壺以南羅藏幽水而北戢擬洪殺於編鐘順卑高而為級激懸泉以遠射跨飛途而遥集伏陰蟲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挹是故来象神造去猶鬼幻因勢相引乘靈自薦口納胸吐水無滯咽形微獨蠒之緒逝若垂天之電借四旹以合最指昬明乎無殿籠八極於千分度晝

夜乎一箭抱百刻以駿浮仰胡人而利見夫其立體也簡而効績也誠其假物也粗而致用也精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筵而用天者因其敏分地者賴其平徵聽者假其察貞觀者借其明考計歷之潛慮測日月之幽情信探順之妙術雖無神其若靈

羽扇賦有序　陸機

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山西與河右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鶴之羽以為扇諸侯掩麈尾而咲襄王不悅宋玉趨而進曰敢問諸侯何笑昔者武王玄覽造扇於前而五明安衆世繁於後各有託於方圓蓋受則於箑甫舍茲器而不用顧奚取於鳥羽宋玉曰夫創始者恒樸而飭終者必妍是故烹飪起於熱石玉輅基於椎輪安衆方而氣散五明圓而風煩未若茲羽之為麗固體俊而用鮮彼凌霄之偉鳥播鮮輝之蒨蒨隱九皋以鳳鳴游芳田而龍見醜

靈龜而遠期超長年而久眂累衷璧於美羽挫千載乎一箭委曲體以受制奏雙翅而為扇則其布翮也差洪細秩長短稠不逼稀不簡於是鏤巨獸之齒裁奇木之幹移圓根於正體因天秩乎舊貫鳥不能別其是非人莫敢分其真僞翩姗姗以微振風飄飄以垂婉妙自然以為言故不積而能散其執手也安其應物也誠其招風也利其播氣也平混貴賤而一節風無往而不清憲靈樸於造化審貞則而妙觀諸侯曰義宋玉遂言曰伊茲羽之駿敏似南箕之啓扉垂皓曜之奕奕含鮮風之微微襄王仰而拊節諸侯伏

而引非皆委扇於楚廷執鳥羽而言歸屬唐勒而為
之辭曰伊鮮禽之令羽夫何翩翩與眇眇反寒暑於
一掌之末廻八風乎六翮之杪

鼈賦并序　陸機

皇太子幸於釣臺漁人獻鼈命侍臣作賦
其狀也穹脊連脅玄甲四周遁方圓於規矩徒廣狹
以妨循盈尺而脚寸又取具於指掌鼻嘗氣而忌脂
耳無聽而受響是以栖居多逼出處寡便尾不副首
足不運身於是從容澤畔肆志汪洋朝戲蘭渚夕息
中塘越高波以縣逸竄洪流而潛藏咀蕙蘭之芳芰
翳華藕之垂房

桑賦　　陸機

皇太子便坐蓋本將軍直廬也初世祖武皇帝為中壘將軍植桑一株世更二代年漸三紀扶踈豐衍抑有瑰異焉

夫何佳樹之洪麗超詭居乎紫庭羅萬根以下洞擢千條而上征豈民黎之能植乃世武之所營故其形瑰族類體艷衆木黃中爽理滋榮煩縟綠葉興而盈尺崇條蔓而層尋希太極以延峙映承明而廣臨華飛鴟之流響想鳴鳥之遺音唯歷數之有紀恒依物以表德豈神明之所相將我皇之先識跨百世而勿翦超長年以永植

逸民賦　　陸雲

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而古之逸民或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歡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重於宇宙而心恬於紛華者哉故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心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窮無疆之休也乃為賦云

世有逸民兮栖遲乎一丘委天形之外心兮滄浩然其何求陋此世之險隘兮又安足以盤遊杖短策而遂往兮枕石而漱流載營抱魄褰元服一傲物思窎妙世自逸靜芳響於永言滅絕景於無質相荒土而卜居度山阿而考室曾丘翳沓宇谷重深叢木振穎葛藟垂陰潛魚泳沚嚶鳥來吟仍號圃於芝薄兮即蘭堂於芳林靡炎飆以赴節兮揮天籟以興音假樂器於神造兮詠幽人於鳴琴挹田源於別沼兮食秋菊於高岑蒙玉泉以濯髮兮臨深谷以投簪寂然尸居儼焉山立遵渚龍見在林鳳戢遁縣埊以安宅望空巖而凱入明發悟請有粟在昔賓濮水之清淵儀磻溪之一壑毒萬物之諠譁兮聊漁釣於山澤爾乃薄言容與式宴盤桓朝挹芳露夕玩幽蘭眺區外而放志兮眷天路而怡顏望靈岳之貴景兮想佳人於雲端悲滄浪之濁波兮詠芳池之清瀾鄙終南之辱

節兮躡伯陽之考槃眄清霄以寄響兮泝凌風而頹歎玄黴載晏何思何欲漂若行雲之浮泊若窮林之木沓有得之必喪兮益古寵之名辱彼貪夫之絕權兮固遺生之要禄竦戰競而履氷兮秪肅衰以臨谷亮據冐之無衆兮在顚沛之必渥是故形瑰者黴咎體壯者為犧雖明文而龍藻兮終俛首而受羈立脩名於戚始兮登全生於戾階資朝華之促節兮抱千載之長衰擠考終於遠期兮頤靈根而自摧殉有喪之假樂兮彼無身其孰哀美達人之玄覽兮遯藏器於無為有迹自遺斷無不可萬殊有同齊物無寡並

家於國等朝於埜榮在世而貴身兮神居形而忘我欽妙古之達言兮信衆莊而悅賈增旣明於天爵兮何擬悲於人旣陋國風之皇恤同明喆於大雅亂曰棄白駒兮皎皎遊寥谷兮藹藹尋峻路兮崢嶸臨芳水兮悠裔禁丘園兮暇豫騖翠采兮重益瞻洪涯兮清煇紛容與兮雲際欲凌冐兮泛之恨天地兮未泰詠歡友兮清唱和爾音兮此世

歲暮賦 并序

陸雲

余祗役京邑載離永久永寧二季春忝寵北郡其夏又轉大將軍右司馬於鄴艴自去故鄉荏苒六季惟姑與姊仍見背棄銜痛萬里哀思傷毒而日月逝速歲聿云莫感萬物之旣改瞻天地而傷懷乃作賦以言情焉

夫何乾行之變通兮昏明迭而載踠羲飛轡之遠御兮騰六龍於天步昔赴鄗而漸流兮氣移數而改度惲促節於短日兮振脩策於長夜運攸忽其旣周兮歲冉冉而告暮變棘心之柔風兮滋豐草之湛露玄

暉遯以峻服兮黃裳皓而振素於是顓頊御昔玄冥統官天廟旣庭日月貞觀淪重陽於潛户兮嚴積陰於司寒日囬天以減景兮飈衝淵而無瀾堅氷涸於川底兮白雪隕於雲端普區宇之瘁景兮頓萬物之哀顔昔廩戾其可悲兮氣蕭索而傷心淒風愴其鳴條兮落葉翻而灑林獸藏丘而絕迹兮鳥攀木而栖音山振枯於曾嶺兮民褱慘於重襟寒與暑其代謝兮季冉冉其將老豐顔曄而朝煇兮玄髮槩其夕皓感芳華之志學兮悲昔暮而難考遠圖逝而辭褱兮容思集而盈抱羨厚惪之溥載兮嘉豐化之大造恨

盛来之苦晏兮悲哀至之常蚤指晞露而怵心兮行殀生於靡草蒙旹来之嘉運兮遊上京而凱入委弃輅於紫宫兮剖金帍而底邑憑台光之燚暉兮荷寵靈而来集望故疇之逈遼兮泝南風而頳泣長歎息而永褱兮感逝物而傷悲哀年歳之攸往兮伊行人之思歸結隆思於朝日兮綴永念於紀暉表寸陰而貞吝兮眄盈尺其若遺咣戎行之夂永兮何歸途之芒芒遵渚兮眄川攸逝兮江湘處孝敬於神丘兮結祇纂於帷桑瞻山川而物存兮思六親而人亾問仁姑而背世兮及伯姊而淪喪尋餘蹤於空寓兮想絶

景於遺堂悲山林之杳藹兮痛華構之丘荒靖潺情以遐慕兮思纏緜而褱楚涕垂頤以交頳兮哀凌心而洞駭神尋路而窘逝兮形頻蹙乎其所心悠悠其若懸兮音既絶而復擧悲人生之有終兮何天造而罔極仰悲谷之方中兮顧懸車而日昊盲季迅於分嘘兮千歳疾於一息詠大椿之萬祀兮同蟪蛄於未識歳雖停而易逝兮情覞多而恭寡季有来而棄子兮旹無算而非我祇生心於日順兮雖呼翕其雖假攝僨生於逆旅兮欲淹畱其焉可彼鑒寐之有旹兮亦始卒之固肰舒遠褱於千載兮悵同感乎中山鑒通人之炯戒兮懼晏平之達言啓貞心以自買兮覽遺籍而問濳亮奐鳩之既徂兮故營丘之有紹在吾儕之陋心兮豈取樂於東表苟長生而自得兮將奚詩而有夭考大悳於天地兮知斯言之益矯

愁霖賦

陸雲

永寧三季夏六月鄴都大霖旬有奇日稼穡沉湮生民愁瘁昔文雅之士煥然並作同僚見命乃作賦曰

在朱明之季月兮反極陽於重陰與介丘之膚寸兮墜崩雲而洪沉谷風翕而攸遂兮苦雨播而成淫天泱漭以褱慘兮民嚬蹙而愁霖於是天地蒙揮陰陽交烈萬物混而同波兮玄黃浩其無質雷憑虛以振迾兮電淩牖而輝室霤冐沸以駿奔兮潦風驅而競疾豈南山之暴濟兮將冥海之暫溢隱隱填填若降自天高岍瀵其無崖兮平原蕩而為淵遵渚田於凌

河兮黍稷仆於中田匱多稼於億庾兮虛夙敬於祈季外溥郊甸內荒都城陰無晞景霤無輟聲纖波靡於前途兮微律陽於峻迾紛雲擾而霧寒兮漫天頹而地盈於是愁音比屋歎蒙屢省陽堂之暉朗室無景望會雲之萬仞兮想白日之寸脛感虛無而思深兮對寂寞而言靖毒甚雨之未晞兮悲夏日之方永瞻大辰以類息兮仰天衢而引領愁情沉疾明蒙哀唫永言有褱感物傷心結南枝之舊思兮詠注舄之遺音羨弁彼之歸飛兮寄予思乎江陰渺天末以流目兮涕潺湲而沾襟何人生之倏忽痛存亾之無期

方千歲於天壤兮吾固已陋夫靈龜矧百季之促節兮又莫登乎期頤哀戚容之易感兮悲歡顏之難怡考傷褱於衆苦兮愁豈霖之足悲雲暠暠而疊結兮雨淫淫而未散晞朱陽於崇朝兮悲此日之屢晏勍豐隆於茁陽兮執赤松於神館命雲師以藏用兮紲乘龍於河漢照濛汜之清暉兮炳扶桑之始旦考幽明於人神兮妙萬物以達觀

喜霽賦

陸雲

余既作愁霖賦雨亦霽昔魏之文士又作喜霽賦聊厠作者之末而作是賦焉

毒霖雨之掩留兮情眾憤而無懌肅有禱於人謀兮反極陰於天津請屏翳之洪隧兮戢太山之觸石凌風絶而謐寧兮歸雲反而揮霍改望舒之離畢兮曜六龍於紫闕揚天步之剡剡兮播靈輝之赫奕於是朱明自皓凱風來南湊火正之齎司兮黜后土於重陰夷中原之多潦兮反高岍於嵩岑萎禾竦而振頴兮偃木竪而成林嘉大田之未墜兮幸神祇之有歆爾乃俯順習坎仰熾重離兼明暢而天地暉兮羣生悅而萬物齊魚凌淵以增躍兮鳥望林而朝躋戢流波於枉水兮起芳塵於沉泥朱光播於甍牖兮素景衍乎中閨天監作照幽明畢覿普厥有懽覃及四國翕萬情而咸喜兮雖無獲而自淂災未及周和斯有祥翼翼黍稷油油稻糧望有年於自古兮睎隆周之萬箱原思悅於蓬户兮孤竹欣於首陽陰陽交泰萬物方遒炎神送暑素靈迎穐四峕逝而代謝兮大火忽其西流年冉冉其易頹兮峕靡靡而難留嗟沉哀之愁思兮擔日月而增憂感年華之行暮兮思乘煙而遠遊命海若以量津兮吾欲往乎瀛洲臨儀天之大川兮凌眾山之洪波瞻增城之峻極兮仰蓬萊之峩峩望王母於弱水兮詠白雲之清歌雖嘉命之未錫兮將輕舉於流沙振仙車之鳴鸞兮吐玉衡之八龢託芝蓋之後乘兮飡瓊林之朝華修無窮以容與兮豈萬載之足多

登臺賦

陸雲

永寧中叅大府之佐於鄴都以昔事巡行鄴宮三臺登高有感因以言崇替迺作賦云

承后皇之嘉惠兮襲聖寧之威靈爾言詞而述業兮乃啓行乎北京巡華室以周流兮登崇臺而上征攀凌坻而遂隮兮延雲閣而少寧爾乃佇眄瑶軒綿目綺寮中原方華綠葉振翹嘉生民之亹亹兮望天墀之岧岧歷玉階而容與兮入蘭堂以逍遥蒙紫庭之芳塵兮駭洞房之迴飈頹響逝而忘物兮傾冠舉而凌霄曲房縈而窈眇兮長廊邈而蕭條於是迴路季

夷逶迤兮玄芒深堂百室曾臺千房闢南窗而滌暑兮啓朔牖而履霜遊陽堂而冬溫兮步陰房而夏涼萬禽委虵於潛室兮驚鳳矯翼而來翔紛譎譎於有鳥兮邈悠忽而無方於昔南征司火朱明鬱遂縣車式徐覲靈囿隆暑藻陰而增炎兮景望淵而曖昧玩瓊宇而情厭兮覽八方而思銳陋兩館之當規兮鄙鳴鵠之殺第仰凌眄於天庭兮俛旁觀乎萬類北溟浩以揚波兮青林煥其興蔚扶桑細於毫末兮崑崙卑乎覆簣於是忽焉俛仰天地既畢宇宙同區萬物爲一原千變之常鈞兮齊億載於今日彼區中之側陋兮非吾黨之一室本達觀於無形兮今何求而有質於是聊樂近遊薄言儴佯朝登金虎夕步文昌綺疏列於東序朱戶立乎西廂經雞華以披藻兮椒塗馥而遺芳感舊物之咸存兮悲昔人之云亡憑虛檻而遠想兮審歷命於斯堂於是精疲遊倦白日藏輝鄴春登之有情兮惡荊臺之忘歸聊弭節而駕言兮悵將逝而爽徊感崇替之靡常兮悟廢興而永懷隆期啓而雲升逝運靡其如頹長蒺惟祥天鑒在晉肅有命而龍飛兮蹦重斯而肇建嘉有魏之欽若兮鑒靈符而告禪清文昌之離宮兮虛紫微而爲獻委普天之光宅兮質率土之黎彥欽若皇之承天集北顧於

乃眷誕洪祚之遠期兮則斯年於有萬

南征賦 并序

陸雲

大安二季龝八月奸臣羊玄之皇甫商敢行稱亂遷逼乘輿天子蒙塵於外自秋徂冬大將軍敷命羣后同恤社稷乃身統三軍以謀國難自義聲所及四海之內朔漢之表蒸徒羸糧而請奮胡馬擬塞而思征四方之會衆以百萬軍旅之盛威靈之著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粤十月軍次於朝歌講武治戎以觀兵于殷墟於是美義征之舉壯師徒之盛乃作南征賦以揚匡霸之勛云爾

有皇晉之霸后資濬喆之叡聖崇文惠於緝熙濟武功而保定應天鑒之昭華荷帝祐之休命步玉衡以觀八方在璇璣而齊七政芒芒神濟化洽崇深仰戾天飛俯洞淵沉振南箕以鼓物冒慶雲而崇蔭恢天維以籠世廓宇宙而宅心濟博施之厚惠鏗希世之大音淵澤四而泣注豪彥萃而為林九服惟清諸夏謐靜爾乃吞四背沙漠引領天穌皆降地靈風挺結芳林之奇幹荄珍禾之神穎勵脩惠於億兆瑞澄形於萬景在中葉之不競遭皇家之毒亂悲國步之未夷仰風與而昧旦括無方而大誥集華北而負觀致天屬於王畿爾有征而省難爾乃建黃鉞之靈威樹戎輅之高蓋伐隱天之雷鼓振凌霄之電旆介天揮戈而風興輕武總千而啓萬振靈韶之嘈嘈飛旟旐之譎譎虹旃沂風以委虵霓旌蒙光而容裔公徒十萬其會雲興悠悠華戎昔罔丕承爾乃命屏翳以夕降式飛廉以朝升塗蒙雨而復清景帶天而光澄陪武臣於彤軒對名僚於後乘猛將超而虎嘯商飈肅其來應士憑威而嚮駭馬戲天而景凌臨川屯於廣陸武騎被乎中凌類禡比京師徒經始柏柏先征在河之涘順彼長衢懸旌千里羨王師之遵時茂七德而發止爾乃稅駕殷墟戎徒既閑順時講武薄狩於原紛同方而類聚煥副翼而明分祗明刑以誓衆習軍政於舊聞儼山立以崇薈槩煙駭而興紛若冥海之引回流岱靈之吐行雲於時玄冬皆皆陰風戒煞山澤含哀天地肅乂閟夜冽以澄清中原曠而曖昧戎士肅而咸戒三軍紛而襍遝長角哀吟以命旅金鼓隱訇而啓伐景凌冥而四播音乘雲而上逝火烈具舉伐鼓淵淵朱光倪而丹野炎暉仰而絳天曜靈翕赫以增熾憤氣咈悅而凌煙狂飈起而安駭行雲譪而千眠旌旆翻其猗靡驚熛因而爐娟爾乃洪音雷動清聞乩廣凌雲蔽揮萬里振響聲馮虛而天回烈

駭空而地蕩映皓月而望舒闇照重昏而大夜朗服
縣炎揚而晃像飛烽戢煜而泱漭乃有熊羆之旅虓
闞之將雄斅泉涌逸氣風亮超三軍以奔厲賈餘勇
而成壯兆洪音於寂漠先無形而高唱紛若屯雲滃
若積波遁跡隂景靜言勿譁絶倡寂其既收萬夫翕
而咸和嚴鼓隱而壺戒景燧嘩而星羅烈蒙隂而仰
假曜馮陽而登遐若扶桑之振華業皓天人之散朝
霞超燭龍之絶景並北爲於百華

寒蟬賦并序　陸雲

昔人稱雞有五悳而作賦焉至於寒蟬才齊甚美獨未之思夫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食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頭有冠冕則其容也君子參之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悳之蟲哉且攀木寒鳴貧材所歎余昔僑處切有感焉乃作賦云

伊寒蟬之感運近嘉昔而遊征含二儀之龢氣稟乾元之清靈體貞精之淑質吐噏嗜之哀聲希慶雲以優游遁太陰以自守於是靈岳幽峻長林參差有蟬

集止輕羽沵佗承南風而軒景附高松之上華黍稷惟馨而匪啬竦身晞陽乎靈龢喙乎其音翩乎其翔容麗蜩螗聲美宮商飃如飛鴻之遭鷙風眇如輕雲之麗太陽華翳鳳之羽儀睹皇都乎上京跨天路於萬里登春蜘之尋常爾乃振脩緌以表首舒輕翅而迅翰吸儼華之墜露含煙熅以夕食望北林以鸞飛集樛木以龍蟠彰潤信以嚴昔稟清誠於自然翩眇微妙緜蠻其形翔林附木一枝不盈豈黄鳥之敢希惟鴻毛其猶輕憑綠葉之餘光哀秋華之方零思鳳居以翹竦仰佇立而哀鳴若夫歲聿云暮天上其涼

感運悲穀貧士含傷或詞我行永久或詠之子無裳原思歎於蓬室孤竹唫於首陽不銜子以織身不勤身以營巢志高於鳩鳩節訬乎鶡鶡附枯枝以永處何璚林之逈脩惟兩雪之霏霏哀北風之飃颻既乃雕以金釆圖我嘉容珍景曜爛暐曄華豐奇倖黼黻黼比衮能清穌明絜翠動希蹤綴以玄冕增城首飾纓緌翩紛九旒容翼映華蟲於朱衮表馨香於明悳於是公侯常伯乃紆紫蔽俯鳴玉佩仰撫貂蟬飾黃廬之多士光帝皇之侍人騰像像於雲闕望景曜乎通天邁休穀之五悳豈鳴雞之獨珍聊振思於翰藻闡令聞以長存於是貧居之士喟爾相與而俱歎曰寒蟬哀鳴其殺也悲四皆云暮臨河裵徊感北門之憂勤念卒歲之無衣望青泰之巍峩思希光而無階簡嘉蹤於皇心冠神景於紫微詠清風以忼慷嘆哀詞以慰褒

釭燈賦 載藝文 夏侯湛

珠珍寶器奇像妙工取光藏煙致巧金銅融冶甄流陶形定容爾乃隱以金翳疏以華籠融素膏於回槃熒未耀於綺窗宣耀蘭堂騰明廣宇熖煜熻於菌筵熉炤焮乎屛組

芙蓉賦 載藝文

夏侯湛

臨清池以遊覽觀芙蓉之麗華潛靈藕於玄泉擢修莖乎清波煥然蔭沼灼爾星羅若乃回縈外散菡萏內離的出豔蕤葉恢花披綠房翠帶紫飾紅敷黃螺圓出垂蕤散舒纓以金牙點以素珠固陂池之麗觀尊終世之特殊爾乃採淳葩摘圓質析碧皮食素實味甘滋而清美同嘉異乎橙橘忝嘉果以作珍長充御乎口實

玄鳥賦

夏侯湛

觀羽族之羣類美玄鳥之翔集順陰陽以出處隨寒暑而遊盤擢翩翩之麗容揮連翩之玄翼挺參差之脩尾蕤緇素之鮮色及至大火西景商風吹衣遂匿形於深穴斂六翮而不飛含靜泊以充肌翕至和之精粹澹恬心以去欲故保生而不匱虞衆物之為害獨棄林而馮人不驚畏以自踈永歸馴而附親有受祥而皇祇故遺卵而生殷惟帝王之嘉美置高禖以表神類鸞皇之知德爲君子之安仁爾乃銜泥構巢營居傳桷積一喙而不已終累泥而成屋拾柔草以自藉採懦毛以為蓐吐清惠之冷音永唫鳴而自足

宜男花賦 藝文 夏侯湛

淋大邦之奇草兮應則百之休祥稟至貞之靈氣兮顯嘉名以自敕冠衆卉之挺生兮承木德於少陽體柔惟剛蕙結蘭芳結纖根以立大兮靈渥液於青雲順陰陽於滋茂兮吹含章之有文遠而望之若丹霞照青天近而觀之煒若芙蓉鑒緑泉萋萋翠葉灼灼朱華煒若珠玉之樹曖若景宿之羅充后妃之盛飾兮登紫微之內進回日月之暉光兮隨天運以盈虧

薺賦 藝文 夏侯湛

寒冬之日余登乎城跬步北園覩衆草之萎悴覽林果之零殘悲纖條之槁摧慜枯葉之飄殫見芳薺之皆生被畦疇而獨繁鑽重氷而挺茂蒙嚴霜以발鮮舍盛陽而弗萌在太陰而斯育永安性於猛寒差無寍乎煖燠齊精氣於款凍均貞固乎松竹

浮萍賦

夏侯湛

步長渠以遊目兮覽隨波之微草紛漂瀲以澄茂兮羌孤生於靈沼因纖根以自滋兮[illegible]逸若乎波表散圓葉以舒形兮發翠綠以含縹蔭脩魚之華鱗兮翳蘭池之清源既淡澹以順流兮又[illegible]容以隨風有纏薄於崖側兮或回滯于湍中紛上下其靡常兮漂往來其無窮仰熙陽曜俯馮綠水渟不安處行無定軌流息則寍濤擾則定浮輕善移勢危盪盪似孤臣之介立隨排擠之所往內一志以奉朝兮外結心以絕交萍出水而立枯兮士失據而身枉覩斯草而慷慨兮固知直道之難爽

愍桐賦載蓺文

夏侯湛

有南國之陋寢植嘉桐乎前庭闡洪根以誕茂豐修幹以繁生納谷風以疏葉含春雨以濯莖濯莖夭夭布葉藹藹蔚童童以重茂蔭蒙接而相蓋蔽陰澹之南表覆陽阿之北外於是詰朝之暇步趾前廡春以遊目夏以清暑昔詩人之所稱美厥生之攸奇植[illegible]嵩其不茲識非條其不儀

獵兎賦 載藝文 夏侯湛

爾乃乘露箱御良馬循又接於廣漠兮矢連於曠野端眺萬策摘盱榛織落目攢慨傍窺翳薈睨㲁兎之所隱乃精望而審發弦絶箭激驚伏並斃搜鱗危險覔歷岡阜留罾挂於重林疏置結於通藪寄鷲睨於草間暫見之於蒙[illegible]擬以銳矢規以良弓覩毫末而放鏃乃殪之於窟中或紛敵赫以驚鷲影跳竦而揚白擢輕足之莞莞振遊形之躍躍兮不暇彎置不及尋爾乃鷹鷂䮃以飃揚勁翼謖而下御馬𩧿控以長馳鬱騰虛而陵厲翕習於迴阻之間繞繚於山澤之際盤於遊田其樂泄泄心既倦兮日遷命輿駕兮將還息徒蘭圃秣驥華田目送歸波手揮五絃優哉遊哉聊以永年

雀釵賦 載藝文 夏侯湛

覽嘉藝之機巧拵精思於雀釵收泉珍於八極納瓌異以表奇在太陽而擬濟妙圓圓而應規於是嬌姿英妙之徒相與競變飛龍並修粉理推襟整服飾黛玄眉之琰琰收紅顏而發色亦盻閑步輕袂翼翼恃炫艷以相邀常道進而侍側昔先王與衡立教崇冲讓以致賢不留志於華好

觀飛鳥賦 載藝文

夏侯湛

見逸遊之高鳥邈飃飃而殊逝擢華毛以迅鶩廻勁翼以揚勢披六翮之聯翩振輕體之迢遰遂乃矜形遼廓馮虛安翔翩翩裵徊上下頡頏動素羽之習習亂白質於日光玩浣氣以差池耍長風以抑揚攝雙翅以高舉舒修頸以儴佯目悅紛勢心嘉羽儀愛惠音之嚶嚶美弱翰之参差髣髴高凌於景外又抑身乎雲崖乍來乍往若懸若墜象流星之離天似圓物之墜危何斯遊之自得諒逸豫之可希苟臨川而羨魚亦觀翔而樂飛

朝華賦 載藝文

夏侯湛

咨神樹之修異寔積陽之純精蛻潛根以誕節據川壤以擢莖皎日升而朝華玄景逝而夕零逮明晨而緐沸若靜夜之衆星長莖擲起柔條列布濯靈柯於昔雨滋逸采於豐露灼煌煌以煒煒獨崇朝而達暮於是茂樹蒼蒼纖枝𩗗𩗗潛光玉朗綠葉翠鮮

雷賦　夏侯湛

伊朱明之季節兮暑熛赫以盛興扶桑煒以揚燎兮雷火曄以南升大明黯其潛曜兮天地鬱以同蒸掣丹霆之晧琰兮奮迅雷之崇崇馳壯音於天上兮激駭響於地中徒觀其霰雹之所種鑿大石之所燒鑠雲雨之所洸泱沆潦之所淹濯當衝則摧破遇披則纖溺山陵為之崩溢羣生為之霞碎是以大聖變於烈風小雅厲於天高嗟乾坤之神祇兮信靈化之誕昭故先王制刑擬雷霆於征伐恢文惠以經化兮耀武義以崇烈苟不合於大爲兮焉濟濟以成詰

夜聽笳賦 載藝文　夏侯湛

越鳥戀乎南枝胡馬褭夫朔風惟人情之有思迺否滯而發中南閭兮拊掌北閣兮鳴笳鳴笳兮協節分唱兮相龢相龢兮哀慘激暢兮清哀奏烽燧之初驚展從絲之歎乖伸棄兮更纏遷調兮故顏披涼州之妙參制飛龍之奇引垂幽蘭之遊響來楚妃之絕歎放鵾雞之弄音散白雪之清變

禊賦　　夏侯湛

羡暮春之嘉辰美靈氣之穌柔結方軌之奏晧敷令節而宣遊爾乃鈴鳴擢翠旂垂繁纓徵雲棐軒清風卷旌飛輪焱趣良馬電騖車駕鱗萃男女霧會服煥羅縠翠翳連蓋紫香丸於素襟結九齡乎背外髮爛弛韡涸瞱獛越若乎朝春挺葩夕霞抱月爾乃臨清流背綠柯雲幕高接丹組四羅

春可樂賦載藝文　　夏侯湛

春可樂兮樂東作之良背嘉新田之啓萊悅中疇之𦿡蔚柔冉冉以奮條麥遂遂以揚秀澤苗翳渚原卉耀阜春可樂兮樂崇陸之可娛登夷岡以迴眺超矯駕乎山嵎綴襟華以為蓋集繁蕤以飾裳散風衣之馥氣納戢裛之潛芳鸜交交以弄音翠翻翻以輕翔招君子以偕樂攜淑人以微行

擬可哀賦載莊文　夏侯湛

秋可哀兮哀秋日之蕭條火廻景以歯流天既清而氣高壤含素霜山結玄霄月延路以增夜日遷行以收暉屏絺綌於笥匣納綸縞以授衣秋可哀兮哀新物之陳蕪綢條朔以歛稀密葉槭以隕踈雁擢翼於太清鸞蟠形乎據墟秋可哀兮哀良夜之遥長月翳翳以隱雲昔龍龍以投光映前軒之踈幌炤後帷之閒房拊輕衾而不寐臨虚檻而褰裳感昔邁以興思情惓惓以含傷

擬夕哀賦載莊文　夏侯湛

秋夕兮遥長哀心兮永傷結帷兮中寓屣履兮閑房聽蟋蟀之潛鳴覩遊雁之雲翔尋修廡之飛檐覽明月之流光木蕭蕭以被風階縞縞以受霜王機兮環轉四運兮驟遷銜恤兮迄今忽將兮涉年日往兮哀深歲暮兮思繁

大暑賦

夏侯湛

若乃三伏相仍徂暑彤彤上無纖雲下無微風扶桑赩其增憤天氣曄其南升爾乃土墳隆坼谷枯川竭寒泉潛沸氷井騰沫洪波烝於單簟兮珠汗霑手絺葛溫風翕其至兮若瀝湯於玉質沃新水以達夕振輕箑以終日

繳彈賦 載缺文

夏侯湛

張弱弓理緊繳望大皐以送九畱遣放而必獲

石榴賦載藝文　夏侯湛

接翠萼於綠葉冒紅芽於丹鬚艷然含蕤濯爾散珠雪醒解餌怡神窴氣冠百品以奇仰邁衆果而特貴

蠶賦載藝文　楊泉

惟陰陽之産物氣陶化而播流物受氣而含生皆纏綿而自周伊夫蠶之為物功巨大而弘優成天子之袞冕著皇后之盛服昭五色之玄黄作四者之單複是以皇者貴此功焉使皇后命三宮之夫人又世婦之吉者親桑於北宮二月初吉遂布令於天下百辟兆民使成務焉是以仲春之月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惟蠶之祖編使童男作以童女溫室既調蠶母入處陳布說種桑和得所晞用清明浴用穀雨爰求柔桑切若細縷起止得昔燥濕是俟逍遥偃仰進止自如

仰似龍騰伏似虎跌員身方腹列足雙俱昏明相推日昔不居粤召役夫築室於房於房伊何在庭之東東受日景西望餘陽既酌以酒又挹以漿壺飧在側敷修在旁我隣我黨我助我康於是乎蠶事畢矣大務昔成閣紆卷薄灑掃宮庭蠶母須飾從容自盛至於再宿三日乃開閭啓房是瞻是觀方者四張員者紆盤縱者相屬横者交連分薪柴而解著繭絲互而相攀競以挈攬再笑再言隋者悅而忘解劣者勉以增勤是月也天子以太牢之禮獻繭於宗廟皇后親繅三盆然後辨於夫人世婦至於百辟卿士下及兆

民咸趍繰事爾乃絲如凝膏其白伊雪以爲衣裳冠冕服飾禮神納賓各有分職以洽百禮罔不斯服夫功也起於絲絲成於黼黻頌之雖周論之罔極般斯勤斯如何勿憶

西征賦

潘岳

歲次玄枵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迺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忽怳化一氣而甄三才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豫當休明之盛世兮託菲薄之陋質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三黜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遏於四海天子寢於諒闇兮百官聽於冢宰彼負荷之殊重兮雖伊周其猶殆窺七貴於漢庭譸一姓之或在無危明以安位祇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降戚之自天孔隨時以行藏蘧與國而卷舒苟蔽微以繆章患過辟之未遠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寮位儡其隆替名節漼以隳落危素卵之累鷇甚玄鷰之巢幕心戰懼以競悚如臨深而履薄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匪擇木以棲集尠林焚而鳥存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施穠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

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褱疚聖
達之幽情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猶犬馬之
戀主竊託慕於關雎眷鞏洛而掩涕思纏緜於墳塋
爾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皐門稅駕西周遠矣姬悳
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化流岐豳
祚隆昌發舊邦維新旋牧埜而歷茲愈守柔以執競
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惟泰山其猶危祀八
百而餘慶鑒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
待然方指日而比盛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迥
考土中於斯邑成建鎬而營築既定鼎於郟鄏遂鑽

龜而啓緜乎失澗而來遷繫二國而是祐豈昔王之
無僻賴先喆以長懋望圉北之兩門感虢鄭之納惠
討子頹之樂戲尤關西之效戾重戮帶以定襄弘大
順以霸世靈壅川以止鬭晉演義以獻說咨景悼以
迄丐政凌遲而彌季俾庚朝之構逆立兩王而干位
踰十葉以逮赧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輸文
武之神器涉孝水而濯纓嘉譱名而在茲天赤子於
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
雖勉勵於延吳寔憯慟乎余懷眄山川以褱古悵攬
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

歸悳成劉后之來蘇事迴洑而好還卒宗滅而身屠
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秦虎狼之強國越侵
弱之餘爐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藺恥東瑟之
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脣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儁
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
體之無骨處智勇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悁雖欧目而
易歲無等級以寄言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於赤眉
異奉辭以伐皐初垂翅於迴谿不尤責以掩悳終奮
翼而高揮建佐命之元勛振皇綱而更維登嵴坂之
威夷仰崇領之嵯峩皐託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阿

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縗而授戈曾隻輪之不反纍三
帥以濟河値庸主之矜愎殆肆叔於朝市任好綽其
餘裕獨引過以歸己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
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降曲崤而憐嘶託輿
國於亾虞貪誘賂以賣鄰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
故府屈產服於晉輿悳不逮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
諸我徂安陽言陟陝郛行乎漫瀆之口懋乎曹陽之
墟美戎遐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邵之所分二南之
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巢愍漢氏之剝亂
朝流亾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萬

棄之盛尊降遥思於征後顧請旋於僊沉既獲許而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命分身背於鋒刃洞胷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岍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檝之褊小振舟中之掬指并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耜偶國而戕結臧札飂其高履委曹吴而成節何荘武之無耻徒利開而義閉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襟帶跡諸侯之勇怯奠嬴氏之利害或開關以延敵競遁逃以奔竄有噤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

否泰漢六葉而拓畿縣弘農而遼闊厭紫極之閉敞耳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覩貌而獻餐疇匹媍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官昔明王之巡幸固清蹕而後往懼銜橜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密經輕帝重於天下奚斯漸之可長吊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援隱伏於雖明委讒賊之道虐加顯戮於儲貳絶肌膚而不顧作歸来之悲臺徒望思其何補紛吾既邁此全節兮又繼之以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梴園裝閿鄉而警策迴黄卷以濟澁眺華岳之陰崕覩高掌之遺蹤憶江使之

反璧告已期於祖龍不語怪以徵異我聞之於孔公惱韓馬之大憝阻關谷以稱亂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算砰揚桴以振壓纛瓦解而氷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惓狹路之迫隘軌崎嶇以任仰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黄壤千里沃埜彌望華㝨紛敷桑麻條暢邪界褒斜右濱汧隴寶雞前鳴甘泉後涌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嵕巀嶭太一巃嵸吐清風之飂戾納歸雲之鬱蓊南有玄灞素滻湯井温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

之粟林茂有鄠之竹山挺藍田之玉班述陸海珍藏張叙神臯隩區此函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馮虛也可不謂然乎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入鄭耜而抵掌義桓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敝而改為優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偽烽以沮衆溺嬖褒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滅為已國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埋以報勤外離函楚之戕內受牧豎之焚語曰行無禮必自及

此非其効歟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觀夫澳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乃寔奮終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循弗遺而況於鄰里乎於斯昔也乃摹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枌榆還立街衢如一遅寓相襲渾雞犬以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藉含怒於鴻門沛蹈躇而来王范謀害而不許陰授劍以約莊擲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帍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房樊抗憤以巵酒咀彘肩以激揚忽䖝變而龍攄雄霸上而髙驤增遂怒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嬰胃組於軹塗投章平而肉袒竦飲餞於東郜畏極位之盛滿金墉鬱其萬雉峻嶒峭以繩直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閟郜中儺遝户千人億華夷士女𨶹闐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涖職勵疲鈍以臨朝勗自強而不息於是孟春爰謝聽覽餘日巡省農功徊行廬室衢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寓寺署肆廛管靡曷丙於城隅者百不處一所謂尚冠修成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已其處而有其名爾乃陟長樂登未央氾太液凌建章縈駁娑而欵駘盪轔枍詣而櫟承光褭徊桂宮惆悵柏梁鶖雉䧳於臺陂狐兎

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洪鐘頓於毀廟乘風飈而弗縣禁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霸川褱夫蕭曹魏邴之相辛李衛霍之將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敎敷而彝倫叙兵舉而皇威暢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高節亮暨乎秺侯之忠孝淳深陸賈之優游宴喜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旹之推士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飛翠緌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或被髮左衽奮迅泥滓或從容傅會望表知裏或著顯績而嬰時戮或有大才而無貴仕皆揚清風於上列垂令聞而不已想珮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名才難不其然乎望漸臺而扼腕梟巨猾而餘怒揖不疑於北闕軾樗里於武庫酒池鑒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曲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無度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眡武㨾畧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佇遊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秘靈若翔於神臯奔鯨浪而失水暴鱗骼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上至致邛蒟其奚難

惟余欲而是恣縱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減半勒東西以虛美超長衆以遐念若循環而無賜較面朝之燠炳次後廷之倚靡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衛鬢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咸譱立而駿流亦寵極而戚後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以忌身明我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穌案桀輿之尊戀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揖輕秣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索杜郵其馬在云孝里之前跡惘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與悼爭伐趙以狗國定廟算之勝負扞矢

言而弗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劍以刎昔嗟主闇而臣嫉戚於何而不有窺秦堞於渭城冀關緬其堙盡覓陛殿之餘基裁峨峗以隱嶙想趙使之抱璧瀏睨楹以忼憤燕圖窮而荆蔟紛絕袖而自引筑聲厲而高奮徂潛鈆以脫臏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軼賢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儒林填於坑穽詩書煬而為煙國滅已以斷後身刑轘以啓先商濮馬浔以宿黃犬何可復牽埜蒲變而成脯兆鹿化以為馬假讒逆以大權鉗衆口而寄坐兵在頸而顧問何不早而

告我顧黔黎其誰聽惟請死而獲可逮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亂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路左蕭收圖以相劉料險易於衆寡羽天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火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感市閭之叛井歎尸韓之舊處丞屬跡而守關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許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旹之良具苟明灋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傅造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胃中豁其洞開羣譱湊而必舉存感格乎天區亡墳掘而莫禦臨掩

坎而累抔步毀垣以延佇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吊爰絲之正議伏梁劍於東郭訊景皇於陽丘奚信譖而矜詐殞吳嗣於局下益蔟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討茲沮譱而勸惡皆孝元於渭塋執奄尹以明貶褒夫君之譱行廢園邑以崇儉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鞫怵淫嬖之凶忍勒皇統之孕育張舅氏之姦漸貽漢宗以傾覆剝哀主於義域僭大爵於高安欲濮堯而承禪永終古而不刊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殃厥父之篡逆豪漢耻而

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爓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
從灰熛而俱滅鷩横橋而旋軫歷敉邑之南垂門磁
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奇疏南山以表闕倬樊
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斵而
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汙而為沼豈斯寓之獨隳
由僞新之九廟誇宗虞而祖黄驅吁嗟而妖臨搜佞
哀以拜郎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而面墻心不則於
悳義雖異術而同亡宗孝宣於樂遊紹衰緒以中興
不獲事於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
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樂以娱神

雖靡率於鷟典亦觀過而知仁馮高望之陽隈體川
陸之汙隆開襟乎清暑之館遊目乎五柞之宫交渠
引漕激湍生風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其池則湯湯汗
汗混瀁瀰漫浩如河漢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旦似
暘谷夕類虞淵昔豫章之名寓披玄流而特起儀景
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圖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
十紀擢百尋之層觀今數仞之餘址振鷺於飛梟躍
鴻漸棄雲鵠鶂隨流澹淡澆濟鷩波唼喋菱芡華蓮
爛於綠沼青蕃蔚乎翠瀲伊茲池之肇穿肄水戰於
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而兼疏笔寔水

物惟錯乃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
復凡厥寮司既富而教咸帥貧惰同整檝擢敉罟課
獲引繳擧效緜天有室愁民以樂徒觀其鼓枻迴綸
灑釣投經垂耳出入挺扠來往纖經連白鳴根厲響
貫鰓罗尾掣三牢兩於芝弛青鯤於網鉅解赬鯉於
黏徽華魴躍鱗素鰱揚鬐饕人縷切鑾刀若飛應刃
落俎霍霍霏霏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遅御既餐
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
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爽徊鄠鎬如渴如饑心翹
懃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祇豈三聖之敢梦竊十亂之

或希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酆及鄗仍京其室庶人
子来神降之吉積悳延祚莫貳其一永惟此邦云誰
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子嬴鋤以借父訓秦法
而著色哄讓畔以閑田沾姬化而生棘爲張喜而詐
騁虞芮愧而訟息由此觀之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
上之遷下猶鈞之埏埴雖五方襍會風流溷淆惰農
好利不昏作勞密邇獫狁戎馬生郊而制者必割寔
存操刀人之升降隨政隆替伎信則莫不用情無欲
則賞之不竊雖智不能理明不能察信此心也庶免
夫戾如其禮樂以俟来喆

籍田賦　　潘岳

伊晉之四季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籍於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埜廬埽路封人壝宮掌舍設柭青壇蔚其嶽立兮翠幕黕以雲布結崇基之靈址兮啟四塗之廣阼沃埜墳腴膏壤平庢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葱犗服於縹軛兮紺轅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廛左兮俟萬乘之躬履百僚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轔轔微風生於輕幰兮纖埃起於朱輪森奉璋以階列兮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閶闔洞啟參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后妃獻穜稑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綃紈綷縩金根照耀以炯晃兮龍驥騰驤而沛艾表朱玄於離坎飛青縞於震兌中黃曄以發輝兮方綵紛其繁會五輅鳴鑾九旂揚旆瓊鈒入藥雲罕晻藹簫管嘲喈以啾嘈兮鼓鞞硡隱以砰磕筍虡嶷以軒翥兮洪鐘越乎區外震震塡塡塵鶩連天以幸乎籍田蟬冕熲熲以灼灼兮碧色肅其芊芊似夜光之剖荊璞兮若茂松之依山巔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游場染屨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賤以班或五或九於斯時也居靡都鄙民無華裔長幼襍遝以交集士女頒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髫總髮躡踵側肩掎裳連袂黃塵為之四合兮陽光為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乎昏作兮慮盡力乎樹藝靡誰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厲躬先勞以悅使兮豈嚴刑而猛制哉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為基民以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一埜有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無儲稸以虞災徒望歲以自畢三季之衰皆此物也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慄圖匱於豐防儉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簠簋普淖則此之自實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栗宜其民龢季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悳無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以孝理天下其或繼之者鮮哉希矣逮我皇晉寔光斯猷儀刑孚

於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惪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而二美具焉不亦遠乎不亦重乎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采其茅大君戾止言籍其農其農三推萬方以祗耨我公田寔及我私我簠斯盛我簋斯粢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兹在兹永言孝思民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秋興賦 并序

潘岳

晉十有四季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遊處僕埜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寧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於昔秋也故以秋興命篇辭曰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覽花蒔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雖末事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憀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羇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埜有歸燕隰有翔隼游氛朝興槁葉夕殞於是乃屏輕箑釋纖絺藉莞蒻御袷衣庭樹槭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蟬嘒嘒以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揚而浸微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月朣朧以含光兮露凄清以

凝冷熠燿粲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聽離鴻之晨
唳望流火之餘景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
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鬢髟以承弁兮
素髮颯以垂領仰群儁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騁登
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苟趣舍之殊途兮庸
詎識其躁靜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彼知
安而忘危兮固出生而入死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
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兮雖猴猨而不履龜祀骨
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
以高厲耕東皋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泉涌湍於

石間兮菊揚芳乎崖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遊儵之
潎潎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
聊以卒歲

閑居賦并序

潘岳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題之以
巧宦之目未常不慨然廢書而嘆曰嗟乎巧誠有之
拙亦宜然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
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
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
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尉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
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為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平今
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為民俄而
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

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
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
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謂拙於用多稱多則
吾豈敢言拙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
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
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於是
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
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
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
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閑居之賦以詠事遂情焉其辭

曰
傲墳素之長圃步先喆之高衢雖吾顏之云厚猶内
愧於寗蘧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
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閑居於洛之涘身齊逸
民名綴下士陪京泝伊面郊後市浮梁黝以徑度靈
臺傑其高峙窺天文之秘奧究人事之終始其西則
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徼谿子巨黍異絭同機礮石雷
駭激矢蝱飛以先啓行曜我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
雍清穆敞閑環林縈映圓海迴淵聿追孝以嚴父宗
文考以配天祇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季若乃背

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事於柴燎以郊祖而展義
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振振以齊玄管啾
啾而並吹煌煌乎隱隱乎兹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
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祁
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道
在則是故髦士投紱名王稟璽訓若風行應如草靡
此里仁所以為美孟母所以三徙也爰定我居築室
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遊鱗瀺灂菡萏敷披竹木
蓊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椑之柿周文
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殖三桃表櫻胡之

別一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陶之珍磊落蔓衍乎其
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
能極也菜則蔥韭蒜芋青筍紫薑堇薺甘旨蓼荽芬
芳蘘荷依陰旹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凜
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
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龢樂以勞
宣甞膳載加舊痾有痊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
軌陸摘紫房水掛頳鯉或宴於林或禊於汜昆弟斑
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
慈顏龢浮桮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

生安樂孰知其佗退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
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尚奚擬
於明喆仰衆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

悼亡賦 載藝文

潘岳

伊良嬪之初降幾二紀以迄茲嗟兩門之不造備荼毒而嘗之嬰生艱之至極又薄命而早終含芬華之芳烈翩零落而從風神飄忽而不反形安得而久安襲旹服於遺質表鉛華於餘顏問筮賓之何期霄過分而參闌詎幾旹而見之目眷戀以相屬聽輀人之唱籌來聲叫以連續聞冬夜之恒長何此夕之一促且伉儷之片合垂明誥乎嘉禮苟此義之不謬乃全身之半體吾聞喪禮之在妻謂制重而哀輕既履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緣情夕既昏兮朝既清延爾族兮臨後達入空室兮望靈座帷飄飄兮燈熒熒燈熒熒兮如故帷飄飄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饋生塵兮酒停樽春風兮泮冰初陽兮戒溫逍遙兮浸遠嗟煢煢兮孤魂

懷舊賦并序

潘岳

余十二而獲見於父友東武戴侯楊君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婚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不幸短命父子凋殞余既有私艱且尋役於外不歷嵩丘之山者九秊於茲矣今而經焉慨然懷舊而賦之曰

啓開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晨風淒以激冷夕雪暠以掩路轍含冰以滅軌水漸軔以凝沍塗艱屯其難進日晼晚而將暮仰睎歸雲俯鏡泉流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巖巖雙表列列行楸既興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嗣墳壘壘以接隴柏森森以攢植何逝沒之相尋曾舊草之未異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名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親歡攜手以偕老庶欵惠之有鄰今九載而一來空館閴其無人陳荄被于堂除舊圃化而為新步庭廡以裴徊涕泫流而沾巾宵展轉而不寐驟長歎以達晨獨鬱結其誰語聊綴思於斯文

寡婦賦并序　　潘岳

樂安任子咸有韜世之量與余少而歡焉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不幸弱冠而終良友既沒何痛如之其妻又吾姨也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孤女藐焉始孩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昔阮瑀既沒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余遂擬之以叙其孤寡之心焉其辭曰

嗟余生之不造兮哀天難之匪忱少伶俜而偏孤兮痛忉怛以摧心覽寒泉之遺歎兮詠蓼莪之餘音情長慼以永慕兮思彌遠而逾深伊女子之有行兮爰

奉嬪於高族承慶雲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渥顧葛藟之蔓延兮託微莖於樛木懼身輕而施重兮若履冰而臨谷遵義方之明訓兮憲女史之典戒奉蒸嘗以效順兮供灑埽以彌載彼詩人之攸歎兮徒願言而心痗何遺命之奇薄兮遘天禍之未悔榮華曄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靜闔門以窮居兮塊煢獨而靡依易錦茵以苫席兮代羅幬以素帷命阿保而就列兮覽巾箑以舒悲口嗚噎以失聲兮淚橫迸而霑衣愁煩冤其誰告兮提孤孩於坐側昔㜺㜺而向昏兮日杳杳而西匿雀羣飛而赴楹兮雞登棲而斂翼歸空館而自憐兮撫衾裯以歎息思纏緜以瞀亂兮心摧傷以愴惻曜靈曄而遄邁兮四節運而推移天凝露以降霜兮木葉落而隕枝仰神宇之寥寥兮瞻靈衣之披披退幽悲於堂隅兮進獨拜於牀垂耳傾想於疇昔兮目彷彿乎平素雖冥冥而罔覿兮猶依依以憑附痛存亡之殊制兮將遷神而安厝龍轜儼其星駕兮飛旐翩以啓路輪按軌以徐進兮馬悲鳴而跼顧潛靈邈其不反兮殷憂結而靡訴睎形影於几筵兮馳精爽於丘墓自仲秋而在疚兮踰履霜以踐冰雪霏霏而驟落兮風瀏瀏而夙興雷泠泠而夜

下兮冰溓溓以微凝意忽怳以遷越兮神一夕而九升庶浸遠而哀降兮情惻惻而彌甚願假夢以通靈兮目烱烱而不寢夜漫漫以悠悠兮寒淒淒以凜凜氣憤薄而乘胷兮涕交橫而流枕亡䰟逝而永遠兮昔歲忽其遒盡容貌偘以頓顇兮左右悽其相慜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鞠稚子於懷抱兮嗟徘徊而不忍獨指景而心誓兮雖形存而志隕重曰

仰皇穹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若凌虛兮失翼上瞻兮遺象下臨兮泉壤窈冥兮潛翳心存兮目想奉虛坐兮

肅清愬空宇兮曠朗廓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顧影兮傷摧聽響兮增哀遥逝兮逾遠緬邈兮長乖四節流兮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頹霜被庭兮風入室夜既分兮星漢迴夢良人兮來遊若閶闔兮洞開怛驚悟兮無聞超惝怳兮慟懷慟懷兮奈何言陟兮山阿墓門兮肅肅脩壠兮峨峨孤鳥嚶兮悲鳴長松萋兮振柯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沱蹈恭姜兮明誓詠柏舟兮清歌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佗

登虎牢山賦　潘岳

辭京輦兮遥邁將遠遊兮東夏朝發軔兮帝墉夕結軌兮中塋憑脩坂兮停車臨寒泉兮飲馬眷故鄉之遼隔思紆軫以鬱陶步玉趾以升降凌汜水而登虎牢覽河洛之二川眺成平之雙皋崇嶺驫以崔崒幽谷豁以窙寥路逶迤以迫隘林廓落以蕭條爾乃仰蔭嘉木俯藉芳卉青煙鬱其相望棟宇衆以鱗萃彼登山而臨水固先喆之所哀矧去鄉而離家邈長辭而遠乖望歸雲以歎息腸一日而九迴良勞者之詠事爰寄言以表衰

滄海賦　潘岳

徒觀其狀也則湯湯蕩蕩瀾漫形沈流沫千里懸水萬丈測之莫量其深望之不見其廣無遠不集靡幽不通羣谿俱息萬流來同含三河而納四瀆朝五湖而夕九江陰霖則興雲降雨陽霽則吐霞曜日煮水而鹽成剖蚌而珠出其中有蓬萊名嶽青丘奇山阜陵別島嵔環其間其山則嵔崔嵬崒嵯峨降屈披滄流以特起擢崇基而秀出其魚則有吞舟鯨鯢鰞鰂鼁鯖蜂目豺口狸班雉軀怪體異名不可勝圖其蟲獸則素鮫丹虬元龜靈鼉脩黿巨鼇紫貝螣蛇玄螭蚴虬赤龍林蘊遷體改角推舊納新舉扶搖以抗翼泛陽侯以濯鱗其禽鳥則鷗鴻鶤鵰駕鷺鳩鶬朱背煒埼縹翠葱菁詳察波浪之來往遍聽奔激之音響力勢之所迴薄潤澤之所彌廣信普天之極大橫率土而莫兩

狹室賦　潘岳

歷甲第以遊觀旋陋巷而言歸伊余館之褊狹良窮弊而極微閣了戾以互掩門崎嶇而外扉室側戶以攢楹檐接柜而交榱當祝融之御節熾朱明之隆暑沸體惄其如爍珠汗揮其如雨若乃重陰晦冥天威震曜漢潦沸騰叢溜奔激臼竈為之沉溺器用為之浮漂彼處貧而不怨嗟生民之寠難匪廣厦之足榮有切身之近患青陽萌而畏暑白藏兆而懼寒獨味道而不悶喟然向其咨歎

笙賦　　潘岳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若乃綿蔓紛敷之麗浸潤靈液之滋隅隈夷險之勢禽鳥翔集之嬉固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也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面短長剡生幹裁熟簧設宮分羽經徵列商泄之反謐厭焉乃揚管擫羅而表剡音要妙而含清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為笙基黄鍾以舉韻望儀鳳以擢形寫皇翼以插羽摹鸞音以厲聲如鳥斯企翾翾岐岐明珠在咮若銜若垂脩檛內辟餘簫外逶駢田獵擸鯽鯀參差於是乃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隅而掩淚援鳴笙而將吹先嗢噦以理氣初雍容以安暇中佛鬱以怫愲終嵬峩以蹇愕又颯遝而繁沸罔浪孟以惆悵若欲絕而復肆懰慄以奔邀似將放而中匱愀愴惻淢虺韡煜熠汎淫汜豔霅爗岌岌或案衍夷靡或竦勇剽急或既往不及或已出復入裴徊布濩渙衍葺襲舞既蹈而中輟節將撫而不及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擫纖翮以震幽簧越土筩而通下管應吹噏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勃慷慨以憀亮顧躊躇以舒緩

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詠園桃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詩曰棗下纂纂朱寔離離宛其死矣化為枯枝人生不能行樂死何以虛謚為爾乃引飛龍鳴鵾鷄雙鴻翔白鶴飛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荊王喟其長吟楚妃歎而增悲夫其悽唳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含啁嘽諧雍雍喈喈若羣雛之從母也郁捋劫悟泓宏融裔哇咬嘲哳壹何察惠訣厲悄切又何磬折若夫背陽初暖臨川送離酒酣徒擾樂闋日移疎客始闌主人微疲弛絃韜籥徹塤屏篪爾乃促中筵攜友生解嚴顏擢幽情披黄苞以授甘傾縹瓷以酌醽光妓儼其階列雙鳳嘈以龢鳴晉埜悚而投琴況齊瑟與秦箏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縈纏歌鼓經羅鍾律爛熠爚以放豔鬱蓬勃以氣出秋風詠於燕路天光重於朝日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唱發章夏導揚韶武協龢陳宋溷一齊楚邇不逼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敘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醨薄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惡故絲竹之器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惟簧也能研羣聲之清惟笙也能總衆清之林衛無所措其邪鄭無所容其淫非天下之和樂不易之悳音其孰能與於此乎

相風賦　潘岳

混元怳其初判二氣變而無窮動靡微而不兆爲有始而必終思先天而不違立成器以相風棲靈鳥於帝庭似月離乎紫宮飛輕羽於竿杪若鸞翔乎雲中廣莫興而習坎景風發而遡離閶闔揚而曲指明庶起而東移

射雉賦　潘岳

涉青林以遊覽兮樂羽族之羣飛偉釆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翬厲耿介之専心兮奓雄豔之姱姿巡丘陵以經畧兮畫墳衍而分畿於是青陽告謝朱明肇授靡木不滋無草不茂初篁蔚其曜新陳柯槭以改舊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麥漸漸以擢芒雉鷕鷕而朝雊眄箱籠以揭驕睨驍媒之變態奮勁骹以角搓瞵悍目以旁睞鸎綺翼而䞓撾灼繡頸而衮背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爾乃擊場拄翳停僮葱翠綠柏參差文翮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衷料戾以徹鑒表厥躡以密緻恐吾遊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眡何調翰之喬桀邈疇類而殊才候扇舉而清叫埜聞聲而應媒褰微罟以長眺已踉蹡而徐來摛朱冠之赩赫敷藻翰之陪鰓首葯綠素身拕黼繪青鞦莎靡丹臆蘭綷或蹶或啄旹行旹止班尾揚翹雙角特起良遊呃喔引之規裏應叱愕立擢身竦峙捧黄閒以密彀屬剄挂以潛擬倒禽紛以迸落機聲振而未已山鷩悍害猋迅已甚越壑凌岑飛鳴薄廩擎牙低鉄心平望審毛體摧落霍若碎錦逸羣之儁擅場挾兩櫟雌妬異

倏来忽往忌上風之饕切畏映目之儻朗屏蔽布而眾息徒心煩而使懺伊義鳥之應機啾獲地以厲響彼聆音而遲進忽交距以接壤彤盈窻以美蔽紛嘗頹而臆仰戍乃崇墳夷靡農不易巄稊菽蘙穅翳薈蓁葺鳴雉振羽依於其冢悯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膽挺趚之傾掉意淴跳以振踊瞰出苗以入場愈悄駭而神悚望縻合而驕茁雉肤肩而旋踵欣余志之精銳擬青顱而點項亦有門不步體邪眺旁剔靡開而驚無見自驚周環廻復繚繞盤辟戾翳旋把縈隨所歷彳亍中輟韻馬中鏑前剔重膺傍截疊翮

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狷內無固守出不交戰來若處于去如激電閱閩翳葉慎歷乍見於是算分銖商遠邇揆懸刀騁絕伎如轅如軒不高不埤當咮值胃裂膝破觜夷險殊地馴廣異變晏不暇食夕不告勸昔賈氏之如皋始解顏於一箭醜夫為之改顏慽妻為之釋怨彼遊田之致獲咸樂危以馳騖何斯藝之安逸嗟禽從其已豫清衢而行澤地而住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永御豈唯皁隸此焉君舉若乃耽盤流遁放心不移忌其身恤司其雌雌樂而無節端操或虧此則老氏之所誡而君子之所不為

螢火賦　潘岳

羽太陰之玄昧抱夜光以清遊頻若飛電之霄逝嘒似移星之雲流動集陽暉灼如隨珠熠熠熒熒若丹英之照葩飄飄頻頻若流金之在沙載飛載止光色孔嘉無聲無臭明影暢遐㫚朝露於曠埜庇一葉之垂柯無干欲於萬物豈顧惜於網羅至夫重陰之夕風雨曠暝萬物眩惑翩翩獨征奇姿燎朗在陰益榮循賢喆之處昔昔昏昧而㫚明若蘭香之在幽越羣臭而弭馨隨陰陽以飄颻非飲食之是營間翕斯之無忌希夷惠之清貞羨微蟲之琦瑋援形筆以為銘

河陽庭前安石榴賦并序　　潘岳

石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也是以屬文之士叙而賦之

仰天路而高睇顧隣國以相望位莫微於宰邑館莫陋於河陽雖小縣陋館可以遨遊實有嘉木曰安石榴脩條外暢榮幹內樛扶疎偃蹇冉弱紛柔於是暮春告謝朱夏戒初新莖擢潤膏葉垂腴曾華曄以先越含榮鵜其方敷丹暉綴於朱房緗的點乎紅鬚煌煌煒煒熠爚委累似琉璃之棲鄧林若珊瑚之暎綠水光明燐爛含丹耀紫味滋芳神色麗瓊蘂遙而望之煥若隋珠耀重淵詳而察之灼若列星出雲間汁房同模千子如一御渴療饑解醒止疾既乃擯乎狹庭戢阸戢偏土階無等肩牆惟淺壁衣蒼苔瓦被駁蘚處悴而榮在幽彌顯其華可玩其實可珍羞於王公薦於鬼神豈伊不陋用渝厥貞果猶如之而况於人

橘賦并序　　潘岳

余齋前橘樹冬夏再熟聊為賦云爾

咣嘉卉之芬華信氛氳而芬馥既翁茸而萎蕤且參差而欄矗已鬱鬱而冬茂亦離離而夏熟至如廣命賓客歷覽遊觀三清既設百味星爛炫燿乎玉案照曜於金盤故成龢美其家園江陵重其千樹既見稱於陸言亦標名乎馬賦

蓮花賦

潘岳

偉玄澤之普衍嘉植物之並敷遊莫美於春臺華莫盛於芙蕖於是惠風動冲氣穌眄清池翫蓮花舒綠葉挺纖阿結綠房列紅葩仰含清液俯濯素波脩柯婀娜柔莖苒蒻流風徐轉迴波微激其望之也曄若皦日燭崑山其節之也晃若盈尺映藍田

芙蓉賦

潘岳

綠蘭池之豐沼育沃埜之上腴課衆榮而比觀煥卓犖而獨殊神騰雲布蜜咤星羅光擬燭龍色奪朝霞丹煇拂紅飛鬚垂的斐披艷赫散煥熠爚流芬賦釆風靡雲旋布濩磊落蔓衍夭閑發清陽而增媚潤白玉而加鮮

秋菊賦　　　　潘岳

垂采煒於芙蓉流芳越乎蘭林遊女望榮而巧笑鶤鷄遥集而弄音若乃真人採其寔王母接其葩或充虛而養氣或增妖而揚娥既延期以永壽又蠲疾而弭痾

思游賦　　　　潘岳

有軒轅之遐胄兮氏仲壬之洪裔敷華頹於末葉兮晞靈根於上世準乾坤以斡度兮儀陰陽以定制匪耆運其焉行兮藥大虛而遥曳戴朗月之高冠兮綴太白之明璜製文霓以為衣兮襲采雲以為裳要華電之煜爚兮珮玉衡之琳琅明景日以鑒形兮信煥曜而重光至美詭好於凡觀兮脩稀合而靡呈撫石緹襲以華國兮和璞遥棄於南荆夏像韜塵於市北兮瓶罍抗方於兩楹鸞皇耿介而偏棲兮蘭桂背昔而獨榮關寒暑以練眞兮豈改容而爽情感昆吾之

易越兮衆暉光之速暮羡一稔而三春兮尚含英以容豫悼曜靈之靡暇兮限天晷之有度聆鳴蜩之號節兮恐隕葉於凝露希前軌而增騖兮眷後塵而旋顧遑者儵忽而不逮兮來寘昧而未著二儀泊焉其無央兮四節環轉而靡窮星烏逝而昔反兮夕景潛而且融旻三后之在天兮嘆聖喆之永終諒衜脩而命微兮孰含盈而戢冲握隋珠與蕙若兮昔莫悅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蹇委謝而投粤兮廢夯潦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寳在夜而愈光遍區内之迫脅兮思攄翼乎八荒望雲階之崇壯

兮顧輕舉而高翔造庖犧以問爲兮辯吉繇於姬文
將遠遊於太初兮覽形魄之未分四靈儼而為衛兮
六氣紛以成羣驂白獸於商風兮御蒼龍於景雲簡
厮徒於靈圉兮從馮夷而問津召陵陽於游谿兮旌
王子於柏人前祝融以掌燧兮發玄冥以掩壓形彯
彯而遂遐兮氣疊疊而愈新挹玉膏於菜嵎兮掇芝
英於瀛濱揖太眞以假想兮聽賊政於三春洪範翕
而復張兮百卉隕而更震睇王女之分數兮執懿筐
於扶木覽玄鳥之鞾㬎兮仍騰躍乎陽谷吸朝霞以
療饑兮隆廪泉而濯足將從轡以逍遥兮恨東極之

路促詔纖阿而右迴兮覿朱明之赫戲涖羣神於夏
庭兮迴蒼梧而結知纚焦明以承旂兮驅天馬而高
馳詭羲和於冊丘兮詢倒景之亂儀尋凱風而南暨
兮謝太陽於炎離蔵溽暑之陶鬱兮余安能乎留斯
闃碧雞之長晨兮吾將往乎鹵游與浮躅於弱水兮
泊舳艫兮中流㪺精粹之攸存兮誠沈羽以浮舟軼
望舒以陵厲兮恙神漂而氣浮訊碩老於金石兮乘
舊聞於前修譏淪陰於危山兮問王母於梆丘觀玄
烏之參趾兮會根一之神籌擾毚兔於月窟兮詰嫦
娥於蓐收爰攬轡而旋驅兮訪北叟之倚伏棄增冰

而遂濟兮凌固陰之所滀援黿鼉於幽宂兮瞰罔疊
之潛育哂倏忽之躁狂兮蒼中黃於耳目個燭龍而
游衍兮窮大明於北陸攀招搖而上躋兮忽蹈廓而
凌虛登閶闔而遵脊兮順玄黃於地輿召黔雷以先
導兮覲天帝於清䆋觀渾儀以寓目兮樹造化之大
鑪爰辯惑於上皇兮稽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民咨
兮癸亂常而感虞孔揮涕於鹵狩兮臧考祥於婁句
跖肆暴而保乂兮顏履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
眩榮辱之不圖運可期兮不可思數可知兮不可為
求之者勞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且也

四位為匠乾坤為鈞散而為物結而為人陽降陰升
一替一興流而為川滯而為陵既不可攘福不可徵
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數成形兮未察靈像兮已固
承明訓以蕻蒙兮審性命之靡求將澄神而守一兮
奚飃颻而遐游斐陳辭以告退兮主悖惘而永歎惟
升降之不仍兮詠別易而會難願大饗以致好兮聊
息駕於一飡會司儀於有始兮延嘉賓於九乾陳鈞
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歡枉矢鑠其在手兮狼弧
翳其斯彎睨翟犬於帝側兮殪熊羆於靈軒爾乃清
澌夙蹕載輪修祖班命受號羲輔整旅兆司鬱以屆

蹕兮萬靈森而陳連豐隆軒其警衆兮鈎陳帥以屬兵堪輿竦而進旹兮文昌肅以司行抗蚩尤之修旃兮建雄虹之釆旌棄雲車電鞭之扶輿委移兮駕應龍青虬之容裔陸離俯遊光逸景倏爍徽霍兮仰流旌垂旄焱攸纖纚前湛湛而攝進兮後傑傑而方馳且啓行重陽兮奄稅駕乎少儀跨列缺兮闚乾坤揮玉關兮出天門涉漢津兮望崐崘經赤霄兮臨玄根觀品物兮終復魂形已消兮氣猶存眺懸舟之離離兮爽䳸䳼之譪譪仍縈縈而皆引兮將遥降而速邁華雲依霏而翼衛兮日月炫晃而映蔭蹈烟熅兮辭天衢心閶舃兮識故居路遂遒兮情忻忻奄忽歸兮反常閭修中餘兮崇彝倫大衢縣兮味琹書樂自然兮識窮達滲無思兮心恬娛

瑇瑁椀賦

瑇瑁椀賦 載㧉文　　　　潘尼

有瑇瑁之奇寶亦同旅於介蟲下濡川以矩夷上擬乾而規隆或步趾於清源或掉尾於泥中隨陰陽以潛躍與龜龍乎齊風包神藏智備體兼才高下斯處水陸皆能文若綺波背負蓬萊爾乃遐夷效珍越裳貢職横海萬里踰嶺千億抵璞荒巒摛藻辰極光曜炫晃晗㶑熉爚斯寶之兼美料衆珍而靡對文不煩於錯鏤釆不假乎藻繢豈翡翠之足儷胡犀象之能逮

桑樹賦載秇文　　潘尼

從明儲以省膳憩便房以偃息觀兹樹之旹瑋感先
皇之攸植蔚蘙森以四射飑洪備而端直爾迺徘徊
周覽俯仰逍遥俛眄靈根上眺修條洞芳泉於九壤
含溢露於清霄倚增城之飛觀拂綺窗之疏寮下迢
遞以極望上扶疏而參差匪衆烏之攸萃相皇鸞之
羽儀理有微而至顯衍有隱而應期豈皇晉之貞瑞
兆先見而啓兹起尋抱於纖毫崇萬匱於始基

火賦　　潘尼

覽天人之至周嘉火悳之為貴含太陽之靈暉體淪
剡之正氣先聖仰觀通神悟靈窮物盡數研幾至精
鑽燧造火陶冶羣物協和五味革變羶腥爾乃狄牙
典膳百品既陳穌羨酋醳旨酒醲醽亯鼋煮鼈灼龜
臛鱗若乃流金化石鑠錢融銅造制戎器以戒不恭
砥鍊兵械整飭戎容四海康乂邊境無寇韜弓戢劍
解甲釋胄銷鏑為耒鑄戈為耨戰士反於甽農戎馬
放乎外廐及至焚埜燎原陸火赫羲林木摧拉沙粒
並糜騰光絕覽雲散霓披去若風驅疾若霓逝芬輪
紆轉倏忽橫厲震響達乎八冥流光燭乎四裔

瑠璃椀賦　載藝文　潘尼

濟流沙之絶險越葱嶺之峻危於是遊歯極望大蒙歷鍾山闚燭龍覲王母訪仙童取瑠璃之攸華詔曠世之良工纂玄儀以取象准三辰以定容光映日曜圓盛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爚旁燭表裏相形凝霜不足方其絜澄水不能喻其清剛過金石勁勵瓊玉磨之不磷涅之不濁

安石榴賦　載藝文　潘尼

安石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是以屬文之士或叙而賦之盖感時而騁思覩物而興辭

余遷舊寓爰造新居前臨曠澤却背清渠寔有斯樹植於堂隅華實並麗滋味亦殊可以樂志可以充虚朱芳赫奕紅萼參差含英吐秀乍合乍披遥而望之煥若隋珠燿重川詳而察之灼若列宿出雲間湘涯二后漢川遊女攜類命疇逍遥避暑託斯樹以棲遲祥風而容與爾乃擢纖手兮舒皓腕羅袖靡兮流芳散披緑葉於脩條綴朱華乎弱榦豈金翠之足珍實茲葩之可翫商飇授氣收華斂實滋味浸液馨香流溢

釣賦

潘尼

抗余志於浮雲樂余身於蓬廬尋渭濱之遠跡且游釣以自娛左援脩竹右縱飛綸金鉤厲鉤甘餌垂芬衆鯤奔涌游鱗橫集觸餌見擒伉鉤被執長繳繽紛輕竿翕習巽迭颷馳光飛電入羅纏未及警策益已獲其數十且夫爆炙之鮮煎熬之味百品千變殊芳異氣隨心適好不可勝紀乃命宰夫膾此潛鯉電剖星流芒散縷解隨風離鍔巽翩雪累㐫戎之餘南夷之薑酸鹹調適齊和有方和神安體易思難忘

東武館賦

載藐文

潘尼

東武館者蓋東武陽侯之館也嘉大雅之弘操美明哲之保身愍鄙邑之迫險歎里巷之囂塵慕古公之脩寓羨孟氏之審鄰將遷居於爽塏乃投迹於里仁前則行旅四湊通衢交會水泛輕舟陸方羽蓋後則崇山崔嵬茂林幽藹彌望遠覽混漾爽泰表裏山河出入襟帶若乃潛流旁注飛渠脈散芙蓉映渚靈芝敷岍於是逍遙靈沼遊豫華林彎弓撫彈娛志蕩心括下空繳綸不苟沉游鱗雙羅落羽相尋膳夫進俎虞人獻鮮春醴九醞嘉豆百籩隨波泝流乍往乍旋

琉璃碗賦 載㦮文　潘尼

覽方貢之彼珍瑋兹椀之獨奇濟流沙之絶險越葱嶺之峻危其由来也阻遠其所託也幽深據重巒之億仞臨洪溪之萬尋接玉樹與瓊瑤隣沙棠與碧林瞻閶風之崔嵬顧玄圃之蕭參光映日曜圓成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爍旁燭表裏相形舉兹椀以酬賓榮密坐之曲宴流景炯晃以㪅清[illegible]醴瑤琰而外見

鼈賦 載㦮文　潘尼

皇太子遊於玄圃遂命釣魚有得鼈而戲之者令侍臣賦之

爾乃衡鈎以振棹吁駭人而可惡既顛墜於巖岸方盤跚而雅步或延首以鶴顧或頓足而鷹距或曳尾於途中或縮頭於殼裏若乃䞒水恭駭百川沸流有東海之巨鼈乃負山而吞舟

衰退賦 載莿文 潘尼

伊疇昔之衰憤思天飛以遠迹望循塗而投軌遡翔風以理翮與雲霧之可馮希天路之開闢何背願之多違奄就羈以服役困吳坂之峻岨畏鹽車之嚴策嗟遭處之弗遇奚鬱悒之難任背宇宙之寥廓羅網罟之重深常屏氣以斂迹焉躊豫以娛心傳釋枝以見穀望投竿而相姬窮獨善以全質達兼利以濟昔聃安忐於柱史由抗迹於窩箕理殊塗而同歸雖百慮其何思敢因虎以託譚遂逡巡而造辭

鹵㴩賦 載抗文 潘尼

異山河之岨阸倦關谷之盤紆卑任佪於潜軌馬侘傺於險塗狗肘還勾爭角互㾓窊窻連投十數億計石子之淵坎塯之宂支體為之危竦形骸為之疲曳此亦行者之艱難羈旅之困敝若其名坂則羊羔美人成皋黃馬廻波激浪飛沙飃瓦馬則頓躓狼傍砠頳玄黃牛則體疲力竭損食喪膚𥗝蹄穿嶺摩髖脫軀

苦雨賦　潘尼

氣觸石而結蒸兮雲膚合而仰浮雨紛射而下注兮潦波湧而横流豈信宿之云多乃踰月而成霖瞻中塘之浩汗聽長霤之涔涔始濛瀎而徐墜終滂霈而難禁悲劉宿之匽景悼太陽之幽沈雲晳披而驟合雨乍息而亟零旦漎漎以達暮夜淋淋以極明黿鼉遊於門闥蛙蝦嬉於中庭懼二源之并合畏黔首之為魚處者含瘁於窮巷行者歎息於長衢

髑髏賦　戴執文　呂安

躊躇增愁言遊舊鄉惟遇髑髏在彼路傍余乃俯仰咤歎告於昊蒼此獨何人命不永長身銷原埜骨暴大荒余將殯子昔服與子嚴妝斂以棺槨遷彼幽塋於是髑髏蠢如精靈感應若在若無斐然見形溫色素膚昔以無良行違皇乾來此土天奪我年令我全膚消滅白骨連翩四支摧藏於草莽孤魂悲悼乎黃泉余迺感其苦酸哂其所說念爾荼毒形神斷絕宅子后土以為永列相與異路於是便別

瓠黍賦載籍

松含

余愼終屋之南榮有瓠黍生焉因泥之濕遣雨之潤當昔牙蘖滋茂甚速塗燥根淺忽然萎䔩溪感此黍不緇種以待昔貧榮棄本寄身非所自取彫枯不亦宜乎

瓜賦載籍文

松含

世云三芝瓜貝處全焉故植根玉巖潤菜飛泉攬之者壽食之者僊是謂雲芝芙蕖振采濯莖玄瀨葩映莫此為最是謂水芝甘瓜普植用薦神祇其名龍蟠其味亦奇是謂土芝乃剖甘瓜既浮且馨荒者饗之忌困解醒流味通其五臟冷氣反其迷精

寒食散賦 載藝文　　嵇含

余晚季有男兒既生十朔得吐下積日羸困危殆史意與寒食散未至三旬幾於平復

何矜孺子之坎軻在襁抱而嬰疾既正方之備陳亦旁求於衆術窮萬㣲以弗損漸丁𥁋而積日爾延酌醴操散商量部分進不訪鸞旁無顧問偉斯藥之神人建殊功於今世起孩孺於重困還精爽於既繼

長生樹賦 載藝文　　嵇含

余嬰丁閔凶靡所定居老母垂聖善之訓以為生事愛敬沒則無改宜居墓次瞻奉威靈兼覽藝文可以不殞先軌祗奉慈令遂家於墳左埽除壇封種植松柏松柏之下不滋非類之草猥有長生育於域內豈老母至行表徵於嘉木哉

美我親之仁孝固徵瑞之必招降祖宗之遺悳振奇木之青條結根擢幹載生無漸弱莖猗猗綠葉冉冉處陰冬而愈茂豈莖葉之有點感自然以旌賢諒有㣲之不掩

濛汜池賦　載範文　張載

[illegible]華池之湛澹開重壤以停源激通渠於千金承瀍洛之長川挹洪流之汪濊包素瀨之寒泉既乃北通醴泉東入紫宮左面九市右帶閶風周墉建乎其表洋波迴乎其中幽瀆傍集潛流獨注仰承河漢吐納雲霧緣以釆石殖以嘉樹水禽育而萬品珍魚産而無數蒼苔汎濫脩條無幹綠葉覆水玄陰夾岸紅蓮煒而秀出繁葩𤇍以煥爛遊龍躍翼而上征翔鳳因儀而下觀想白日之納光覩洪暉之皓旰於是天子乘玉輦旹遨遊排金門出千秋造縈池鏡清流翳華

蓋以逍遙攬魚釣之所收纖緒挂而鱧鮪來芳餌沉而鰋鯉浮豈彩蹸於巨壑信可樂以忘憂

叙行賦　載範文　張載

歲大荒之孟夏余將徃乎蜀都脂輕車而秣馬遁路軌以卤徂朝蒞軔於京寓兮夕予宿於穀洛跋有周之麃墟陟丘荒以寥廓讃王孫於北門問九鼎於東鄗寔公旦之所卜曷斯水之瀆溥入函谷而長驅歷新安之卤阜行逶迤以登降涉二崤之重阻經嶔岑之險巇想姬文之避雨出潼關以迴逝仰華岳之崔嵬勤大禹之跡導谽龍門之洞開舍予車以步趾玩卉木之璀錯翳青青之長松蔭肅肅之高柞緣阻岑之絶崖蹈偏梁之懸閣石壁立以切天岌巀嵬其欲

落超陽平而越白水稍幽蔓以迴深秉重巒之百層轉木末於九岑浮雲起於轂下零雨集於叢林上昭晰以清陽下杳冥而晝陰聞山鳥之晨鳴聽玄猨之夜唫雖處者之所樂嗟寂寞而愁予心造劍閣之崇關路盤曲以脆詭山崢嶸以峻狹仰青天其如帶兼習坎之重固形束隘以要害豈乾坤之分域將隔絶乎內外

酃酒賦

張載

惟賢聖之興作貴垂功而不泯嘉康狄之先識亦應天而順人擬酒旂於玄鳥造甘醴以頤神雖賢愚之同好似大化之齊均物無往而不變獨居舊而彌新經盛衰而無廢歷百代而作珍若乃中山冬啓醽醁稴蕵長安春御樂浪夏設漂蟻萍布分香酷烈播殊美於聖載信人神之所悅末聞珎酒出於湘東既丕顯於皇祀乃潛淪於吳邦往逢天地之否運今遭六合之開通播殊美於聖代宣至味而大同匪徒瀍用之窮理信泉壤之所鍾故其為酒也殊功絶倫三事

既節五齊必均造釀在秋告成在春備味滋穌體色滈清宣御神志導氣養形遣憂消患適性順情言之者嘉其美忘味之者弃事忘榮於是糾合同好以邀以遊嘉賓雲會矩坐四周設金樽於南楹酌浮觴以旋流備鮮肴以綺進錯皆膳之珎羞禮儀攸序是獻是酬頳顏既發溢思凱休慐音晏晏弘此徽猷咸慐至以自足願棲遲於一丘於是懽樂既洽日薄西隅主稱湛露賓歌驪駒僕夫整駕言旋其居乃憑軾以迴軌騁輕駟於通衢反衡門以隱跡覽前聖之典謨感夏禹之防微悟儀氏之見蹤鑒往事而作戒罔非酒而惟愆哀秦穆之既醉殲良人而棄賢嘉衛武之能悔著屢舞於初筵察成敗於往古垂將來於茲篇

扇賦 載藝文 張載

有翔雲之素鳥體自然之至潔飄縞羽於清霄擬妙姿於白雪俯濯素於河漢仰晞光於日月雙趾蹶而騰虛六翮揮而風厲於是傲世公子俶儻踔躒遺物獨出樂此天爵飛蒲氏之修繳萊子余之纖繳弋翔冥之鶤雞連王子之白鶴裁輕翼以為扇揆清風於勁翮若乃搜奇選妙絕色寡雙鵠質皦鮮玄的點鋒修短雖異而光彩齊同故易稱可以為儀詩美肅肅之容是以停之如栖鵠揮之如驚鴻飄纓緌於軒幌揆暉曜於羣龍夫裂素製圓剖竹為方五明起於名舩九華興於上京

安石榴賦 載藝文 張載

有石榴之奇樹攀結根於西海仰青春以啓萌晞朱夏以發采揮光垂綠擢幹曜鮮㸌若羣翡俱栖爛若百枝並然㸌乎郁郁焜乎煌煌仰映清霄俯燭蘭堂似西極之若木譬東谷之扶桑於是天迴節移龍火西夕流風晨激行露朝白紫房既熟頳膚自坼剖之則珠散含之則冰釋

洛禊賦 載藝文　　張協

夫何三春之令月嘉天氣之氤氳穌風穆以布暢百卉曄而敷芬川流清泠以汪濊原隰葱翠以龍鱗遊魚瀺濁於綠波玄鳥鼓翼於高雲美節慶之動物悅羣生之樂欣故新服之既成將禊除於水濱於是縉紳先生嘯儔命友攜朋接黨冠童八九主希孔墨賓慕顏柳臨涯詠吟濯足揮手乃至都人士女奔奕祁祁車駕岬嵑充溢中逵粉葩翕習緣阿被湄振袂生風接衽成幃若夫權戚之家豪侈之族采騎齊鑣華輪方轂青蓋雲浮參差相屬集乎長洲之浦曜乎洛川之曲遂乃停輿蕙渚稅駕蘭田朱幔虹舒翠幕蜺連羅樽列爵周以長筵於是布椒醑薦柔嘉祈休吉蠲百痾漱清源以滌穢兮攬綠藻之纖柯浮素椒以蔽水灑玄醪於中河

𣏾蔗賦 載藝文　　張協

若乃九穠良朝玄酎初出黃華浮觴酣飲累日𢬵斯蔗而療渴共漱醴而含蜜清滋津於紫梨流液豐於朱橘擇蓏𧾷而不逮何況沙棠與椰實

安石榴賦 載藝文　張協

考草木於方志覽華寔於園疇窮六產於苞貢差英奇於若榴耀靈葩於三春綴霜滋於九秋爾乃飛龍啓節揚飈扇埃含縣澤以滋生鬱敷萌以挺栽傾柯遠擢沉根下盤繁莖條密豐榦林攢揮長枝以揚綠披翠葉以吐丹流暉俯散迴葩仰照爛若百枝並燃赫如烽燧俱燎曒如朝日晃若龍燭晞絳彩於扶桑接朱光於若木爾乃頳萼挺蔕金牙承鮮蔭佳人之玄髻發窈窕之素姿遊女一顧傾城無鹽化爲南威於是天漢西流辰角南傾芳寔壘落月滿虧盈爰採爰收乃剖乃折内憐幽以含紫外滲瀝以霞赤柔膚水潔凝光玉瑩灌如冰碎泫若珠迸含清冷之溫潤信緜神以理性

玄武館賦 載藝文　張協

爾乃地勢夷敞既膏且腴環以翠林帶以赤渠尋厥先之攸基寔張氏之舊墟何魏后之周覽遂築館而起廬既號玄武是曰石樓於是崇墉四匝豐厦詭譎爛若丹霞皎如素雪璀璨皓旰華璫四垂接棟連阿俾嶝参差朱户青鋪幽閨秘闥於是高樓特起竦峙岧嶤飛甍四注上騁浮霄直亭亭以孤立迎千里之清飈陽扉南啓陰軒北達春牖左開穐窓右豁仰睎雲根俯臨天末木則楸梓夾路翁蔚如林洪榦十圍修之百尋

登北芒賦 戴蕆文　　張協

陟巒丘之巉峗升逶迤之脩阪迴余車於峻嶺聊送目於四遠靈嶽巒以造天連崗巖以蹇產伊洛混而東流帝居赫以崇顯山川汩其常兮萬物化而代轉何天地之難窮悼人生之危淺歎白日之西頹兮哀世路之多蹇於是徘徊絕嶺踟躕步趾前瞻狼山卻闚大岯東眺虎牢西睨熊耳邪亘天際旁極萬里莽眩眼以芒昧諒羣形之難紀臨千仞而俯看似遊身於雲霓撫長風以延佇想凌天而舉翮瞻冠蓋之悠悠觀商旅之接軛爾乃地勢窊隆丘墟陂陁墳隴𡾰

疊基布星羅松林摻映以攢列玄木搜寥而振柯壯漢氏之所營望五陵之所營營亂起而敗壞僮豎登而作歌

函谷關賦　　江統

登彼函谷爰覽丘陵地險逶迤山岡相承溪壑累降脩嶺重升登杳冥而幽嶮上穹蒼而高興帶以河洛重以峭阻經略封畿因固設險異服則呵奇言必檢消姦宄於未芽殿衰偽於萌漸及文仲之斯廢乃建仁而受貶聖王制典蓋以防遙萬里順範疆場不侵撫四夷而守境豈恃阻於高岑彼桀紂以顛墜非山河而不深傾晉平之愛險獲汝叔之忠箴鄙魏武之墜志嘉吳起之弘心末代陵遲惡嬴氏之叛渙乃因茲而自增下陵上替山冢崒崩覽孟常之獲免賴博

愛而多寵惟七國之西征仰斯阻而震恐豈輿險之難犯將羣帥之無勇咨漢祖之絕關又見敗於歘頓尹喜爰處觀妙研情李老西徂五千遺聲張祿既入穰侯乃傾營陵之出稟築田生衛鞅及商喪宗摧名終軍弃繻擁節飛榮觀浮偽於末俗思玄真乎大道

雪賦　載藝文　　孫楚

堯九載以山栖兮湯請禱於桑林固二聖以濟世兮訖繁衍以迄今嗟亢陽之踰眥兮情反側以寢興豐隆灑雪交錯翻紛膏澤偃液普潤中田肅肅三麥寔獲豐年

菊花賦　載藝文　　孫楚

彼芳菊之為草兮稟自然之醇精當青春而潛翳兮迄素秋而敷榮於是和樂公子雍容無為翱翔華林駿足交馳薄言采之手折纖枝飛金英以浮旨酒拂翠葉以振羽儀偉茲物之珍麗兮超庶類而神奇

蓮花賦 載蓺文

孫楚

有自然之麗草育靈沼之清瀨結根係於重壤森蔓延以騰邁爾乃紅花電發暉光燁燁仰曜朝霞俯照綠水潛細房之奧密兮含珍藕之甘腴攢聚星列纖離相扶

杕杜賦 載蓺文

孫楚

家弟以虞氏梨賦見示余謂豈以梨有用之為貴杜無用之為賤故用獲全所以為貴有用獲殘所以為賤故賦云

爾惟有杕之為杜齊萬物而並生其質菲薄既不施於器用華葉疎悴靡休陰之茂榮昔在邵伯聽訟述職甘棠作頌垂之罔極

笳賦　載蓺文　孫楚

銜長葭以泛吹噭啾啾之哀聲奏胡馬之悲思詠北狄之遐征順谷風以撫節飄逸響乎天庭徐疾從宜音引代起叩角動商鳴羽發徵若夫廣陵散吟三節白紵太山長曲哀及梁父似鴻鴈之將鶵乃羣翔於河渚

登城賦　載蓺文　孫楚

有觀城之百雉加層樓之五尋從明王以登極聊暇日以娛心涇渭汩以徂邁卉木鬱而成林睎朝陽之素暉羨綠竹之茂陰望秦墳於驪山覩八陵於北岑營巷基峙列宅萬區黎民布茟商旅充衢杞柳綢繆芙蓉吐芳俯依青川仰翳朱楊體爲濛汜幽若扶桑白日爲之晝昏鳥禽爲之頡頏

登樓賦 戴逵文 孫楚

有桅城之百雉加曾樓之五尋從明王之登蹕聊暇日以娛心鳴鳩拂羽於桑榆游鳧濯翅於素波牧豎唫嘯於行陌舟人鼓枻而揚歌百僚雲集促坐華臺嘉肴滿俎旨酒盈桮譚三墳而詠五典釋聖哲之所裁

雁賦 戴逵文 孫楚

有逸豫之儁禽稟龢氣之清冲候天旹以動靜隨寒暑而污隆颯同集於曠埜紛羣翔於雲中翳朝陽之景曜角聲勢於晨風族類阜繁數則千億迎素秋而南遊背青春而北息泝長川以鳴號凌洪波以鼓翼任自然而相佯窮天壤於八極

蟬賦　載雜文　孫楚

惟大化之廣御何品數之多名當仲夏之始出據長條而悲鳴翼如羅纒形如枯槁終日不銜一粒激哀響之煩擾

韓王臺賦　載雜文　孫楚

酸棗寺門外夾瀆左右有兩故臺訪諸故老云韓王聽訟觀也

望韓王之故臺尋往代之所營雙闕碣以峻峙貫雲氣而上征歷千載而特立顯剏觀於大清薄邯鄲之叢臺陋楚國之章華邈岧嶤以亢極豈岑樓之能加至延宮觀弘敞增臺隱天伐文梓於萬仞蕆玉石於三泉優倡角烏烏之聲蛾眉戲白雪之舞紛淫衍以俯仰騁修袖而容與

相風賦載藝文　孫楚

伊聖皇之高烈美治世之穆清兼乾坤之普覆齊三光之朗明猶恭己以勞謙迄日昃而不盜慮聽政之有闕誠貺福於無形建殊才於辰極樹相風於紫庭爾乃神獸盤其根靈烏據其顛羽族翩飄羅其側翔風蕭聊出其間

翟賦載藝文　孫楚

體冲穌之淑質飾羽儀於茂林斑五色之文章揚皦皦之清音設密網於巖阿飛輕繳之雲浮上無逃而弗獲下無隱而不搜遂戢翼以就養随籠栖而言歸恒逍遥於階庭應朝陽之盛暉

鷹賦 載苑文　　孫楚

有金剛之儁鳥生井陘之巖阻超萬仞之崇巔蔭青松以静處體勁悍之自然振肅肅之輕羽擒狡兔於平原截鶴雁於河渚且其為相也疏尾闊臆高髻禿顱深目蛾眉狀似愁胡曲觜短頸足若雙枯麾則應機招則易呼背碣石以鹵遊經馬嶺而南徂於岦商飈既邁歲在玄冥風霜激厲羽毛振驚爾乃策良驥服羔裘韝青骹戲田疇縈深谷繞山丘定心意審精眸戮馳翩足烏矯其翼下赴幽谿上翔辰極隨指授以騰踊因升降以畢力紛連薄以攖麑遂陷胷以摧臆

茱萸賦 載苑文　　孫楚

有茱萸之嘉木植茅茨之前亭歷漢女而始育關百載而長生森蔓延以盛與布綠葉於紫莖鶉火徂白藏授節零露既凝鷹隼飄厲攀紫房於纖柯綴朱寔之酷烈應神農之本草療生民之疥疾

笑賦　載藝文　　孫楚

有度俗之公子怨萬物之細故心髣髴乎巢由以渴意為至樂不拘戀乎凡流會親戚於高寓結宗盟於綢繆所以交頸偃仰推肉指掌亢洪聲於通谷噴長風以流響氣參譚以相屬若將頹而復往或頻蹙俛背伏似悲愁怫鬱唯轉呻唫郁伊或嚻手悲嘯嘘天長叫遅重則如陸沉輕疾則如水漂徐疾任其口頰圓合得乎機要或中路背叛更相毀賤儞倚叵我敢孶迄乎日晏信天下之嘆林調謔之巨觀也

井賦　載藝文　　孫楚

若行潦之滓濁靡清流以自娛乃喟爾而有感率隣左之數夫脈厥土以興作登甘醴於玄虛渴人來翔行旅是賴轍畊息有不期而會沉黃李浮朱柰襍俚當之斑如飛清塵以洮汰枕玄石以盥漱喜遨怡以綏帶

遊天台山賦并序　孫綽

天台山者葢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僊之所窟宅也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瓌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冥奧其路幽迥或倒景於重溟或匿峯於千嶺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絕於常篇名標於奇紀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遥想而存之

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纓絡永託兹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

太虛遼廓而無閡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為川瀆結而為山阜嗟台嶽之所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蔭牛宿以曜峯託靈越以正基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邈彼絕域幽邃窈窕近智者以守見而不之之者以路絕而莫曉哂夏蟲之疑冰整輕翮而思矯理無隱而不彰啓二奇以示兆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覩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蘢陟峭崿之崢嶸濟楢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必契誠於幽昧履重險而逾平既克隮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藉萋萋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覿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嗈嗈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胸

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葢之遊蒙追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玄蹤陟降信宿迄於僊都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玲瓏於林間玉堂陰映於高隅彤雲斐亹以翼櫺皦日炯晃於綺疏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惠風佇芳於陽林醴泉涌溜於陰渠建木滅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躡虛騁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於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閑害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虛目牛無全凝思幽巖朗詠長川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褰濃鼓琅以振響衆香馥以揚煙肆覲

天宗爰集通僊挹以玄玉之膏漱以華池之泉散以
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
有間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而同出
消一無於三幡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渾萬
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

望海賦　戴範文　孫綽

五湖同浸九江叢溉抱河含濟吞淮納泗南控沅湘
西引涇渭洲渚迠迊以疏屬島嶼緜邈以牢羅殖嵬
崔之碣石構穹隆之牂柯玄輿之府重[illegible]之房鱗[illegible]
萬殊甲產無方包隨珠銜夜光瑇瑁熠爍以泳游蛸
蠵煥爛以映漲虛貝含素而表紫螺絡舟而帶緗
青甲芬駮以微扇玄木杳眇以舒芳其卉木則綠苔
石髮蔓以流緜紫茸莞綜解以被渚華組依波而錦
披翠綸扇風而纚舉長鯨嶽立以截浪砌錯楊鬐以
排流巨鼇贔屓以冠山鳥鰻呼翕以吞舟鵾爲羽桀

[illegible]翔介豪翼遐半天背負重霄舉翰則寓宙生風抗
鱗則四瀆起濤考萬川以周覽亮天池之綜緯彌綸
八荒亘帶九地昏明注之而不溢尾閭洩之而不匱

相風賦 載苑文　陶侃

乃有相風之為形也終日九征粲然特立不邪不傾擬雲閣以秀出睎峻嶺於層城直南端以基趾雙崇巍之嶢崢烏建木於䑸廣邈不群而獨榮朴雖小而不巨何物鮮而功大眇翩翩以高翔烏離鶡於雲際擢孤莖而特挺若芙蓉於水裔若乃華蓋警蹕奉引先驅豹飾在後葳蕤清路百僚允則彰我皇度

蟬賦 載苑文　溫嶠

飢噏晨風渴飲朝露

百枝燈賦 戴蒜文 孫惠

嶸若雲停爛巳星布

江賦 郭璞

咨五才之並用寔水悳之靈長惟岷山之導江初發
源乎濫觴聿經始於落沫攏萬川乎巴梁衝巫峽以
迅激躋江津而起漲極泓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淼茫
總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於
崌崍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乎柴桑
綱絡羣流商榷涓澮表神委於江都溷流宗而東會
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沛滈汗六州之域經營
炎景之外所以作限於華裔壯天地之嶮介呼吸萬
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激逸勢以前驅乃

鼓怒而作濤峨嵋為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衡
霍磊落以連鎮巫廬嵬崫而比嶠協靈通氣濆薄相
陶流風蒸雷騰虹揚霄出信陽而長邁淙大壑與沃
焦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岸萬丈壁立赮駮虎
牙嵥豎以屹崒荊門闕竦而磐礴圓淵九迴以懸騰
湓流雷呴而電激駭浪暴灑驚波飛薄迅澓增澆涌
湍疊躍砅巖鼓作㵎渃㶀瀇瀷瀁潚潰濩泧漷潏
湟潨決瀹潤瀾淪漩澴濙瀯澴灅濆瀑浸滅瀘瀆瀧
鱗結絡碧沙潰渨而往來巨石硉矹以前卻潛演之
所汩淈奔溜之所磢錯厓隒為之泐嵃碕嶺為之嵒

崿幽潤積阻礐硌砦碓若乃魯潭之府雲湖之淵澄瀋汪洸濟滉囦汯泓汯泂澋涒剸圝瀿混瀚灝瀇流映揚焆溟漭湫沔汗汗洄洄寮之無爲尋之無運氣滃涔以霧杳昔鬱律其如煙類脈渾之未凝奠太極之構天長波浹渫峻滿崔嵬盤渦谷轉凌濤山頹陽侯砐硪以岓起洪瀾涴演而雲迴沍淪淼瀼乍浥乍堆徹如地裂豁若天開觸曲崖以縈繞駭崩浪而相磊鼓吞窟以瀕渤乃溢湧而鴐隈魚則江豚海狶叔鮪王鱣鰅鰊鰺鮭鯪鰩鯩鰱或鹿觡鳥鼻或虎狀龍顏鱗甲鏙錯煥爛錦斑揚鬐掉尾噴浪飛唌排流呼

哈隨波遊延或睴采以晃淵或嚇鰓乎巖間介鯨棄濤以出入鰻魷順背而逆還爾其水物怪錯則有潛鵠魚牛虒蛟鈎虵蝓蟳鼉蝐鱝鼇鼉麗王珧海月土肉食華三蝬蚸江鸎螺旋蝸璅蛣腹蟹水母目蝦紫蚢如渠洪蚶耑車螯蚌睎曜以瑩珠石蛄應節而揚葩蜛蠩森衰以垂翅玄蠣魂磥而碨硊或泛激於潮波或淊淪乎泥沙若乃龍鯉一角奇鶬九頭有鼈三足有龜六眸頳鱉肺躍而吐璣文魮磬鳴以孕璆條蟰拂翼而掣耀神蜧蝹蜦以沈遊騬馬騰波以噓蝶水兕雷咆乎陽侯淵客築室於巖底鮫人搆館於懸流雹布餘糧星離沙鏡青綸競糾縟組爭映紫菜熒曄以叢被綠苔鬖髿乎研上石帆蒙籠以蓋嶼萍實背出而漂泳其下則金礦丹礫雲精爛銀玏珋璿瑰水碧潛瑠鳴石劉於陽渚浮磬肆乎陰濱或頳彩輕漣或焆曜涯鄰林無不溽岓無不津其羽族也則有晨鵠天雞鴼鶖鷗䳜陽鳥爰翔於以玄月千類萬聲自相喧聒濯翮疏風鼓翅翻翮揮夭灑珠拊拂瀑沫集若霞布散如雲豁產能積羽往來勃碣樳杷稹薄於浮渼協棲森嶺而羅峰桃枝筼簹寔繁有叢葭蒲雲蔓欆以蘭紅揚葩䕞擢紫茸蔭潭隩被長江繁蔚

芳蘺隱藹水松涯灌芊萋潛奮蔥蘢鯪鯥踦嶇於垠隙獱獺瞭瞞乎廣空迅蜼䶉虛以騁巧狐玃登危而雍容夔㹠䶉踜於夕陽鴛雛夭翮乎山東因岐成渚觸澗開渠漱壑生浦區別作湖澄之以澂瀷渫之以尾閭標之以翠翳泛之以遊菰播匪藾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蓏翹莖瀵蘂濯穎散裹隨風猗萎與波潭淹流光潛映景炎霞火其旁則有雲夢雷池彭蠡青草具區洮滆朱滻丹漅極望數百沆瀁皛滉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旁通幽岫窈窕金精玉英瑱其裏瑤珠怪石琗其表驪蚪繆其

扯梢雲冠其嵊海童之所巡遊琹高之所靈矯水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嚬而睎眇撫淩波而鳬躍吸翠霞而夭矯若乃寓宙澄寂八風不翔舟子於是搦棹涉人於是檥榜漂飛雲運艅艎舳艫相屬萬里連檣泝洄沿流或漁或商赴交益投幽浪竭南極窮東荒爾乃䎙霧祲於清旭覘五兩之動靜長風飀以增扇廣莫颸而氣整徐而不飈疾而不猛鼓帆迅越趋漲截洞淩波縱柂電往杳溟霄如晨霞孤征眇若雲翼絶嶺倏忽數百千里俄頃飛廉無以睎其蹤渠黄不能企其景於是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蔬鱻栫澱為涔夾潀羅筌箭灑連鋒罾罾比船或揮輪於懸碕或中瀨而橫旋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叩舷傲自足於一嘔尋風波以窮秊爾乃域之以盤巖豁之以洞壑疏之以沲汜鼓之以潮汐川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珍怪之所化產瑰奇之所窟宅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魄播靈潤於千里越岱宗之觸石及其譎變㒀怳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經紀天地錯綜人術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若乃岷精垂曜於東井陽侯遯形乎大波奇相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於湘娥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仰嗟壯荊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太阿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悲靈均之任石歎漁父之棹歌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黿鼉感交甫之喪珮愍神使之嬰羅煥大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保不虧而永固稟元氣於靈龢考川瀆之妙觀寔莫著於江河

南郊賦 載藝文 郭璞

於是旹惟青陽日在方地我后將受命靈壇乃改步而鳴玉升金軒撫太僕揚六鸞齊八騄列五幡於一元兮靡日月乎黃屋矯陵烏以偵候兮整豹尾於後屬爾乃造曠場廣壇庭百寮山立萬乘雲縈延祝史肆玉牲登圜丘排太清禮羣望告皇靈天澄其氣日朗其精飛燎[illegible]於八紘兮豐隆鏘節於九冥祝融穆清而肅侍兮陽侯澹以中停郊褱之內區域之外雕題卉服被髮左帶駿奔在壇不期而會莪莪羣辟蚩蚩黎庶翹褱聖敬思我王度聿崇其簡服尚其素

賦卷六十 百四

化無不融萬物自鼓振鹵北之絕維隆東南之橈柱鄗清紫瀏電埽神寓風馬柱林杭旌林圃五岳不足以題其勛九韶不足以贊其舞

鹽池賦 載藝文 郭璞

水潤下以作鹹莫斯鹽之最靈傍峻岳以發源池茫爾而海渟嗟玄液之潛洞羌莫知其所生狀委虵其若漢流漫漫以漭漭吁鑿鑿以粲粲色皜然而雪朗揚赤波之煥爛光旰旰以晃晃隆陽映而不燋洪涔沃而不長磊崔崒碓鍔剡棊方玉潤膏津雪白凌岡粲如散璽煥若布璋爛然漢明晃爾霞赤望之絳承即之雪積翠塗內映赬液外羃動而愈生損而滋益若乃煎海鑠泉或凍或漉所贍不過一鄉所營不過鍾斛飴戎見軫於鹵隣火井擅奇乎巴濮豈若茲池

賦卷六十 百五

之所產帶神邑之名嶽吸靈潤於河汾總膏液乎澮涑

登樓賦 載菀文 郭璞

在青陽之季月登百尺以高觀嘉斯遊之可娛乃老氏之所嘆撫凌檻以遙想乃目極而肆運情眇然以思遠悵自失而潛慍瞻禹臺之隆崖奇巫咸之孤峙美鹽池之滉汙蒸紫霧而霞起異傅巖之幽人神介山之伯子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嗟王室之蠢蠢方構怨而極武哀神器之遷浪指綴旒以譬主雄戟劉於廊枝戎馬鳴乎講柱悟莪華而增怍歎飛駟之過户悕絃楔以曠眺情慨爾而褱亡

井賦 載菀文 郭璞

益作井龍登天鑿后土洞黃泉潛源存湊滴滴涓涓爾乃冠王檻甃鱗錯鼓鹿盧揮勁索飛輕祛之繽紛手爭鶩而牙弱長綆委蛇以骨縈瑶甕龍騰而灑激乃回澄以靜映狀冏然而鏡灼挹之不損停之不溢莫察其源動而愈出信潤下而惠施壯邑移以不改獨星陳於丘墟兮越百代而猶在守虛靜以玄澹兮不東流而注海

巫咸山賦 載藝文　郭璞

蓋巫咸者寔以鴻術為帝堯醫生為上公死為貴神豈封斯山而因以名之乎

伊巫咸之名山嶇孤停而嶕峙體岑峭以隆頹冠崇嶺以峻起配華霍以助鎮致靈潤乎百里爾乃寒泉懸通浚湍流帶林薄叢蘢幽蔚隱藹八風之所歸起遊鳥之所喧會潜蝦石碭蘭荏迴翔鵷集凌鶤鶬翳禽鳥栖陽以晨鳴熊虎窟陰而夕嘷

蜜蜂賦 載藝文　郭璞

嗟品物之蠢蠢惟貞蟲之明族有叢瑣之細蜂亦策名於羽屬近浮遊於園薈遠翱翔乎林谷爰翔爰集蓬轉飈迴紛紜雪亂混沌雲頹景翳燿靈響迅風雷爾乃眩猨之崖下林天井青松冠谷赤蘿繡嶺無花不纏無陳不省吮瓊液於懸峰吸穊津乎晨景於是迴鶩林篁經營堂窟繁布金房疊構玉室咀嚼華滋釀以為蜜自然靈化莫識其術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髓滑蘭香百藥須之以諧穌扁鵲得之而術良爾乃察其安眎其所託恒據中而虞難營翠微而結落徵號明於羽族閤衛固乎管籥誅戮峻於鈇鉞招徵速乎羽檄集不謀而同期動不安而齊約

蚍蜉賦 載藝文 郭璞

惟洪陶之萬殊賦羣形而遍灑物莫微於昆蟲屬莫賤乎螻蟻淫淫奕奕交錯往来行無遺迹驚不動埃迅雷震而不駭激風發而不動虎賁比而不懾龍劍揮而不恐乃呑舟而是制無小大與輕重因無心以致力果有爲乎大勇出奇膠於九眞流頳液其如血餙人士之喪具在四隅而交結濟濟國之窮師由山東之高垤感萌陽以潜出将知水而封穴伊斯蟲之愚昧乃先識而似悊

蟬賦 載藝文 晋明帝

尋長枝以凌高靜無爲以自寧邈焉獨處弗累於情在運任黄不慮不營

井賦載藝文　江逌

穿重壤之十仞兮構玉甃之百節營之不日旣汲旣渫潛流熖熖寒泉冽冽挹之不損滀之不充納而不處其有與而不匱其豐先王借鳥以羅義君子擬澹以自綏神龍來蟠以育鱗列僊一㰿而雲飛

述歸賦載藝文　江逌

旹運逝其何速素飈奄以告秊虛栁中於昏日羲和宿於房位微霜凄其潓入凝霜粲其朝墜林飄飂以瀌葉隰芒芒而摧蘠菊蔉華於高丘雁辭北以南游

扇賦　載藝文　　江逌

惟羽類之攸出生東南之遐嶋育庶族於雲夢散宗儔於具區色非一彩或素或玄肌平理暢瓊澤氷鮮戢之則藏奮之則舉舍之以寒用之以暑制舒疾於一掌引長風乎胸襟盪煩垢於體外流紘氣於中心

圍棊賦　載藝文　　曹攄

昔班固造奕旨之論馬融有圍棊之賦擬軍政以為本引兵家以為喻蓋宣尼之所以稱美而君子之所以遊慮也既好其事而壯其辭聊因翰墨述而賦焉其辭曰

局則鄧林之木魯班所造覩方砥平素質玄道犀角為牙是錯是礪内含光潤形亦應制於是二敵交行星羅宿列雲會中區網布四裔合圍促陣交相侵伐用兵之為六軍之際也張甄設伏挑敵誘寇縱敗先鋒要勝後渡尋道為場頻戰累鬬夫保角依邊處山營也隔道相望夾水兵也二鬬共生皆目并也持棊合[illegible]地理形也覽斯戲以廣思儀羣方之妙理訝奇變之可嘉思孫吳與白起世既平而功絶局告成而巧止當無為之餘日差見玩於君子

述志賦 載藝文　曹攄

蕪浮雲以抗操躭簞食之自娛羨肯陽之皎節歎南山之高蹤衆夫差之洇惑詠楚襄之失圖悲伍員之沉悴痛屈平之無辜嘉沮溺之隱約羨接輿之狂歌顧大雅之先智緯明哲之所經徵見機而遂逝比舍生而親名辭殊塗而同歸要瑜世而並榮舜拘忤於朱摩孔怵惕於陳蔡紛迍邅之若斯何遭運之可常情怳惚以回迷夢棄雲而飛颺駕麟鳳之靡靡戲龍沂之洋洋周九州而騁目登四岳而永望承聖喆而砥礪奮羽儀而翱翔被蘭芷之芳華帶鍾山之玉英飾吾冠之岌岌美吾珮之玲玲悲盛衰之遞處情悠悠以紆結攬萱草以掩淚曾一歡而九咽

鳳賦 載藝文　顧凱之

望太清以抗思誕儀鳳之逸本稟鶉火之靈曜資穌食之熅熅允雞喙而鸞頷頸虵婉而龍文勵帰昌於漢陽洪明[illegible]乎聖君荷義闢正雞峙鴻前比翼交揮五光備宣興八風而降昔兩音中鍾律步則規矩朱冠赫以雙翹蜜寶翻其高舉歷黄冠於招摇陵帝居之懸圃

箏賦　缺文　顧凱之

其器也則端方修直天隆地平華文素質爛蔚波成君子嘉其斌麗知音偉其含清蘙虛中以揚惠正律度而儀形良工加妙輕縟璘彬玄漆緘響慶雲被身

雷電賦　顧凱之

太極紛綸元氣澄練陰陽相薄為雷為電是以宣尼敬威忽變夫其聲無定響光不恒照砰訇輪轉儵閃羅曜若乃太陰下淪少陽初升蟄蟲將啟動靈先應殷殷徐振不激不憑林鍾統節溽暑烟煴星月不朗衣裳若然爾乃清飆奔颷蕩濁流塵豐隆破響劉缺開雲當其倏𡙇廓爲精新豈直驚安竦寐乃以暢精悟神天怒將凌赤電先發窺巖四照映流雙絕雷電赫以驚衡山海磕其崩裂

冰賦　載藝文　顧凱之

激厲風而貞質仰穌景而融暉清流離之光澈飈雲
英之巍巍爾乃連緜絡幕作結作無義刲有拆照壺
則虛託形超為比朗玄珠若乃上結薄映下鏡長泉
壍範隨流含蘂搆鮮

觀濤賦　載藝文　顧凱之

臨浙江以北眷壯滄海之宏流水無涯而合[illegible]山孤
映而若浮既藏珍而納景且激波而揚濤其中則有
珊瑚明月石帆瑤瑛彫鱗采介特種奇名崩巒填壑
傾堆漸隅岑有積螺嶺有懸魚謨茲濤之為體亦崇
廣而宏浚形無常而參神斯必来以知信勢刲凌以
周威質柔弱以協順

東征賦載範文　袁宏

惟吾生於末運託一葉於鄧林顧微軀之眇眇若絕響之遺音壯公瑾之明達𣺌不世之奇策挫百勝於崇朝靡雲旂於赤壁三光一舉而參分四海指麾而中隔過武昌以逍遙登樊山以流眄訪遺老以證往乃卤鄂之舊縣纍有吳之彷基升員丘而豹變爾乃出桑洛會通川背彭澤面長泉洲渚迢遞巘岫虛懸即雲似嶺望水若天日月出乎波中雲霓生於浪間嗟我行之彌留跨晦朔之倏忽風褰林而蕭瑟雲出山而逢渤向孫氏之南面鑽靈龜以相土模鄴鎬之

制度寫河洛之規矩經始郛郭築室葺寓金城萬雉崇墉百堵君臣有章上下獲叙所以能三分天下而有其文武到吳船以停舟覽闔閭之餘塵建修城以營邸引通流而發津遠矣吳德舊邦維新太伯被髮仲雍文身言偃以文學遺風季札以讓國稱仁高節顯於華夏端委行乎海濆

藏鉤賦載範文　庾闡

歎近夜之藏鉤復一昔之戲望以㽔生為元帥以子仁為佐相思蒙籠而不啓目烱冷而不暢多取決於公長乃不咨於大匠鉤運掌而潛流手乘虛而密放示微迹而可嫌露疑似之情狀輒手材以先叩各銳志於所向意有往而必乖策靡陳而不妥退怨歎於獨見慨相顧於惆悵夜景𤇍爛流光卤驛同明誨其夙退對者催其連射[illegible]攘袂以發奇搖意外而求迹奇未發而妙詩意愈求而累僻疑空拳之可取手含珍而不摘督猛炬而增明從因朗而心隔壯顏變成

衰容神材比為愚策

狹室賦 藝苑文 庾闡

居不必阨食不求簞豈獨蓬蓼可永而隆棟招患奚必膏粱非美而飲疏以飡醪組可以充性不極欲以析龍肝清室可以避暑不測泳而興夏寒於昔融火炎炎鶉精光耀南羲熾暑夕陽傍照爾乃登通扉闢櫺幌綈幕褰閑堂敞徹飈凌閨而直激清氣穽虛以曲蕩溫房悄悽以興涼軒檻寥豁以外朗

閑居賦 藝苑文 庾闡

於是宅臨京郊寓接華廊聿來[illegible]忘茲焉是託鳥棲遑林鸞巢於幕旣乃青陽結蔭木槿開榮森條霜重綠葉雲傾陰興則暑退風來則氣清前臨塘中眇目長洲晨渠吐溜歸潮夕流頫有崇臺高觀凌虛遠遊若夫左瞻天宮右盻岳嶽甍飛彤素嶺敷翠綠明霞昔清滄浪靡濁黃綺絜其雲棲漁父欣其濯足至於體散玄風神陶妙爲靜因虛來動率化往蕭然忘覽豁爾遺想榮悴靡期訊測幽朗故細無形骸之狹巨非天地之廣音興於萬韻理絕乎一響

楊䆀賦　戴氏文　　　庾闡

乎未聞楊䆀之巨偉也左滄海右岷山龜鳥津其落
江漢演其源碣金標乎為浦注桐柏乎玄川昔句吳
端委延州儷臧高讓殆於庶幾英風亞乎穎陽土映
黃旂之景巒吐紫蓋之祥巖栖赤松之館岫啓縉雲
之堂龍符渙而夏惠興羣神萃而玉帛昌也天包龍
軫地奄衡霍玄聖所遊隊方所託我皇晉之中興而
駿命是廓靈運啓於中宗天經振其絕絡於是乎源
澤浩瀁林阜隱薈彭蠡吞江荊牙吐瀨赴三峽之隘
洞九川之會泮五嶺而分流鼓沱潛而碎沛滏渤瀠

滃潢漾滙涌敬波霆激駭浪川動東注尾閭呼噏洞
遰淴若雲漢窈若青城其山則重岡峨屼峻嶺嵦崿
陽侯鱗萃龍濤綺錯崂岪磊砢嵬峞鄗薄崗帶千溪
下洞萬壑木則濯以杞梓被以沙棠結根九疑布葉
天桂林為五嶽之苑材為八䆀之府埽飛虹戲陽景
揄白雲而增翠凌廣莫而敷穎竹則篣風箘簵篠簜
林𥶡䉤棘箜箓翁蔚蓊蓯貞條梢風勁節集霧望之
猗猗即之倩倩蒼浪之竿東南之箭其林可遊其芳
可薦草則陵苕海藻山䒢江蘺綸組菁茅紫露卷施
獸則騊駼狻猊鋸牙披蹄登重巘蹲嶫嶬噫氣則風

生噴沫則雨灑其間則有騰猨天嶠閃儵柯杪風母
果然星流電遷戎陵虛赴絕戎線繞希閒鳥則鶤鵬
孔翠丹穴之羽鳴鳳自歌翔鸞自舞魚則鮫鱷鰽鮪
比目鯌魦修鯤橫海徵鯨偃波其中則有靈蛟白黿
之族種繁六眸類豐三足鸓螺蛻骨寄居負敖餘泉
如輪文魮如豚果則黃甘朱橙楊梅琵琶林蔚八桂
之叢色燿三珠之華爾其寶怪則有瑤琨琅玕青碧
素珉陽珠散火陰甲潛珍雲英水石錯燿龍鱗熿若
金膏晃若燭銀琉璃氷朗而外映珊瑚翻石而構翹
牙簞裂文於鳥齒火布濯穢於炎燄卤岨石城則舟

車之所混弁東盡金塘則方駕之所連箱其中則有
龍舐華屋晨鳬之舸青雀飛艫餘皇鼓旆鷁首鋪於
黃宮盤蛟纒於赤馬爰有蘭堂華室高門重構羅罳
玉食絲竹並奏龍驥汗血於廣塗朱輪擊轂而輻湊

涉江賦 載蓺文　　庚闡

㠑中州之曲汯背石頭之岩岨遡晨風而遥邁弃濤
波而容與於是昔也夕日將昏天吴駭奔陽侯漂海
若泛江豚瀰乃雲霧勃起風流涸濆排巖拒瀨觸石
興濤澂湃洗渒鬱怒咆哮迴連波以芒隆壑后土而
川窅惣百川之殊勢集朝宗乎滄浪注天波於析木
瀲東極乎扶桑體含弘而瀰泰㳙謙尊而逾光齊山
海以比量冠百谷而稱王此則水之勢也且夫山川
環怪水物含靈鱗千其族羽萬其名毛羣詭觀倮類
殊形明月晞光以夕耀金沙逐波而吐瑛樵樆中流

汨徂鹵土過乎歷陽之津迄乎横江之浦若乃越三
江之下口耿濡須以逕渡邈天險之遐勢歷習坎之
重固川瀆泓澄以含景山水渒瀩而鱗布

海賦 載蓺文　　庚闡

昔禹啓龍門羣山既鑿高明澄氣而清浮厚載勢廣
而盤礴瀖注百川控清引濁始平濫觴委輸大壑若
夫長風鼓怒涌浪碎磕颺波於萬里之間漂沫於扶
桑之外於是百川輻輳四瀆横通迴颮決漭聳散穹
隆映曉雲而色暗照落景而俱紅驚浪嵬峩耿漫瀄
汩瀿漭潺湲浮天沃日鯨鯢縕而乍見伏螭涌而競
迴靈鼉朱鼈出没爭浮螣龍製水巨鱗吞舟

浮查賦 載範文 庾闡

有幽巖之巨木邈結根乎千仞體洪傭以秀直[illegible]瓌奇而特儁冠岑嶺以高栖獨雍容於岦峻混全朴於不才倬凌霄而絶韻故能紆餘盤亂森蕭頹靡陽飄飈結華裂水灑遺美賈於翠壁㦥懸根於朽壞曳洪波於海湄鼓長風而飄蕩旦駁波而橥飛潦夕舉浪而赴奔潮次雲霧而出洞穴濯炎石而過焦江河不俄剟萬里不一朝

鳳凰賦 載範文 桓玄

伊[illegible]之自品亦在類而有別惟羽族之殊誕獨鸞皇而構供邈區寓以超棲撫朝陽於丹穴備六悳以成暉奮藻翰之郁烈集崑峰而歛翼翔青雲以遐越

鸚鵡賦 載藝文　　桓玄

有遐方之令鳥超羽族之拔萃翔清曠之遼朗栖高松之幽蔚羅萬里以作貢嬰樊紲以勤瘁紅腹頳足玄頷翠頂革好音以遷譱効言語以自騁剪羽翮以應用充戲玩於軒屏

玄鶴賦 載藝文　　桓玄

惟兹禽之受命諒誕生於悠邈擢高距以自抗延修頸以軒矚分頳玄以㢤藻通太素其如玉縱脉颺於雲裔豈四海之難局練妙氣以適化訖百季之易促睨雲駕於三山抃鸞皇於崑嶽

風賦　載藝文　王凝之

起玄朔之重雲驅東極之洪濤越四溟而鶱勳經五嶺而蕭條其鼓水也與川不涉靡流不往溟海𩗗迴江湖雲蕩

蠟燈賦　載藝文　范堅

𤇆乃旋閑房升玉榻列華槃爍疑蠟浮炷穎其始燃祕闈於是乃闔旁映文楹仰暉丹桷赫如燭龍吐輝爛若騰陽復旭

安石榴賦 𢧐藏文　范堅

紫紅根以磐峙擢修幹而扶疎薰應春以吐綠葩涉夏而揚朱

大暑賦　卞伯玉

惟祝融之司運赫溽暑之方隆日貞曜於鶉首律遷度於林鍾溫風翕以晨至星火爛以昏中氣滔滔而方盛影永路而難終流風兮莫繼朱煙兮四纏鬱邑兮中房展轉兮長筵體沸灼兮如燎汗流爛兮珠連

彈棊賦　戴𧅾文　夏侯惇

媄澂宇以舒情遘㚒藝以廣娛觀奇巧之瑰麗律彈棊之妙殊局則崑山之寶華陽之石或傾蛇龍藻或分帶班駮或發色玄黄或皦的鱗白悉魯匠之精能傾工心於彤錯形方隆而應矩熀煜霞以倏鑠爾乃延良人洽坐際隆局施輕棊列涂正控往来必有中而告懃相形投巧左撫右拔揮纖指以長取因偃掌而發入陵超踰落帰趣援勢紛交鶩而踖合棄流容以遥曳若乃釋正彈避亂湯滑石周散勢縱横搨㩉捶擻應無方修若天星之列閃若流電之光或擗柏散攔揮霍便娟或奮振唐唐頹水恭連棊单局匱等分紀殘勝者含龢負者㕘顔惜情娛之未遂恨白日之㣲遄寔機藝之端皆回君子之所歡也

哀思賦　戴𧅾文　夏侯惇

伺天地之悠長悼人生之短淺思縱慾以求歡苟抑沉以避免嗟聖王之制作所以貴夫蕭蕭信滔滔以彼涣何世路之延蹇始絜操以迄今每適滔而靡違思典言以攝事弗履過而循非恒戰戰以襟慄杜織㦸而防微欽規節以踐跡輿天鑒之佑誠勤恭肅以端厲常苦心而勞形桑榆掩其薄没既白首而無成世務多故吾固甘夫無為名不足以為尚空勞織以自畢永無事以安神故幸殁之無知

笙賦 載藝文　夏侯惇

嗟方物之殊觀莫比美乎音聲總衆異以合體匪求一以取成雖琴瑟之既麗猶靡尚於清笙爾迺採桐竹剪朱密摘長松之流肥咸崐崘之所出抑揚噓吸或吻或吹龡枯梍按同覆互移初進飛龍重繼鵾雞振引合龢如潰如離若夫纆緜約殺足使放達者循容通豫平曠足使廉規者棄節冲靈冷澹遲使貪榮者退世開明奐亮足使慢惰者進謁豈衆樂之能倫邈奇特而殊絶

蟋蟀賦 載藝文　盧諶

何兹蟲之資生亦靈龢之攸授享神氣之幺微體含容之微陋嘤嘤列列翾翾翎翔候日月之代謝知當運之幹遷

銅臺賦 載䡍文 盧諶

顯陽隗其顛隆文昌鞠而為墟銅雀隕於臺側洪鐘寢於兩除奚帝王之靈寓為狐兎之攸居

菊花賦 載䡍文 盧諶

浸三泉而結根晞九陽而擢莖若乃翠葉雲布黄蕋星羅

鸜鵒賦　載藝文　盧諶

有遐方之奇鳥產瓜州之舊壤僤綠翰以運影啓丹觜以振響

朝華賦　載藝文　盧諶

覽庭隅之嘉木莫朝華之可玩俯浸潤之泉壤仰晞影於雲漢

鷰賦 𢧐𣏌文　盧諶

爰集崇㝢依於其榮布窠巢之列列孕子㲉之嚶嚶銓先後而均哺邁尸鳩之能爭於是族類偕長雄雌俱逝頡頏水湄下上雲際嘲哳間關倏忽瀏漖來如準摯去若梟𡿨斗建午而子指日在戊而後憇

感運賦　盧諶

朱明送夏白藏迎𪚥漖凉漸屆溽暑日收氣漖漖而浸冷霜微微而日華翠葉紛以朝落朱花慘以夕捎

箜篌賦 載蓺文　　曹毗

嶧陽之桐植頴嚴標清泉潤根女蘿被條爾乃楚班制器窮妙極巧龍身鳳形連翩窈窕纓以金采絡以翠藻其弦則烏號之絲用應所任體勁質朗虛置自唫於是召倡人命妙姿御新肴酌金罍發愁唫引吳妃湖上飈㕘以平推前溪㳚摧而哀歸

觀濤賦 載蓺文　　曹毗

伊山水之逵迥何穢月之凄清𤄊滄津之騰起觀雲濤之來征爾其勢也發源溟池迴衝天井瀨拂滄漢遥鑠星景伍子結誓於陰府洪湍應期而来騁汩如八風俱臻隗若崑崙抗嶺

涉江賦 載範文　　曹毗

迄嶕屯歷彭川修岍靡薜莞葦芊芊紫蓮被翠波而抗英碧楂乘天岍而星懸百籟夕奏山精夜燃狂飈蕭瑟以洞駭洪濤突兀而橫峙爾乃江豨彭湃夜火煇熿凌錯吐飈駭鯨噴淵禾蜂於是氾波文魚於是登岍

馬射賦 載範文　　曹毗

奔電無以追其蹤逸羽不能企其足狀若騰虬而登紫霄目似晨景之駭扶木體與機會動躡驚風於是抗孫陽之轡攣繁弱之弓輕足鬱其雲合妙手於焉爭雄

鸚䴏賦載藝文　曹毗

余在直見交州獻鸚䴏鳥嘉其有智歎其籠樊乃賦之曰

其形則雉顧鵠眄鷹跱雁息丹喙含映緗翮𨔶翼森森修尾蔚蔚紅臆金采首嬰於雙眸朱藻爛暉於背側

雪賦　李顒

何昔雪之嘉澤亦應變而俱凝隨同雲而下降固霑渥之所興

雷賦　李顒

伊有陽之肇化兮陶萬殊於天壤結鬱烝而成雷兮鼓訇稜之逸響若乃駭氣奔激震響交摶潰淪隱轔崩騰磊落來無轍迹去無阡陌君子恐懼而脩省聖人因爲以制作

悲四旹賦（截節文）　李顒

悲春日兮悲陽澤之方宣建靈威以延蟄叩東震而響天布穌氣之烟熅舒朗景之淋鮮雲興滋於秀石飈鳴柯於崇山平皋眇莽中林葱青埜馬飛澗晨虹垂旌陽鷰南徂陰雁北征素華浩浩丹秀熒熒

悲四旹賦 載藝文

李顒

悲炎節之赫羲覽祝融之御轡遊井耀于南離晞辰凱之長吹蔭綠柳之揚枝雲鬱律以泉涌雨淋渌而方箯奮驍霆之奔磕舒驚電之横擿

黄甘賦 載藝文

胡濟

惟江南之奇果資天池之正陽生殊方之妙域植朱畠之遐鄉處漠之南背江之陰左協蘭皋右接桂林帶激水之清流向崇山之高岑三穐迭運初寒履霜照曜原隰蔭映林荒若菱華之綉綺井燭龍之銜金璫

濟瀍谷賦戴逵文　胡濟

嘉高岡之崇峻兮臨玄谷以遠覽仰高丘之崔嵬兮望清川之澹澹爾乃涉重險陟榛薄倚春木臨幽壑淩谷谿以窈藹高峰鬱而岧嶤

北

冰井賦戴逵文　庾儵

嘉陰陽之博施美天地之廣宣萬物襍而無越不易類以相干或專陽冒暑或固陰沍寒塗雖殊而同歸其信協惠而俱延於是孟冬之月羣陰畢升霜雪紛其交淪流波結而成凌啓南墉之重奧將却熱以藏冰納遠宮之邃寓靜幽濟以清徹抱堅精之玄素裝川靈而長凝於是寒往暑來四時代序帝將攘患炎災是禦爾乃攜我同類援我蒸徒將涉寒藪害氣是除攀靈檻而增舉爰自託於城隅仰瞻重構俯臨陰穴悽清驚冷感蒸栗烈餘寒嚴悴凄若霜雪

石榴賦　戴逵文　庾儵

於昔仲春垂澤華葉甚茂炎夏既戒忽乎零落是以君子居安思危在盛慮衰可無懼哉迺作斯賦

綠葉翠條紛乎葱青丹華照爛暈暈熒熒遠而望之粲若摛繡被山阿迫而察之赫若龍燭輝綠波

大槐賦　戴逵文　庾儵

余去許都將歸洛京舍於嵩岳之下而植斯樹焉遂作賦曰

有殊世之奇樹生中岳之重阿承蒼昊之純氣吸后土之柔嘉若夫赤松王喬馮夷之倫逍遙茂蔭濯纓其瀨望輕霞而增歎想高暢之清塵若其含真抱朴曠世所希降夏后之卑室作唐虞之茅茨潔昭儉以驕奢成三王之懿資故能著英蔽於來世超羣侶而垂暉仰瞻重幹俯察其陰逸葉橫被流枝蕭森下覆靈沼上蔽高岑孤鵠徘徊寡雀悲唫清風昔至惻愴傷心將騁軌以輕運安久留而淹滛

裒春賦

湛方生

夫榮彫之感人猶色象之在鏡事隨化而遷迴心無主而虛映眄秋林而情悲遊春澤而心恧雖四昔之平分何陽節之清淋日婉孌以舒和氣有仁而無肅雷發響於南山雨漸澤於四溟伏潛蟄於九泉收靈虵於天匯修虹煥緑於東岡幽澗泮氷而派清鴻飄翮於歸風燕銜泥而來征鸞鳥感仁而垂性鶗鴂乘化變穀麥芃芃而含秀桑鬱鬱而敷榮

秋夜賦

湛方生

悲九秋之為節物凋悴而無榮嶺頹鮮而殞緑木傾柯而落英履代謝以惆悵覩摇落而興情信皋壤而感人樂未畢而哀生秋月清兮何秋夕之轉長夜悠悠而難極月皦皦而停光播商氣以清溫扇高風以革涼水激波以成漣露凝結而為霜凡有生而必凋情何感而不傷苟靈符之未虛孰茲戀之可忘何天懸之難釋思假暢之冥方拂塵襟於玄風散近滯於老莊攬逍遙之宏維總齊物之大綱同天地於一指等太山於毫芒萬慮一昔頓渫情累豁焉都忘物我泯然而同體豈復壽夭於彭殤

風賦　湛方生

有氣曰風出自幽冥蕭然而起寂爾而停雖寓宙之宏遠倏俄頃而屢經同神功於不疾等至㴖於無情胡馬感而增思風母殰而復生起慘冬之潛蟄達青春之句萌因嚴霜以厲威順和澤以開榮故君惠喻其靡草風人假以為名及其猛勢將奮屯雲結陰洪氣鬱彿般雷發音勃然鼓作拂高凌漢天無澄景嶺無停林六鷁為之退飛萬竅為之哀唫亦有飄泠之氣不疾不徐颸颸微扇疊疊清舒王喬以之控鵠列子以之乘虛若乃春惠始和重褐初釋遨步蘭皋遊眄平陌響詠空嶺朗唫竹栢摎蒯林以流惠竦神襟以清滌軒濠梁之逸興暢方外之宜適

槐賦載藝文　傅選

華葉扶疎參林蕭蔘松蘿寄生緜連標末延袤千畝蓊鬱晻藹

蚊賦 戴逵文 傅選

水與草其漸茹育茲蘖而為蚊嘴咮銳於鍼毫刺鋸利於芒錐無胎卵而化生慱物翼而能飛肇孟夏以朋起迄季秋而不衰衆繁熾而無數動羣聲而成雷肆憯毒於有生廼飡膚以療饑妨農功於南畝廢女工於杼機

笙賦 戴逵文 王廙

其制器也則取不周之竹曾城之匏生懸崖之絕嶺邈隆峰以崇高延修頸以亢背歷瑤口之陸離舜靈蛟之素鱗倣明珠於帶垂弱舌紙薄鉛錘內藏合松腦以密際糅彤丹以發光

春可樂賦 載蘋文　王廙

春可樂兮樂孟月之初陽氷泮涣以微流土冐橛而解剅埜暄卉以揮緑山葱蒨以蔱蒼

安石榴賦 載蘋文　應貞

余往日職在中書耆直廬前有安石榴樹枝葉既盛華實甚茂為之作賦

挹微露以鮮采承輕風而動葩南拂陰櫩北扇陽阿其傍則有大廈崇房重廊高廡皇籍帝典圖書之府耆移節變大火西旋丹葩結秀朱實星懸膚圻理阻爛若珠駢

臨丹賦　載藝文　　應貞

陟縣岡之迢遞臨窈谷之濬遐覽丹源之洌泉眷懸流之清波漱玄瀨而漾沚順黃崖而蕩博激重岩之絕根拂崇丘之飛岑然後隐渠洞出陽澮旁開條熠高鶩皓曜長裹盤溢鬱泆雲轉飈迴屏側為之飛隕壁岍為之陂隤列以青林蔭以綠枝楃松翁茸於其側楊柳婀娜乎其下高溜承崕懸泉縈嶺別流分注氷瑩玉靜清波引鏡形無遁影

鬪鳧賦　載藝文　　蔡洪

嘉乾黃之散授何氣化之有靈産羽蟲之麗鳥惟鬬鴨之最精稟離午之淑氣體鸞鳳之妙形服文藻之華羽備黜采之翠英冠鮑綠以曜首綴素色以點纓性浮捷以輕躁聲清響而好鳴感穢商之肅烈從金氣以出征招爽敵於戲門交武勢於川庭爾乃振勁羽竦六翮抗嚴趾望雌敵忽雷起而電發赴洪波以奮擊

圍棊賦 戴衍文 蔡洪

命班爾之妙手制朝陽之柔木取坤象於四方位將
軍乎五岳然後畫路表界立質朱文曲直有正方而
不圓算塗授卒三百惟羣任巧於無主譬採敵乎中
原於是攄妙思奮玄籌玩服色尚騂駒旅進旅退二
騎迭驅翩翩馬合落落星敷各嘯歌以裝憤運變化
以相符乍似戲鶴之干霓入類狡兎之繞丘散烏乘
虛之飛電聚類絕貫之積珠然後枕以大羅繕以城
郭綴以懸險經以絕落朓望翼舒翱翔容奕攣掌南
指情寔鹵射揚塵奄迹雖動詳悉或臨局寂然惟棊
是陳靜昧無敎潛來若神抑舒之役成子之賢也或
棽手俱裝諠譁譟擾色類不定次措無已再衰三竭
銳氣已朽登軾望轍其亂可取也爾乃心鬭彝競勢
使揮謙攜手詆欺朱顏妬嫌然局不弘席子不盈捲
秉二儀之極要樞衆巧之至權若八卦之初兆遂消
息乎天文屈則尺蠖舒則龍翻崔嵬雲起龍從浪傳
崟岑山結沓如霧分靜若清夜之列宿動若流彗之
互奔殿未結而算了隸皆不得窺其門扃覆亂而不
惑研桑不足識其源或設危而搆挂衆陶不能治其
態或巧逸以樂胥后夔不足以之讚我云勢額多以

詎能究傳遠求近取予一以貫

竹賦 載藝文 江逌

有嘉生之美竹挺純姿於自然含虛中以為德體圓質以儀天託宗爽塏列族圃田緣崇嶺帶迴川薄循隰行平原故能凌驚風茂寒鄉藉堅冰負雪霜振葳蕤扇芬芳翕幽液以潤本承清露以擢莖拂景雲以容與拊惠風而迴縈

風賦 李充

尋之莫見其終迎之莫知其來四方為之易位八維為之輪迴遊聚則萬隧為一消散則六合洞開

風賦　陸冲

爰太玄之遐始惟浮沉之剖分詳乾坤之至惠莫風氣之獨尊配無形於大爲化萬品於烟熅釋凝潤於黃壤降霈澤於蒼元生無常域潛無定棲擢味聚蕨尋虛散歸肆六合以馳遒括毫毛而爽細引沈性於未萌挫登形於已就宣剛柔之流化對四體之靈候若乃祝融司節炎精赫奕紋朱脣而長嘯承音響而來薄猥熻熠以盈扉洌纆緜以結幕九域蕩搖區寓揮霍

望濤賦　戴逵文　伏滔

若夫金祇理轡素月告望宏濤於是鬱起重派於是電驤起沙渟而迅邁觸橫門而剋壯灌江津而碎磕鼓赤岈而激揚鬱津煙騰隗兀連置重疊巘而天竦洄湍濞而起漲

覈性賦　戴莐文　　仲長敖

趙荀卿著書言人性之惡弟子李斯韓非顧而相謂曰夫子之言性惡當矣未詳才之善否何如願聞其說荀卿曰天地之間兆族羅列同稟氣質無有區別裸蟲三百人最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偽迭相嚼齧總而言之少堯多桀但見商鞅不聞稷契父子兄弟殊情異計君臣朋友志乖怨結鄰國鄉黨務相吞噬臺肆僮豎唯盜唯竊面從背違意與口戾言如飴蜜心如蠻厲未知勝負便相凌蔑正路莫踐竞赴邪轍利害交爭豈顧憲制裒仁抱義秖受其斃周孔徒勞名教虛設蠢爾一槩智不相絕推此而譚虺蜴虺蛇瀌術之士能不噤齘仰則扼腕俯則攘袂荀卿之言未終韓非越席起舞李斯擊節長歌其辭曰形生有極嗜欲莫限達鼻耳開口眼納眾惡距群善方寸地九折坂為人作嶮易俄頃成此蹇多謝悠悠子悟之不亦晚

禊賦　戴莐文　　褚爽

伊暮春之令月將解禊於通川凌元巳之清晨遡微風之泠然川迴瀾以澄映嶺插愕以霏煙輕葭舒於翠崖白雲映乎青天

荀子耳賦　載範文　祖台之

夫惡勞而希逸寔萬物之至誠何斯耳之不辰託荀子而宅形在瘠土而長勤無須臾之閑盜𩖙清譚而閑塞閑卻襪而聰明竭傚聽於門閤採聲下之風聲

箏賦　載範文　賈彬

溫顏既授穌志向悅賓主交歡聲鐸品列鍾子授箏伯牙同節唱葛天之高韻讚幽蘭與白雪其始奏也寔澄疏雅若將暢而未越其漸成也抑按鏗鏘猶沉鬱之舒徵何以盡美請徵其喻剖狀同形兩鳥著也設弦十二太簇數也列柱參差招搖布也介位允諧六龍御也

嘉遁賦 載藉文

孫承

有嘉遁之玄人含貞光之凱邈靡薛荔於苑柳蔭翠以之雲蓋揮修綸於洄瀾臨崢嶸而式墜泝清風以長肅詠九韶而忘味若乃御有撫生應物宅心曜華春園周棠槐林振藻陽波清景玄陰形循與以徙靡沖曠寂而難尋渾無名於域外絲丘中以草音於是混心齊物遨翔容與薄言采薇牧蘿中埜朝觀夷陸夕步蘭渚仰弋鳴鴈俯釣魴鱮遊無方之內居無形之域詠休遁之貞亨寮天心而徂復委性命於玄芒

注古函而靡錄

雉賦 載藉文

傅純

覽飛禽之可貴偉翔雉之嘉形應炎離之誕育包造化之淳精鮮光皎絜麗采繁盈背同暉於昊天垂玄景之綠青體等耀於方彩敷五色之華英

釣魚賦 載藝文　王慶

然後抽纖繳振修竿垂銀鉤運金丸懸鮪鯢挂鴻鸞運翮雲際瀺灂漪瀾

鸂鶒賦 載藝文　張望

余觀鸂鶒之為鳥也形貌叢茂尾翮惎陋樂水以遊隨波淪躍汎然任性而無患也

惟鸂鶒之小鳥託川湖以繁育翩舒翮以綵鳴匪窘惕於籠畜瀺灂池沿容與河洲翔而不淹集而不留值汙則止遇澤則遊淪潭粟以御魚躍浪表而相求萃不擇渠娛不擇川隨風騰超與濤回旋沉竄則足攢圓波浮泳則膇排微連率性命以閑放獨遨逸而獲全

鵬賦（載藝苑文） 賈彪

余覽張茂先鷦鷯賦以其質微處藪而傲於受害愚以為未若大鵬棲形遐遠自育之全也此固禍福之機聊賦之云

歎大鈞之播物然塊圠於天壤嘉有鵬之巨鳥攝元氣之夸為揭寓內之逼隘遵四荒以汎濫

長鳴雞賦（載藝苑文） 習嘏

嘉鳴雞之令美智窮神而入靈審璇璣之迴遽定昏明之至精應青陽於將旦忽鵠立而鳳停乃樹翼以讚背遂延頸而長鳴若乃本其形像詳其羽儀朱冠玉璫彤素並施紛葩赫奕五色流離殊姿豔溢彩耀華披扇六翮以增暉舒毳毛而下垂

四維賦 戴薤文　李秀

四維戲者衛尉摯侯所造也畫紙為局截木為棊取象元一分而為二准陰陽之位擬剛柔之策而變動云為成乎其中

世有喆人黄中通理援順索隱開物建始造四維之妙戲超衆藝之特奇畫盈尺之局乃擬象乎兩儀立太極之正統班五常之列位剛柔異而作配趍舍同而從類或盤紆詰屈連延駱驛或間不容息舍棊則獲圍成未合驕棊先出九嶽並列專䂓獨異

長鳴鷄賦 戴薤文　陸機

美南雞之殊偉察五色之異形何伺晨之早發抗長音之逸散

登櫓賦 載藝文　　歐陽建

登茲櫓以遐眺闢畬軒以高盼仰天塗之緜邈俯平原之曠衍嘉蒼春之令節悦穌風之微扇傍觀八隅周覽四垂面孤丘之峻峙岨曲岍之修崕植榆楸以戍列挿垂柳之參差寓日忽以終日情亹亹而忘疲

柳花賦 載藝文　　伍輯之

步江皐兮騁望感春柳之依依垂柯葉而雲布颺零草而雪飛或風迴而遊薄或霧亂而飈零埜淨穢而同降物均色而齊明

翟雉賦 載蓺文　王叔之

余在荊楚見人有養雉翟二鳥者慨然感之而爲賦
云
含埜氣於人塗信多懼而少嘉雉䶢質而不陋翟表
文而弗華映寒條之始綠蔭冬葵之餘艶

琵琶賦 載蓺文　孫該

惟嘉桐之奇生於丹澤之北垠下修條而迴迿上紀
紛而干雲開黃鍾以挺幹表素質於倉春然後託乎
公班妙意横施四分六合廣袤應規迴風臨樂刻飾
流離弦則岱谷厭絲篦貢天府伯奇執軛杞妻抽緒
大不過宮細不過羽清朗緊勁絶而不茹伶人鼓焉
景響豐硠擽櫟駱驛遊乎風飈抑揚按捻拒㧊摧藏
爾乃叩少宮騁明光撥下柱展上腔儀蔡氏之繁弦
放莊公之倍簧於是酒酣日晚改爲秦聲壯諒抗慨
土風所生延季度曲六彈俱成縱邪在正疏密有程
離而不散满而不盈沉而不重浮而不輕絲駒遺謳
岱宗梁父淮南廣陵郢都激楚每至曲終歌闋亂以
衆契上下奔鶩鹿奮猛厲波騰雨注飄飛電逝

木槿賦載䒵文　　羊徽

有木槿之初榮藻衆林而闘色在青春而資氣逮中夏以呈飾𢚜背露以舒采暉晨景而吸艶

神龍賦載䒵文　　劉琬

大哉龍之為惪變化屈伸隱則黄泉出則升雲賢聖其似之乎惟天神上帝之馬含胎春夏房心所作軒轅照形角尾規矩

神女賦　張敏

世之言神僊者多矣然未之或驗也至如絃氏之婣則近信而有證者夫鬼魅之下人也無不羸病損瘦起平安無恙而與神女飲宴寢處縱情極意豈不異哉余覽其歌詩辭旨清偉故為之作賦

皇覽余之純悳步朱闕之崢嶸靡飛除而入秋殿侍太極之穆清帝愍余之勤肅將休余於中州託玄靜以自處是夫子之好仇於是主人憮然而問之曰爾豈是周之褒姒齊之文姜孽婦淫鬼來自藏乎儻亦漢之遊女江之娥皇厳貞樂懲倦倦侍乎於是神女乃歛袂正襟而對曰我寔貞淋子何猜焉且辯言知禮恭為令則美姿天挺盛飾表悳以此承歡君有何猷爾乃敷茵席垂組帳嘉旨既設同牢而饗微聲芳澤心盪意放於是尋房中之至燕極長夜之懽情心眇眇以忽忽想北里之遺靉賦斯昔之要妙進偉服之紛敷俛撫衽而告辭仰長歎以歔吁粲雲霧而變化遥棄我其馬如

三公山下神祠賦　戴祚文　楊旋

南極鬱紆飛龍在天太一白石巨靈據山二后殊位惟公在焉下則歸雲遂勃綠水派離爭湍趣戾衝石會谿高岍為谷嶢峴阻𡾰梗林柰條逼塗迮蹊行者息駕步趾於斯陟大歸登岑岡踰爽塏歷朝陽瞱華殿之顯敞覩應門之將將神木鬱翁百堵周乎洞房進排閶闔顧眄靈堂聚楹列峙丹飾煌煌千櫨浮跂夭蟜騰驤累層岌嶪齊載長梁數山藻於前稅綴椽桷以釆章文綺艧其紛縟洪葩曄以波楊爾乃逡巡降趾遊坐東廂日不遠昏炎燎已先縣宰致祀嘉肴備詳陰祚顯應偏澤圻疆晉此士女樂彼豐穰

荈賦　載蒨文　杜育

靈山惟嶽奇產所鍾厥生荈草彌谷被岡承豐壤之滋潤受甘靈之霄降月惟初秋農功少休結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則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澤陶簡出自東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劉惟茲初成沫沉華浮煥如積雪曄若春敷

雲賦　楊乂

天地定位渲鯀肇分剖桑初降陰陽烟熅於是山澤通氣華岱興雲則縹緲緜緜鬱若升煙蹇槃滎以詰屈兮若虬龍之蟠蜿巖崕岐岐以岳立兮狀有似乎列僊東西絡繹南北油裔隨風徘徊流行奄藹豁兮仰披杳兮四會凝寒氷於朱夏飛素雪於玄冥灑膏液於天漢騰鴻泉於泰清乾坤以之交泰品物以之流形江海以之溢滿川谷以之豐盈毛羽以之光澤草木以之葩榮萌芽以之挻殖苗秀以之積成始於觸石而出膚寸而征終於霑濡六合浸潤羣生蕩滌陳識合吐嘉祥施暢凱風惠加春陽擬神化於后土與三曜兮齊光

感士不遇賦　陶潛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為之余嘗以三餘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眞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己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季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或擊壤以自歡或大濟於蒼生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世流浪而遂徂物羣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望軒唐而永歎甘貧賤以辭榮淳源汨以長分美惡作以異途原百行之攸貴莫為善之可娛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嗟乎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獨祗脩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無爰生之晤言念張季之終蔽愍馮叟於郎署賴魏守以納計雖僅然於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說悼賈傅之秀朗紆遠轡於促界悲董相之淵致屢乘危而幸濟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袂承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恒輔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夭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槨悲茹薇而殞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

懼斯言之虛陳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廣結髮以從政不愧賞於萬邑屈雄志於戚豎竟尺土之莫及留誠信於身後慟衆人之悲泣商盡規以拯弊言始順而患入奚良辰之易傾胡害勝其乃急蒼旻遐緬人事無已有感有昧疇測其理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縕袍之為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

閑情賦

陶潛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詞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並因觸類廣其詞義余園閭多暇復染翰為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

夫何瓌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群表傾城之豔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褰朱幃而正坐汎

清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繽紛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曲調將半景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絃神儀嫵媚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為諐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為澤刷玄鬢於頹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而為黛隨瞻視以閑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毀於華妝願在莞而為席安弱體於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牀前願在晝而為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夜而為燭照玉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而藏明願在竹而為扇含淒飆於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顧襟袖以緬邈願在木而為桐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考所願而必違徒契契以苦心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於南林栖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陰儻行行之有覿交欣懼於中襟竟寂寞

而無見獨悁想以空尋斂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徙倚以忘趣色慘悽而矜顏葉燮燮以去條氣淒淒而就寒日負影以偕沒月媚景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晚暮恨茲歲之欲殫思宵夢以從之神飄颻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棹譬緣崖而無攀於是畢昴盈軒北風淒淒惘惘不寐衆念徘徊起攝帶以伺晨繁霜粲於素階雞斂翅而未鳴笛流遠以清哀始妙密以閑和終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茲託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帶河迎清風以祛

累寄弱志於歸波尤蔓草之為會誦邵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悲遥情於八遐

鶯賦　戴祚文

王惲妻鍾夫人

嘉京鶗之鸎鳥冠羣類之殊形擢末軀於紫闥超顯御乎天庭惟節運之不停懼龍角之卤頹嶲同昔之逸豫悲商風之我催

遐思賦 載藝文　　王惲妻

惟仲秋之慘悽百草萎悴而變衰鶩翔逝而歸海蟋蟀鳴而相追坐虛堂而無聊嗟我心之多哀悵遐思而內結嗟爾姜任邈不我留謀民生之未幾吾何為其多愁涼風蕭條露霑我衣憂來多方慨然哀感飛鳥之反鄉詠衛女之思歸於是御遊容與逍遙彷徨悲民生之局促顧輕舉之遐翔

松柏賦 載藝文　　左九嬪

何奇樹之英蔚託峻岳之嵯峨被玄澗之逶迤帶綠水之素波布秀葉之葱蒨列疎蹇之離離馥幽藹而永馨紛翕習以披離赤松遊其下而淂澌文賓食其實而長生詩人歌其榮蔚齊南山以永寧

孔雀賦 載藝文　　左九嬪

戴緑碧之秀毛擢翠尾之修莖飲芳桂之凝露食龝菊之落英耀丹紫之倐爍應晨風以悲鳴

鸚鵡賦 載藝文　　左九嬪

色則丹喙翠尾緑翼紫頸龝敷其色春耀其榮

涪漚賦載蓺文　　　　左九嬪

覽庶類之肇化何涪漚之獨靈稟陰精以運景因落雨而結形不係根於獨立故假物以資生體珠光之皎皎若凝霜之初成色鮮熠以熒熒似融露之將渟已不長消存不久寄其成不欲難其敗亦以易也

箏賦載蓺文　　　　陶融妻陳氏

伊夫箏之為體惟亮亮而殊特應六律之修觮與七始乎消息括八音之精要超衆器之表式后夔創制子埜考成列柱成陳旣觮且平牙氏攘袂而奮手鍾期傾耳以靜聽奏清角之要妙詠騶虞與鹿鳴獸連軒而率舞鳳踉蹌而集庭汎濫浮沉逸響㳅揮翕然若絕皎如瀇迴爾乃秘曲卓礫殊異周旋去留千變萬態

箜篌賦 載藉文

鈕滔母孫氏

考茲器之所起寔侯氏之所營遠不假於琴瑟顧無取乎竽笙爾乃陟九峻之增巖晞永溫之朝日剖嶧陽之孤桐代楚宮之椅漆徵班輪之造器命伶倫而調律浮音穆以遐暢沉響幽而若絶樂操則寒條反榮哀曼則晨華朝滅邈漸離之清角超子埜之白雪然思超梁甫顧登華岳路嶮悲秦衛難怨蜀道逸悼行遇之離鵾風哀季背之遠陵危柱以頡頏馮哀弦以躑躅於是數轉難測殊變無方或冉弱以飄沉或頓壯以抑揚或散角以放羽或摅徵以騁商

褱思賦 載藉文

劉柔妻王氏

超離親而獨寄與憂憒而長俱雖亮分以自勉曾無聞乎須臾思逶迤而忡惙疾結滯乎肌膚憶昔日之懽侍奉膝下而怡裕集同生而從容常欣泰以逸豫何運遇之偏否獨逸隔於修路何恒鳥之將分猶哀鳴以告離況遊子之眷慕亂殷思之可靡於是仲龝蕭索岸收鹵御寒露宵零落葉晨布美歸鴻之提提振輕翼而高舉志眇眇而遠馳悲離思而嗚咽彼邁物而推移何予思之難泄聊擥翰以寄褱悵辭鄙而增結

春花賦　載菀文

劉桑妻王氏

千　粲其昭晰兮百卉倩而同榮蘭圃翹以含芳兮芝薄振而沉翠或異色同形或齊芳殊制自然神香不可勝計爛若羅宿之垂光灼若隋珠之宵列爽若翡翠之羣翔練若珊瑚之映月詩人詠以託諷庶喻美而光悳准工女於紗規飾王后之首則

悼歎賦　載菀文

劉海母孫氏

伊禀命之不辰遭天難之靡恍夙無父之何怙哀煢瘁以抽心覽蓼莪之遺詠詠肥泉之餘音經四位之代謝雖積祀而思深伊三従而有歸爰奉嬪於它族仰慈姑之恵龢荷仁澤之陶渥釋裝服以斬衣代羅惟以縞布仰慈尊以飲泣撫孤景以協慕遇飛廉之暴駭觸驚風之所會扶搖奮而上躋積雲下而無際傾余邑之崩春望峻陵而鬱青瞻空寓之寥廓愍宿草之蔓生傾南枝以永哀向北風以飲泣情無觸而不悲思無感而不集

賦苑卷之六終

姚勝

華林清暑殿賦 䖏𮒷文　　宋孝武帝

若夫瑤榭未清瓊室流炎薰風夕烈熾景晨嚴高巒屢駕遊衢㬇驂思延寒於夏堂豈徒開於遺籍伊凉燠之可變粤在今之猶昔客昈林梁側眺池籞起北阜而置懸湖沿𦥑原而敞清署緬芊樹基採椽成寓轉流環堂浮清浹室闢𦥑標而鑿斜月高東軒而望初日粤乃炎精待戒青祇將畢濯禊在辰風光明客婉祥解於石沼儀瑞羽於林術浮𪇆無屆展樂有旹惟歡洽矣含歌受辭歌曰山裹風兮谷吐泉清潭邃兮遠氣宣符湲情兮應遙心促千里兮測雲天

擬漢武帝李夫人賦 䖏𮒷文　　宋孝武帝

觀周氏之逸篇覽漢室之遺篆弔新宮之掩映嗟璧臺之無踐雖媛悳之有載竟滯悲其何遣念桂枝之穐霣惜瑤華之春翦彤殿閉兮素塵積翠帊蕪兮紫苔生寶羅暍兮春幌垂珍簟空兮夏幬扃穐臺惻兮碧煙凝冬宮𢘅兮朱火青流津有終湲心無歇徙倚雲日徘徊風月思玉步於鳳墀想金聲於鸞閣

山雞賦 載苑文

臨川康王

形鳳妶而鵠峙羽衮蔚而緗暉臨淥湍而映藻傍青崖而妍飛不隱燿而貽累倐見屈於虞機

鶴賦 載苑文

臨川康王

其狀也紺絡頸而成飾赬點首以表儀羽凝素而雪映尾舒玄而參差趾烏蚪以振步形亞鳳以擅奇

華林清暑殿賦載藝文　劉義恭

搆禦暑之清宮，傍測景之崮岑，列喬梧以蔽日，樹長楊以結陰，醴泉湧於椒室，迅波經於蘭庭，叢芳芝以爭馥，合百草以競馨，飾丹壤以鮮壁，加琉楯以連城，至於朱明在運，鬱夕囂晨，寒堂凉結，清觀風臻，覽茲寓之靈締，啓聖情以寤神，豈宣曲之宴擬，焉甘泉之足陳

箜篌賦載藝文　劉義慶

侯宰化而始造，魯宰奇而後珍，名啓端於雅引，器荷重於吳君，等齊歌以無譬，似秦箏而非羣

喜雨賦　　傅亮

唯二儀之順動數有積而旹偏愆襄陵於唐籍感雲漢於周篇匪叔葉之戎遘在盛王其固然伊元嘉之初載肇休明於此季懿王燭之方熙愠積陽之獨愆涸源泉於井谷委嘉穎於中田嗟我皇之翼翼悵臨朝而輟娛踵中漸於禹湯協至誠於在余且東作之未晏庶雨露之夙濡遵懸子之徙廛尤魯侯之焚巫祈桑林之六禱修季宰之肖雩誠在幽其必貫感何遠而不孚聆晨鸛於高垤候宵畢於天隅蔟曾雲於觸石晦重陽於八區春霆殷以遠響興雲霈而載塗

灑豐浸於中疇覃餘潤於嘉蔬殷嗇人於菑畝衍將繁於中衢嗣良頌於多稔兆嘉夢於樵漁矧其臣之逢運又均休而等虞陶曲成於㝠稔金婦駕於董竦

登陵囂館賦　　傅亮

歲九旻之暮月肅晨駕而北逝度迴壑以停輈凌孤館而遠想何物感而節哀又雲悠而風厲悴綠繁於寒渚隕豐灌於荒滏玩中原之芬莉惜蘭圃之彫薫旌竹柏之勁心謝梧楸之零脆爾乃流盼平隰落日還皋千感具盈在物同騷聆離鴟之悽響聽鳴林之瀏飈彼遊子之苦傷每寤歎於我勞矧集悲而鍾苦疚寸心其如惄恥天末以遂暌恐故鄉之阻遼

登龍岡賦

傅亮

靜潛處以永念聊駕言以寫憂蒙旭露而夙軫秋余巒於龍丘南臨平隰卤除荒疇北寓連叢幽榛四周眺江艴之廣滏究川陸之迴修羡翔羽之嬉林樂綠蘋之在流森清漪以汎濫翳禂衣而命仇信遂生之有所何怵迫於人尤

芙蓉賦載藝文

傅亮

考庶卉之珍麗寔總美於芙蕖潛幽泉以育藕披翠蓮而挺敷泛輕荷以冒沼列紅葩而曜除徼旭露以滋采靡朝風而肆芳表麗觀於中沚播郁烈於蘭堂在龍見而蔚秀於火中而結房豈呈芬於芷蕙將越味於沙棠詠三閭之披服美蘭佩而荷裳伊玄匠之有睹悅嘉卉於中渠既暉映於丹墀亦納芳於綺疏

征思賦 [illegible][illegible]文　傅亮

逢休明之餘祐託菲薄於末暉旣致戎於皇幄亦彼已於宰闈傷鵷梁以載揚詠伐檀而屢思緜風翁以昔節零雨鑽而四漾津雲曖以合體墳衍杳其無封羨歸舵之能矯樂湍流之自東想和鑾之北徂岱雲旂之西舉灑三川之積壓鄗二崤之重阻覩高掌於華陽聆鳴鳳於洛浦

感物賦　傅亮

余以暮秋之月述職內禁夜清務隙遊目藝苑於昔風霜初戒蟄類尚繁飛蛾翔羽翩翾滿室赴軒幌集明燭者必以燋滅為度雖則微物矜衷者久之退感[illegible]生異鵠之事與彼同迷而忘反鑒之衟此先師所以鄙智及齊客所以難目論也悵然有褱感物興思遂賦之云爾

在西成之暮晷肅皇命於禁中聆蜻蛚於前廡鑒朗月於房櫳風蕭瑟以陵幌霜皚皚而被墉憐鳴蜩之應節惜落景之褱東嗟勞人之苹感何夕永而慮充

眇今古以遐念若循環之無終詠倚相之遺矩希董生之方融鑽光燈而散褱溫聖喆之遺蹤墳素杳以難暨九流紛其異封領三百於無邪貫五千於有宗考舊聞於前史訪心跡於汙隆豈夷阻之在運將全喪之由躬遊翰林之彪炳嘉美手於良工辭存麗而去穢旨既雅而能通雖源流之深浩且揚搉而發蒙習習飛蚋飄飄纖蠣緣幌求隙望燭思陵糜蘭膏而無悔赴朗燭而未懲瞻前軌之既覆忘改轍於後乘匪微物之足悼悵永念而肘膺彼人衟之為貴參二儀而比靈稟清曠以授氣修緣督而為經照安危於

心術鏡纖兆於未形有徇末而捨本或䖍欲而忘生碎隋侯於微爵捐所重而要輕掬昆蟲之所昧在智士其猶嬰悟雕陵於莊氏幾鼕淵而迷清仰前修之懿軌知吾跡之未弁雖宋元之外占蜀在予之克明豈知反之迷爾胃投翰以增情

枇杷賦 載䕶文　謝瞻

伊南國之佳木偉邦庭而延樹稟金秋之清條抱東陽之馥煦肇寒葩於結霜成炎果乎纖露高臨甍首傍拂階露

訓惪賦

謝眺

右衛沈侯以冠世偉才眷余以國士以建武二季余將南牧見贈五言余昔㾓旣以不堪涖職又不獲復詩四季余忝役朱方又致一首追東偏寇亂良無暇日其夏還京師且事譏言未遑篇章之思沈侯之麗藻天逸固難以欵童且欲申之賦頌得其盡體物之旨詩不云乎無言不訓無德不欵言旣未敢爲訓然所報者寡於惪耳故稱之訓惪賦其辭曰

悲夫四游之代序六龍騖而不息輕蓋靡於駿奔玉衡勞於斛翼嗟歲晏之勘歡曾陰黙以悽惻玄武伏

於重介宛虹潛以自匿覽其物之用捨相羣方之動植弔悴軀於華省理衣簪而自敕思披文而信澀散奮蕙於胷臆嗟民生之知用知莫深於知己彼知己之爲深信褎之其何已牽弱葛之蔓延寄陵風於松杞指曲蓬之直達固有憑於原泉彼排虛與驟寔又相鳴於林沚與伐木於友生詠承筐於君子矧景行之在斯方寄言於同耻求相仁於積習寓神心於名理惟敦牂之旅歲寔與齊之二六奉武運之方昌覩休風之未沬龍樓儼而洞開梁邸煥其重複君奉筆於帝儲我曳裾於皇穆籍風雲之化景申遊好於蘭菊結聽言而爲佩帶芳醱而爲服援雅範以自綏懿前修之所勗昔仲宣之蔑頻寔中郎之倒屣及士衡之籍甚託壯武之高義有杷梓之貞心協丹采之輝彼伊吾人之陋薄雖黼藻之何寘惟風雅之未變知雲縟之不廊譬曾棟之將傾必華榱之先落翳明離以上賓屬傳體於纖萝周二輝而分崩擠九冑於重壑雖魚鳥之欲安駭風川而回薄徽天澂之布新嗟貞皆其焉託余窘迹以多愧塊離尤而獨處君紆組於名邦貽話言於川陼悵分手於東津望徂舟而延佇慮古今之爲隔豈山川之云阻賴先惪之龍輿奉

莫靈之雹纍事紫泥之密勿腰青緺而容與沾後惠以揭來竟卒獲其咲語我艤舟以命徒將汨徂於南夏旣勗余以炯戒又引之以風雅若笙簧之在聽雖舒憂而可假昔痁病於漳濱思繼歌而莫寫恩靈降之未已奉京粉而作傅臨邦塗之永陌褱余馬於騏䑸望平津而出宿登崇岡而與賦顧歸懷之南回引行鑣而東驅何瓌才之博侈申贈辭於萱楙指代匠而切偲比治素而引喻方含毫而欵章迫紛埃之東騖攀末位以言歸忽乘驛以南赴連篇章之莫訓欲寄言於往句類鍛翮之難矯似洞源之不浤意搔搔

以杼軸魂營營而馳鶩爾腰戟於戎禁我拂劍於郎闈願同車以日夜城望昏而掩扉昔遊盤以未極睠落景之徂輝若清顏之倏忽吝懽賞之多違排重闈而休告知南館之有依騖職門以右轉僕望路其如歸忘清漏之不緩惜曉露之方晞聞夫君之東守地隱蓄而褱僊登金華之問谳潟石室之名篇悟褱中之迫脅欲輕舉而捨旃離寵辱於毀譽去夭伐於腥膻忽攜手以上征躋中皇之修廻巾帝車之廣軾棹河舟之輕艇歷星街之熠燿浮天潢之瀴溟檝九轉於玉漿練七明於神咒吹萬化而不喧度千春之可並齊天地於倏忽安事人間之紆婞哉

思歸賦

謝朓

夫鑒之積也無厚而納窮神之照心之徑也有域而褱重淵之深余少而薄遊身此下闕

防方思伐然萬里晲自省諒非一塗何則此後闕

余菲薄以固陋受靈恩而不訾施鍾黃之沃若剖金符之陸離舟未濟而河廣途方遥而馬疲忽中寢而念厲魂申旦而九移昔受教於君子逢知己之隆眄被名立之羽儀沾宦成之藻絢恙服義而不怠豈臨岐而喻變勢方迅於轉圜理好旋於奔電援弱𦳝而能升践重岡而不眩信禔福之非已盜悔戚其如見

大明廓以高臨吹萬忻而同悅跨神臯之沃衍奉英藩之睿智承比屋之隆化踵芳塵之餘烈褱齷齪之褊心無夸毗之誕節竟伊鬱而不怡賴遐討於先喆紛吾生之遊蕩彌一紀而歷兹自下車於江海涉青春於是昔睠崇芒而引領望大夏而長思雖曲街之委陋猶寤寐而見之況神交而通夢眇河漢於佳期爾乃眷言薄暮南眺悠然將整歸轡願受一廛孝華城之直陌相洛浦之廻阡連飛甍於故友接閉館以褱僊臨南場以蓺藋寄北池而禾蓮睇微莖之靃靡望水葉之田田乃翦山木不日為功非輪非奂去斲

去磬夜索絇而繚繞旦秉屋而茫茫竹櫺踦嶇而經北繩閈窈窕以臨東布菌蕭於踈棿織炎亂於迴櫳於是籬插芳槿門拂長楊園兼春蘂窻竹夏凉晨露晞而草馥微風起而樹香無芬非以襲予空旖旋於御房恒離居以歲月肅銷落而徒傷我聞昔命有殖無遷歡事或在求理未甄譬豐草之區別隨霜露而天延背萱鮮於堂北尚幽幽而未捐苟外物以能惑亦在應而無舊況朝霞之釆可燕瓊靡之餙方宣養以虛白之氣悟以無生之篇豈加璧之贈可動執珪之位能纓歸来薄暮聊以永季

七夕賦奉護軍王命作　謝眺

金祇司矩火曜方流素鍾登御夷律鳴穮末光既夕凉雲始浮盈多露之霤霤升明月之悠悠步廣階而延睇屬天媛之淹留嗟斯霧之淑景招好仇於股栯邁姮娥而擢質凌瑶華而擅芳厰白王以為飾霏丹霞而為裳迴龍駕之容裔亂鳳竿之淒鏘騰燭光於鹵極命二妃於瀟湘軾帝車而捐玦凌天津而上翔悵漢渚之夕漲忻河廣之既梁臨瑶席而宴語緜含睇而娥揚嗟蘭夜之難永泣會促而怨長忌織阿之方駕吝長庚之末光撫鳴琹而修悅浩安歌而自傷

歌曰清絃愴兮桂觴酬雲幄静兮香風浮龍鑣蹀兮玉鸞整睠星河兮不可留分雙袂之一斷何四氣之可周斯乃嚮像恍惚彷彿幽曖耳之無聞目之無續故鐘鼓聞而延予隱白日沉而季後對豈形器之所求亦理將其如昧君王壯思風飛冲情雲上顧楚詩而縱轡瞻蘭書而競爽寔研精之多暇聊餘日之駘蕩賦幽靈以去惑排脈聽而玄徃哂陽雲於荆夢賦洛篇於陳想乃澄心而閑邪賡綢繆於茲賞

高松賦奉司徒竟陵王教作　謝朓

閱品物於幽記訪叢育於秘經巡汜林之珍望識斯松之最靈提於巖以羣茂臨於水而宗生豈榆柳之比性指蓂椿而等齡若夫修幹垂陰喬柯飛頴望肅肅而既閑即微微而方靜褱風音而送聲當月露而留影既芊眠於廣隰亦迢遞於孤嶺集九僊之羽儀棲五鳳之光景固松木之為選貫山川而自永爾乃青春受謝雲物含明江皐綠草暖然已平紛弱葉而凝照競新滋而抽英陵翠山而如翦施懸蘿而共輕至於星迴窮紀沙雁相飛同雲映其無色陽光沉而

減暉卷風飆之吸歘積霰雪之嚴霏豈彫貞於歲暮不受令於霜威若乃體同器制質兼上才夏書稱其岱畎周篇咏其徂徠乃屈己以私用搆大壯於雲臺幸為玩於君子留神心而顧褱君王乃徙蕪蘭室解珮明林搴幽蘭於夕陰詠聳幹於琴朝陵髙丘以致思御風景而逍遙褱散晁之隆貴褱汾陽之寂寥邈衟勝於千禩蘊神理而自超夫江海之為大寔涓澮之所歸瞻衡恒之峻極不讓壤於塵微嗟孤陋之無取幸聞衟於清徽理弱羽於九萬愧不能兮奮飛

杜若賦　謝朓

憑瑶圃而宣游臨水木而延佇柳含色於遠岍泉鏡流於枉渚儀綠竹以淹留藉幽蘭而容與覽茲榮之悅茂紛為芳於清藥觀夫結根濯色蔌曜垂英緣春巒以纖布蔭凉潭而影清景奕奕以四照枝靡靡而葉傾冒霜蹊以獨倩當春郊而逕平搴汀洲以企予褱石泉於幽情嗟中叢之纖草厠金芝於芳叢夕舒榮於溽露旦蔌彩於春風承羲陽之光景庶無悲於轉蓬

埜鶩賦并序

謝朓

有門人獃一埜鶩因以為獻予昔命以登俎用詩賓客客有愛其羽毛請予為賦其詞曰

夫何羅人之伎巧薦江海之逸禽落摩天之迅羽絕歸飛之好音碎文錦之冊臆裂雕綺之翠襟孤雛鷩以靡翼羈鳴叫而莫尋越滄流以遠致乃交貿以兼金因閽寺以傳請排邃户以重深貴數袵以取愛顧登俎以片心

遊後園賦

謝朓

積芳兮選木幽蘭兮翠竹上蕪蕪以蔭景下田田兮被谷左蕙畹兮彌望右芝原兮冩目山霞起而削成水積明以經復於是敞風闈之藹藹聳雲館之岧岧周步欄以升降對玉堂之泬寥追夏德之方暮望秋清之始颸藉宴私而遊衍昔寤語而逍遥爾乃日棲榆柳霞照夕陽孤蟬以散去鳥成行惠氣湛兮帷殿肅清陰起兮池館凉陳象設兮[illegible]玉瑱紛蘭藉兮咀桂漿仰微塵兮美無度奉英軌兮式如璋藉高文兮清譚預含毫兮握芳則觀海兮為富乃游聖兮知方

臨楚江賦　謝朓

爰自山南薄暮江潭滔滔積水裊裊霜嵐憂與憂兮竟無際客之行兮歲已嚴爾乃雲沉四岫風蕩中川馳波鬱素駭浪浮天明沙宿莽石路相懸於是霧隱行雁霜耿虛林迢迢落景萬里生陰㴚攢筎兮極浦弭蘭鷁兮江潯奉玉罇之未暮飡勝■之芳音顧■光兮龝月庶永照於遺簪

擬宋玉風賦奉司徒教作　謝朓

趫日域而揺落集桂宮而送清開翠帳之影鵠響行珮之輕鳴揚淮南之妙舞蔟齊后之妍聲下鴻池而蓮散上雀臺而雲生至於新虹明歲高月照龝晬儀迺豫冲想雲浮鄗馬之賓咸至申穆之醴已酬朝後登樓之詠夕引小山之謳厥朱邸之沉邃思輕舉而遠游驌驦之馬魚躍飄鑾車而水流此乃宋玉之盛風也若夫子雲寂寞叔夜高張煙霞潤色荃蕙結芳咽磵幽而泉冽入山户而松涼耿神王於丘壑獨超遠於孤觴斯則幽人之風也

雪賦　謝惠連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色揣稱為寡人賦之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岐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陰德雪之旹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乃玄律窮嚴氣升焦溪

涸湯谷凝火井滅溫泉冰沸潭無湧炎風不興北戶墐扉裸壤垂繒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累靄掩日韜霞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其為狀也散漫交錯氛氳蕭索藹藹浮浮瀌瀌弈弈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甍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帷席既因方而為珪亦遇圓而成璧眄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璧逵似連璐庭列瑤階林挺瓊樹皓鶴奪鮮白鷴失素紈袖慚冶玉顏掩嫮若乃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耀照崑山爾其流滴垂冰緣霤承隅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至夫繽紛繁騖之貌皓汗皦絜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嗟難得而備知若乃申娛玩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酌湘吳之醇酎御狐貉之兼衣對庭鶤之雙舞瞻雲雁之孤飛折園中之萱草摘階上之芳薇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遙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鄒陽聞之懣然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乃作而賦積雪之歌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衾兮坐芳縟燎薰爐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又續而為白雪之歌歌曰曲既

揚兮酒既陳朱顏酡兮思自親願低帷以昵枕念解珮而褫紳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歌卒王乃尋繹吟翫撫覽扼腕顧枚叔起而為亂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升降從風飄零值物賦象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污隨染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

白鷺賦 載藝文　謝惠連

有提樊而見獻寔振鷺之鮮禽表弗緇之素質挺樂水之奇心

甘賦 載藝文　謝惠連

嘉寒園之麗木美獨有此貞芳質萎蕤而蘂佩性耿介而凌霜擬夕霞以表色指朝景以齊圓悴潔寔乎江介超玉英於崑山

橘賦　載藝文　　謝惠連

園有嘉樹橘柚煌煌園丹可翫淑氣芬芳受以玉盤升右子堂味既滋而事美寔厥包之最良

鸂鶒賦　載藝文　　謝惠連

覽水禽之萬類信莫麗乎鸂鶒服昭晰之鮮姿糅玄黃之美色命儔旅以翱遊憩川湄而偃息超神王以自得不意虞人之在側網羅幕而雲布摧羽翮於翩翩乖沉浮之諧豫宄羈畜於籠樊

山居賦

謝靈運

古巢居穴處曰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黄屋寔不殊於汾陽即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閑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之盛而叙山埜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豔辭尋臺皓之深意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意寔言表而書不盡遺迹索意託之有賞其辭曰

謝子臥疾山頂覽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夫衜可重故物為輕理宜存故事斯忘古今不能革質文咸其常合宮非縉雲之館衢室豈放勛之堂邁深心於鼎湖送高情於汾陽嗟文成之却粒願追松以遠遊嘉陶朱之鼓棹迺語種以免憂判身名之有辯權榮素其無留詎如牽犬之路既寡聽鶴之塗何由哉若夫巢穴以風露貽患則大壯以棟宇袪弊宮室以瑶璇致美則白賁以丘園殊世惟上託於巖壑幸兼善而罔滯雖非市朝而寒暑均和雖是築搆而飭朴兩逝昔仲長願言流水高山應璩作書邙阜洛川勢有偏側地闕周員銅陵之奧卓氏充鉅槻之端金谷之麗石子致音徽之觀徒形域之薈蔚惜事異於栖盤至若鳳叢二臺雲夢青丘漳渠淇園橘林長洲雖千乘之珍苑孰嘉遁之所遊且山川之未備亦何議於兼求覽明達之撫運乘機緘而理默指歲暮而歸休詠宏徽於刊勒狹三閭之喪江矜望諸之去國選自然之神麗盡高棲之意得仰前哲之遺訓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宴息保祀事以乘閑愧班生之夙悟慙尚子之晚研秊與疾而偕來志乘拙而俱旋謝平生於知遊棲清曠於山川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還汀面山背阜東阻西傾抱含吸吐款跨紆縈緜聯邪亘側直齊平近東則上田下湖西谿南谷石埭石滂閔硎黄竹決飛泉於百仞森高薄於千麓寫長源於遠江派深毖於近瀆近南則會以雙流縈以三洲表裏回游離合山川崿崩飛於東峭槃傍薄於西阡沸清林而激波揮白沙而生漣近西則楊賓接峰唐皇連縱室壁帶谿會孤臨江竹緣浦以被綠石照澗而映紅月隱山而成陰木鳴柯以起風近北則二巫結湖兩智通沼橫石判盡休周分表引脩隄之

透迤吐泉派之浩瀁山嶬下而回濘瀨石上而闊瀏
遠東則天台桐柏方石太平二韭四明五與三菁表
神異於緯牒驗感應於慶靈凌石橋之莓苔越楢谿
之紆縈遠南則松篋棲鷂唐嶅漫石崒嵂對嶺崑孟
分隅八極浦而迴回迷不知其所適上欽嵩而蒙籠
下溪沉而澆激遠西則[illegible]遠北則長江永歸
巨海延納崐漲緬曠島嶼綢沓山縱橫以布護水迴
沈而縈浥信荒極之緜眇究風波之睽合徒觀其南
術之[illegible]生巘[illegible]成衍[illegible]峙測溪相渚知淺洪濤湍
則魯石沒清瀾減則沈沙顯及風與濤作水勢奔壯

千歲舂龜在月朔望湯湯驚波滔滔駭浪雹激雷崩
飛流灑漾凌絶壁而翅岑橫中流而連薄始迅轉而
騰天終倒庄而見壑此楚[illegible]心醉於吳客河靈衆懸
於海若爾其舊居曩宅今園[illegible]枌榟尚援基井具
存曲術周乎前後直陌矗其東西豈伊臨谿而傍沼
廼抱阜而帶山考封域之靈異寔茲境之最然葺駢
梁於巖麓棲孤棟於江源敞南戶以對遠嶺闢東窻
以矚近田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阡陌縱橫
塍埒交經導渠引流脈散溝并蔚蔚豐秋苾苾香杭
送夏蚤秀迎龜晚成兼有陵陸麻麥粟菽候昔覘節

遞藝遞孰供粒食與[illegible]飲謝工商與衡牧生何待於
多資理取足於滿腹自園之田自田之湖泛濫川上
緬邈水區濬潭澗而窈窕除菰洲之紆餘毖溫泉於
春流馳寒波而秋徂風生浪於蘭渚日倒景於椒塗
飛漸榭於中沚取水月之歡娛旦延陰而物清夕棲
芬而氣斂顧情交之永絶覲雲客之暫如水草則萍
藻薀菼雚蒲芹蓀兼菰蘋蘩蕝荇菱蓮雖備物之偕
美獨扶渠之華鮮播綠葉之鬱茂含紅敷之繽翻怨
青春之難留矜盛容之易闌必充給而後搴豈蕙草
之空殘卷斂弦之逸曲感江南之哀歎秦筝倡而溯

游徃唐曲奏而舊愛還本草所載山澤不一雷桐是
別和緩是悉參核六根五華九寔二冬並稱而殊性
三建異形而同出水香送龜而擢清林蘭近雪而揚
猗卷柏萬代而不殞茯苓千歲而方知映紅葩於綠
蔕茂素蕤於紫枝既往年而增靈亦驅妖而斥疵其
竹則二箭殊葉四苦齊味水石別谷巨細各彙既修
竦而便娟亦蕭森而蓊蔚露夕沾而悽陰風朝振而
清氣玄梢雲以拂杪臨碧潭而挺翠蔑上林與淇澳
驗東南之所遺企山陽之游踐遲鸞鷟之棲託憶崑
園之悲調慨伶倫之哀籥衛女行而思歸詠楚客放

而防露作其木則松柏檀櫟[illegible]桐榆檗柘穀楝楸梓檉桍剛柔性異貞脆質殊卑高沃瘠各隨所如幹合抱以隱岑杪千仞而排虛夌岡上而喬竦蔭澗下而扶疏沿長谷以傾柯攢穊石以插衢華映水而增光氣結風而迴敷當巖勁而蔥倩承飆煦而芬腴送墜葉於秋晏遲含萼於春初植物既載動類亦繁飛泳騁逸胡可根源觀貌相音備列山川寒燠順節隨宜匪敵魚則鰻鱧鮒鱮鱒鯇鰱鯿魴鮪魦鰋鰭鯉鯔鱣鱏黍穄色錦爛雲鮮悽藻戲浪汎荇流淵或鼓鰓而湍躍或掉尾而波旋鱸鯊乘旹以入浦鱤䰾沿瀨

以出泉鳥則鶡鴻鵁鶂鶖鷺鶬鶘鷄鵲鸍賀鶴鸐綬章晨鳧朝集旹鶴山梁海鳥違風朔禽避涼羮生歸北霜降客南棲響雲漢侶宿江潭聆清哇以下聽載王子而上參簿回涉以弁翰映明璧而自耽山上則猿獋狸獾犴玃猰猛山下則熊羆豺虎貘鹿麕麖擲飛枝於嶄崖蹲空絕於溪硎躋谷底而長嘯攀木杪而哀鳴繒繳不投罝羅不披矰弋靡用蹄筌誰施鑑匪狼之有仁傷逐欲之無崖顧弱齡而涉衢悟好生之咸宜率所由以及物諒不遠之在斯撫鷗鯈而悅豫杜機心於林池敬承聖誥恭窺前經山埜昭曠聚

汲甃腥故大慈之弘誓拯群物之淪傾豈寓地而空言必有貸以靠成欽鹿埜之華苑美靈鷲之名山企堅固之貞林希菴羅之芳園維粹容之緬邈謂哀音之恒存建招提於幽峰冀振錫之息肩膺鐙王之贈席想香積之忘餐事在微而思通理匪絕而可溫愛初經略杖策孤征入澗水涉登嶺山行陵頂不息窮泉不停櫛風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淺思罄其短規非邇非筮擇良選奇翦榛開逕尋石覓崖四山周回雙流逶迤面南嶺建經臺倚北阜築講堂傍危峰立禪室臨浚流列僧房對百季之喬木納萬代之芬芳抱

終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長激麗塔於郊鄗殊世間於城傍欣見素以抱璞果甘露於衢場若節之僧明藂裒抱事絕人徒心通世表起遊是憩倚石構草寒暑有移至棄莫矯觀三世以期夢撫六度以取衢乘恬知以寂泊含龢理之窈窕指東山以冥期寔函方之潛兆雖一日以千載恨相遇之不早賤物重己棄世希靈駭彼促季愛是長生冀浮丘之誘接望安期之招迎甘松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顇形羨蟬蛻之匪日撫雲蜺其若驚陵名山而屢憩過巖石而披情雖未偕於至衢且緬絕於世纓指松菌而興言良未齊

於殤彭山作水役不以一牧資待各徒隨節競逐陟
嶺刊木除榛代竹抽笋自篁擿箭於谷揚勝所桔穮
冬籬獲埜有蔓草獵涉蘡薁亦醞山清介爾景福若
以木成丗以濬熟蒸椹高林剥芨叢樹掘禱陽崖擿
擗陰標晝見搴茅宵見索綯茭菰蘋蕭以薦以焚既
坭既堤品收不一其灰其炭咸各有津六月採蜜八
月樣栗備物為繁畧載靡悉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
阻觀風瞻雲方知厥所南山則夾渠二田周嶺三苑
九泉别澗五谷異巘羣峰參差出其間連岫複陸成
其坂衆流瀨灌以環近諸堤擁抑以接遠遠堤兼陌

近流開湍淩阜氾波水往步還還回往匝枉渚員巒
呈美表趣胡可勝單抗北項以葺館敫南峰以啓軒
羅曾崖於戶裏列鏡瀾於窻前因丹霞以赬楣附碧
雲以翠椽眡奔星之俯馳顧　之未牽鵾鴻鶱翥
而莫及何但鸞雀之翩翻氾泉傍出潺湲於東檐桀
壁對峙硿礲於南霤修竹葳蕤以翳薈灌木森沈以
蒙茂蘿曼延以攀援花芬薰而媚秀日月投光於柯
間風露披清於嵎岫夏涼寒燠隨省取適階基回互
橑檽乘隔此焉卜寢翫水弄石邇即回眺終歲罔斁
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眇遯逸於人羣長寄

心於雲霓因以小湖鄰於其隈衆流所湊萬泉所回
氾濫異形首毖終肥别有山水路邈緬歸求歸其路
迺界北山棧道傾虧蹬閣連卷復有水遷縈繞回圜
瀰瀰平湖泓泓澄淵孤岏竦秀長洲芊緜既瞻既眺
曠矣悠然及其二川合流異源同口赴隘入險俱會
山首瀨排沙以積丘峰倚渚以起阜石傾瀾而捎巖
木映坡而結藪逕南漘以橫前轉北崖而掩後隱叢
灌而悉晨暮託星宿以知左右山川澗石州岏草木
既標異於前章亦列同於後牘山匪砠而是岵川有
清而無濁石傍林而插巖泉協澗而下谷淵轉渚而

散芳岏靡沙而映竹草迎冬而結葩槲淩霜而振綠
向陽則在寒而納煦面陰則當暑而含雪連岡則積
嶺以隱嶙舉峰則羣竦以崴嵬浮泉飛流以寫空沈
波潛溢於洞穴凡此皆異所而咸善殊節而俱悅春
秋有待朝夕須資既畊以飯亦桑貿衣藝菜當肴採
藥救頹身外何事順性靡違濆音晨聽放生夕歸研
書賞理敷文奏褭凡厥意謂揚較以揮且列於言誠
特此推北山二園南山三苑百果備列乍近乍遠羅
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溪澗森踈崖巘杏壇㮈園橘
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棗殊所枇杷林檎帶谷映渚椹

梅流芳於回巒桿柿被寔於長浦畦町所藝含蘂藉
芳蓼蕺葼蘠對菲蘓薑緑葵春節以褭露白薤感昔
而負霜寒葱標儁以陵隂春藿吐茗以近陽蒻質雖
恒頳齡易喪憮鬢生悲眡顏自傷承清府之有術異
在衰之可壯尋名山之竒藥越靈波而憩轅採石上
之地黄摘竹下之天門摭曾嶺之細辛拔幽澗之溪
蓀訪鍾乳於洞穴訊丹陽於紅泉安居二昔冬夏三
月遠僧有来近衆無闕瀺鼓即響頌偈清蕟散花霏
馛流香飛越析曠刼之微言說像濃之遺旨棄此心
之一豪濟彼生之萬里啓善趣於南倡歸清暢於北

機非獨歷於予情諒僉感於君子山中兮清寂羣分
兮自絶周聽兮匪多得理兮俱悅寒風兮搔屑面陽
兮常熱炎光兮隆熾對隂兮霜雪揭曾臺兮陟雲根
坐澗下兮越風穴在茲城而諧賞傳古今之不㓕好
生之篤以我而觀懼命之盡杏景之慛分一往之仁
心拔萬族之險難招驚魂於殆化收危形於將闌漾
水性於江流以雲物於天端覩騰翰之頑頡睇鼓鰓
之往還馳鶂者儻纍猨愈猶害者或可理攀喆人不
存褭抱誹質糟𥻨猶在啓縢剖褏見桂下之經二覩
濠上之篇七承衆散之全樸救已頹於澌術嗟夫六

藝以宣聖教九流以判賢徒國史以載前紀家傳以
申世模篇章以陳美刺論難以覈有無兵技醫日龜
筮筭夢之濃風角冢宅算數律曆之書或平生之所
流覽並於今而棄諸驗前識之喪澌抱一悳而不渝
伊昔齠齓寔愛斯文援紙握管會性通神詩以言志
賦以敷陳箴銘誄頌咸各有倫爰暨山棲彌曆季紀
幸多暇日自求諸已研精静慮貞觀厥美褭愁成章
含咲奏理若邇乗攝持之告評養達之篇畏絶迹之
不遠懼行地之多艱均上皇之自昔忌下衰之在旃
投吾心於髙人落賓名於聖賢廣㓕景於崆峒許遁

音於箕山愚假駒以表谷涓隱巖以搴芳菜庇㠋以
織畚皓棲商而頤志卿蹇茂而敷詞鄭别谷而永逝
梁去霸而之會髙居唐而胥寓臺依崖而宂墀咸自
得以窮季耿貞思於所遺暨其窈窕幽深寂寞虗遠
事與情乖理與形反既耳目之靡端豈足跡之所踐
縕終古於三季俟通明於五眼權近慮以停筆抑淺
知而絶簡

征賦并序　　　　謝靈運

蓋聞昏明殊位貞晦異𧗠雖景度回革亂多治寡是故升平難於恒運剥喪易以横流皇晋受命河汾來遷吳楚數歷九世季踰十紀函秦無一援之望東周有三辱之憤可為積戚纓𥫔固以久矣況迺陵塋幽翳情敬莫遂日月推遷帝心彌遠慶靈將升昔來不爽相國宋公得一居貞回乾運軸内匡寰表外清遐陬每以區寓未統側席盈慮值天祚攸興昧弱授機龜筮元謀符瑞景徵於是仰祇俯協順天從兆興止戈之師躬蹔勞之討以義熙十有二季五月丁酉敬

戒九伐申命六軍治兵於京畿次師於坂上雲檣千艘靈輜萬乘羽騎盈塗飛旍蔽日别命羣帥誨謨惠策濬奇於三畧義秘於六韜所以鉤棘未曜殞前禽於金墉威弧始發毀鉏隼於滑臺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宏功懋恵獨絶古今天子感東山之劬勞慶格天之光大明發興於鑒寐使臣遵於原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皇華愧於先雅靡監頼於征人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塗經九守路踰千里沿江亂淮遡薄泗汳詳觀城邑周覽丘墳眷言古迹其褢已多昔皇祖作藩受命淮徐𧗠固苞桑勛由仁積季月多曆市朝

已啟永為洪業纏褢清曆於是采訪故老尋履往迹而遠感深慨痛心殞涕遂寫集聞見作賦撰征俾事運遷謝託此不朽其詞曰

系烈山之洪緒承火正之明光立熈載於唐后申讚事於周王疇庸命而順位錫寶珪以徹疆歷尚代而平顯降中葉以繁昌業服𧗠而惪徽風行世而化揚掞前蹤以永冀省輶質以遠傷睽謀始於簪萘違用舍於行藏庇常善之罔棄憑曲成之不遺昭在幽而偕照賞彌久而愈私顧晚草之薄弱仰青春之葳蕤引蔓穎於松上擢纖枝於蘭逵施隆貸而有渥欵消

壓而無期歡太階之休明穆皇𧗠之緝熈惟王建國辯方定隅内外既正華夷有殊惟昔小雅逮於班書戎蠻孔熾是殛是誅所以宣王用棘於獫狁高帝方事於匈奴然侵鎬至涇自塞及平閥郊伺鄙[illegible][illegible]慕擕王之矯虔階喪亂之未盜竊疆秦之三輔陷隆周之兩京雄峭澠以制險據繞霤而作扃家永褢於故壤國頽言於先塋俟太平之曠期屬應運之聖明坤寄通於四瀆乾假照於三辰水潤土以顯比火炎天而同人惟上相之叡喆當草昧而經綸總九流以貞觀協五才而平分昔来之機悟先於介石復惶

之誠一棱於生民龜筮允臧人鬼同情順天行誅司
典詳刑樹牙選徒秉鉞抗旍弧矢鏊楚孝之心智戈
栜單吳子之精靈迅三翼以魚麗襄兩服以雁逝陣
未列於都甸威已振於秦蓟灞嚴霜於渭城被輪風
於洛汭就終古以比畝考墳冊而莫契昔卤怨於東
徂今北伐而南悲豈朝楚之恒情動萬乘之幽思歌
零雨於豳風興採薇於周詩慶金墉之凱定眷戎車
之還旹佇千里而感遠涉弦望而爽期詔徵臣以勞
問奉王命於河湄夕飲餞以儆裝旦出宿而言辭歲
既晏而繁慮日將邁而戀乖闕敬恭於桑梓謝優長

於庭階邑沈雲之晦鵲迎素雪之紛霏凌結湍而凝
清風矜籟以揚哀情在本而易阜物雖表而難褢眷
余勤以就路苦憂来其城頹爾乃經摧門啓浮梁瞰
鍾巖越查堂覽永嘉之紊維尋建武之縟綸於是內
慢神器外侮戎狄右于橫流虜萌分析主晋有祀福
禄来格明兩降覽三七辭厄元誕德以膺緯肇回光
於陽宅明思服於下武興繼代以消逆簡文困心以
東道故冲用而刑廢孝武揞已以仗賢亦盜外而治
内觀日化而就楨虜雍熙之可對閔隆安之致寇傷
龜玉之毀碎漏妖卤於滄洲纒釁難而盈紀旹焉依

於晉鄭國有賊於百里賴英謨之經營弘兼濟以忘
已主稟內而綏虞澄海外以清滓至如昏禮殺景罔
祚傾基忝雖有歎鴻鴈無期瞻天命之貞符秉順動
而履機率駿民之思効晋邦國而同帰盪積霾之穢
氛啓披陰之光暉反平陵之杳藹復七廟之依俙務
役簡而農勸每勞賞而忠甄爕旹雍於祖宗[illegible]
[illegible]帰遁醜於漢渚滌僣逆於岷山羈巢處於
卤木引阜飲於源淵惠嬰褳而思韙援冠弁而來處
眂治城而北屬衆文獻之收揚匪元旹之康哉覿股
肱之惟良譬觀曲而識節似綴組以成章業彌纒而

彌微事愈有而莫傷次石頭之雙峙究孫氏之初基
幸漢虜之漏網馮江介以抗維礽鵲起於富春果鯨
躍於川湄匝三世而國盛歷五僞而宗東察成敗之
相仍猶脣亡而齒寒載十二而為紀豈蜀臧而吳安
衆咸昧於謀兆羊獨悟於理端請廣武以誨情樹襄
陽以作藩恰建鄴其如遺沿萬里而誰難疾魯荒之
詖辭惡京陵之譖言責當朝之憚貶對曩籍而興歎
啟怙寵而頹違敵既勍而國圮彼閒毀而何階必先
賊於右子原性分之異託雖殊塗而歸笑或卷舒以
愚智或治亂其如矢謝昧迹而託規卒安身以全里

用顯節而犯逆抱正情而喪巳薄四望而尢眄歎王路之中鯁蠢于越之妖燼敢凌蹈於五嶺崩雙嶽於中流擬凶威於荆郢隱雷霆於帝坐飛芒鏃於宫省於昔朝有遷都之議人無守死之志師旅痡於久勤城墉闢於素備安危勢在不侔衆寡形於見事於赫淵謀研其神策綏轡待機追奔躡迹遇雷池而振曜次彭蠡而殲滌寥京甸以清晏撤多壘而盪役造白石之祠壇慰二豎之無君戢被廷以幽辱凌祧社而火焚愍文康之舉已嘉忠武之立勛濟有屈於災餓功無謝於如仁訊落星之饗旅索舊棲於吳餘迹階

祀而不見横榛卉以崇除波生成之樂辰亦猶今之在余慨齊喹於奐鳩悲唐歌於山樞弔偽孫於徐甞率君臣以奉疆甞運師以伐皋偏投書於武王迄卤北之落紐代東南以振綱誠鉅平之先覺寔中興之後梓據左史之攸徵胡影迹之可量過江乘而責始知遇雄之無謀厭紫微之宏凱甘陵波而遠避越雲夢而南泝臨澗河而東浮發連弩於川上候蛟龍於中流爰薄方輿逦屆歐陽入夫江都之域次乎廣陵之鄉易千里之漫漫泝江流之湯湯存赤圻以經復越二門而起漲眷北路以興思看東山而怡目林叢薄路逶迤石參差山盤曲水激瀨而駿奔日映石而知旭審無照之無偏怨歸流之難濯羨輕紛之涵泳覲翔鷗之落喙在飛沈其順從顧微躬而緬邈於是抑衷蕩慮揚推易難利涉以吉天險以艱於敵伊阻在國斯便句踐行霸於瑯琊夫差爭長於濮川胥相蔙歎而思正曹后悔心於千魂登高堞以詳覽知吳濞之哀盛戒東南之逆氣成劉后之駭聖藉鹽鐵之殷阜臨淮楚之剽輕盛几杖而弭心怒抵罔而遂爭忿爰盎之扶禍惜徒傷於家令匪條侯之忠毅將七國之陵正褒漢藩之治民竝訪賢以招明侯文辯其

誰在曰鄒陽與枚生據忠辭於吳朝執義說於梁連數高才於兔園惟正言而免刑闕里既已千載溟傳流於末學欽仲舒之晬容遵縫掖於前躅對園圃而不闚下帷幙而論屬相端非之兩驕遭弘偃之覆慝恨有衡之無甞步陵坐以側足聞宣武之大閱反師旅於此壓自皇運之都東始昌棨以濟難抗素旄於泰嶺揚朱旂於巴川愍帝系之墜緒故黜昏而崇賢嘉收功以垂世嗟在孚而覆旃惠非陟而繼寧疊踰禹其必顛造步兵而長想欽太傅之遺武思嘉遁之餘風紹素履之落緒民志應而頤穊國屯難而思撫

譬棄舟之詩楫烏提釣之假縷總出入於觩就蕪仁
用於默語弘九流以擦四維復先陵而清鑒寓却卤
州之成功指東山之歸予惜圖南之啓運恨鵬翼之
未舉蹊津潭而廻邈逈白馬以憩舲貫射陽而望邗
溝瀆通淮而薄甬城城坡陁兮淮驚波平原遠兮路
交過面丸埜兮悲橋梓迴息流兮苦磧沙夐千里而
無山緬百谷而有居被宿莽以迷徑覩生煙而知墟
[illegible]謂信美其可娛身少長於樂土寔長
歎於荒餘[illegible]具瘁值歲寒之窮節睎會雲之
崔巍聆悲飈之掩胥弭晝夜以滞淫怨凝陰之方結

望新晴於落日起明光於躋月春轉蓬之辭根悼朔
雁之赴越披微物而疚情此思心其可說問淫淺其
幾旹駸閱景於興沒咸曰歸於釆薇予来思於雨雪
豈祊沍之懼對翼鶴鳴之在垤[illegible]喻宿鶖吾
楫於郅鄉奚車正以事夏虺左相以輔湯繇三代而
享邑側踐土之一臣嗟仲幾之寵侮遂捨存以徵亡
喜薛宰之翻對美士弭之能綰升曲垣之逶迤訪淮
陽之所都原入跨之遠恥侯遺旹以遠圖捨卤楚以
擇木迨南漢以定謨亂孟津而魏滅攀井陘而趙殂
播靈威於齊橫振餘猛於龍且觀讓通而告稱昌始

智而終愚迄沂上而停栰登髙圯而不進石幽期而
知賢張揣景而示信本文成之素心要王子於雲軔
豈無累於清霄直有槩於貞吝始熙績於武闈卒敷
功於皇衢處夷險以解挫弘憂虞以昔順矜若華之
翳晷哀飛駼之落駿傷粒食而興念眷逸翮而思振
戾臣山而東顧美相公之前伐嗟踐虜之將糜熾餘
猋於海隙驅蛤稚於淮曲暴鰥孤於泗滨託末命[illegible]
[illegible]雲䕫靈武之北閣惟授旹之在晨當盛暑而選徒
肅巖威以振響漸溫滜而沾腴既雲撤於朐城遂席
卷於齊都叢四關其奚阻澌一變而是孚傷爽季之

崩弛長逝布以滔天假父子以詐愛借兄弟以僞恩
相魏武以譎狂究謨奮於東藩桴未譟於東鄙身已
斁於樓門審貢收於前說證所作於舊塗聆泗川之
浮磬覩夷水之蠙珠草漸苞於熾壤桐抳榦於嶧隅
慨禹迹於尚世惠遺文於夏書紛沍邁之淹留弭裒
古於舊章商伯文於故服咸徽名於彭殤朓靈壁之
魯峰投呂縣之迅梁想踏水之行詩雖齊汨其何傷
啓仲尼之嘉問告性命以依方豈苟然於迂論聆寓
言於達莊於是濫石橋登戲臺策馬釣渚息轡城隅
永感四山零淚雙渠怨物華之推驛慨舟壑之遞遷

謂祖宸之悠閟結幽思之方根感皇祖之徽悳爰識冲而量淵降儁明以鏡鑑廻風猷以昭宣㪚既庭於國雖恵有覃於黎元士頌詩於政教民謠詠於渥恩兼採芑之致美協漢廣之莪言疆虎氏之博翼濡雲經於所禁驅黔萌以緼崇取園陵而湮沦錫殘落於河內存淪胥於漢陰攻方城而折扃擾譙潁其誰任世關才而貽亂皆淂賢而興治救祖考之邦壞在幽人而枉志體飛書之遠情悟犒師之通識迨明達之髙覧契古今而同事核淵謨於潜機騁神鋒於雲旆驅斥澤而風靡虓坑谷而鳥竄中華免夫左衽江表

此爲緩帶既剋黠於肥六又作鎮於彭沛晏皇塗於國內震天威於河外埽東㴬而已寍指函崤而將泰值秉鈞而代謝寔大業之興廢心無忝於樂生事有像於燕恵抱明喆之不伐奉宏勛而是矜捐七州以爰来埽五湖以投袂屈盛積於平生申遠期於暮歲訪曩載於宋鄙採陽龜於魯經晉申好於東吳鄭馮威於南荆故反師於曺門將以塞於東㡯納五叛以長𤣥伐三邑以侵彭美函鉏之忠辭快韓厥之奇兵追項王之故臺迹霸楚之遺端挺宏志於總角奮英勢於弱冠氣葢天而倒日力核山而傾湍始飈起於句越中雷激於衡關興偏慮於攸咨忌即易於所難忌陳錦而莫照思反鄉而有歎且夫殺義害嬰懷豐疑緤造理屈而愈閉方怨天而衷悲對駿騅以猋憤傷虞姝於末詞陟亞夫之故營諒謀始之非託遭衰矗之崩綴值威炎之結絡迨晧㫖於阜陵猶謬覺於然諾眂一人於三傑豈在己之庸弱置豐沛而不舉故自同於狙玃㳂卞口而游歷迨函山而弭戀覲終古之幽憤裹元王之冲粹丁戰國之權爭方恬心於㪚肆學浮丘以就徳友三儒以成類潔流始於祊源累仁基於前美撰楚族之休烈傳芳素於来祀疆見

鬱於清虛悳致稱於千里或避寵以辭姻或遺榮而不仕政直言以安身駿絕才以喪己驅信㴬之成終表昧世之虧始悟介焉之已差則不俟於終日既防萌於未著雖念徳其何益爾乃孟陬蔟節雷隱蟄驚散葉黃柯芳蘤飾萌麥萋萋於旄丘柳依依於髙城相睢鳩之集河觀鳴鹿之食苹沂泗遠兮清川急龜冬近兮緒風襲風流蕙兮氷增瀾謌愁袪兮鑑戚顏愁盈根而緼際戚蔟條而成端嗟我行之彌日詩征邁而言旋何慶雲之優渥周雙七於此季陶逸豫於京甸違險難於行川轉埽弦而眷戀望脩墻而流連

頹闒鄴之遊清遲華鑾之凱旋穆淳風於六合溥洪
澤於八埏須賢愚於大小順規矩於方圓固四民之
後所宜稅稷於萊田苦邯鄲之難步庶行迷之易痊
長守朴以終稔亦拙者之政焉

逸民賦　謝靈運

於天唯舍唯用其見也則如遊龍其潛也則如隱鳳
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有酒則舞無酒則醒不明不晦
不昧不類蕭條穮首兀我春中弄琴明月酌酒餘風
御清風以遠路拂白雲而峻舉指寰中以為期望繫
外而延佇

怨曉月賦　謝靈運

臥洞房兮當何悅媚華燭兮弄曉月昨三五兮既滿今二八兮將缺浮雲褰兮收汎灧明舒照兮殊皎潔墀除兮鏡鑑房櫳兮瑩澈

羅浮山賦并序　謝靈運

客夜夢見延陵茅山在京之東南明旦得洞經所載羅浮山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羅浮正與夢中意相會遂感而作羅浮山賦曰

若乃茅公之說神化是悉數非億度灊單愷橘洞四有九此惟其七潛夜引煇幽境朗日故曰朱明之陽宮耀真之陰室洞穴之寶灊海靈之雲術伊離情之易結諒沉念之羅浮蔌潛夢於永夜若懇波而弃桴越扶嶼之細漲上增龍之合流鼓蘭枻以水宿杖桂策以山遊

嶺表賦

謝靈運

若乃長山[illegible]跨外内乖隔下無伏派上無夷迹[illegible]望岡而旋嶓鴻雁覩峰而反翮𣱼陟麓而踐坂遂升降於山畔顧後路之傾巇眺前磴之絶岍看朝雲之抱岫聽夕流之注澗羅石棊布怪譎橫越非山非阜如樓如闕班釆類繡明白若月蘿蔓絶攀苔衣流滑

長谿賦

謝靈運

潭結縈而澄清瀨揚白而戴華飛急聲之瑟汩散輕文之漣羅始鏡底以如玉終積岍而成沙

江妃賦　謝靈運

招魂定神洛神清思覃曩日之敷陳盡古來之妍媚矧今日之逢逆邁前世之靈異姿非定容服無常度兩宜歡嚬俱適華素於昔升月隱山落日映岐收霞歛色迴飈拂渚每馳情於晨暮矧良遇之莫叙投明璫以申贈覿色授而䰟與沉分湘岍延情蒼陰隔山川之表裏判天地之浮沉承嘉約於往昔寍叓貳於在今儻借訪於交甫知斯言之可諶蘭音未吐紅顏若煇留眄光溢動袂芳菲散雲轡之絡緯按靈輜而徘徊建羽旌而逶迤奏情管之依微慮一别之長絶眇天末而永違

孝感賦　謝靈運

舉高檣於楊潭眇投迹於炎州貫廬江之長路出彭蠡而南浮於昔月孟節季歲亦告暨離鄉眷壤改昔襄氣戀丘墳而縈心憶桑梓而零淚孟積雪而抽筍王斵氷以鱠鮮羨柔葉於枯木起春波於寒川頡微心之庸褊謝精靈於昭晰擁永慕而莫從曾遐感而靡徹

歸途賦 并序

謝靈運

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賦或欣在觀國或怵在斥從或述職邦邑或羈役戎陬事由於外興不自已雖高才可推求懷未愜今量分告退反身草澤經塗履運用感其心賦曰

承百世之慶靈遇千載之優渥匪康衢之難踐諒跬步之易局踐寒暑以推挾春桑梓以緬邈視簪帶於窮城反巾褐於空谷果歸期於願言獲素念於思樂於是舟人告辦佇楫在川觀鳥候風望景測圓背海向溪乘潮傍山悽悽送歸悠悠告旋皆旻穐之杪節天既高而物衰雲上騰而雁翔霜下淪而草腓捨陰漢之舊浦去陽景之芳蕤林乘風而飃落水鑒月而含輝發青田之枉渚逗白岸之空亭路威夷而詭狀山側背而異形停余舟而淹留搜縉雲之遺迹漾百里之清潭見千仞之孤石歷古今而長在經盛衰而不易

感昔賦

謝靈運

夫逝物之感有生所同頽年致悲昔思其速豈能忘懷迺作斯賦

相物類以迨已閔交臂之匪賒揆大耋之或遄指崦嵫於西河鑒三命於予躬恂行年之蹉跎於鶗鴂之先嗁挹芬芳而夙過微靈芝之頻秀迫朝露其如何雖發歎之早晏諒大暮之同科

傷己賦

謝靈運

嗟夫卞賞珍於連城孫别駿於千里彼珍駿以貽愛此陋容其敢擬丁曠代之渥恵遭謬眷於君子眺徂歲之驟經覩芳春之每始始春芳而詠物終歲徂而感己貌顦顇以衰形意幽翳而苦心出衾裯而載坐臨櫩幌以迴矚望步檐而周流眺幽閨之清陰想輕綦之往跡發綺䍩之餘音播芬煙而不燻張明鏡而不照許白華之絶曲奏蒲生之促調

入道至人賦

謝靈運

爰有名外之至人乃入道而館眞荒聰明以削智遁支體以遁身於是卜居千仞左右窮懸幽庭虛絶荒帳成煙水縱横以觸石日參差於雲中飛英明於對溜積氣盈而為峰推天地於一物横四海於寸心超埃塵以貞觀何落落此胷襟

辭祿賦　謝靈運

荷賞延之渥恩在弱齡而覃恵蒙聖達之眷顧浔弃閑以沈泄雖鏕羈之有𠘧恒遊奨而匪滞解龜紐於城邑反褐衣於丘窟頪人事於一朝與世物乎長絶自卒綴於朱絲奄二九於斯年服纓佩於兩官執鞭笏於宰蕃

月賦　謝荘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緑苔生閣芳塵凝榭悄焉疚懷不怡中夜乃清蘭路肅桂苑騰吹寒山弭蓋秋坂臨濬壑而怨遥登崇岫而傷遠於旹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沈唫齊章殷勤陳篇抽毫進牘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稱曰臣東鄙幽介長自丘樊昧道懵學孤奉明恩臣聞沈潜既義髙明既經日以陽悳月以陰靈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引玄兎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朒朓警闕朏魄示冲順辰通燭從星澤風增華台室揚彩軒宮委照而吴業昌淪精而漢道融若夫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菊散芳於山椒雁流哀於江瀨升清質之悠悠降澄煇之藹藹列宿掩縟長河韜映柔祇雪凝圓靈水鏡連觀霜縞周除氷淨君王乃厭晨歡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去燭房即月殿芳酒登鳴琴薦若乃涼夜自凄風篁成韻親懿莫從羇孤遞進聆臯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於是絃桐練響音容選歗徘徊房露惆悵陽阿聲林虚籟淪池滅波情紆軫其何託愬皓月而長歌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歎兮将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歌

響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又稱歌曰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陳王曰善乃命執事獻壽羞璧敬佩玉音復之無斁

舞馬賦

應詔 謝莊

日曆呈祥乾維効氣賦景阿房承靈天駟既秣苣以均性又佩銜以崇躅卷雄神於綺文畜奔容於帷燭覲其雙璧應範三封中圖玄骨滿燕室虛陽理競潛策紆汗飛赫沬流朱至於肆夏已升釆齊既薦始徘徊而龍俛終沃若而鸞眄迎調露於飛鍾赴承雲於驚箭寫秦坰之弭塵狀吳門之曳練夫驍騫之態未卷凌遠之氣方攄歷岱埜而過碣石跨滄流而軼姑餘朝送日於鹵阪夕歸風於北都尋瓊宮於倏瞬望銀臺於須臾

赤鸚鵡賦 載藝文　謝莊

徒觀其柔儀所踐頳藻所挺華景夕映容光晦鮮惠性生昭穌機自曉審國音於寰中達方聲於裔表及其雲移霞峙霰委雪飜陸離翟漸容裔鴻軒躍林飛岫[illegible]溢煙門煥若輕電集陽閣曄若天棲被玉園至於氣淳體浮霧下崖沉月圓光於綠水雲寫影於青林迴還風而舞翩落清露而調音

悅曲池賦 載藝文　謝莊

北山兮黛柏南谿兮頳石頳岍兮若虹黛樹兮如畫暮雲兮十里朝霞兮千尺步東池兮夜未久臥西窻兮月向山引一息於蒐內擾百緒於眼前

齊竟陵王高松賦 載藝文 王儉

山有喬松峻極青蔥既抽榮於岱嶽亦擢潁於荆峰若乃朔窮於紀歲亦暮止隆氷峨峨飛雪千里嗟萬有之必衰獨貞華之無已積皓霰而爭光延微飈而響起

靈丘竹賦 載藝文 王儉

霧丘渓沉蔓竹疑陰神根合拱楨榦百尋振芳條乎崑岳敷綠釆於高岑沿淮海而蔚映帶沮漳而蕭森志東南而擅美在淇衛而流音方靈壽而均茂儀菌桂而成林若乃青春受謝九埜舒榮綠蘋齊葉白芷抽[illegible]篁而特秀條擢潁而兼英霜皦鏡於原隰木衰疏於郊阡翠葉與飛雪爭釆貞柯與曾氷競鮮

書賦　載萟文　　王僧虔

情憑虛而測有思沿想而圖空心經於則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從風揺挺氣妍孊深功爾其隸明敏婉嫂絢備趍將擒文篚縟託韻笙簧儀春等愛麗景依光沉若雲鬱輕若蟬揚裯必昂萃約寔箕張垂端整曲裁邪製方或具美於片巧或雙競於兩傷形綿靡而多態氣陵厲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獻體也貴壯跡乘規而騁勢志循檢而懷放

桐賦　載萟文　　袁淑

越衆木之薰[illegible]勝禖𣗥之藻縟信爽幹以弱枝寔裏素而表綠若乃根冀條茂跡嚝心冲貞觀於會山之陽抽景於少澤之東被籍兮煌霞裹珮兮星虹儀丹丘之瑞羽栖清都之儤宮

穐晴賦載蓺文　袁淑

是月也聳嵒合朝夜分霆收耀虹戢文炎都褰埃旻寓滌氛曳悲泉之凝霧轉絕垠之嚴雲

華林清暑殿賦載藝文　何尚之

逞緜亘之虹梁列雕刻之華棟綢户翠錢青軒丹墀若乃奥室曲房深沉冥密始如易修終然難悉動微物而風生踐椒塗而芳質觴遇成宴暫游累日却倚危石前臨濬谷終始蕭森激清引濁涌泉灌於基扈遠風生於楹曲暑雖殷而不炎氣方清而含育哀鶬唳暮悲猿啼曉靈芝被崖僊華覆沼

海賦　載藉文　張融

爾其海之狀也則窮區没渚萬里藏岍控會河濟朝揔江漢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展轉從横揚珠起玉峰勢崇高岫形參錯或如前而未進乍非遷而已却却瞻無後向望何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若乃山横蹙浪風倒摧波磊若驚山碣嶺以竦石虆若飛煙奔雲以振柯連瑶光而交彩接玉繩以通華爾其奇名出錄詭物無書高岍　烏横開産魚蠵蠵瓊璚綺貝繡螺玄珠牙釆緑紫相華

木瓜賦　載藉文　何承天

美中州之佳樹表閑冶之麗姿結靈根以誕秀傾朝日以揚暉擢叢柯之冉冉布翠葉而𧇾蕤惟兹木之在林亦超類而獨劭方朝華而槃寔比沙棠而有擢當大夏之方隆愧微榦之纖橈豈隱樸以幸全固呈才而不效離衆用而獲寍永端己以厲操顧佳人之吊[illegible]投思歸以託好顧衛風之攸珍雖瓊琚而匪報

窮鳥賦　載藝文　　何遜

嗟窮鳥之小鳥意局促而馴擾聲遇物而知哀翮排空而不矯望絕侶於霞夕聽翔羣於月曉既藏志於雲霄遂甘心於園沼

舞鶴賦　　鮑昭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僊禽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迥之明心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揚音市日域以回騖窮天步而高尋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多方精含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煙華引圓吭之纖婉頓修趾之洪姱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厭江海而遊澤掩雲羅而見羈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嵗崢嶸而愁暮心惆悵而哀離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秊涼沙振埜箕風動天巖巖苦霧皎皎悲泉氷塞長河雪滿羣山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星翻漢迴曉月將落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鴈之違漠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唳清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始連軒以鳳蹌終宛轉而龍躍躑躅徘徊振迅騰摧驚身蓬集矯翅雲飛離綱別赴合緒相依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沓矜顧遷延遲暮逸翮後塵翱翥先路指會規翔臨岐矩步態有遺妍貌無停趣奔機逗節角睞分形長揚緩騖並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衆變繁姿參差洊密煙交霧凝若無毛質風去雨還不可譚悉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仰天

居之崇絶更惆悵以驚思當是昔也燕姬色沮巴童心恥中拂兩停丸劍雙止雖邯鄲其敢倫豈陽阿之能擬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

蕪城賦　鮑照

瀰迤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鴈門柂以漕渠軸以崑岡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轊人駕肩廛閈撲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研故能侈秦灋佚周令劃崇墉刳濬洫圖修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崪若斷岸矗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赬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澤葵依井荒葛罥塗壇羅虺蜮階鬬麏鼯木魅山鬼

野鼠城狐風嘷雨嘯昏見晨趨饑鷹厲吻寒鴟嚇雛伏虣藏虎乳血飡膚崩榛塞路崢嶸古馗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以頹直眎千里外唯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絶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轝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詞

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逕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
共盡兮何言

芙蓉賦　　鮑照

感衣裳於楚賦詠憂思於陳詩訪羣英之豔絕標高
名於澤芝會春陂乎夕張搴芙蓉而水嬉抽我襟之
桂蘭點子吻之瑜辭選羣芳之徽號抱茲性之清芬
禀若華之驚絕單薗陽之妙手測淲池之光潔爍彤
輝之明媚粲雕霞之繁悅顧林丘而非偶豈園桃而
能埒彪炳以蒨藻翀京而紅波青房兮規接紫的兮
圓羅樹妖媛之弱幹散菡萏之輕荷上星光而倒景
下龍鱗而隱波戲錦鱗而夕映曜繡羽以晨過結游
童之湘吹起榜妾之江歌備日月之溫麗非盛月而

謂何若乃當融風之暄溫承暑雨之平渥被瑤塘之
周流繞金渠之屈曲排積霧而揚芬鏡洞泉而含綠
葉折水以為珠條集露而成玉潤蓬山之瑤膏輝蔥
河之銀燭冠五華於傒草超四照於靈木褋衆姿於
開卷閱羣貌於昏明無長願之容止信不笑之空城
森紫葉以上擢紛湘蕊而不傾根雖割而琯徹柯既
解而絲縈感盛衰之可哀質始終而常清故其為芳
也綢繆其為媚也奔蔟對粒則色殊比蘭則香越汎
明彩於宵波飛澄華於曉月陋荊姬之朱顏笑夏女
之光髮恨狎世而貽賤徒愛存而賞沒雖凌羣以擅

奇終從歲而零歇

遊思賦　鮑照

雲徑兮海衢上潮兮送風穟水兮駕浦涼煙兮冐江暮氣起兮遠岈黑陽精滅兮天際紅波沄沄兮無庢山森森兮萬重平隰兮亘岈通川兮瀉壑仰盡兮天經俯窮兮地絡望波際兮曇曇眺雲間兮灼灼乃江南之斷山信海上之飛鶴指煙霞而問鄉窺林嶼而訪泊撫身事而識苦念親愛而知樂苦與樂其何言悼人生之長役捨堂寓之密親坐江潭而為客對蕪陵之遂貴眡零露之方白鴻晨驚以響湍泉夜下而鳴石結中洲之雲蘿託綵思於遥夕瞻荊吳之遠山望邛鄲之長陌塞風馳兮邊草飛胡沙起兮雁揚翮雖燕越之異心在禽鳥而同戚悵收情而抆淚遣繁悲而自抑此日中其幾昔彼月滿而將蝕生無患於不老奚引憂以自逼物因節以卷舒道與運而升息賤賣卜以當壚隱我畊而子織試愛秦王之奇勇不頓絶筋而稱力已矣哉使豫章生而可知夫何異乎叢棘

飛蛾賦　　鮑昭

仙鼠伺闇飛蛾候明均靈舛化詭欲齊生觀齊生而欲詭各會住以憑方凌燋煙之浮景赴熙焰之明光拔身幽草下畢命在此堂本輕死以邀得雖糜爛其何傷豈學山南之文豹避雲霧而巖藏

尺蠖賦　　鮑昭

智哉尺蠖觀機而作申非向厚屈非向薄當靜泉渟遇躁風驚起軒軀以曠跨伏累氣而併形冰炭弗觸鋒刃歷迕逢嶮蹶跡值夷舒步忌好退之見猜哀必進而為蠹每驤首以瞰途常佇景而翻路故身不豫託地無前期動靜必觀於物消息各隨乎背從方而應何慮何思是以軍算慕其權國容擬其變高賢圖之以隱淪智士以之而藏見笑靈虵之久蟄羞龍德之方戰理害濟而為尤事傷生而感賤苟見義而守勇豈專取於弦箭

觀漏賦　鮑昭

客有觀於漏者退而歎曰夫及遠者箭也而定遠非箭之功為生者我也而制生非我之情故自箭而為心不可馮者弦因生以觀我不可恃者年馮其不可恃故以悲哉況乎沈華密遠輕波潛耗而感神嬰慮者又自外而傷壽以是思生生亦勤矣乃為賦云

佩流歎於馳年纓華思於乔月結蘭茗以望楚弄參差以歌越撫凝肌於遷滯鑑雕容於鬢髮景有墜而易昏憂無方而難歇歷玫階而升隩訪金壺之盈闕觀騰波之吞寫眎驚箭之登沒箭既沒而復登波長

瀉而弗歸註沈穴而海漏射懸塗而電飛堙戶牖而知天掩雲霧而測晦創百齡於纖隱積千里於空微波崢嶸而行溢此冉冉而逾衰撫寸心而未改指分光而永違昔傷天之奔禽聞虛弦之顛仆徒嬰弥而知懼豈潛機之能覺惟主經之靃靡亦悲長而惟促横證古而秉心抱空意其如玉波沈沈而東注日滔滔而西屬落繁馨於纖草殞豐華於喬木對吴離而後歌據窮蹊而方哭雖接新之更傳嗇絕明之還續貫古今而并念信寡易而多難昔不留乎激矢生乃急於奔丸旣河源之莫壅又吹波而助瀾神怵迫而多慮心輱轅而歎歡望天涯而佇念擢椎劍而長歎嗟生民之永迷躬與後而皆恤死零落而無二生差池之非一理幽分於化前箕冥定於天秩與艾骨而招病猶剝膚而與疾情殊用而俱盡事離方而同失聊弭志以高歌順煙雨而沈逸於是隨秋鴻而汎渚逐春燕而登梁進賦詩而展念退陳酒以排傷物不可以兩大[illegible]無得而雙昌薰晚華而後落槿早秀而前亡姑屏憂以愉思樂茲情於寸光從江河之紆直委天地之圓方漏盈兮漏虛長無絕兮芬芳

埜鵝賦

鮑照

有獻埜鵝於臨川王世子愍其樊縶命為之賦其辭曰

集陳之隼以自遠而稱神栖漢之雀乃出幽而見珍此璞禽其何取亦厠景而承仁捨水澤之驩逸對鐘鼓之悲辛豈徇利而輕命將感愛而投身入長羅之逼脅恨高繳之樊縈歎離朋而別偶超煙霧而風行跨日月而遙逝忽瞻國而望城賤菲迹於瑤塗昇弱羽於丹墀瞰東西之繡戶眺左右之金扃貌纖殺而含悴心翻越而慙驚若墜[illegible]而隨谷怳不知其所寍惟君國之珍麗寔妙物之所殷翔海澤之輕鷗巢天宿之鳴鶡鶡程材於梟猛鸐體之雕文既敷容以照景亦選翮以排雲雖居物以成偶終在我以非羣望征雲而延悼顧委翼而自傷無青雀之銜命乏赤雁之嘉祥空穢君之園池徒慙君之稻粱願引身而翦迹抱末志而幽藏於是泝歲遂遠悵節方崇雲纏海岱風拂崤潼飛雲馳霰飄沙舞蓬遂視青池之礿涸望綠林之始空立菰蒲之寒渚託隻影而為雙究核啄而掩背悲結悵而滿胷處朝晝而雖念假外見而遷排涉修夜之長寂信專思而知哀風梢梢而過樹月蒼蒼而照臺冰依岍而早結霜託草而先摧斂雙翮於水裔翹孤趾於林隈情無方而雨集事有恨而星乖在俄頃而猶悼矧窮生之所褱聞循世之高賢澤無微而不均育草木而明義愛禽鳥而昭仁全殞卵而來鳳放亂麑而感麟雖陋生於萬物若沙漠之一塵苟全軀而畢命庶魂報以自申

傷逝賦　　鮑昭

晨登南山望美中阿露溥秋槿風捲寒蘿悽愴傷心悲如之何盡若窮煙離若剪弦如影滅地猶星殞天棄華寓於明世閉金扃於下泉永山河以自畢眇千齡而弗旋思一言於向昔邈衆代於古季逝稍遠而變體浸幽明而改昔覽篇迹之如旦婉遺意而在茲忽若謂其不然自惆悵而驚疑循堂廡而下降歷闈户而升基服委襟而襪帶器蒙管而韜緣志存業而遺績身先物而長辭豈重歡而可覿追前感之無期寒往暑來而不窮哀極樂反而有終燧已遷而禮革

月既逾而慶通心微微而就遠跡離離而絶容白日藹而回陰閨館寂而淺塵冀憑靈於前物佇美目乎房櫳徒望思以永久邈歸來其何從結單心於暮條掩行淚於晨風念沉悴而誰劇獨嬰哀於逝躬草忌霜而逼穐人惡老而逼衰誠衰耄之可忌或甘願而志違彼一息之短景乃累恨之長暉尋平生之好醜成黃壚之是非將滅耶而尚在何有去而無歸惟泰李之零落生有足而非夭觀龜鵠之千祀季能富而情少反靈質於二塗亂感悅於雙抱日月飄而不留命倏忽而誰保譬明隙之在梁如風露之停草髮迎憂而送華貌先悴而收藻共甘苦其幾人曾無得而偕老拂埃琴而抽思啟陳書而遐討自古來而有之夫何怨乎天澌

園葵賦　鮑昭

風暖凌開土胃永動游塵曝日鳴雉依隴主人拂黄冠拭藜杖布蹤種平圻壤通畔修直膏腴夷敞白埜紫帶豚耳鴨掌滿東陌鹵行三畦雨既區既鉏乃露乃映句萌欲伸蘖牙將散爾乃晨露夕陰霏雲四委沈雷遠震飛雨輕灑徐未及晞疾而不靡柔莩爰秀劉甲以解惟葉洋布弱陰竟抽萋萋翼翼沃沃油油下葳蕤而被逕乍參差而覆疇承朝陽之麗景得傾町之所投仕非魯相有不拔之利賓非二仲無逸馬之憂顧茲葵而莫偶並蘋藻之薦羞若乃儕老譚稼

女嫗歸桑拂此葦席炊彼穄粱甓壺援醯曲瓢卷漿乃羹乃瀹堆鼎盈筐甘旨蒨脆柔滑芬芳消淋逐水潤胃調腸於是既飫徹盤投筋回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近觀物運遠訪師聖聲數後彰律理前定烏非黔黑鶴豈浴淨波圓行而方止固得之於天性伊冬箑而夏裘無雙功而並盛遑然在心樂衛安命春風夕来穐日晨映獨酌南軒擁琹孤聽篇章間作以歌以詠魚深沈而鳥高飛孰知美色之為正

赭白馬賦　顔延之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豈不以國尚威容軍駁趫迅而已寔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是以語崇其靈世榮其至我高祖之造宋也五方率職四隩入貢秘寶盈於王府文駟列乎華廄乃有乘輿赭白特稟逸異之姿妙簡帝心用錫聖皁服御順志馳驟合度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襲養兼年恩隱周渥歲老氣殫斃於內棧少盡其力有惻上仁乃詔陪侍奉述中旨末臣庸蔽敢同獻賦其辭曰

維宋二十有二載盛烈光乎重葉武義粤其肅陳文

教迄已優洽泰階之平可升興王之軌既接訪國美於舊史考方載於往牒昔帝軒陟位飛黄服皁后唐膺籙赤文候日漢徹亨而天驥呈才魏德楙而澤馬效質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並榮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律所以崇衛威神扶護警蹕精曜叶從靈物咸秩暨明命之初基罄九區而率順有肆險以稟朔或踰遠而納貢聳王會之阜昌知函夏之充牣總六服以收賢掩七戎而得駿盖弃風之淑類寔先景之洪胤故能代驂鳥輿歷配鉤陳齒筭延長敭價隆振信聖祖之蕃錫留皇情而驟遭還觀與附筋樹

骨垂梢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協月異體峯生珠相遝
蹀超攄絶夫塵轍驅鶩迅於滅没簡偉塞門獻狀絳
闕昱剛幽燕畫秣荆越教敬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
舉惟帝惟祖爰游爰豫飛輶軒以戒澣環轂騎而清
路動五營使按部轂入鑾以節步具服金組兼飾丹
膺寶鋑星纓鏤章霞布進迫避迾却屬輦軫欵聳擢
以鴻鶩昔漫畧而龍翥弭椎姿以奉引婉柔心而詩
御至於露滋月肅霜戾飈登王子興言闡肆威稜臨
廣望坐百層料武藝品驍騰流藻周施餘鈴重設睨
影高鳴將超中折分馳迴埸角壯永埒別輦越羣絢
練變絶捷趫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節經玄蹄而雹
散歷素支而氷裂膺門沫赭汗溝走血踠迹迴唐畜
怒未洩乾心降而懒怡䆉人仰而朋悅姸變之態既
畢凌遽之氣方厲蹋鑣轡之牽制隘通䆉之圈束眷
西極而驤首望朔雲而蹀足將使紫鸞騈衡緑虵衛
轂纖驪接趾秀騏齊千覲王母於昆墟要帝臺於宣
嶽跨中州之轍迹窮神行之軌躅然而覩於遊畋作
鏡前王肆於人上取悔義方天子乃輟駕迴慮息徒
解裝鑒武穆憲文光振民隱修國章戒出豕之敗御
惕飛鳥之跱衛故袛慎乎所常忽敬備乎所未防輿
有重輪之安馬無泛駕之佚處以濯龍之奥委以紅
粟之秩服養知仁從老得卒加獎惟枚仆質天情周
皇恩畢辭曰惟直惠動天神物儀兮於昔駔駿充階衢
兮稟靈月駟祖雲螎兮雄志倜儻精權奇兮既剛且
淋服鞿羈兮効足中黄徇驅馳兮顧終惠養蔭本枝
兮竟先朝露長委離兮

寒蟬賦載藝文　　顏延之

如蕭瑟以攢唫終嬋媛而孤引越客發度障之歌代馬衰首燕之信不假緌於范冠豈鏤體於人爵析清颸而不淪團高木以飄落

白鸚鵡賦載藝文　　顏延之

雖言禽之末品妙六氣而克生往祕奇於鬼服來充美於華京恨儀鳳之無辯惜晨鷺之徒暄思受命於黄髮獨含辭而採言超交河之榮漢出天山之無垠既遠美於天居亦儷景於雲阿漸惠龢之方渥綴風土而未訛服璅翮於短衿仰梢雲之喬柯覬天綖之一布漏微翰於山阿

行殣賦 載藝文 顔延之

嗟我来之云遠覩行殣於水隅崩朽棺以掩壙仰枯顙而枕衢資洪醴以舍奠酹水草之遂儲撫躬中塗太息蘭渚行徘徊於永路昔悄愴於川侶

廬山賦 載藝文 支曇諦

昔哉壯麗峻極氤氳包霧奇以藏器蘊絶峰乎青雲景澄則巖岫開鏡風生則芳林流芬嶺奇故神明鱗萃路絶故人跡自分巖清升山於玄崖世高垂化於郢亭應眞陵雲以踞峰眇忽翳景而入冥咸豫聞其清塵紗無得之稱名也若其南面巍崛北背迢帶懸霤分流以飛湍七嶺重嶂而疊勢映以竹柏蔚以橦松縈以三湖帶以九江嗟四物之蕭森爽獨秀於玄冬美二流之潺湲津百川之所衝峭門百尋峻關千仞香爐吐雲以像煙甘泉涌霤而先潤

赴火蛾賦 載藝文　　支曇諦

悉達有言曰愚人貪身如蛾投火誠哉斯言信而有徵也翔無常宅集無定栖類聚羣分麼合電分因溫風以舒散乘遊氣以徘徊於是朱明御節旹在盛陽天地鬱蒸日月昏茫爛曜廷寓燈朗幽房紛紛羣飛翩翩來翔赴飛燄而體燋投煎膏而身亡

枇杷賦 載藝文　　周祗

昔魯季孫有嘉樹韓宣子賦譽之屈原離騷亦著橘賦至枇杷樹寒暑無變負雪揚華余植庭圃遂賦之云

名同音器質貞松竹四序一采素華冬馥霜雪潤其緑葉商風理其勁條望之冥濛即之疎寥

月賦　周祗

二氣理化精者能鏡陽淂一以朗旦月代終而夕映其狀也氣融潔而照遠質明潤而貞虚弱不㢘照清不激汙

秋夜長賦　戴𦙶文　謝琨

秋夜長兮雖欣長而悼速送晨暉於㢧嶺迎夕景於東谷夜旣分而氣高風入林而傷緣鸞翩翩以辭寓雁邕邕而南厲

穐夜長賦 載蓺文　　蘇彥

晨暉電流以西逝閑宵漫漫其未央牛女隔河以延佇列宿雙景以相望輕雲飄霏以籠朗素月披曜而舒光昔禽鳴於庭柳節蟲唫於户堂零葉紛其交萃落英飃以散芳覩遷化之遒邁悲榮枯之靡常貞松隆冬以擢秀金菊吐翹以凌霜

浮洋賦 載蓺文　　蘇彥

余嘗汎舟遊觀鼓檝川湖覩浮洋之飄浪乃觸水而自居體任適以應會亦隨遇而靡託伊弱卉之無心合至理之冥符

悲秋夜賦 載藝文　　何遜

欣莫欣兮春日悲莫悲兮穐夜伊秋夜之可悲增沉哀於遠情歎授衣於豳詩感蕭瑟於宋生天廓廓兮髙氣凄肅兮厲清宵泝陰兮歸飛雁哀陽兮寒鳴凝條兮濯濯露[illegible]葉兮泠泠

穐哀賦 載藝文　　伏系之

於是景寓肅澄風高木歛凄氣夕哀零露晨湛澤收潤而草枯葉騤墜而進掩雁偕来以希陽鸞遊逝而投險豈微物之足哀傷頹齡之告漸

穐爵賦 載藂文　沈勃

於昔朱雲弛扆金祇御崇菊圖縟於園沼橘倒飾於池側草攺狼而傾贊林代狀而揺帶潬潊氣而威崗露危光而嚴蔥

芍藥花賦 載藂文　王微

原夫神區之麗草兮憑厚惠而挺援翕光液而發藻兮颸[illegible]暉而振秀

楚鷺賦載藝文　　王微

翾翾雙鷺體蕞羽微鯀鳴愧雁麗采慙翬仰鵠推高矚隼慚威遵音弄音假日于飛爾乃湛澹揚瀾俛仰■疇心矜遠楚意惕近洲

籍田賦載藝文　　任豫

瞻望圭景咫尺三川緬彼帝籍百有餘李映至德於盛位儷列㲺於徵辰紆汾陽以昧旦信尭心而禹勤史奉載耜之禮民奏舉趾之歌膏壤千畞與式旣同區勢平昜畎陌修通堤擕丘澤眺嶺面松

圓榹賦 載萩文　牟輯之

嘵王母之奇果特華寔兮兼副旣陶照之夏成又凌寒而冬就嘵摃砬兮難拔亦晚枯兮先蕆農黄品其味漢帝驚其珍林休反泮之牛宅樹同惡之神景斃勇於不足彌增罪於甘分雖無言兮成蹊叵充肴於魏君肯令載始周南中章晬擇有制樂齊惟良魯拂摳以悔荊楚供弧以事王

安石榴賦 載萩文　顔測

風觸枝而飖颻雨淋條而殞芬環青軒而燧列繞翠波而星分睠栖翡之失榮顧鄙霞之無文

擬風賦載藝文　　王融

蒼兮日采之既移忽兮羣景之將馳靡輕筠之碧葉汎曾松之翠枝總高羽而蕭瑟韻珠露之參差烈烈士之英風長寥亮其如斯

應竟陵王教桐樹賦載藝文　　王融

梧桐生矣於邱岫之曾隈儀龍門而揮榦佇鳳羽以抽枝從楚宮而留稱藉溜館以翲聳直不繩而特秀圓匪規而天成同歲草以萎暮共辰物而滋榮豈遠心於自外寍有志於孤貞

贈任昉感知己賦　載藝文　　陸倕

夜申旦而不寐獨宴坐而怨咨命僕夫而夙駕指南館而為期學窮書府文究辭林既耳聞而存口又目見而登心似臨淄之借書類東武之飛翰軫工遲於長卿踰巧速於王粲固乃度乎子而越孟堅何論孔璋而與公幹或欲涉其涯涘求其界畔則浩浩淼淼彪彪淵淵譬長鋏於鞘中若龍淵與蜀漢濟濟冠蓋祁祁儁逸有竊風以味道咸交臂而屈膝或望路以窺門空升堂而入室彼春蘭及秋菊尚無絶於衆芳紛虛仁與襲義信遼遼兮未央言追意而不逮辭欲盡而復忘竊仰高而希驥忽脂車而秣馬既一顧之我隆亦東壁之余假似延州之如舊同伯喈之倒屣附蒼蠅於驥尾託明鏡於朝光謂虛無而為有布籍甚於游揚於是柔條颯其成勁白露變而為霜歲忽忽而遒盡憂與愛兮未忘聚落葉於虛室聽羈雀於枯楊忧鬱悒其誰語獨撫抱而增傷託異人以蠲憂類奇文而愈疾索黄瓊之寄居造安仁之狹室車出門其已歡無論銜桮與促膝譬郄子之唫松故未寒而能慄徒納壤以作高陋吞舟而為固恒墨子之愛兼逢太丘之瀰廣陪九萬以齊征激三千而同上識公沙於杵臼拔孝相於無名非夫人之為惑孰云感於余情指北芒以作誓期鬱鬱於佳城

思田賦載藝文　陸倕

歲聿忽其云暮 迮草颯以萎黃 風颾颾以吹隟 燈黯黯而無光 獨展轉而不寐 何增歎而自傷 於是踟躕徙倚 顧景興衷 魂傥傥以至曙 綴寸想於田菜 波五畝其焉在 乃爰洎乎江隈 出郚門而東騖 入溆浦而南廻 爾乃觀其水陸物產 原隰形便 林藪梃直 丘陵帶面 臨九曲之廻江 對千里之平甸 風去蘋其已開 日登桑而先見 聽啁哳之寒雞 弄差池之春鸞 臨場圃以築館 對櫺軒而鑿池 集游泳於階下 引朝泒於堂垂 瞻巨石之前却 玩激水之推移 襍青溆之靃靡 拂細栁之長枝 感風燭與石火 嗟民生其如寄 茍有胷而無心 必行難而言易 幸少私而寡欲 兼絶仁以棄智 忽學步而學趾 又追飛而厲翅 瞻鹿囿而竊高 仰疆臺而慕義 歷四昔於遊水 馳三稔於申臂 望歸流而載衷 情鬱悒其何寘

菊賦載藝文　卞伯玉

佇寒丘以彌望 覿中霜之軟菊 肇三春而衷芬 凌九穐以愈馥 不伇苦而淪操 不在同而表淋 傷衆花之飄落 嘉兹卉之能靈 派勁莂以揚淥 含凝露而吐英

薺賦　載藝文　　卞伯玉

終風埽於暮節霜露交於秋穐有萋萋之綠薺方滋繁於中丘

新宮賦　載藝文　　邢子才

擬二儀而構路寢㴱三山而起翼室何大廈之耽耽而斯千之秩秩豈函京之足偉故東都之所匹爾其狀也則瓌譎屈奇瀾漫陸離嵯峩崔嵬巉巖參差若吝雲之乍舉似鵬翼之中垂布菱華之與蓮蔕咸反植而倒施若承露而將轉似含風而欲披土成黼黻木化蛟螭布紅紫之融泄閉朱黄之赫曦獸狂顧而猶動鳥將騫而中疲木神水怪海若山祇千變萬化殊形異宜陰梁北注陽烏南施百榼列倚千櫨代支或據險而形固或居安而勢危

孝思賦 載藝苑文

梁武帝

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踐霜露而悽愴衆感殺而涕零仲由念枯魚而永慕吾丘感風樹而長悲雖一志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至如獻歲發揮春日載陽木散百華草列衆芳對樂昔而無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啓節白日朝臨木任甘果樹棲清陰不娛悅於衆抱唯罔極而纏心寒氷已結寒條已折旅雁鳴而哀哀朔風鼓而烈烈無一息而緩念與四旹而長切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涼氣入衣淒風動衆心無

迫而自切情不觸而獨傷靈虵銜珠以訓志慈烏反哺以報親在蟲鳥其猶爾況三才之令人

圍棋賦 載藝苑文

梁武帝

圍奩象天方局灋地枰則廣羊文犀子則白瑤玄玉方目無斜直瀏不曲爾乃建將軍布將士列兩陣駈雙軌徘徊鶴翔差池鸎起用忿兵而不顧亦馮河而必危癡無成術而好鬪非智者之所為運疑心而猶豫志無成而必虧今一棊之出手思九事而為防敵謀斷而計屈欲侵地而無方不失行而致寇不助彼而為強不讓他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亡落重圍而計窮欲佻巧而行促劇踈勒而走遽甚白登之困厚或龍化而超絕或神變而獨悟勿膠柱以調瑟專守株

而待兔或有少棊已有活形失不為悴得不為榮若有苦戰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損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東凶馳走左右周章善有翻覆多致敗亡雖蓄銳以將取必居謙以自牧譬猛獸之將擊亦俛耳而固伏若局勢已勝不宜過輕禍起於所忽功墮於垂成至如玉壺銀臺車廂井欄既見知於曩日亦在今之可觀或非劫非持兩懸兩生局有衆勢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雙涉戲之近事亦臨局而應悉或取結角或營邊鄙或先點而下或先撒而危故君子以之遊神先達以之安思盡有戲之

要微窮情理之奧秘

眼明囊賦　載藝文　梁簡文帝

俗之婦人八月旦多以錦翠珠寶為眼明囊因競凌晨取露以拭目聊為此賦

爾乃裁兹金鏤製此妖飾緝濯錦之龍光剪輕羃之蟬翼襟花勝而成疏依步搖而相通明金亂襟細寶交陳義同獻勝欣此節新擬林花於歲首學天桃於暮春

鴛鴦賦 載藝文

梁簡文帝

朝飛綠岸夕歸丹嶼顧落日而俱唫追清風而雙舉昔排荇帶乍拂菱花始臨涯而作影遂蹙水而生花亦有佳麗自如神宜羞宜咲復宜嚬既是金閨新入寵復是蘭房淂意人見茲禽之棲宿想君意之相親

鵁鶄賦 載藝文

梁簡文帝

飲三芝之湑露食六草之英芳似金沙之符采同錦質之款章紅毛覆臆翠鬣垂心浴波泳渚浮廣戲深臨高舞翮映淺弄音逐餘暉而顧景乘清吹而微唫

修竹賦 載藝文　梁簡文帝

玉潤桃枝之麗魚腸雲母之名日映花美風動花輕

香賦 載藝文　梁簡文帝

奚茲先生問於何斯逸士曰夫三端所貴三寸著名故微言傳乎往記緘說表乎丹青魯譚唉而軍却王言詠而瑞隆陸有千金之富周為一說之功復有構扇之端讒諛之迹黜紫凌朱飛黃妬白吾將欲廉便辟之交遠巧佞之友殄張儀之餘燼蕪秦之後粉虞卿之白璧碎漢王之玉斗然後浮偽可息淳風不朽

大壑賦 載菀文 梁簡文帝

渤海之東不知幾億大壑在焉其深無極悠悠既湊滔滔不息觀其浸㕷壯其呑匿歷詳衆水異導殊名江出濯錦漢吐珠璜海逆旹而不遁河遇聖而知清嗟乎使夫東山之水積天漢之流馳彭潛與渭濕俱臻四瀆與九河同至余乃知巨壑之難滿尾閭之為異

箏賦 梁簡文帝

江南之竹美玉有鳴鳳之簫焉洞陰之石泬大有遊傈之磬焉若夫排雲入漢之美含蔚䲒微之奇羅雍祠之麗響絕漢殿之容儀別有泗濱之梓聳幹孤峙負陰拂日停雪栖霜嶔崟岩崿玄嶺相望寄丹崖而茂采依青壁而衆芳奔雹碭突而彌固嚴風猗抆而無傷逸畏峰趾人羣罕至乃命夔班剪而成器隆殺得宜修短合思矩制端平雕鏤綺媚既而春桑已舒暄風晻曖丹鳥成葉翠陰如黛佳人採掇動容生態值便君而有辭逆秋胡而不對里閭既返伏食蠶饑五色之縿雜亂八熱之增方治異東垂之埜繭非山經之滬絲於是制絃擬月設柱方旹若夫鏗鏘奏曲溫潤初鳴或緋徊而蘊藉或慷慨而逢迎若將連而類絕乍欲緩而頻驚陸離抑按磊落縱橫奇調間發美態孤生若將往而自返似欲息而復征聲習習而流韻旹怦怦而不竑如浮波之遠鶩若麗樹之爭榮譬雲龍之無帶如笙鳳之有情學離雕之弄響擬翔鴛之妙聲朱絃在手擊重還輕爾其曲也雅俗兼施諧雲門與四變襍六列與咸池王讚既工阮賦亦奇曹后聽之而懽讌謝相聞之而涕垂至若登山望別

之心臨流送婦之自隴葉夜黃關雲曉伏覩獨雁之
寒飛望交河之水縮聽鳴箏之弄響聞絲絃之一彈
足使遊客戀國壯士衝冠若夫楚王怡蕩楊生娛志
小國寡民替鄣無事乃有燕餘麗妾方栖璧李本住
南城經移東里納千金之重聘擅專房之宴私方美
珥而不減擬甘橘而無啗閒削成於斜領嬰玉綴於
鉛脂度玲瓏之曲閣出翡翠之香帷腕凝紗薄珮重
行遲爾乃促筵命妓御觴置酒耳熱眼花之娛千金
萬季之壽白日蹉跎昔淹樂久玩飛花之度窓看春
風之入柳命麗人於玉席陳寶器於紈羅撫鳴箏而

動曲譬輕薄之經過黛眉如埽瞍睇成波情長響怨
意蕭颯多奏相思而不見唫夜月而怨歌咲素彈之
末工疑秦宮之詎蘇若夫釣竿復蔟蛺蜨初揮動玉
匣之餘怨鳴陽鳥之始飛遂東趨於鄭女蘇卤舞於
荆妃足使長廊之延虛墜梁上之塵染衣鱓魚遊而
不沒白鶴至而忘婦於是手餘音未盡新弄縈纏參
差容與顧纍流連落横釵於鬢下斂裾衫於膝前乍
合猜而移柱或斜倚而續絃照瓊環而俯捻度玉尺
而徐牽見微嚬之有趣看巧咲之多妍抗長唫之靡
曼襍新歌之可憐詞曰季黍花色嬌足侍邊君傍影

入著衣鏡裙含辟惡香鴛鴦七十二亂舞未成行故
迺宋偉綠珠之好聲文君慎女之清角上掩面而不
前言翦輝而耻學寔須立之麗人乃入神之佳樂

悔賦并序　梁簡文帝

夫機難預知知機者上智智以運已迷已者庸夫故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又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傳曰九悳不愆作事無悔是以鄭國盗多太叔之恨表衛風義失宣公之刺彰無將詠興龍事書作季文再思而未可南容三復而不暇余以固陋之資慎履冰之誡竊服楚王之對每徵后稷之詩觸類而長乃為賦曰

默默不怡恍若有遺四壁無寓三階寡趣月露澄曉風柳悲暮連鶴雙舞檐鳥獨赴幃林宗之巾馮南郡之几玄悳之眊聊蕭子安之嘯背趣靜思悔吝鋪究前史弔古傷今驚憂嘆圮成敗之蹤得失之理莫不關此令終由乎謀始棄吝言於頓立重前非於遽子蹟夫發卓之人豈止一途而已至如秦兼四海之尊握天下之富混一車書鞭笞寓宙胡亥之寄已危萬代之祀難構阿衡失責成之所趙高秉棟梁之授拒諫逞刑戮宰誅守矜上林之戲馬嘉長陽之射獸囁呫禁中之言欺侮山東之寇及其祠崇涇水作釁夷宮徒希與妻子伍不顧與黔首同信壹絕於凶醜何前謀之不工至如下相項籍才氣過人拔山靡類扛鼎絕倫聲駕盛漢勢壓餘秦鉅鹿有動天之卒轅門有屈膝之賓既刓有功之印亦疑奇計之臣唱雞鳴於垓下泣悲歌於美人抱烏江之獨愧分漢騎之餘身部右失位徒馭而亡尚悲殘糗獨飲餘漿枕畚空臥伏軾衆傷魂飄原埜骨餌豺狼楚王剣鶴播徙南地銚管徒鳴才人空置豈輜車之足榮匪射獵之娛意幽泉斯即白日何冀齊喜納君恃功肆寵衛侯厭蹟忠臣憤勇昏迷靡悟敗不旋踵商君被執李斯赴收身居關下命厄秦囚追傷用濩之弊還思不諫之尤亦何解於今酷終無追於昔謀伯卓跋扈豺目為輔弒君梟子誅李害杜虐恩販寵怨庶虐人殺朝政之聰察害上書之烈臣榮曬子於阿尹肆貪濁之淫威樹姦黨於宮禁察人主之纖微卒其膏鈇潤鉞寘纆逢徽壯武英逸才為肯出陸離儒雅照爛文筆江東啟吞併之籌幽州著褒遠之術運鍾毀晃昔屬傾頹鋪鳴水淵日黑山遷留下之謀不決忠良之戮已纏台燿之災雖啓鵩鶵之賦徒然士衡文傑綽有餘裕氣含珠璧情蘊雲霧志關沉隱心躭進趣偃茲猛衆臨此勁兵抗言孟玖肆此孤貞戕辭已切墨幔徒縈形殞河上心憶華亭若夫楊惲狂言灌夫失志卒

其殞命埋軀傷形屬吏周君欣後裴子酣狂靳固紀瞻之妾眶臥季倫之房亦足以魂驚神爽悔結嫌彰已矣哉波瀾動兮味前期庸夫殺兮多自欺不遠而復幸無咦建功立悳有常基胄馳臆斷多失之前言往行可為師

舞賦　載藝文　梁簡文帝

酌蒲兆生柘觀命妙舞徵清彈卝髮礽笄參差俱集信身輕而釵重亦腰羸而帶急響玉砌而遲前度金扉而斜入似斷霞之照彩若飛鸞之相及既相看而縣睇亦含姿而俱立於是徐鳴嬌節薄動輕金奏巴渝之麗曲唱碣石之清音扇繞移而動步䠞輕宣而逐唫爾乃優游容豫顧眄徘徊強紆頻而失咲乍牒怨而成猜或低昂而失侶乃歸飛而相附或前異而始同乍礽離而後赴不遲不疾若輕若重眄鼓微唫迴巾自擁髮亂難持簪低易捧牽恃其思衆嬌知寵

玄虛公子賦 載藝文　梁簡文帝

有玄虛之公子輕娀喧俗保此大愚居榮利而不染豈勞色而能拘廻還四始出入三墳心溶溶於玄境意飄飄於白雲追窈冥而逍遥任文林而佚宕忘情於物我之衣縱志於有無之上不為山而自高不為海而彌廣

述羈賦 載藝文　梁簡文帝

奉明后之霑渥將遠述於衡楚歎雲霞之窅漫對江山之遥阻是首孟夏肖節雄風吹甸晚解纜手鄉津渧淫淫其若霰舟飃飃而轉遠覩帝都而裁見遠山碧暮水紅日既晏誰與同雲崔嵬而出岫江搖漾而生風奉璽言而遄邁改余王於江隈遵陽塗而中正軫悲心其若頽引領京邑瞻望弗遠戀逐雲飛思隨蓬卷觀江水之寂寥顧從流而東反

序愁賦　載梲文　梁簡文帝

情無所治志無所求不哀傷而忽恨無驚猜而自愁玩飛花之入戶看斜暉之度寮雖復玉觴浮椀趙瑟合嬌未足以祛斯耿耿息此長謠

阻歸賦　載梲文　梁簡文帝

觀建國之皇王選能官於前古元帝慈而布教豈齊聖而作輔伊吾人之固陋宅璇漢而自通躡九枝而耀景總六翮而摶風覊玄玦之略異逢玉弩之相驚頓天羅於八表騰雲驅於四溟蔑伏隴之雄氣耀策馬之高星地邇朔塲疆鄰北極瞻樹銑風胡天少色上月斜臨寒松遙直雲向山而欲歛雁疲飛而不息何愁緒之交加豈樹萱與析麻聞繁鉦之韻水聽流風之入笳終知客遊之阻無解鄉路之賒

梅友賦載藝文　梁簡文帝

梅花特早偏能識春或承陽而發金乍雜雪而被銀標半落而飛空香隨風而遠度挂靡靡之遊絲雜霏霏之晨霧爭樓上之落粉奪機中之織素乍開華而傍巘或含影而臨池向玉階而結彩拂網戶而低枝七言表柏梁之詠三軍傳魏武之奇於是重閨佳麗貌婉心閑憐早花之驚節訝春光之遣寒顧影丹墀弄此嬌姿春風吹梅畏落盡賤妾為此斂蛾眉花色持相比恒愁恐失時

列燈賦載藝文　梁簡文帝

何解凍之嘉月值蓂莢之盡開草含春而動色雲飛彩而輕來九微間吐百枝交布聚類炎洲跡同大樹競紅蕖之晨茂[illegible]丹螢之昏鷩蘭膏馥氣芬炷擎心寒生色淺露染光沉

對燭賦載藝文　梁簡文帝

雲母窗中合花釭茱萸幔裏鋪錦筵照夜明珠且莫取金羊燈火不須燃下弦三更未有月甲夜繁星徒依天於是揺同心之明燭施雕金之麗盤眠龍傍繞倒鳳雙安菖蒲傳酒坐欲闌碧玉舞罷羅衣單影度臨長枕煙生向果盤迴照金屏裏脈脈兩相看

採蓮賦載藝文　梁簡文帝

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荷華兮丹復紅臥蓮葉而覆水亂高房而出叢楚王暇日之歡麗人妖豔之質且棄垂釣之魚未論芳萍之實唯欲迴渡輕船共採新蓮傍斜山而屢轉乘横流而不前於是素腕舉紅袖長迴巧笑墮明璫荷稠刺密亟牽衣而綰裳人喧水濺惜虧珠而壞妝物色雖晚徘徊未反畏風多而榜危驚舟移而花遠歌曰常聞蕖可愛採擷欲為裙葉滑不留綖心忙無假薰千春誰與樂唯有妾隨君

蕩婦穐思賦 戴靴文 梁元帝

蕩子之別十季倡婦之居自憐登樓一望唯見遠樹含煙平原如此不知嶄路幾千天與水兮相逼山與雲兮共色山則蒼蒼入漢水則消消不測誰復堪見鳥飛悲鳴隻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况乃倡樓蕩婦對此傷情於是露萎庭蕙霜封階砌坐聽帶長轉看腰細重以秋水文波穐雲似羅日黯黯而將暮風騷騷而渡河妾怨迴文之錦君思出塞之謌相思相望路遠如何鬢飃蓬而漸亂心懷愁而轉歎愁縈翠眉斂啼多紅粉漫已矣哉穐風起兮穐葉飛春花落兮春日暉春日遲遲猶可至客子行行終不歸

穐興賦 梁元帝

秋何興而不盡興何秋而不傷傷二情之本背兎同來而匪方復有登山望別臨水送歸洞庭之葉初下塞外之草前衰攸征人與行子必承臉而沾衣紛吾間居有怡優游多暇乃息書幌之勞以命北園之駕爾乃從玩池曲遷坐林間淹留而蔭丹岫徘徊而搴木蘭為興未已升彼懸崖臨風長想馮高俯窺察游魚之息澗憐驚禽之換枝聽夜籤之響殿聞懸魚之扣扉將據梧於芳杜欲留連而不歸

臨𩙪賦　　梁元帝

火歇兮秋氣生風起兮秋潦清覽昔興而自淂聊飛轡而娛情遵二條之廣路背九仞之高城爾乃登長坂息余驥攬筆紓情沈唫屬思草色褋而香同樹影齊而花異遠峰迢遰縈沙斷絕雲出山而相似水含天而難別

玄覽賦載𥳑文　　梁孝元帝

歲次旃蒙月建司空變凌陰之呂扇廣莫之風蕭子寨惟九水作牧三宮迺旰衡而言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惟地為厚惟王國之粤我皇之握鏡寔乃神而乃聖陳六聯於八則弘九職於三令運旋樞而御宇執玉衡而齊政大矣廣矣無悳而稱俯緅翮於軒羲諒斗官於子奻包河圖與洛書括龍宮乎鳳紀超大悳於百王高鴻名於萬祀惟天縱於副后諭啓誦而惟背既倫儒於爾成復斷獄於長壽豈止丕莊屈膝將令班鄭棒幕譬斣樽而詩酌若懸鍾之須扣前喻

繫象之外聲高洙泗之右伊俯巳之顓愚謬聯導於天斣笙東門而畫埜創南國而分墟詔伯宗以為儐詰内史而策書用分茲於茅社從侯服而俾予類金獸以封建非桐珪以錫處爾其湘水之東即我龜蒙魏甘露而分邑吳太平而定中鎮麟山之崔嵬傍龍跡其穹窿金城高而相屬石燕起而依風豈連鑣於分陝羡追蹤於二公彼琅臺之作守有彭泗之嘉名殊並海之分地異魚石之所城經沈子之高墉蓋水運之堤封謝禮樂之千櫓閲武騎之輣衝軾錦車而前驁驅魚軒而繼蹤無復鸞歌鳳舞唯對綠柳青松

留吳宮之宿鸞響平陵之夜鐘飛余轡而齒征戍太眞之舊營鳴節鼓之金鐲屯戎車於石城戮滔天之封豕斬橫海之長鯨每輟書而歎息景楙悳之風聲從王役於鏡中浮文鷁而載鴻經謝亭而帳飲想彥伯之高風度五城而騁望見三冀之無窮故以飛雲蒼隼白鱧青桐金吾舍利鳴鶴紫宮眺方嶽乎雲間望赤坂之珠躬想眞長之送別褒思曠之還山峽檜檝而方遠波松舟而未閑倦旅泊於新丘同渭水之不流或千人而並唱乍萬人而相釣毀橋由於瑗度鑿空資於仲謀睇三茅之靈秘褒九轉之僊記紫臺

石室之文青首銀函之字獨有披霧之心彌軫凌雲之志捫般碑之愴望挹延州之高讓井甗沸而蛩壇勢崎嶇而任昂見傳巴之度曲聞安歌之浩唱想觀樂乎朝陽憶紆衣乎夕張迴余舲之美風聳余棹乎雲陽波桑梓之必敬況松榆之囂鄉將遊自於五湖乃浩覽於姑蘇臨閶門之跨水聳重闥而開都睇太伯之卜祀爰避國於句吳去齒游之樂政尊東夷之楷模昔渡谷水之陽尚想嘉禾之方壯慶亭於吳后雄樵李於越王觀泉亭之涌波崖巍巍而峩峩張素益而縈州輿馳白馬而越江汜鼓洪濤於萬里曾未

勁於纖羅及戾止乎東甌登王笥與銅牛山東武而逞集雁南海而飛浮巖亭亭其似益氣茗茗其若樓登舜橋而延首瞰禹井而淹留御史之狀猶在督護之門不修雖濫同於借寇愧人瘼之何求皇覽揆余之忠誠詔入謁於承明既攝州於淮海且作尹乎中京慕張生之謫伏挹邊延之勵精珥金貂而待問鳴玉佩而趨庭兼三河及三輔惣九緯乎九經揚王庭之俊選閑褒然於前則昔濫假於中台掌邦教之觀國乍南宮而薦士且右鄉而表悳判辟雍之樂語辯金馬之儒墨驅安居以騁望壯天居之麗極詳夫皇

王爰處本無定所堯都平陽舜在冀方玄王居亳成周卜洛故知黃旂紫益域中為天地之所合風雨之所會陰美氣之葱葱浮卿雲之靄靄聳梁山而成闕縈長淮而似帶昔者甘泉暉章平樂未央凌霄飛雨麒麟鳳凰九華仁壽百福明光玉階紫闥雕柱錦墻木蘭為棟文杏為梁溫臺冬煖櫳窻夏涼甲乙之帳庚辛之方亦有祇園之右齊之仁壽用擬舟航長為稱首日殿月宮金池珠叢七重迢遞千柱玲瓏虹橋左跨雁苑南通紫絳之堂臨水青蓮之臺帶風及夫曒光未旭更籌曙促循然陽燧之火尚執驪龍之燭

或帶桃花之綬乍響玄山之玉爰八命而建旟誠非親而勿居歷鳴鞭於龍角覆緹幕於熊車開轅門於淮渚泛艅艎之容與唫紫騮之長歌奏玄雲之疊鼓開右座而納文設左賔而投武既風起而雲飛復摧班而拉虜泛樓船而鬱紆憶霸楚之椎圖悲騅馬之不逝忘逐鹿之長驅豈烏江之天險資赤帝之神符於是途經濉壘水分當利彼吾王之連和延魏后之交質趙將軍之建節辛侍中之奉使亮咼足其何言限修江而為二泊九井而問津益六服之都會方函谷之設險譬魯陽之襟帶觀棄繻之裂帛見高車之

輔軑顧濡須之故壘每當食而忌飯鬭二虜於江干爭雨龍於修坂既凱捷而來旋逐鳴鐃而獨返彼銅山之可傷何驕容之無方巳築長洲之苑復寔海陵之倉遂稱兵而內侮宜朝起而夕亡原南陵以肇基始衡梯於士治戴為前茅之首寔表勤王之師同意汝之興謗成貝錦之凝疑良弓藏而高鳥盡入不謙而出不辭迅雷中而猶狎遇日吉而辰良祀公瑾以桂酒薦忠肅以椒漿賓討曹之英策益謀桓之秘方衣披披而屢舞神欣欣而樂康吊劉安於下雉聊載衆於惇吏或策杖而能飛或叱石而羊起將雞鳴於

天上遂埋寃於蒿里匪儇嘶之云偽益為仁其由已經釣臺而高邁過鄂渚而西浮變青門之三襲為黃歷之一丘城邊逵而中斷階坡陁而半留分沙羨而為鎮即開藩於安州路尚迷於巽軫舍兼分於斗牛觀滄浪之水清良信美乎濯纓嗟其釣而非釣復何慮而何營羌有願而不獲拂蘭橈而上征冬已謝而春辭聊方舟而水嬉着白沙而似雪望却月而成眉臨石渚其如鏡玩弱柳其猶絲停赤壁而延佇聊愴望而芳思吳水鄉之舟檝魏陸產之皐貔本吳長而魏短況地利與天時結憤風而炎上燎原火於驚颷

灰霧霏而擊馬箭參差而麗龜成班車之逸氣碎當塗於鹿麋分洞庭於吳上限東益於巴丘如淄澠之相別似涇渭之分流雖滔滔而直瀉終耿耿而橫浮想蘭香之薦枕褒娥媓之夜遊若夫子瑜設險之記閬遊遊湧之地既下車而蹊境早詢求於方志曉泊潛奉之津夕臨荒谷之寺居柳下而布恩坐棠陰而高晾班六條於案邑賢十部於從事每題輿於仲舉豈虛名乎叔治耤務隙於登臨乃紛吾之本志昔濆設羽蓋揚旌旆乘雕玉從貝帶浮雲起登高堂泛枉渚望涔陽剃棘生於龍門之下狐兎穴於馬牧之旁

臨章華而流眄見舊楚之凄涼試極目乎千里何春
心之可傷其舊渚宮也夾江帶阡布護并田通逵交
衢高門接連人要水心之劍家有給畊之田既追隨
而得性寔撫處而超然若平臺之中觀閣相通椎梁
渡水壯翼臨空金堤之路銅鞮之宮閣寫陵霄樓布
麗譙横走馬而為觀擬牽牛而作橋爾乃樕之榛栗
椅桐梓漆三色黄甘千户朱橘梔蔭井而成蹊萍浮
江而泛實蟬鳴枝而候稻范飛冠而吐密復有水庭
石髮山筋地骨書帶靳柚屏風牙蔹反魂長生靈壽
女貞金鹽玉豉堯韭舜榮交讓之目代謝之名忘憂

長樂梔杷鼓箏竹則篔簹緑箓交戰策皮淩沾虞后
龍還蔦陂便娟防露檀欒夾池聊右書而左琴且繼
踵於華陰彼門人之問衢各家求而有心先鉛摘於
魚魯乃紛定於陶陰識三家之云謬知五門之可尋
昔卿禀於皇黻計巴濮於裨儵乃稜威於筆墨出車
檻之云修觀月窻之入附覲日勒之來遊既席牙而
成號又龍頷而為侯仰皇恵之洪溉疑朱離於侏任
見白題之蹋鼓看烏孫之學琴獻桂條之良貴奉梔
枝之惟琛唯聚米於馬援晒畫地於臧旻彼蠢爾之
為鯁伊馮陵而未靜異黄金於黑山非緑林於青嶺

余喟然以指蹤寔濟寛而持猛負歩光之文劍驚漢
陽之夕景麾靈琚之左轉光玳簪而右參白雲生而
陣合紅塵起而軍暗於是驅驌驦命𩣡張迴翠蓋之
金爪臨絳宮之玉堂擬都護之戊己樸荆尸之甲裳
作齊軍之減竈敬燕師之臥墻觀田畯於虞澤命車
右而前驅猶從戎於細柳若驅馬於長榆矜猿鳴之
抱木傷兎走之依株每愀然而作色方載驅而轉軾
閲放麑而興憫對亂鱗而動惻别高宴於城隅駐五
馬而踟躕乃有青琴碧玉絳樹緑珠函河王豹東埜
縣駒蘭缸夕然合璧斜天照流風之迴雪映出水之

初蓮非吾心之所悦魯未始而流連濫叨榮於分陝
踰一紀之星躔子既生而冠字嗟留滞以迴邅罪臨
邅之瑞節觀楚黎之卧轍向穗梵之蒼茫對寒江之
幽咽散歸雲之鬱翁吐長風之飂飂聞遼遼之哀怨
聽胡笳之悽切慘余袂兮淚成行攀余轅兮不忍别
奉信珪而入朝驅駟馬而乘軺既總司於戎旅亦兼
餙於豐貂登隮嶠而目極忽平原之已超帶方遠之
九軌接馳衢之三條彼重門之擊柝憑霞起以建標
樵丹樓以藻井間青山於綺繚沓落星之嵸巃覩爍
火之迢遰鬱如蓬萊之臨滄海慓如崑崙之出絳霄

函夏之所覿江漢之所朝若夫天不愛衜地不愛寶
賓運紫逵華平朱草麒麟五色飛兎雙翼集我右圃
之旁遊我帝梧之側於斯者也天子郊禘於圓丘高
王簡於東漢邁金版於西周奏蒼璧而服大裘樂有
雲翹之舞牲非璽栗之牛設黃琮而禮地望方澤乎
神州節會咸池之琯晃無繁露之旒觀三農乎九穀
薦黍稷之穜稑命甸師而清塵詔封人而出宿敬青
壇而致虔勸翠耜而祈穀者季春之上巳臨祓禊乎
沼沚杏花笑於露寒林實浮於漾汜爰長久之御節
采日精於山趾天策夜而動星鉤陳朝而梭軓乎是

者也陪王軑飾金鑾駕騄駬曜翠羆燊倜儻控權奇
寶劍昭晰綠輯陸離乍俯馬足者仰月支見露烏之
占巽觀司南之候離習執鞭而珥筆雖日夕而忘疲
輿重明堂地景正陽乃八牕而四達開上員而下方
置陰墍之明水設珪瓚而盈觴許天官乎冢宰服端
委而辯方虔植物之蘊藻郁將饗之牛犉犗鴻私而
置傳復推轂而褰方泝鮫川於匯澤浴鵠塞於潯陽
何蠡川之浩浩而崖岫之蒼蒼其崖岫也盤紆峭崒
崽嶙鬱律峻極於天干霄秀出岑嶔崎巇鳥兎救虧
峆岈谿開背原面埜噴飛流於天末鼓雷霆於巖下

貸高館於雲中聯聚祠於星社離甍綺閣呀可畏其
欲落雲霧杳冥縈萬嶺而俱青照曜山莊岩嶢石梁
雁門餘帳隆安故床鏡臨江而分影鑪噴花而共香
若乃羽族徘徊察風應雷鴛鴦感嬰乾鵲知來露華
於嶋而爾侶卿環帶璧而合猜孔接影而飁颷鷁交
頸而偕鰓爾其彭蠡際天用長百川沸渭渝溢瀲灩
連延大則浩汗滉瀁細則澆灌潺湲遝硎颸之沸奏
彼所穀之無懲且摶搖以九萬乍高颺而三千其中
則有潑濟嘉魚鷺羽龍鬚戴星含石蒲身雄軀乍浮
圓鏡皆泛明珠穀蕩子之長信送倕人之短書恥觀

魚而為樂解舒雁於高繳必龔孔愉之龜當如噲叅
之鶴慷衝冠而發憤嗟吾人之施薄觀進退於我生
每篤靖而居貞羞為金谷之富不矯石閭之清每鞠
躬而遵節藉王衜之既平貴靜者人所便予淂之於
自然非三百之不足惜五十於豐年咲汗斜之行潦
喜甘雨於石田飛新梅於傴粉拂輕絮於房櫳月芝
抽而曉落燈花開而夜燃菊從風而金散荷帶水而
珠員已寤歌於析柳復行唫而採蓮課七分與六日
推兩地與參天夕章程而鈞股亦刺注而叅連幼增
藉以自娛迄方今而不渝雲氣之英之簡懸鉞倒雉

之書緘乎蒸栗之帙飾乎酸棗之珠擬河獻之留眞
希淳儒之席珍咲彭䛀之下士聊重義而自欣鑿戸
牖而長望混木雁而兼陳嗟今來而古往方絕筆於
獲麟

言志賦 載蓺文　　梁元帝

天文既表人文可觀知負扆之來易信握鏡之云難
差立極而補天驗璧合而珠連有庖義之八索稱朱
襄之五絃聞夏王之鑄鼎重農皇之播田雖車軌之
未同亶彌娩於棟隆戮封豕於海內斬長狄於區中
褱宿昔之璵璠並來遊於兎園悲元瑜之已逝歎靈
光之獨存想延賓於北閣因置酒於南軒聞鶯鳴而
褱友聽長笛其何言夙有尚於清靜叨再入於鄢郢
東窺文命之穴南望鴻崖之井遂撫運而登庸謬垂
旒而卷領雖有愧於前英每求衣於未明召司烜而
照夜觀執珪而蒲莛誠雖休以勿休寔旨酒之忘憂
絕何楊之紗舞㢸騄駒之善謳彼知止與知足復何
營而何欲柱何用於黃金案寧勞於青玉爾乃高步
北園用蕩囂煩桂偃蹇而臨棟石穹隆而架門對灌
木之修聳觀激水之飛奔澗不風而自響天無雲而
晝昏聞賓鴻之夜飛想過沛而霑衣況登樓而作賦
望褱海而思歸

鴛鴦賦　載箴文　梁元帝

青田之鶴晝夜俱飛日南之雁從來共歸雙飛兮不息自憐兮何極一别兮經年相去兮幾千雄飛入玄兎雌去往朱鳶豈如鴛鴦相逐俱棲俱宿勝林鳥之同心邁池魚之比目朝浮兮浪花夜集兮江沙萍隨流而慱岍綢因風而綴花見虹梁之春色復相鳴而戢翼蘭渚兮相依同盛兮同衰魂上相思之樹文生新市之機金雞玉鵠不成羣紫鶴紅雉■玉分顧學鴛鴦鳥連翩恒逐君

對燭賦　載箴文　梁元帝

月似金波初映空雲如玉葉半從風恨九重兮夕掩怨三穐兮不同爾乃傳芳酥揚清曲長夜留賓待華燭燭燼落燭華明花抽珠漸落珠懸花更生風來香轉散風度焰還輕本知龍燭應無偶復訝魚燈有鸞名燭火燈花一雙炷詎照誰人兩處情

採蓮賦 載蓺文　　梁元帝

紫莖兮文波紅蓮兮芰荷綠房兮翠蓋素實兮黃螺於昔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鷁首徐迴兼傳羽桮棹將移而藻挂船欲動而萍開爾其纖腰束素遷延顧步夏始春餘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船而斂裾故以水濺蘭橈蘆侵羅褠菊澤未反梧臺迥見荇濕霑衫菱長繞釧汎柏舟而容與歌採蓮於枉渚詩曰碧玉小家女來嫁汝南王蓮花亂臉色荷葉雜衣香因持薦君子願襲芙蓉裳

扇賦 載蓺文　　梁昭明太子

匠人之妙製女工之妙織九折翠竹之枝直截飛禽之翼雖復草木燋枯金沙銷鑠火山熾寒泉涸能使凄兮似龝隆暑斯卻

銅博山香鑪賦 載藝文　梁昭明太子

禀至精之純質產靈岳之幽深經般倕之妙旨運公輸之巧心有薰帶而巖隱亦霓裳而升僊寫嵩山之巃嵸爲鄧林之阡眠於昔青煙司寒紅光翳景翠帷已低蘭膏未屏炎焚內曜苾芬外揚似慶雲之呈色若景星之舒光信名嘉而用美永爲玩於華堂

鸚鵡賦 載藝文　梁昭明太子

有能言之奇鳥每知來而獲殺乍青質而翠瞇或體白而雪明喙前鈎而趨步翼高舉而翩翾足若丹而三布目如金而雙圓

芙蓉賦　戴莚文

梁昭明太子

色兼列綵體䋣衆號初榮夏芬晚花稀曜興澤陂之徽章結江南之流調

贈言賦　戴莚文

邵陵王

張雲麾悶望之美作牧南蕃維舟江漢留連飲餞㵐邁有期會面無日依依別袂悢悢江干古人贈別以言聊為贈言賦曰

昔人有感於知己深情投分如斯已矣相知勢利之間寔君子之所鄙靜言神交之際亦難得而具美豈直鮮其令終曾自聞其善始日踰久而益敬益惟一人者爾語同志而好合諒今古之皆然荀託御而自說徐因篘而請前況英轂與茂寔乃絶後而光先似臨渾而對鏡若披霧而覩天欽風顔之同己良佩服之在旃資淋美之上才超羣雄而獨峻寔既深於萬頃墻有高乎數仞思若神而泉湧文如華而玉振伊薄舡之固陋謬攝官於夏汭知美錦之難裁慮棼絲而易結𦍑中途而蹔止仰旌旆之踟蹰似悳星之東邁類祥雲之南徂亟晉連於河渚或終宴於城隅賞既延於賓友懽亦洽於僕夫嗟𡗝琯之易逝慨離袂之云促惜日車之不駐恨流影之難續觀善誘而不倦飡好音而未足佇浮雲之可寄顧無比乎金玉

傷往賦載藝文　蕭子範

彼蘭菊之芳茂及蕖槿之榮色終於邑手繁霜俱飄颻於路側引輕華之微珍猶見嗟於有識况猶立之妍媛信盈盈而挺植去倡家而來儀承君子之宴息摧麗容而思進豈蛾眉之肯抑詠美媵而自箴歌忠妾而為式痛妖姿之不留惜華年之中夭冀羆祥之永慶忽從飈而先標魂一逝而莫追夕有長而無曉惟君侯之惆悵覽遺物而霑巾帷半垂而將下尚彷像而疑真襄方士之良術顒有憑而致神

建安城門峽賦載藝文　蕭子範

原夫城門之所都廼設險於闔區艱難過於身勢嶫要甚於飛狐長湍一流而沸涌層山兩判而盤紆對巘雙分干霄帶雲怪石隨波而隱見枯槎横出而不羣顧瞻左右重巒接阜其間如礪其絕如斗千乘馳輪匹夫可守龍崧呀呷瀡浪揚華雁門飲羽函谷旋浣紗瓌詭豐隆質狀不同班黄糅采玄紫潛通水奔湍其如雷殻疾烈其如風樹任柯而翠鬱潭隱日而青

空

直坊賦載藝文

蕭子範

余以天監六年為洗馬十七年復直中舍之坊感恩懷舊悽然而作

歲惟奄茂清明送風承恩從官自府遊宮信吾生之多幸遭六合之大同何坊禁之寥閴對長廷之蕪永門幽幽而重閉室愔愔而內靜應曉刻而坐朝聽鳴鍾而自警雖生風於蠟燭終罕曜於陽景頗留連於九思恒懸勤於三省於昔也春果餘英夏條垂實發穹隆而起陰槐連拳而負日傍高墉之邐迤觀層扉之鬱律寫學宮於洛邵模畫堂於漢室臺榭千名傃靈閉出

家園三日賦

蕭子暉

春日暮止田家上巳昔將禊於九門節方郊於七里翕習習之餘風照遲遲之華景飛玄翮之上鸞舉丹冑之山雉聊結新而濯故式東流之前軌居免上漏椒非榛栗既無擇於爽塏曾不訪於凶吉右瞻則青溪千仞北覩則龍盤秀出與歲月而荒茫同林藪之蕪穢憺兹嘉月悅此昔良進散花藥傍插筠篁灑玄醪於沼沚浮絳棗於泱泱觀翠淪之出沒戲青舸之低昂

冬草賦（載藝文） 蕭子暉

有閑居之蔓草獨幽隱而羅生對離披之苦節反雜歲而有情若夫火山熾焰湯泉沸潟日悠揚而少色天陰霖而四下於昔直木先摧曲蓬多隕衆芳摧而萎絶百卉颯以徂盡未若玆草凌霜自保挺秀色於冰塗厲貞心於寒漸已矣哉徒撫心其何益但使萬物之後凋夫何獨知於松柏

反舌賦（載藝文） 蕭子暉

彼陶嘉之盛月氣依遲於池沼眷霏霏之花落愛翹翹之令鳥無榮辱之可因弄樞機而自表爾其㲉也喨唳罥結轖抑縈咽繁音瑣碎衆響攢巘或急轉赴機或緩引超節或洪纖共起或長短俱折意疑續而更斷詞當舉而忽乖聲憑林而逾厲響因風而益危

歲暮直廬賦　蕭子雲

日躔女度歲華▇云暮銜輕炭燥權重泉涸蔵玄武於太陰蟄螣蛇於高霧日臨圭而易落晷中杙而南倐疑寒氣於廣庭洞層陰於端庫風餐切而晚作雲滄浪而晦景霰的皪於彤庭霙葳蕤於丹屏韜罘罳之飛棟沒簷穛之高影始飄舞於圓池終停華於方井

郊居賦　沈約

惟至人之非已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洎咸得性以為場數因窟而獲騁鳥先巢而後翔陳巷窮而業泰嬰居湫而惠昌僑棲仁於東里鳳晦跡於卤堂伊吾人之褊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水而鱗藏固無情於輪奐非有欲於康莊披東郊之寥廓入蓬藋之荒茫既從堅而橫構亦風除而雨攘昔卤漢之標季余播遷之云始違利建於海昏創惟桑於江汜同河濟之重世踰班生之十紀或辭祿而反畊或彈冠而來仕逮有晉之隆安集艱虞於天步

世交爭而波流民失時而狼顧延亂麻於井邑曝如莽於衢路大地曠而靡容旻天遠而誰訴伊皇祖之弱辰逢時艱之孔棘違危邦而窘驚訪安土而移即肇胥宇而未方掩閑庭而宴息值龍顏之鬱起乃憑風而矯翼指皇邑而南轅駕修衢以騁力遷華扉而來啓張高衡而徒植傍逸陌之修平面淮流之清直芳塵浸而悠遠世衟忽其窊隆緜四代於茲日盈百祀於惟躬嗟獘廬之難保若霣籜之從風或誅茅而翦棘或既西而復東乍容身於白社亦寄孥於伯通迹平生之耿介寔有心於獨往思幽人而軫念望東

皋而長想本忘情於徇物徒羈紲於天壤應屢歎於
牽絲陸與言於世網事滔滔而未合志悄悄而無爽
路將彈而彌峭情薄暮而踰廣抱寸心其如蘭何斯
顧之浩蕩詠帰歟而躑躅眷巖阿而抵掌逢昔君之
喪悳何凶昏之孔熾乃戰牧所未陳寔升陑所不記
彼黎元之喋喋將垂斃而為餌瞻窮昊而無帰雖非
牢而被戮始歎絲而未覩終斷組而後值尋貽愛乎
上天固非民其莫甚授冥符於井翼寔靈命之所稟
當降監之初辰值積惡之云稔盜方割於下墊廊重
氛於上墋躬靡暇於朝食常求衣於夜枕既牢籠於

嫣夏又驅馳乎軒頊悳無遠而不被明無微而不燭
鼓玄澤於大荒播仁風於遐俗闢終古而遐念信王
猷其如玉值衢圖之盛世遇興聖之嘉期謝中涓於
初日叨光佐於此昔闢投石之猛志無飛矢之麗辭
排陽鳥而命邑方河山而啓基翼儲光於三善長王
職於百司競鄙夫之易失懼寵禄之難持伊前世之
貴仕罕紆情於丘壑譬叢華於楚趙每驕奢以相越
築甲館於銅駝並高門於北闕闢重扃於華閭豈蓬
蒿所能没教傳嗣於境壤何安身於窮地味先喆而
為言固余心之所嗜不慕權於城市豈邀名於屠肆

詠希微以考室幸風霜之可庇爾乃傍窮埜柢荒郊
編霜炎葺寒茅構棲喿之所集築町疃之所交因犯
檐而刊樹由妨基而翦巢決渟洿之汀濴塞井甃之
淪坳藝芳枳於北渠樹修楊於南浦遷蘧廡於蘭室
同肩墻於華堵織宿楚以成門籍外扉而為户既取
陰於迮樾又因籬於芳杜開閣室以遠臨闢高軒而
旁覩漸沼沚於霤垂周塍陌於堂下其水草則蘋萍
芡芰菁藻蒹菰石衣海髮黃荇綠蒲動紅荷於輕浪
覆碧葉於澄湖食嘉寔而却老振羽服於清都其陸
卉則紫鼈綠葹天著山韭雁齒麋舌牛脣䓍首布濩

南池之陽爛熳北樓之後或暮渚而芘地或縈窻而
窺牖若乃園宅殊製田圃異區李衡則橘林千樹石
崇則襍果萬株並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娛欲令
紛披翁鬱吐綠攢朱羅窻映户接霤承隅開丹房以
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紅英於紫蔕銜素蘂於青跗
其林鳥則[illegible]泊頡頏遺音下上楚雀多名流嚶襍響
或班尾而綺翼或綠衿而絳額好葉隱而枝藏乍間
關而來往其水禽則大鴻小雁天狗澤虞秋鷺冬鶬
修鷁短鳧曳參差之弱藻戲瀺灂之輕軀翅抨流而
起沫翼鼓浪而成珠其魚則赤鯉青魴纖鯈鉅鱯碧

綷朱尾修顱偃頷小則戲渚成文大則噴流揚白不興羨於江海聊相忘於余宅其竹則東南獨秀九府樞奇不遷植於洪水豈分根於樂池穠綢喰葉寒雀棲枝來風南軒之下負雪北堂之垂訪往塗之軫跡覩先識之情偽每誅空而索有皆指難以為易不自已而求足並尤物以興累亦昔士之所迷而今余之所避也原農皇之做始討厥播之云初肇變腥以粒食乃人命之所儲尋井田之往記考阡陌於前書顏箪食而樂在鄭高廩而空虛頃四百而不足畝五十而有餘撫幽衷而竭念幸取給於庭廬緯東菑之故

耜浸北畝之新渠無褰㩻於曉蓐不抱慼於朝蔬排外物以齊遺獨為累之在余安事千斯之積不羨汶陽之壚臨巽維而騁目即堆冢而流眄雖茲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宴驅四牡之低昂響繁笳之清囀羅方員而綺錯窮海陸而兼薦奚一攉之足偉委千金其如綫試撫臆而為言豈斯風之可扇將通人之遠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遷情而徙睇識方臯於帰津帶修汀於桂渚肇舉錘於彊秦路縈吳而款越塗被海而通閩褢三鳥以長念伊故鄉之可珍寔褰期於晚歲非失步於方春何東川之瀰瀰獨流涕於吾人謬

參賢於昔代亟徒游於茲所侍紱旄而齊轡陪龍舟而遵渚或列席而賦詩或班觴而宴語總惟一朝冥漠函陵忽其蔥楚望商飈而永難每樂愷於斯觀始則鍾石鏘鈜終以魚龍瀾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無算貴則景魏蕭曹親則梁武周旦莫不共霜霧而歇滅與風雲而消散眺孫后之墓田尋雄霸之遺武寔接漢之後王信開吳之英主指衡岳而作鎮苞江漢而為寓徒徵言於石槨遂延災於金縷忽蕪穢而不脩同原陵之膴膴盜知螻蟻之與狐兔無論樵芻之與牧豎睇東燃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薟昔儲之舊

苑寔博望之餘基修林則表以桂樹列草則冠以芳芝風臺累翼月榭重栭千櫨捷嶫百栱相持阜轅林駕蘭栧水嬉踰三齡而事往忽二紀以歷茲咸遺漫以蕩滌非古今之異昔回余眸於艮域覿高館於茲嶺雖混成以無跡寔遺訓之可秉始飡霞而吐霧終陵虛而倒景駕雌蜺之連卷泛天江之悠永指咸池而一息望瑤臺而高騁匪奐言以自夸冀神方之可請性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益望秩之所宗含風雲而吐潤其為狀也則巍峩崇崒喬枝拂日嶤嶷岩嶂隧石堆星岑崟峯屹或坳或平盤堅枕臥詭狀

琭形㧜嶝橫插洞冗斜經千丈喬仞三襲九成亘繞
州邑欹跨郊垧素煙晚帶白霧晨縈近循則一巖異
色遠望則百嶺俱青觀二代之塋兆覩摧殘之餘燧
成巔沛於虛豎康欽衿於虛器穆恭已於巖廊簡遊
情於玄肆烈窮飲以致災安忘衰而受祟何宗祖之
奇傑威橫天而陵地惟聖文之纘武殆隆平之可至
余世惠之所君仰遺封而掩淚神寢匪一靈館相距
席布騂駒堂流桂醑降紫皇於天闕延二妃於湘渚
浮蘭煙於桂棟召巫陽於南楚揚玉桴握椒糈俔臨
風以浩唱折瓊茅而延佇敬惟空路邈遠神蹤遐闊

念甚鷩飈生猶聚沫歸訬軫於一乘啓玄扉於三達
欲息心以遣累必違人而後豁或結撩於巖根或開
檽於木末室闇蘿蔦檐梢松栝既得理於蕪謝固忘
褱於饑渴或攀枝獨遠或陵雲高蹈因葺茨以結名
猶觀空以表號得忘已於茲日豈期心於來欵天假
余以大惠荷茲賜之無疆受老夫之嘉稱班燕禮於
上庠無希驥之秀質乏如珪之令望邀昔恩於舊主
重匪服於今皇仰休老之盛則請微軀於夕陽勞蒙
司而獲謝猶奉職於春坊昔言歸於隨寓聊暇日以
翱翔棲余志於淨國歸余心於衜場戢依墀而莫駭

魚物沼而不網徒迷塗於去轍篤後念於徂光晚樹
開花初英落葉或異林而分丹青乍因風而襍紅紫
紫蓮夜蔟紅荷曉舒輕風微動其芳襲余風騷屑於
園樹月籠連於池竹蔓長柯於簷桂蔟黃華於庭菊
氷懸熘而帶坻雪縈松而被埜鴨屯飛而不散鴈高
翔而欲下並昔物之可褱雖外來而非假寔情性之
所留滯亦志之而不能捨也傷余情之頹暮懼憂患
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懽殊方而並失昔復託情魚
鳥歸閑蓬蓽旁闕吳娃前無趙瑟以斯終老於焉請
日惟以天地之恩不報書事之官靡述徒重於高門

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其何言羞愧心之非
一

愍衰草賦

沈約

愍衰草衰草無容色顦顇荒徑中寒荄不可識昔昔兮春日昔日兮春風御輦兮佩實垂綵兮散紅巖䣶兮海岍水多兮霰積布緜容於寒皋■纖疏於危石彫芳卉於九衢霣靈茅之三脊風急崤澗難穩至客衣單既惕簷下菊復悲池上蘭飄落逐風盡方知歲早寒流螢暗明燭雁聲斷裁續霜奪莖上紫風銷葉中緑秋鴻兮疏引寒烏兮聚飛徑荒寒草合草長荒逕微園庭漸荒沒霜露日沾衣

擬風賦

沈約

若夫搖玉樹響金扉拂九層之羽蓋轉八鳳之珠旂昔卷瑤臺翠帳乍動佚女輕衣此蓋羽客之僊風也

愍塗賦 沈約

結榜舫渚思眺長嶼情依舊越身經故楚陂長路之多端伊客心之無緒懽因循而易失悲由心而難拒此江海之信遼知余思之方阻日掩長浦風埽聯艖疊雲凝情憤水騰華聽奔沸於洲嶼望掩曖乎煙沙依雲遊以知國極鳥濟以曉家免悽愴於羇離亦般勤於行路歎余塗之屢蹇奚前芳之可慕

傷美人賦 沈約

信美顏其如玉咀清哇而度曲思佳人而未來望餘光而躑躅拂螭雲之高帳陳九枝之華燭虛翡翠之珠被空合歡之芳褥言懽愛之可永庶羅袂之空裁曾未申其巧笑忽淪軀於夜臺伊芳昔之仲節夜猶長而未遽悵徙倚而不眠往徘徊於故處

憫國賦　　沈約

余生平之無立徒跡弛以自閑處闉城之堞堞溽無用於行間對僚友而不怡感悄顏而相顧畏高衢之比擬壯寥矢之南度駛潛師之夜過驚躍馬之晨呼矛森森而密竪旂落落而疎布旹雖紛其未巳歲功迫其將徂育素蟻於玄冑垂蓧髮於緆胡

高松賦　　沈約

鬱彼高松栖根得地記北園於上邛依平臺而養翠若夫蟠株聳榦之懿含星漏月之奇經千霜而得拱仰百仞而方枝朝吐輕煙薄霧夜宿迷鳥羈雌露鮮滋而不潤風未動而先知既梢雲於青漢亦倒影於華池輕陰蒙密喬柯布護葉斷禽蹤枝通猿路聽騷騷於既晚望隱隱於將暮愛平湖而漾青緑拂增綺而籠丹素於旹風急壟首寒浮塞天流蓬不息明月孤懸檀欒之竹可詠鄒枚之客存焉清都之念方遠姑射之想悠然擢柔情於蕙圃涌寳思於珠泉豈徒為善之小樂離徵之短篇若此而巳乎

桐賦　沈約

龍門之桐遠望青蔥專巖擅嶺或孤或叢枝封暮雪葉映晝虹杭蘭橑以栖龍拂雕窗而團露喧密葉於鳳晨宿高枝於鸞暮合影陽崖標峰東陸俯結玄陰仰成翠屋乍髣髴於行雨皆徘徊於丹轂遠齊綵於碧林豈慙光於若木

反舌賦　沈約

咨玄造之大惠播含靈於無小有反舌之微禽亦班名於庶鳥之嘉容之可說因繁聲以自表其聲也驚詭囀嘖縈紆雜亂駢浮迴合晶危瑣散或蔟曲無漸或收音去半既含意於將曉亦流妍於始旦襟沓逶迤般姚參差攢矯動葉促轉縈枝分宮析徵萬矩千規因風翅呼曳響生奇對芳辰於此月屬令余之遭暮劬城守之諠疲愛田郊之間素眷春物而褭之聞對音於延疏

麗人賦

沈約

有客弱冠未仕締交戚里馳騖王室遨遊許史婦而稱曰狹斜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月嬿婉如春凝情待價思尚衣巾芳逾散麝色茂開蓮陸離羽珮襍錯花鈿響羅幃而不進隱明燈而未前中步檐而一息順長廊而迴歸池飜荷而納影風動竹而吹衣薄暮延佇宵分乃至出閨入光含羞隱媚垂羅曳錦鳴瑤動翠來脫薄妝去留餘膩霑粧委露理鬢清渠落花入領微風動裾

天淵水鳥賦

沈約

天淵池上鳥雲集水漣漪單泛姿容與羣飛皆合離將騫復歛翮迴首望鶩雌飄泊出孤嶼未曾宿蘭渚飛飛忽云勸相鳴集池籞可憐九層樓光影水上浮本來輕止息遇此遂淹留若夫侶浴清深朋飜迴曠翠騣紫纓之飾丹冕綠襟之狀過波兮湛澹隨風兮迴漾竦臆兮開萍蹙水兮興浪

還林賦 載蒞文　丘遲

爰自京師言歸舊嶺今風古轍每動寸衷因事而書不覺成卷非謂為文聊記行途所經云爾

太皥弭節祝融聳駕炎鍾汎響青籥靜吹丘子税轅畿路總軸川湄悕魂故嶺結夢舊墀揆身世而載褱鏡古今而興辭驗雜傳於楊轍臨步改於墨絲匪追舉而辯命豈適尹而問著擔簦無白璧之想負書縻黑豹之悲纜解山潮首顧京滋仰絳埃之紛迴與素津之容裔岺嶢往來委蔭經過依俙子陵之釣髣髴滄浪之謌出入風霞游息雲露階伺禽飛窓髙月度踟躕七教徘徊五禮永窮帶於闗上長緝巾乎林庄

思賢賦 載蒞文　丘遲

豈顧問哉相然信兑斯則結淚念於撫翼跂雄飛而但起知我於財利之間何足多於鮑子目擊而潸存至味其如水未見其人吾聞其理矣夫子長之託意甘執鞭於異世在慈明之慕義聊慭馭而追悅況至悳之可師無兼衆以共弊有樂安之任子偉犖才而稱傑備百行之髙致該九流之洪藝諒可襟而非染迹每同而常别墻易入而難窺關無鍵而有閑思若神而泉涌翰如雲而積袂沉潛於褱抱之間蕭散於天人之際日下愧其未雙闗函慭於上喆紛吾既有此固陋荷君子之渥惠塵非府而分淚葉未移而好結尋宿草之宴處歷三紀於兹日性有同於杞梓心獲緩於丹漆文何屬而不辯理何疑而匪質問不休而鐘和答無窮而座謐

恨賦　江淹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華山為城紫淵為池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駕黿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魂斷宮車晚出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薄暮心動昧旦神興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置酒欲飲悲來填膺千秋萬歲為怨難勝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劍擊柱弔影慚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門裂帛繫書誓還漢恩朝露溘至握手何

言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雁少飛代雲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至乃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關卻埽塞門不仕左對孺人右顧稚子脫略公卿跌宕文史賫志沒地長懷無已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意入脩夜之不暘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汨起血下霑襟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沈若乃騎疊跡車屯軌黃塵帀地歌吹四起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隴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去故鄉賦　　江淹

日色慕兮隱吳山之丘墟北風析兮絳花落流水散兮草蛩蹀愛桂枝而不見悵浮雲而離居迺凌大壑而越滄淵泫泫積淚水橫斷山窮陰匝海平蕪帶天於是泣故關之已盡傷故國之無際出汀州而解冠入漵浦而捐袂聽蒹葭之蕭瑟知霜露之流滞對江皐而自憂弔海濱而傷歲撫尺書而無悅倚樽酒而不持去室宇而遠客遵蘆葦以為期情嬋娟而未罷愁爛熳而方滋切趙瑟以橫涕唫燕笳而坐悲少歌曰芳洲之草行欲暮桂水之波不可渡絶世獨立兮

報君子之一顧是昔霜翦蕙兮風摧芷平原晚兮黄雲起盜婦胃於松柏不買名於城市若濟河無梁兮沉此心於千里重曰江南之杜衡兮色以陳顧使黄鵠兮報佳人橫羽觴而掩望撫玉琹兮何親瞻層山而薮日泝餘涕以沾巾恐高臺之易晏與螻蟻而為塵

倡婦自悲賦并序　　江淹

漢有其録而亡其文泣蕙草之飃落憐佳人之埋暮迺為辭焉

其自趙東來舞漢宮瑤序金陳桂枝嬌風素壁翠帳明月徒襬詩發忽散傷人復愁君王夏衣露色未晞侍青鑾以雲聳夾丹輦以霞飛顧南山之無隙指壽陵以同歸俄而緑衣坐奪白華臥進眉背不憐桓金誰矣九重已閟高門自蕪青苔積兮銀閣澀網羅生兮玉梯虛度九冬而廓處遥十襬以分居傷營魂之已盡畏松柏之無餘婦故鄉之末光寃夫君之晚滋

去栢梁以掩袂出桂苑而歛眉眂朱殿以再慕撫璜華而一疑於是怨帝關之遂阻悵平原之何極霜繞衣而發冷風飄輪而景昊迎思趙而不顧馬裹燕而未息泣遠山之異峰望浮雲之襍色若使明鏡前兮碎孤雁之錦翼迺為詩曰曲臺歌未從黄壤哭已親玉玦婦無色羅衣會成塵驕才能力君何怨徒念蕭命之苦辛

哀千里賦　江淹

蕭蕭江陰兮荆山之夲北繞琅琊碣石南馳九疑桂林山則異嶺奇峰横嶼帶江雜樹億尺紅霞萬里水則遠天相逗浮雲共色泫泫無底溶溶不測冉冉險如孟門谿若長河參差巨石縱横龜鼉若乃夏后未鑿秦皇未闢塹岩生岈迆邐成迹馳湍走浪漂沙擊石伊孟冬之初立出首夏以歸來自出國而辭友永褱慕而抱哀魂終朝以三奪心一夜而九摧徒望悲其何及銘此恨於黄埃於是鴻雁既鳴秋光亦窮水黯黯兮蓮無動山蒼蒼兮封色紅思雲車兮沉北望

睨哀兮澧東惜重華之已沒念芳草之坐空既而悄愴成憂惘默自憐信規行之未曠知矩步之已難雖河北之與塏猶橘柚之不遷及季歳之未晏願匡坐於霸山

青苔賦 幷序　江淹

余鑿山楹為室有苔焉意之所之故為是作云

嗟青苔之依依兮無色類而可方必居閑而就寂以幽意之深傷故其處石則松栝交陰泉雨長注絶磵俯眎崩壁仰顧悲凹嶮兮唯流水而馳騖遂能崎屈上生班駁下布異人貴其貞精潔士悦其迴趣咀松屑以髙想捧丹經而永慕若其在水則鏡帶湖沼錦匝池林春塘秀色陽鳥好陰青郊未謝兮白日照路貫千里兮綠草深迺生水而搖蕩遂出波而沉濕假青條兮總翠借黄花兮舒金遊梁之客徒馬疲而不

能去兔園之女雖吞餓而不自禁至於修臺廣廡幽閣閉楹流黄以織琴瑟且鳴户牖秘兮不可見履袂動兮覺人穀迺無階翠地繞壁點墻春禽鳴兮蘭莖紫穢蟲唫兮蕙實黄晝遥遥而不暮夜永永以空長零露下兮在梧楸有美人兮欷以傷若迺崩隍十仞毀冢萬年當其志力雄俊才圖驕堅錦衣被地鞍馬燿天淇上相送江南採蓮妖童出鄭美女生燕而頓死豔氣於一旦埋玉玦於窮泉寂兮如何苔積網羅視青蘼之杳杳痛百代兮恨多故其所誌必感所感必哀哀以情起感以怨來魂慮斷絶精念徘徊者也

被木蘭與豫章既中繩而獲夭及薜荔與蘪蕪又裒芬而見表至哉青苔之無用吾孰知其多少

石劫賦并序　　江淹

海人有食石劫一名紫囂蚌蛤類也春而發華有足異者戲書為短賦

我海若之小臣具品色於滄溟既鑪天而銅物亦翕化而染靈比文豹而無恤方珠蛤而自富冀湖濤之蔽迹願洲渚以淪形故其所巡左委羽右窮髮日照水而東昇山出波而隱没光潛伏而不耀智埋冥而難發何弱命之不禁遂永至於天闕已矣哉請去海人之灰隨充公子之嘉客傃委身於玉盤從風而而可惜

水上神女賦　　江淹

江上丈人遊宦荊吳首衛國望燕途歷秦關出宋都遍覽下蔡之女具悅淇上之妹未有粉白黛黑鬼神之所無也迺造南中渡炎洲逕玉磵越金流路逶迤而無軌埜忽漭而勦儔山反覆而參錯水澆灌而縈薄石五采而橫峰雲千色而承夢日烱烱而舒光雨屑屑而梢落紫莖繞逕始參差紅荷綠水纔灼爍忽而精飛晒亂意悉心移綺靡菱蔭悵望黃枝一麗女兮碧渚之崖曖曖也非雲非霧如煙如霞諸光諸色襍卉襍華的的也爲珪爲璧若虛若實綾錦共文瑤

貝合質遂乃紅脣寫朱眞眉學月美目豔起秀色爛發窈窕暫見偃蹇還没冶異絕俗奇麗不常青娥羞艷素女慙光咲李后於漢主耻宓施於越王神翮瀵而愉悅志離合而感傷女遂俯整玉軑仰肅金鑣或採丹葉或拾翠條守明璣而爲誓解琅玕而相要情乍合而還散色半親而復嬌輦輈車於水際亭雲霓於山椒奄神祇之彷像共光氣而寂寥於昔也綵霞繞繞卿雲縵縵石瓊文而翕艷山龍鱗而熠爛苔綠根而攢集草紅葩而舒散日炫晃以朧光樹葳蕤而蒸槩無宙海之浩蕩見若木之千尋非丹山之赫曦

闇琴瑟之空音理洞徹於俗聽物驚恠於世心恨精影之不滯悼光晷之難惜閱有無於俄頃驗變化於咫尺視空同而失貌察倏忽而亡迹埜田田而虛翠水湛湛而空碧迺唱桂櫂凌衝波背橘浦向椒阿肆玩木石洪漭蛟鼉顧御僕而情饒巡左右而怨多弔石渚而一欷悵沙洲而少歌苟懸天兮有命永離決兮若何遂以爲眇聲無形音色非資麗於嬪嬙精於琴瑟鄙漢女而空佩觀清角而無匹嬪揚不足聞知夔牙焉能委悉何如明月之邑玄雲穢露之慙白日愁知形有之留滯非英靈之所要術也

泣賦　　　江淹

秋日之光流兮以傷霧離披而殺草風清冷而繞堂
視左右而不讙具衣冠而自涼默而登高谷坐景山
倚桐柏對石泉直眂百里處處秋煙闃寂以思情緒
留連江之永矣遊欲紅南有喬木葉以窮心蒙蒙兮
怳惚魄漫漫兮西東詠河兗之故俗眷徐揚之遺風
眷徐揚兮阻關梁詠河兗兮路未央嘶尺折而寸斷
恵十逝而九傷歛潺湲兮沫袖泣嗚咽兮染裳若夫
景公齊山荊卿燕市孟嘗聞琴馬遷廢史少卿悼躬
夷甫傷子皆泣緒如絲詎能仰眂鏡終古而若斯況
余輩情之所使哉

待皐江南思北歸賦　　　江淹

伊小人之薄伎奉君子而輸力接河漢之雄才擘日
月之英色絶雲氣而厲響負青天而撫翼悳被命而
不渝恩潤身而無極何規矩之守任信愚陋而不肖
愧金碧之琳瑯慙丹雘之照曜樊天網而自離徒夜
分而誰弔遭大斷之隆盛雖草木而匆屢誤衛造於
遠國出顛沛之顧始去三輔之臺殿辭五都之城市
惟江南兮丘墟遥萬里兮長蕪帶封狐兮上景連雄
虺兮蒼梧當青春而離散方仲冬而遂徂寒蕪蔎於
余馬傷霧露於農夫跨金峰與翠巒涉桂水與碧湍

雲清冷而多緒風蕭條而無端猨之唫兮日光迥抗
之啼兮月色寒究煙霞之繚繞具林石之巑岏於是
臨虹蜺以築室鑿山楹以為柱上暠暠以臨月下遥
遥而愁雨𢍰水潦於遠谷汨木石於溪嶼鷹隼戰而
櫓巢黿鼉怖而穴處若季冬之嚴月風摇木而騷屑
玄雲合而為凍黄煙起而成雪虎踡跼而斂步蛟夔
尼而失穴至江蘺兮始秀或杜衡兮初滋桂含香兮
作葉藕生蓮兮吐絲俯金波兮百丈見碧紗兮來往
霧葢葛兮半出雲褋錯兮飛上石熠爛兮各色峰近
遠兮異為及廻風之摇蕙天潭潭而下露木蕭梢而

可哀草林離而欲暮夜燈光之寥迥歷隱憂而不去心蕩蕩而誰告寃寂寂而何語情枯槁而不反神飄憂而已攄夫以雄才不世之主猶儲精於沛鄉奇略獨出之君尚婉戀於樊陽潘去洛而掩涕陸出吳而增傷況北洲之賤士為炎土之流人共魍魎而相偶與蟏蛸而為隣龝露下兮點劍舄青苔生兮綴衣巾步庭廡兮多蒿棘顧左右兮絕親賓憂而填骨思兮亂神願歸靈於上國雖坎軻而不惜

別賦　江淹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龝風兮蹔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櫂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居人愁臥怳若有亡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層楹而空掩撫錦幕而虛涼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故別雖一緒事有萬族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客金谷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珠與玉兮豔暮龝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造分手而銜涕感寂寞而傷神乃其劒客慙恩少季款士韓國趙廁吳宮燕市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抆血相視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旹起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遼水無極雁山參雲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曜景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熅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至如一去絕國詎相見期眡喬木兮故里訣北梁

兮永辭左右兮寃動親賓兮淚滋可班荊兮贈恨惟
樽酒兮叙悲値龝雁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旹怨復怨
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
陽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君結綬兮千里惜
瑤草之徒芳慙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黄春宮閟
此青苔色龝帳含兹明月光夏簟青兮晝不暮冬釭
凝兮夜何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儻
有華陰上士服食還僊術既訬而猶學衜已寂而未
傳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駕鶴上漢驂鸞騰
天蹔游萬里少別千秊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

然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
草南浦傷如之何至乃龝露如珠龝月如珪明月白
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
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
驚雖淵雲之墨訬嚴樂之筆精金門之諸彥蘭臺之
羣英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誰能摹暫離之
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蓮花賦并序　江淹

余有蓮華一池愛之如金宇宙之麗難息絶氣聊書
竹素儻不滅焉
檢水陸之具品閱山海之異名珍爾秀之不定乃天
地之精英殖東國之派詠出西極而擅名方翠羽而
結葉比碧石而為莖蘂金光而絶色藕氷折而玉清
載紅蓮以吐秀披絳花以舒英故香氛感俗淑氣參
靈躑躅人世茵藟祇㝠青桂羞烈沉水慙馨於是生
乎澤陂出乎江陰見綠霞之夕照覿雕雲之晝臨旣
翕艶於洲張亦映暧於川潯奪夜月及熒光掩朝日

與艷火出金沙而延曜被淥波而覃拖冠百草而絶
羣出異類之衆夥故僊聖傳圖英隱留記一為衜珍
二為世瑞發青蓮於王宮驗奇花於陸地若其江淡
澤芬則照電爍日池光沼緑則明璧洞室曜長洲而
瓊文映青崖而火質或憑天淵之清峭或殖疏圃之
蒙密故河北棹歌之妹江南採菱之女春水厲兮揖
潺湲龝風駛兮斂容與著縹芰兮出波擥緗蓮兮映
渚迎佳人兮北燕送上客兮南楚知荷華之將晏惜
玉手之空佇迺為謡曰秋雁度兮芳草殘琴柱急兮
江上寒顧一見兮衜我意千里遠兮長路難若其華

實各名根葉異辭既號芙渠亦曰澤芝麗詠楚賦豔歌陳詩非獨瑞草爰兼上藥味靈丹沙氣驗青䨼乃可棄劍海岫龍舉雲亭蓋臺殿兮霞蔚圖纁縞兮炳爍永含靈於洲渚長不絶兮川壑

丹砂可學賦并序

江淹

咸曰金不可鑄僕不信也試為此辭精思云爾

惟雲埸之少折乃人遅之多憂雖瑶筵及金瑟褵翣帳與丹幬吞悲飲於淂失銜哀樂於春䆊燦如星絶暟如火滅星絶雖光火威可傷故從師而問滯異幽路之或暘測神宗之無緩踐雲根之不晱訊名山及石室驗青[illegible]與丹砂搗五難之重滯擘九儫之輕花故抱魄寂處疑神空居㒭邈泯晝窈鬱重虛覒炫燿而可見聽沉寥而有餘於是乘河漢之光氣騎列星之綵色凝陰陽於形有傳變化於心識浮恍惚而無

涯泛靈恠而未極架日月之精照騫蛟龍之毛翼遂乃氣穆肅而神奔骨窈窈而鬼恠綴葳蕤而成冠點雜錯而為珮出涵泣而遐鶩貫濛鴻而上厲鳳之來兮薮日鸞之集兮為峯左昆吾之炎景右崦嵫之鄉雲躝七釆之炤燿漫五色之熅烟非世俗之質見焉鬼神之嘗聞既而㬊碧臺之錯落燿金宮之玲瓏幻蓮華於繡闥化蒲桃於錦屏施丹光而電烻颱翠氛而杳冥軒㩮惘於霓虹階侘傺於奔鯨惑龍宮之殿稱迷忉利之宮名靈偃蹇兮姣服女嬋娟兮可觀秀青色之㒭靡㬊美目之波瀾襲日月之纂組襲星宿

羅紈百味酒兮靈之集河供鯉兮靈之安却交甫之玉質咲陳王之妙顔所以樂精玄於太一妙宮徵於清都簫含聲而遠近琴吐音而有無奏神鼓於玉袂舞靈衣於金裾韻躑躅而易變律參差而難圖非閶風之能擬詎濮水之可摹於是流漾不一遨曹無蛾眉既散鐘鼓都捐秉綵霞於卤海駟行雨於丹丘池而鏡巠水清明而抱天山含玉以永歳水窮年擬若木以寫意拾瑶草而悠然遂乃凝守儒閒兮智寂術盡魄兀心已白生不能關慮兮無以挫其芒原其恥市朝之失㴸疾讒嬖

之不祥却文綵之媱冶去利劍之鏗鏘懱生死於半氣惜百季於日光故以鑄金為器丹砂為漿慙吝既盡妖怨當忘吾師以為可學而公子謂之不良歟

靈丘竹賦　江淹

登崎嶇之碧巘入朱宮之玲瓏臨曲江之廻溫望南山之崧青欝春華之石峴艶夏彩於沙汀遠亘紫竹秘埜近匝玉苑禁垌於是緑筠繞岫翠篁緜嶺參差黛色陸離紺影上謐謐而留閒下微微而停靖掌朱霞之丹氣曖白日之素景故非英非蘂非香非馥而珍跨儒草實逾靈木夾池水而檀欒繞園塘而攡植既聞霜而無凋亦中暑而增肅每冠名於華戎將擅奇於水緑況有朝雲之館行雨之宮窓峥嵘而緑色户蜘蟵而臨空綺跡數而停日朱簾開而留風被箘

簵之窈蔚結篠簜之溟濛或産鳩鵲之右或居寒露之東此皆金輿之所出入瑶輦之所周通

赤虹賦并序

江淹

東南嶠外爰有九石之山乃紅壁十里青䔿百仞峇滑臨水石險帶溪自非巫咸采藥羣帝上下者皆歛意焉於是具蓮始舒春蓀未歇肅舲波渚援栧汀潭正逢巖崖相炤雨雲爛色俄而雄虹赫然暈光耀水偃蹇山頂舄奕江湄僕追而察之寔雨日陰陽之氣信可觀也又憶昔登爐峰上手接白雲今行九石下親見絳蜺二二難再感而作賦曰

迤邐碕礒兮太極之連山鰅鱅虎豹兮玉虺騰軒孟夏潤畠兮荷葉承蓮悵何意之容與兮巽暫緩此憂李失代上之異人遲山中之虛迹綴傈草於危峰鐫神丹於崩石睬鱣岫之吐翕看鼊梁之交積於是紫油上河絳氣下漢白日無餘碧雲卷半殘雨蕭索光煙豔爛水學金波石似瓊岸錯龜鱗之崚崚繞蛟色之漫漫俄而赤蜺電出蚴蟉神驤曖昧以變依俙不常非虛非寔乍陰乍光赩赫山頂炤燎水陽雖圖緯之有載曠代識而未逢既咨嗟而躑躅聊周流而從容想番禺之廣埜意丹山之喬峰稟傅說之一星乘夏后之兩龍波靈物之詎幾象火滅而山紅餘形可覽殘色未去耀萎蕤而在草映青葱而結樹昏青峇

於冊渚曖朱草於石路霞晃朗而下飛日通籠而上度俯形命之窖局眾嵤俗之不固定赤舄之易遺乃咠湖之可慕既以為朱鬌白毳之駕方瞳一角之人帝臺北荒之際弇山西海之濱流沙之埜析木之津雲或怪綵煙或異鱗必襟蜺之氣陰陽之神焉

四旹賦　江淹

北客長欷淺壁寐思空牀連流圭窬淹滯綢繆蔽戶青苔繞梁春華虛豔穐月徒光臨飛鳥而魂絕視浮雲而意長測代序而饒感知四旹之足傷若乃旭日始暖蕙草可織園桃紅點流水碧色思應都兮心斷憐故人兮無極至若炎雲峰起芳樹未移澤蘭生坂朱荷出池憶上國之綺樹想金陵之蕙枝若夫穐風一至白露團團明月生波螢火迎寒春涯中之梧桐念機上之羅紈至於冬陰北邊永夜不曉平蕪際海千里飛鳥何嘗不夢帝城之阡陌憶故都之臺沼是以軫琴情動戛瑟淚落逐長夜而心殞隨白日而形削故秦人秦聲楚音楚奏聞歌更泣見悲已疚寔由魂氣愴斷外物非救叅四旹而皆難況僕人之末陋也

金燈草賦　江淹

山華綺錯陸華錦名金燈麗草鑄氣含英若其碧莖凌露玉根升霜翠葉慕媚紫榮晨光非錦罽之可學詎瓊瑾之能方逈御秋風之獨秀值穐露之餘芬出萬枝而更明冠衆葩而不羣既豔溢於旹暮方炤麗於霜分是以移馥蘭畹徙色曲池軼長洲兮杜若跨幽渚兮芳蘺映霞光而爍爚褱風氣而參差故植君玉臺生君椒室炎萼耀天朱英亂日永緒恨於君前遺風霜之蕭瑟藉綺帳與羅桂信草木之顧畢

橫吹賦并序　江淹

驃騎公以劒卒十萬禦荆人於外郊鐵馬煩而人聳色綵旄耀而士銜威軍容有橫吹僕感而為之賦云

北陰之竹兮百尺而不見日石硿巃而成鳥山沓合而為一雲逶迤而狐去風昔昔而寒出木欹柯而攢抗草騫葉而蕭瑟故左崎嶬右硱磳樹嵓嶀水泓澄鎖雄蛟及雌虺𩚩獨鵠與單鷹白山顥赤山絕匝流沙經南極原陸窈濯夰㴱人聲絕馬迹沉穽然四顧增欷累唫雖欲止而不能禁此竹方可為器迺出天下之英音於是帶以淚色扣以瓊文潤如沉水華若

浮雲赤綬紫駮星含露分其聲也則執鬱有意摧萃不羣超逶衡山崎曲抱津緜羃順序周流銜呂故南骨秦氣悲慽如懟北質燕聲酸極無已斷絕百意繚繞萬情吟黃煙及白草泣虜軍與漢兵於是海外之雲處處而秋色河中之鴈一一而學飛素埜黯以風暮金天艶以霜威衣袂動兮霧入冠兮刀勁兮馬毛寒五方軍兮出不反襍色騎兮往來還瞻如雲兮志如星山可動兮石可銘功一堅兮迹不奪寃既英兮鬼亦靈奏此吹兮有曲可歌畫而淚續重一命而若煙知半氣之如燭美人戀而嬋媛壯夫去而躑躅故感魂傷情獲賞彌倍妙器奇製見貴歷代所以韻起南國響流東都浮江繞泗歷楚傳吳故函叟以為寶飾京闕以為戎儲至於具曹象彌之威織文魚服之容鄞山錫邓耶溪銅鋒皆陸斷犀鳥水斬蛟龍載雲旂之透迤扈屯騎之溶溶揪寥亮於前衡嘒陸離於後陣視眄睐而或近聽嘹嘈而遠震奏白登之二曲起關山之一引吐哀也則瓊瑕失綵銜樂也則鉛堊生潤採菱謝而自罷綠水慙而不進代能識此聲者長滅淫而何荅

扇上綵畫賦　江淹

臨淄之雅女宋鄭之妙工織素麗於日月傳畫明之綵虹洛陽之佚極江南之巧窮故飾以赤埜之玉文以紫山之金空青出峨嵋之阻雌黄出嶓冢之陰丹石發王屋之岫碧髓挺青蛉之岑粉則南陽鉛澤墨則上黨松心山乃嶄巖鬱峍路必巑嶙崎嶔馭龍所不遠至駕鳳未之前尋乃褋旌以為山扇為右翳素女與玉琴玉琴兮散聲素女兮弄情旻天兮舒縹幕雲兮含顏窗中暖兮露始滴池上凝兮月又明玉琴兮珠徽素女兮錦衣促織兮始鳴穐蛾兮載飛識挂

莖之訖罷知蘭葉之行衰願解珮而捐玦指黄壚而先歸重曰碧臺寐兮無人蔓丹草與朱塵度俄然如一代經半景若九春命幸得為綵扇兮出入玉帶與綺紳

傷友人賦　江淹

僕之神交者嘗有陳郡之袁炳焉有逸才有妙賞博學多聞才明敏而識奇異僕以為天下絶倫黯與穐草同折今不復見矣既而陳書有念横琴無從雖乏張范通靈之感庶同嵇尚篤徒之哀乃為辭曰

泫然沾衣兮悲袁友之英秀系神緒而作氏亂靈枝而啟胄轢四代而式昌洎十葉而克茂友人之生川岫降明峻調迥韻惠志聰情倜儻遠度寂寥靈素文攀淵卿史類遷固譬如冬雪既潔將似穐月至徹乃上代而少雙故叔世而曠絶吊蕙若之暫芳慟琬琰

之永闕余既好於斯友乃神交於一顧邈疇季之繾綣窮生平之遊遇既遊遇兮可尋乃協好兮契心裏愛重於素璧結分珍於黄金洽一代而吠淺訪古人而求深故高術而共遥豈異衷而同襟爾挂情於霜栢我發意於東桂擥千品之消散鏡百侯之衰替帶琛玉而爭光握隨珠而比麗十圖兮炤籍抽經兮閲史共檢兮雒書同析兮河紀既思遊兮百說亦窮精兮萬里愛詩文之綺發賞賦豔兮錦起罄古今之寶書殫竹素之瑮奇信朝日之徒昊屬夜星之空移覽穐實於卥苑摘春華於東池蚤同歲於上京未滿季

於下國爾湘水兮深沉我前山兮愀默惟音華與势酒伊楚越兮南北余結誼兮梁門復從宦兮朱藩何人遙而困阻而天衢之匪存見碧玉之神梆銷紫石之靈根永遠書於江湓結深痛於爾魂魂緜昧其若絶泣縈盈其若結叅妙賞之不留悼知音之已逝金雖重而見鑄桂徒芳而被折百年一盡兮貴揚蕤於後烈

麗色賦

江淹

楚臣既放魂迷江南弟子曰玉釋珮馬解驂濛濛綠水裊裊青衫乃召巫史筮憂何止史曰臣楚膠學敝理臣之所知獨有麗色之說耳夫絶代獨立者信東方之佳人既翠眉而瑤質亦盧瞳而赬脣錯金花於珠履颯綺袂與錦紳色練䨏而含奪光炎炎其若神非氣象之可譬奚影響而能親故僊藻靈藍金華玉儀其始見也若紅蓮映池其少進也如綵雲出衣五光徘徊十色陸離寶過珊瑚同榔價直瓊草共枝雖玉室春姬石室素女張燭霧於海際燿光景於河渚

乘天梁而皓蕩叫帝閽而延佇循北之無色方之非侶於是彫臺繡戶當衢横術梆連承月碧幌延日架虬柱之嚴㔶亘虹梁之峻密錦幔垂而杳寂桂煙起而淸遙女乃耀邯鄲之麗炙媚趙北之鳴瑟若夫紅華舒春黄鳥飛省紺蕙初嫩赬蘭始滋不學衞帶無倚桂旂摘芳拾蘂含詠吐辭咲月出於陳歌感蔓草於衞詩故氣炎日永離明火中槿榮任露蓮花勝風後蘗丹葵前軒碧梧笙歡右粲儛池東嗟靈王之心悦怨漢女之情空至乃鹵陸始秋白衢月弦金波炤戶玉露曖天網絲挂牆綵螢繞梁氣巳溫兮曉未

半星雖流兮夜何央憶襟珮兮且一欷念錦衾兮以九傷及沍陰凋青氷泉疑節軒疊厚霜庭澄積雪鳥封魚歛河疑海結紫帷鈴匝翠屏環合麝窓周彰燈爐重沓耻新臺之青樓想上宮之邃閣若乃水炤景而見底煙尋風而無極霧出吴而綺章雲堆趙而碧色霧辭楚而容裔風去燕而悽惻莫不輟鏡徙倚睇琴心息於是帳必藍田之寶席必蒲陶之菅圖明室畫浮雲春蠶度網綺地應紡秋梭鳴機織為聚衣象奩瓊盤神瀝僊冊雕柱絲瑟九華六出翠雉羽釵綠秀金枝故言必入媚動必應規有光有豔如合如離

氣柔色靡神疑骨奇經秦歷趙既無其雙尋楚訪蔡不覩其容亦可駐髮還質驂星馭龍羈憂忘死保其家邦蓋天下之至麗詎能預於此哉宋大夫耀影汰迹縈魂灑魄賞以雙珠賜以合璧拂巫鹽祝永為上客

翡翠賦　江淹

彼二鳥之奇麗生金洲與炎山映銅陵之素氣濯碧磴之紅泉右錦質而入海雲綺色而出天峰炎蚻而蔽日樹靜瞑而臨泉霞輕重而成彩煙尺寸而作緒熱風翕而起濤丹氣赫而為暑對滲流之蛟龍衝汶漻之霧雨耀綠葉於冬岫鏡朱華於寒渚斂恵性及馴心騫頳翼與青羽終絕命於虞人充南琛於秘府備寶帳之光儀登美女之麗飾襟白玉以戒文糅紫金而為色專妙絲於五都擅精華於八極傳貴質於竹素晦深聲於百億嗟乎雞鶩以稻粱致憂鸞雀以

堂構貽愁既銜利之已近又遁害之無由令乃依赮火之絕垠出赤縣之紘州遁人迹而獨立擘天倪而為儔竟同獲於河雁不俱恕於海鷗必性命兮有當詎能合兮可求

江上之山賦　江淹

瀄湲頹溶兮楚水而吳江剗劃嶄崒兮雲山而碧峰桂青蘿兮萬仞竪丹石兮百里嵯峨兮岊嵲如斳兮如削巃嵸兮尖出巖岈兮空鑿波潮兮吐納[山其]峰兮積沓鯛鱅兮赤尾黿鼉兮匪匿見紅草之交生眺碧樹之四合草自然而千花樹無情而百色嗟[illegible]衞之異茲牽憂恚而來逼惟爐炭於片景抱絲緒於一息每意遠而生短恒輪平而路反信懸天兮窮寥豈繫命於才力既拏龍之咸疑焉衆狀之所極俗逐事而變化心應物而廻旋既歘翕其未悟亦纏纏而已遷

伊人壽兮幾何譬流星之殞天悵日暮兮[illegible]念臨江上之斷山雖不敏而無操願從蘭芬與玉堅亂曰析芙蓉兮殺日與以遷夫憂心不共愛此氣質何獨嗟乎景沉

燈賦　江淹

淮南王信自華淫命綵女兮餌丹砂而學鳳音紫霞浮白日沉桂明燈散玄陰顧謂小山儒士斯可賦乎於是泛瑟而言曰若大王之燈者銅華金檠錯質鏤形碧為雲氣玉為僊靈雙椀百枝豔帳充庭炤錦地之文席映繡柱之鴻筆溢靈修之浩盪釋心疑而未平茲侯服之誇詡而處士所莫營也若庶人之燈者非珠非銀無藻無縟心不貴美器窮於樸是以露冷帷幔風結羅紈螢光別桂蛾命辭蘭穐夜如歲穐情如絲怨此愁抱傷此秋期必丹燈坐歎停說忘辭至

夫霜封園橋氷裂池蓀雲雪無際河海方昏冬膏既凝冬箭未度消連冬心寂歷冬暮亦復朱燈空明但為傷故乃知燈之為寶信可賦也王遂讚善澄意斂神屈原才華宋玉英人恨不得與之同昔結佩共紳今子凝章挺秀近出嘉賓吐衡吐蕙含瓊含珉摧驂雕輦以愛國之有臣焉

知己賦并序

江淹

陳國之華者故吏部郎殷孚其人也博而能通學無
不覽雅賞文章尤愛奇逸雖志隱巖石而名動京師
矣才多溪見氣有遠度雖安期千里不能尚焉始於
壯府相值傾盖無已僕乃浮舉嶠外遐路窈然始還
鼈都會君尋卒故為玆賦以寄溪氣[illegible]
順祇効寶瀆靈會昌昔雨種祉山雲降祥承瑶葉之
餘暖系金枝之末光聳孤韻以風邁騫逸氣以煙翔
故學不常師而心鏡羣籍理不啓問而情炤諸密採
圖牒緯遊機訪曆潛志百氏沈神六經冥析義鳥該

洽性靈儒不隱迹墨無遁形既含潏潤亦裝才華采
耀攡月文麗冬霞有體有豔光國光家識包上仁義
兼高行如彼清波可挹可鏡又象冲室惟清惟淨氣
擬北海情方中散風流未輟盛名猶纂英馳芬激譽
流聲滿我筠心而松性君金采而玉相伊邂逅之未
遇爰契闊於朱方冊瓊璧而非寶緑蘭比而無芳每
賞矜其如契貴褱允而不忘亟閉席兮惆悵屢緩帶
而從容論十代兮興毀訪五耜兮異同譚天理之開
基辯人澂之始終鏧龍圖及鳳書傾蒼煙與篆字儲
函國之關文採東京之逸記閱歆向之竇旨闡鍾王
之新意對楚漢之瞻墨覽魏晋之鴻策授遠近之眞
假削古今之名實每齊韻而等遲輒同褱而共術吐
情志而溪賞忘季齒而隆眷擬余才兮前華比余文
兮後彥余結袂於山石君馮神於寒霰何遠期之未
從痛戢景其如電堂酒兮一塵墓燈兮萬春黛草兮
永秘朱冊兮何晨閒瑶質兮可變知余采兮一奪唯
華名與芳暉兮爭日月而無沫

空青賦　江淹

大赤瓊以炤熗為光碧石以蒌甤為色咸見珍於東國並被貴於四極況空青之麗寶亦挺山海之不測其所處則峻巘層石龜穴龍壁素岍成雲頹砂如積外隱青苔丹草內伏玉枝鴉瑙銅鈆合生礬碓堅英自非索嶮覔危乘𡾰履嶠倦春猷毻劉異鐫奇能得廁於軒寓接右子之光儀於是寫雲圖氣學靈狀僊寶波羅水華峰豔山陽谷之槲嵯峨之泉鹵海之草炎州之煙銀臺之烏穆王之馬𦐺廣之國番禺之埜皆咫尺八極鏡見四荒雲煙始出日月既張若夫邃

古之世汗漫窈徼惟此青墨所以造之至乃翠爍軒室蔥鬱臺殿褋蛟龍之文章㵎麟鹿之炳絢騁神形於鐘簴舒恠物與雷霆亦有曲帳畫屏素女綵扇錦色窈鬱綺質蔓衍黯拂濃薄如隱如見山水萬爲丹青曲變成百鎰之可珍亦千金而不賤雖楚之夏姬越之卥施趙妃節后秦娥吳娃溺愛靡意蒐飛心離候青醫為藻飾方艳紅華與素娥冠衆寶而獨立信求之而無虧

學梁王兔園賦并序　江淹

或重古輕今者僕曰何為其然哉無知音則已矣聊為古賦以奮枚叔之製焉

碧山倚巘崎兮為海水碣石朝日晨霞兮艳紅壁仰望沉寥兮數千尺磳硬嵺峧汩湿成岫岭岈寵竇嵱嵓嶨嗺紫燕丹駮苔點綺縟若斷若續如此者百有十處奔水激集潨溟絜渠滿湟吐吸跳波走浪濺沫而相及湢漾長驚浇灌遠注無昔息焉青樹玉葉彌望成林亦有輪囷磥硊一枝百頃萬葉共陰縹草丹蘅江離蔓荆酷郁交布原滿隰平於是金塘涵演緣

竹被坂繚繞青翠近而復遠白砂如積雪者焉碧石如圓玦者焉水鳥鴐鵞鶬鶊鶙鶘鴈上飛衡陽下宿沅漢十十五五忽合而復散乃有綺雲之館頳霞之臺其樂足以棄國釋位遺兔忘歸也若夫墨翟商瞿之倫學兼師術才参衜眞方駕蓮軺於沼之濱乃射宿餌魴前繳鶬鵁青黏黃粱曜鼈裁㸚鱎𢽾柘漿窮嬉極娛雲翺兮煙翔左覽蒼梧右睨鄧林崩石[illegible]岍峢岉藏陰逮至山頂丹壁四平靈木夾衜神草列生俯瞰太一下睇流星既投冠而棄劍亦杌隗而盪靈於是大夫之徒稱詩而歸春陽始映朱華未希卒逢邯

鄲之女蕙色玉質命知其麗攢連映日綺裳下見錦衣上出雖復守禮令人意失遂誤曰碧玉作枕銀為盤一刻一鏤化雙鸞乃執歌曰美人不見紫錦衾黃泉應至何所恭妃因別曰見上客苦心歷亂送短詩兮衆長歎中人望兮蚕既餞與隳兮思夜半

賦苑卷之八上終

賦苑卷之八下

水傑賦　　陶弘景

淼湧八海汯汨九河中天起浪分地瀉波東卷長桑日窟鹵簌龍築月阿遡者澄闗不壅石門巳開導江出漢浮濟達淮障淏水府包山洞臺娥英之所游往琴憑是馬去来或窮髮送鵬咸池浴日随雲濯金漿之汧追霞採建木之賔弄珠於淵客之涟卷綃手鮫人之窟此眞覔矣至於碧巖無霧緑水不風飛軒引鳳游斬駕鴻上朝紫殿還覲青宮進麾八老顧拂四螢拊洞陰之磬張玄圃之璈酌丹穴之醑薦麟洲之

餚安期奉棗王母送梔錦旌麗日羽衣拂霄又其英矣及鼊水至層濤架山各廵封隩来賁王言選奇於河侯之府出寶於驪龍之川夜光燭月洪貝充轅亦其瓌矣若夫層城琛舘縉雲瓊閣黄帝所以觸百神也塗山石帳天后翠幙夏禹所以集羣臣也岷嶓交錯上貫井絡窮漢硱磳横帶玉繩浸湯泉於桂渚涌沸壑於金陵崩沙轉石驚湍逩沫絶壁飛流萬丈懸瀨奔激芒碭之間馳鶩壺口之外逮乎璇綋運極九六數翫用謀鹵漢受事龍門小周以後初會嬀訥平隂鉅鹿再化為淵清河渤海三成桑田撫二儀以測

愴眺萬兆以流連僉自安於蟒髫編無羡於鵠季皆松下之一物又奚足以語僊嗟乎循有生之造物固莫靈於在人盜不踵武於鳥帝入劾門而自賓苟淪形而無曉與螻蟻而為塵亦有先覺之秀獨往之英窺若士於蒙穀求呂梁於石城從務光於砥柱索龍威於洞庭迎九玄於金闕謁三素於玉清叟天地之彌固終逍遥以長生

雲上之僊風賦　陶弘景

縹緲遥裔亘碧海而颺朝霞凌青煙而薄天際出龍門而激水度葱關以飛雪於是漢區動御月軌驚文浮虛入景登空汎雲一舉萬里曾不浹辰此列子有待之風也若乃綜括寓宙包絡天維周流八極廻還四帝氣値節而動津位涉巽而離箕徒見去来之緒莫測終始之期此太虛無為之風也

知己賦

任昉

原知己之肯義故相知之信然乃貪廉之異貫勇怯之相懸貪在物而成怯在我而可甄既自得於為御又甘心於執鞭矧相知其如此獨攬涕而潺湲雖有望於已知要非謂其知已信偉人之篤世本侯服於陸鄉緬風流於嚮素襲衮衣與繡裳遠伊人而世載丞三駿而龍光過龍津而一息望鳳條而戢翔彼白玉之雖潔此幽蘭之信芳思在物之取譬非升斛而能量匹方峙於東嶽比疑厲於秋霜不一飯以忘過每三錢以投渭壓豪俠之敢咣豈溝壑之能衣既藴

藉其有餘又澹然而無味得意同乎卷衷違方似乎伏氣類平叔而靡雕似子臺而不朴冠衆善而貽操綜羣言而名學折高戴於后臺異鄧顏乎董幄援三詩於河間訪九師於淮曲術兼口傳之書藝廣鏗鏘之樂肯坐睡而懸梁裁據梧而錐帷唯忘年之陸子定一遇於班荊余獲田蕪之價爾得海上之名信落魄而無産終長勤於短生饑虛表於徐步逃責顯於疾行比我於叔則又方余於耀卿心照情交流言靡惑萬類闇求千里懸渴言為可廢荃蹄自默居非連棟行待舟車冬夜不長夏日靡餘肴核非餌絲竹豈

娛我未捨駕子已迴輿中飲相顧悵然動色邦壞雖殊離會難測存異山陽之居没非要離之側以膠投漆中離婁豈能識

歎別賦 載藝文　劉孝儀

在羇旅兮為思每居常而不樂意難偕於駘蕩情易邀於隕穫愁非餘而自來憂試排而不却退求己以自省慨撫衿而太息位不佚於一進髮徒彰於二色名有似於務畊學無均於彗織在初歸之為慶庶因秪而自收保私庭之宴喜共昆弟而嬉遊校小文於弄筆比楷式於臨流止每歡於接膝行如喜於同軸忽一去而數千遂離居而別域阻同被於當寐乖共飧於終食唯馮遠望以代歸顧相思其無力

褭音賦 載藝文　張纘

卤平劭陵王以親賢近能作蕃憂首下走叨竊昔郤驅傳湘羅久託下風素蒙洪顧及塗經鄢郢淹泊累旬君王彈隋珠於千仞乃貽之以麗則詩云褭我好音敢為褭音賦云爾

伊宗周之令望巡召南而述職襟帶隕憂之鄉宣條江漢之域服詩書於褭褭抱仁義於胸臆惣九裏以棲身橫四溟而撫翼循微躬之末迹謬馳傳於衡嶷由洞庭而左轉指鄢醴而為期仰芳塵於憂汭路將近而彌滋棹陵波以溢鶩舟望浦而倦遲自清光之未覯逾一紀以歷茲敢馮情於往昔逢君恩之未遺陪桂苑之良遊接蘭臺之高會既醉酒以飽悳亦傾羞而緩帶感平原之愛客傷岐路之難留戀卤園之餘賞泣南浦之徂舟結煩言於將贈情有重乎琳球顧龍門其不見過憂首而卤浮申服義之未沫長寄言於還邮

瓜賦　戴藝文　張纘

惟茲瓜之實茂體太素之純精翕玄潤於[illegible]胥含皇滋於夏運於是蒼春發歲天地交穌乃啓沃壤是殖是播納佳種於畦畹應昔運而剖牙揮萌散蘖栽葉負柯翁茸鬱蓊莽蓴婆娑睎慶雲以吐莛仰旭日之敷花朝睎重陽夕承朗月清露湛而宵降翔風穆以晨發振柯翹之繞若顧恩氣以滋悅感靈化而絪縕覩佳實之並結始襄微而若發終感宮而甘通信不穌而自馨與九畧乎齊功蔓草是藉密葉是蔽潛湫獨熟墮莖落蔕芬馥酷烈氣暢雲際中狄不能詳其味隸昔不能為之計昔東陵之甘瓜美顯名於中古彼服閭之攸播乃衆儒之所睹美人神之同好何厥用之弘普惟令實於無窮永可殖於靈圃

離別賦　戴藝文　張纘

太常劉侯前輩宿達余在紈綺之歲固已欽其風矣及理棹江干攬涕還望釆蕭之詠不覺成篇

彼劉侯之鴻鵠承世悳之清輝拔荊衡之箘簵輝江漢之珠璣昔相知於一定逾盛衰乎二紀豈因媒以成親非彈冠而來仕分自諧於金石情冥符乎蘭芷忘昔輩之後先略相知之季齒及脅遇於雲閣又方駕而聯曹宵擁衾而暗語晝稅鞅以遊遨案方前而等食衣共體而同袍猶合歡之蠲忿如來蘇之釋勞唯吾人之與子兮諒不言其已召在百代而奚殊雖千季而同調盜風波之所移豈流俗之能要非高唱而云擬逢下士而或咲隔頓言於信次尚眷眷而興褱矧雲崕之遠訣抱離衷而長乖顧龍門而掩涕瞻郢路而何階在鶩禽之屢感迫徂季之長暮眺湘沅之分派遵洞庭之永路山峻高而易隱浦遭迴而難沂猨啾啾而夜唫鴟騷騷而曉度撫客子兮何心能辭鄉兮別故抱荃蕙之遺芳共離披於霜露

穮雨賦　　張纘

霰霂興乎爽節膚寸起於魯岑乃娛情而悅體猶冬陽與夏陰褰南帷以寓目俶北户而披襟商律戒於兹蔵涼雨感而已作甘泉集而漠漠油雲興而漠漠溢飈革於早暮炎涼改於今昨乍斜擔而上階或從風而灑幕周小庭而密下泫高枝而疎落渌池沉瀍負波倏鑠低昂弱條葳蕤叢薄

碎珠賦載𥝁文　　吳筠

明珠碎矣於州之隈睎圓流而失轉見折水之亡迴謝驪宮之瑞飾粉蜃蚌之神胎若有人兮聲茫昧芳徽斷兮明珠碎明珠碎兮愴何宣珠兮珠兮不復全

筆格賦載藏文

吳筠

幽山之桂樹恒縈風而抱霧葉委淪而陸離根縱横而盤互爾其負霜含液枝翠心赤翦其匡條為此筆格趺[illegible]則岩岩方爽似華山之孤生上管則貟貟峻逸若九疑之爭出長對坐而銜煙永臨窓而儲筆

巖棲賦

吳筠

感玄聖之垂訓悟已親而名殊言可放而従默身應巷而忽舒爰鷦鷯之巢林在一枝而有餘性所悦而雖遠託兹山以結廬果栖遲而我惬即逍遥之靈墟觀其繚崇巒横峻谷激泌泉羅森木後巍峩以縈糾前參差而聳伏追陰壑之夏凉偃陽崖之冬燠美勁節於松筠翫幽芳於蘭菊虗籟清耳閑雲瑩目因海鶴以驚夜任鵾雞以知旭慮靜於無擾神恬於寡慾於是歌考槃於詩人諷嘉遁於大易遠浮俗之艱險消毀譽之損益蹈方外之坦途信可免於競惕既即陰以息影由不行而㓕跡雖區中之末計寔世途之良策人所棄而已收故處約而恒適覽無見以收眡聽無聲以黜聰穌匪專於旨酒樂奚必於絲桐焚清香以練氣啓玉檢而擊蒙期遺滯於昭曠庶近眞於感通鑒太虗之有象覆妙用之非空朝天甚簡採藥多暇形猶資於吐納意已逰於將迓知澹無應與而物有存謝故梔生本而常生體化宗而不化蕭蕭絶塵境誰與鄰跡遠而朋遊益曠機忘而鳥獸可馴韻靡叶於當昔心常依於古人仰由皓之逸軌詠義農之化淳師黄老之玄與友松喬之澹眞慙無功之逮

物良獨善於吾身秖所幸其自得敢韜精於隱淪

竹賦

吳筠

惟坤靈之播育何備物之寔繁偉茲竹之標挺浮造化之清源契㴱含靈表貞示節葉森散以翠錯莖鮮修而瓊潔爾其蘇風流暢萬彙昭陳揚葩曄其密苑黃柳譪於通津不郁馥以啓曜但葳蕤而有筠亦未知爲異也至如殺氣凌厲凝霜蕭瑟覽平楚之蒼茫窺衆林其如失冒氷霜之涸沍逾青熒以欝密則珠可重焉故詩曰如箟書稱厥貢倚茲淇澳美彼雲夢昔在軒后肇官陰陽俾伶倫於嶰谷伐修竹之珍篁裁六律以協氣調八風而順常然後成竽籥以備樂

其聲溫而彌長笙鏞以間鳥獸蹌蹌諒自然之純粹昌蘗材之可方若乃渭川千畝山陽數林會稽方潤於碧玉羅浮比色於黃金上點點以雲翳下泠泠而鳳唫祛赫曦之燠景納凄凉之清陰王子所以嘯詠嵇生為之幽尋召嘉賓及令友暢綠醽與鳴琹美遊盤之逸趣清寂寞之遠心若乃夾滄江倚丹崿當水霧之沉沉挂巖煙之漠漠湘妃有揮涕之感楚謠興防露之作或挺鼓吹之嶔崟或垂天門之旁薄皆鸞鳳之所翔集孔翠之所棲託豈獨嬋娟於廣漢之壤亦有璀璨於蓬萊之峰結實珠粒敷花紫茸拂皓絮

以飛雪摧紺莖以韻鐘故列傒之攸翫匪吾人之所從也亦有化雉吳國成龍葛陂容人篔簹育彘棲枝一箨明其亂嗣三節獲乎嬰兒築燈纂以感孝茂竄檽以表奇彗家壇以塵戚環石牀以陰滋皆靈變之譎怪良雖溽而備知爾其衆彙非一則有策簩筋曼射筒箖箊籋筀箛筵之蕭矗龍鍾雲母之扶踈箬箭浮色以縹熿篋篷綷文而繡攄方志之所遺載山經之所闕書安可得而詳矣靡不勁堅其性葱倩厥色不規而圓不操而直故高皇製冠以守位孝文剖符以表職博望侯傳於大夏之外穆天子樹於玄池之側推此類以瀰廣匪斯文之可極也

吳城賦載𦤺文　吳筠

古樹荒煙幾百千季云是吳王所築越王所遷東有鑄劍殘水卤有舞鶴故壥縈具區之廣澤帶姑蘇之遠山僕本蓄怨千悲億恨況復荆棘蕭森叢蘿彌蔓亭梧百尺皆歷地而生枝階筠萬丈或至杪而無葉不見春荷夏堇唯聞秋蟬冬蝀木魅晨走山鬼夜驚不知九州四海乃復有此吳城

橘賦 載蓺文　　吳筠

增枝之木既稱英於綠地金衣之果亦委體於玉盤見雲夢之千樹咲江陵之十蘭葉葉之雲共琉璃而並碧枝枝之日與金輪而共丹若乃穐夜初露長郊欲素風貴寒而北來鴈銜霜而南渡方散藻於季澄遂凝貞於冬暮

寒夜賦　　裴子埜

何四序之平分處修冬而多慮眷搖落兮遵盡悲徃苒其云除日曉晚而易潜夜悠長而難曙既而連流皓月階被凝霜風吹衣而慄慄氣空積而蒼蒼襲重裘兮弗煖熾朱火兮無光門蕭條而晝閉夜寂寞兮無人跡三遅以頁汲結二耦而為賓

臥病賦 戴叔文　　裴子埜

旅閑禁以永久迫衰老而殷憂無筋力以爲禮耶臥疾以來休是昔凍雨灑塵涼陰滿室風索索而傍起雲霏霏而四容爾乃高歌莫蘇旨酒昔傾恍然尚想何慮何營

遊華林園賦 戴叔文　　裴子埜

諒無庸於殿省且棲遲而不事譬籠鳥與池魚本山川而有思伊暇日而容與昔遨遊以蕩志正殿則華光弘敞重臺則景陽秀出赫奕輩煥陰臨鬱律絕塵霧而上征尋雲霞而蔽日經增城而斜趣有空籠之石室在盛夏之方中魯匪風而自慄溪谷則沱潛派別峭峽則險難壁立積峻賁溜閑干草石呰蘚駮犖叢攢既而登望徙倚臨遠馮空廣觀遊聽靡有不通

鏡賦　載䂓文　劉綬

夜籌已竭曉鐘將絕窓外明來帷前影滅階邊就水盤中先暎訝宿粧之猶調咲殘黃之不正欲開奩而更飾乃當窓而取鏡世間好鏡自無多唯聞二箇比嫦娥曾經玉女照屢彼儇人磨光明粉可憐論背不假著瀍用自應須戛天金溥漠秋日寶紫奠銀纏碎鬼咒翠厄護身符空處宜應描非是畏釵梳

羽扇賦　載䂓文　周興

衛明珠以郅惠訪在陰而陽止既來集於衛軒亦傾舞於吳市騈瑾剪雪盈華寫潔通脊似介點背如翳縈吹動髮環涼入衣悽兮若飈之暮裹兮如雪之飛

歸魂賦截𢇁文　沈炯

古語稱遊魂升極周易有歸魂卦屈原著招魂篇故知魂之可歸其日已久余自長安反乃作魂歸賦其辭曰

伊吾人之陋宗資玄聖而玄始肇卻闕之靈源分昌蔉之世祀寔聞之于家記又乎之於惇史亢宗貴而博古四史成乎一身怪日月之遼遠而承襲之相因豈少賤之能察非末學之知津也若夫風流退讓在泰作相越江以東惟戎及鄭出忠出孝且卿且公世歷十五爰逮余躬值天地之幅裂遭日月之雰虹去

父母之邦國埋形影於胡戎絶君臣而辭胥寓踏厚地而蹐蒼穹抱北思之胡馬望南飛之夕鴻泣霑襟而襟露悲微陰而帶風背休明之云始余播棄於天地自大學而遊承明出書生而從下吏身豫封禪之官名入南宮之記登玉墀之深眇出金門之崇邃受北狄之奉書禮東夷之獻使[illegible]寔不啻至屈膝遜言以殊方降意嗟五十之踰季忽流離於凶或值中軍之失權而大盜之移國何赤疹之四起豈黄霧之云塞祈瘦弟於赤眉乞老親於劇賊免伏質以解衣遂窘身而就勒既而天漸既淫否終斯泰靈聖奮發風雲響會埽欃槍之星斬蚩尤之旆余板逆而効從遂妻誅而子害雖分珪而祚土迄長河之如帶肌膚之痛何戚潛騎之悲無狀我國家之沸騰我天下之匡復我何辜於上玄我何負於鄰睦背盟書而我欺圖信神而我戮彼孟冬之云季惣官司而就紲託馬首之西蕃隨檻車而廻轍履峩峩之曾冰面飀飀之嚴雪去莫敖之所縊過臨江之軏折矧今古之悲涼並攢心而霑袂渡狹石之敧危跨清津之幽咽鳥虐兮而自隕猿號子而腹裂歷馮漢之逶迤及楚郢之參差望隆中之大宅映峴首之沉碑既纍然而就鞅非

遊說之能窺至若高祖武皇帝之基天下也岐周景亳之地龜圖雀書之秘醒醉之歌味絶讓畔之田鱗次余既長於克民覺何從而掩泗洧水兮潺且清宛水兮澄復明昔南陽之穰縣今百雉之都城我太宗之威武過宛洧而陳兵百萬之虜俄成魚鼈千仞之阜倏似滄瀛雖惡刑成於赦服故蠻狄震乎雄名乃尋折而歷商遂經秦而至洛覺高蹈之清遠具風雲之倏爍其山也則嶔岑巑岏巖峻婁陁或孤峰而秀聚或逸出而橫羅千歲之木半嶺表百丈之石枕溪阿其水則碎旬瀄汨或寬或疾擊萬瀨而相奔聚千

流而同出何武關之狹隘而漢祖之英雄山萬里而仰雲雨水百仞而寫蜿虹若一夫而守隘宣萬衆之態攻去青泥而踰白鹿越渥水而到青門長卿之賦可想邵平之跡不存咄嗟驪山之阜惆悵灞陵之園文恭儉而無隟嬴蔡握其何言訪軹道之長組檜籃田之璵璠無故老之可訊並膴膴之空原登未央之北闕望長樂之基址伊太后之所居築旂亭而成市槐路鬱以三條方塗坦而九軌觀阡陌之遺踪寔不乖乎前史傍直城而北轉臨横門而左趨南則董卓之塢北則苻堅所居即二賊之墟壘為彼主之庭除

終南巃嵸太一嵯峨九嵕堀起八壘連河汨涇泥之混濁溢渭渚之清波指咸陽而長望何趙李而經過息甘泉而避暑猶爽塏而清穌爾乃背長夏涉素秋臥寒埜坐林阪霜微疑而侵骨楙栽動而風遒思我親戚之顏額寄夢寐而魂求察故鄉之安否但望斗而觀星稚子夭於鄭谷勉勵愧乎延州聞夔妾之長叫引寒風而入楸倚精靈以堪此乃縱酒以陶憂至誠可以感鬼秉信可以祈天何精殞而魄散忽魂歸而氣旋解龍驂而見送逐郵驛於亭傳出向來之大衢反初入之山川受繞朝之贈策欸李陵之别篇泪

未悲而自墮語未咽而無宣於皆和風四起具物初榮草極埜而舒翠花分叢而落英魚則潛波渙濯鳥則應嶺俱鳴随六合之開朗與風雲而自輕其所涉也州則二雍二荆昌歡江并唐安淛洛巴郢雲平其水則淮江漢洧隋浩汗澧潦涯潏河涇渭相亂或浮溪而揭淺或淩波而泝峠每日夕而靡依常一步而三歎蠻蜒之與荆吳玄狄之與羌胡言語之所不通嗜欲之所不同莫不疊足斂手低眉曲躬豈論生平與意氣止望昔丘於南風悲城邑之毀撤慮風水之漱揚既盡地而謁帝乃褰橘而升堂何神儛之足學此即霓衣而虹裳也

冬蕉卷心賦 載菀文　　涂㮕

抜殘心於孤翠植晩翫於冬餘枝横風而碎色葉漬雪而傍枯

蜀葵花賦 載菀文　　王鎬

惟兹竒草遷花𠧪㘴凌金坂之威夷跨玉津之浩浩值蘭值油[illegible]之廣臨靨光風之長埽仰椒屋而敷榮房而振藻邁衆芳而秀出冠襍卉而當閨既扶疎而雲夢亦灼爍而星微布護交加蓊茸紛葩旒莖密葉翠蕚丹華

幽庭賦載藝文　　沈炯

矧幽庭之閑趣具春物之芳華轉洞房而引景偃飛閣而藏霞築山川於戶牖帶林花於東家草纖纖而垂綠樹搔搔而落花於是秦人清歌趙女鼓筑嗟光景之遲暮詠羣飛之棲宿顧留情於君子豈含姿於嬌沐於是起而長謡曰故年花落今復新新年一故成故人那得長繩繫落日年年月月但如春

愍時賦并序　　陳宣帝

于謹平梁之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故地乃曰恨不用尹惪毅言以致於是又見邑居殘毀干戈日尋恥威略不振常褭憤懣乃著愍時賦以見其意詞曰

嗟余命之舛薄寔賦運之逢屯旣殷憂而彌歲亦坎壈而相隣晝營營而至晚夜耿耿而通晨望否極而反泰何杳杳而無津悲晉璽之遷趙痛漢鼎之移新無田范之明略愧夷齊之得仁遂胡顏而苟免謂小屈而或伸豈妖沴之無已何國步之長淪恨少生而

怯弱本無志於爪牙謝兩章之雄勇恧二策之英華豈三石於鄂杜異五馬於瑯瑯直受性而好善類蓬生之在麻冀無咎而霑慶庶保靜而蠲邪何昊穹之不惠值上帝之紆奢神州鞠為茂草赤縣遶於長虵徒仰天而太息空撫襟而咨嗟伊古人之有褭尚或感於知已况華蕚聯於宵極寵渥流於無已或小善而必褒時片言而見美昔待臯於禹州歷三考而見紀獲免戾於明時遂超隆於宗子始解印於稽山即驅傳於襄水彼南陽之舊國寔天漢之嘉祉旣川嶽之形勢復龍躍之基址此時賞之謬及謂維城之足

恃位諸侯之雋貳遂留滯於楚川等句踐之絶望同重耳之終焉望南枝而灑泣或東顧而潺湲歸歟之情何極首丘之思邈然忽值魏師入討於彼南荆既兵車之赫赫俄一鼓而陵城同瘠生之舍許等小白之全邢伊社稷之不泯寔有感於生靈伊吾人之固陋本漂泊於流萍忽沉滯於茲土復蔵門而無成昔千乘之畿向今七里而盤縈寡田邑而可賦闕丘井而求兵無河内之資峙同榮陽之未平夜饑騷而擊柝晝孑孑而揚旌烽連雲而廻照馬伏櫪而悲鳴既有衆於斯日亦馬浮而云盜彼雲夢之舊都乃標奇於昔者驗往記以瞻今何名高而事寡寂寥井邑荒涼原埜徒揄揚於宋玉空嗟咨於司馬南方卑而歎屈長沙濕而悲賈[illegible]余國家之侯主庚與周而祀夏忽縈憂於此屈豈季華之天假加以狗盜鼠竊蜂蠆狐狸羣囿隸而為寇聚臧獲而成師窺臨津渚致邑江湄屢征伞於殷蔵頻戰赳於軒昔有扈與於夏典采芑善於周詩方叔振於蠻貊伯禽捷於淮夷在遁械其能幾會斬馘而搴旂彼積惡之必稔豈天靈之可欺交川路之云擁理惆悵而未怡

圍棊賦　載梁文　陳宣帝

引如征鴻赴沼布若羣鵲依枝類林藪之隱隱匹星漢之離離烽起百塗從横萬制或無敵而及失或先贏而後濟

貞女峽賦 載藝文　　江總

倦辛苦於嶺表遂沉淪於海外逝飄颻於轉蓬情繚繞於懸旆駭茲峽之珍怪佇奇峰而矖矚或邐迤而四成乍巃嵸而五曲含照曜之燭銀渧潺湲之膏玉山蒼蒼以隆葉樹索索而搖枝澄碧源之見底聳翠壁以臨危

勞酒賦 載藝文　　江總

在陽春之仲序覽具物之芳菲帥公卿而播百穀親耒耜而命三推開青壇於迥甸列翠幕於清沂乃遵執爵之典爰降食單之讌馤朱鳥之高牕啓黃龍之抗殿奏帝鴻之萬舞動鈞天之九變頒曲私之亭育遞寒暑而徂遷謬陳力而策駘豈酬恩於暮季

木槿賦 載藝文 江總

日及多名蕣賓肇生東方記乎夕死郭璞贊以朝榮潘文體其夏盛嵇賦惆其𣏌零此則京華之麗木非于越之舜英南中斬草衆花之寶雅什未名騷人失藻雨來翠潤露歇紅燥豐蕚疑槃伍莖若倒朝霞映日殊未研珊瑚照水定非鮮千葉芙蓉詎相似百枝燈花復羞燃暫欲寄根對滄海大纇移華廁綺錢井上栖鼯難可襍遅中桂叢豈見憐乃為歌曰啼妝梁冀婦紅妝蕩子家若持花並笑宜笑不勝花趙女垂金耳燕姬插寶珈誰知紅槿豔無因寄狹邪徒令萬里澌攀折自咨嗟

雲堂賦 載藝文 江總

覽黄圖之棟寓規紫宸於太清何面勢之膠葛信不日之經營仰一昔之壯麗跨萬古之威靈吐觸石之奇色混高堂之舊名若乃三階八户百拱千櫨瑩以玉琇飾以金英綠芰懸插紅蕖倒生於昔木葉聲寒壺人唱靜承露擎虛相風照迴天子乃下輦開宴出豫娛神文懸日月思華鳳塵冕負鳳之多幸愧層龍之不眞

山水納袍賦 載藝文 江總

皇儲監國餘辰勞謙終宴有令以納袍降賜何以奉
揚恩澤因題此賦

濫昔來之寵沐振長纓以袛肅奉心與之文章侍相娱之絲竹解女蘿之山帶佩流霞之羽服裁縫則萬壑縈體緘縷則千巖映目圖島嶼之削成寫淪漣之逕復埒衍禾於雕鏤並芬芳於蘭菊憫四選之沮遷軫百慮之廻遑霜飛空而浸霧雁照月而猜弦聽風鐘之易近對水雷之疎懸若董衣之百結同衛服之十年嗟班鬢之已颯愧治褭之為妍謝銜珠之有欸銜陛纓之無捐

華貂賦 載藝文 江總

領軍新安殿下以副貂乘錫仰銘恩澤謹題小賦

貴豈貂於搢褏飾惠文而見求標侍臣之密設曜毛彩之溫柔拜文巇而影度陪武帳而香浮隨玉珩之近遠共金璫之去留仰太山之千仞開谷中之鄙茲撤居子之寶飾榮小人之蓬鬢置醴之殊私誇賜田之溥潤顧朽拙之微躬早遊藝而不工逢河間之好古自愧始而思隆諒維鶴之有媿厥褱昔而克終

瑪瑙盌賦　載藝文　　江總

翠羽流霞之盃諒無聞於瑋麗豈匹此之奇壞爰覩珠特臻自函國狀鶩鶴之點漬似遊龍之劉刻士衡譬之雲采中郎叅其馬勒於昔北園清夏東閣浮涼山交枝而影襍水沉葉而流香憚無風而引短鷺出迥而飛長副君海濟芸峙紙落金縟護阿宗之美寶命河朔之名觴寶出崑崙之傜息觴即玄洲之玉酒酒既醉而還年盌稍酌而延壽仰天縱之體物銘歆器兮何有

修心賦　　江總

太清四季龝七月避地於會稽龍華寺此伽藍者余六世祖宋尚書右僕射州陵侯元嘉二十四季之所構也侯之王父晉護軍彪昔涖此邦卜居山陰都陽里貽厥子孫有終焉之志寺域則宅之舊基左江右湖面山背壑東西陵跨南北紆縈聊與苦節名僧同銷日月曉修經戒夕覽圖書寢處風雲憑棲水月不意華戎莫辯朝市傾淪以此傷情固可知矣啜泣濡翰豈攄鬱結庶後生君子憫余此槩焉

嘉南斗之分次肇東越之靈秘表檜風於韓什著鎮山於周紀盥大禹之金書鐫暴秦之石字太史來而探穴鍾離去而開笥信竹箭之為珍何碔砆之空直奉盛悳之鴻祀寓安禪之古寺寔豫章之舊圃成黃金之勝地遂寂默之幽心若鏡心之遠尋面曾阜之超忽邇平湖之迥溪山條偃蹇水葉侵淫挂猿朝落饑鼯夜唫果叢藥苑桃蹊橘林梢雲拂日結暗生陰保自然之雅趣鄙人間之荒襟望島嶼之逶迴面江源之重沓泛流月之夜迥曳光煙之曉匝風引蜩而嘶噪雨鳴林而修颯鳥稍狎而知來雲無情而自合邇迤埜開靈塔地築禪居喜園超滯樂樹扶疎經行

藉草宴坐臨渠持戒振錫庇影甘蔬堅固之林可喻寂臧之塲嫠如與曲終而悲起非木落而愁如豈降志而辱身不露才而揚巳鍾風雨之掩鵲倦雞鳴之聒耳幸避地而高棲馮調御之遺旨折四靡之微言悟三乘之玅理遺十纏之繫縛袪五惑之塵滓久遺榮於勢利庶忘累於妻子感意氣於疇昔寄知音於来祀何遠客之可悲私自憐其何巳

山賦　戴頡文　張正見

何神山之峻美諒苞結之所成東垂曰泰南服稱衡卤戎所擅比狄標名於是尭值洪流滔天襄陵禹敷水土奠高槎木衆川既導羣岳自修潛通四瀆鎮壓九州森羅辰象吐吸雲霧深不可測遠不可步於廬靈山長為作固爾其為狀也則武當太和武功太白崑崙五門扶寍三石峰岛一萬峭峙三百登而眺之則千里無極俯而臨之則萬仞難測映白鶴而同高混青天而共色

石賦載猗文　　張正見

連山嶻嶭巨石嶔崎上與雲而蔚薈下激水而推移舒丹霞於九折混白露於三危鎮方城於濮水固天關於湯池開五嶽之靈圖集九老之儒都韜神亏於射的產利劍於昆吾魚躍湘鄉之水雁浮平固之湖墮山鵲之金印碎驪龍之寶珠奄謁披衣氤氳翠微精衛取而填海天孫用以支機隨齒工而不落傍東武而供飛

衰桃賦載猗文　　張正見

巖巖秀峰吐桂榮松獨夭桃之灼灼軽擢采於寒蹊爾乃萬株成錦千林似翼沓晝波文花然樹色荧秦源而逸氣飄漢綬而流芳譬蘭釭之夜炷似明鏡之朝妝成谿列逕光暟豔氾閶眞定之蒼染襍房陵之縹李芬芳難歇照曜無儔舒若霞光欲起散似電來將妝既而風落新枝霜飛故葉歎垂釣之妖童怨傾城之麗妾

山蘭賦　裁菊文　周洪讓

爰有奇特之草產於空崖之地仰鳥路而裁通眠行踪而莫至挺自然之高介豈衆情之服媚竄紛結之可求非延佇之能洎稟造化之均育與卉木而齊致入坦澗而銷聲屏山幽而靜異獨見識於琴臺竊逢知於綺季

鴛鴦賦　裁菊文　徐陵

飛飛兮海濱去去兮迎春炎皇之季女織素之佳人未若宋王之小史含情而死憶以頻之生離恨新婚之無子既交頸於千年亦相隨於萬里山雞映水那自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眞成長合會無勝比翼兩鴛鴦觀其弄吭浮沉輕軀瀁瀁拂荇戲而淺散排荷翻而水落特訝鴛鴦鳥長情眞可念許處勝人多何曾肯相厭聞澗鴛鴦一鳥名教人如有逐春情不見臨邛卓家女祇為琴中作許聲

華林園馬射賦　庾信

於昔玄鳥司曆蒼龍馭行羔獻氷開桐華萍合皇帝幸於華林之園千乘雷動萬騎雲屯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旂一色乃命羣臣陳大射之禮騶虞九節貍首七章於是選朱汗之馬校黃金之埒紅陽飛鵲紫燕陸沈唐成公之驌驦海南侯之千里莫不飲羽銜箭啥猨落鴈鐘鼓振地埃塵漲天絲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寔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歡欣者也歲次昭陽月在大梁其日上巳其昔少陽春吏司職青祇効祥徵萬騎於平樂開千門於建章皇帝翊四

校於儷園廻六龍於天苑華蓋平飛風烏細轉帷宮宿設帳殿開筵傍臨細柳斜界宜春河潛雒草渭口浇泉壻雲互色的暈重圍陽管既調春絃寔撫玉津調鐘金鎛節鼓於是咀銜拉鐵逐日追風並試長纓之埒俱下蘭池之宮鳴鞭則汗赭入埒則塵紅變三驅而畫鹿登百尺而懸熊禮正六耦詩歌九節弓如明月對堋馬似浮雲向埒鴈失羣而行斷猨求林而路絕乃有六郡雄才五陵高選新迴馬邑之兵始罷龍城之戰尚帶流星猶乘奔電始聽鼓而唱籌即移竿而標箭熊耳刻梧浮雲畫壘水衡之錢山積織室之錦霞開司筵賞至酒正杯來既而日下澤宮筵闌相國帳從蹕之留歡眷廻鑾之餘武

小園賦　庾信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況乎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竈既煗而堪眠豈必連闥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綠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余有數畝敝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閒居之樂況乃黄鶴戒露非有意於輪軒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鐘鼓陸機則兄弟同居韓康則舅甥不別蝸角蚊睫又足相容者也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坯桐間露落柳下風來琴號珠柱書名玉桮

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欹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榆柳兩三行梨桃百餘樹撥蒙密兮見窗行欹斜兮得路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懼草樹溷淆枝格相交山為簣覆地有堂坳藏貍並窟乳鵲重巢連珠細菌長柄寒匏可以療饑可以棲遲崎嶇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閑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於叢蓍金精養於秋菊棗酸梨酢桃榹李薁落葉半牀狂花滿屋

名為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試偃息於茂林迺久羨於抽簪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恒沉三春負鋤相識五月披裘見尋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之上林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加以寒暑異令乖違德性崔駰以不樂損年吳質以長愁養病鎮宅神以薶石厭山精而照鏡屢動莊舄之吟幾行魏顆之命薄晚閒閨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燋麥兩甕寒菜一畦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昔草濫於吹噓藉文言之慶餘門有通德

家承賜書或陪玄武之觀時參鳳凰之墟觀受釐於宣室賦長楊於直廬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永滅摧直轡於三危碎平途於九折荊軻有寒水之悲蘇武有秋風之別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百靈兮倏忽精華兮已晚不雪雁門之踦先念鴻陸之遠非淮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不暴骨於龍門終低頭於馬坂諒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渾渾

竹杖賦　庾信

桓宣武平荆州外白有稱楚丘先生来詣門下宣武曰名父之子流離江漢孤之責矣乃令引進乃曰噫子老矣鶴髮雞皮蓬頭歷齒乗是江漢英靈衡荆杞梓雖有開於十室幸無求於千里寡人有銅環靈壽銀角桃枝開木瓜而未落養蓮花而不萎迎僊客於錦市送遊龍於葛陂先生将以養老将以扶危先生咲而言曰中國明於禮義闇於知人心之憂矣惟我生民雖復踈條勁栢促節貞筠杖端刻鳥角背圖麟豈能相予此疾将予此身若乃世變市朝年移陵谷

積唯鷹厲風霜慘黷楚漢爭衡袁曹競逐獸食無草禽巢無木於昔無懼而慄不寒而戰胡馬哀唯羌笳悽轉親友離絶妻孥流轉玉關寄書章臺留釗寒關悽愴覊旅悲涼踈毛拒於蟾緻脆骨被於風霜髮種種而愈短眉彤彤而競長是以憂幹扶踈悲條鬱結宿昔僛醜俄然耆耋變田鳳於承宫欧陽文於酸蔑潘岳秋與嵇生倦遊桓譚不樂吳質長愁並皆年華未暮容貌先秋予此衰矣雖然有以非鬼非魃乃心憂矣未見從心先求順耳伯玉何嗟丘明惟耻拉虎捭熊余猶稚童觀形察貌予寔悲翁别有九棘龐眉三槐眷齒孔光謝病遠逢致仕吳濞不期楊彪衰于明公此贈或非乖理先生乃歌曰穐藜促節白藋同心終堪荷篠自足驅禽一傳大夏空成鄧林

邛竹杖賦　　庾信

沉贇子遊巴山之岑取竹於北陰㛹娟高節寂歷無心霜風色古露染斑深每與龍鍾之族幽翳沉沉文不自殊質而見賞蘊諸鳴鳳之律制以成龍之杖披條勁直璘斌色滋和輪人之不重待羽客以相貽青春欲暮白雲來遲誹於長者捧以從之執末而獻無因自持諸葛雖甘不可以倚彼嶶雖實不可以美未若處不材之間當有用之始魯以分爵漢錫以年皆尚爾齒今優我賢書横機玉麈筵則函之以後拂之以前爾其摘芳林沼行樂軒除間導畢之垂忽隨上

下之遊夫寄根江南淼淼幽潭傳節大夏悠悠廣埜豈比夫接右堂上之屐為左座右之銘而得與綺紳瑤珮出芳房與蕙廷

哀江南賦　　庾信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銷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必反傳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士杜元凱之平生並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先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流離至於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下亭漂泊

高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為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詞惟以悲哀為主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荊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横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鶴唳非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為三分衆纔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

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鋤耰棘
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季乎是知
併吞六合不免軹衟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戚
嗚呼山嶽崩頹既覆危亡之運春龝迭代必有去故
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況復舟檝路窮
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飈衟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
欲達其言勞者欲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
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為族經邦佐漢用論衟而
當官禀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

邑臨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
倚於墻壁路交橫於豺虎値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
東聚彼凌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
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水木
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衟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
事君彰於義烈新埜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
況乃少微眞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譚
講樹就簡書筠降生世悳載誕眞臣文詞高於甲觀
模楷盛於漳濱嗟有衟而無風歎非昔而有麟既姦
回之奰匿終不悅於仁人王子洛濱之歲蘭成射策

之季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遊洊雷之講肆
齒明離之冑筵既傾蠡而酌海遂測管而窺天方塘
水白釣渚池圓侍戎韜於武帳聽雅曲於文絃乃解
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居笠轂而掌兵出蘭池而
典午論兵於江漢之君拭玉於卤河之主於是朝埜
歡娛池臺鐘鼓里為冠蓋門成鄒魯連茂苑於海陵
跨橫塘於江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為柱
橘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卤賮浮王南琛沒羽
吳歈越吟荊豔楚舞草木之遇陽春魚龍之逢風雨
五十季中江表無事王歙為和親之侯班超為定遠

之使馬武無預於甲兵馮唐不論於將帥豈知山嶽
闇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
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譚
劫燼之灰飛辯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臥
刀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宰衡以干戈為兒戲搢
紳以清譚為廟畧乘漬水以膠船馭奔駒而朽索小
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猿鶴獘箄不能救鹽池
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既而魴魚赬尾四郊多
壘殿押江鷗宮鳴埜雉湛盧去國艅艎失水見被髮
於伊川知百季為戎矣彼姦逆之熾盛久遊魂而放

命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為梟為獍負其牛羊之力肆
其水草之性非玉燭之能調豈璿璣之可正值天下
之無為尚有欲於羈縻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
皮見胡桐於大夏識鳥卵於條支豺牙密厲虺毒潛
吹輕九鼎而欲問闚三川而遂窺始則王子召戎姦
臣介胄既官政而離邊遂師言而泄漏望廷尉之逋
囚反淮南之窮寇出狄泉之蒼烏起横江之困獸地
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北闕龍吟東陵麟鬬爾
乃桀黠横扇馮陵畿甸擁狼望於黄圖塡盧山於赤
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

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竟遭夏
臺之辱終貽堯城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
戎之戰陶侃空爭米船顧榮虛搖羽扇將軍死綏路
絶重圍烽隨星落書逐鳶飛遂乃韓分趙裂鼓臥旂
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
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
則父子離別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二世為將終於此
滅濟陽忠壯身叅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主辱臣
死名有身喪敵人歸元三軍悽愴尚書多算守備是
長雲梯可拒地衜能防有齊將之閑諜無燕師之臥

大事去矣人之云亡甲子奮發勇氣咆勃寔總元
戎身先士卒胄落魚門兵塡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
骨功業夭枉身名埋沒或以隼翼鷃披虎威狐假沾
漬鋒鏑脂膏原埜兵弱虜強城孤氣寡聞鶴唳而虛
驚聽胡笳而淚下據神亭而亡戟臨横江而棄馬崩
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於是桂林顛覆長洲麋
鹿潰潰沸騰茫茫墋黷天地離阻人神慘酷晉鄭靡
依魯衛不睦競動天關爭迴地軸探雀鷇而未飽詩
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杜之
謀人有秦庭之哭爾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詶

對逢鄂坂之譏嫌值彤門之征稅乘白馬而不前策
青騾而轉礙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上游彼鋸牙
而鉤爪又巡江而習流排青龍之戰艦鬬飛鷰之船
樓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丘乍風驚而射火或
箭重而沉舟未辯聲於黄蓋已先沉於杜侯落帆黄
鵠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
牛若乃陰陵路絶釣臺斜趣望赤岸而沾衣艤烏江
而不渡雷池柵浦鵲陵焚戍旅舍無煙巢禽無樹謂
荊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維揚三千餘里過
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屆於七澤濱於十死嗟

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祿仕謬掌衛於中軍誤尸承於御史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昔三世而無慙今七葉而方落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入欹斜之小徑掩蓬藋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於時西楚霸王劍及繁陽鏖兵金匱校戰玉堂蒼鷹赤雀鐵舳牙檣沉白馬而誓衆負黃龍而渡江海湖迎艦江洋送王戎車屯於石城戈船掩於淮泗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荀罃暮至剖巢燻穴奔魑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

然腹為燈飲頭為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之虎據龍盤加以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兎而窟穴與風塵而殄悴西瞻博望北臨玄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於玉女窗扉繫馬於鳳凰樓柱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若夫立德立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更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以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司徒之表裏經綸狐偃之惟王寔勤橫琱戈而對霸主執金鞭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眞始則地名全節終則山稱枉人南陽

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鎮北之負譽矜前風飈凜然水神遭箭山靈見鞭是以蟄熊傷馬浮蛟沒篙才子并命俱非百季中宗之夷凶靜亂大雪冤恥去代郢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禮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己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況背關而褒楚與端委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溠蒐乘巴渝問諸淫昏之鬼求之厭劾之巫荊門遭廩延之戮夏口濫逵泉之誅蔑因親以教愛忍龢樂於彎弧既無謀於肉食非所

望於論都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三端登陽城而避險臥砥柱而求安既言多於忌刻實志勇而刑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地惟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黷其盟則寒豈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況以沴氣朝浮妖精夜殞赤烏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季斯盡周含鄭怒楚結秦冤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鄰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棧秦車於暢轂沓漢鼓於雷門下陳倉而連弩渡臨晉而橫船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九虎辭洞庭兮落木

去涔陽兮極浦熾火兮楚旆貞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析柱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拊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慢支以轂走宮之竒以族行河無氷而馬渡關未曉而雞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偽遊之地荒谷縊於莫敖治父囚於羣帥硎穽摺拉鷹鸇批攢寃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饑隨蟄鷰暗逐流螢秦中山黑關上泥青於昔瓦解氷泮風飛雹散渾然千里淄澠一亂雪暗如沙氷横似岍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

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況復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揚亭有離别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别有飄颻武威覊旅金微班超生而望返温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鳧求去蘓武之一雁空飛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雖借人之外力寔蕭墻之内起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荆山鵲飛而玉碎隨岍蚌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遊於新市梁故豐徙楚寔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媯之後將育於姜輸我神器

居為讓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寳曰位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之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且夫天道廻旋生民預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泊余身而七葉又遭旹而北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況復零落將盡靈光巋然日窮於紀歲將復始逼切危慮端憂暮齒踐長樂之神皐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山廻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鍾鼎於金張聞絃歌於許史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旹將軍咸陽布衣非獨

思歸王子

傷心賦　　庾信

余五福無徵三靈有譴至於繼體多從夭折二男一女並得勝衣金陵喪亂相繼亡歿羇旅關河倏然白首苗而不秀頻有所悲一女成人一長孫孩稚奄然玄壤何痛如之既傷即事追悼前亡唯覺傷心遂以傷心為賦若夫入室先非復企及夾河為郡前途逾遠婕妤有自傷之賦揚雄有哀祭之文王正長有北郭之悲謝安石有東山之恨豈期然矣至若曹子建王仲宣傅長虞應德璉劉韜之母任延之親書翰傷切文詞哀痛千悲萬恨何可勝言龍門之桐其枝已

折卷施之草其心實傷嗚呼哀哉賦曰

悲哉龝風搖落變衰魂兮遠矣何去何依望思無望歸來不歸未達東門之意空懼西河之譏在昔金陵天下喪亂王室板蕩生民塗炭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地鼎沸於袁曹人豺狼於楚漢或有擁樹催炊藏衣遺難未設桑弧先空柘館人惟一丘亭遂千秋邊韶永恨孫楚長愁張武壯之心疾羊南城之淚流痛斯傳體尋茲世載天嗇斯慈人倫此愛膝下龍摧掌中珠碎芝在室而先枯蘭生庭而蚤刈命之修短哀哉已滿鶴聲孤絕猿唫腸斷嬴博之間路似新安滕緘轄櫝栟掩虞棺不封不樹惟棘惟欒天慘慘而無色雲蒼蒼而正寒況乃流寓秦川飄飄播遷從官非官歸田不田對玉關而羇旅坐長河而暮年已觸目於萬恨更傷心於九泉至於三帀二龍三珠兩鳳並有山澤之靈各入熊羆之夢望隴首而不歸出都門而長送對寶瑟而痛心撫玄經而流慟石華空服犀角虛篆風無少女草不宜男烏毛徒覆戲乳空含震為長男之宮巽為長女之位在我生年先凋此地人生幾何百憂俱至二王奉佛二郗奉道必至有期何能相保淒其零零飈焉龝草去矣黎氏

哀哉仲仁冀羊祜之前識期張衡之後身一朝風燭萬古埃塵丘陵兮何忍能留兮幾人

枯樹賦

庾信

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内知名代異昔移出為東陽太守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至如白鹿貞松青牛文梓根柢盤魄山崖表裏桂何事而銷亡桐何為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開花建始之殿落實睢陽之園聲含嶰谷曲抱雲門將雛集鳳比翼巢鴛臨風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猨乃有拳曲擁腫盤坳反覆熊彪顧盼魚龍起伏節豎山連文橫木蹙匠石驚視公輸眩目雕鐫始就剞劂仍加平鱗鑿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錦片片真花紛披

草樹散亂煙霞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遷森梢百頃槎枿千年秦則大夫受職漢則將軍坐馬莫不苔埋菌壓鳥剝蟲穿低垂於霜露撼頓於風煙東海有白木之廟西河有枯桑之社北陸以楊葉為關南陵以梅根作冶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豈獨城臨細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若乃山河阻絕飄零離別拔本垂淚傷根瀝血火入空心膏流斷節橫洞口而敧臥頓山腰而半折文衺者合體俱碎理正者中心直裂戴癭銜瘤藏穿抱穴木魅睗睒山精妖孽況復風雲不感羇旅無歸未能采葛還成食薇沉淪窮巷蕪沒荆扉既傷搖落彌嗟變衰淮南云木葉落長年悲斯之謂矣乃為歌曰建章三月火黃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桓大司馬聞而歎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春賦　庾信

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新年鳥聲千種囀二月楊花滿路飛河陽一縣併是花金谷從來滿園樹一叢香草足礙人數尺遊絲即橫路苔始綠而藏魚麥纔青而覆雉吹簫弄玉之臺鳴珮凌波之水移戚里之家富入新豐而酒美石榴聊汎蒲桃醱醅芙蓉玉盌蓮子金杯新芽竹筍細核楊梅綠珠捧琴至文君送酒來玉管初調鳴絃暫撫陽春淥水之曲對鳳迴鸞之舞更炙笙簧還移筝柱月入歌扇花承節鼓協律都尉射雉中郎停車小苑連騎長楊金鞍始被柘月新張拂塵看馬埒分朋入射堂馬是天池之龍種帶乃荆山之玉梁豔錦安天鹿新綾織鳳皇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邊多解神樹下流桮客沙頭度水人鏤薄窄衫袖穿珠帖領巾百丈山頭日欲斜三晡未醉莫還家池中水影懸勝鏡屋裏衣香不如花

七夕賦　庾信

兎月先上羊燈次安覩牛星之曜景眡織女之闌干於是秦娥麗妾趙豔佳人窈窕名燕逶迤姓秦嫌朝妝之半故憐晚拭之全新此皆併捨房櫳共往庭中縷條緊而貫矩鍼鼻細而穿中

鴛鴦賦 載菁文　　庾信

盧姬少來事魏王自有歌聲足繞梁何曾織錦未肯挑桑終歸薄命著罷空床見鴛鴦之相學還欹眠而淚落南陽漬粉不復看京兆新眉遂懶約況復雙心並翼馴狎池籠浮波弄影刷羽乘風共飛簷几全開魏宮俱棲梓樹堪是韓馮若乃韓壽欲婚溫嶠願娉玉臺不送胡香未有必見此之雙飛覺空床之難守

鏡賦 載菁文　　庾信

天河漸没日輪將起鷰噪吴王烏驚御史玉花簟上金蓮帳裏始摺屏風新開戶扇朝光晃眼早風吹面臨桁下而牽衫就箱邊而著釧宿鬟尚捲殘妝已薄無復脣珠纔餘眉萼靨上星稀黃中月落鏡臺銀帶本出魏宮能橫却月巧挂迴風龍垂匣外鳳倚花中鏡迺照膽照心難逢難值鑄五色之蟠龍刻千年之古字山雞看而獨舞海鳥見而孤鳴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壁上菱生暫設妝奩還抽鏡屜競學生情爭憐今世鬟齊故略眉平猶剩飛花塼子次第須安

朱開錦蹹黛難油檀脂酥甲煎澤漬香蘭量髻鬢之長短度安花之相去懸媚子於搔頭拭釵梁於粉絮梳頭新罷照著衣還從妝處取將歸暫看弦繫懸知纈縵衫正身長裾斜假襻真成個鏡特相宜不能片時藏匣裏暫出園中也自隨

象戲賦載藝文　庾信

觀夫造作權輿皇王厥初濛凝陰於厚㥁仰沖氣於清虛於是綠簡旣開丹局直正理洞研幾原窮作聖若扣洪鐘如懸明鏡白鳳遥臨黄雲高暎可以變俗移風可以涖官行政是以局取諸乾仍圖上玄月輪新滿日暈初圓模羽林之華蓋寫明堂之壁泉坤以爲輿剛柔卷舒若方鏡而無影似空城而未居促成文之畫亡靈龜之圖馬麗千金之馬符明六甲之符於是搢笏當次依辰就席迴地理於方珪轉天文於圓璧分荆山之美玉數藍田之珉石南行赤水之符

北使玄山之策居東衢而龍青出鹵關而馬白旣舒玄象耶定金杆昭日月之光景乘風雲之性靈取四方之正色用五㥁之相生從月建而左轉起黄鍾而順行陰亂則顧兎先出陽變則靈鳥獨明况乃豫遊仁壽行樂徽音水影摇日花光照林乍披圖而久玩或開經而熟尋雖復成之於手終須得之於心乃有龍燭銜花金鑪浮氣月落桂垂星斜柳墜猶豫樞機嫌疑涇渭顧望迴惑心情怖畏應對坎而衡離忽當中而取未

蕩子賦載藝文　庾信

蕩子辛苦逐征行直守長城千里城隴水恒冰合關山唯月明况復空牀起怨倡婦生離紗牕獨掩羅帳長垂新筝不弄長笛羞吹常季桂苑昔日蘭閨羅敷總髮弄玉初笄新詩于夜舊舞前溪别後闗情無復情離前明鏡不須明合歡無信寄迴文織未成遊塵滿牀不用拂細草横階隨意生前日漢使著章臺聞道夫壻定應迴手巾還欲燥愁眉即剩開逆想行人至迎前含唉來

對燭賦載蓺文　　庾信

龍沙雁塞甲應寒天山月坂客衣單燈前行衣疑不亮月下穿鍼覺最難剩取燈花持炷燭還却燈檠下燭盤傍垂細溜上繞飛蛾光清寒入焰[illegible][illegible]暗風過楚人纓脫盡燕君書誤多曉星没芳燕歇還持照夜遊詎減齒園月

燈賦載蓺文　　庾信

九龍將暝三爵行棲瓊鈎半上弱木全低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盤香[illegible]然蜜氣樵燒蘭燼長宵久光青夜寒秀帳掩映魭膏照灼動鱗甲於鯨魚鮫光芒於鳴鶴蛾飄則碎花亂下風起則流星細落沉復上蘭深夜中山醑清楚妃留客韓娥合聲但歌著節遊絃絕鳴輝輝朱燼焰焰紅榮乍九光而連影或雙花而並明寄言蘇季子應知餘照情

雪賦戴叔文　劉璠

天地否閉凝而成雪應乎玄冬之晨在於冱寒之節蒼雲暮同嚴風曉別散亂徘徊雰霏皎潔違朝陽之暄煦就凌陰之慘烈混二儀而並色覆萬有而皆空旣奪朱而成素寔矯異而爲同始飄颻而稍落遂紛糅而無窮睨攝光而映淨夜合影而通矓似北荒之明月比西崑之閬風

慰志賦　崔纂

嘉昔人之遘辰兮美伊傅之遇旹應規矩之淑質兮過班倕而裁之協準矱之貞度兮同斷金之玄策何天衢於盛世兮超千載而垂績豈修㝡之極致兮將天祚之悠適怒余生之不造兮丁漢氏之中微氛霓鬱以横厲兮羲和忽以潛暉六柄制於家門兮王綱摧以陵遲恐共工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睹嫚藏而乘釁兮竊神器之萬機思輔弼以媮存兮亦號咷以訓咨嗟三事之我負兮乃迫余以天威豈無熊僚之微介兮悼我生之殲夷庶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

之所譏遂翕異以委命兮受符守乎艮維恨遭閉而不隱兮違石門之高縱揚蛾眉於復闗兮犯孔戒之冶容懿柢峕之悟悔兮慕白駒之所從乃稱疾而屢復兮歷三祀而見許悠輕舉以遠遁兮託峻危以幽處竫潛思於至順兮騁六經之奥府皇冉命而紹卹兮乃眷顧乎建武運攙搶以電埽兮清六合之土宇聖息滂以横被兮黎庶愷以鼓舞闢四門以博采兮彼幽牧之我舉分畫定而計决兮豈云貢乎彼郤荀遂懸車以縶馬兮絶旹俗之進取歎暮春之成服兮闔衡門以埽軌聊優游以永日兮守性命以盡齒貴

啓體之歸全兮庶不忝乎先子

悼騷賦

梁叔敬

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讒以鳴邑兮卒羸誅於兩觀般伊周之協悳兮曁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已以縈名雖呑刀以奉命兮抉目眦於門閭吳蕪蔚其已殖兮可信顔於王廬圖徃鏡来兮關北在篇名旣泯没兮後辟亦然屈平濯悳兮絜顕芬香句踐皋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强趙殞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惟洪勛以

遐邁服荔裳如朱綬兮騁鑾路於彝瀨歷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僞乂臨衆瀆之神林兮東勑職於蓬碣祖聖濟而垂典兮褎忠孝以為珍旣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傅其違指兮何楊生之欺眞彼皇麟之高舉兮熈太清之悠悠臨岷川以愴恨兮指丹海以為期

九宮賦有序

黃文彊

伊黃虛之典度存斗文之會宮騶華蓋之崴蕤依上
帝以降崇握璇璣而布政總四七而持綜龢日月之
光曜均節度以運行序列宿之熛燗咸垂景以煌煌
歷天陰之晦暗揚玉石以炳明鏡大淵之浩廣泂坑
漭以坱圠睎旭歷而鋭[illegible]廓岏峗以閱閒即蹴縮以
𢢍穤坎埏挨以瀖煬騾騮驕以羌羸磋磦皓鷮以駮
樂銀佛律以順游徑閶闔而出玉房謁五嶽而朝六
宗對祝融而督勾芒蕩翊翊以敉降聊優游以徜徉
騕褭崙而蹈碣石踰庭柱而跨太行胕熊耳而據桐
柏介嶓冢而持外方浣彭蠡而洗北海淬五湖而漱
華池粉白沙而定容春南越以騰歷連明月以為懸
剝駃鷄以為釵繞繢組而雲鬢垂獨璽而服離貴戴
集炭而帶繚曳陶匏以委虵乘根車而駕神馬驂駿
騎而依窮奇使織女驂乘王良為御三台執兵而奉
引軒轅乘駈驢而先驅招搖豐隆騎師子而俠轂各
先後以為雲車左青龍而右白鵠前七星而後螣蛇
徵太一而聚羣神趣熒惑而叱太白東井㲉𪀦而揩
灑彗勃佛仿以梢擊四微壓於千㵎絕引者而警蹕
蚩尤之倫玢璘而要斑爛垂金干而建椎戟操巨棨
之璬琴齊佩機而鳴廓狼弧彀張而外嚮枉矢持芒
以岝崿迅衝風而突飛電振雲峪岫而土空山龍狡
猾而蹴踐翌走扎揭而獠桔梗櫟略䝤而突列蛸槁
肩屈而却梁黨叱巷溏而觸蟂蜓扶磐礰而抃雷公
摽擎缺而拂勃決奮雲旂而摧鴻鐘聲淳淪以純侖
四海瀇而拓地梁辟太山而刺嵩高吸洪河而嘬九
江登蕉嶤之鰲臺闢天門而閃帝宮享嘉命而延壽
樂斯宮之無窮

觀象賦　張鏡

陟秀峰以遐眺望靈烏於九霄覩紫宮之環周嘉帝座之獨標瞻華蓋之蔭鶴何虛中之迢迢爾乃縱目遂覽傍極四維北臨辰極南覩太微左則天紀槍棓攝提大角二咸防奢七公理獄右則少微軒轅尊卑有秩御宮典衣女史秉筆內率執禮以伺邪天牢禁懲而察奸遠尋終古攸然獨詠美景星之繼晝大唐堯之寔盛嘉黃星之靡鋒明虞舜之不競歎熒惑之合心高宋景之守正桀斬諫以星孛紂䖝荒而致彗恒星不見而周衰枉矢勉行而秦滅諒人事之有由豈妖災之虛設誠庸主之難悟故明君之所察克無為而觀象況惠非乎明喆

郊祀賦　鄧耽

洛政元正誕章厥新豐恩羨溢含唐孕殷承皇極揩天文舒優遊展弘仁陽明光宥皐人羣公卿尹侯伯武臣文林華省奉贊厥珍夷髦盧巴來貢來賓玉璧既萃於斯萬率穆穆皇王克明厥德應符蹈運旅童厥福昭假列祖以孝以仁自天降康保定我民

月賦　公孫乘

月出皦兮君子之光鶤雞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君有禮樂我有衣裳猗嗟明月當心而出隱員巖而似鉤蔽修堞而分鏡旣少進以增輝遂臨庭而高映炎日匪明皓璧非净躔度運行陰陽以正文林辯囿小臣不佞

誚青衣賦　張子並

彼何人斯悅此豔姿麗辭美譽雅句斐斐文則可佳志鄙意微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高岡可華何必棘茨醴泉可飲何必洿池隋珠彈雀堂溪刈葵鴛鶵嚇鼠何異於鴟歷觀古今禍福之階多由嬖妾淫妻書戒牝雞詩載喆婦三代之季皆由斯起晉獲驪戎斃褱恭子有夏取仍覆宗絕祀叔肸納申聽聲狼似穆子私庚豎牛餒已黃歇之敗從李園始魯受齊樂仲尼逝矣文公褱安姜笑其鄙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願得周公妃以

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晏嬰潔志不顧景女乃雋不疑奉霍不受見尊不迷況此麗豎三族無紀綢繆不序蟹行索妃旁行求偶昬無媒理宗廟無主門戶不名依期在所生女為妾生男為虜歲時酹祀請其先祖或於馬廐廚間竈下東向長跪接狎觴酒悉請諸靈僻邪無主多亡少出銅丸鐵柱積繢累意皆來集聚嫡婉權心各有先後臧獲之類蓋不足數古之贅壻尚猶塵垢況明智者欲作奴父勤鄙君子無當自逸宜如防水守之以一秦穆思譽故獲終言

歌賦𢧐苑文　　袁山松

朱脣不啓皓齒不離清氣獨轉妍弄潛移㦲似停而不留㦲如疾而不馳

駃牛賦𢧐苑文　　臧澍頎

若乃豪宗戚衛公侯王后乘輕御肥貂蟬耀首翟翟華貂鑠鑠雲母良特擢足於雙阜名駿疊迹於左右如貴遊踊躍於絕倫觀者嗟妍其好醜遂慕駿駃以相高精彼竒選之希有儀體旣美特資高足名傒飛兎價齊驥騄

艾賦載藝文　孔甯之

良藥弗達砭鍼莫宣奇艾急病靡身挺煙治匪君臣淂用神火振淹固於爛氣絕息乎無假溥建投而招祟鉗柎擣而貽酕伊茲艾之淋粹仍索貢於中埜嗟乎貞灰與邪燼迭御芳煙與苦蘭競薰是以艾正而賤蘭妖而珍故言堯則桀對舉蘭則艾因

蜀葵賦載藝文　虞繁

惟茲珍草豪芬吐榮挺河渭之膏壤吸昴井之玄精繞銅爵而疏植映昆明而羅生作妙觀於神州扇令名於東京馳驛命而遠致攢華林而麗庭申修翹之冉冉播圓葉之青青

述志賦并序　隋蕭皇后

帝每遊幸后常不隨從昔復見帝失德心知不敢措言因為述志賦以自寄其詞曰

承積善之餘慶備箕箒於皇庭恐修名之不立昔負累於先靈廼夙夜而匪懈寔寅懼於玄冥雖自然而不息亮愚懵之所滯思盡節於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實庸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惠賴天高而地厚屬王衢之昇平均二儀之覆載與日月而齊明廼春生以夏長等品物而同榮願立志於恭儉私自競於戒盈誠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惟至德之弘深情不

邇於聲色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劍於宸極叨不世之殊眄謬非才而奉職何寵禄之踰分兮撫胸襟兮未識雖沐浴於恩光內慚惶而累息顧微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難寔不遑於啓處將何情而自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慄其如寒夫居高思危持滿防溢如恣夸之非道乃攝生於沖謐嗟寵辱之易驚上無為而抱一履謙光而守貞且願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瑶臺之美雖昔俗之崇麗蓋吾人之所鄙何絺綌之不工豈絲竹而喧耳知衢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己屏嚚頑之俗慮乃伏膺於經史綜箴誡以訓心觀女史而作軌遵古賢之令範冀福禄之能綏昔修經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嗤黃老之損思信為善之何依慕周姬之遺風美虞妃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貴至人之休德質菲薄而難蹤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寔禮義之所遵雖生質之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人之蓋寡為何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寫同絕筆於獲麟

賦苑卷之八下終

賦苑八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蔡紹襄序但稱曰李君不著歲月凡例稱甲午歲始輯亦不署年號相其板式是萬歷以後書也所錄諸賦始於周荀況終於隋蕭皇后以時代爲編次大抵多取之藝文類聚諸書故往往殘缺又次序顛倒殊甚黃香九宮賦已見於漢又見於南北朝中題其字曰黃文彊張超誚青衣賦已見於漢改其題曰譏青衣賦改其名曰張安超又見於南北朝中仍其故題而題其字曰張子並至公孫乘月賦則一見漢一見南北朝顯然複出亦全不檢蓋明季選本大抵如斯也

諸儒文要八卷

不著編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諸儒文要八卷》提要

諸儒文要目録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象山先生文

諸儒文要目錄終

太極圖說

濂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荅横渠定性書

明道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

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易傳序

伊川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存乎人焉

春秋傳序　　伊川

天生之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

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諸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顏子所好何學論　　伊川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

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出處語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

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者也孟子則學而知者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强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于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西銘　　橫渠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于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附伊川答楊時論西銘書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為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無別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別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于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諸儒文要卷之一

諸儒文要卷之二

答張敬夫書　晦菴

熹昨聞彪丈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意固已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爲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此則熹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無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矣但其所乘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于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絕於

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脩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正謂此耳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爲一術以求至乎彼哉蓋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也今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未嘗不本性命以發之則是以仁爲未足而又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且謂之大本則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但自人而言非仁則無自而立故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無大本而言則是仁與大本各爲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此皆深所未喻不知彪丈之意竟何如耳知言首章卽是說破此事其後提掇仁字最爲緊切正恐學者作二本三本看了但其間亦有急于曉人而剖析太過略於下學而推說太高者此所以或啓今日之獘序文之作推明本意以救末流可謂有功於此書而爲幸於學者矣尚何疑之有哉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

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爲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爲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叙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爲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別有大本爲仁之外別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非惟辜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此說流行反爲異學所攻重爲吾道之累故因來示得效其愚幸爲審其是否而復以求教於彪丈幸甚

與張敬夫書　　晦菴

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為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于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

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雖汩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梏之反覆至於夜氣不足以存而陷于禽獸則誰之罪哉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未發之前更如何求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二先生之說如此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良心之未嘗不發矣

與張敬夫書　　晦菴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

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

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諭曲折雖多所發明然于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

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動中涵靜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熹前以復爲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于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

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絶物閉目兀坐而偏于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

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輙有是語今若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若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也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書　晦菴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工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

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于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先於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

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胷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為說之誤故又自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為何如

答張敬夫書　　晦菴

蒙示答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似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熹所以不能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為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者皆為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為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為

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竪拂運水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為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為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又謂心無時不虛熹以為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已私汨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

失之太快而流于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耳似不爲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即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今也必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存者亦是顏子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曰識得便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生曰既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須如此而言方是顛撲不破絕滲漏無病敗耳高明之意大抵在施爲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于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爲不欲其如此耳

答張敬夫書　晦菴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illegible]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爲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爲愈也熹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能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爲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爲言如惻隱之類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怪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以愛論仁猶升高自下尚可因此附

近推求庶其得之若如近日之說則道近求遠一向没
交涉矣此區區所以妄為前日之論而不自知其偏也
至謂類聚言仁亦恐有病者正為近日學者厭煩就簡
避迂求捷此風已盛方且日趨於險薄若又更為此以
導之恐益長其計獲欲速之心方且愈見促迫紛擾而
反陷於不仁耳然却不思所類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
蓋已無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今
蒙來諭始悟前說之非敢不承命然猶恐不能人人皆
肯如此慤實用功則亦未免尚有過計之憂不知可以
更作一後序畧采此意以警後之學者否不然或只盡

載此諸往返議論以附其後亦庶乎其有益耳不審尊
意以為如何

南軒来書云如天地以生物為心之語平看雖不妨然
恐不若只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為人之心似完全
如何仁道難名惟公近之然不可便以公為仁又曰公
而以仁體之故為仁此意指仁之體極為深切愛終恐
只是情蓋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焉則其愛無不溥矣
如此看乃可由漢以来言仁者蓋未嘗不以愛為言也
固與元晦推本其理者異然元晦之言傳之亦恐未免
有流弊耳幸深思却以見教

昨承開諭仁說之病似於鄙意未安即已條具請教矣
再領書誨亦已具曉然大抵不出熹所論也請復因而
申之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
蓋曰仁者生之理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
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
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
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
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
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
仁是以其情能愛義禮智亦性之德也義惡之本禮遜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義故情能惡

因性有禮故情能遜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若此耳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
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
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耳程子之言意蓋如此
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熹之說
則性發為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為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非謂公
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觀來腧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
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躰處若以愛無不溥為仁之體則淊於以情為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
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為仁躰則恐所謂公者漢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有以相愛
況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二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著仁躰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為能躰之非
因公而後有也故日公而以人體之為仁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裹面帶得仁字過來
由漢以来以

深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耳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詳陳之伏惟采察

再讀別紙所示三條竊意高明雖已灼知舊說之非而此所論者差之毫忽之間或亦未必深察也謹復論之伏幸裁聽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為說要之

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為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為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知謂覺正謂知寒煖飽饑之類耳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大小耳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為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耳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為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為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為仁言為德哉今伯逢必欲以覺為仁尊兄既非之矣至於論知覺之淺深又未免證成其說則非熹之所敢知也至於伯逢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然既未嘗識其名義又不論其實下功處而欲驟語其精神此所以立意愈高為說愈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地也

仁說　　　　　　晦菴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

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訶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絶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

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眞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胡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

語作仁說

附南軒仁說

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為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發見于情則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為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為不仁甚至於為忮為忍

豈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為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程子所謂愛是情仁是性謂此）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為仁則失其真（程子所謂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指公為仁謂此）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恭讓而有節是禮之所存也惟仁者為能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

無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
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坤元也然則學者其可
不以求仁爲先而爲仁其可不以克己爲道乎

朱呂論蘇氏　共書六通

伊川先生行實其間合商量處既見於張丈書中矣尚有欲言者吾道本無對非下與世俗較勝負者也汪丈所謂道不同不相知昨因其說既而思之誠未允當但詳觀來諭激揚振厲頗乏廣大溫潤氣象若立敵較勝負者頗似未弘如註中東坡字改爲蘇軾不知以諸公例書名而獨正之耶或者因辨論有所激而加峻耶出於前說固無害出於後說則因激增怒于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　東萊

承論所疑爲賜甚厚所未安者別紙求教然其大槩則

有可以一言舉者其病在乎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其本體之渾然也往年見汪丈舉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爲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箇中字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說得不鶻突眞是謾人自謾誤人自誤士大夫無意於學則恬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此熹之所以深憂永嘆不量輕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注中改字之初

說皆有之盖其初正是失於契勘凡例後来却因汪丈
之說更欲正名以破其惑耳然謂之因激增怒則不可
耳如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爲好辯
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盖彼之惑既愈深則此
之辯當愈力其禽縱低昂自有準則盖亦不期然而然
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内非因激而增之也来教又謂吾
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亦非鄙
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間却著不得許多
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晓然見得箇精明純
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

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
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爲
詳焉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盖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
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
而初不害其爲無對也况熹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
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趣向之邪正此意尤分
明也 晦菴
所論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内外盖有不
可以毫髮差者誠謂至論喜合惡離之病砭治尤切敷
日玩味来誨有尚未諭者復列於別紙所以喋喋煩瀆

者政欲明辯審問懼有毫髮之差初非世俗立彼我較
勝負者也入回切望詳以見教幸甚孟子楊墨禽獸之
喻乃其分内非因激而增禽縱低昂自有準則此語甚
善然區區竊有所獻大凡人之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
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强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以
吾丈英偉明俊之資恐當以顏子工夫爲樣轍回禽縱
低昂之用爲持養斂藏之功斯文之幸也孟子深斥楊
墨以其似仁義同時如唐勒景差輩浮辭麗語未嘗一
言與之辯豈非與吾道判然不同不必區區勞頰舌較
勝負耶蘇氏之於吾道非楊墨也乃唐景也似不必深

與之辯 東萊
示諭曲折深所望於左右顧其間有未契處不得不極
論以求至當之歸至於立彼我較勝負之嫌則熹雖甚
陋豈復以此疑於左右者哉持養斂藏之誨敢不服膺
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詖交作其他紛紛者固
所不論而賢如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
人之詭經誣聖肆爲異說而不甚以爲非則如熹者誠
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爲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惑
也使世有任其責者熹亦何苦而譊譊若是耶設使顏
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捄世者亦必有

道必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
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楊子雲
之徒蓋未免將顏子只做箇塊然自守的好人看若近
世則又有甚焉其所論顏子者幾于釋老之空寂矣熹
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如克己復禮不遷怒二過不
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但亦須審時措之
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為盡善若用有所不同則
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真所謂體哉觀伊川
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
論韶舞異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

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內修外攘之說者亦相貫夫
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所未足然豈可以是而遂廢
其討賊之心哉示喩蘇氏於吾道不能為楊墨乃唐景
之流耳向見汪丈亦有此說熹竊以為此最不察夫理
者夫文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為文者可以
肆意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
合於道者則於道為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深淺耳屈宋
唐景之文熹舊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
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
大為心害於是屏絶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意

其一時作於荊楚之間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
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為孟
子者亦豈得而已哉況今蘇氏之學上說性命下述政
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
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
自解免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尚欲左右之
豈其未之思耶其貶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
予之耳向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氏直以浮薄談目之
而舍人丈所著童蒙訓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為法嘗竊
嘆息以為若正獻滎陽可謂能惡人者而獨恨於舍人

丈之微旨有所未喩也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他
至於家學亦可謂蔽於近而違於遠矣更願思之以求
至當之歸不可自悞而復悞人也 晦菴
邪說詖行辭而闢之誠今日任此道者之責竊嘗謂異
端之不息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
力於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矣孟子所謂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舊說以閑以為閑習意味甚長
楊墨肆行政以吾道之衰耳孟子所以不求之他而以
閑習吾先聖之道為急先務而淫辭詖行之放則固自
有次第也不知吾丈以為何如所以為此說者非欲含

糊縱釋黑白不辨但恐專意外攘而內修處工夫或少耳 東萊

所諭閑先聖之道竊謂只當如閑邪之閑方與上下文意貫通若作閑習意思固佳然恐非孟子意也政使必如是説則閑習先聖之道者豈不辨析是非反復同異以為致知格物之事若便以為務為攘斥無斂藏持養之功而不敢為則恐其所閑習者終不免乎毫釐之差也若顏子則自不須如此所以都無此痕迹耳此事本無可疑但人自以其氣質之偏緣情立義故見得許多窒礙若大其心以天下至公之理觀之自不須如此囬互費力也 晦菴

讀呂氏詩記桑中篇

晦菴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必曲為訓説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為辨數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説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為桑間又不為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獨為雅鄭風不為鄭邶鄘衛之風不為衛桑中不為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揉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

詩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
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領在樂官者以為可
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于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百篇
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
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蓋古者天子巡守命太
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而悉陳以觀也既已
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
之正篇怏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嫌於龎雜
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于龎雜之名畏之又太甚
顧乃引夫浮放之鄙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
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為龎雜之甚而不自知也
夫以胡部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況強以桑中溱洧
為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
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為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
謂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
然古樂既已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為之說獨以其理
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為近于勸百諷
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虛上林侈矣
然自天子芒然而思以下猶實所謂諷也漢廣知不可
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謂禮義之止也若

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義之止乎若曰
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于此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
曾南豐于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
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
溱洧之人而其力猶足以完先王之樂彼說而善則二
詩之幸甚矣抑其於溱洧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放
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耶因讀葉中之說而
惜論之不及竟又痛伯恭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為
使伯恭生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為然亦當為我逌然而
一笑也嗚呼悲夫

答呂子約書　　晦菴

前書所喻正容謹節之功此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塡終成欠闕却爲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恐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

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于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前書所示中庸詩頌西銘等說皆極精密意者後書所謂不能下心細意特一時憤所發耳如其不然則不能下心細意於孔孟乃能下心細意於遷固何耶此則尤非區區所素望於賢者不能不盡所懷也禮樂之云前此只恐未必史遷者此意耳正使有之乃是挾禮樂動化之權以爲智力把持之用學者所以謹於毫釐之差而懼其有千里之繆者正爲此耳今不之察而遂指人欲爲天理吾恐其不止於議論之小失而且爲心術之大害也

答葉正則書　晦菴

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間寓舍並坐移晷竊觀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竟囁嚅不能出口前後書疏往來雖復少見鋒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是之歸但見士子傳誦所著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藏之語不惟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晛然於心而無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爲諱上下相徇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爲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略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已見搏量湊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

其實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瞞強作撐柱且要如此鶻突將去究竟成就得何事業未論後世只今日旁觀便須有人識破未論他人只自家方寸何得安穩耶如來書所謂在荊州無事看得佛書乃知世外瓌奇之說本不能與治道相亂所以參雜辨爭亦是讀者不深考耳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辨切爲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會面相與劇

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覷大開口說話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快哉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只在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惟不能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相望千里死亡無日因書聊復一言不審明者以爲何如然勿示人恐又起鬧無益而有損也

與陳同甫 同甫名亮號龍川永康人　　晦菴

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爲驚嘆方念未有相爲致力處又聞已遂辨白而歸深以爲喜人生萬事真無所不有也歸來想諸況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斂此事合說多時不當至今日遲頓不及事固爲可罪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爲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爲愛兄者似不當如此方欲俟後會從容面罄其說不意羅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名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爲無以集衆尤而信讒口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特免於人道之禍而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荷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以贖稽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朱元晦書　　龍川

司馬遷有言貧賤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因來教而深有感焉亮之生於斯世也如木出於嵌巖嶔崎之間奇蹇艱澀蓋未易以常理論而人力又從而掩蓋磨滅之欲透復縮亦其勢然也亮二十歲時與伯恭同試漕臺所爭不過五六歲亮自以姓名落諸公間自負不在伯恭後而數年之間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伯恭遂以道德爲一世師表而亮陸沈殘破行不足以自見於鄉閭文不足以自奮於場屋一旦遂坐於百尺樓下行路之人皆得以挨肩疊足過者不看看者如常獨亮自以爲死灰有時而復然也伯恭晚歲亦念其憔悴可憐欲扶拭而俎豆之旁觀皆爲之嘻笑已而嘆駭已而怒罵雖其徒甚親近者亦皆睨視不平或以爲兼愛太泛或以爲招合異類或以爲稍殺其爲惡之心或以爲不遺疇昔雅故而亮又戲笑玩侮於其間謗議沸騰譏刺百出亮又爲之揚湯焉以資其笑凡今海內之所以云云者大略皆出於此耳伯恭晚歲於亮尤好蓋亦無所不盡箴切誨戒書尺具存顏淵之犯而不校淮陰侯之俛出跨下俗諺所謂赤梢鯉魚甕可以浸殺王坦之以爲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所謂克己復禮者蓋

無一時不以為言亮不能一一敬遵其戒則有之而來
諭謂伯恭相處於法度之外欲有所言必委曲而後敢
及則當出於其徒之口耳如亮今歲之事雖有以致之
然亦謂之不幸可也當路之意主於治道學耳亮濫膺
無鬚之禍初欲以殺人殘其命後欲以受賂殘其軀推
獄百端搜尋竟不得一毫之罪而撩其投到狀一言之
誤坐以異同之罪可謂推毛求疵之極矣最好笑者獄
司深疑其挾監司之勢鼓合州縣以求賂亮雖不肖然
口說得手去得本非閉眉合眼矇瞳精神以自附于道
學者也若其貪好賄者自應用其口手之力鼓合世間

一等官人相與為私孰能禦者何至假秘書諸人之勢
於與州縣以求賂哉獄司推毛求疵若有纖芥之近似亦
不能免其軀矣亮往嘗與伯恭言亮口誦墨翟之言身
從楊朱之道外有子貢之形內居原憲之實亮之居鄉
不但外事不干與雖世俗以為甚美諸儒之所通行如
社倉義役及賑濟等類亮力所易及者皆未嘗有分毫
干涉只是口唠噪見人說得不切事情便噉一响一似
曾干與耳凡亮今日之坐謗者皆其虛影也惟經獄司
鍛鍊方知是虛然亮自念有虛形而後有虛影不恤世
間毀譽怨謗雖可以自立亦可以招禍今年取金印如

斗大周伯仁猶以此取禍於王茂弘自六月歸到家方
欲一切休形息影而一富盜乘其禍患之餘因亮自婁
家回聚衆欲笑殺之其幸免者天也不知今年是何運
數自是雖門亦不當出矣秘書若更高着眼亮猶可以
舒一寸氣若猶未免以成敗較是非以品級論輩行則
途窮之哭豈可復為世人道哉李密有言人言當指實
寧可面諛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
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
則亮于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
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

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胷如世所謂麄塊大臠飽有餘而
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而來教乃有義利雙行
王霸並用之說則前後布列區區宜其皆未見悉也海
內之人未有如此書之篤盡真切者豈敢不往復自盡
其說以求正於長者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
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
利之說于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
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
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
合者是以亦能長久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

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
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為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
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
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曹孟德本領一有蹺欹便把
捉天地不定成敗相尋更無着手處此却是專以人慾
行而其間或能有成者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間也諸儒
之論為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寃哉
高祖太宗豈能心服於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
架漏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於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
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

彼做說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却是義利雙行
王霸並用如亮之說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箇頭顱做
得成耳向來十論大抵敷廣此意只如太宗亦只是發
他英雄之心誤處本杪忽而後斷之以大義豈右其為
霸哉發出三綱五常之大本截斷英雄差誤之幾微而
來諭乃謂其非三綱五常之正是殆以人觀之而不察
其言也王霸策問蓋亦如此耳夫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
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一段勇如此之詳又自
發為浩然之氣蓋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於仁義哉
氣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守規矩準繩

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傳先民之說而後學有所持循此
子夏所以分出一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盡於
此故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有智勇而無仁義者皆出
于儒者之口才德雙行智勇仁義交出而並見者豈非
諸儒有以引之乎故亮以為學者學為成人而儒者亦
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秘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
儒自律豈揣其分量則止於此乎不然亮猶有遺恨也
狂瞽輙發要得心膽盡露可以刺劉而補正之耳秘書
勿以其狂而廢其往復亦若今世相待之淺也向時祭
伯恭文蓋亦發其與伯恭相處之實而悼存亡不盡之

意耳後生小子遂以其為假伯恭以自高癡人面前真
是不得說夢亮非假人以自高者也擎拳撑脚獨往獨
來於人世間亦自傷其孤令而已秘書若不更高着眼
則此生真已矣亮亦非縷縷自明者也痛念二三十年
之間諸儒學問各有長處本不可以埋沒而人人須着
此針線其無針線者又却輕佻不是屈頭肩大擔底人
所謂至公血誠者殆只有其說耳獨秘書傑特崇深負
孔融李膺之氣有霍光張昭之重卓然有深會於亮心
者故不自知其心之惓惓言之縷縷也去年承惠李賁
皇集令評其人且欲與春秋戰國何人為比此公幹略

戚重唐人罕有其比然亦積穀做米把纜放船之人耳遇事雖打疊得下胷次尚欠恢廓手段尚欠跌蕩其去姚元崇尚欠三兩級要亦唐之人物耳何暇論夫春秋戰國共管敬仲王景略之不作久矣臨樂不勝浩嘆之至

答陳同甫書　晦庵

専人枉書兄荷厚意且審還舍以來尊候佳勝足以為慰而細詢來使又詳歸路戒心之由重增歎駭也事遠日忘計今處之帖然矣熹衰病杜門忽此生朝孤露之餘方深哽愴乃蒙不忘遠寄新詞副以香果佳品至於裘材又出機杼此意何可忘也但兩詞豪宕清婉各極其趣而投之空山樵牧之社被之衰退老朽之人似太不着題耳示諭縷縷殊激懦衷以老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為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

太險迹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于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為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為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

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
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
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
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
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
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
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也
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
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
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它

耶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為出於子夏此
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問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
之故曰亦可以為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為子路為子夏
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莊子冉求
中間插一箇孟公綽齊手並脚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
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向見祭伯恭文亦疑二公何
故相與聚頭作如此議論近見叔昌子約書中說話乃
知前此此話已說成了亦嘗因答二公書力辨其說然
渠來說得不索性故鄙論之發亦不能如此書之盡耳
老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

長正自不須更挂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
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
為漢唐分疏即更脫灑磊落耳李孔霍張則吾豈敢然
夷吾景略之事亦不敢為同父願之也大字甚荷不鄙
但尋常不欲為寺觀寫文字不欲破例此亦拘儒常態
想又發一笑也寄來紙却為寫張公集句坐右銘去或
恐萬一有助於積累涵養睟面盎背之功耳聞曾到會
稽曾遊山否越中山水氣象終是淺促意不能深遠也
武夷亦不至甚好但近處無山隨分占取做自家境界
春間至彼山高水深紅綠相映亦自不惡但年來窘束

殊甚詩成屋未就亦無人力可往來每以為念耳

答朱元晦書　龍川

朋友之論多教亮以無多聒撓長者雖然懷不盡於長者之前又似不用情理之所在豈宜如此但以願更一言之昔者三皇五帝與一世共安於無事至堯而法度始定為萬世法程禹啟始以天下為一家而自為之有扈氏不以為是也啟大戰而後勝之湯放桀於南巢而為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為周武庚挾管蔡之隙求復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脩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違衆議舉兵而後勝之夏商周之制度定為三家雖相因而不盡同也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老莊氏思天

下之亂無有已時而歸其罪於三王而堯舜僅免耳使若三王五帝相與共安于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獨以為不然三皇之化不可復行而祖述止於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可易萬世之所當憲章也芟夷史籍之繁詞刊削流傳之訛謬參酌事躰之輕重明白是非之疑似而後三代之文燦然大明三王之心迹皎然不可誣矣後世之君徒知尊慕之而學者徒知誦習之而不知孔氏之勞蓋若此也當其是非未大明之時老莊氏之至心豈能遽廢而不用哉亮深恐儒者之視漢唐不免如老莊當時之視三代也

儒者之論未可廢者漢唐之心迹未明也故亮嘗有區區之意焉而非其任耳夫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並立而為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為有息也人不立則天地不能以獨運捨天地則無以為道矣夫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非謂其捨人而為道也若謂道之存亡非人所能與則捨人可以為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使人人可以為堯萬世皆堯則道豈不光明盛大於天下使人人無異于桀則人紀不可脩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廢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

半死半活之虫也道於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為能盡倫自餘於倫有不盡而非盡欺人以為倫也惟王為能盡制自餘于制有不盡而非盡罔世以為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世者人常罔之烏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長世者乎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君子不必於得禽也而非惡於得禽也範我馳驅而能發必命中者君子之射也豈有持弓矢審固而甘心於空返者乎御者以正而射者以手親眼便為能則兩不相值而終日不獲一矣射者以手親眼便為能而御者委曲馳驟以從之則一朝而獲十矣非正御之不獲一射者之不以正也以正御逢

正射則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何往而不中哉孟子之
論不明久矣往往反用為迂闊不切事情者之地亮非
喜漢唐獲禽之多也正欲論當時御者之有罪耳高祖
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之者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
一入而終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
領宏大開廓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以
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
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
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入井時微眇不易擴耳
至於以位為樂其情猶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

所從發於仁政哉以天下為己物其情猶可察者不捴
之於一家則人心何所底止自三代聖人固已不諱其
為家天下矣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闊如何擔當開
廓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汩沒到得失枝落
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蓋
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
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預則過矣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
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耶道非賴人以存
則釋氏所謂千劫萬劫者是真有之矣此論正在於毫
釐分寸處較得失而心之本體實非餖飣輳合以成此

大聖人所以獨運天下者非小夫學者之所能知使兩
程而在猶當正色明辨比見秘書與叔昌子約書乃言
諸賢死後議論蠭起有獨力不能支之意伯恭曉人也
自其在時固已知之矣天地人為三才人生只是要做
箇人聖人人之極則也如聖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
則曰亦可以為成人來諭謂非成人之至誠是也謂之
聖人者於人中為聖謂之大人者於人中為大纔立箇
儒者名字固有該不盡之處矣學者所以學為人也而
豈必其儒哉子夏子張子游皆所謂儒者也學之不至
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說而不及其他論語一書只告

子夏以女為君子儒其他亦未之聞也則亮之說亦不
為無據矣管仲儘合有商量處其見笑於儒家亦多畢
竟總其大體却是箇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
人也亮之不肖于今世儒者無能為役其不足論甚矣
然亦自要做箇人非專循管蕭以下規模也正欲攬金
銀銅鐵鎔作一器要以適用為主耳亦非專為漢唐分
踈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為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
牽補度時日耳夫說話之重輕亦係其人以秘書重德
為一世所尊仰一言之出人誰敢非以亮之不肖雖孔
子親授以其說纔過亮口則弱者疑之強者斥之矣顛

秘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横竪高下清濁白黑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四五百年之君子皆可盖也故亮嘗以為得不傳之絶學者皆耳目不洪見聞不慣之辯也人只是這箇人氣只是這箇氣才只是這箇才譬之金銀銅鐵只是金銀銅鐵鍊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於本質之外换出一般以為絶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使世人爭騖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着實而適用則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過矣亮方治少屋宇更無舉頭工夫而新婦急欲為其父遣人倉卒具

此又未能究所懷秘書未必肯遽以為然更三五往復則其論定矣亮亦不敢自以為是也秘書無惜極力鋪張以見教論不到底則彼此終有不盡之情耳

答陳同甫書　晦菴

来教累紙縱横奇偉神恠百出不可正視雖使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其喙况于愚昧蹇劣又老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于其間哉然于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請復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来教云云其説雖多然其大槩不過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為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為説者則不過以為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為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為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為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説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説天地

人並立為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為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即是漢唐之君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頼以至今其前後反復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説而已若熹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可得而言者矣来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于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于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即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即是有

特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于形躰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

使天理得以流乎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叅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

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軻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故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得諸般作爲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于是心以爲利爭欲慕而爲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

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之所以爲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我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穹然者常運乎上頹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爲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爲堯然必堯之道行然

後人紀可脩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紂亦不必人人皆堯舜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舜即此一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虫哉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况謂其非盡欺人以爲倫非盡罔世以爲

制是則雖以來書之辨固不謂其絶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于三代之盛時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體而謂其眞不異于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于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于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于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于理抑或以爲雖

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儒攪金銀銅鐵爲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于功利有非辨説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爲君子退不得爲小人正如攪金銀銅鉄爲一器不惟壞却金銀而銅鐵亦不得盡其銅鉄之用也荀卿固譏游夏之賤儒矣不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子固稱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也之説古注得之若管仲爲當得一箇人則是以子産之徒爲當不得一箇人矣聖人

氣象之際不應如此之粗厲而鄙也其佗理會不能盡究但不傳之絶學一事却恐更須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却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非真洪所謂慣者乃流狥而非真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别不明舜蹠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不惟老兄為有識者所譏而朋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熹之所深憂而甚懼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若猶未以為然即不若姑置是事而且求諸身不必徒為譊譊無益於道且使卞莊子之徒得以竊笑于旁而陰行其計也

答朱元晦書　龍川

比者匆匆奉狀聊以致其平時所欲言者耳非敢與長者辨乃承諄複下諭所宜再拜受教而紙末之論尤使人惻然有感自當一切不論然其間亦有不可不言者如亮之本意豈敢求多于儒先蓋將發其所未備以窒後世英雄豪傑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而來諭謂亮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為與漢唐不殊如此則不獨不察其心亦併與其言不察矣其大槩以為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

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其惟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夭閼者人遂其性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諭之所謂小康者乎只曰獲禽之多而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於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說者以為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

霸孟子力論霸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脉決不如說者所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於來諭所謂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論心迹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聖人之於天下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不使當道有棄物而道旁有不厭於心者九轉丹砂點鉄成金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為鉄也前書所謂攪金銀銅鉄鎔作一器者蓋措辭之失耳新婦急欲為其父遣人一夕伸紙

引筆而書夜未半而書成不能一一盡較語言亦望秘書察其大意耳王通有言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秘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至於全體只在利欲上之語切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於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眼目既高駁雜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奔迸利欲萬端

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為可貴耳若於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鉄成金而不免以銀為鉄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闕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名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為只此便可與堯舜

三代並隆而不察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於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不當以不盡者為準此亦名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便以為欺罔者不知千五百年之間以何為真心乎亮筆根本工夫自有欠闕來諭誠不誣矣至於畔棄繩墨脫略規矩無乃過國皆稱其不孝而因謂之不孝乎此夷齊所以蒙頭塞眼柳下惠所以降志辱身不敢望一人之或知者非敢以淺待人也勢當如此耳亮不敢有望於一世之儒先所深恨者言以人而廢道以人而屈使後世之君子不

免哭途窮於千五百年之間亮雖死而目不瞑矣

答陳同甫書　晦菴

示喻縷縷備悉雅意然區區鄙見常竊以為亘古亘今只是一體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然而後世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来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来喻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来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狥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為金認賊為子而

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鉄成金之譬言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鉄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閑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眞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鉄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鉄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鉄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鉄爐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悞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三等已非知道之言且其爲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禦而不爲乃謂不得已而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不足援以爲據若果見得不傳底絕學自無此蔽矣今日許多閑議論皆原於此學之不明故乃以爲笆籬邊物而不之省其爲說銀作鉄亦已甚矣來喻又謂凡所以爲此論者正欲發儒者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不須如此費力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當後世到此地者自

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之爭耶况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閑其口而奪其氣乎

答朱元晦書　龍川

亮自去載兩遭大變之後意緒日以頹墮鬢髮亦種種矣所幸梃飯粗足可免營求若得蕭散十年高床枕枕而死夫復何憾惜其胷中之區區不能自明於長者之前人微言輕不為一世所察秘書雖察之而不許多言又非所以相凂瀆抱此不滿秘書謂其亦何所樂也亮大意以為本領閎闊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而秘書必謂漢唐並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只是利欲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

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些子殄滅不得秘書便以為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於釋氏然亦異於這些子之論矣天地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開眼即是豈舉世皆盲便不可與共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着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眼皆盲也亮以為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為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拄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為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為偶合其實不離於盲

嗟乎冤哉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一念足以周天下者豈非其眼光固如黑漆乎天下之盲者能幾赫日光明未嘗不與有眼者共之利欲汩之則閉心平氣定雖平平眼光亦會開得況夫光如黑漆者開則其正也閉則霎時浮翳耳仰首信眉何處不是光明使孔子在時必特出其光明以附於長長開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涴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洒落閎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殄滅不得者便以為古今秘寶因吾眼之有開便以為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

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縷　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絕於門外以為立功建業別是法門這些好說話且與留着粧景足矣若知開眼即是箇中人安得撰到此地位乎秘書所謂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富貴底人今詩書載得如此淨潔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為才有人心便是許多不淨潔革道止於革面亦有不盡概聖人之心者聖賢建立於前後嗣承庇于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淨潔秘

書亦何忍見二千年間世界盆涴而光明寶藏獨數人
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時而若合符節乎遷善改過聖人
必欲其到底而後止若隨分點化是不以人待之也點
鉄成金正欲秘書諸人相與洗出二千年世界使光明
寶藏長長發見不是只靠這些子以幸其不絕又誣其
如縷也最可惜許多眼光抹漆者盡指之爲盲人而一
世之自號開眼者正使眼無翳眼光亦三平二滿了靠
不得亦何力使得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乎亮之說話一
時看得極突兀原始要終終是易不得耳秘書莫把做
亮說話看且做百行俱足人忽如此說秘書終不成盡
束置不以入思慮也亮本不敢望有合且欲因此而發
以待後來云云

附龍川送吳允成序

往三十年時亮初有識知猶記爲士者必以文章行義
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
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强也自道德性命之說
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於其間以端慤
靜深爲體以徐行緩語爲用務爲不可窮測以蓋其所
無一藝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也於是天
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矣爲士者耻言文章
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
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
而已及其徒既衰而異時熟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
鬚之禍濫及平人固其所自取者而出反之快乃至此
乎三山吳允成少以氣自豪出手取科目隨輒得之來
尉永康遇事風生一日枉車過余講客主之禮若見所
畏且語余子所交皆一世老蒼至予輩已是第三四行
人葉同年爲我言如此我家世以官爲家者也我父自
力於官事而與世爲忤予盍爲我誦數前聞而言其所
以致此者余惘然失嘆意以爲雖知所從來而不敢言
也自是相與往來如舊故縱臾其所長以暴白於一時
雖老於吏道者亦知敬其人文意行義政事判書並舉

兼能而不可掩而道德性命之說政自不相妨也於其中間余受無髮膚之禍尤慘而允成亦深察余心左右扶持雖慘不至於極以此猶相歡而無間也及其去永康余將叙其本末以累其行李而多病因循念之耿耿後三年始克為之蓋新天子龍飛之某月日也而允成方俛首於將漕糟丘之職若新為吏者其志豈有窮哉

附葉正則與陳同甫書

往還諸書熟復數過不知幾年間更有一番如此議論甚盛甚盛然朱丈占得大段平正有以逸待勞之氣老兄跳踉號呼擁戈直上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輸他一著也以不肖者妄論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說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功夫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說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於賊盜不遠以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則是人力可以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賊盜不遠則是天命可以苟得謂人力可以獨運其弊上無兢畏之君謂

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有覬覦之臣二君子立論不免於為驕君亂臣之地竊所未安也以兄之奇偉適不如樂毅論之迂闊朱丈之正大適不如王命論之淺近是尚為有益於訓乎且朱丈便謂兄貶抑三代而兄以朱丈使千五百年間成大空闊至於其間頗近忿爭養心之平何必及此不得不盡情以告然勿為晦菴言之徒若犯分也元晦往復諸書何嘗敢道老兄點當得錯只是書中詞氣全似衲子雨捧之語不應寫在紙上一便傳十百便傳千豈可不忍耐特擇言語却乃信手添起後生胡亂模畫而元晦亦為趂出了無限不恰好話故

亦爲修辭之難而輙區區之見老兄既嘆作附勢令人不敢再三且漢唐事業若說並無分毫扶助正道教誰肯服孔孟勞物與管仲百里奚分疏亦太淺矣暗合兩字如何斷人識得三兩分便有三兩分功用識得六七分更有六七分功用却有全然識了爲作不行放低一着之理決無全然不識橫作竪作偶然撞着之理此亦分曉不須多論但老兄任直不能廉纖自占便宜其間時有漏氣言語元晦說以見攻蓋是忠愛然亦緣要攻老兄漏氣去處遂把話頭脫躰蹉過此劣弟愚陋之見若兩家元不是如此則是智不足以知兩家耳初非有

輕重抑揚之論也每懷企慕從正問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如永康往復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學者轉務夸毗浸失本指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

諸儒文要卷之二

諸儒文要卷之三

答陳君舉書

熹自頃寓書之後南來擾擾未能嗣音至於懷仰德義則無日而不厪也乃蒙不忘專以枉教此意厚矣何感如之垂諭詩說向見二君能道梗槩大旨畧同意其必有成編故以爲請今承語乃及知爾雅出奥決非磊落人之所宜注也唐突負愧如何可言誨示之勤尤荷不鄙然嘗謂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日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功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

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爲諧和自便之計耶今人爲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故熹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辨雖至於遭詆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同異之歸而不敢以爲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復其說千萬幸甚老病憂悴死亡無日念此一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溘然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

愚悃鄉風引領不勝馳情

答陸子美書　晦菴

承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脚根依他門戶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見輒為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拔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為是不知却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脉絡井井不亂只今便見在前而亘古亘今攧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為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

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惟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濶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体而小已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化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

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為此言以救時俗之獘者不知子静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

與朱元晦書　象山

黃楊二生歸得書备承改歲動息慰沆之劇不得嗣問倏又經時日深馳鄉聞已赴闕奏事何日對敭伏想大攄素藴為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幸天下恨未得即聞緒餘沃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此豈勝慶幸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厖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為原塢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為瀑流垂注數里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略偃蹇中為茂林瓊瑶冰雪傾倒激射飛灑映帶于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

木石自為梯階可沿以觀佳處與玉淵卧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為精舍於其側春間携一姪二息讀書其上又得勝處為方丈以居前挹閩山奇峰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茅其傍相從講習此理為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其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欵於鵞湖然猶鹵莽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媿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悵惘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便人僭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

之聖而詢於芻蕘曾子之易簣蓋得於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爲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成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

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訶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巳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巳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化根本

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疏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

明之易　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尚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學老氏之

[illegible]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
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
同之此老氏之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老氏學
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為日之
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
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
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
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来未嘗
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為是也兄今攷
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為善祖述者也潘

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
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
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
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辨則據其愛無
差等之言與許行辨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辨
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為料
度之說兄之論辨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
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
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命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
寬心游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于吾之

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
否則其為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
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為者而無纖芥
之疑哉若其如出于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
不可矣尚何論之立可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少
傷於急迫而未精耶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于
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為紛紛雖
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令某平心觀之
其嘗答曰甲與乙辨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

也乙亦曰願其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
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
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禀寬緩
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今以急迫指之
雖他人亦未諭也夫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于峻
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梭山
兄所以不復致辨者蓋以兄執己之意甚固而人之言
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為不然尊兄平日惓惓于
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羣雌孤雄人非惟
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為忠言者言論之横出

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為愧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令兄為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叶露輙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為然又不憚下教政遠惟為國保愛以需柄用以澤天下

答陸子靜書

晦菴

今夏在玉山便中得書皆以入都旋復還舍疾病多故又苦無便不能即報然懷想德義與夫象山泉石之勝未嘗不西望太息也比日冬温過甚恭惟尊候萬福諸賢兄令子姪眷集以次康寧來學之士亦各佳勝熹兩年冗擾無補公私第深愧歎不謂今者又蒙収召顧前所被已極叨踰不敢冒進以速龍斷之譏已遣人申堂懇免矣萬一未遂亦當力請以得為期杜門竊廩温繹陋學足了此生所恨上恩深厚無路報塞死有餘憾也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

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于人言之是非不翅白黑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為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為羣言之折衷也況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為不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畫一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

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為少而言之者不為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是以為群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蘊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

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為中者盖以此物之極當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爾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時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盖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為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喻乃指其中者為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逈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

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為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一陰而一陽者乃是道體之所為也故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

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書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以為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猒其漏泄之過甚

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為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為加損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狀所以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為何如而亦為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為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為何如

與朱元晦書　象山

伏自夏中拜書㬥聞得對方深贊喜旨疾遽興重為駭嘆賢者進退綽綽有裕所甚惜者為世道耳承還里第屢欲致書每以冗奪徒積傾馳江德功人至奉示備承作止之詳慰浣良劇比閱邸報竊知召命不容辭免真須更一出否吾人進退自有大義豈直避嫌畏譏而已哉前日面對必不止于職守所及恨不得與聞至言後便倘可與教否前書條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來書誨之諄複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意也近浙

間有後生貽書見規以為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為莫若置之弗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為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者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爕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詖說若雷同相從一倡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於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為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而已矣疇昔名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弗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為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荊棘惟新之念

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恥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為別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來書但文辭纖繞氣象褊迫其致辨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疏終不明白無乃為無極所累反困其才耶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黑白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疏即更脫灑磊落今亦欲得

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為無極二字分疎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尚知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

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不能自克滯固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字而以明理為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其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加着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上之牀下面着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為任術數為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為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為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孟子以為無父

此其所以為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為中則為不明理以極為形乃為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專有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

元亨則是虛字專為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耶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即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即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即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為至義却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於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冣號為精通詁

訓文義者何為尚惑於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為形器而不得為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耶奇偶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拘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為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為昧於道器之分哉辯難有要領言詞有指歸為辯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指歸皆不明也前書之辯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為飾說既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着無極二字以明之其於此見得尊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即

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曰況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曾不知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歎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為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無書其寔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獨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兄遽坐以

以直黜古書為不足信兄其淺文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為形而不得為中以一陰一陽為器而謂不得為道此無乃少黜古書為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来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逈出常情不顧傍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

太極真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逈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乎時既私其說以自高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所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己又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乎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云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

答陸子靜書　晦菴

来喻謂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為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為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熹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當明辨或者之誤誠為未當然凡辨論者亦須平心和氣子細消詳反覆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而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文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有君子長者之遺意也来書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理在宇宙閒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

之為人則亦有職矣垂象而覆物者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君於當道與其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羣言淆乱之中俯仰恭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詖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于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為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而已矣疇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弗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為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弃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阱如避荊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耻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

熹按此段所說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雖自謂其理已明

安知非私見蔽說及引大舜善與人同等語尤爲的當熹雖至愚敢不承教但所謂莫知其非歸於一是者未知果安所決區區於此亦願明者有以深察而寔踐其言也來書云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寔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寔覺其事寔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寔湮于意見典訓蕪于辯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以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辨析而自辯矣然悔尤數百旦暮戒未能自克滌田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熹詳此說蓋欲專務事寔不尚空言其意

甚美但今所論無極二字熹固已謂不言不爲少言之不爲多矣若以爲非則且置之其於事寔亦未有害而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獨無故於此創爲浮辨累數百言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爲湮蕪亦已甚矣而細考其間緊要節目並無酬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欲取勝未論顏曾氣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來書云尊兄未嘗寔見太極之真体若寔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加着真体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上之牀下面着真体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与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熹亦謂老兄正爲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其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爲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來書云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來書云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更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來書云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

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即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尔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爲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來書云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

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来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為實字至為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為虛字至為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為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来書云直以陰陽為形器而不得為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来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偶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為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為昧于道器之分哉若以陰陽為形上者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来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為之器獨其所以為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為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如何来書云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評以屬之下文兄之為辨失其指歸大率類此周子

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禀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為中也哉来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引通書乃獨截自中焉至矣而下此安得為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政使誤引通書亦未為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為不改之過来書云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為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為四方之所面向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為甚失而

後人遂以極為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据以為古又況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為中乎来書云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又如曰無為之為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即說有說無

或先或後都無妨碍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謂不
尚空言專務事寔而反如此乎來書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于人哉尊兄兩下說無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体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躰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高妙及敎學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寔彼此只是葛藤未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已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母以久習于此而重自反也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
則少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
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
之理亘古亘今攧撲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

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迴避況今雖偶
然道着而其所見聽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寔
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
以自妙而又秘之曰寄此以神其姦又曰繫絆多少好
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熹雖無狀
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來書引書云有言逆於汝心
必求諸道此聖言也敢不承教但以來書求之於道而
未之見但見其詞義差舛氣象粗率似與聖賢不甚相
近是以竊自安其淺陋之習聞而未敢輕舍故步以追
高明之獨見耳又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而前書見喻
曰甲與乙辨方各自是其說甲則曰願乙平心也乙亦
曰願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
也此言美矣然熹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見乙
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姑
暫置其是己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
是非之實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便可改曲者
為直改直者為曲也亦非謂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
先以己意之向背為主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辭旁求
參伍之驗而終得其曲直之當耳今以麁淺之心挾忿
懟之氣不肯暫置其是己非彼之私而欲平義理之得

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見者猶恐未免於誤況其
差有在於毫釐之間者又將誰使折其衷而能不謬也
哉書尾云云中間江德功封示三策書中有小帖云陸
子靜策三篇皆親手點對令默封納先欲作書臨行不
肯作不知來喻何故乃爾此細事不足言世俗毀譽亦
何足計但賢者言行不同如此為可疑耳熹已具此而
細看其間亦尚有說未盡處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
而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寔重厚
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
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寔無他老兄却是

先立一説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説得十分無病此意却先不好了況其言之粗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寔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如此空疎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為孔子乎顔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為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是如此空疎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

不約而合者反復來書竊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顔曾自處而輕之也顔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言熹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為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為何如曰未然則我曰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深千萬幸察近見國史濂溪傳

載此圖説乃云自無極而為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寔有自為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辯矣　然因渠添此二字却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試思之

與劉子澄書　晦菴

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今幸少定然其彊不可令者猶未肯竪降幡也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撐眉努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爲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

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爲此說引去眞吾道之不幸也公度書來似有此病痛不知季章如何學問固是須着勇猛然此勇猛却要有箇用處若只兩手握拳努筋着力枉費十分氣力下稍無可成就便須只是恬安而已吳伯起資質本是大段昏弱故得此氣力便能振厲而短長相補不至於恬然亦失之偏枯恐不能大有所就若資性中本有些子精神被此蔟作如陽藏人喫却伏火丹砂其不發狂者幾希耳近日因看大學見得此意甚分明聖賢已是八字打開了但人自不領會却向外狂走耳

答孫敬甫書　晦菴

熹衰病年例春夏須一發今年發遲者此衰年老態欵死之漸亦不足恠也祠官雖幸得請然時論洶洶未有寧息之期賤迹蓋可保然姑使無愧於吾心則可已他非智慮所能避就也所喻因胸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爲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槩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閑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所論至善之意甚善其終烈文一章尤有力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

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着寔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但知其如此而弗爲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折破散收不來矣切勿與辯以起其紛拏不遜之端而反爲卞莊子所乘也少時熹讀禪學文字見果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欛柄入手便可

改頭換面却用偶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一其大意如此今不盡記其語矣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蔽不密索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雖以純自托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為術益精為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但果老之書近見藏中印本却無此語疑是其徒已知此陋而陰削去之然人家必有舊本可考偶未暇尋訪也近得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瞬目扼腕而指本心奮臂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鄉學之病然亦已戒之姑務自明毋輕議彼矣信筆不覺縷縷切勿輕以示人又如馬伏波之譏杜季良也所論太極之說亦為得之然此意直是要得日用之間厚自完養方有寔受用處不然則只是空言而反為彼瞬目切齒者所笑矣切宜深戒不可忽也

答汪充適書　晦菴

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謬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為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今執事以反身自認存真合體者自名其學信有意於求仁矣而必以精義之云為語道之粗體而無與乎學者之用又以辨是非別可否為空言不充實用而有害乎簡易之理則熹恐其未得為至當之論也蓋曰道之精體則義不足以名之以義強名則義之為名又無所當此蓋原於不知義之所以為義是以既失其名因昧其寔於是乎有空言實用之說此正告子義外之蔽也既不知義則夫所謂仁者亦豈能盡得其全體大用之實哉近世為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之書而

五峰胡先生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執事未以為然則試直以文義攷之精義入神正與利用安身為對其曰精此義而入於神猶曰利其用而安其身耳楊子所謂精而精之用字正與此同乃學者用功之地若謂精義二字只是道體則其下復有入神二字豈道體之上又有所謂神者而自道以入神乎以此言之斷可決矣抑所謂反身自認存真合體者以孔子克已復禮孟子勿忘勿助之說驗之則亦未免失之急迫而反與道為二大抵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自為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已私即天理

不期復而自復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循循有序不竢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旹廓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今於古人所以下學之序則以為近於傀儡而鄙歕之遂欲由徑而捷出以為簡易又謂孔孟未嘗有分明指訣殊不知認而後合揠苗助長其不簡易而為傀儡亦已大矣熹竊以為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真本體孔孟之言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天何言哉而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豈平日雅言常行之外而復有所謂分明指訣者哉此外抵牾尚多然其大槩節目具於是矣以執事教誨不倦念未有承晤之期不敢久虚大賜是以冒昧罄竭其愚伏惟恕其狂妄少賜覧觀還以一言示及可否虚心以竢如有所疑不敢不以復也

諸儒文要卷之三

答廖子晦書

[問]德明舊嘗極力尋究於日用事上若有所感而知吾身之具有者廣大虛靜範圍天地根本萬物易所謂寂然不動中庸所謂喜怒之未發者是也德明將以此為大本漸加脩治之功未知所見是否[答]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脩之云則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為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里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為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為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忽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

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問]明道先生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德明竊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中之影仰天而見鳶飛俯淵而見魚躍上下之間無非道體之所在也方其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詰者鳶飛魚躍皆其分內耳活潑潑地智者當自知之[答]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耳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譏此耳[問]夫子告子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若曰知人之理則知鬼之理知生之理則知死之理存乎我者無二物也故正蒙謂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而不亡者可與言性矣竊謂死生鬼神之理斯言盡之君子之學汲汲脩治澄其濁而求清者蓋欲不失其本心凝然而長存不為造化陰陽所累如此則死生鬼神之理將一於我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彼釋氏輪回之說安足以語此[答]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

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遠矣問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為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則成漚正如二機闔闢不已妙合而成人物夫水固水也漚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漚滅則還復是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是物之性所未瑩者正唯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為果饗耶神不歆非類大有界限與體統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饗與不饗蓋

不必問但報本之道不得不然而詩書却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饗之者竊謂人雖死無知覺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太虛寂則斷滅無復實然之理未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于鳥獸草木愚不同同於聖雖以為公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聖賢何用與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為人是直與鳥獸蟲魚俱壞憤不知其脈也答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諭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答嵩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

然無疑矣而來書之諭尚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說為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為主以覺為性耳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禀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已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

皆氣之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設主立尸焫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

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為吾有雖死而猶不滅哉然自為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来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太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

耳非以為寔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為而然者與異端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為此之說所以為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幸併前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置之姑以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寔下窮格功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所補耳

附晦菴與連嵩卿書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遂亡之理此說亦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耶以我為主耶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䰟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為己性把持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以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

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滉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寔不外此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便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為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却以見諭

與廖子晦書　晦菴

前此屢辱貽書有所講論每竊怪其語之不倫而不深曉其故只據一時鄙見所未安處草草奉答泄泄只是說得皮膚不能切中其病所以賢者亦未深悉而猶有今日之論也此雖僕陋疎率之罪然因此却得左右明辨力扣數述詳明然後乃能識得前後所說之本意而區區愚見亦因得以自竭非小補也蓋詳來諭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来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為根本工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迴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鑽高仰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為實見耳此其意則善矣然果若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着緊察要令實見着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為直截根原之計而却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上零碎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為人特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

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脩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来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的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為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存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歛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云事事物物皆有寔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来須如顏曾洞見全體即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語脉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着為一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是其中零碎查滓之物初不異前說也至論所以為學則又不在乎事事物物之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為功凡此似亦只是舊病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已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貫通而直以意　識想象之耳

是與程子所謂對塔說相輪者何以異哉

問德明自得賜誨日夕不去手紬繹玩味未能盡究亦嘗隨所知而為之說蓋天人無二理本末無二致盡人道即天道亦盡得於末則本亦未離雖謂之聖人亦曰人倫之至而已佛氏離人而言天歧本末而有所擇四端五常之有於性者以為理障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所不能無者以為緣合甚則以天地陰陽人物為幻化未嘗或過而問焉而直語太虛之性夫天下無二理豈有天人本末輒生取舍而可以為道乎夫其所見如此則亦偏小而不全矣豈所謂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哉

聖門下學而上達由灑掃應對進退而往雖飲食男女無所不用其敬蓋君子之道費即日用也隱即天理也即日用而有天理則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間應對酬酢食息視聽之頃無一而非理者亦無一之可紊一有所紊天理喪矣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由是而操之固習之熟則隱顯混融內外合一而道在我矣佛者烏足以語是哉佛氏之所謂悟亦瞥見端倪而已天理人心寔然而不可易者則未嘗見也其所謂脩亦攝心寧坐而已棄人倫滅天理未見其有得也此先生所以謂其卒不近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寂然不動者是也即此為天地之心即此為天地之本天下無二本乾坤變化萬類分揉無不由是而出而形形生生各有天性此本末之所以不可分也得其靈而為人而於四者之際澗然而虛靜若不可以名言者而子思以其無所偏倚而謂之中孟子以其純粹而謂之善夫子即謂生生之體而言之以仁名不同而體一亦未嘗離於日用之間此先生所以謂其分明不待尋究者也其昔者讀紛然不一之書而不得要領泛觀乎天地陰陽人物鬼神而不能一在邇求遠未免有極力尋究之過亦嘗聞於龜山先生之說曰未言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若體得

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其前日之說正坐是也然道無須臾可離日用昭昭奚俟於尋究此先生所謂丁寧開喻其敢不敬承至於鑑影之惑非先生之教幾殆也其昔者閑居默坐見夫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遂以鑑影之辟為近推之以為鳶魚之說竊以為似之先生以太虛萬像而闢其失其讀之久始大悟其非若爾則鳶魚吾性分為二物矣詳究先生之意蓋鳶魚之生必有所以為鳶魚者此道體之所在也其飛其躍豈鳶魚之私蓋天理發越而不可已也勿忘勿助長之間天理流行無纖毫之私正類是此明道先

生所以謂之同其鄙見如此未知合于先生之意否乎因來喻一一皆契鄙懷足見精敏固知前此心期之不謬也

答徐子融書　晦菴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躐等揀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子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己分上依次第做工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為失言却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駟不及舌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容不結末今試更為諸君言之若猶未以為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

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唯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

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理雖若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姝蹐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釋氏以虛空寂滅為宗故以識神為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隨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

原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来耶况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為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來喻木燒為灰人陰為土亦有此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又如狹其性而遺之以下種種惟說尤為可笑今亦不暇細辨但請虛心靜慮詳味此說當自見得如看未透即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處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不須如此信口信意馳騁空言無益於己而徒取易言之罪也如不謂然則請子融方幷自立此論以為宗旨熹亦安能必二公之見從耶至於易之說又别是一事今於自己分上見成易曉的物尚且理會不得何暇及此當俟異日心虛氣平萬里融徹看得世間文字言語無不通達始可細細商量耳此等若理不得亦未妨事且闕所疑而徐思之不當便如此咆哮無禮也

答周益公書　晦菴

前者累蒙誨諭范碑曲折考据精博論議正平而措意深遠尤非常情所及又得呂子約録記所被教墨㭍互開發其辭益明熹之孤陋得與聞焉幸已甚矣復何敢措一辭於其間哉然隱之於心竊有所不能無疑者蓋嘗竊謂呂公之心固非晚生所窺度然當其用事之時舉措之不合衆心者蓋亦多矣而又惡忠賢之異已必力排之使不能容於朝廷而後已是則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惡之况范歐二公或以諷議為官或以諫諍為職又安可置之而不論且論之而合於天下之公議則

又豈可謂之太過也哉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將歸而不復有畏忌又慮夫天下之事或終至於危亂不可如何而彼衆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復用則其罪必歸於我而并及於吾之子孫是以寧損故怨以為收之桑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在國家故承其善意既起而樂為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者

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此最為范之盛德而他人所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呂公前日之貶范公自為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為可書二者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為丈夫矣今讀所賜之書而求其指要則其言若曰呂公度量渾涵心術精深所以期於成務而其用人才德兼取不為諸賢專取德望之偏故范歐諸公不足以知之又未知其諸子之賢而攻之有大過者後來范公雖為之用然其集中歸重之語亦甚平平蓋特州郡之常禮而寔則終身未嘗解仇也其後歐公乃悔前言之

過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託為解仇之語以見意而忠宣獨知其父之心是以直於碑中刊去其語雖以取怒於歐公而不憚也凡此曲折指意微密必有不苟然者顧於愚見有所未安不敢不詳布其說以求是正伏惟恕其僭易而垂聽焉夫呂公之度量心術期以濟務則誠然矣然有度量則宜有以容議論之異同有心術則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奸然後可以有濟今皆反之而使天下之勢日入於昏亂下而至於區區西事一方之病非再起范公幾有不能定者則其前日之所為又惡在其有度

蓋心術而能成務也哉其用人也歉才德之兼取則亦信然矣然范歐諸賢非徒有德而短於才者其於用人蓋亦兼收而並取雖以孫元規滕子京之流恃才自肆不入規矩亦皆將護容養以盡其能而未嘗有所廢棄則固非專用德而遺才矣而呂公所用如張李二宋姑論其才亦决非能優於二公者乃獨去此而取彼至於一時豪俊跅弛之士窮而在下者不為無人亦未聞其有以羅致而器使之也且其初辭相印而薦王隨陳堯佐以自代則未知其所取者為才也耶為德也耶是以不足以自解矣若謂范歐不足以知呂公之心又不料

其子之賢而攻之大過則其所攻事皆有迹顯不可揜安得為過且為侍從諫諍之官為國論事乃視宰相子弟之賢否以為前卻亦豈人臣之誼哉若曰范公之仇初未嘗解則范公既以呂公而再逐及其起任西事而超進職秩乃適在呂公三入之旹若范公果有怨於呂公而不釋乃閔默受此而無一語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乃內懷憤毒不能以理自勝而但以貪得美官之故俛而受其籠絡為之驅使未知范公之心其肯為此否也若曰歐公晚悔前言之失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以自解則是畏其諸子之賢而歉因為自托之計於是寧負死友以結新交雖至以無為有愧負幽冥而不遑恤又不知歐公之心其忍為此否也況其所書但記解仇之一事而未嘗并譽其他美則前日斥逐忠賢之罪亦未免於所謂欲蓋而彰者又何足以贖前言之過而媚其後人也哉若論忠宣之賢則雖亦未易輕議然觀其事業規模與文正之洪毅開豁終有未十分肖似處蓋所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乃翁解仇之事度其心未必不深恥之但不敢出之於口耳故潛於墓碑刊去此事有若避諱然者歐公以此深不平之至屢見於書疏非但墨莊所記而已況龍川志之於此又以親聞

張安道之言為左驗張寔呂黨尤足取信無疑也若曰范公果無此事而直歐公所誣則為忠宣者正當沬血飲泣貽書歐公具謝其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迹而俟歐之命以為進退若終不合則引義告絕而更以屬人或姑無刻石而待後世之君子以定其論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於成文之中刊去數語不知此為何等舉措若非實諱此事故隱忍寢默而不敢誦言則曷為其不為彼之明白而直為此黯闇耶今不信范公出處文辭之實歐公丁寧反復之論而但取于忠宣進退无據之[illegible]所為以為有無之決則區區於此誠有不能識

者若撥寘而言之但曰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其後日誠有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本末如青天白日無纖毫之可議若范公所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者尤足以見其心量之廣大高明可謂百世之師表至於忠宣則所見雖狹然亦不害其為守正則不費詞說而名正言順無復可疑矣不審尊意以為何如往賛之言或未中理得賜鐫曉幸甚後書誨諭又以昭錄不書解仇之語而斷其無有則熹以為呂公拜罷范公進退既直書其歲月則二公前憾之釋然不待言而喻矣不然則昭錄書成歐公固已不為史官而正獻忠宣

又皆已為時用范固不以墓碑全文上史氏而呂氏之意亦恐其有所未快於歐公之言也是以姑置而不言以泯其迹而不知後世之公論有不可誣者是以啓今日之紛紛耳如又不然則范公此舉雖其賢子尚不能識彼為史者知之必不能如歐之深或者過為隱避亦不足恠恐亦未可以此而定其有無也墨莊之錄出於張邦基者不知其何人其所記歐公四事以為得之公孫當世而子約以為紹興舍人所記此固未知其孰是但味其語意實有後人道不到處疑或有自來耳若談叢之書則其記事固有得於一時傳聞之誤者然而此病在古雖遷固之傳近世則溫公之誠皆所不免况於後山雖頗及見前輩然其平生綅跡多在田野則其見聞之間不能得事實宜必有之恐亦未可以此便謂非其所著也丹朱之云誠為太過然歐公此言嘗為令狐父子鯀簡而蔡袥亦無大美惡但以一旹語勢之適然不暇擇其擬倫之輕重耳故此言者雖未敢必其為公之言而亦未可定其非公之言也此等數條不足深論然偶因餘誨之及而幷講之使得皆蒙裁正則亦不為無小補者唯是所與子約書中疑學道三十年為後學之言者則熹深惑焉而尤以為不可以不辨不審明

公何所惡於斯言而疑之也以道為高遠玄妙而不可學耶則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耳非若老佛之所謂道者空虛寂寞而無與於人也以道為迂遠踈濶而不必學耶則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動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而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職而立乎天地之間不但玩其文詞以為綴緝綦組之工而已也故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

則易使而夫子是之則學術云者豈近世後學之言哉若謂歐公未嘗學此而不當以此自名耶則歐公之學雖於道體猶有欠闕然其用力於文字之間而泝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則於易於詩於周禮於春秋皆嘗反復窮究以訂先儒之繆而本論之篇推明性善之說以為息邪距詖之本其賢於當世之號為宗工巨儒而不免於祖尚浮虛信惑妖妄者又遠甚其於史記善善惡惡如唐六臣傳之屬又能澤國家所以廢興存亡之幾而為天下後世深切著明之永鑒者固非一端其他文說雖或出於遊戲翰墨之餘然亦隨事多所發明而詞

氣藹然覚平深厚精切的當真韓公所謂仁義之人若恐亦未可謂其全不學道而直以燕許楊劉之等期之也若謂雖嘗學之而不當自命以取高標揭己之嫌耶則為士而自言其學道猶為農而自言其服田為賈而自言其通貨亦非所以為夸若韓公者至乃自謂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則其言之不讓益甚矣又可指為後生之語而疑之耶凡此又皆熹之所未諭盖嘗反復思之而竟不得其說是以不敢默默而不以求正於有道惟高明恕而教之

養生主說　晦菴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督舊以為中蓋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伊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奸打訛者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盖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之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

盖為學而求名者自非為己之學盖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

雖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也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既作皇極辨因感此意有相似者謾筆之於後云

釋氏論　晦菴

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者原於莊子承蜩削鐻之論其有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為之宋景文公於唐書李蔚等傳既言之矣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其所謂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竄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猶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揜者耳蓋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

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見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為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為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耻於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粹於書首其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呪二十五輪之類以至大力金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麁鄙俗惡之狀校之首章至玄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

原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議論之餘習而稍務反
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衒流俗而已如一
葉五花之讖隻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事然亦可
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
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益求
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
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
者遂以為果非堯舜周孔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
情險巧儇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甚則又反不若其
初清虛靜默之說猶為彼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

氏之本末真為可知而其所竊豈獨承蜩削鐻之一言
而已哉且又有一說焉夫佛書本皆胡語譯而通之則
或以數字為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為中國之數字
而今其所謂偈者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
八祖傳法之所謂者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
自其徒之稍黠如惠洪輩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強為說
以文之顧服衣冠通今古號為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
由輩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也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
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之偽迹狀明白益無所逃
矣宋公之論信而有證世之惑者于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

讀大紀　晦菴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
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
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
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
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
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其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
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脩己治人垂世立教者
亦不容其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
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

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
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謬則豈可得哉
蓋其所以為學之本心正為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己
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
己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
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
量亦已隘而其執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
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寔有見焉
但以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玄極妙有不可
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

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寔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寔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為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為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為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惡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煇赫震耀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蠢焉鞠躬屏氣為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為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寔見之差而詆以為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為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為吾徒又未嘗教之以

內脩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為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觀心說

或謂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人之所以主於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校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

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為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也若盡心之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乎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

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齕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埶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寔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孰能無惑於斯耶

王氏續經說　　晦菴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効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寔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敎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寔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放假竊之計

不唯精粗懸絶終無可佀之理政使佀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求益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撫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强而躋之

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畧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曾劉顏謝之詩是豈有則秉彝之訓叔孫通曹褒荀勗之禮樂又詎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已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與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其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

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矜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郊福疇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為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為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楊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

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楊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向之所在終不出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于三子是亦春秋責賢者意也可勝歎哉

讀唐志

晦菴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

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歌咏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

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寔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上而無寔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

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縻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原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為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寔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

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以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

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辯古史論

賴黄門言吾暮年於義理無所不通蓋悟孔子一以貫之之旨又曰夫子之道一以貫之惟一為能萬變而不窮故諸弟子之問或仁或孝或從政或事君所問不同而夫子答之亦無窮者一以貫之故也然夫子不以一貫告人者何哉夫子中道而立彼由此而悟如顔子者其所得亦不過於問仁問為邦耳而終與聖人交臂其他雖未大有所得苟曰從事於仁孝從政事君之間亦不失為士君子故曰下學而上達蓋其所學者此而其所達者亦此非有二也衆人未達疑夫學之外別有形

上者故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道豈果若登天之難哉

又曰君子之教人不可以同科也譬諸草木大者使之遂其大小者使之成其小區別使各極其分量斯足矣故中人以下姑使之從事於洒掃應對進退可也苟比其大小而同乎一科使學者躐等以為進相誣以為高豈善教者哉若乃聖人則其開端便自遠大及其至也亦不過是而已故曰有始有卒非自始以至終言唯聖人然後能始終一致也

古史曰善乎子夏之教人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曰引月長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譬如農夫之植草木既為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大小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欲世非性命衛德不出於口雖禮樂政刑有所不言矣而況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

又曰公言每夜熟寐至五鼓初即攬衣起坐此即所謂

天下何思何慮之時也蓋天下本自無思慮但人不具此眼目不能識之爾

古史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衛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孔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則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一為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既出而天下始知一之與中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嗚呼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以是歟

聖人之所謂道者天而已矣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

間運轉流行無少間息雖其形象變化有萬不同然其為理一而已矣聖人上知安行與天同德其於天下之理幽明巨細固無一物之不知而日用之間應事接物動容周旋又無一理之不當然非物物而思之事事而勉之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固非塊然以守一物於象罔之間如所謂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遂指以為妙道之極而陰秘藏之不以告人而皆出其餘以愚學者之未達使姑為善人君子而已也然夫子之告子貢蓋以知而言其告曾子則以行而論至於夫子言之之難易二子聞之之得失則古史之言雖若近之然謂曾子以門人不足告而姑以忠恕為言則是不知忠恕之相為體用正所以明夫一貫之實矣至於游夏之論洒掃應對之云云者乃謂小子之學所當由此而漸進非謂一皆從此而遂可聽其所為終身無復有所告語也觀夫子之與顏淵言至於終日而淵歎之以為善誘循循博文約禮則聖人之所以教人有始有卒蓋可見但不躐等而已今曰教不可以同科姑使之從事於此而教者遂不復有所與則固昧於教學之序又謂顏子平生所問止於論語所記為仁為邦之二條則其考之又可謂不詳矣夫子之言下學而上達正謂下學於人事之卑

近而上達於天理之精微謂今曰所學者此而其所達者亦此則是終身下學而未嘗上達也又以子貢為未達而疑夫學之外別有形而上者以病其猶天不可階之言則夫形而上下者雖不可以二物言然謂學之外別無形而上者則是但有事而無理但有下學而無可上達也雖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然謂其必可至而無難則是顏子末由也已之歎孟子大而化之之語皆為未達也其言不急於道而待其自至如農夫區種而無所用巧皆非是獨其識當世言道之失蓋指王氏而言則近之然所謂道者已亦莫之識而未免於誣也蓋王氏

之誣人以其言者誣之也蘇氏之誣人以其不言者誣之也二者雖殊其失則均矣凡此皆其學之所不及而妄言之故其失如此至於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今以中夜起坐斯須之頃當之則是日出事生之後此何思何慮者遂為閑廢之物而無所用矣彼所謂得一貫之旨者殆不過此豈不陋哉古史所引舜禹授受之言亦非本義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亦言精一別於人心微心之間而守其道心始終不二則其所行自無過不及而合中道耳非以一名之而寄之於中也又謂孟子為性善之論而一與中始枝尤為謬妄今未暇辯後章詳之

讀兩陳諫議遺墨

晦菴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就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録之辨是也嘗記頃年獲侍坐於故端殿上饒汪公縱言及於日録熹因妄謂日録固為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潰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即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横押闔煒燁譎詭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為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況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已相為表裏亦不待晚年懟筆有所增加而後為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絕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為隱諱雖以元祐衆賢之力爭辨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何幸其徒自為失計出此真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便當擁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為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

公論不惟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奈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為迂曲回互之言指為撰造增加誣偽謗詆之書而欲加刋削以滅其迹乎汪公歎息渙以愚言為然今觀閒樂陳公遺帖了齋陳公表稿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以甚異於往時又嘆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為之掩卷太息而書其後抑又嘗怪了翁晚歳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訟改過之書曽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寔發其機豈則論者亦頗疑之以今考之此書之作寔在建中崇寧之間且其言猶以日録為蔡卞之所託而其後了翁合

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閒樂有不可誣者矣頃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寫誣悖之心然猶有竄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回互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觀閒樂此書之指所以罪狀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知性命道德也釋經奧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禍之本則閒樂之言

有所未及而其指以說者亦但曰不能使人無可恨也今亦無論其他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日録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已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為何如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為言復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為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為人質雖清介而氣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聞億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為高足已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為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

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很愎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為受病之原而閒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駁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為之力拒群言而一聽其所為唯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訏謨既久漸涵透徹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為一以至於能制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為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幾獨運於元豐閒

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
獨運而不知其所運者乃安石之機問樂見安石之身
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
為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尊託於謨訓之重而天下之
人愈不敢議以至糜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
遺禍之本而問樂亦未之言也若問樂之論祖宗法度
但當謹守而不可變尤為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
以為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
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
子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

弊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曆之初杜范韓富
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為恨況其後此又數十
年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為當變如
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蓋皆
可考雖問樂此論若有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適
當因革之時之說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當
而其設心亦未為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
熟講精思以為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
以為便而一旹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群起而力爭之者
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寔至其所以為說又多出於安

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為天下之人
真莫己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為己病因遂肆其狠愎
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己私以求利病之寔而
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
於橫流而不可救問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
為非者乃由於此此其為說所以不能使人無恨者一
也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
此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策雖時有先後而衜無古今
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
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毫釐差者苟能於此察

焉而無所悖則其遺法雖若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
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安石之所謂周禮乃姑
取其附於己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眾口耳豈真有意
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
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急者曷為不少
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為汲汲耶大本不正名是實非
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適益亂耳豈專渺茫不
可稽考之罪哉問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盡直以三代
之法為不可行又獨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詆之此
又使人不能無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北面則

亦甚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勝私之弊是以猒三傳凡例條目之煩惡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大過者而不思其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因前聖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大過者而所以考其禮之文者有未詳也是其關於審重而輕為論說直廢大典固為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分又并與孟子迭為賓主之說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詆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為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

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為有所不足是其不知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為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為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譏之而又不免反墮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況其於粗迹之謬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數政恐未可輕以有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一二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脩於身者豈至於與僧卧地而顧客褫衣如錢景諶之所叙乎所以著於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為學而又不能辨乎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所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斥

逐娣姒而詬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囚首跣足箕踞於前而干預國政如邵伯溫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乖事理咈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其小者如鵪鶉公事按問條法亦皆繆戾煩碎而不即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聞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予而其所以不能使人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既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覆詳玩以辨其為說之是非但

以己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為支蔓浮虛之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騁私意飾奸言以為違衆自用剝民興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為事者或苟用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閑樂於此乃不責其違本旨棄舊說惑異教文奸言之罪而徒譏其與義多出鄭孔意若反病其不能盡廢先儒之說以自為一家之言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至於如此而起自熙豐訖於宣靖六十年間

誦說推明按為國是鄙儁俗生隨風而靡者既無足道
有識之士則孰有不寒心者顧以奸賊蔽蒙禁綱嚴密
是以飲氣吞聲莫敢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力以排
之其於平居書疏還往講論切磨唯恐其言之不盡斯
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為說者不過如此豈其所以為
學者亦自未得聖賢門戶所以觀理制事者猶未免於
有蔽而然耶故嘗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則唯
龜山楊氏指其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
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為近之其論紹述而以為
當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其理之當而無回

互之失雖元城劉公所謂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不特
兩陳公而已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
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類乃屑屑焉偏指鳧鷺一義
以為窶奢汰之原此為獲殺人於貨之盜而議其竊鉤
之罪對放飯流歠之客而疑其齒決之非視兩陳公之
言乃反有不及者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原
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來者之監亦學者之所不
可不知也故竊并著其說以俟同志講而釋焉

跋黃仲本朋友說　晦菴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叙而非
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考之則唯父子兄弟為天屬而
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
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
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
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
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
能為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
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責其善輔
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埶若輕而
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
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此而不敢
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
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
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
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
夫婦君臣之際又有襍出於情物事埶而不能自已者
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

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循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為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

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執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為聖人彊而附於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絕是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嘆而其至是則脫矣近得黃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諸儒文要卷之四

諸儒文要卷之五

與邵叔誼書

前日竊聞嘗以夫子所論齊景公伯夷叔齊之説斷命以祛俗惑至今嘆服不能弭忘笑談之間度越如此輔之切磋何可當也充其所見推其所為勿怠勿畫益著益察日躋於純一之地是所望于君子求齊未足言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偽之辨

也豈惟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正偽舉將不逃乎此矣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强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增加馴積水漸木升固月異而歲不同然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踈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為物不貳此之謂也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決顏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蓋惜之於既亡其後曾子亦無疑于夫子之道然見謂為魯在柴愚師辟之間素所蓄積又安敢望

顔子哉曾晳之於顔顔之於夫子固自有次第然而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雖夫子不能逊于曾子矣豈惟曾子哉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罝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逃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為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鈞是人也已私安有不可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横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往聖話言徒為藩

飾而為機變之巧者又復魑魅魍蜴其間恥非其恥而恥心亡矣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增疵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猖忿長其負侍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為是沒世不復此其為罪浮于自暴自棄之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初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求多于末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後世耻一物之不知者亦耻非其耻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

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于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賤而多能然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道亦曰學而不厭啟助之益竊於後學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于亂原委之倫顛萌孳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猶焦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與曾宅之書

象山

示諭與章大博問答其義甚正但前述某之說又自援
據反覆此則是足下病處所述某之言亦失其實記錄
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多不得其實前輩多戒
門人無妄錄其語言為其不能通解乃自以己意聽之
必失其實也相去之遠不得面言不若將平時書問與
所作文字講習稽考差有據依若據此為辨則有案底
不至大訛舛也且如存誠持敬二語自不同豈可合說
存誠字於古有考持敬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閑邪存其
誠孟子曰存其心某舊亦嘗以存名齋孟子曰庶民去

之君子存之又曰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
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
是主宰真能為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
吾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虛
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為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為客主
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
童子聽之而喻勤學之士反為之迷惑自為支離之說
以自縈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
治古盛時蒙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世

學絕道喪異端邪說充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
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其陷溺此豈非以
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易者以為易道至幽至深學者
皆不敢輕言然聖人贊易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
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
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
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
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子曰道
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矣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
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不為耳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
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
勝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
謂之自棄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
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
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
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為仁反是則為不仁仁即
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

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爲是非知其爲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

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于意見典訓蕪于辯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夫子既殁其傳頗在曾子蓋可見矣況其不工不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安者乎雖然彼其工且似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終身不反之患有不可救藥之勢乃若未工未似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則舍其邪而歸其正猶易爲力也來書蕩而無歸之說大謬今足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求有定論如在逆旅乃所謂無所歸今使足下復其本心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爲無所歸邪足下之不智亦甚矣今己私未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荊棘如在泥塗如囹圄械繫之中見先知先覺其言廣大高明與己不類反疑恐一旦如此則無所歸不亦鄙哉不亦謬哉不知此乃是廣居正位大道欲得

所歸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易此今拘攣舊習不肯棄舍乃狃其狹而懼于廣狃其邪而懼于正狂其小而懼于大尚得爲智乎夫子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虛說謬悠無根之甚夫子猶以爲門人之戒又況如今日謬悠無根而可安乎吾友能棄去繆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爲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于是無終食之間而違于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眞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

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爲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傅益眞所謂侮聖言者矣書言日嚴祗敬六德又言文王之敬忌又曰罔不克敬典詩言敬天之命又言敬之敬之又言聖敬日躋論語言敬事而信又言修己以敬孟子言敬王敬兄未嘗有言持敬者觀此二字可見其不明道矣吾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此而後言其旨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累于無根之說足下謂得此說而思之足下以此爲說其不明吾言甚矣宜其不能記憶附以己意而失其本眞也又如脫灑二字亦不正足下何不言吾之見邪不如古人之見正吾之說虛不如古人之說實如此自訟則有省發之理若只管從脫灑等處思之終不能得其正此理甚明具在人心足下不幸受蔽于謬妄之習今日乃費人許多氣力此事若不明白不應安安而居遲遲而來病倦不能隱括文辭使之簡約信手直書大槩幸三復而頓棄其舊則當知聖賢之言眞不我欺也

與李宰書　　象山

来教謂容心立異不若平心任理其說固美矣然容心二字不經見獨列子有吾何容心哉之言平心二字亦不經見其原出於莊子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其說雖託之孔子實非夫子之言也彼固自謂寓言十九其書道夫子言行者往往以致其靳侮之意不然則借以尊其師不然則因以達其說皆非事實後人據之者陋矣又韓昌黎與李翊論文書有曰平心而察之自韓文盛行後學士大夫言文章間用平心字浸多究極其理二說皆非至言吾何容心之說即無心之說也故無心二字亦不經見人非水石安得無心心於五官最尊最大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謂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禮

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所貴乎學者爲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有所蒙蔽有所移奪有所陷溺則此心有所不靈此理爲之不明是謂不得其正其見乃邪見其說乃邪說一溺於此不由講學無自而復故心當論邪正不可無也以爲吾無心此即邪說矣若愚不肖之不及固未得其正賢者智者之過之亦未得其正溺于聲色貨利狃於譎詐姦究梏于末節細行流於高論浮說其智愚賢不肖固有間矣若是心之未得其正蔽於其私而使此道爲之不明不行則其爲病一也周道之衰文貌日盛良心正理日就蕪沒其爲吾道害者豈特聲色貨利而已哉楊墨皆當世之英人所稱賢孟子之所排斥屏絕者其爲力勞于斥儀衍輩多矣所自許以承三聖者蓋在斥楊墨而不在衍儀也故正理在人心乃所謂固有易而易知簡而易從初非甚高難行之事然自失正者言之必由正學以克其私而後可言也此心未正此理未明而曰平心不知所平者何心也大學言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果已格則知自至所知既至則意自誠意誠則心自正必然之勢非強致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當是時天下之言者不歸楊則歸墨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自孟子出後天下方指楊墨爲異端然孟子既沒其道不傳天下之尊信者抑尊信其名耳不知其實也指楊墨爲異端者亦指其名耳不知其實也往往口闢楊墨而身爲其道者衆矣自周衰此道不行孟子沒此道不明今天下士皆溺於科舉之習觀其言往往稱道詩書論孟綜其實特借以爲科舉之文耳誰實爲真知其道者口誦孔孟之言身蹈楊墨之行者蓋其高者也其下則往往爲楊墨之罪人尚何言哉孟子沒此道不傳斯言不可忽也

與包詳道書　　象山

人生天地間氣有清濁心有智愚行有賢不肖必以二塗總之則宜賢者心必智氣必清不肖者心必愚氣必濁而乃有大不然者乖爭陵犯汙穢邪淫之行常情之所羞所惡者乃或縱情甘心而爲之此所謂行之不肖者也於此有所不敢爲有所不忍爲有所不肯爲而每求其是者正者善者而爲之雖未能必是必正必善而其志則然日履之間蓋與向所謂不肖者背而馳也是亦可謂行之賢者也行之不肖固爲愚矣謂不肖者爲愚則反是者亦可謂之智然行之不肖者則或耳目聰

明心意慧巧習技藝則易能語理致則易曉人情世態多所通達其習于書史者雖使之論道術之邪正語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央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亦能行其髣髴彼固不能知其眞得其實諳其精微臻其底蘊而其揣摩傅會之巧亦足以熒惑人之耳目而欺未明者之心玩之而有味稽之而有證非知言之人殆未可謂不難辨也至其行之賢者則或智慮短淺精神昏昧重以聞見之狹陋漸習之庸鄙則其于慧巧者之所辨渾然曾不能知甚至於如荀卿所謂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道術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品之高下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尚何所復望其判白黑於其間哉利誘而害怵刑驅而勢迫雖使之如商丘開之赴水火蓋未必不可也理不可以泥言而求而非言亦無以喻理道不可以執說而取而非說亦無以明道理之衆多則言不可以一方指道之廣大則說不可以一體觀昔人著述之說當世講習之言雖以英傑明敏之資盤旋厭飫於其間尚患是非之莫辨邪正之莫分亂眞之似失實之名一有所蔽而天地爲之易位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于聖賢之言一失其指則倒行逆施獘有不可勝言者況於短淺之智慮昏昧之精神狹陋之聞見庸鄙

之漸習一旦駭于荒唐繆悠之說驚于詭譎怪誕之辭則其顛頓狼狽之狀可勝言哉正使與之誦唐虞之書詠商周之詩殆亦未必不指汙池爲滄海謂丘垤爲嵩華況又雜之以不正之言亦安得而不狼狽哉當其猖狂惶駭之時蓋不必明者而後知其謬也由是而言則所謂清濁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賢不肖論也觀詳道之素亦可謂行之賢者也然某之竊所憂者蓋以氣之不得爲清而心之不得爲智聞見之不博而漸習之未洪一有所駭而莫克自定止之者不一二而驅之者八九其所當論者蓋在清濁智愚之間而不在于道術

之際也不論其始之謬以求復其常而悉精畢力于道術是非之際此其所以愈鶩而愈遠也詳道始至此其說蓋甚怪然其觀詳道之質本甚淳朴非能自為此怪說也使生治古盛時康衢擊壤之謡中林肅肅之行未必不優為之也一溺於流俗再眩於怪說狼狽可憐之狀遂至于此凡所以相告者不過明怪說之妄欲詳道之知其非而復其常也所慮者通疏曉了之人少狂妄迷惑之人多則其相與推激而至於風波荊棘陷穽之地者必衆詳道氣之未清心之未智則殆將鼓舞倡和于其間又安能知其非而自克于此耶今詳道日履之

間所謂行之賢者固未嘗自失獨不幸悉心畢力以講術業而不能自免于迷惑今但能退而論及于智愚清濁之間則是惑庶幾乎自解矣道術之是非邪正俟而論之未晚也當局者迷旁觀者審用心急者多不曉了用心平者多曉了英爽者用心一緊亦且顛倒眩惑況昏鈍者豈可緊用心耶昆仲向學之志甚勤所甚病者是不合相推激得用心太緊耳幾先嘗說諸公所謂退步乃是進步耳此公却胷襟曉了盡不狂妄其疇昔之患在于徇俗自安不向進耳使不聞正言而知懼知勉却不至於縲戾哉

與包顯道書　　　　象山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材智不矜功能故通體皆是道義道義之在天下在人心豈能泯滅第今人大頭既沒於利欲不能大自奮拔則附托其間者行或與古人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辨也若真是道義則無名聲可求勝負可較無才知可恃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天下澤及萬世無一毫自多之心當時含哺而嬉擊壤而歌耕田而食鑿井而飲者亦無一毫自慊之意風化如此豈不增宇宙之和哉此理苟明則矜智負能之人皆將失其窟宅非能自悔其陋而求歸于廣居正路則未必不反以我為讐也然患此道不明耳道終明終行則彼豈能終負固哉

與傅全美書　象山

竊聞嘗以追惟往事自咎過深至於成疾此殆失于講究用心之過也古之學者本非為人遷善改過莫不由己善在所當遷吾自遷之非為人而遷也過在所當改吾自改之非為人而改也故其聞過則喜知過不諱改過不憚顏氏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豈為人哉一聞為人由己之言請問其目不少後既得視聽言動之目請事斯語不少遜其竊嘗謂若顏子者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聖人所貴于訟過者以其知之必明而改之必勇

也今訟其過而至于消沮摧縮奪其志氣而蝕其神明則亦非聖人訟過之旨矣鈞是人也雖愚可使必明雖柔可使必強困學可使必至於知勉行可使必至于安聖人不我欺也於是而曰我不能其為自棄也眾矣常人有是皆可責也若夫質之過人者而至于有是是豈得而逭其責哉今如全美之穎悟俊偉蓋造物者之所嗇而時一見焉者也聞見該洽詞藻贍蔚乃其餘事公方之操闊達之度交遊推服聞者莫不敬仰又謙謙若不足片言之善一行之美雖在晚進後生樂推先焉此人所難能而全美優為之古人之學非全美之望而誰望君乃比者致疾之故則又殆於不能自拔者矣由前之責非全美之責而誰責不肖之人悖逆犯上死有餘罪而何敢見其靈響今全美乃悔其初不有以厭不肖者之欲而以致彼之死為己罪則亦惑矣夫厭不肖者之欲以遂其悖逆之謀繩以春秋之法不免于首惡矣惠奸獎逆以細人之姑息為美行以全美之明豈得不知此之為非是而反悔其既往之不為邪祟之說稍剛正者不得而行焉而全美乃惑之乎是殆生於悔所不當悔而侵尋以溺於是耳夫以不為細人之姑息以惠奸獎逆為悔以死有餘罪之鬼決不敢見其靈響者為

崇則全美之不能自拔甚矣夫不能自拔之過在今日所宜勇改者悔其所不當悔惑其所不當惑其理既明願速更之毋遲遲也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過者雖古之聖賢有所不免而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惟其改之而已不勇於改而徒追咎懊悔者非某之所聞也人之所以為人者惟此心而已一有不得其正則當如救焦溺而求所以正之者今邪正是非之理既已昭白豈可安於所惑恬於所溺而緩於適正也哉今人所患在于以己為是歸非他人雖有顯過猶悍然自遂未嘗略有自咎自責之意

全美於所不當自咎者尚以自咎於所不當自責者尚以自責與所謂不知其非悍然自遂者相千萬也今豈不能於所當改者而勇改之顧益厲不爲人之志兇致爲仁由己之實思顔子之大勇奮然自拔蕩滌摧傷湮沒之意不使有毫毛得以宿留于㡵宇光芒所射豈止在斗牛間正大之氣當塞宇宙則吾道有望

與胡達材書

象山

達材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騖于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室廐庫廪庾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汛掃堂室脩完牆屋續先世之業而不替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時寢處于故宅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悅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青芝煆爐山屐之間冀蓬萊瑶池可至則亦終苦身亡家伶仃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爲學者其說由前有意爲學而不知自反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騖于外也昨相聚時覺達材精神日漸收拾不甚馳散但收拾之初未甚清明蒙然未有所向雖講切之次感而必應此乃達材本心非由外鑠故如此耳至於蒙而未發則是馳騖昏擾之久大體未能頓清明耳若不寧耐復放而他馳入妄人之說以求長生不死之術則恐蓬萊瑶池終不可至而蕞爾之身將斃於煆爐山屐之間矣蒙見信之篤輒此以助進脩向時曾說將孟子告子一篇及論語中庸大學中切己明分易曉處朝夕諷詠接事時但隨力依本分不忽不執見

善則遷有過則改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久當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矣不知曾如此作工夫否

與姪孫濬書　象山

夏末得汝陳官之到後信胎襟頗別辭理明暢甚為喜慰乃知汝質性本不昏滯獨以不親講益故為俗見俗說牽制理沒耳其後二三信雖是倉卒終覺不如初信豈非困於獨學無朋友之助而然得失之心未去則不得得失之心既去則得之時文之說未破則不得時文之說破則得之不惟可使女日進于學而無魔祟因是亦可以解流俗之深惑也山間近來結廬者甚衆吾祠祿既滿無以為糧諸生始聚糧相迎今方丈前又成一閣部勒羣山氣象益偉第諸生有力者寡為此亦良不

易未能多供人耳今夏更去迭來常不下百人若一時俱來亦未有著處青溪宰甚有政聲邑人以為久無此人其致禮於山間甚厚屢欲躬至問道而未果夏末有復其一書錄往汝觀之非虛辭也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不能違天而易命然聖賢豈以其時之如此而廢其業隳其志哉慟哭於顏淵之亡喟歎于曾點之志此豈梏于蕞然之形體者所能知哉孔氏之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荷蕢植杖之流刺譏玩侵見于論語者如此耳如當時之俗揆之理勢則其陵藉侵侮豈遽止是哉宋衛陳蔡之間伐木絕粮之事則又幾危其身

然其行道之心豈以此等而爲之哀止文不在玆朞月而可此夫子之志也春秋之作殆不得已焉耳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又孟子之志也故曰當今天下舍我其誰乎至所以祛尹士充虞之惑者其自述至詳且明由孟子而來千有五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甚衆而荀楊王韓獨著專場蓋代天下歸之非止朋遊黨與之私也若曰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統則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萬世之公亦終不可厚誣也至於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

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詎詖行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故道之不明天下雖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達困於聞見之支離窮年卒歲而無所至止若其氣質之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竊傳會蠹食蛆長于經傳文字之間者何可勝道方今熟爛敗壞如齊威秦皇之尸誠有大學之志者敢不少自強乎於此有志于此有勇於此有立然後能克己復禮遜志時敏眞地中有山謙也不然則凡爲謙遜者亦徒爲假竊緣飾而其實崇私務勝而已比有一輩沈吟堅忍以師心婉孌夸毗以媚世朝四暮三以悅衆狙猶可惡也不爲如此等所眩則自求多福何遠之有道非難知亦非難行患人無志耳及其有志又患無眞實師友反相眩惑則爲可惜耳凡今所以爲汝言者爲此耳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謂萬物皆備于我昔之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曰周公豈欺我哉

與王順伯書　象山

大抵學術有說有實儒者有儒者之說老氏有老氏之說釋氏有釋氏之說天下之學術衆矣而大門則此三家也昔之有是說者本於有是實後之求是實者亦必由是說故凡學者之欲求其實則必先習其說既習之又有得有不得有得其實者有徒得其說而不得其實者說之中又有淺深有精粗有偏全有純駁實之中亦有之凡此皆在其一家之中而自有辨焉者也論三家之同異得失是非而相譏於得與不得說與實與夫淺深精粗偏全純駁之間而不知其為三家之所均有者

則亦非其至者矣兄前兩與家兄書大槩謂儒釋同其所以相比配者蓋所謂均有之者也其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即義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間靈於萬物貴於萬物與天地並而為三極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人有五官官有其事於是有是非得失於是有教有學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義曰公釋氏以人生天地間有生死有輪迴有煩惱以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則知本無生死本無輪迴本無煩惱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兄所謂菩薩發心者亦只為此一大事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今習釋氏者皆人也彼既為人亦安能盡棄吾儒之仁義彼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此理之根諸心而不可泯滅者彼固或存之也然其為教非為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不足為深造其道者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釋氏之所憐憫者為未出輪迴生死相續謂之生死海裡浮沉若吾儒中聖賢豈皆只在他生死海裡浮沉也彼之

所憐憫者吾之聖賢無有也然其教不為欲免此而起故其說不主此也故釋氏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釋氏之聖賢則有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公私義利之別判然截然有不可同者矣其實安論尊兄之質人所難及而不滿人意者皆所習所鄉有以病之也此非今日之言蓋自初拜識時已如此竊議矣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有過而不能勇改

天下之通患然今世別有一般議論以不輕改其素守為老成為持重為謹審以幡然改沛然從者為輕率為狂妄為無所守凡事理但論是非若已知吾所守所行者為非則豈可不速改若謂吾所守所行未為非則固不當改又不論速不速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尊兄之質本有勇但從來向釋氏不崇儒學故至徇流俗朋友中見尊兄有剛決過人處又有徇流俗處莫不竊怪之若某則妄論尊兄之徇流俗亦甚勇他人則容易被聖賢之學脅動雖不知其實往往以其名而赴之若尊兄則雖自覺有未穩當處亦且傾忍安舊有姑自守

且徐圖之意某念非尊兄無以發其狂言用忘犯分之罪猖狂而言辭不暇擇某非敢使尊兄竊儒者之名以欺世願尊兄試有以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或有可採如謂不然亦願詳以見教

與王順伯第二書　象山

屬者僭易陳露所見蒙教復詳至開發多矣來書有深不欲多言之語某竊謂于所不當言者加一言則非矣若在所當言則惟是以達其理[illegible]而已不可以多少限也躁人之辭多者謂其躁妄錯亂贅疣是則可删也今方將於道術趨向之間切磋求是則又奚多之病頗尊兄先除此一戒使某得悉意承教庶是非可明也尊兄所學以力行為主不專務論說所見皆行履到處非但言說而已此不待論某固不敢以言說待尊兄交游間亦不以此病兄獨說兄所學不能無救耳楊墨告子許

行之徒豈但言說其所言即其所行而孟子力闢之者以為其學非也儒釋之辨某平時亦少所與論者有相信者或以語之亦無所辨難於我無益有自立議論與我異者又多是勝心所持必欲己說之伸不能公平求是與之反覆只成爭辨此又不可與論今之僧徒多擔夫庸人不通文理既去髮胡服又安能使之髮髡紫緇而從吾遊耶至于士大夫之好佛者雖其好佛亦只為名而已此又不足與論也至如尊兄不為名不好勝凡事皆公心求是又聰明博洽鄉來未有自得處猶有疑滯退縮之態比來所見明白議論發越殊無疑滯退縮

之態矣設有如是資質如是所到然但工一家之說則
又難論今兄兩家之書已皆探討此而不與極論則只
是成自謄版矣鄉来切疑於兄者以為兄之資禀質實
强敏有餘而宏大通遠則不足懼為平日所鄉所學所
習之所攝持容制其命而不能度越擺脫操不忘本之
說以為典訓拒排釋氏於千里之外而與至則行矣趦
而避之者同其介然自守之意則無間之可乘矣承来
教謂若使釋果未進于儒理須進步何苦守其卑污而
不進然後知高明之度本自宏闊而其之疑則誠淺陋
矣其前書所論論其教之所從起而兄則指其所造以

辨之其雖不曾看釋藏經教然如楞嚴圓覺維摩等經
則嘗見之如来書所舉愛涅槃憎生死正是未免生死
未出輪迴不了四相者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四相
雖有淺深粗精然其壽者相亦只是我相根本潛伏藏
識謂之命根不斷故其文曰若有人讃嘆彼法則生歡
喜便欲濟度若有人誹謗彼所得者即生嗔恨此亦正
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又如来教因地法行亦無身心
受彼生死正是免得生死出得輪迴伊川先生有曰釋
氏只是理會生死其他都不理會近有一前輩參禪禪
叢中稱其所得一日舉伊川先生之言曰其當時若得

侍坐便問道不知除生死外更有甚事不知尊兄所見
與此人優劣如何若尊兄初心不為生死不知因何趦
向其道来書實際理地雖不受一塵而佛事門中不捨
一法若論不捨一法則虎穴魔宮皆為佛事淫房酒肆
盡是道場維摩使須菩提置鉢欲去之地乃其極則當
是時十地菩薩猶彼呵斥以為取舍未亡染淨心在彼
其視吾詩禮春秋何啻以為緒餘土苴惟其教之所從
起者如此故其道之所極亦如此故某嘗謂儒為大中
釋為大偏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百家為不及釋為過
之原其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已来教謂佛說出世非

舍此世而於天地外別有樂處某本非謂其如此獨謂
其不主于經世非三極之道耳又謂若衆聖所以經世
者不由自立建心方可言經世異于出世而別有妙道
也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豈是別有妙道謂之典常
謂之彝倫蓋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
已矣不可改頭換面前書固謂今之為釋氏者亦豈能
盡捨吾道特其不主於是而其違順得失不足以為深
造道者之輕重耳尊兄謂行所當行尊兄日用中所行
合理處自是天資之美與探討儒書之力豈是讀華嚴
有省發後方始如此然尊兄豈能保其所行皆合於理

乎韋編三絶而後贊易敢道尊兄未嘗從事如此工夫吾志在春秋敢道尊兄不能有此志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詖行放淫辭敢道此非尊兄之所欲如是而謂儒釋同恐無是理今尊兄將空諸所有其視硜硜擊磬者果為何事哉若謂治大國若烹小鮮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或者其可以與尊兄之道並而不悖也某方吐胸中愚見欲求訂正其辭不得不自達願尊兄平心觀之如不以為然幸無愛辭鄉時兄弟有所論難尚蒙推挽令各極其意況在朋友彼此無他疑正宜悉意評論期歸乎一是之地某平昔愚見所到持論甚堅然人言有

以服其心而不憚于惰然而改惟尊兄有以知我非執已好勝者幸不憚盡言若鄙言可采亦願尊兄不憚改轍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子自謂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耳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此豈不可為吾人標的乎但只如此隨見在去豈便無益于天下顧有如尊兄之質不無可惜處

與辛幼安書　象山

竊見近時有議論之蔽本出於小人之黨欲為容奸廋慝之地而飾其辭說託以美名附以古訓要以利害雖資質之美心術之正者苟思之不深講之不詳亦往往為其所惑此在高明必已洞照本末而其私憂過計未能去懷敢悉布之且以求教古人未嘗不言寬寬也者君子之德也古之聖賢未有無是心無是德者也然好善而惡不善好仁而惡不仁乃人心之用也遏惡揚善舉直錯枉乃寬德之行也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無

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為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為仁去不善乃所以為善也故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于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于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于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為容奸廋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奸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

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者也使其不經
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
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閒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
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奸究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
則何以宥為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于其所不可宥而
宥之則為傷善為長惡為悖理為不順天殆非先王之
政也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為民為之囹圄為之械繫為
之鞭笞使長吏操之以禁民為非去其不善不仁者而
成其善政仁化懲其邪惡除亂禁暴使上之德意宣布
于下而無所壅底今天子愛養之方丁寧于詔旨勤卹

之意焦勞于宵旰賢牧伯班宣惟勤勞來不怠列郡承
風咸尚慈恕而縣邑之間貪饕矯詐之吏方且用吾君
禁非懲惡之具以逞私濟欲置民於囹圄械繫鞭箠之
間殘其支躰鍋其膏血頭會箕歛椎骨瀝髓與奸胥猾
徒厭飫咆哮其上巧為文書轉移出沒以欺上府操其
奇贏與上府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田畝
之民劫于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纍纍如驅羊劫于庭蕪
械繫之威心悸股慄箠楚之慘號呼籲天隳家破產質
妻鬻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字之符以赴愬于上
上之人或浸淫聞其髣髴欲加究治則又有庸鄙淺陋

明不燭理志不守正之人為之緩頰敷陳仁愛寬厚有
體之說以杜吾窮治之意游揚其文具偽貌誕謾之事
以掩其罪惡之迹遂使明天子勤恤之意牧伯班宣之
誠壅底而不達百里之宰真承宣撫字之地乃復轉而
為豺狼蝎蠹之區日以益甚不可驅除豈不痛哉若其
者其果可宥乎果可失乎至於是而又泛言寬仁之說
以逆蔽吾窮治之途則其滋害遺毒縱惡傷和豈不甚
哉其與古人寬仁之道豈不戾哉今之貪吏無以應辨
財賦為辭此尤不可不辨今日邦計誠不充裕賦取于
民者誠不能不益於舊制若計省者誠能推支費浮衍

之由察收歛滲漏之處深求節約檢尼之方時行施舍
已責之政以寬民力以厚國本則于今日誠為大善若
未能為此則亦誠深計遠慮者之所惜然今日之苦於
貪吏者則不在此使吏果不貪則因今之法循今之例
以賦取于民民猶未甚病也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
無幾而入私囊者或相什百或相千萬矣今縣所謂應
辦月解歲解者固多在常賦之外然考其所從出則遂
處各有利源利源所在雖非著令之所許而因循為例
民亦視以為常而未甚病也利源有優狹優者應辦為
易狹者應辦差難然通而論之優者多狹者少若循良

之吏則雖在利源狹處亦寧書下考不肯病民今之貪吏雖在利源優處亦啓無厭之心搜羅既悉而旁緣無藝張奇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橫索無所不至方且託應辦之名爲鈌乏之說以欺其上顧不知事實不可掩明者不可欺通數十年之間取其廉而能者與其貪之尤者而較之其爲應辦則同而其賦取誅求于民者或相千萬而不啻此貪吏之所借以爲說而欺上之人者最不可不察也貪吏害民害之大者而近時持寛仁之說者乃欲使監司郡守不敢按吏此愚之所謂議論之蔽而憂之未能去[illegible]者也不識執事以爲如何今江西綮安撫脩撰是頼頼無撓于鄙陋之說以究寛仁之實使聖天子愛養之方勤恤之意無遠不曁無幽不達而執事之舊節素守無所屈撓不勝幸甚

經德堂記　　象山

堂名取諸孟子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經也者常也德也者人之得於天者也不回者是德之固不回撓也無是則無以爲人爲人臣而無是則無以事其君爲人子而無是則無以事其父禹之疏鑿稷之播種契之敷教臯陶之明刑益驅禽獸甘備器用伯夷典禮后夔典樂龍出納帝命尹自耕莘相成湯說由築巖佐武丁太公以磻谿漁釣爲文武師皆是德也關龍逢諫死王子比干剖心箕子爲囚奴孔子削迹伐木窮于陳蔡畏于匡孫貽譏于微生𠇍楚狂接輿晨門耦耕荷蕢植杖之流

孟子蒙詛于臧倉受蚩于優兒見疑於尹士充虞皆同是德也武王讃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業追王太王王季宗祀文王於明堂盡繼述之善爲天下達孝曾子受經仲尼以孝聞天下而名後世皆是德也舜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妻帝二女不待瞽叟之命繕廩而焚捍笠以下浚井而掩鑿旁以出太伯虞仲將致位乎季歷斷髮文身亡之荊蠻太子申生使人辭于狐突再拜稽首而死同是德也治古盛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漢上游女如彼喬木中林武夫可爲心腹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證驗之著在于塗巷兒

士大夫乎逮德下衰此心不競豪傑不興皇極不建賢智迷于會歸庶民無所歸命學者文煩訟者辭勝文公實私實義主利陵夷不救横流不隄大常民彝所不泯絕者如漢猷在許聽命于蜮操而已舊章光典格言至訓櫝存珠亡轉為藻繢邪釋繆解正瀸真瀹又轉而給寇兵充盜糧矣疽潰蛆肆賊民猖獗狷狂之士方不勝憤悶矛義介節出嬰其鋒猶或憑天藉聖因其不遂泯絕者是為齟齬以聳觀聽然如孤豚之咋虎者常十八九總其實火不啻一車薪而水未必盈杯也信乎終亦必亡而已矣夫子生於周季當極文之弊王者之迹熄

書詑詩亡亦已久矣載贄之輿方洋海岱江淮河濟之間莫能用者歸而講道洙泗賢顔氏之樂大材放之問嘆曾點之志稱重南宮适禹稷躬稼之言眷眷耑參之愚魯而終不能使予賜偃商由求之徒進于知德先入之難拔積習之錮人乃至於此夫子既沒百家並興儒名者皆曰自孔氏顔淵之死無疑于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自子夏子游子張猶欲強之以事有若它何言哉章甫其冠逢掖其衣以詩書禮樂之詞為口實者其果真為自孔氏者乎老聃蒙莊之徒悠雖其間嘗寓其癥以靳病周孔躪藉詩書其勢然也戰國嬴秦無足復道

漢高帝鋤項藉其要領在為義帝發喪一事天常民彝莫大于此新城三老蓋深于老氏者也彼知取天下之大計在此耳豈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之心哉莊子譏曰嘗盜仁義以竊國乃不知其學自有盜仁義以竊天下之計也雖然君子反経而已矣経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也雲錦吳生紹古而來從余游求名其讀書之堂余既名而書之且見其說使歸而求之孟子曰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後世發策決科而高第可以文藝取

積資累考而大官可以歲月致則又有不必脩其天爵者矣生其早辨而謹思之

王荆公祠堂記

象山

唐虞三代之時道行乎天下夏商叔葉去治未遠公卿之間猶有典刑伊尹適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歷之季跡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橫議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長雄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于天下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黃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輿之徒固已竊議其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者爲之藐然不絕如綫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數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顧不偉哉裕陵之得公

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爲未盡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于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爲又曰天生俊明之才可以覆疵生民義當與之力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闢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爲君則欲自盡君道爲臣則欲自盡臣道非相爲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上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闢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救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支葉扶疏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

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爲知公者乎氣之相迕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張公安道呂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于公蓋生於其氣之所迕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屑于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潔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勳績必爲伊周公之志也不蘄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

賢爲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爲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讙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撲屛伏憸狡得志曾不爲悟公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陵出諫院䟽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曰今未可爲簡易脩立法度乃所以爲簡易也熙寧之政粹于是矣釋

此弗論尚何以費辭于其建置之末哉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于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爲其于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耻斯世不爲唐虞其肯安于是乎蔽于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

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玉者瑕瑜不相揜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已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于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于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已說之行人所不樂既指爲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

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傑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寓其巧以逞其志乎反覆其手以道崇寧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謂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戛戛于事爲之末以分異攻人爲快使小人得間順投逆以逞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于金陵宣和間故廬丘墟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加葺焉

逮今餘四十年隳圮已甚過者咨嗟於怪力之祠綿綿
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
其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
疑甚使至是邪郡侯錢公期月政成人用緝和繕學之
既慨然徹而新之視舊加壯為之管鑰掌于學官以時
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敬嘆既又屬記于余余因悼此學
之不講士心不明隨聲是非無所折衷公為使時合人
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于今最能取于人以為善而
比聞有不相曉者足下皆不受此必其理未有以奪足
下之見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敬以所聞薦于祠下公之
所樂聞也

諸儒文要卷之六

答直夫書

甚矣學之難言也毫釐之差則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生
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畏與世固
有不取異端之說者然不知其說乃自陷於異端之中
而不自知此則學之不講之過也試舉天理人欲二端
言之學者皆言有二端也然不知以何為天理而存之
以何為人欲而克之此未易言也天理微妙而難明人
欲洶湧而易起君子亦豈無欲乎而莫非天命之流行
不可以人欲言也常人亦豈無一事之善哉然其所謂

善者未必非人欲也故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為先格
物以致知則天理可識而不為人欲所亂不然雖如異
端談高說妙自謂作用自在知學者視之皆為人欲而
已矣孟子析天理人欲之分深切著明如云今人乍見
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
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
而然也蓋乍見而怵惕惻隱形焉此蓋天理之所存若
內交若要譽若惡其聲一萌乎其間是乃人欲矣雖然
怵惕惻隱蓋其苗裔發見耳由是而體認其所以然則
有以見大體而萬理可窮也內交要譽惡其聲亦舉一

隅使學者推之耳日用之間精察不舍則工夫趣味將
有非言語可及者某愚而所從事者在此頗高明紬繹
而反覆焉庶幾其有益也

敬齋記

南軒

孟氏沒聖學失傳寥寥乎數百載間學士大夫馳鶩四
出以求道泥傳註溺文辭又不幸而高明汩於異說終
莫知其所止嗟夫道之難明也如此非道之難明也求
之不得其本也宋興又百餘載有大儒出於河南兄弟
並立發明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推其源流上繼孟子
始曉然示人以致知篤敬為大學始終之要領世方樂
於荒唐放曠之論窮大而失其歸視斯言若易焉者而
曾莫思其然也天下之生久矣紛紜轇轕曰動曰植變
化萬端而人為天地之心蓋萬事具萬理萬理在萬物

而其妙著於人心一物不體則一理息一理息則一事
廢一理之息萬理之紊也一事之廢萬事之墮也心也
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為萬物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明
是心也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故曰主一之謂敬
又曰無適之謂一噫其必識夫所謂一而後有以用力
也且吾視也聽也言也手足之運動也曷為然乎知心
之不離乎是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吾饑而食也渴
而飲也朝作而夕息也暑葛而冬裘也孰使之乎知心
之不外乎是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蓋心生生而不
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則放放則死矣

是以君子畏天命不敢荒寧愼其一失而同於庶物也仁壽崔子霖以敬名齋而請予記之予嘉其志之義也則不敢辭吾鄉之士往往秀偉傑出而吾子霖方有志于斯道以與朋遊共講之予歎夫同志之鮮也乃今得吾子霖而子霖又將與其朋友共之知吾道之不孤也故樂爲之書

送張荆州序　南軒

天下之物衆矣紛綸轇轕日更於前可喜可怒可慕可愕所以蕩耳目而動心志者何可以數計而吾以藐然之身當之知誘於外一失其所止則遷于物夫人者統役萬物者也而顧乃爲物役其可乎哉是以貴於講學也天下之事變亦不一矣幾微之形節奏之會毫髮呼吸之間得失利害有霄壤之勢吾朝夕與之接一有所滯塞則昧幾而失節其發也不審則其應也必盭一事之隳萬事之所由隳也豈不可懼乎是以貴夫講學也夫惟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不固而應天下之變

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爲吾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汩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乎又豈有窮極乎然所謂講學者寧它求哉致其知而已知者吾所固有也本之六經以發其蘊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即事即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則德進業廣有其地矣夫然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致君澤民眞古所謂大臣者矣然則學其可忽乎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論語說序　　南軒

學者學乎孔氏者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莫詳焉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畧則亦可睹焉蓋自始學則教之以爲弟爲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此雖爲人事之始然所謂天道之至賾者初亦不外乎是聖人無隱乎爾也故自始學則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思勉所能及者亦貴於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

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其間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知不明擿埴索塗莫適所依以卒背于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始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有所循求以入堯舜之道于是道學之傳復明于千載之下然近歲以來學者又失其旨曰吾惟求所謂知而已而於躬行則忽焉故其所知特出于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其躬識者蓋憂之此特未知致知力行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考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于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及精行有始終必由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獘然則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他求乎頃某何足以與明斯道輙因河南餘論推以已見輯論語說爲同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此序冠于篇首焉

孟子講義序　　南軒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狥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通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卻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說

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利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以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亦爲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爲己也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其微辭奧義備載七篇之書如某者雖曰服膺而學力未充何足以窺究萬一試以所見與諸君共講之願無忽深思焉

己易　　　　　　　　　　慈湖

易者已也非有他也以易為書不以易為已不可也以易為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為己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已不可得畫而為一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無以形容之畫而為一一一者吾之一也一一者吾之一一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加知也一者吾之全也一一者吾之分也全即分也分即全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唯觀夫

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觀夫隤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為我之手足而曰彼手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為已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是無惑乎自生民以來面墻者比比夫所以為我者毋曰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為也混融無內外貫通無異殊觀一畫其旨昭昭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即乾健者也天即一畫之所似者也天即已也天即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陰陽之氣合而成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三者形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實一體也故夫乾彖之言舉萬物之流形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備于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

與小曰貴與賤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實與虛博觀縱觀何者非兩八者所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坤順也明乎地與妻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故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為君也明此以壯面舜之所以為臣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則夫乾坤之彖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無二元也坤文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與至之無二旨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三一也天此物也人此物也地此物也無

二一也無二已也皆我之爲也坤何以三一也天有陰
陽日月明晦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
貴賤善惡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震
明乎如此者陽爲主自下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態也
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
陰爲主陰入於下柔隨之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三天
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坎言陽陷乎兩陰之
中内陽而外陰水之類也此我之坎也三天下又有如
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乎兩
剛又外陽而中虛爲火之類也此我之離也天下又有

三者陽剛止截乎其上故繫之辭曰艮艮止也明乎我
之止也天下又有三者陰柔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
兊兊說也明乎我之說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
而已矣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坤者乾之
兩非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艮兊又乾之交錯散
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吾之變化也不以天地
萬物萬化萬理爲己而惟執耳目口鼻四肢爲己是剖
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梏於血氣而自私也
自小也非吾之軀止於六尺七尺而已也坐井而觀天
不知天之大也坐血氣而觀己不知己之廣也元亨利
貞吾道之四德也吾本無此四者之殊人之言之者自
爾殊人推吾之始名之曰元又曰仁言吾之通名之曰
亨又曰禮言吾之利名之曰利又曰義言吾之正名之
曰貞又曰固指吾之剛爲九指吾之柔爲六指吾之清
濁爲天地指吾之震巽爲雷風指吾之坎離爲水火指
吾之艮兊爲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爲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之照臨爲日月以吾之
變通爲四時以吾之散殊於清濁之兩間者爲萬物以
吾之視爲目以吾之聽爲耳以吾之噬爲口以吾之握
爲手行爲足以吾之思慮爲心言吾之變化云爲深不

可測謂之曰神言吾心之本曰性言性之妙不可致詰
不可以人爲加焉曰命得此謂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
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
之愚其不實謂之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
謂之無咎其忻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
悔齒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謂之正
其盡焉謂之聖其未盡焉謂之賢言乎其變謂之易言
乎其無所不通謂之道言乎無二謂之一今謂之己謂
之己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妙己也一也二之者私
也梏也安得無私與梏者而告之姑即六尺而細究之

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信所以能運用屈信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噬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爲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

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嗜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嗜非嗜在嗅非嗅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嗜如此嗅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自有

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爲聖者不加爲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昏此未嘗明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爲昏爲明也昏則二明則一明因昏而立名不有昏者明無自而名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非天也天即道天即乾天即易天即人天與人亦名也

復張東白書　白沙

承諭義理須到融液處操存須到灑落處僕僻處海隅相與麗澤者其輩數人耳抱愚守迷無足以副內翰期待之重然嘗一思之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利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

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其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為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嘵嘵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僕於義理之原窺見髣髴及操存處大畧知此不知是否疾病之餘言不逮意惟高明推而盡之

復趙提學僉憲書　白沙

来教摘諸聖賢垂世之言與僕之事參而辨之大抵愛我深而告我盡也僕用是知執事之心一峯明白不欺之心也一峯死僕哭之慟以為自今而後不復有如一峯者今乃有執事幸甚幸甚執事為說本之經訓與僕所以為學所以語人者同歸而殊途但僕前簡失之太略執事見之太明故疑僕之意異于執事而實不異也執事謂浙人以胡先生不教人習四禮為疑僕因謂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正指四禮言耳非統論禮也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是也若橫渠

以禮教人蓋亦由是推之教事事入途轍去使有所據守耳若四禮則行之有時故其說可講而知之學者進德脩業以造於聖人緊要却不在此也程子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指文為度數若以其至論之文為度數亦道之形見非可少者但求道者有先後緩急之序故以且省為辭省之言畧也謂畧去之不為害耳此蓋為初學未知立心者言之非初學不云且也若以外事為外物累己而非此之謂則當絕去豈直省之云乎不規規於往迹以干譽目前僕之此言亦有為而發嘗與胡先生言之矣非諷執事也

此不欲形於筆札俟面告執事於僕謂無間者也苟事有未當僕得盡言之豈假諷我僕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于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册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渙然自信曰

作聖人之功其在茲乎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為高虛以誤人也執事知我過胡先生而獨不察此僕是以盡之

復趙提學書　白沙

伏讀來諭執事所以進僕者至矣所以教僕者亦至矣僕一顓愚人耳凡百無所通曉惟知自守而已曩者至京師與諸賢士大夫游日聽其論議天下之事亦頗有益惟是愚情終不能少變以同乎俗是以信己者少疑己者多也僕之所深與者皆執事同年而獨執事之名未聞也奉附到董給事書其中稱道盛德不少置僕私心喜甚以為此來當得一見非子仁僕無以知執事然以子仁之言又未嘗不追恨於京師之日也承諭有為毀僕者有曰自立門戶者是流於禪學者甚者則曰妄

人率人於偽者凡于毀者之詆執事皆不信之以為毀人者無所不至自古聖賢未免見毀于人甚矣執事之心異於時人之心也僕又安敢與之強辯姑以迹之近似者為執事陳之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後之學孔氏者則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然後聖可學而至矣則所謂立門戶者非此類歟佛氏教人曰靜坐吾亦曰靜坐曰惺惺吾亦曰惺惺調息近于數息定力有似禪定所謂流于禪學者非此類歟僕在京師適當應魁養病之初前此克恭亦以病去二公皆能審於進退者也其行止初無與于僕亦非僕所能與也不

幸其迹偶與之同出京之時又同是以天下之責不仕者輙涉於僕其責取証于二公而僕自己丑得病五六年間自汗時發母氏加老是以不能出門耳則凡責僕以不仕者遂不可解所謂妄人率人於僞者又非此類歟僕嘗讀程子之書有曰學者當審己何如不可恤浮議僕服膺斯言有年矣安敢爭天下之口而浪爲憂喜耶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大其詘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物理固亦有然者矣僕或不爲此戚戚也且僕聞投規於矩雖工師不能使之合雜宮於羽雖師曠不能使之一何則方圓之體不同緩急之聲異也尚何言哉

尚何言哉惟執事矜其志而畧其迹取之羣咻之中置之多士之列則天下之知僕者無如執事矣幸甚

與林緝熙書　白沙

承諭進學所見甚是超脫甚是完全病卧在牀忽得此柬讀之慰喜無量自不覺呻吟之去體也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霸柄入手更有何事古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此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

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自兹已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病中還荅不周言多未瑩乞以意會

道學傳序　　白沙

自炎漢迄今文字記錄著述之繁積數百千年於天下至于汗牛充棟猶未已也許文正語人曰也須焚書一遭此暴秦之迹文正不諱言之果何謂哉廣東左方伯陳公取元所修宋史列傳中道學一編鋟板與同志者共之宋史之行于天下有全書矣公復於此留意焉噫我知之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後世由聖門以學者衆矣語忠信如聖人鮮能之何其與夫子之言異也夫子之學非後世人所謂學後之學者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

我者固憒然莫知也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知不明宜君子之憂之也是故秦火可罪也君子不諱非與秦也蓋有不得已焉夫子沒微言絕更千五百年濂洛諸儒繼起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更相講習而傳之載于此編者備矣雖與天壤共弊可也抑吾聞之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猶未免於玩物喪志今是編也采諸儒行事之迹與其論著之言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此野人所欲獻於公與四方同志者之芹曝也承公命為序故及之公名選字士賢浙之臨海人先公勿齋先生宰新城遺愛在民公稱其家學云

認真子詩集序

白沙

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形交乎物動乎中喜怒生焉於是乎形之聲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為雲飛或為川馳聲之不一情之變也率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子虛長楊飾巧夸富媚人耳目若能優然非詩之教也甚矣詩之難言也李伯藥見王通而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究而王通不答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剛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

言詩是夫子之所痛也南朝姑置勿論自唐以下幾千年於茲唐莫若李杜宋莫若黃陳其餘作者固多矣不是過為孽工則工矣其皆三百篇之遺意歟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贊毀歟發乎天和不求合於世歟明三剛達五常徵存亡辯得失不為河汾子所痛者殆希矣故曰詩之工詩之衰夫道以天為至言詣乎天曰至言人詣乎天曰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堯舜周公至矣下此其顏孟大儒歟宋儒之大者曰周曰程曰張曰朱其言具存其發之而為詩亦多矣世能詩者近則黃陳遠則李杜未聞舍彼而取此也學者非歟將其所謂大儒者工於道不工於詩歟將未至於詣乎天其言固有不至歟將其所謂聲口弗類歟言而至者固不必其類於世或者又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則古之可與言詩者果誰歟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可以格鳥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皇王帝霸之褒貶雪月風花之品題一而已矣小技云乎哉都憲朱公以其所為詩編次成帙題曰認真子集授簡於白沙陳獻章曰為我序之公昔語我于蒼梧曰詩非吾所長公豪於辭矣而未始以為足認真子名集公意有所屬顧覽者未必知而

吾以是覘公之晚節也詩雖工不足以盡詩而況於盡人乎謂吾不能於詩而好為大言不知言者也公名英字時傑郴陽人由進士歷官中外節用而愛人

諸儒文要卷之六

大學問

大學者昔儒以為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

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圮類無所不為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為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

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以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為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

厚薄隨感隨地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
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
有議擬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
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
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于
其外以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
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
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
至善而騖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
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

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
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
是矣是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
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
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
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
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
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曰古之欲明明德
於天下者以至于先脩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
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脩其身以至于致知在格

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
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
條理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
脩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
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身心之靈明主宰之
謂也何謂脩身為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為善而
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為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
運用者始能為善而去惡也故欲脩其身者必在于先
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
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

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
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
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
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明其善惡
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
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
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
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
知者孟子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是非之心不待慮
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

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于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為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于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為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為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為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為

之則是以惡為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以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是矣故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為

之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為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是格而惡之之意猶為未誠也今焉于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為之無有乎不盡于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慊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盖其功夫條理雖有先

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為孔氏之心印也

答陸元靜書　陽明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妄心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既恒動則無刻暫停也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云云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喪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

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耳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爲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原靜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寔亦不外是矣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又有真陰之精真陽之氣云云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尚有無窮可疑者也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即所謂性善也未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大公也何常人皆不能而必待於學耶中也寂也公也既以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于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于體用之外乎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太公寂然不動之體本體人人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于

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于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太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于體用之外者乎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躰是靜定也決非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必常知常存常主于理之謂也夫常知常存常主于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邪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于理即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睹聞思爲一于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來書云此心未發之躰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

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為靜從欲為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為動無事而寂然為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為靜而已發為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為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

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為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為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為動靜春夏可以為陽為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為陰為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

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來書云常試于心喜怒憂懼之感發也雖動氣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即罔然消沮或遏于初或制于中或悔于後然則良知常若居優閒無事之地而為之主于喜怒憂懼若不與焉者何歟

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謂良知常若居於優閒無事之地語尚有病蓋良知雖不滯於喜怒憂懼而喜怒憂懼亦不外於良知也

來書云夫子昨以良知為照心竊謂良知心之本體也照心人所用之功乃戒慎恐懼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戒慎恐懼為良知何歟

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

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歟妄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于其中未嘗不明于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歟且既曰妄心則在妄心可謂之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啓家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于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于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為照以照為妄也照心為照妄心為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二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來書云養生以清心寡欲為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寡欲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為此之功而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滅于東而生于西若

欲刊剝洗蕩于衆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際不能也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夫謂滅于東而生于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為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為患也今曰養生以清心寡欲為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于中宜其有滅于東而生于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來書云佛氏于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于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若于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于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惟有寐而方醒之際耳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于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寧靜愈不寧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遊乎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自私

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于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為失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說夜氣却是得兔後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兔將復失之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

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于槁木死灰之謂矣朱書云佛氏又有常提念頭之說其即孟子所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即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功夫間斷耳且念頭放失多因私欲客氣之動而始忽然警醒而後提其放而未提之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即全功乎抑於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又為思善之事而於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間也如之何則可戒懼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豈有兩事耶此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分曉末後却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

及有本來面目未達一間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為病去此病根自無此疑矣朱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如何謂之明得盡如何而能便渾化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查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查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些少查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甚難曉原靜所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欠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曾面論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朱書云聰明睿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性乎喜怒哀樂果情乎私欲客氣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韓范諸公德業表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聞道者果何在乎苟日斯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愈于學知困勉者乎愚意竊云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詁之過也然乎否乎性一而已仁義禮智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兩痛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有其學違道不遠者也使其聞學知道即伊傳周召矣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略則亦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

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着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即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為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數公者天質既自清明自少物欲為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多自然違道不遠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謂之學知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公惟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于多岐疑迷于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若知得時便是聖人矣後儒嘗以數子者尚皆是氣質用事未免于行不著習不察此亦未為過論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狃于聞見之狹滿于沿習之非而依擬倣

象于影響形迹之間尚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則亦安得以已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就是用功上說若是知行本體即是良知良能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澄平生多悶未嘗見真樂之趣今切願尋之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于七情之樂而亦不外于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

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每與原靜論無非此意而原靜尚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于騎驢覓驢之蔽也

來書云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懥憂患恐懼為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瘧譬之極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生于心而生于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略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病瘧之喻既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問可以釋然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瘧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致知之功無間于有事無事而豈論于病之已發未發耶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于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為祟此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将氷消霧解有不待于問辨者矣

答歐陽崇一書　陽明

來書云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于聞見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嘗不因見聞而發滯于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曰落在第二義恐為專以見聞為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于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門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却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間工夫尚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為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為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于其間但其立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却頭腦矣崇一于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問正為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

瑩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來書云師云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即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工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學之蔽大率非沉空守寂則安排思索德辛壬之歲着前一病近又着後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別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為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然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為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來書又云師云為學終身只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只是這一件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却是分為兩事也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寧不了事且加休養致知也如何却為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氣可矣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于暴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于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困于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為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

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為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較計成敗利鈍而愛憎取舍于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

求自慊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云迫于事勢困于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偽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誠一真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有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于事勢困于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來書又有云人情機詐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為所欺覺則自入于逆億夫逆詐即詐也億不信即非信也為人欺又非覺也不逆不億而常先覺其惟良知瑩徹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間背覺合詐者多矣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為心而自陷于詐與不信

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為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即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為人所欺者尚亦不失為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為賢耳崇一謂其惟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旨矣然亦穎悟所及恐未實際也蓋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恒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恒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

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嘗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常有求先覺之心即已流於逆億而是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免也君子學以為己未嘗虞人之欺已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已也恒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恒務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偽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

自信而誠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猶爲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即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答聶文蔚書　陽明

來書所詢草草奉復一二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麽助是助箇甚麽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

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箇甚麽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懸空去做箇勿助渀渀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癡騃漢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

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閣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事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着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着實致良知則是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是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箇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

上用工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于言勿求於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于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爲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脗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徹

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致箇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箇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曾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文蔚之論其于大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至于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却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

釋然矣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爲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爲定說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盖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箇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箇良知一箇真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從兄

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擴充將來知此又是脫却本原着在支節上求了良知只是一箇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却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釐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箇雖則只是一箇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得可增減若須假借既已非其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

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于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即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于不可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箇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為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

也文蔚云欲于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就自己用工得力處如此說亦無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從兄之道焉亦無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其說是矣億逆先覺之說文蔚謂誠則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間有攙搭處則前已言之矣惟濬之言亦未為不是在文蔚須有取于惟濬之言而後盡在惟濬又須有取于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則亦未免各有倚着之病也舜察邇言而詢芻蕘非是以邇言當察芻蕘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

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罣礙遮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着意必其知便小矣講學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着實用工夫却須如此方是盡心三節區區曾有生知學知困知之說頗已明白無可疑者蓋盡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說存心養性事天不必說殀壽不貳脩身以俟而存心養性與脩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養性事天者雖未到得盡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裡做箇求到盡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說殀壽不貳脩身以俟而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譬之行路盡心知天者如年力壯健之人既能奔

走往來于數千百里之間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穉之年使之學習步趨于庭除之間者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如襁抱之孩方使之扶墻傍壁而漸學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來于數千里之間者則不必更使之于庭除之間而學步趨而步趨于庭除之間自無弗能矣既已能步趨于庭除之間則不必更使之扶墻傍壁而學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然學起立移步便是學步趨庭除之始學步趨庭除便是學奔走往來于數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絕矣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則

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階級不可躐等而能也細觀文蔚之論其意自恐盡心知天者廢却存心修身之功而反為盡心知天之病是蓋為聖人憂工夫之或間斷而不知為自己憂工夫之未真切也吾儕用工却須專心致志在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盡心知天功夫之始正如學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慮其不能起立移步而豈遽慮其不能奔走千里又況為奔走千里者而慮其或遺忘于起立移步之習哉文蔚識見本自超絕邁往而所論云然者亦是未能脫去舊時解說文義之習是為此三段書分疏

比合以求融會貫通而自添許多意見纏繞反使用工不專一也近時懸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見正有此病最能擔誤人不可不滌除耳所論尊德性而道學問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曾着實用工然後能為此言此本不是險僻難見的道理人或意見不同者還是良知尚有纖翳潛伏若除去此纖翳即自無不洞然矣

答顧東橋書　陽明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誠意一義針砭膏肓誠大惠也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若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提掇緊要出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來書云但恐立說太高用功太捷後生師傳影響謬誤未免墮於佛氏明心見性定慧頓悟之機無怪聞者見疑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為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求為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

無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便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耶來書云所喻知行並進不宜分別前後即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湯乃飲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先有是事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既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並進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無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說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為近聞障蔽不自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耶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耶知湯乃飲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論則知行之為合一並進亦自斷無可疑矣來書云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為學者喫緊立教俾務躬行則可若真謂行即是知恐其專求本心遂遺物理必有闇而不達之處抑豈聖門知行並進之成法哉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

不可離只為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工失却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即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略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為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晦菴謂

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為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闇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朱子云所釋大

學古本謂致其本體之知此固孟子盡心之旨朱子亦以虛靈知覺為此心之量然盡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則其所以為是語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為物格知致以存心養性事天為誠意正心以殀壽不貳脩身以俟為知至仁盡聖人之事若鄙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為知存心養性為行乎吾子驟聞此語必又以為大駭矣然其間實無可疑者一為吾

子言之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于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盖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已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已事也是與天為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為二也天之所以命于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

歸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于殀壽不貳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固已一心于為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殀壽不貳猶以殀壽貳其心者也猶以殀壽貳其心是其為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殀壽貳其為善之心若曰死生殀壽皆有定命吾但一心于為善脩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為二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則尚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

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嘗有而今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為格物致知使初學之士尚未能不二其心者而遽責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幾何而不至于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吾子所謂務外遺內博而寡要者無乃亦是過歟此學問最緊要處于此而差將無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于罪戮呶呶其言有不容已者也來書云間語學

者乃謂即物窮理之說亦是玩物喪志又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數說標示學者指為晚年定論此亦恐非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即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為二矣夫求理于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于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于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于吾之心耶抑果在于親之身耶假而果在于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于孺子之身歟抑在于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于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于孺子之身歟抑果出于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為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為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為不可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為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

不言而喻矣來書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不偏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則善惡之機真妄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段太畧似是而非蓋承沿舊說之弊不可以不辨也夫問思辨行皆所以為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耳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

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辯辯即學也即行也辯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辯之後而始措之于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理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辯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于後世之說者正在于是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辯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辯爲知而謂窮理爲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耶豈

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耶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于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于行天下寧有是耶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于

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于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于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眞妄之辯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以致其體察乎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于此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倀倀然求明于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于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不容于不辯吾子毋謂其論之大刻也朱書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即物窮理誠使昏闇之士深居端坐不

聞教告遂能至于知致而德明乎縱令靜而有覺稍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果能知古今達事變而致用于天下國家之實否乎其日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語雖超悟獨得不踵陳見抑恐于道未相脗合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即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尚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爲常是以要之不可

以治家國天下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親即事親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為一物意用于讀書即讀書為一物意用于聽訟即聽訟為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

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為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為訓而必以至字為義乎如以至字為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于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為此轉

折不完之說以啓後世之弊耶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辯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為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嘗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為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端實始于此吾子蓋亦未免承沿積習則見以為于道未相脗合不為過矣（來書云謂致知之功將知如何為溫凊知如何為奉養即是誠意非別有所謂格物此亦恐非）此乃吾子自以已

意揣度鄙見而為是說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寧復有可通乎蓋鄙人之見則謂意欲溫凊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欲溫凊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為溫凊之節知如何而為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為溫凊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凊致其知如何為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凊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于溫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為溫凊之節者而為之無一毫之

不盡于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為奉養之宜者而為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溫凊之物格然後知溫凊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溫凊之良知而後溫凊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後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區區誠意致知格物之說蓋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將亦無可疑者矣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于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里之謬必待學而後知今知語孝于溫凊定省孰不知之至于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為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于明白者以為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為學而其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為學之弊也夫良知之于節目事變猶規矩尺度之于方員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

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凊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亦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耶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之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耶使舜之心而非誠于為無後武之心而非誠于為救民則

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于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來書云謂大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于六經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溫故知新博學詳說好問好察是皆明白求于事為之際資于論說之間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于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為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于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

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為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于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為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使誠在于多學而識則夫子胡乃繆為是說以欺子貢者耶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

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為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為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于其外者也博學審問前言已盡溫故知新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于溫故而溫故乃可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云則博學

詳說者果何事耶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于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為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為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為知者分知行為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來書云楊墨之為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又焉適從且于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曆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辨之疑前

于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于明堂辟雍諸事似未尚容于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于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于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為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于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

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耶武帝肇講于漢而武后盛作于唐其治亂何如耶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為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為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為律而身為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氣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于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于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

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于此也羲和曆數之學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智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于今循羲和之法而世脩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于禹稷堯舜者耶封禪之說尤為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于其上倡為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于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為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耶夫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

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畀有關于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為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于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于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為學無乃失其所以

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為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于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入于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于一時終將凍解于西而冰堅于東霧釋于前而雲横于後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下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内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于聖人也特其間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

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

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于禮樂長于政教長于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于煩劇而不以為勞安于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

天下之人熙熙皥皥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則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于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有無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

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焻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横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

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闘爭刼奪不勝其禍斯人淪于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于煨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于習染其所以講明脩飾以求宣暢光復于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覩于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于天

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讙謔跳踉騁奇闘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于其說而終身從事于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滞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于羣儒

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于今功利之毒淪浹于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于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

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難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諸儒文要卷之七

諸儒文要卷之八

答舒國用書

來書足見爲學篤切之志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切之志國用既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如此其進也孰禦中間所疑一二節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長之爲病耳以國用之所志向而去其欲速助長之心循循日進自當有至前所疑一二節自將渙然冰釋矣何俟於予言譬之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之能以其美惡告之也雖然國用所疑一二節者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之然吾未嘗以告也今且姑爲國用一言之

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爲灑落之累又謂敬畏爲有心如何可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謂欲速助長之爲病也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

憂患無所好樂忿懥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為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為吾心之體敬畏為灑落之功歧為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牴牾動多拂戾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國用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之恐懼憂患非中庸戒慎恐懼之謂矣程子常言人言無心只可言無私心不可言無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之兢

兢業業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其心體之自然也出乎心體非有所為而為之者自然之謂也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敬義立而天道達則不疑其所行矣所寄詩說大意亦好以此自勵可矣不必以責人也君子不蘄人之信也自信而已不蘄人之知也自知而已

答倫彥式書　陽明

往歲仙舟過贛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謂敏而好學于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極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之正勤惓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諭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即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功之實僕罔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于動靜其

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雖然僕蓋從事於此而未之能焉聊為賢者陳其所見
云爾以為何如便間示知之

答南元善書　　陽明

別去忽踰三月居常思念輒與諸生私相慨嘆計歸程
之所及此時當到家久矣太夫人康強貴眷無恙渭南
風景當與柴桑無異而元善之識見興趣則又有出於
元亮之上者矣近得中途寄來書讀之恍然如接顏色
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為喜急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
聖人為憂亹亹千數百言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
間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浣慰
何如諸生遍觀傳誦相與嘆仰歆服因而興起者多矣
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

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
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
悱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
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
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
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
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
有而無一物能為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
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齋莊中正
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

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慼愛憎之可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何有於聰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何有於睿知然則又何有於寬裕温柔乎又何有於發強剛毅乎又何有於齋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何有于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慼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智之體而窒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将必速去之為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故凡有道之士

其于慕富貴憂貧賤欣慼得喪而取舍愛憎也如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来變化於太虚而太虚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碍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幾于是矣乎是豈有待於物以相勝而去彼取此激昂于一時之意氣者所能強而聲音笑貌以為之乎元善自愛元善自愛關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沉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然自横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關中之士有所振發興起進其文藝于道德之歸変其氣節為聖

賢之學将必自吾元善兄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為無意乎謂天為無意乎

答聶文蔚書　陽明

春間遠勞迂途枉顧此情何可當也甚欲扳留旬日少効其鄙見以求切劘之益而公期俗絆勢有不能別去極快快有如所失忽承箋惠浣慰可知中間推許太過蓋亦獎掖之盛心而規礪真切思欲納之於聖賢之域又托諸崇一以致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深交篤愛何以及是知感知愧且懼其無以堪之也雖然僕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媿辭讓為乎哉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為多一人信之不

為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諓諓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及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飢溺猶己之飢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為是而以蘄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為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偽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揜人之善而襲以為

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為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忌能而猶自以為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為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眾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亦無怪於紛紛藉藉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于良知之學以為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為是病狂喪心之人耳

嗚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救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陷溺於深淵者呼號匍匐躶跣顛頓板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其傍以為是棄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顛頓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況於病狂喪心之譏乎而又況于蘄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為病狂喪心之人亦無

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為諂者有譏其為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為不知禮而侮之以為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于其所見不欲于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為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一二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于煖席者寧以蘄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遯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為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相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妬勝

忿之習以濟于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于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嗟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誰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于外求矣循是以往若決江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謂一人信之不為少其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間寧復有樂于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

求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恝然者輙復云云爾

答徐成之書

陽明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頋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已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来承教乃為僕漫為含胡兩觧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輿菴而為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以為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于理既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于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于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

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于理未得為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于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輿菴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為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于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為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為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

說雖有同于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于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于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與菴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菴而謂其尊以道問學爲事然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于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于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

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自以實之于誠正而無所繆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若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菴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辨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

也安有所謂含胡兩解而陰爲與菴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于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于心而惟外信于人以爲學烏在其爲學也已僕嘗以爲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論辨者而獨

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菴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碔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菴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槩目之以禪學則誠可究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菴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菴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

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為之一洗者使晦菴有
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
終亦必為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為兩觧之說以陰助
於輿菴輿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
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
下之學術當為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為輿菴也哉兄又
舉太極之辨以為象山于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
強辨自信曾何有于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
其為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為未至也學
未至于聖人寧免大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

而蓋之則吾恐晦菴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于不平也
夫一則不審于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
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
過仲虺之賛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
亦何傷于二先生之為賢乎此正晦菴象山之氣象所
以未及于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
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為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
私于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
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
世之學者以晦菴大儒不疑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為

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為有
助于晦菴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菴乃君
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菴有聞過則喜
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也晦菴之心以
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人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
禮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菴之薄耶僕今者之論非
獨為象山惜實為晦菴惜也兄視僕平日於晦菴何如
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為心矣惟吾兄去世俗
之見宏虛受之咸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
過為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為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

至者為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為聖賢之心則
兄與輿菴之論將有不待辨說而釋然以自觧者孟子
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答羅整菴書　陽明

来教云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于所見而遂以為極則也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為極則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講明之耳而數年以来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詬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辯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覆曉諭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當何如哉夫德之不脩學之不講孔子以為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詁即皆自以

為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摸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己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来教謂其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為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于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况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来教謂如必以學不資于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

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脩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為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于外求是以已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為求之於內是以已性為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

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

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為外認物為外而不知義外之説孟子蓋常闢之乃至襲陷其内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説者必謂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于反觀内省之為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于綱領本原之約而脱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於枯槁虚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于聖門

獲罪于朱子是邪説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執事之高明哉況其之所謂格物其于朱子九條之説皆包羅統括于其中但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實起于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為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為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為説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于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

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説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于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衆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

而獨疾首蹙額以為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為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蓍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故為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

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于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于己者己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與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某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辯說而釋然無滞故今不敢縷縷以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面陳口折斷亦未能了了於紙筆間也嗟呼執事所以開道啓迪于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寧有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寧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云者正不敢有負于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

博約說

陽明

南元真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見矣既而疑於博約先後之訓復來請曰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也則既聞教矣敢問先博我以文而後約我以禮也則先儒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歟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

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于為而成行書之于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具于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原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于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于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為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為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顔子之始學于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象也而以為有方體形象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為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

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象而不可以方體形象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顔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寧有二學乎哉

約齋說 陽明

滁陽劉生韶既學於陽明子乃自悔其平日所嘗致力者泛濫而無切瑣雜而不得其要也思得夫簡易可久之道而固守之乃以約齋自號求所以為約之說於予予曰子欲其約乃所以為煩也其惟循理乎理一而已人欲則有萬其殊是故一則約萬則煩矣雖然理亦萬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雖萬殊而皆具于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諸吾心而已求諸心而皆出乎天理之公焉斯其行之簡易所以為約也已彼其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制得失相形榮辱相纏是非相傾顧

瞻牽滯紛紜舛戾吾見其煩且難也然而世之知約者鮮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其知所以為約之道歟吾子勉之吾言則亦以煩

見齋說 陽明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為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為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為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于天乎謂天為無可見則蒼蒼

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為可見則即之而無所措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為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于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于有者用其心于無用者也

勞而無切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瞽導瞽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為醉見食者不可以為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睹也已斯真睹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陽明

經常道也其在于天謂之命其賦于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

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

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

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為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則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

禮記纂言序

陽明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于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叙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為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漭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制度數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為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烟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于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常為之說曰禮

之于節文也猶規矩之于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為規矩故執規矩以為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為方圓而遂以方圓為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為之經禮記為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為纂言亦不數數于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若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為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于予予將進汝登之道而推之于其本也故為序之若此云

贈鄭德夫歸省序

陽明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為禪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之學非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于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

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昧焉者其心之于道不能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于道不能如口之于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辯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為而無所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既而告歸請陽明子為書其說遂書之

武進陳奎鏤板

諸儒文要卷之八終

諸儒文要八卷 內府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所錄周程張朱及陸九淵張栻楊簡陳獻章王守仁十家之文凡八十篇而朱子與守仁居其半皆講學之言

太倉十子詩選十卷

〔清〕吴偉業編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順治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太倉十子詩選十卷》提要

序

余息心空門以談經爲戒禁里中二三子間來告曰詩病深矣今且抹摋韓孟詆譏歐梅如狂如易不可爲矣子其奈何余心以爲憂了不忘揚水卒章之戒相視一喟而已婁江有十子者英年華胄含章秀發相與摩礪爲聲詩都人士望風却避顧以余爲可

與言也相與鼓篋而請事焉余讀之卒業欣欣然有喜色而告之曰古之爲學者莫先於學詩詩也者古人之所以爲學也非以詩爲所有事而

學之也古之人十有三年學詩誦勺十五成童舞象春誦夏絃秋學禮冬學書其於學詩也沒身而已矣師乙之論聲歌也自歌頌歌雅以逮於

歌齊各有宜焉自寬柔靜正以逮於溫良能斷之德各有執焉清濁次第宮商相應辨其體則有六義攷其源則有四始五際六情故曰溫柔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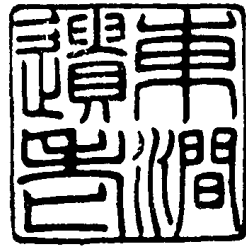
厚詩教也古人之學詩者如是今之爲詩者不知詩學而徒以雕繪聲律剽剥字句者爲詩才益駁心益麤見益卑膽益横此其病中於人心乘

於劫運非有反經之君子循其本而救之則終於胥溺而已矣今吾觀十子之爲詩也直而不倨曲而不屈抑之而與揚之而明曲直繁瘠廉肉

節奏非放心邪氣所得而犯干也其爲人也威儀庠序發言有章離經辨志相觀而善非有意爲諫鬨動衆者也是夫也其有志於古之學詩者

于趙邠卿之敘孟子曰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

此古學之典要亦救世之針藥也吾老矣竊有厚望於諸子故爲其序以勉焉然吾里二三子以余爲河渚之瘠人廢書而退者數矣聞斯言也

殆將有掉鞅摩壘慄然而興
起者余之憂不滋釋矣乎書
之以勉婁江諸子亦以勉夫
二三子也壬寅浴佛日東澗
遺老虞山錢謙益序

序
吾州固崑山分也當至正之
季顧仲瑛築玉山艸堂招諸
名士以倡和而熊夢祥盧昭
秦約文質袁華十數君子所
居在鴉村鶴市之間攷之定
爲吾州人葢其時法令稀簡
民人寛樂城南爲海漕市舶
之所帆檣鐙火歌舞之音不
絕鰕鬚三尺海人七寸至以

形諸篇詠居人慕江南四大姓之風治館舍庀酒食楊廉夫張伯雨之徒自遠而至嗚呼抑何其盛也淮張之難城毀於兵休息生養百五十載

張滄洲始以詩才重館閣與李茶陵相亞而蚤死則弗以其名傳桑民懌徐昌國家本穿山與鳳里名成之後徙而去之則弗以其地傳故至於

瑯琊太原兩王公而後大兩王既沒雅道漸滅吾黨出相率通經學古爲高然或不屑屑於聲律又二十年十子者乃以所爲詩問海內然則詩

道之興豈不甚難矣哉嗟乎士君子居其地讀其書未有不原本前賢以爲損益者也輓近詩家好推一二人以爲職志靡天下以從之而深推

源流之得失有識慨然思拯其獘矯枉過正勢不得不盡排往昔之作者將使豎儒小生一言偶合遂躐等而踞其巔則又何可長哉即以瑯琊

王公之集觀之其盛年用意之作瓌詞壯響而晚歲未免隤然自放若必欲申此詘彼以爲有合於道或未可以爲定論也今此十人者自子假

以下皆與雲間西泠諸子上下其可否端士惟夏兄弟則爲兩王子孫廼此詩晚而後出雅不欲標榜先達附麗同人沾沾焉以邀一世之風習

書曰詩言志使十子者不矜同不尚異各言其志之所存詩有不益進焉者乎吾不知世之稱詩者其有當於余言否也亦聊與十子交勉之而

已矣旹
順治庚子七夕前二日同里
梅邨吳偉業題

太倉十子詩叙

昔建安中有王粲劉楨輩称建安七子大曆中有盧綸錢起輩称大曆十子嘉靖中有王李邊吳輩称嘉靖七子以至香山之九老竹溪之六逸各有詩篇掩映今古然生雖同時產則異地聚四方之英雋成一代之國華為力甚易未有生同時産同地如太倉十子者也十子者或系出烏衣或

情閑白社並以高才吐玆偉韵毎當春花秋月送遠將歸曲讌浮觴傷今弔古莫不雲詭於筆盖波譎於藝苑故擬其華實可以銜山川而拾香草表其鏗鏘足以變絲簧而戛金石也然十子之體格風韵亦自不同子俶之駿故興踔而藻清端士雅懿故思深而裁密九日淹茂故氣傑而音翔庭表雄贍故志博而味深異公篤摯故才

果而趣昭惟夏倣倘故響矜而采烈懌民贍逸故言遠而旨微次谷靜邁故鋒發而韵流伊人淡蕩故情深而調遠虹友韻庠[illegible][illegible]重而神寒以十子之性情持一方之[illegible][illegible]文明以健表裏相符于以環四始而炳六義豈出建安大曆嘉靖羣公之下乎異日者展其才猷黼黻

皇業行以一州名四海也豈獨詩人也哉抑婁江詩才推梅村吳先生為領袖十子晨夕奉教故能各臻勝境斯編亦其手定者先生之詩不獨冠婁江因不入十子之列然則婁江信多才哉

順治庚子初秋白鍾年家弟程邑題於吳門之翼經堂署中

太倉十子詩選姓氏目錄

汝南周　肇子似著

金陵憶舊二首

南枝花發古梁園邸第朱旂繞禁門萬里江濤迎帝子百年陵樹識王孫鐃歌嘈渚星辰動羽獵龍潭風雨渾獨有淮揚一片月橫吹短笛是劉琨

鍾陵王氣鬱嵯峨舊內重經翠輦過南院才人迴玉勒西園狎客醉銀珂潮移京口邊關近雲繞華林第宅多報道甘泉烽火急吹笳浴馬渡黃河

海市三首次張石平觀察韻

金銀氣色隱蓬萊九陌三條水面開鵬背乍擎迎日觀蛟涎初起避風臺西來化國摩尼塔東徙神丁靈頑堆可是鑿空通禹穴圖經恍惚未曾回

鼇駕虹橋次第來僊人巧把浪花栽秦松漢柏何年種魏寢梁園此地開金母更衣新駐輦穆王走馬暫登臺子虛浪說吞雲夢碣石臨風有賦才

鬱葱佳氣未全收五色還蒸十二樓湘瑟空靈歸閬苑霓裳杳靄動滄洲秦皇天仗神魚舞越姥雲驅巨貝浮盡道玄虛能賦海不將此景寫丹丘

岳王墳

六陵荒雨塔邊分酹酒平蕪拜岳墳寢殿寒風批檜柏陰房殺氣挽燕雲已知北伐成虛戰獨有南枝捧故君異代祠堂于少保靈旗閃閃夜相聞

南昌雜詠三首

高閣人煙裏凭欄俯萬家豐碑問唐宋畫棟見雲霞山出湖根斷江從樹杪斜馬當風未順未落到官衙

百年形勝地過客動悲思鹿走寧王殿鴉啼劉縱祠波濤豐劍去風雨鐵官移只有章江水蒼茫到此時

厭原三百里蒼氣染虛空月落鍾堂黑霞蒸藥竈紅萬峰秋望裏一鳥暮歸中登閣懷梅尉悠悠塔院風

楚冠

楚王宮殿鎖黃昏戰鼓西來淚滿巾不信江流吞日月空聞蜀道走金銀元規塵起添新恨杜預碑沉少舊人極目高原倍惆悵秋風落木漢陽濱

同蘇倉譽侯雲俱坐月

江上暫淹留愁看暝色浮登樓微度樹雲氣薄兼秋殘月二人影他鄉半夜樓明朝亂山路匹馬向洪州

遙哭張西銘太史

玉局需恩命泉臺闕籍春十年尊舊學一病奪孤臣鉤黨名逾重論交死更真飄零餘絳帳客裏倍霑巾

進賢道中

一騎人煙少蒼茫路逶迤山腰江忽出虎跡馬多疑風闊羅溪樾雲低密統祠經行秔稻處已是再青時

别上谷諸子出貴谿

此去圭峰路孤灘激瀨明驚魚衝斷立亂石過船鳴
江動萬山雨雲開一店晴還思庾樓夜落月主人情

泥美人友人索賦

漢帝汾祠鎖碧春青鵒别樣女郎神天孫玄粉堆雙
鬢雲母明沙傅半身捻笑花融仍素素離魂悵冷定
眞眞卽今歌舞皆黃土休妬昭陽有玉人

題西泠閨詠四首次吳梅村先生韻

高樓凝望燕飛斜謝女風流自永嘉太姥雲歸西子
石小姑山近莫愁家盤龍鏡繞茱萸結么鳳釵含豆
蔻花自掩玉窻閒賣賦春深誰見七香車

長沙舊事寄紅蕖環珮珊然聽步虛蘇蕙梭神工織

錦夜來針絕巧懸書琴心少婦誰相問筆陣夫人總
不如好向錢塘門外住垂楊萬縷畫欄居

塡河靈鵲引雙雛自是僊人綽約膚午倦釵輕金鄭
躅春寒手煖玉搊蒲鴉頭小襪凌波步鳳尾斜書行
雨圖十二秦城輸趙璧肯教容易嫁黃姑

秦家弄玉本乘鸞響徹雲璈第幾彈初續神膠箏柱
滑未偸靈藥杵聲寒兩峰石黛描先就六月霜紈浴
後看阿母催書紅燭短城頭參斗已闌干

東郊

東郊走馬悟淒然回首陳臺記昔年亡命故交投北
海歸魂長姊望西川賈生淚盡湘江裏宋玉愁多巫
峽前欲賦辯亡還入雒飄蓬老鬢總堪憐

人日

武帝承華此日過漢家景物近如何八千殘騎歸滄
海十二荒陵醉橐駝布帽檐邊愁髮短隴梅笛裏怨
羌多年來珠使無消息嶺外春風起尉陀

酬梅村吳學士

平橋溪雨漲階除忽寄詩筒到艸廬三弄久慙邀笛
步一貧已老浣花居年來善哭非關酒日下多愁爲
著書好語西鄰梅學士青山白眼更何如

大梁感懷四首

神廟承平日詒謀並講時西宮羅翡翠暖閣隱罘罳

當璧儲封重臨軒衆論移獨憐如意在辛苦閣臣知

梁園新氣象盡道百年存龍虎盤中岳波濤壯大藩
黃金雙枕祕朱鞏四朝恩巖邑今安在淒涼玉殿門

先秋叢桂落寂寞大王風丞相師纔出函關險竟空
梯雲睥睨黑血雨館池紅羣盜誰能息興亡涕淚中

子晉笙何處君王哽咽增金支歸縹緲玉像想飛騰
艮嶽黃河浪繁臺白日冰還遺昌邑邸風雨望鍾陵

詠海蛳次韻

濤明紅襭包嫣然買向漁莊趁小鮮半寸雪花圍鏁
甲幾彎香向透螺鈿曉浮沙堰蝸廬外夜落春潮下
市邊尙與何郎門下議不教楚蛤獨流涎

春日郊墅書懷

兩京詞賦共飄颻廿載親朋半寂寥鸚鵡洲邊新弔客錢塘江上久通潮亦知萱艸愁能破無奈燈花淚未消嬾向長安求歲米夕陽牛背笛聲驕

獨倚

獨倚高樓聽杜鵑曆頭簡點義熙年昭陵石馬黃沙外漢闕銅人青塚邊鴈過衡湘愁蜀道星臨翼軫望鑾天臥龍一去尋常事廣武山高起暮煙

贈陸翼王

君是左徒門下士堨來相對哭途窮遺孤袁粲繫囚日亡命王成賃保中書館三餘淹夜雨客顏一瘦怯

秋風結交世上黃金滿四海何曾識此公

贈江右楊鍊師

鶴髮虬髯更碧瞳吳門賣藥是山翁鞭龍忽響先生雨囊豹潛收少女風鐵柱探書千丈黑麻姑送酒一尢紅年來寂寞封侯事不獻金莖到漢宮

城南精舍聽講

蒼公飛錫尚湖來一杖挑經老辯才麈拂宗風狂象喜鉢敲悲偈毒龍哀寒厨香瞑炊雲飯古磴花閒點石臺般若共參無壞相白蓮社裏講堂開

人日寄許九日

青衫皁帽故人偏江左才名已惘然丁卯橋成詩萬首平邦龍去淚三年驚廻漢臘黃河曲閒度春風紫塞前慚愧菰蘆同臥病承華誰薦子虛篇

晚秋登桐山與穆苑先張敉菴金道窅有作

江割孤峰出登臨接混茫鯢聲穿古塔驟影度寒廊對酒山含綠迴橈樹及黃桐君本仙吏惜別莫嫌狂

送高公路學博計偕

君家花蕚本流芳聯轡長安騕褭裝絳幄傳經秦博士青雲射策漢中郎笛聽關隴千家月馬立渾河一夠霜佇看曲江春宴罷倘容飛舄傍明光

贈卞玉京入道

卞家碧玉總傾城片片雲鬟別樣輕一捻蠻腰拋細

舞半簾嬌燕話長生畫簷花瞑裙猶佳桃葉潮來暈不平我自蹉跎君未嫁薛濤箋尾署瑤京

病中元夕有感

夢入京華怪獨醒孤舟病客鬢星星逢年謾愧天人策涉世寧諳長短經禿筆賣文差可活庸醫乞藥總無靈上元燈火蕭條甚纔說宣和已淚零

南京歌四首

雒陽朱邸未曾開却取耕城築禪臺一騎羊車無別事清宮先遣宋昌來

御帖發題火字牌莫愁湖畔訪金釵杭州水色聞加倍殿脚王[illegible]又打差

陳琳檄到相公忙密紙承宣阮侍郎莫道維揚團更
緊且將兵馬備蘄黃
六朝金粉冷芙蓉愁對雞鳴第一峰燕子潮聲不解
意隔江猶送景陽鐘

枕上效白體

漏角寒侵欲曙天生涯風雨一蓑眠晉賓漫憶鱸魚
飯折券空收榆莢錢酒庫甕多渾是富書廚畫散久
如禪年來悔殺嵇生鍛冷落丹砂古竈煙

九日藥芝龐先生招集慈仁寺分韻四首

毘盧高閣俯皇州此日羣公載酒遊松偃經臺千尺
冷塔懸仙闕九壽浮金尊花月還如故玉笛風煙迥

未收最是追陪憐末座白衣蕭瑟異鄉秋
清秋忽聽上方鐘木落天高思倍濃園寢雲深傷檜
栝鄉關夢斷憶芙蓉猶從貧賤知袁虎已分詩書付
祖龍瘦馬軟塵行處好朗吟同對寺門松
退直登臨敞翠微霜林紅葉淨寒暉好逢節物無風
雨莫問朝家有是非上客詩成花影亂天涯酒熟蟹
螯肥六街街鼓催人急醉插茱萸信馬歸
回首蒼茫萬象移香林月出尚遲遲幸依白社消塵
事又遇黃花動客悲戲馬臺荒尋廢壘射鵰人過照
殘碑浮蹤此會應難得笥展籃輿話後期

賦得送秋兼送別贈長沙趙友沂還邗上二

首

同為播落客分手獨呢天白鐙空憎命黃麈猶損年
邊霜欺別酒易水咽歸船若句湘潭去孤芳倍可憐
君自邗江住寒花苦盡時乾坤雙眼窄風雪一舟遲
顧曲非公瑾逃名且趙岐青門尊酒後愁鬢益如絲

送陳青田之東昌

子又聊城去其如客況何上書徒白眼匹馬卽黃河
幕動陳琳檄樓空燕市歌北風共牢落四十此蹉跎

寄顧偉南二首

辟疆園內獨棲遲文采風流共所思花落江城家國
恨潮寒越水夢魂知十年世事全萍梗四海交情半

鬢絲寄語烏傷新子弟參軍不復紫髯時
故人消息動經年回首錢塘路惘然醉後簫聲同哭
楚窮來駿骨且遊燕我慙沙穆容頻改君自何蕃學
業先為到金臺休計日頭銜安罷豔陽天

送楊爾緒之任連江 改任太倉學博蜀人

淅淅金風一送行汪倫此日倍關情無諸城下花垂
發揚子亭前艸欲生是處鄉音迷赤甲何來海色到
黃檣孤帆千里蠻江去嶺上哀猿第幾聲

上陳司農

高樓百尺有元龍曳履丹霄傍九重當代勳名劉計
相中原禮樂鄭司農雙珠舊近蓬萊樹一匊霜濤長

築鎮家本秦皇鞭石處海雲直接古東封

涿州道中次韻

驅車沙磧喪雲中已分征衫付轉蓬雙眼乾坤誰我輩十年風雪竟衰翁桑乾水改人今古督亢圖成史異同此去梁園初授簡陽春屬和更雄風

同張青琱趙州道中四首

共爾宇騷意驅馳向此間世途將白髮吾道欠青山

代馬邊霜重吳雲鄉草開關雞趙州店對舞一開顏

左車籌畫處遺蹟問碑陰得計無劉項空言見古今

荒墟欺廢壘枯柳待寒鴉挾策千秋事興亡淚不禁

入雒知何極相依得茂先吏人喧東浦客鬢逼殘年

詩句君須健鄉心我亦憐一杯荒驛酒又是夕陽天

漠漠井陘東沙場夕燒紅人經百戰處心老一年中

馳檄關書急勾符左輔空甘泉猶羽獵若箇問揚雄

閏端午集張奉常宅即席有賦

燕山已過落梅黃又汎蒲樽北海堂續命何妨添綵縷礴邪還擬換蘭湯榴花疊結朱房小菰葉重牽碧帶長最是沅湘哀怨處不堪更說是端陽

送何蓉菴守頴州四首

西清池館惜將分鎮日牽衣戀白雲大別山頭休更望幾書好付洞庭君

榴花照眼拂征衣客到江南也當歸獨恨秦淮一片月秋風不逐雁西飛

地近炎天瘴欲侵江湖垂老小臣心莫嫌十八灘聲惡尚隔梅君嶺幾尋

百粤烽煙接上游褰帷驚看古諸侯雙雙章貢門前十鎖任鬱花不敢流

送吳六益之大梁

吳生吳生今之杜拾遺陳子昂軀幹短小詩力彊浩若江海恣吸豁日月久矣盪精芒有時千篇立斯須龍蛇倒攫天爲蒼貞元大曆盡小兒嘉隆七子敢誇長年大三十尚失意伏櫪猛思戰場利日下才名壓陛幾道南文學傳盧植地軸頹洞世已非黃門一死

空流淚即今作者何紛紛毋廼灞上棘門戲隻身直走幽燕濱大宛驚嘶矯若銀君家祭酒絕歎息誰其主者爲休文伯樂一顧王學士文章有道交有神來鶴長歌果軒翥燕臺百首何嶙峋翻雲覆雨長安陌上書作賦金門客予也坎坷潦倒人就中對面心莫逆手齎油素雕蟲爾意氣那在相憐惜一辭莫辭念匪雖天壽愁雲渺脈脈去年我從大梁來王孫邪第沒蒿萊梁孝園圃今已矣枚生敏捷安在哉以茲感激賦入雒短衣禿鬢心肝摧我欲揮手闔閭城君今貰酒鳳凰臺鳳凰臺成自神爵書記翩翩雅弗惡只恐黃河雁不飛滎陽廣武風蕭索君莫言汴梁苦君

莫言江南樂爲汝寄信沙峰頭十月寒花夢中落

送南陵秦尼偃視學陝西

漢家文物重西京天上仙郎眷不輕風接明陵金鏡曉雲移春穀玉田晴昆明柳拂旌旗出太華蓮開子弟迎記取詞人誰絕調高樓落月謝宣城

水鶴行 爲戴先生作

當今瞻鶴問爲誰碧山學士逌羽儀清風絕質披素氅鶴搏鳳翥安足奇三十年來執牛耳詞壇尺𩥉鞭箠使有時一聲天爲高倒瀉眞源三峽水翻身射策含元殿西清池館多歡讌金衣玉翮乍蹁躚海水羣飛風雨戰悲鳴猶切稻粱恩刷翼獨立延秋門嘯傲

青田令毛骨差池吳市銷心魂日月重開黃金陌城郭猶存令威宅養雛五色致雲霄人間爭看王僕射闌亭亭子枕西山禊事風流孰可攀退直吚唔書萬卷白雲片片與心閑瞥然有鶴庭前至朱頂玄睛白空墜入帳會疑九轉丹帶箭豈有青城字神仙縹緲胡爲來欲舞不舞凌高臺逡巡馴擾如有素延頸啄粒久無時吹笙下是緱嶺匹相經寧假淮南術世人驚覺丹遐退神理感召固相一爾鶴爾鶴不與雞鶩羣[illegible]龍八駿徒紛紜覓侶尋池遇右軍離琴早別雲中君萬松風御冷冷際玉泉夜半流階砌

送施南向視學山東

秋曹自古詞人地首簡掄文切　帝裁禮樂已傳洙泗席風流還接鳳凰臺泰山玉簡收奇字碣石銀濤起異材白雪樓頭應眺望當年郢調待君來

何省齋生日即事感寄二首

早歲金閨客何郎勝事偏吟詩推謝眺述祖逼韋賢桃葉三山雨鐘聲六代煙著花重回首着處即神僊

爲憶高齋夜狂歌倒玉缸風流人第五筋骨筆無雙善病揮殘客清言問過江憐他潘岳賦瘦影立西窗

集馮胎仙宅同項脊山秦次游

習家池子上綠蟻向杯浮天地酉狂醉煙花入暮愁西清依勝侶午夜好同遊月落春衫薄休嫌轄更投

詠紅指甲

似將鳳觜綴春葱條脫珊瑚意不同出袖更驚雙腕白隔紗唯見一星紅疑從晏帝醫如意欲共秦王鬭守宮想得撫琴輕按抑落花流水七絃中

雜感九首

東海有妹子結束矜光儀盛年疑豔質絕世稱嫣姿常恐謁君王入宮羞蛾眉時遇遭漂泊貞介永自持空房理朱絃嘈嘈欲訴誰容華待銷歇寒餓傷仳離中夜起長嘆儵焉想結褵結褵倘見棄俯仰一何悲願爲孤飛鳥朔風依北枝

束髮事從軍素書傳尚父生騎大宛駒挙張八石弩

轉戰絕塞間名王首必取追亡共拓地大小功百數
至今侯不得良是命非伍褱瘡還意氣岑寂旋本土
鄉里期門兒筴勳逦天府嗟哉志未酬何況彼儒豎
桓靈王虎交奄嬈炎耩蝕崔巍北邙上豐碑猶矗直
祕器懌璁劃馳道運泰極生時人力盡死來葬未得
[illegible][illegible]一何偽寢與使衣鬱鬱漢諸陵石馬無顏色
守冢知是誰薄徐果三德含情持金盌土花淚如拭
我聞漢天子校獵何雄哉嚴駕臨西苑武騎動奔雷
降王侍卬輿後乘騁鄒枚重圍既已合搏獸聲如壓
駭獸皆看挂役兒狀亦哀皇威誠熠耀親射白狼來
青骹神靈附黃騧飇忽回揮手示羣臣賡賞展談詠

燔之芬毫幕野饗浮螺杯爲歡何終極曦光巳西隤
上書鮮諷諫鬱抑子虛才但願解網恩寬仁覆八垓
普天苟同樂曷用悔輪臺
灞滻東流水穠穠桃李枝菁華難永保坐看秋風吹
瑄侯將搖落桃李不自知高門冠蓋日東閣賓朋時
一朝恩寵去梁燕從此辭去年莊青翟今年劉屈氂
覆轍相尋續累卵高必危牽犬望里門鶴唳空遙思
英君秉乾柄帷蓋恩難施胡不早辟穀白雲相與期
北塞消蜿蜒陰風吹茫茫云是收楊渾幽憤吐辭章
丹書亡左驗赫怒何能當所恨妻莫訣衰親隔參商
婢僕沒都官田園誰覆藏含血立斯須孰持寄高堂

人生會有死死不以其方行路盡掩鼻能弗摧肝腸
遼東鶴不返時聞戍磧沙赭衣行萬里百口驅柴車
炎月激嚴霜舉頭春無花去去勿復道今以當還家
本是海大鳥失勢投苑林雄圖安足恃逃債奚擇音
竇融歸河西寵賚累世深始知井底蛙尚有跳躍心
潢池池水苦日暮徒悲吟
長門漏寂寂御池聲潺潺買賦無由得匪曰黃金艱
詔選良家子雀車去未還鉛華一夜貴火烙燕支山
後寵如流水離宮草又閉

出都門路河有作

紆轡辭春明肅志戒徒侶暫欣脫鞅繫頓覺渙憂癙

全拙心寡營遂素道無拒高鳥樂深林潛魚適芳渚
微雲渺渺思脩塗綿綿佇秋容斂窮川朔飇欺獨樹
返景澹不曬郊畿慘行旅馬痡依孤店裘敝衝晚激
獻書遭廢罷蘭餅旋鄉墅巢由性不全賈董文執許
歸慮已縱誕客子勸勿語但昔愼網羅幸玆託栩栩
同盼長安塵冠蟬恐煩暑

懷陵述感 陵即田貴妃葬處

實曆三百稔永嘉遠披猖天意胡此醉龍髯返何鄉
東湖老談生破帽擔襆囊自云昌平歸披草拜玄房
居庸控絕塞濕餘水湯湯銀山守熊羆玉嶺蟠鳳凰
盪胸渤海闊勒馬醫閭長一朝草木盡酸風射眸眶

老兎蹲碧瓦野蔓覆紅牆上有懷陵碑字畫半頹唐
日黑久延佇履聲隔廢廊啓扉揖者何朝衫貌郞當
細聆乃中貴問之曰徐良白頭牢落甚含淚說先皇
昔年侍掖庭柔謹屢佽廂特敕穿兩宮貂褕盛趨蹌
屯閒遘凶逆走匿殊周章新朝置冢戶奉帖歸陵傍
灑埽琵居諸始卒能具詳元年賜供田割麥薦饗堂
六年被官府抄籍徵秋糧以茲受偪側曷能備蒸嘗
除夕奉隻雞國忌炷瓣香影山吼相對孤枕伴囊光
憶昔典信邸神勇埽欃槍如天儷陶帝勤旻逾姬昌
尚膳甘蠢糲澣衣襲敝襦豈無昭華寵誰敢舞霓裳
玉臬冷脂碓珠塵封炙黃帳中恩意盡從此謝君王

斑竹先抛淚空留月未央薄葬驪山足魚盌自凄凉
詎知四載後君王自歸藏蚩尤犯天闕佽飛倒干將
遷國敗南司披髮訴穹蒼子規叫莫返崆峒髯已亡
同兆已殊穴隔代成幽傷至今軍都嶺蒸暑起雪霜
樹亦不忍花鳥亦不忍翔七哀哀未得側耳徒崩腸

寄同年米紫來二首

繁霜如車蓋沉決發遐思容容散朱葉淰淰茬寒枝
別鶴千里翰南禽獨宿雌歎楚各相念騫低亦有時
美人理瑤瑟沉憂結房帷殘齒尚蕭槭顧我安自持
只安報遙李楊未悃路岐年華類轗軸中心徒睽離
但念樹令德永以保鴻規

來生青雲器素姿何皚皚策問勘玉墀列仗金吾根
凍風稟肅霜曉漏肝腸餒重以疑懼并囊筆待死罪
獨爾妙縱橫咳唾聧霓霧三對奏第一逸氣排眞宰
觚子陪末乘賴以發精彩卽看馳汗漫造御整相待
別遘漢口漵菲弄蒲類海如何暫剪鏃亦爾怨蘭茝
踐勝會有期張儀固舌在

舟中與秦克繩坐月

與君宿芳渚放眼天地寬東觀息鴻筆西掖辭舊歡
豈不戀明主驚颷馳急翰昔似籠中鶡今爲海上鸞
淸要苟炎偪安足種琅玕猛驥志歷塊經營切所安
開窓弄明蟾凝睇星河闌舉觴愜佳興扣舷恣談瑞

富貴何容慕但要酒不乾燕市狗屠去活活衞水寒
千載流若茲素魄亦坂丸風波感歲暮霜雜鬢毛看
胡爲獨嘆息至義相盤桓

南海子觀獵詞六首

漢家芳甸鎭西山昔日宮廨鎭自閑御柳萬條今不
見空餘熊館水潺潺
新祠太乙白雲深長信離宮在上林自是祇鸞頻幸
此吾皇元不愛從禽
欻忽飛龍上百盤豬騮新試果如翰驚弦穩搭玄狐
鼻親褪珠瀰侍從看
御千洞戎碧乳酪詞臣醉草子虛迴白頭消渴渾閒

寧勝得君王帶笑來

昨夜軍書下貴州羽林豪氣動高秋却將露布懸宮樹偷看降王也舉頭

別峪桃花積雪輕燒豬宴罷火分明華清暖水前頭浴只為當熊不肯行

憶湖上

當年湖上枕清流此日閒關憶昔遊二八嬌花隨去夢諸峰雲物近高樓晚煙每向鳴榔合春漲全從飲馬收最是栖霞松柏路斷猿吟嘯不堪愁

弔顧織簾先生墓

蓋代才名四十年微言絕學繼前賢杖藜夜閣悲劉向帶草晨窗憶鄭玄江左風流餘子在濟南經術幾人傳嗟予潦倒天涯晚酹酒荒原一惘然

太原王　揆端士著

贈陳溫如先生四十五韻

吾聞赤松子漢世不一出梅福變姓名曾作吳門卒東海生陳翁卓犖超凡格嶽嶽太丘風矯矯彥方直學恥事章句闖奧窮津液注詁竄豕魚考究綜甲乙童蒙如扣鐘湖海咸負笈有子天下士儒林推巨擘讀書等身富賦詩叉手疾燕許卻退舍濂維招入室尤具經世才時抱南陽膝盤錯快遊刃危疑決頃刻懷璞一剖之乃在午之役詎意陽九會孤憤填胸臆搔首謝市朝儒冠輕一擲溫飽非吾志牲鼎固其責

一旦絕榮名曷以酬罔極衆女嫉蛾眉蘭芷患芳質既虞貽親憂亦慮戮子職翁獨顧而笑男兒豈巾幗大義勿狐疑庶無愧顏色理亂弗敢聞出處吾所執我與世無競世其不我厄攜手望煙霞出入瓢與笠風雪蔚村船燈火昆湖宅廓落秋蟲鳴瀟蕩春鷗跡樵牧共歌呼六年如旦夕予少交令子慷慨披肝膈歎息當世事[illegible]舉朝盡牛李肉食都狼籍債帥縻金錢過逸徒踧踖安得握寸笏擊佞誅貪墨安得假豸冠對仗彈過失如其不可為散髮逃山澤或為蘇門嘯或作苕溪漁夫豈釣名譽鴻飛避繒弋吾黨慎行藏二者必居一翁竟成其志傲節凌松柏

不有奇男生烏知義方力唱和成卷編諸孫又森立
睥睨淵明兒多不好紙筆更有鮑宣婦拜姑提甕汲
四壁雖凄涼一堂自夷懌逍遥保耆頤貌古鬢眉白
園綺伯仲間晳以光漢日

德州道中大雨

昔日來山東黃沙捲行色今日來山東陰風吹栗栗
浮雲萬樹黃大雨千村黑但見烏鵲飛不見人馬跡
輿夫各相顧僮僕漸相失征車委荒野寒氣侵肌骨
陡然心目闇天地成欲側吾欲驅車去倉皇將何適
吾欲挽車留茅舍盡頹壁去留兩不能精神愈惻惻
夫豈風雨意欺我行路客行路已無奈何況風雨逼

寄語家人知七月初七日

秋日遊穿山

一拳兀立占荒郊濕帶龍腥黷未消桐口蒼藤迷舊
路寺門老樹識前朝雲來觸石天連島海欲吞山夜
怒潮此處可容高士臥淮南叢桂漫相招

半塘夜泊

暮林蕭瑟送征檣兩岸無聲萬葉黃勝地煙花猶故
國愁顔燈酒在高堂風沉急柝祠門火人靜荒鐘寺
角霜記得舊時明月夜短簫橫遂度斜塘

揚州除夜

江雲寂寞歲華流佳麗樓臺憶舊遊戰守空遺丞相
供行藏獨向老僧謀千花鐘鼓驚新臘四馬冰霜怯
敝裘無那淹留殘夜客一尊燈火話揚州

登陸書大儀店壁

十年風景尚依稀攬轡登車星滿衣兵火魚鹽千市
變亂離天地一身微城南白骨飢烏下山北黃雲獵
騎飛盡道典平移鎮後樵柯牧笛不曾歸

泗州道中

盤紆山頂鬱岧嶤早過盱眙及此朝地接中原形勝
古天分淮甸水源遥兩京王氣看陵樹四鎮軍容起
怒潮聞道漳泉烽火急北來征馬渡浮橋

寧陵道中大雪

片片春愁漲遠空鄉心堆積凍雲中紛飛玉屑千林
絮暗擣冰山半夜風絕嶺望迷狐跡斷層岡踏偏馬
蹄窮漫漫已沒來時路歸夢如何到海東

銅雀臺遺址

立馬臺邊落日斜寒鴉古木客愁賒六朝煙雨沉歌
舞百戰山川怨鼓笳丞相衣冠埋幾處佳人香履落
誰家當年積槊英靈在大陸驚風捲夜沙

述懷

十丈黃塵裏繡鞍春風遙憶舊遊難朝元香宥陳千
騎長樂鐘沉擁百官複道當時窺輦仗橋陵何處葬
衣冠今時秖是宮牆裏不見花飛夜月寒

元夕曉行

茅屋雞聲雜戍笳，曉風撲面捲寒沙。客中白酒消愁易，江上青山入夢賒。雪影照來當火樹，馬蹄踏殺負梅花。故鄉今夜傳簫管，明月樓臺十萬家。

古廟

雙眼孤城曉霧濃，丹宮碧殿影重重。苔碑斷字敧墳側，泥馬離䍦猶羅衛。異代祠堂驚漢相，前朝風雨老秦松。年來興廢隨情事，十廟荊榛咽暮鐘。

渡河至陳橋

河濤拍岸濺征纓，落日孤帆倦客行。衛地桑麻千井牧，梁臺魚鼈十年兵。趄烽飢雪寒鵰落，待渡崩沙濁馬鳴。趙宋旌旗還在眼，華山容易祝昇平。

大人授詩命行遵原韻寄呈時入都前一日也

朔風鬙栗戒車忙，遊子天涯感鬢霜。兄弟幸多供定省，君王如在切瞻望。家書一字頭堪白，客漏三更夢亦蒼。記得吳閶臨別語，清明盼汝踏春陽。行時大人及諸兄弟俱至吳門

榜發

十年南北嘆遭逢，帶甲功名六合中。豈讓孫山甘獨放，漫誇裴驁爲誰雄。彈燈夜半焚枯筆，策馬朝來謝故宮。三十無官嫌老大，肯傷搖落待春風。

偶見

窄袖輕靴列兩行，玉河春暖鬪新妝。書圖轉憶閼氏面，笳拍誰迴蔡女腸。翠黛半施嫺跨馬，紅衣初浣學熏香。衆中却步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江頭別幾霜。

舟泊天津

幾年腸斷鼎湖邊，客思今朝倍可憐。萬戶春愁飄絮日，千家野哭括沙天。每望隴樹懷鷓鴣，錯認津橋憶杜鵑。無限凄涼看直北，諸陵石馬臥荒煙。

舟行二首

一片孤城接淼茫，無端十日繫歸航。海門駐雨沉雲黑，沙岸驚潮溢日黃。窮賴良朋忘客路，與思美酒覺他鄉。何時重醉滄州棹，潦倒清風柳數行。滄州有清風樓

迢遞前津路正迷，滿船風鶴逐萍棲。麻姑城影平蕪戍，狐子灘聲細柳堤。月黑烏啼魚網集，燈紅人語鷺行齊。書生一望先愁絕，落木蕭蕭易水西。

臨清阻泊

河渠啓閉問官程，沛吏威尊阻客行。曉塔晴開運外影，夜濤寒上枕邊聲。沙昏魚菜宜新市，日暗牛羊下舊城。瓦礫不堪尋故跡，愁聽父老話承平。

四月望日偶成

狼籍春光客裏過，一家圓月望如何。征鴻怯暮依人拙，鄉樹隨風入夢多。芍藥離愁誰折贈，櫻桃歸信又

蹉跎計程準擬蒲觴候江上招魂弔汨羅

過嶧山湖

蒼茫鼓檝興鄉愁懶對晴湖感舊遊豈有龍蛇通禹廟渾如風雨下湘流叩罔泥淨兼天動山爲波撼帶樹浮欲祓征塵問漁父夢魂艘菜五湖舟

喜雨歌

君不見去年釜鬵生魚鰕今年水田飄亂沙下土嗷嗷罪眞宰碑題祠榜墳官衙由來人事實迋錯訓狐聚鬼朋煽劇堂上俯僂聽指示堂下荔肉爭飛攫吳儂日夜沸鼎中折骼敗肘生機竆勢若炎風扇燋土鬱爲怨氣干蒼穹御史一至挽天力下車魆魆喪魂

魄蜒梳洗滌次第施青驄四月婁江立牘翁黧嫗相扶持來看御史多涕洟誰家戴盆烈日下脫枷勘牘驚神奇東海冤墳一朝判南山屹業誰能撼其時觀者猶未歸倏忽氤氳四郊晴猋飛電抉傾波濤河伯雨師爲嘯號聲聲排擊瀉溝澮庶幾藹藹霑不毛嗚呼豺狠不問呼蜥蜴鞭石燒巫竟何益秦公豈挾神龍趨叱咤煙雲在頃刻君不見乾封之雨弘羊烹又不見五原決獄顏眞卿乃知人心自古通玄冥嗚呼安得秦公久居此好風好雨年年耕

贈如皐吳白耳三首

十年曾會面兩地又論心久別情偏遠無言意獨深知音高白雪結客笑黃金末俗浮華盡鍾期未可尋

學道英雄事唯君力最堅春寒千里笈雪重半江船蕭寺吟殘月孤村汎暝煙（時往蔣村訪確菴）關河同二子辛苦共周旋

此地堪重過河汾事竟遙（昔受業我完師）衣冠思舊學風雨話前朝爲位三年哭歸魂一賦招寂寥荒塚上淚落草蕭蕭（謁我完師墓）

吳門寓中偶成

歷亂花時節無端閉草堂山光因病失雨意爲愁怡宿鳥下僧磬孤燈背客牀城頭聽急鼓鐵馬度金閶

哭朱昭芑先生六十三韻

吁嗟皇運衰文心乃濫觴頹波競推挽僨轂誰扶將先生起東海松柏挺崇岡俯視瞰培塿一柱砥任洋崎意既矯矯凝度常汪汪譬若經百鍊實以無欲剛斯文耀一時海內尊婁江淸河翻學海延陵排藝場君也遊其間比肩較短長年少負盛名才大夌輩行操觚紙未落後學珍球璜憶在癸酉歲伯兄侍門牆予年始十四學步心倀倀從遊未北面而獲嘗趨蹌討論藉砻琢鍼砭投膏肓廿載佩儀刑有如瞽得相嗟予不遇時四十未騰驤聲華日馳播其能戀故鄉星河涉彭蠡風雨下馬當寂寂章江棹蕭蕭南粵裝陸賈城猶在朝雲墓已荒酹酒更悲歌篇什充行囊

老此梁棟材以俟登巖廊倏忽市朝變林壑尋徜徉靑衫亦國恩聊以肥遯償是時大江南四野胥皇皇練水羅尉羅同里遭桁楊十日索湖海淸流鎖銀鐺君乃念急難中夜興徬徨晳欲上書救默思復壁藏此志雖未遂籌度周且詳以君方古人夫亦何慚惶丈夫旣牢落述作須煇煌識字黨魚豕校書辯亥郞尤善史氏學班范相頡頏搖筆剖正閏乂手論霸王直欲令百家撟舌聽雌黃佗傺忽愴怳瀟洒仍飛揚諧謔固無忌博飲亦不妨豈其好戲媮總以寄慨慷夫年長至日顧我話艸堂把袂念行路出處爲斟量萬里一明月顔色照屋梁三月度蘆溝四月還金閶

隔船遇故人凶問來倉皇錯愕疑夢寐嘆息摧肝腸斯人不復存吾黨將安望追思十五年妖夢非荒唐（丙午歲昭芑得九經仙異夢）我欲問君疾音書杳茫茫我欲與君訣關河天一方我欲視君含憑棺蛛網張短劄尚留笥殘編猶在箱曷爲九泉下牽衣挈孟光老母七十餘白髮號秋霜男兒泣伶仃不見耶與孃酸辛守門戶四壁闃寒聲報施竟何如能無憾彼蒼仰天看少微賢人胡不臧修文嘗輅去絳帳罷融亡（皆明師遊時先後有日）連朝揮涕淚霑我襟涙淚後死各有責論定名益彰野鶴豈隨鸞幽蘭難獨芳風流不可追已矣莫盡傷

春日村居次與公弟韻

柴門深掩水西堂敢說村居是輞莊雨過麥痕旋作浪月高柘影短于牆掛書一卷牛當隴補屋三間竹覆牀聊喜亂餘風物好蛙聲春晩鬧池塘

金陵感舊二首

六代陵園秋草蕪蔣山燐火起棲烏故宮常侍談遺老中夜王孫泣舊都玉樹依稀江總宅金蓮憔悴莫愁湖秦淮滾滾南朝恨盡是風流失壯圖

王氣銷沉歌舞傍雄雞一載竟荒唐秦廷拜爵貂璫盛代邸論勳帶礪長相國郁心聯御璽君王無計動加黃空傳虎踞龍蟠地千古降旗出建康

汴梁感舊二首

神都無復舊繁華風物蕭條駐客車八郡輿圖歸赤浪三宮寶玉葬黃沙金隄柱有龍蛇廟銅馬空爭魚龍家共道上官消息早朱門一夜盡浮槎（時民閒漂溺有盡自覩）（王以下俱先避得免時有議當事以爸圖不支決隄卸罪者）

太梁雄麗巨波浮浩刼重煩禹廟愁掩殿牛羊眠碧死斷垣荊棘沒朱樓玉津園地千官塚博浪城基萬骨丘剩有分封遺蹟在孝陵月出照中州

壬辰北歸居楓橋別業二首

歸來投別業雞犬一庭前雪重千門樹湖吞萬井烟鴟夷寒食廟鰕菜夕陽船何似燕雲路黃沙儼火天

寂寂荒廬臥愁心寄遠風燕泥當戶落鼠蹟遶梁通
燈火房櫳密參苓藥裹充謾勞車馬至人語鬧牆東

和虹友弟詠鴈字二首

嫋嫋秋風桂樹餘天空隴首任躊躇常疑待詔來金
馬忽訝傳經到石渠玉軸縱橫雲捲處銀鉤掩映月
明初上林若遣羣飛至可是相如諫獵書
排空點點若星陳八體驚看筆法新何意雲霄酉翰
墨豈愁典冊委埃塵燃薪已許如貧士視草還堪比
近臣信有黃庭遺蹟在不知誰是換鵞人

過陸道威紺溪書閣適同翼王訪友直水不值而作

尋君來竹徑君已泛仙舟共是吳門隱今爲刻曲遊
空庭梧葉亂遠岸葦花稠不惜頻酉詠芭蕉尚耐秋

劉縯

漢室深讎恨未吞司徒一死不堪論英雄已受堂前
縛骨肉空垂枕上痕文叔自當稱帝子聖公何故殺
王孫可憐置酒章陵日荒塚凄京斷客魂

苻堅

被褐軍門事已過先亡景略奈天何妖人忽踐魚羊
讖寺者悲歌燕雀歌不信八公驚草木錯奔五將恨
江河可憐壯烈還存謚死後徒勞刻像多

孔光

靈杖朝餐禮太殊聖孫甘作篡臣徒果然不愧儒林
傳揚子何稱莽大夫

王衍

麈尾空揮談笑間十年文酒壞江東惜乎石羯排牆
夜何不逃藏三窟中

題山僧禪房

愛爾安禪處山光滿薜蘿衣冠方外偉孫子法中多
月落譚經罷鐘聞放鶴過空餘雙鬢在容易學頭陀

明妃怨

獨坐穹廬風雪深琵琶撥盡不成音凄凄別是關山
調無復當時宮裏心

同周子俶懌民弟遊虎丘二首

相攜弔陳蹟玆地有高丘我輩堪登眺人間此勝遊
風林清磬落晴塔遠山稠短簿祠前過蟬聲已欲秋
愛踏雲巖路奇峯石井前夕陽度歸鳥夏木亂鳴蟬
風景看如此山川對泫然幾經兵火後簫鼓尚喧闐

潑江舟次

灣頭淺淺露平沙一曲清溪雜野花溪外青山山下
樹樹中茅屋是人家

贈歌者

梅花消瘦李花慵宛轉腰肢約小紅無限風流勝不
得動人多在可憐中

正月十八雨夜偕松陵顧庶其集吳聖符齋
周較書在坐分七陽韻
徐陵一去玉臺荒此夜風流識野王曲罷高堂頻促
坐興來小戶忽盈觴錦囊擊鉢淹宵雨油壁回車傍
曉霜羸得蕭郎臨别顧不勞更贈善和坊
讀山翁大師新蒲綠依韻東寄
江頭父老話興亡蒲柳春光又十霜徒有子規愁望
帝更無鶗鴂怨明皇唐陵麥飯悲寒食漢臘桑門祝
上方指示傍人盡流涕講堂鐘鼓暮雲黃
送懶雲道人南還
碧雞金馬恨歸遲牢落孤踪萬事危湖海班荆無姓
氏風塵面壁有鬚眉平沙畫句飄零日急水投驪慟
哭時可與黃冠老博士還家同賦草堂詩時訂與文介石先生同賦

上巳讌集虎丘次吳梅村師韻四首
梛色横塘破晚煙玉簫金管木蘭船羣賢問字人千
里一夜論交話十年促席機雲驚姓氏同舟李郭望
神仙舊遊零落知無數獨見靈光倍黯然
雨雪班荆話遠謀鶯花今喜挈重遊堤名白傅追良
會浦號春申接上流雲間諸公畢集感舊西州雙墮淚懷人
東野一低頭最憐同學多蕭瑟高臥南湖有太丘
曲水山陰書舫輕勝遊重見闔閭城三張門内皆名
士二院林間獨步兵武功病阻不至越國江湖催客賦燕臺
雲樹隔交情坐中誰是蕭文琰夜半揮毫擊鉢成
才名江左壓王楊花萼文章盡一堂昨夜煙雲纔奪
錦連朝珠玉又盈箱敦盤豈救黃池歃硯几同傾白
社觴曾憶舊時兄弟好春風把袂在滄浪
題孫銘常畫蘭
誰懷紉佩意應動援琴思濃淡添芽密縱横放葉奇
潔疑無地種芳不待人知想見揮毫者孤情點數枝
姜真源侍御過吳門即席賦贈
西泠紫氣動江闊驄馬行行攬轡還官重獎川詩卷
裏人高北海酒杯間邾滕玉帛來千里吳越星文聚
一山却恨龍門登獨晚銅盤珠履不曾閒

哭侯武功
連舟夜雨竟分離夢裏逢君作賦時香散紫囊安石
恨風飄絳帳馬融悲凄涼七問今安在曾著七問辛苦孤
兒是阿誰記得吳閶高會日壇前最少讀盟詞
偕伯氏周臣過織簾故居即同顧伊人訪陳
確菴夜宿
草堂人去薜蘿存酒淚空招未返魂猶見康成遺故
籍忽思元亮老孤村青浮稻色秋間路白照蘆花月
裏門感舊愈難今夜别追維生死對黃昏齡士先生殁一年矣
乙未榜後雜感十首東寄同學諸子

半世征袠裏三春輦路旁何當九折臂應有百迴腸
家落逢親老才疎與物妨北來消息到知否慰高堂
金門初近日上苑更趨風(初蒙點取再承召見)儒褐千官裏天
頁萬馬中(是日聖駕擁萬騎出遊)早知推俊妙敢嘆失遭逢家
深歸鞭急斜陽照故宮(路經天壇)
使我拜簪筆其能放櫂回閒居曾有賦不字本無媒
白髮牽遊子蒼生屬興才可知强仕日一命尚徘徊
勲業崇祠久文章奕葉華傳家無白璧遺澤有黃花
(先文肅最愛種菊)祖德還堪述孫謀却自嗟百年追世好兄
弟話天涯(壬戌諸孫同榜者五人會于邸舍)
往愁思仲舉(追悼陳寒山夫子)新喜拜歐陽不謂蓬蒿隱還

隨桃李芳一門推玉筍同輩重長楊最愛吾家俊青
齊數二王(新城西樵阮亭兩弟詩文並絶)
應有茱萸嘆能無棣蕚篇伯兄勞寄問幼弟學貽箋
官稅經荒後親顏已隔年江南一片月何處是西田
(大人卜隱西田)
似此眞同學行藏爾我期相攜獻賦日猶話執經時
淚向扶風盡(余與登善同學同榜惜盤明夫子不及見)愁宜栗里知蹉跎
緣底事數載共棲遲
累詔求言日深宮旰食時關河殘戶口江海半旌旗
没買非無對蕭曹別有規書生愁一得不敢論艱危
漫看風物改往事不堪論鴻鵠青山冥豺狼白日昏

說書推學士(掛翁奉詔纂輯大訓要覽諸書)焚草重黃門(玆翁爲垣最多)
吾道干城在鄉心穩故園
客車方落木鄉信又鳴蟬出豈忘三徑貞猶念十年
新詩春墅酒明月夜郵船可惜花時節消磨匹馬前

贈大總戎梁公

碧油風靜夜鳴弓一戰休兵便勒功陣壓龍蛇推武
庫營開星斗護元戎秋潮警息千帆外春雨農耕萬
馬中鈴閣雅歌軍事少何如叔子在江東

秋杪歸村水田泛月次韻三首

一片晴波浸水田恰逢明月正娟娟地中變現生湖
海天際空濛出管絃祝歲豈貪重借勝同舟且樂共
登仙忘歸更入深宵後紅葉如花霜滿船

連句苦寮不傷禾況復秋光野興多碧見星河沉倒
影白知鷗鷺掠平波輕舟陌上渾無礙遠浦天邊不
覺過惆悵明年今夜月馬頭塵裏浪消磨
碧空浩蕩半塵無薄霧輕籠似紙糊樹杪欲浮村影
淨稻根齊觸櫓聲枯一船如葉隨寒鷲萬籟因風逐
夜烏勝事憑看詩裏畫不勞更繪五湖圖

聽落葉

孤館風高墮短牆疎簾寂寂響迴廊蕭條更是關情
處夜半無聲一樹霜

夏日邀同社九峯山樓月下觀荷分得六麻

凉颸徐引白雲斜入夜登樓興更賒入學陶潛宜對酒官如潘岳愛看花光連樹影搖山色香出波心待月華正是高歌詩思發疎鐘何處動蒹葭

題袁重其霜哺篇

闔閭城上聽啼烏霜月誰家淚眼枯四海交遊惟春母一生辛苦為存孤投魚杜孝堪同傳築室袁閎欲畫圖五十年來朝傍老黃壚容易便從夫

寄題李秋孫新居

柴門竹徑數枝斜漠漠寒香繞屋遮遙憶孤山林處士半春人住雪中家

虞山竹枝詞二首

芝龕集　十六

桃花如醉柳如顛十里橫山翠欲眠何處遊人喧笑急長杉影裏佛臺前

春風春日桃李濃遊女遊人西復東拂水巖前乍相失半山祠下忽相逢

次韻荅白林九咏東郊芍藥

樂樂紅嬈綠滿枝任香繞座不勝吹未因暖日常舒豔知爲春風故的離消月久傳元稹句翻階重覩謝公詩顛殺西作甘棠愛記取他年欄畔時

秋水集

高陽許　旭九日著

春日感興

春水依然汎野塘春風猶見偏垂楊花飛片片不知盡草綠年年空自芳羅袖幾人彈寶瑟蛾眉獨自掩明璫小園風物真堪恨不必清歌欲斷腸

穿山

頹然呱磴沒蒼苔誰把仙扃頓鑿開石骨有腥龍化去山花無子鳥銜來流雲勢欲穿崖過到海根疑縮地迴百載風流今寂寞猶餘文采照荒臺（其地即桑民懌讀書處）

新柳二首

秋水集　一

傷心休問灞陵枝冉冉春回攪夢思水面萬條輕着黛風前三尺淺垂絲愁狂乍試留人態離別初經送客時不向陌頭來一望笛聲吹盡幾人知

故苑柔條自黯然風流此日倍堪憐青青臺畔誰能折裊裊樓頭乍欲眠宿露半侵寒食雨條風微拂夕陽天武昌門外春多少輸與江南二月煙

由天平范園至華山夜宿聽雨

異代喬松看不見名園金谷廢何年啼鵑猶傍朱欄曲化鶴難逢古澗邊山徑暝煙留客住經廊微火寄僧眠蓮華峯上初聽雨明日應飛百道泉（其地有喬松二株相傳爲晉代之物昔人將伐以之獻變徵士趙先生出數金與之贖以得免今不二十年趙氏已亡松亦不知）

和友遊支硎諸山憩宿之作

聞道探奇徧上方華山夜月照匡牀松花落覆經壇
滿澗雪飛隨鳥道長幽興坐談憑髣髴舊遊如夢軒
思量五年懸負諸峰約定有山僧笑講堂

送寶知上人之江州

十載相看不定身辭家重作渡江人白門柳色千條
雨皖口山形二月春虎去暮天樵徑失鶴歸荒塢講
堂新潯陽舊日經過地雙屐行隨客路塵

送嬾雲道人還滇二首

極目黃雲驛欲消棕衣藤杖路蕭蕭三巴驛火猶吹

角八月江聲正落潮關塞鴈鴻歸興晚蠻荒瘴雨去
途遙孤臣莫向天南哭萬里秋風送客船

越絕烽煙旅夢驚青山匹馬一儒生中原西去通蒙
詔故國南來剩桂京忠孝獨憐辛苦計風塵無限亂
離情金沙江上桄榔樹又隔黔陽路幾程

廣陵弔舊

揚州天塹擁長蛇萬里風煙直北遮戰鼓夜連京口
下樓船秋漲九江沙諸藩裂土新分部六郡封侯舊
起家猶記出師親講武牙門怒氣鼓鳴蛙

贈雪竇石大師

杖策重過舊地遊講堂趺坐落花晉庭前松樹看東

指橋畔溪聲向北流聽偈萬人齊點石折蘆千里不
驚鷗乳峰道法蓮峰行四十年來雪滿頭師本太倉人自去後重歸已四十年矣

曉行

雞聲催動五更[illegible][illegible]徐看曉霧生星影漸稀河漸
沒深林猶透一燈[illegible]

過江中廢寺

崚嶒石壁[illegible]蒙草香火依然祀魏公寺為中山所建漠漠江
天鐘磬寂老僧閒步法堂中

石城橋感作

石城橋畔草蕭蕭空鎖江流到六朝亡國豈因歌玉

樹百年王氣有時消

過功臣廟廢址

五百功勳祀太常風雲誰得並侯王丹青廟貌今何
在一片雞籠滿夕陽

桃葉渡

幾年桃葉不聞歌淮水無情依舊多十丈新析橫接
岸渡頭何用畏風波

臺城

臺城楊柳月朦朧舊事淒京迥不同六代綺羅如夢
裏一聲啼鳥怨東風

重九感懷二首

海國浮雲淺大荒西風黃葉捲茅堂百年九日逢高會一鴈孤飛下夕陽烽火暫稀鄉夢杳煙波無限客情狂遙簪籬菊重相憶自恨風塵點鬢蒼

昨夜霜飈動地來秋江寒鴈暮天哀魂依孤塚愁征角淚洒中原辨刼灰世亂每傷爲客地心岐如醉望鄉臺十年湖海靑雲意寥落干戈病幾回

淮雲寺三首

淮雲古院滿秋煙石壁蒼茫繞墓田枯柏倒生皮盡蜕老杉亂長髮如鬖江州酒爲陶公設廬岳經從慧遠傳鐘鼓前朝垂四百豐碑依舊講堂前

藏經鈴鐸靜無聲四面虛京墮葉平飈竊塔燈吹火

滅鳥欺佛座積巢成僧當落日先歸寺客爲高楓晚入城車馬世間天地隘江湖久已厭浮生

石徑斜開路幾層扶節攜屐共攀登花逢九日思兄弟病阻文園念友朋海濶白雲悲古寺西風黃葉哭昭陵三年遙觸傷心淚欲泚滄州愧未能

贈學博文介石先生滇南人

春風寒雨擁靑氊猶是橫經問道年親見馬融談禮樂忽傳梅福隱神仙故鄉風物金陵近絕徼山川石鼓懸萬里一身愁望處衡陽又隔夜郎天

春雨

潺潺細響屋頭懸旋覺琤琮瀉澗泉蕭寺有僧閒共聽高齋無客嬾長眠幽臨小帖雙鈎字靜倚寒爐一炷煙拚得幾辰常閉屐起看春水滿湖田

無題二首

高樓良會月華新樺燭金罍半夜陳天上銀河眞有路人間玉樹迥無塵諳君筆豈題橋筆解珮人憐化石人却羨劉綱與蕭史雙雙仙去得相親

曾是巖樓夢裏身驂鸞馭鶴定誰眞繡屏斜掩深深月錦障微添瑟瑟塵妝罷暗思金縷句夢回愁憶玉臺人傷心綵筆當年事多少心期賦洛神

中秋夜醉飲西園感作

清輝萬里正悠悠潦倒賓朋散復留美酒十千消夜

半疎星三五掛城頭故人緱嶺吹笙去仙女秦樓跨鳳遊共說小山詞賦好淮南桂樹總宜秋

寄周子假

三年書記去燕臺上客翩翩作賦才彩筆題橋文愈重雄名驚座席常迴東瞻雒下思雲樹西望咸陽憶刼灰豪興壯遊應不減懸予留滯獨徘徊

贈杜于皇二首黃州人僑寓金陵

作客長教二十春山川興廢淚霑巾六朝文士多流寓[illegible]世才名出隱淪入爲亂離消鬢髮詩從開老見精神武昌夜月空回首千里音書望鴈臣

壯年如夢寄京華冠蓋追遊意氣賒楚國何人能作

賦秣陵久客便如家江山歷落前朝樹車馬淒涼故
苑花重向李膺門下過識君今日在天涯（于皐向爲梅村先生所知）

過廢園有感

落日蒼茫滿客心無端興廢愧登臨到公死後空存
石謝傅亡來久廢琴一代詞人歸蔓草百年名苑化
祇林芙蓉金粟知何處野水瀰瀰自古今

歲暮陸翼王歸嘐贈別因悼侯武功之作

回首談經共黯然天涯何況別離牽星霜又閱將殘
曆鴻雁遙分欲暮天誼到死生堪痛哭交從勢開愈
流連遺孤墓草今看宿空負程君十九年

席上送別徐次桓還嘉禾

紅燭華筵酒半醺扁舟江上惜離羣慇勤更坐三更
話明日思君又別君

懊儂曲二首爲友人賦

莫把楊花比妾身紅絲曾暫兩心眞爲郎願得歸來
好費盡金錢與卜人
春宵苦短不能留明日南翔上別舟非是妾身隨處
好誤人齊說小揚州

過袁野翁

海天空闊足徘徊濁酒芋燔醉幾杯撲面紅塵吹不
散君家何用入城來

句曲道中

三年楊柳傾成圍高閣登臨送落暉古道最傷遊子
念征塵易涴客邊衣雞聲曉陌瞻銀漢馬跡疎林度
翠微今日獨行重到此舊遊回首倍依依

七月十四夜仝徐方平王天植報恩寺玩月約次日有祖堂之行

月出青霄露彩光浮屠五色挿天長松杉雨洗銀河
淨絲管聲多綺席涼（是夜絃索最歡）密坐飛觴忘永夜勝遊
作客慰他鄉明朝蘭會逢佳節好向名山禮法王

遊天界寺

法宇巍峩絳碧嵯珠宮寶剎故依然平分白下山川
勝暗憶金陵剏建年名德到今傳幾輩藏經猶自護

諸天江山尺寸歸新主尚有穹碑記賜田

登毘盧閣

岧嶢百級倚雲霄作客登臨慰寂寥總有名山歸興
代那堪高閣認前朝平臨飛鳥當空過遠望秋雲縱
目遙却喜上方鍾磬近數聲落葉隔林飄

雨花臺感眺

說法猶傳竺道生高臺未改六朝名雲遮講舍雞籠
小山背都城牛首橫霸業忽消龍虎氣江流不斷古
今情大航日落當年事我輩重來見戰爭

過弘濟寺

中流遙見鴨飛斜一水蒼蒼起暮霞崖峭挿江懸棧

閣洞門鑿石走平沙幾年北望成荒戍憶昔南巡待翠華（寺為武宗南巡諸璫所建）乘輿獨來尋壽壁空階開徧海棠花

燕子磯

突兀孤亭數仞遙扁舟乘此一停橈嶮巘直下魚龍駭灩澦中分荻葦搖故國壘空雲淡淡夕陽人去草蕭蕭千尋鐵絙依然在未許江心鎖怒潮

金山

大江聳出妙高臺一朵芙蓉面面開十丈鯨鼇身踏就雙丸日月手擒來瀛州風利帆三幅蓬島天低水一杯却怪揚州纔咫尺煙波終日共徘徊

浦雲曠遊兗州歸述孔林諸勝賦以贈之

千里南雲倚塞鴻兩年足跡半山東路經濁口河流險地入蒙陰岱岳雄客子黃沙嘗汲馬行人白日盡拚弓怪君何事偏儒服闕里親遊孔氏宮

贈袁野翁

十年意氣總灰塵白髮于今兩鬢新蹈海未成家國計耕田聊穩亂離身黃茅潑罷檐邊日濁酒餘酣甕底春犁種及時桑柘好短蓑青笠老遺民

崇禎宮詞三首

銀燭燒殘禁漏長君王猶自理封章宮門夜報邊關急手擲軍書進御牀

窄袖盤龍小戰袍殿前親演內家操一時牌子先承旨御輦前頭盡帶刀

戰破潼關勢震驚九門齊擺羽林兵六宮盡道江南好無那君王不肯行

秋興四首

蒹葭葉冷夕陽微搖落江潭獨振衣嶺外啼猿何日歇天南征客幾人歸秋風玉樹今還昔明月蘆溝是已非一望黃塵連朔漠煙波應自傲漁磯

砧杵聲殘夜正中高樓縹緲望應同舊堤楊柳枝空舞禁苑芙蓉沼自通玉笛響飛千里月金微路斷五更風遙憐寂寞西園客此夜佳期恨未窮

車馬鄉關未忍看風塵暫喜報平安東堂飲射羣公盛北府旌旗故壘殘山影隔江青漸薄秋聲入夜響逾寒幾回獨立瞻南斗畫角哀笳興已闌

蹉跎三十嘆河清坐對高秋萬感生望雁最憐揚子渡觀濤遙憶廣陵城轆轤漫信聲難斷棋局從教恨不平濁酒素箏還自遣天涯何地不關情

和侯研德舊莊雜感

哀國愁看淚已彈脩脩林壑倦征翰孤村小築仍幽致舊壘初營似舊觀烽火暫停驚夢少江湖雖大隱居難東阿何有躬耕地且喜桑麻計自安

七錄齋見落花感弔張西銘先生

原缺第十一葉

繁華滿目斷清暉楊柳江頭已十圍春暖不停紅燭醉風高爭禁畫樓飛豐城劍去名空在華表人歸世已非惆悵一枝今古意荒苔斜磴恨依依

周子叔浙歸仝黃庭表王惟夏過集長橋時六月晦日酉刻立秋分得君字

長橋三月不逢君拂石仝看海上雲四序韶光驚半度一年流景恰平分蟲啼暗壁聲初勁葉下疎桐日乍曛遊子紅塵車馬倦今宵清漏枕邊聞

林衡者歸莆田不得再至妻中感賦

仙霞危削勢難通渺渺天涯路欲窮作客爲耽詞賦裏還家却在亂離中嚴灘夜月愁歸鴈吳市春陰泣斷鴻千里送君珍重別揭來依舊鬢雙蓬

送張無待歸四明

仗策縱橫事已虛田疇畜牧定何如五陵結客身輕亂四海無家友借居連夜話殘淮市月隔年攜得廣陵書故鄉今日烽煙後未許相逢說遂初

同顧伊人棨門感眺

山川不改舊吳宮眼見興亡十載中殘瓦斷垣迷古戍浮雲白日亂晴空垂虹遠接長橋浪去鴈遙驚寶塔風最是煙波無限恨鷗棲何況與君同

寒夜贈徐介石

如君高節並前賢守道論交志獨專亂後文章難對

年少辭家杖笠遊閒雲誰定去和留文公義學探來早慧遠經師辯不休別我入山方盛夏逢君解制恰中秋揭來相對談玄處疎竹依然石徑幽

次吾三市古桂下

古樹叢開歷衆芳高柯蔭覆數間長移來天上婆娑影占斷人間豔異香放蘂正須逢好月託根何意在孤鄉十年漫有看花興盡醉何妨更幾觴

小飲西園懷友

新桐細雨杏花殘四月西園尚好看小閣燕飛爭蹴壘深池魚戲不驚竿臨風尊酒還詞賦落日煙波倦羽翰爲憶故人多病後一春無信報加餐

友人遊青州歸漫成二律贈之

千里青齊道上行穆陵關接太公城馬經檀木障泥濕人去衡園寢殿傾（衡府在青州最爲壯麗一夕從殿中飛出是日衡藩死外北）京遊十風塵還倦客故人榮貴登諸生從君略說征途裏山海于今暫息兵

浪遊蹤跡別離輕水盡淮南又陸程白髮幾莖江上老秋風一夕塞邊驚雲門峻阪堪遊眺北海清尊好送行怪道詩成三百首應從稷下訪諸生

追懷友人齋中讀舊之作二首

往事如雲逝莫追向來多覺負心期回思秋雨空堂夜欲睡聯燈尚詠詩

高館沉沉玉漏低紗窗燈火坐來遲夜深移看庭間
月正照疎桐石上時

別觀察宮明府

千載孫陽不用媒咨嗟嘆息爲迍邅毎奇謝朓多驚
句輒許陳琳是興才海內風塵猶落拓天涯恩遇幾
徘徊望公目斷征鑣去何日平津閤再開

和程翼蒼先生花圃詩

束槿編籬爲圃新栽桃濯李及芳辰官多豐暇堪乘
興地喜寛閑易占春香暖好生氷署色花開恰對玉
堂人繽紛滿徑韶華日不羨玄都紫陌塵

觀棋詩六首

茫茫黑白幾尋思只信當枰下手時變勢妙來能脫
骨寒看又不是前棋

斜飛角活兩無成邊腹周圍盡死兵眼見殘棋收一
局忽逢國手又重生

局終一子忽爭先翻覆輸贏盡闇然奕譜向來都不
載除非去問橘中仙

一角偏安且讓居縱横何用費驅除棋逢盡殺終須
忌誤讀孫吳二子書

從教百萬勢横陳敵手元來遇未眞莫信向時棋品
劣草堂一賭屬何人

呼吸存亡半壁師局中㓨急有誰知胸籌本是英雄
智只恐空奩應子遲

己亥秋日感興五首

破浪乘風幾萬師長戈短猾臥多時京江好酒眞堪
醉鐵甕全城竟不支早見千帆歸絕島可憐一片豎
降旗山川滿目還依舊惆悵人生是亂離

勝勢看先指上游坐教揮淚說神州烽連夜月悲笳
潮滿打秋風恨石頭衰荻滿江聲寂寂寒鴉遶堞影
悠悠只今重望干戈地短笛横吹起舊愁

北固峯高鐵馬嘶江流戰鼓正凄凄崖山變局重聞
宋田氏孤軍尚建齊日落陣雲生海市夜深烽火遍
沙淡鬱飛龍闘渾閑非何處深山聽鳥啼

易水愁聽壯士歌天心已去可如何遙從城上占烏
鳥已見江心失鶴鵝幾處青山閒爵築無端白浪汎
嵯峨海門雲樹空垂翅三月烽煙恨已多

形勝金焦險莫當江流屹峙兩相望蒜山一鼓成遺
恨瓜步千年見戰場歌舞煙波迷舊路樓臺煨燼立
斜陽北來征鴈遙空過錯認江南是異鄉

後觀棋六首

失勢休嗟得勢歌當場變態幾爭多傍觀半局頭先
白莫怪深山易爛柯

奇兵突出一勝新翻覆勢看看又覺陳界道滿盤三
六從來肯讓有誰人

饒他決勝賭英雄刼盡還愁滿局空有眼殺時虛眼
活算來何必要重瞳
當先奪路但爭奇妙裏君家尚未知一子說來無立
處拋存幾着敗殘棋
全勢分明已不支南風半面只空吹局髓惹得侵分
急全活還愁未可知
擒虎探龍計未成紛紛四坐其談兵滿盤好子無人
下閑殺秋風過一枰

江夏黃輿堅庭表著

岱麓行

泰山之高高於天蓄洩風雨棲寒煙蒼靈萬古安可
極鴻濛一氣奔幽燕衆山如仰亦如俯攢簇迴環亘
齊魯百神竊靄相扶趨洞嘯幽奇難悉數未凌日觀
攀高峰玉女縹緲香蒙茸蘚痕剝蝕天地古摩崖客
眼看青松上有祠宮在山側雕甍碧瓦琉璃色崩岈
無人拄杖過丹梯翠巘參差出我思七十有二君現
羅玉簡空紛紜於今圖籙更誰在只有山頭起白雲
十丈穷碑覆青草陰霞寂寞迷昏曉朔鴈低飛年復

年鬢華已逐西風老君不見亂石槎枒馬足邊小如
卵子大如拳人生跋涉尚如此何況世路之險踰山
川哉

雨中集友人園亭

客至已秋爽雨餘兼晚凉水能遙寺碧日吐半林黃
野徑禽棲穩空齋果熟香主人原愛寂天爲灌花忙

七夕草內至吳門

別館荒苔散絲紋片帆西到喜逢君長爲蕩子思偏
切尚作他鄉望更慇話冷碧梧簾外月坐消清暑鏡
邊雲秋光此後同延賞寒雀何曾惜失群

九日登吳山

日日風煙好何須九日遊人將花插帽吾亦酒隨舟
野寺鐘將暮斜陽草更秋自逢佳節少登眺漫含愁

曉發鹿城與同學諸子

自問緣何事長從此地行雀低村稻熟葉落野天明
故館書頻到孤帆約屢更貧居日家闊回首倍含情

送龔芝麓先生 詔使東粤四首

百粤瞻風化皇華早命車海驚才子到天惜大臣疏
奉使任囂路平蠻陸賈書國威元倚重渡瀧莫躊躇
已聞鋒鏑盡輕幰出羊城箐密驚魁立谿深苦鵝鳴
馬頭寒未雪帆角曉難晴躑躅高京道皇恩重此生
掛旆嗟萬里歲暮益艱辛過嶺多遷客間關及早春

夢隨儋耳遠詩動博羅新瘴土須珍重乾坤繫一身
絕域尊元老於今始識公名高龍岫月聲滿荔洲風
棨戟登臨壯干戈諷諭通使星看不遠回首即江東

國學陳部公奉 詔至吳門賦贈

槐市風清守一官輶軒特遣出長安江南諷諭開師
範太學威儀壯國觀此日敕成丹詔重自天題後紫
泥乾故鄉父老爭環聽更作橋門講藝看

送余岷雲先生典試閩中二首

萬里輶軒下碧岑掛旆南浦接層陰天邊奉使名臣
事海外求賢 聖主心乘傳吏迎榕郭迴攀崖馬踏
荔雲深懸知歐冶收奇俊劍躍雷津自古今

上苑聲華動草萊邊裝南指 詔掄才文傳瓊海聞
風變士滿鐔洲望氣來江月夜圓初過鴈蕉煙秋老
漫登臺只今模楷同瞻眺天柱峰高萬仞開

過長椿寺與嘿和上人

趁晚尋蘭若規模敞帝州賜田因寺在遺果只僧收
豆色鮮廚供鐘聲起梵修雨餘分水急偕眺綠盈疇

集王敬哉學士齋中

瀟灑長安裏高齋似小山樹香吹幔細庭鶴啄花閒
箬酒雙鐺後芸籤萬卷間偶乘絲竹興知是論思還

七夕雨中過周立五先生夜話

竟日瞭涔斷相過一散襟凍雲隨晚密殘酒入愁深

風雨新秋話干戈隔歲心艱難寒雀渡爲詠白頭吟

擬古二十首

曜翠昇復匿星精駭奔流四時忽遷改我生安所留
岧嶢帝王宅九衢耀神州華轂東西馳覆轍相追求
安得凌風翮期與神仙遊食我青精飯好顏駐丹丘
金石延遐齡何以袪離憂
稜稜土圻裂層冰沍桑乾妖氛纏貫索殺氣增嚴寒
一夫駭齒劍七貴類萑菅身首委道路零落不能棺
客聚白馬寺號擗摧心肝欒布哭東市王成匿長安
斯風渺難聊躑躅起悲歎
雀爲羅者鐵鷹爲繳者烹君子戒嗜利恬澹以守貞

負夫闇禍始四海若所營青蠅逐羶臭鼎鑊甘如餳
焦爛及朋族寸心莫與明細念六合內詎不惔死生
死生界毫末厥初貴守誠
三山產珠樹嚴寒萎其精朝墜琅玕實夕落青瓊英
枝葉倏摧謝無根緊長生不如如藕草兎絲互牽縈
唯無而毋期浥露歎秋榮
有道先謹微哲人尚早識干戈起毫芒江河始涓滴
爰悼忠孝家貪饞誤驅迫濡忍不須臾橫語被誣蔑
反接出廣衢駢首受誅殛呼搶天地慘寧同夏侯色
岩岩閶闔高瞻望各垂泣
南山有佳鳥息影山之陰羽毛倍豐澤結巢倚高林

草木足娛樂叫嘯懷好音耽盼八極內天路何幽深
飛飛觸矰繳纆縛依刀砧廬作俎上肉悔爲籠間禽
身世豈有常苦樂長相尋勞勞擾中慨歎傷其心
溫序挺孤忠臧洪仗危節城摧隕厥軀路濺壯士血
弱幹俱飄零雨露存一葉詿誤干天章旋踵罹覆滅
錄舊鮮餘恩絕屬罕後烈忼慨懷九京攬袂足雨泣
孤孀入官家子首衣素練有子華夷尸奴婢沒郡縣
詔出薊城門上馬心怖顫不敢問還鄉悽然泣覆面
絲鬢寒颼颼道路弗忍盼下馬非舊廬饘粥數梗斷
有客前致辭訶遣不得便孀母自出堂衷腸似攢箭
手持雙板扉相望不相見搖首向故人兩淚落如霰

豺性豕其類殘狠邊惜儔恩義兩乖絕有急相戈矛
矧茲世險巇情好詎易投蜮矢亂白日鬼車轟神州
萌芽不及防禍患非所謀所以古哲人守拙完其修
兢凜懷三緘庶幾免怨訧
夕陽被西嶺浮雲恣翩翔矯矯雙飛翼歸鴻一何忙
言念親與故銜憂入圜牆泥首伏斧鑕踝跣負刑傷
明月不我照冷壁淒燈光相對皆異族塊然裂肝腸
顧此不能寐中宵起彷徨
少婦年十七未曾識路隅常服被紈素簪珥隨所須
忽覩別離苦薄命兼馳驅雙手攜煢煢流涕沾羅襦
夫壻不復見即與饑寒俱饑寒所不辭但願全孤兒

陽精易漸澌萬物互銷蝕白日頹高岡絳雲屢改色
奕葉金張家朱紫羨紛織遷秩如轉丸劍佩增煊赫
鼎食羅華軒坐客供笑謔良宵發清歌洞房鼓瑤瑟
大化有終窮斯娛安可極一朝狂飈來滅燭散歌席
紫燕時雙飛好春已寂寂
神龍奮長鬐危飈震天衢長河水蕩潏清濁理不殊
元化互傾鑠惜哉王侯徒失勢背筐筥拾薪走路隅
偷息糞土中餘生若輕蜉矧茲東市客怙才以賈軀
所羨綠鬢翁五嶽紛馳驅吸華駐流景飄然絕煩紆
塞沙戰荒漠觱篥聲何長明月耿霄漢參商不成行
征人告遠戍少婦荷戎裝絜敗衣破裂跛涉冰與霜

肌理漸痡瘃恐難及遼陽親朋遠追送慟哭摧人腸
[illegible][illegible]鴉慘黑孤鴈聲悽愴從此音斷絶死生各一方
瞿塘水洶湧上下象馬殊怪石爭嵯岈觸舟與人俱
三老獨奮臂挽棹衣沾濡百死冀一生中流仰天吁
倉猝[illegible][illegible]寧卒邊惜軀男兒重意氣風波安可虞
范式護遠喪劉翊保孤獨生平之交雖片言思剖腹
矧茲金石堅多難敢畏縮成敗匪預期始終詎委曲
[illegible][illegible]畧微嫌白日吐怨毒君子戒無形庸事飭耳目
陰陽互侵蝕戰鬪紛乾坤河漢限咫尺安能遡其源
[illegible][illegible]生變化渾沌思胎元彭殤視一致貴賤當奚論
高士戀土室達人懷漆園丹轂易摧折不如守柴轅

雜沓燕趙客聚散平原門自古歎如此何人念舊恩
吁嗟巖壑子裋褐衝寒風一旦齎油素出入長楸宮
朱絲絡駿馬臺隷盛所從意氣殊煥發劒佩皆雍容
芬華匪不願保身祈有終才盛恐招忌寵多防禍叢
緬念牛衣者感歎安可窮
霜雪凜窮歲厲風振枯條百物苦鬱結虎豹相叫嘷
志士纏坎懍揭[illegible]不能高行逐車馬塵日暮歸西壕
人非崑山玉何以堪憂熬期拾瑤芝隨沆瀣和爲膠
百年一俛仰大塊猶吾曹
殷喬恥郵書禰衡憤投刺嶮巇侯王居請謁罕壯士
天地殊廓然貧賤豈失志愼擗耽舊廬孟夏學耕耔

朔撲南窻棗暮摘牆東李短褐聊蔽寒濁醪供晩醉
澹然任天懷斯樂安可擬龍蛇貴蟄藏蠖屈在知止

送杜子曠

燕市蕭條裏何堪送遠行路愁雙別迥身羨一歸輕
岱嶽逢春雨滄江聽曉鶯漫言今浩落吾道重平生

送吳右舟

薊字多豪士誰應更絶羣盛時推李重吾黨惜劉蕡
短夢細樓月浮身白嶽雲悵聞江上曲徙倚各斜曛

臘八日寓巷有感

凝雪連朝暮孤窻憶往年書來飛鴈後夢隔老親前
供粥忙僧臘敲鐘冷客天生平重師友一爲涕重泉

戊戌正月十七日

上御中左門引見同試諸子 溫旨面諭恭紀

曙鐘聲動九門開紫殿眾恩映碧苔魚鑰乍鳴仙仗
起羽旗方轉御香來 龍顏日霽迴霜雪 天語春
溫徧草萊慚愧鯫生叨異數獻書終乏馬卿才

曉趨 南苑口占

瑞靄凝春苑聯鑣浥曉陰校儒開代事獻策小臣心
地闊雞聲杳沙融馬跡深據鞍聽漏轉知是入瑤林

送胡宛委先生南征二十二韻

帝命綏荒服平南佈度雄波瀘丞相事靖海伏波功
盛世皇圖遠樞臣廟算工雕題能驗海鑿齒善占風

渠帥新輸款疆隅願竭忠一州分帶礪九命錫盧彤
玉案推功鉅金泥降救崇撫綏連萬國安揷仗三公
帶箸長楸埒頒璜五柞宮弓刀鳴雨雪旌旆轉蜺虹
河朔飛騰裏滇江指顧中羽書傳曲靖爟火射烏蒙
威聾山魈遁聲馳瘴霧空焚書安反側賜粟煦疲癃
蠻發驩州外旗開象郡東九眞依袵席百越就繇籠
獠洞燒原黑蠻陬獻略紅干戈開混塞聲物起龐鴻
莫道天維迥今看地軸通麓江波浩瀁林邑草蒙叢
版籍崇朝定車書萬里同聖朝資燮理知是暫臨戎

吳六益索贈趙姬詩戲答

盡日凝眸竚綠苔愁腸好似轆轤迴絳紗隔眼千重

障紅蠟燒心一寸灰雲去有香尋楚峽水枯無札寄
蓬萊僧寮半載癡情斷但笑休文帶瘦來

集衆芳亭

勒馬看雲態招提徑忽斜話閒循曲水歌急繞遊車
暮雨停官酒香風亂野花振衣重眺望城闕起寒鴉

同石仲生先生吳園次諸子遊十八盤

鬱盤山色裏旅話對斜曛磴曲皆平路松多每亂雲
逢人連雨到埽葉隔林聞精舍僧寥落庭前散鳥羣

永安寺

夏崖千仞共躋攀古剎荒雲冷客顏紺殿壯觀紅樹
裏白衣妙相碧霞間曾開翠輦多停蹕今見松寮獨
掩關堪羨此中忘去住四時花發滿深山

雨憩來青軒

淙淙泉響隔巖阿繚繞寒雲盡日過絕磴樹稀人跡
少高臺鐘寂鳥聲多宸書舊額堆塵土輦道殘香長
薜蘿極目萬山連塞遠怪看風雨入渾河

碧雲寺

嶔崟石徑隱祇林雙磴門開萬木陰怪嶺揷空羣雀
下靈湫倒掛老龍吟金樓氣象侔宮闕紺髮威儀壯
古今剩有舊朝功德在寺僧閒說淚沾襟

過碧雲別墅

峭壁摩空映碧沙半晴蘭若鎖陰霞檐前曲澗冷冷

響檻外孤鴻渺渺斜梵閣勢高森寶樹穹碑字古濕
天花山中老衲渾無事洗鉢龍湫憶翠華

臥佛菴

娑羅樹掩石臺荒香火彫零供法王長偃化身生靜
觀暫凝慧眼發慈光剎那夢短超千刦大界緣空寂
一場遊子過時私歎息此生無着爲誰忙

玉山道中偶感

疊嶂巑岏鳥道迴天邊極目客銜哀金棺骨盡生陰
火玉椀香消冷刦灰抔土不知何代塚仆碑誰認故
王臺年年碧瓦拋牆下只有巖花次第開

偶成與同學諸子二首

鉅艦振溟渤噴沫翻危瀾天地俱震蕩鱗甲欣偶完
所苦落泥淖往還路艱難仰睇神龍飛奮髯靑雲端
風雨資變化始覺滄海寬濶沟良易涸細流非所安
願言理故劍赫蕩改常觀
徂暑驅犢一躍蹴走沙磧涼飈忽西鳴蕭瑟衰草碧
歲月如飄流志士增痛惜紆組日已煩披裘日已適
勞逸任四時黽勉再行役河梁起白雲江海耿遙夕
千里同此情盼睞不盈尺

衝風渡江作

濼洌江聲走碧空亂沙飛捲夕陽紅雲扶塔勢撐天
外浪疊山光射海中囂宦夢懸鄉思近皎人淚灑客

懷同歸途更識風波險惆悵浮生類轉蓬

野訪

村綠當門口城南第幾家晚潮魚斷汲晴店酒旗叉
寄話隨流水凝眸斷落花不堪回首處憔悴隔年華

戊戌除夕

椒盤寂寞稱家貧撥火圍爐話苦辛閱險路難頻髮
改感恩人盼淚痕新長拚潦倒愁餘酒符喜團圞痛
後身辜負半生仍落落愧將好語慰衰親

己亥元旦

蕭條雙鬢倚江天厭見荒村又一年齒長病肯摧節
換累多愁每追春前濟寒微雨垂簾早狂醉終劃哉

帽偏開篋去時哀逝賦墨光如拭淚潸然

寄庶常殷子

殷子廊廟器深沉蘊一切澄懷涇渭清靜眼蒼素別
紛綸窮五經芳潤漱牙舌聯翩天門俯瞰遺蠓蠛
剝余零落中躑躅遠遠別憶昔長安道驅策共霜雪
悵嘆報恩難懷舊形影滅我嗟華髮毋長繫聞便咽
淚落成寒冰語語腸寸裂慷慨向保宮調護稍竭蹶
君痛魂啾啾暗躑躅髑髏血發願禮華嚴稽首垂涕泣
存歿雖異視肺腑共披瀝嗟余滯泥途方寸長慘慽
錢塘一琴存鏃落鵰羽折獨君乘青雲特達藐閶闔
翰墨生光華出入吐虹蜺層霄易飛揚苦海難振挈
還念遠戍人黽勉繼往哲

送江南諸子北上

二月陰霾雲慘黑只有梅花江口白花落寒江向海
流北騎南船往來急我嗟故人算瓢空緘縢躡蹻走
燕中亂括黃塵起昏霧客途日日愁春風春風寂寞
過齊魯荒涼旅店增勞苦驢背崎嶇道路難人生若
幾那堪數長安天半朱門開曉旭曚曨照露臺此日
上林重獻賦凌雲綵筆驚奇才去年殘臘多霜雪今
年三月花爭發紅紫街頭爛熳看御河長柳人堪折
君莫謂關河九曲增徘徊爲君浩歌銜酒杯丈夫四
方固所願區區車馬胡憚哉

集先曾祖春陽堂中感賦

夕陽尊酒酹荒丘投轄村廬感舊遊庭偃孤松留世澤（庭前手植孤松至今尚存）棟懸遺額見貽謀縹緗冷落風華改絲竹懸歟笑語稠父老聚觀增嘆息百年仍愧紹箕裘

濟南舟次聞警作

揚舲濟水津夕陽艤西岸曉夢驚旅魂江海告多難颶風吹狂波烽燧悉零亂瓜步無完陴鐵城苦糜爛吳楚交喧豗士庶各星竄從此勢紛拏長流雙鯉判孤棹日北征回首腸寸斷高堂屢顛連妻子失樵爨饔飧不遑謀況復罹渙散隻身滯天涯恨無南飛翰

凌晨睇郊原蒼茫只悲嘆

己亥八月登第與諸同年

崎嶇關路厭雕蟲猶喜層霄徑路通上苑杏花更桂子曲江春酒遇秋風承恩瑣殿懷方切獻賦彤墀語未工雙鬢自嗟將老大訏謨當代仗諸公

八月廿八日黎明候

上引見同榜進士三百七十七人於　乾清門恭賦

朦朧樹色繞銀河仙掌霞明射馺娑禁鑰漸開看列仗講筵纔輟聽鳴珂身隨玉筍　龍顏霽音徹銅鞮帝語和咫尺幸瞻　天日近草茅均喜被恩波

九月廿一日

賜宴禮部廿二日

賜折鈔銀兩恭紀

桂蕊扶蘇發建章春官列讌喜秋光天廚綵簇珠盤豔御苑花籠玉斝香次陛金錢頒大府聯鑣裘馬騁長楊曲江酒罷恩稠疊俱荷榮華出上方

九月廿四日

上御　太和殿同榜進士叩

恩畢　命坐賜茶恭紀

秋風紫闥玉蕭森多士趨鏘午殿陰香擁螭頭天仗立扇開雉尾　御袍臨拱雲管籥般閶闔爍日旌旗壯羽林列坐絳墀鵷鷺整再霑仙露　主恩深

九月廿五日釋褐　文廟書懷

柏陰森鬱偃戍行寂歷秋階曉氣凉堂樹蕭清瞻聳特廊廡纚屬歎煇煌停驂又到論經地釋屩重登習禮場回首風塵思往事五年鄉蜀愧行藏（堅以甲午拔貢入國雍又丁酉北闈中式再謁文廟故云）

同鄉蔣愼齋諸公同里宋右之諸公連日讌集感賦

京畿吹廣幕逼衢蔭槐黃凌晨結華駟薄暮登高堂堂高棟天半虹蜺綴重梁縱橫布綺席羅幃互飄颺列奏絲與竹曼歌清且長蘭殽佐桂酒芬芳溢圓方賓主燕之錯獻酬不次行促坐道襞背兵戈滿故鄉

故鄉幸平安遺黎歸井疆醻酥再傾酌斯情樂未央
月皎漫言別松陰落淸著

已亥初冬京邸述懷一百韻

遠役驚鋒鏑蕭疎萬里天功名增[illegible]累車馬結塵緣
掛笏江干久懸輪海嶠偏俄聞師[illegible]捷重見詔求
賢拮据裝猶澀蹉跎約屢愆蒼黃居士屩寂寞孝廉
船縋衙烽將熾龍沙檄早傳鯨鯢離海慣燕雀處堂
[illegible]不慮遭兵日徒傷去毋前斷裾親墜淚負笈子隨
[illegible]蹁攀疎柳唏噓聽暮蟬軟絲紅晶晶芳艸綠芊
[illegible]鼓棹滄江裏揚舲淸濟邊風塵殊一攘戎馬亦喧
[illegible]悒渡濤衝岸前驅日曠田晚凉披袷曉夢訴離

絃平子愁難遣相如病未痊羽書俄岌岌爟火更燀
燀餲突風噓淚蛇奔霧塞川藩籬爭破裂堂奧漸屯
邅渠率投戈早關津置候先移營停夜戰減竈息朝
然七澤烽煙接三湘鼓角連雲梯衝堡角木柵置山
巔猿鶴方成陣貔貅幾控弦雀栫圍已困鵠皮信難
旋榜客爭傳說游懷總負癲覆巢誰抱卵失水自離
筌幽閑憐荊布高堂念粥饘弟傷行後語兒憶別時
牽涕淚千行落肝腸幾寸煎離家王粲詠赴洛陸機
篇竟夕推窻立終朝伏枕眠冏宜占莫驗詹尹卜無
權籌畫資僮僕維持仗佛仙空投定遠筆孰羨祖生
鞭拭眼聊承詔含啼强握鉛瞻雲愁黯黯聽馮恨綿

綿忽報江洲捷仍看凱卒還鋪揚將憤切覵縷士騰
騫拔幟先摧勁焚舟更搗堅旗靡攻自潰壘戴走彌
顚噎水尸橫浦衝街血蹟壥欃槍歸似鳥牙纛埽如
煙海燧祟朝息軍書累日宣喜餘愁轉劇信續話相
沿駭弩膠方敗焦琴響欲捐枯魚憖入網蟄燕怯飛
淵[illegible]荷雲霄賞重將犇荔搴碔砆淆璞玉蕭艾混蘭
荃虛後慚叨竊王前覺蔓莚菁莪香蔚鬱鴛鷺彩聯
翩黼黻臨軒召樞衡夾陛延 龍顏瞻表近 天語
問名專踴躍趨長埒傴僂過廣旃曲江人滿坐鴈塔
句成編錦背堪銷半紅綾幾擲全數蒙環對寵偕上
謝恩箋象幹隊階序珠瑠飾棟栟虹旄光灼爍龍旆

勢蛇蜒簫管殷三殿蘭錡壯兩甄御香籠拜舞仙仗
肅班聯賜茗均消渴趨朝兩致虔圜橋忻解褐頻廟
凜持籩故業勞雙屐浮生阻八磚已知拋案蠹寧羨
識堂饘懊恨纔休矣離愁又颭焉趨曹看獻鞠入部
惘料纏觀州 政部紫霧迷朱轂黃塵撲皂韉判花仍侘傺
聽樂總翩翾坐冷鰕頭落囊空鵲眼錢襯褷留敗絮
落葉擁寒竈霜裹羊裘敝沙粘華扇穿葛巾蒙短髮
金鏡瘦雙顴有話尋緇衲無心涸翠鈿嵇康徒好鍛
蘇晉漫逃禪技不分工拙容誰定醜妍腐毫休荅戲
焚硯罷攤玄已嘆年華逝還驚歲序遷危颸衝廣閭
凉露波荒阡御柳哀如帚宮槐禿似拳平沙啾暮雀

廢院起寒鷃蘆酒詎添喉魚羹幾助鮮凄京遊子困
偪仄故人憐賓館平津啓（寓石少宰先生齋中）車茵刺史塡（時當大選）南州懸榻日祕監解貂年（宋太史諸先生每以綈袍見贈）旅話消
茗椀沉痾置藥研撥爐香細細搴幔月娟娟數夢橫
烟樹頻思惠嶺泉飛鴿鄉信斷寄鯉客情懸破涕無
三四愁腸行萬千喜探彭澤徑思結鹿門椽旅橐空
雙笈歸心老一壓山梁恣飲啄江海任漁畋翫月登
高榭看花列綺筵論心方樂事學道是眞詮窓對梅
花冷盤供橘柚圓漫嗟千古渺休訝四時遄彈指三
遊薊驚心又別燕迴思萃感集搦管更茫然

哭孫扶桑

摧殘風雨覆巢驚獨荷皇恩切此情投海未成身又
死賜官無補恨還生命隨燕市魚腸慘魂斷遼陽鶴
淚清從此禁垣人不到宮袍空掛舊衣桁

涿州旅店見維揚静婉壁上題詩次韻

輕憶衡寒入薊城夢迴當日掌中情銀釭半吐心燒
盡錦字雙緘淚織成桃葉命還嗟薄倖竹枝詞已賺
芳名茂陵餘恨看如昨長使風流動馬卿

途中別山左丘龍標諸同年

縛袴鳴鞘壯此行夕陽車馬共催程悔將僮僕衝霄
雪猶喜風塵識弟兄破壁盤飧連夜話殘燈襆被與
鄉情仰今兩地頻回首岱嶽寒雲千里橫

齊河晩眺書懐

最喜風塵裏河流泯泯清亂沙分野渡衰木迥荒城
水闊鳧聲冷途空馬隊明路中頻作別辛苦厭浮生

德州集同年[illegible][illegible]民齋中

寂寞氷塘路迎寒夜欸扉酒清貪坐好燈冷惜光微
欲別情難遠深言願豈違戍城纔閉月馬識暗途歸

夢雲間陸子

數問遼陽信聞多肘後書夢來驚貌苦魂斷痛音疎
倏忽生離合朦朧失起居未歸東海鶴知復近何如

行傲來山下偶成

不盡崎嶇道驢羣數往還齊容開獨樹寒色犯千山

古廟炊煙冷頽岡凍雀閒急灘氷未合空聽水潺湲

謁岱廟

紫霄天半出芙蓉五色嵯峨表岱宗泰殿九重藏日
月穹碑十丈偃虬龍金神繪畫蒼煙落玉女窻扉碧
蘚封只有禁門兩漢柏至今霜老萬山鐘

長清道中遇徐玄文銓部還朝却寄

霜雪巉岏繞翠微客裝腰裹赴斜暉經年旅鴈南飛
急殘臘鄉雲北去稀趲道驟逢閒話斷趨朝重見盛
名歸巨源政暇多新詠好寄瑤緘到鵲磯

立春日途行雜感

氷霜凜冽路間關曉氣橫空見斷山古戍荒京驚木

落中原饑饉識民艱風塵最是遮南望湖海應多盼
北還惆悵歲華容易改又將春送馬蹄間

過棠陰

蹀躞山路盡棠陰入荒蕪觸眼徧疮痍蹲坐城西隅
雙淚落胸臆爲余道艱虞孟夏方刈穫狂飈吼天衢
挾勢河奔淮一夕沈萬區薺麥連蕩滌人畜相飄徂
秋稅忽已迫莫敢道有無枯骨忍敲扑榆屑充朝餔
轉徙入齊境攜婦擔其孤饑餓踣霜雪死亡塡路途
所存惟隻身諒亦當須臾聞此懷痛切一方羅瘼痡
天子命循吏撫綏艮急圖黽勉愛百姓庶幾保殘
軀

沂州客店遇同鄉友人

江郭蕭條尚苦兵訝君北走得班荊地懸淮海艱消
息人歷氷霜倍老成同話寂寥皆逆旅兩經離亂即
餘生故園風物無堪問但說梅花已繫情

途次偶成

趣裝逢歲暮千里路崚嶒塵色衝疲馬河聲走斷氷
草枯延雉燒風急下饑鷹欲盡東南目高岡更一登

己亥除夕至淮上宿同年徐魯榮齋中

逗碣相逢未辦塵辟蘿雙徑喜投輪坐燒柏子聊辭
歲獨吐椒花倍憶親飛爆散光連北郭擬金疊響遍
西鄰鬢華此夕增蕭颯怕見明朝又一春

庚子元旦別同年劉禹度蓀抵實應同年李
素臣出城邀飲

感君慺慺勸椒觴無計淹留別里閭判袂不堪千里
外驅車況是一年初途吹凍雪人投店話隔淸淮晚
寄書珍重客城邀共醉肯教令節遽蕭疎

揚州別同年邠毅宮先歸途遇鄒年伯北往
感賦

暫別江干路臨波各愴神宦遲猶苦客親在莫嫌貧
覼縷經年話蕭條一棹身見君歡聚早雙淚自沾巾

晚霽渡揚子

寒沙迤邐抱危城歛盡霞光雪後晴孤塔聳空雲勢

斷亂山遮海浪聲平扁舟橫過驚纔定故壘粗完喜
漸生不是去年經戰鬬渡江爭得倍關情

輓家攡六二首

兩朝蹤跡半天涯寂向溪園老鬢華萬里宦成堪報
主十年兵擾漫移家貧疎藥裹還酬晝病倚香龕尚
供花爲數舊遊增歎息紙窓風冷薜蘿斜

棲遲蓮蕊妙香身攡六所居日蓮蕊棧鶴立蕭閑憶幾春白社
放齋常禮佛青門懷舊數留賓新拈吟咏消塵諦預
製銘旌見淨因一自驂鸞西去後虎溪長嘯更何人

夜瞻與福塔

塔陰驚數見突兀倒庭中角絣寒棲鴿鈴孤夜領風

光搖香界定勢展法輪雄歷刼元無壞諸天護碧空

端午集尚湖舟中

畫鷁爭斜度山城盡日喧靚妝紛照水曼曲緩移樽相晩遊情嬾旌廻俗戲存淺風當醉好湖草綠陰翻

哭伯父蘊之四首

三刖名場數已奇一氊無恙老棲遲挑燈數侍繙經夜下帳親聞講易時（余從伯父受書三載）商略半生心似鏡亂離十載鬢如絲只今痛哭西窗後簡點遺書更淚垂

覆巢風雨嘆飄搖中歲驚心閱兩朝冷落鶺鴒還鎩羽離披蘭蕙更摧苗（先大人暨先兄相繼天殁）烽煙數起蒼顔改野火重吹白髮消腸斷舊遊橫閣外暮蟬空噪綠楊

橋

淩淩氷蘗重平生旅牒頻煩刺史迎閒坐但抄懲勸事（手抄六論條約）曉眠長徹誦持聲（每早誦彌陀大悲咒）藍盟供薄酬初志鉛槧緣空謝後名珍重去時留半偈願修六度斷無明

荒原宿櫬繡莓苔付囑經年意苦哀淨業半修清露灑泮生垂盡碧蓮開曾無蠟屐登山約那得籃輿載酒來慚愧阮咸憔悴甚幾時抔土慰泉臺

與孫對薇

鶴髮翛然老玉京餐霞海外舊知名丹爐煉氣三關徹芝髓塡元五炁淸竅裏陰陽觀上法玄中水火悟

長生但能却病過駒隙塵世寧須大藥成

晩村有懷

商岡灌木倚層陰不盡當年浩落心薙篳蔓稀鳩鴉侶素書音闃蟪蛄吟槿花繞屋迎風早藥蔓緣溪宿雨深望斷夕陽人萬里蕭騷何日共聞砧

東郊芍藥歌

太原王　撰異公著

東郊景色多瀟灑中有艸堂名藻野堂前披錦光陸離芍藥初開當首夏首夏鶯歸花事殘獨留麗艸映朱欄紛紛紅紫呈姿態素萼還如覆玉盤異種緣來不易得風流往事誰重憶灌畦白髮老蒼頭爲道當年先相國相國閒居愛看花田園學種邵平瓜覓得奇葩親課植一枝濃豔遞相誇春醉牡丹秋蘀菊藻采幽芳徧金谷露挹風翻芰尾香揚州花譜名堪續傳說當時爛熳開白雲冉冉花神來坐客停杯歎奇絕朧朧月色隱樓臺樓臺寂寞時難再歲月蹉跎增感慨魏紫姚黃不復存金英翠葉今安在只有將離種尚留年年綽約動人愁廣陵華市知何處百寶妝成此地收憶自庚申拓花圃十載經營意良苦邃閣崇臺位置新長松野栝參差古偃息依稀二十年滄桑郊垧徧烽煙東岡池館儻無恙門外荒涼負郭田兵戈自入江南路多少名園竄狐兔調馬呼鷹澗壑中憂胡挽臂廻廊坐浴鷗陂畔水漫漫明月青山夢裏看曲榭雕闌半傾圮紛披樹木偃層巒自昔高堂最宏敞晴川一帶平如掌綠野芳名冠午橋玉山朝氣開秋爽改築閒房置幔亭蕭蕭竹影傍疎櫺湘簾

[illegible]燕和風暖石磴分茶卯酒醒妍華瞬息重回首尚[illegible]啼鶯藏翠栁花開彷彿舊時春芳豔依然連數畝窈窕餘容得幾時雲霞轉眼散柔枝舊年花謝春初去今歲花開夏日遲不願明年春更好但愁今日花將老對酒開襟發浩歌高朋滿座同傾倒腸斷薰風四月天每逢花發一留連百年世事如飛電莫惜金尊共醉眠

金陵感懷

龍關雨色片帆收白下重來巳倦遊山水昔年乘王氣星文此日應旄頭西陵風急江雲晚北固湖迴海樹秋千古相傳佳麗地六朝興廢使人愁

長夏西田感興十首用陶九成村居詩韻

村墟聊戢影非是愛深藏驅暑揮蕉扇追涼結葦航水當窮處碧林向晚來蒼獨醒誠難事何妨入醉鄉

湖水朝來發溪田一望平藤蘿依石蔓瓜瓞傍溝生鶺鴒原同志滄桑獨異情夢餘無限恨雞唱下殘更

誰能消萬慮攜手入空林筆底春山遠樽前夜雨深漫評彭澤賦閒和輞川吟莫信忘情易傷心聽盡簪

亂離今日甚樂事老農多野雀馴穿牖流螢巧映波閉門山客到埽榻野僧過松柏眞吾友相期莫改柯

莫道田家苦應知野趣長放煙熏犢子抑草飼魚秧栽種藏匏匭農書貼壁牀浩歌歸去晚身在白雲鄉

[illegible]迺漁父隊棹艇氾清江樹樹呼風烏家家吹月龍
[illegible]痕搖素壁山影畫晴窓我是巢鴻侶當年舊姓龎
迺晴催佃作和雨看牛耕無術謀皆隱何心賦獨清
夢中驚變革度外罷紛更徙倚林塘暮西田足此生
綠穀藏田鼠黃花鬪蜜蜂橋危谿澗急碑斷石苔濃（道左有碑刓時苻二字）草榻堆殘卷柴門倚瘦笻可憐嵇叔夜
淚說一生慵
避人依水國懷古詠山岑露濕花間徑風來澗上亭
捕蛇應有說相鶴可無經慚愧憂天折殷勤祝地靈
草木無欣戚森森各向榮理鉏五畝熟把釣一潭清
自是甘爲圃非關學輟耕南村如可繼敢不望昇平

秋日山遊述感二首

雙屐登臨感舊遊山川鎭日獨淹留停橈樹底雲歸
浦横笛峰頭月滿樓一路風煙迷鐵騎半湖燈火宿
漁舟迴思六代繁華盡腸斷天涯萬里秋
高原葉落客心孤萬戶蕭條接兩湖歲序倏更新社
臘山川猶是舊輿圖南鴻泣月芙蓉冷北馬嘶風苜
蓿枯香木坨邊垂釣穩好將消息問狂奴

哭外舅鹿城顧大宗伯四首（丙戌死難溫州江心寺）

入闕衣冠擁殿墀偏安猶見漢威儀驅車海嶠看傳
檄拜表江關勸出師萬里弓刀空報主一船棺槨僅
從兒靈旗夜雨歸何處指點文山異代祠（江心寺側有文丞相祠）
[illegible]風屛栗萬山秋渺渺江颿獨遠遊喪亂隔年鴻雁
[illegible]叔難絕域杜鵑愁霜埋馬革功名盡浪捲鴟夷事
[illegible]休尋到海門蘆荻處夜來幽夢繞羅浮
毘車僕被逐征塵墨絰從戎竟殞身筆舌豈能除債
帥爪牙先已殺孤臣六朝正氣歸天上半夜英風動
海濱從此江心千古恨西臺一慟屬何人
梯航海道幾踟躕極目家鄉旅恨餘古寺隕星驚櫪
馬空江落月失神魚青燐異國迷荒土丹旐經秋返
舊閭哭罷忠魂已腸斷忍將雙淚讀遺書

山行竹枝詞十首

相傳九里十三橋水淺舟遲去路遙行近塘灣剛月

上舟人打火暫停橈
誰信靈巖歌舞場夫差舊蹟總荒唐山頭清磬聲初
歇門外丹楓正夕陽
孤村漁火照柴門寂寞南湖廢宅存只有虎山橋上
景年年到此一銷魂
山樓曉起雨初晴遶屋淙淙澗水聲喜得湖平波浪
息小船雙櫓出銅坑
黃犢西去綠陰濃信步登臨老衲逢高閣倚欄無別
語亂山殘月一聲鐘
道傍石碣臥莓苔悵望秋風異代思重過西州休洒
淚得閒亭上好題詩

鄧尉叢林江左希重重松竹護禪扉米堆山對柴莊
幾怪道僧多不患饑

銅井峰頭榭葉黃小菴一帶石為牆山中霜信今年
早叶破秋雲鴈幾行

晚殘千點過前溪溪口人家樹影迷橙橘秋深隨地
好買山何必洞庭西

攜酒登山送落暉天邊鳥入暮煙微文康墓側潭西
路猶記當年踏雪歸

田園春興

四野耕鋤曉色中杖藜田父祝年豐蘆簾不隔梨花
雨土屋仍遮楊柳風報霽鵓鴣聲遠近留春蛺蜨影

西東故園芳樹多摧折且傍孤村埽落紅

汎西湖遶孤山至蘇堤

春風閒汎木蘭船絲管遙聞客似仙湖氣空濛朝作
雨巒光黯淡晚生煙魚龍欲向樽前出樓閣疑從鏡
裏懸秪為紛擾遭刼後錦塘春色倍堪憐

遊飛來峰入靈隱寺謁具公

雲根石竇藍玲瓏轉出清陰杳靄中天半紅霞林杪
散山腰碧水寺傍通王侯應讓空門貴宮闕何如梵
宇崇海內法幢茲獨盛諸方誰不仰宗風

過十八澗

溪山深處路難分奇石嶙峋護蘚紋古木影將巖翠

動野花香帶澗聲聞樵歌嶺上驚棲鳥僧磬天邊入
亂雲到此頓忘塵世想悔留蹤跡在人羣

遊紫雲洞

曲磴逶迤覆碧苔半空石室勝蓬萊雕鏤豈藉人工
巧變幻曾經鬼斧開峭壁泉流荒蔓草危巖雲鎖淨
塵埃冷冷滴露珠常滿應有幽人點易來

登石屋至煙霞洞

振衣扶杖躡丹梯絕壑攀緣路不迷洞下懸崖無客
過雲端虛室有僧棲松林虎跡開新逕石竇鴉巢沒
舊題漸覺蒼茫人境遠夕陽回首萬峰低

江上望富陽諸山

萬頃江流遶岫圍晚來風靜浪痕微波心賈舶鳴榔
去浦口漁船晒網歸水勢直兼殘日湧山形爭逐斷
霞飛潮生相戒登高望常恐驚濤濺客衣

宿雲棲禪房與石公和尚夜話

徧尋幽勝到精藍遙聽江聲在寺南萬樹濃陰疑帶
雨千山積翠忽成嵐蓮花貝葉探三藏竹榻茶煙借
一龕不遇支公真法嗣誰將名理佐清談

遊堅菴在淨慈寺西

湖南煙樹接微茫曲徑疎籬古刹傍石穴短橋流水
引竹林精舍片雲藏坡陀影裏無多地雞犬聲中別
一鄉佳勝會須人領略此間端不羨滄浪

湖上詠新柳四首

到處垂楊舞細腰傷心此地轉蕭條還隨湖水縈千嶂好共桃華護六橋舟破曉煙僧寺近鞭迎落日客亭遙淒凉鄂國墳前路依舊絲絲恨未銷

高低陌上映香車淡靄輕寒繡幕遮綠過小橋山作合青回古廟日初斜自經兵火傷飄絮猶趁笙歌送落花曾是玳梁棲燕處柔條却似傍盧家

搖曳湖光嫩色明依依只解綰離情金堤月照啼烏影錦帶煙籠細雨聲斜壓青帘臨野店亂翻朱戶遶江城王孫莫謾輕相折曾與柴桑有舊盟

白公堤畔綠堪攀長袖飄揚妬小蠻弄日扶疎垂綺

閣迎風婀娜拂晴山鶯梭織就金千縷笳管吹殘月一彎最是斷腸春欲去漫天飛雪送舟還

閒居

鴉鵲競巢居寒齋自寂如竹聲因雨靜花氣入簾虛甕有將殘酒家多未讀書掩關忘世事何必問樵漁

贈王紫崖

君家英略舊驃姚杖策戎旃早度遼橫槊嶺南春未半鳴鞭代北雪初消河山盡入將軍畫煙月全收侍史簫自昔穿楊餘技在醉乘落日看飛鵰

仲兄端士歲暮北行送別

前路茫茫未可憑驅車何處踏層冰潛魚出水非貪餌冥鴈銜蘆只避矰馬上逢春疑故國天涯得伴即良朋會看兄弟屠蘇醉却勝離愁到廣陵（兄擬揚州度歲）

除夕有感兼懷仲兄

春信催人歲乍周萬家依舊暖煙浮半生憂患今年甚一載風波此夕收筆紀義熙彭澤淚話追天寶杜陵愁（是夕縱談先朝遺事）遙憐旅夜寒燈伴望斷關河雪滿頭

支硎訪舊

溪水聽潺湲人行煙靄間小橋通竹磵曲徑到柴關客臥雲千樹僧炊雨半山道林棲隱處遺蹟尚堪攀

山遊

為愛山光好籃輿過遠峰水添新樹綠花借暮霞紅

梵唱千聲合鐘鳴一氣通樵翁知我意扶杖夜相從

送嬾雲道人南還

千山落木動秋裝一衲衝寒仗法王御剩夢還依日月不臨鬢髮待風霜金城戰氣消蓮漏玉案禪心寄葦航竹杖藤鞵歸萬里問誰識得舊睢陽

初秋臥病先塋丙舍八首

鬱鬱松杉夜氣蒼墓門獨拜黯神傷星芒自照菰蒲影雨水初添豆蔻香百里辭親家訊遠三更呼僕旅愁長壺冰斛火渾無濟抱朴空傳肘後方

夾道清陰老屋遮閒房蕭瑟轉思家以身試藥偏良苦見客傾尊興亦賒孤枕晨雞催夢寐殘燈宵鼠聽

吁嗟秋來風雨無消息何事天邊叫鬼車
雨裏流光不易過板扉深掩暗嗟吒金風有意飄殘柳玉露無聲潤早禾祖德千秋憑石馬君恩一旦付銅駝可憐酒力消磨盡贏得塡胸磊磈多
西望煙巒曉霧封石橋門鏁萬株松船移隔岸迴雙槳僧住鄰菴拄一笻野市縱橫驚虎豹滄江寂寞冷魚龍京宵何處秋聲急疑是寒山夜半鐘荃近楓橋
忽動吟懷句未成牀頭淹雨客魂驚世情爭似蟾蜍網旅怨非關絡緯鳴江左才華看燭歛長安功業問棋枰傷心廿載餘蓬鬢潦倒儒冠誤半生
散步深林落葉稀乍經風信怯單衣藥雖苦口難祛病水僅沾唇已療饑檻外遊魚迎驟雨門前歸鳥趁斜暉吾生未具封侯骨莫笑疎慵與世違

離情渺渺獨愁眠一卷南華枕上編松菊慙非陶令宅桑麻幸有杜陵田輕幃細雨初凉候古木寒蟬欲暮天遙憶家園秋色早淡黃濃綠晚窻前
去年憔悴怯新秋懶向長干問舊遊旅店月沉千里夢歸帆風捲一江愁聞雞慷慨情難禁逐鹿倉皇志未酬此日追思餘涕淚況聽初鴈過南樓

東湖釣隱

秋風老我向煙波把酒登臺奐奈何宿鷺淺沙流澗緩亂鴉深樹夕陽多飄蓬湖海憐雙鬢潦倒乾坤付一蓑七十二湾明月夜停竿醉唱打魚歌

西田信宿次楊曰補韻二首

寒塘衰柳尚毿毿薄暮樵歌野市南荻浦鴈聲來海國柴門人影傍江潭秋殘葉落霜千樹夢覺燈消月一龕惆悵剡溪歸棹急僅酉清響在茆菴
澗平田沒見牛宮水曲舟輕路不窮東野名成詩句裏南村身老畫圖中開籠却羨孤山鶴舉火頻驚夕渚鴻那得年年寒菊影一尊長對浣花翁

鹿城宿旦菴園居

昔時歌嘯地蕭瑟已多年鶴守空庭月鴉分遠樹煙愁腸消醉後病骨老霜前北望山長在臨風一黯然

丁酉初夏雨夜偶成一百四十韻

昔作自懺詩時當丙戌歲荏苒十餘春忽忽如夢寐淪落只依然忳鬱且百倍引分聊自安未敢懷怨忌人事烏足憑天心或可恃國家數十傳變革始一遇吾身親見之迴思膽欲碎四海徧烽煙萬里聞笳吹此際圖完全綢繆良不易識者究其源彼蒼豈憒憒江南宰相家屈指盡衰替近者漸凌夷遠者幾覆墜我家垂百年僅爲貧所累陵谷雖變遷不改舊門第艮謀世澤長忠孝傳家緒文肅昔當國名在日月際盛德被桑梓迄今頌仁惠大父曠世才至行克淳備相業資匡勷廟謨賴調劑家君席休隆生平尚名義

諒由本性成未嘗擇便利後裔得繁昌誰曰非所致
巨室譬喬木枝葉從根蒂根蒂苟不堅枝葉自顛頹
所以子若孫恪守愼勿貳豈必望降祥亦足培元氣
訖意世澆漓風俗趨狡獪士類競紛逐華胄逞驕恣
營營似青蠅爭集唯臭穢蘭譜重黃金僾口談氣誼
尺地起傾軋片言興詬誶同輿并棲茵面目頃刻異
人情險山川波濤駭鼎沸狙猴飾章縫衣冠雜奴隷
日從若輩遊白日伴魍魅更有外落冥中心蒸勞位
求道先智術擇交取詐僞或好播人非聚論悉曖昧
面斥汝僉邪欣欣喜自慰若加長厚稱負慙等罵詈
師以訓其徒兄以誡其弟世道一至此思之欲流涕

不幸生其時置身直無地余也性實迂兼之骨不媚
干謁畏官長逢迎避權貴視彼佞倖徒赧若撻朝市
孤寂忤時趨疎慵甘世棄十三入黌宮十七應省試
白門多貴遊鶩騁屢逐隊前後數遭刖壯心漸頹廢
酉冬冒氷雪潦草畢闈事主司偏惋惜反若有深契
益信場屋中文章豈足據終身誤青衫奚止黑貂敝
余旣不自謀婦尤拙生計官稅嘗壘征追呼接踵至
門閥尚虛張酬應滋劇費負郭數頃田大半屬他氏
囊橐已蕭然無足供典質積逋日以增賽殯苦難繼
老母年未衰病魔忽爲祟貧賤傷母心藥餌總無裨
得非數實爲抑亦自貽戾古人學旣成四十出强士

男子志四方逢時思建豎縱使身不揚亦望顯名譽
余囿樗櫟材闒達非所冀奈何憂患侵軫結纏志慮
不求席帽離恥被儒冠繫安得脫樊籠輕身學蟬蛻
詩酒足放懷遠探山水趣人生若隙駒那堪長困悴
兀虛蒸廬中惝怳失神智憶昔孩稚時兒童共嬉戲
老大迄無成年光疾如駛轉眼鬢毛斑觸景自驚悸
搔首問青天生我甚無謂猶喜花萼繁競爽多昆季
昆季共九人參差不一致大都守家風未失祖先意
約略次第陳非敢妄軒輊伯兄最伉爽襟期無宿滯
才名走上都弱冠遊中祕著作宗大家籌時斷利弊
編摩富卷帙手錄蠅頭字廣座獨抵掌謌謠忘忌諱

以故易招尤人終諒其志仲兄饒遠識丰規素沉毅
藝苑馳駿聲詞華振吳會二十登賢書海內知端士
公車久躑躅通籍在乙未少嘗爲余言吾願爲良吏
斯言果不誣美錦豈學製余愧繼兩兄平宰則居四
賦性本坦直天資非不慧曲室傍林泉竹石愛點綴
好客具盤飧顏色鮮疾倨獨有汝陽癖興酣輒盡醉
知交樂過從聞此或生懼懌民負英姿下筆掃塵翳
機警智最優揮霍志不細每歎世路難愚惰易顚躓
發跡須識時振拔貴乘勢挾策上長安賢豪正連袂
篇什動公卿清新復妍麗年少推老成匡令眞不愧
扃戶却外紛名蹟有專嗜定見恥游移靜心消妄覬

讀書佩無斁誦詩知不忮閒居勘物情對余發長喟
任彼蝸角爭澹然守其自虹友才軼羣眼前罕厥儷
文體黜纖佻詞章羞誦記披覽會大指不屑事章句
結友多俊英名壇標赤幟詩學追開元中晚又其次
品槩亦不凡豁達成偉器八九並髫齡家塾就教誨
藻繡尤穎卓吾家千里瀰長幼雖殊途輝映一門內
濟濟歌棫樸韡韡詠棠棣家庭自師友古道相砥礪
曾聞馬伏波兄子好譏議貽誡敦儉朴勿效浮薄類
又聞范魯公垂箴首孝悌反覆相鼠篇宜鑑詩人刺
柳玭著家規名門戒侈肆張繹座右銘持身必忠恕
往訓勝金石展卷時惴惴盛衰固靡常淵氷深可畏

當爲嚴畔松鬱鬱含晚翠莫似朝槿榮爭妍滿階砌
濃豔非久長澹泊有真味恭謹萬石風相期益勉勵
我雖號鈍拙亦豈異儕輩胡爲倘轗軻窮年悲侘傺
或者世運改天亦惡恬退株守歷半生追悔亦何濟
但聽愁衾影追顧知與罪聽雨不成眠長吟以當淚

歲暮哭母十首

哀慟靈牀溽暑時於今霜雪灑寒帷九泉鬱結愚誰
訴半世辛劬秪自知賤子生來空有母愁親身後直
無兒中宵揮涕青燈下掩卷休吟陟屺詩

拮据垂老歷阽危作善應難信報施自閱滄桑無暫
遐粗完婚嫁即長辭椒槳滴淚逢時薦布幌臨風徹
夜吹碧落黃泉如可問願從冥漠一相隨

丈臺寂寂路茫茫追溯從前恨正長菽水承歡多間
闕參苓對症少商量挑燈織屨終何濟揮扇溫衾總
未遑若使生男盡如此庭闈豈復羨兒郎

浮漚身世更誰論總憾淒涼染淚痕瞀珥簪餘空篋
在衣衫典盡敝縑存妝臺塵積蛛牽網寢室寒侵雀
噪門最是不堪迴想處茶鐺藥盌伴黃昏

長辭憂患累吾親萬古天涯一罪人境幻弓蛇渾是
病心疑蕉鹿總緣貧悽惶涕泗閒中落髣髴音容夢
裏真寒暑倏更悲代謝況驚春入柳條新

荒牀孤枕破幃遮寒漏沉沉月影斜夜伴離魂唯黯

風晨驚噩夢只啼鴉伶仃但願身辭世恍惚常疑母
到家堂草秋時依舊發忘憂今作斷腸花

吾儕聲譽媿河東醜列荀庭罵序中賜睹已爲天所
棄棘䕷敢與世爭雄三人形影空憔悴百事精神欲
費適能得幾番長至夕連牀共話五更風是夜兩弟同宿柩側

無情少妹老逾深相守艱辛强自禁作意紓眉催弄
筆無端蹙額嘆停針嫁衣痛出哀親手別淚愁傷弱
女心聲響既遙無覓處開奩記取認遺簪

慈恩從此永沉淪回顧空憐弔影身四壁尚存窮似
假一錢不值賤方真門高難作安貧士俗薄誰容守
拙人料我浮生終落魄悠悠何以慰亡親

生時溫凊職多虧報劬空言詎自擬擗踊豈能酬罔
極呼號安敢怨無知勉支門戶經營苦欲振身名補
林遲一事已先違徃訓古人讀禮不裁詩

送吳白耳歸雉皐

故鄕回首路漫漫唱罷驪駒酒正闌道重不知爲客
久情深唯覺別仁難孤篷遠樹歸雲晴千里空囊夜
雨寒揮手河梁從怨別江南秋色待君看

幽居

幽居無一事門外鳥聲多但見林花落不知春幾何

擬唐人送宮人入道二首同確菴虹友弟作

舞衣初換道衣時十載常恩去後思不戀宵遊香乘

嬌好依仙苑學吹笙丹丘無復斂綃網紫館長辭翡
翠帷却笑醉妝從蜀主蓮華冠底傅臙脂

自入明光雨露濃玄關今日曉雲封漢宮忽刻三千
侶長嶺方經十二重綠鬢已拚隨白鶴紅顏應許伴
青松珠簾玉輦當年事沉夢初醒半夜鐘

寄懷費蔚菴次確菴韻

悠然天際一高鴻皎月心期自不同舟里衣冠欣再
見杜陵詩卷喜頻通先生品立巢絲上令子才雄庾
鮑中何日扁舟乘興至郊園煙樹正秋風

新秋西川李研齋昆陵薛固菴兩先生集郊
園卽席分韻得十一眞

碧天秋水淨無塵知己相逢笑語眞李益才名推獨
擅薛能詩品許誰倫座中各出生花筆林下爭攜漉
酒巾風雅源流應有在淸宵莫漸指迷津

秋杪歸村水田汎月次黃攝六先生韻

淼淼晴川漠漠田幽人良夜共娟娟光從樹杪懸氷
魄聲出波心弄石絃渚畔鷺鷗堪結友宅邊雞犬欲
成仙望中阡陌知何在岸影微茫不礙船

伯兄周臣四十初度

閱世休驚景物移承歡先自醉淸巵平津始洽春秋
歲摩詰初修淨業時學道每親蓮社侶窮經應笑兎
園師棲遲我愧同行鴈伯氏芳規豈易隨

秋日李元又招飮別後卽渡江北歸詩以送
之

多君開徑剪蓬蒿樽酒論詩勝讀騷落葉影隨秋雨
亂鳴蜩聲逐晩風高燈前欲別情逾重座上相看氣
並豪此去江山無限興先覩八月廣陵濤

中秋山塘曲

秋江雨霽收煙霧畵槐齊向山塘路山塘簫鼓正喧
闐貴客維船寺門樹船中載酒皆百罌妖姬狎友調
竿笙岸傍公子雕鞍上挽住靑絲不肯行傳說連宵
競鬪謳上等梨園選應徧歌按霓裳舊譜翻舞飄翠
帶新妝炫珠簾露腕袖輕旋蕩子廻眸拾墜鈿吳兒

生死歡場裏，那管人間水旱年。君不見野潦瀰天浸茅屋，十家五家相向哭。借秤太守下江南，且辦官糧來顧曲。

讀王紫崖東遊詩

羡君匹馬渡關河，橫槊題詩感慨多。蘼葉黃沙愁不盡，琵琶青塚恨如何。風吹廢壘林烏噪，月照穹廬塞鴈過。世上無人知景略，英雄心事付悲歌。

聞鴈有感

數聲哀怨半天聞，無限離愁寄白雲。增繳每從文字起，書空咄咄却憂君。

戊戌九日雨阻登高志悵述懷一百韻

九月蒼涼候，三秋黯淡天。草深楊子宅，秋滿杜陵田。丘壑平生願，煙霞夙昔緣。時逢佳節至，地取樂郊偏。每過題糕日，嘗吟落帽篇。芳樽開梓澤，嘉客會平泉。僻徑遶城郭，閑門隔市廛。鐘聞黃葉路，杯泛綠陰船。夾岸暮初黯，垂隄柳尚芊。夕陽沉樹影，歸鳥入谿煙。菊水分蓬島，萸觴進偓佺。歡情少長洽，麗句主賓聯。栗里遺風邈，龍山往事傳。今年霑雨積，累日凍雲纏。蓐收偏司令，羲和久讓權。商羊疑舞鵲，石燕逐飛鳶。即負林期約，須停池館筵。離憂隨落木，幽恨託深淵。對景眉常結，含愁涕忽漣。那能消磊磈，孰肯念迍邅。荏苒風光速，蹉跎歲月遷。倚窗頻廢卷，伏枕不成眠。强以閒情遣，難將妄慮湔。可憐今寂寂，猶記昔翩翩。鼎鉉家聲古，箕裘祖澤綿。先猷思克紹，門業幸相沿。未解營衣食，唯知握槧鉛。謝庭餘舊蔭，鄴架擁新編。求友會投縞，從師願執鞭。名流欣把臂，小子許隨肩。北海樽同倒，東山屐共穿。斷金蒙冶鑄，攻玉荷陶甄。汲古心徒切，論交意甚專。年華疾似箭，世運急于弦。烽火村村接，兵荒歲歲連。心思都汩沒，形影漫拘攣。聚散雖偶爾，升沉遂判然。家存多赤手，身在半華顛。草野鬢稍改，泉臺夢寐牽。俗儒輕誦讀，高士樂調絃。溪閣臨流竹，頑潭繞屋蓮。人尊子靜學，世重太丘賢。大隱名偕著，清修志並堅。九州歸版籍，三輔息矛鋋。

創始雄豐鎬，開基卜澗瀍。潛鱗猶跳躍，健翮盡騰騫。中表延陵盛，吾宗比部先。汝南馳譽遠，江夏奮飛遒。同學垂朱芾，相逢跨錦韉。行藏途各異，出處道俱全。門內塤篪奏，階前棣萼鮮。乘槎兄赴闕，挾策弟遊燕。愧我成虛度，浮生歎苟延。巢林嗟鷃雀，摩漢羨鷹鸇。憔悴寧堪問，羈愁秪自憐。徒傷心戚戚，敢道腹便便。力弱身難振，謀窮產易捐。敝裘餘白髭，故物失青氈。遯夾終貽誤，疏慵適召愆。甕無留客酒，囊乏買書錢。得喪情宜泯，盈虧理莫詮。人皆誇舌在，我獨抹眉燃。盡室饑誰療，愁閒病不痊。伶仃悲子夜，荼毒痛丁年。感憤呼蒼昊，哀號叩上乾。憂危驚唳鶴，悯亂怕啼鵑。

戕氣占星象妖氛見斗躔地灾搖嶽瀆天變動璣璇
鳥嶼時傳檄萑苻競扶拳重兵防閩粤勁敵踞黔滇
戎馬來江滸戈船震海壖盲風已損稼淫潦更傷棉
無術供徭賦何謀繼粥饘亟思拯凍餒安敢望恩蠲
官賴倉庾足[illegible]公私愁畢集身世慮交煎
幸庇靈椿下在依玉樹前家規遺法護庭訓勝僧虔
負郭無千[illegible]有數椽蘖苗催僕灌禾黍課農佃
東墅將荒矣西廬欲老焉松蘿看窈窕石瀨聽潺湲
飯煑長腰米魚烹縮項鯿涼飀拂座起皎月對窗圓
長嘯晨扶杖清歌夜叩舷碧通深澗曲翠出遠山巓
分韻題芸閣濡毫畫輞川逃時非俊傑閉戸即神仙

但使容高臥何妨學坐禪天心殊渺渺予意實悁悁
物態蛾投火人情蟻附羶名場休躑躅藝苑且周旋
斂跡聊藏拙虛衷每尚玄身將瘤比贅室與磬同懸
孤館羣鴉噪空庭一鴈還香銷硯瓦側花落筆牀邊
畢豈磨人貴朱因點易研索居耽寂寞世路任喧闐
屈曲悲潛蚓逍遙羨蛻蟬良朋應笑我狂詠字盈千

贈杜于皇

[illegible]自分攜鬢變更訪君曾過石頭城人驚夔府貧來
[illegible]世重焚川亂後名此地溪山千里夢今宵尊酒廿
年情西冷放棹乘秋漲好待荒郊泛月明

横塘晚泊

晴湖點點出煙鬟日落磯頭釣艇閒坐看村巳驅犢
去行隨野衲曳筇還綠雲橋跨三叉水明月樓當四
面山人世繁華易銷歇何如高臥聽潺湲

松陵早發

清宵孤枕夢回時恰聽鄰舟喚解維曙色半窗雞唱
急霜花兩岸鴈飛遲湖中曉氣涵吳越天際寒光接
斗箕秖為愁多心欲斷煙雲滿眼不成詩

秀州道中雜詠四首

震澤過時天未昏客船多處水流渾野菴有前朝
樹半倚牆頭半壓門
一天風雨近鴛湖靜掩篷窗客思孤淡抹禾城煙外

影濕雲微破出浮圖
繁華吳郡說金閶舟里街頭市更忙財賦東南民力
盡誰看羅綺念農桑
處處行人報捉船郡符發下各村傳漁舟偶觸船頭
纜夜半驚呼不得眠

宿直水上善菴

風送寒塘一葉船江村景物自蕭然丹楓落日僧歸
路白葦殘霞鴈宿天古院疎鐘消薄醉小龕微火照
孤眠來朝蹤跡渾無定好悟人生去住緣

山中

斜日照空山白雲亂深樹樹杪忽聞鐘杳然不知處

賚天來貽畫索贈

讀書學書雖二事出自文人本無二才士無如王右丞詩名籍甚傾朝市胸藏丘壑畫輞川雪裏芭蕉重清秘營丘李成亦宿儒磊落矜愼惜圖繪烟雲變滅千古傳慘澹經營寫深意花竹翎毛理更微俗士名流迥然異非從指授得規模運筆雖佳等游戲吾妻甥子才逸羣画師憲副稱高弟憲副丹青負盛名譽擅出藍豈容易君家績學有淵源藝苑騷壇方樹幟旁通揮染勝專家異卉珍禽隨位置但羨長康三絕兼誰識僧繇六法備當今繪者不乏人大抵求工在形似心手相戾天趣稀滃淡失宜古所忌筆癡腕弱

病悉除超俗入神庶可冀感君輕箑特見貽巨幅殷勤遠相寄名花紙上但聞香好鳥壁間疑振翅徑丈生綃尺素縑濃艷且饒瀟灑致此事眞通造化功莫比雕蟲嗤小技我將持示精鑒家文人之筆固如是

秋日雨後同沈荷百江位初家懌民匡令虹友集澹然堂分韻

雙扉穿籬破蘚紋滿堂風雨近秋分飄殘叢桂香鋪地聽徹孤鴻響入雲煙下一編驚綠筆（位初見示新詩）花前六幅見湘裳（邵文御較書在坐）誰家橫笛聲淒切愁客無端隔院聞

碩園集

上元行

瑯邪王　昊惟夏著

漢家燈火連天起香塵滾滾盈街市複道交衢響桂央千門九陌紛難記綷杳初驚火樹連參差還訝星橋倚火樹星橋動地來高棚廣幕恣徘徊玫瑰柱自鼇山出菡萏花從鳳島開鳳島鼇山在何所青槐夾道開朱戶隱隱疎簾捲水晶沉沉綺帳垂雲母桂酒蘭殽堂上筵龍簫鼉鼓階前舞富貴誰踰田竇家豪奢獨數金張府田竇金張此夜遊三條五劇鬬風流紛紛上客皆珠勒兩兩妖童盡綠韝追遊更往城南

陌繁華別有王侯宅紺幰朱輪出每遲金蟬翠髾看尤劇翠髾金蟬照萬家酒樓花市月方斜忽聽前坊嘶寶馬回看曲巷轉香車寶馬香車似相識傾城一見嬌無極綠珠妝束本西京碧玉腰身自南國可憐爭欲逞容光可憐盡解誇顏色曉來重過酒壚邊多少飄花與墮鈿已覩勝遊成往事不堪韶節誤芳年韶節芳年屢更換碧海桑田動長嘆環珮俄隨暮雨飛綺羅已逐朝雲散舊事猶傳太乙祠蘭煙麝火異昔時羽庭獨立吹清管落到梅花第幾枝

登金山二首

孤雲遙聳妙高臺把盞登臨憶賦才日落黿鼉銜岸

出秋深風雨渡江來百年雉堞猶煙火六代衣冠盡
八荒多少興亡今昔事亂湖滾滾幾時回
壯遊偏喜上孤亭望斷長江酒忽醒檻外暮雲迷北
固寒前秋雨散中冷波懸練影千層白山界天光一
抹青莫倚最高吹鐵笛深湫恐有老龍聽

奉贈太傅崆武杜公二首

高牙八面動星芒玉壘雙擎向射堂白馬十年銜朔
雪朱旗萬里捲蠻霜天留舊德中原老帝冊元勳異
姓王武庫家聲今更壯風流不數晉當陽
嫖姚名望滿皇州家世金貂四葉留渭北風高秋試
劍江東花暖晝登樓新成詩句題山嶽舊賜征袍繡
斗牛試問今公麟閣事馬前執戟盡封侯

感秋八首

臥病漳江節候遷不堪湖海寄浮踪清秋朔雁人千
里故國南雲路萬重白日江風吹薜荔青天山色照
芙蓉乾坤入眼情何限西北高城接戰烽
朔漠哀笳徧野吹漢家遺業重堪思千門月色銅龍
闕雙闕鐘聲鐵鳳悲甲第樓臺低柳市離宮花草暗
蘭池百年回首興亡地只有秋風似昔時
秦晉江山百戰餘薊門消息近何如憑城重發三河
校築岸新開六輔渠天上邊關分虎豹海濱日月混
龍魚最憐世事銷雙鬢長嘯江頭一艸廬

江南雲物九秋新萬戶風高閶闔塵波蕩滄溟鯨島
奧天迴碣石動星辰弓刀獵雪黃龍府和黍西風白
馬津落日漁樵悲不盡汀花渚草獨傷神
萬里黃河日夜奔十年征戰昔乾坤殿分鵷列衣冠
異關繞龍城草木昏長主外家平樂館小侯新第奉
明園西來一騎秋風急依舊葡萄入玉門
朔方八月草斑斑沙白榆黃接漢關馬上臙脂歌出
塞笛中楊柳奏平蠻早朝貂錦花邊出夜徹駝羊雪
下還文學使車重到處長安直北望天山
千艘萬騎在潯陽白羽新閑老護羌馬過陰山春有
草戈迴瘴海夜無霜五陵子弟調鷹健六郡材官射

虎強幕府日西歌舞罷將軍油旆赴毬場
風塵天地一漁舟澤國山河恨未休勾踐廢城黃葉
路闔閭遺廟白蘋洲重陽雨色衡蕭寺八月潮聲起
庾樓極目五湖秋思遠銅駝芳艸不勝愁

久客

久客長如夢危魂輒易驚關河全殺氣鴻雁自秋聲
愁病兼人鬼親朋隔死生可堪寒雨夜獨坐憶圖城

舟行至界口

作客心猶苦歸舟路已悲人民新舊在行旅去來知
兩岸寒花老霜林病果垂何堪還故國空自憶前期

病中書懷二首

漳浦人長臥文園賦未成斷鴻當月落寒火入秋明
覽鏡身猶在呼兒語自驚風流天下盡吾亦厭餘生
馬革由來誓牛衣未忍啼酒知前夜醉詩憶去年題
寒夢三更失秋聲萬葉齊假[illegible][illegible]今日事不敢聽荒雞

杏花

綺閣文窗日未斜乍驚簾影剪輕霞紅妝比處偏宜
醉燕子來時似到家映斷酒帘晴帶雨敲殘羯鼓夜
生花曲江人坐紅雲宴十里曾迎白鼻騧

杜鵑花

嫣嫣一色映山明芳意偏憐雨後晴化碧未成微有
葉啼紅無力不聞聲臙脂夢冷魂千里蝴蝶春殘月

四更閬苑身歸當日事阿誰酉恨錦官城

鴻門行

中原鹿走豪傑爭魯公沛公皆弟兄函關朝望龍虎
氣居巢老翁心忽驚灞上新豐兩軍見椎牛置酒開
新宴銀燭金盤座座寒巢笙摻鼓聲聲顫將軍上壽
渦劍鳴肘後寶靶懸蘭纓玉鋒照地雪花爛解來一
舞悲風生別有英雄帳下起手挈吳鈎護天子筵前
忽乳雙青龍楚人無色漢人死楯冠壯士來何狂手
排鼬門立君旁眼光一丈閃赤電起斬橫刀嗔大王
玉玦屢舉玉斗碎老臣乞骸復何悔鴻門不爭爭鴻
溝漢王從此不西退美人騅馬俱荒坵陰陵夜夜啼

髑髏季布丁公亦偶爾君看舞陽射陽同封侯

吳門雜感二首

吳閶柳色帶斜曛十里潮田路細分金碧乍題新寺
篆松杉猶隱舊碑文崩沙亂石亡王殿綠水紅花少
女墳閒倚高樓添客思風前一笛鎖寒雲

黃鸝巷口酒旗又重到長干小婦家坐向露牀銀燭
冷點來雨筆錦牋斜碧廊似識曾遊客紅藥初開舊
種花回首昔年歌酒事空庭明月不勝嗟

讀端士燕遊草感贈

長安裘馬一時新衝雪鬚眉倍苦辛燕市荒臺歌碧
艸蘇門殘月對荒塵三千里外重來日二十旬中半
老身雪樹滄江遊子恨故鄉消息未全眞

送庭表之浙

蕭蕭書劍上江船兩岸青楓客路前吾道滄洲空歲
月浮名天地一詩篇霜高若水芙蓉老露冷嚴灘橘
柚圓回首海虞添昨恨故人分手各風煙（時子叔在虞山）

贈彭古晉

憶昔[illegible][illegible]全盛年書生結客風塵邊雲間婁水聚星
邑中原蘖韃相周旋當時作者並千載直排閶闔捫
青天豈明劫灰忽焉改華亭鶴唳聲凄然鄴下名流
昔已沒梁園舊侶今誰憐我來東海見彭子崎嶔歷
落驚四筵玉面青矑髯似戟披襟朗吟白雪篇由來

峯泖多名賢詞賦往往凌雲煙大江以南十萬士怪爾英雄先着鞭章生盧生稱無前周生錢生皆翩翩酒酣擊筑更起舞今宵佳會堪流傳崑崙之山從空開黃河之水如奔雷鯨魚百丈立其背高歌拍手歸今來遙指白雲是蓬萊手摘星辰何崔嵬倒注滄溟吐日月天地何有於我哉彭子胸中本突兀世人齷齪安得知其才相逢握手感君意平原十日相追陪繫我青翰舟酌我黃金罍千秋寧有待勸君休徘徊一朝振策登高臺左揖班馬右鄒枚浮雲六合堪睥睨男兒豈得終蒿萊君不見李杜文章自金石張陳意氣俱塵埃文情世事多如此一曲長歌萬古哀

春閨

油碧春時競勝遊綠窗深掩獨清幽梨花有恨催新夢楊柳無情縮舊愁十里錦韉回紫陌數聲玉笛倚紅樓關山路遠人何在可有音書寄隴頭

春日齋居雜感

萬里浮雲共愴神玄亭蕭瑟又經旬雨中對酒逢寒食病裏看花憶故人十載山河無限恨百年風月可憐春蒼茫南北音書遠回首峰塵礙角巾

落花

芳園春色已摧殘銀燭金樽夢裏歡樹底覓來魂易斷隴頭看去淚難乾荒池盡落驚魚陣小店晴吹拂馬鞍遙憶江城橫笛處玉樓人倚幾闌干

江行

曉發雲陽路江平慰客途高風蘆荻嘯急雨鷓鴣呼湖勢爭吞山形互有無篙師指點處猶自說南都

長歌贈朱商石

江南九月秋風吹吹我茅屋聲聲悲志士中夜起三嘆坐看轆轤寶劍牀頭垂七尺之軀亦何有萬歲千秋一杯酒丈夫不能手挽三石弧賭取金印懸其肘又不能身擁百萬青銅錢高車駟馬遊翩翩徒握毛錐三寸耶蓬居藿食宜其然君不見朱生奇才被折挫十年猶在菰蘆臥青衫憔悴無人憐五經諸史日自課道傍之夫笑且譏天雨十日妻子餓又不見肥肉大酒東家子昨朝已得為貴人座中低胸折腰客誦其文章稱絕倫文章自古知誰真黃金往往能致身世人齷齪那足數世事翻覆寧堪論王生今年二十五從前不解讀書苦邇來恥受造物欺會與朱生事千古海內意氣還吾曹放歌一曲明星高儒者應為當世用朱生慎勿終蓬蒿嗚呼朱生安得終蓬蒿

喜予假浙歸柬之

卻似添新友偏宜話舊年離魂猶夢裏瘦影忽燈前把酒逢花發題詩趁月圓相過休厭數莫負蚤春天

竹枝詞四首和顧伊人

虎丘山前盈綺羅虎丘山上列笙歌盡向中天看明月不知若箇最情多
女伴相邀去踏青江花江草望冥冥莫經香水溪邊過中有鷺鷥睡不醒
青浦畫舫木蘭橈俏趁吳王送女潮郎心未識分離怕只身行過寶帶橋
小院疏窗颭茗煙葛衫無暑撥三絃閶門夾岸香無限五月初開茉莉船

雜感四首

極天烽火倦登樓兵甲遙傳控上游絕徼趙佗新屬國雄藩劉表舊封侯湘潭洛馬千營曉彭蠡吹笳萬

帳秋回首古來龍戰地不堪江左望荊州
三分事業昔稱雄蜀道蠶崖此日通殺氣正連巴子國陣雲欲壓楚王宮兵來瀘水蠻旗黑地遍梁州棧火紅開道秦關猶重鎮且將軍馬備寰中
越嶺行過別有山漢家遺燼在兵間五峰草木江城戍七道帆檣海舶蠻久說羽書通荔浦近聞鉦鼓出梨關錢塘亦有南征將下瀨樓船竟不還
中原十載尚橫戈入援仍聞別種多國勢異甥分紫塞天心南北混黃河龍城夜醉葡萄酒鴈磧秋翻篳篥歌滿眼蘭州新部曲蘆溝橋下飲明駝

得黃雲孫書

金臺消息隔年餘誰向苕湖寄鯉魚久別易生殘夜夢貧交難得故人書荒江鴈影霜前斷凍驛梅花雪後舒若問日來懷抱事青燈寒雨病相如

夜坐有感

貧賤身空在交游事漸非不知殘歲近但訝故人稀斷鴈銜霜下飢鴉貼月飛酒醒紅燭短側耳一沾衣

新柳二首

低枝疎影颭金隄張緒當年自可思細雨纖來將作絮輕風梳卻儘成絲欲憑楚管吹新怨堪付吳儂唱豔詞盡道陌頭春色早章臺曾否玉人知
漢南風景尚依然寒食青青劇可憐送客亭前看乍

折懷人樓上見初眠遲描眉黛思京兆慢舞腰肢倚粲天若問傷心更何地河橋小雨灞陵煙

輓姜如須

僅有林前話寂君意獨深三年欣識面數語見知音薄宦仍湖海浮名自古今中原風雅盡多少淚沾襟

河曲道中曉行

客夢中宵破征燈小店扉幾家聞犬吠十里見驢蹄

金陵口號四首

青溪九曲路荒涼難認元皇舊講堂多少吹笳牧馬地更無人憶到南唐
金川門內事堪驚又見江湖打石城惟有黃公祠下

水萬年長自表南京
河亭燈火晚依然歌吹年來罷酒船曉起不堪頻極
目蔣山松柏已無煙
佳麗由來數六朝千年遺跡忽全銷桃葉桃葉渾無
據渡口新添十丈橋
偶訪不遇
蕭齋無那幾黃昏風雨新年總斷魂曉夢欲飛楊柳
陌殘雲空鎖枇杷門每翻白苧疑歌調偶簡青衫得
酒痕為問傷心南浦地可因芳艸憶王孫
夏夜憶周子俶在中州黃庭表在薊門
有酒且欲歌今夕涼風淅淅銀河白檐頭明星落酒

杯不照故人好顏色故人蹤跡之何方長安城中與
大梁詞場潦倒二三子當年意氣俱飛揚周郎舉止
無庸碌平生肝膽傳歌哭朝來賣賦得黃金日暮留
賓宴華屋作假何妨過百人傳觴寧惜傾千斛妖姬
舞學柘枝妝小史簫吹鳳凰曲黃生亦是英雄流驚
才自古無曹劉吳山浙水盡踏徧結交往往傾其儕
去年失我東村舍青樽絲酎相追遊酒闌燭暗更起
舞每誇好手堪封侯同時懷璧會三獻吾儕久合辭
貧賤脩筆却入銀臺門曳履直上金華殿胡然展轉
敝烏裘七尺仰看公卿面我聞邯鄲多博徒更聞燕
市有狗屠乾坤好放雙白眼元龍豪氣何時無二子

客遊縱得意豈知王生獨倚短劍歌烏烏君不見碣
石之館夷門道古人已往今人老浮生聚散若風花
相逢莫惜頻傾倒丈夫富貴終可期四十青雲亦不
遲看君六傳歸來日是我千場酩酊時
薊門篇上吳太史梅村先生
薊門夙昔多雄風文章海內俱朝宗就中驪珠誰摘
得人間宗匠歸我公我公大筆冠江左咳唾真足驚
鴻濛女媧聖手巨靈斧直與造化爭神功由來此道
屬元氣扶桑西去崑崙東三百篇還十九首正始肯
讓開元終遍來天子重文獻詔書屢下特宣見從微
每入甘泉宮和詩長侍柏梁殿此時昇平需雅頌自

古燕臺富才彥牛耳千人已競推龍門百尺誰堪擅
憶公高臥東山隅文酒跌宕容狂夫談天說怪恣懽
謔興酣據地傾千壺有時敲句對紅燭嘔心莫惜髭
鬚枯雕鎪萬象怒真宰要使隻字人間無當年數子
自歷落意氣競欲吞江湖不慕青雲一朝貴但恐白
雪千秋孤自從分飛各南北斗大婁城散星色周郎
厭見尋常人出門去作平原客黃君一刖不得意挾
策亦向長安陌許子途窮更可憐風塵刺促家徒壁
心悉知已嗟飄零青袍十載仍王生無錢莫笑趙元
叔有舌不如樓君瓠銜恩何處報明月但存肝膽空
熒熒以茲七尺益骯髒騂騮伏櫪頻哀鳴丈夫青紫

偶然事當今風雅追前盟成弘嘉隆豈衰歇斯文萬古歸權衡詞壇押主我公在一洗天下蒼蠅聲

兵船行

陣雲壓城城日白羽檄分馳騎充斥颶風昨夜起鮫宮闕艦千羣更何益憶昔軍興催造船吳民髓竭無金錢刺史流汗縣令哭老農含血遭笞鞭一朝連烽迷海道帆檣如山倏然倒旗鼓虛張楊僕營艨艟已入田横島沙渓十里飛黃埃人家門戶晝不開横刀躍馬滿街市海船方去官軍來君不見軍中健兒不羞走盡是幽并好身手十村九村無人煙不埽鯨鯢埽雞狗

醉題

婁江之濱五畝地天公置我定何意虎頭燕頷非尋常駟馬高車自容易饑死莫笑東方生乞食肯學陶淵明男兒三十尚貧賤有口不敢談功名公等碌碌滿天下世人那識千里馬放歌一曲酒百壺龍泉太阿知我者

即事四首

長安紫陌接天開景色依然郭隗臺萬戶風煙移上谷九關雲氣鎖蓬萊西山羽騎乘秋出南苑龍舟近夜迴入直屢傳親賜對侍臣應有洛陽才

湖湘白羽正縱横重戍連年更益兵日落草迷充國

悵秋深雲暗伏波營炎風朔雪愁難盡銅柱珠崖險未平爲問南征諸將帥幾時麟閣有聲名

直北長安月夜流宣房遺跡儘堪愁黃旗萬舸喧淮口白浪千家哭汴州築岸已遷都水使轉籌誰拜富民侯可憐驄馬虛沉處不救南方亦地憂

牛壁長江霸氣吞六朝殘壘到今存非無鐵騎防天塹竟有牙檣出海門勝地南徐推重鎮精兵北府號雄藩誰堪萬歳樓頭望滿眼黃塵日欲昏

九日書感

芸窻曉雨乍如絲今節登高又一時詞客蕭條空遠道酒徒零落少新知關心烽火愁偏近入夢音書恨較遲鄞縣涪江同感慨可堪吟到杜陵詩

夜雨

木葉下前楹蕭蕭秋忽驚十年燈底事一夜枕邊聲但覺疎朋舊誰將洗甲兵幾回霑酒意寂寞數殘更

贈張青瑚

張郎才俠天下聞意氣矯矯干青雲振筆斐然追作者詞場勇策千秋勲鶴性龍姿迥無匹昂藏七尺空人羣憶昔雲衢快驟首金門射策馳聲久走馬春騰大衎煌廻鞭暮折長干柳蕭條往事難具陳湖海飄零重回首壯心未肯閟蒿萊躡履再上昭王臺脣珠和璧知者罕霜蹄屢蹶悲塵埃碣石雄風自突兀梁

園上客徒徘徊汴水漳河寄踪跡邂逅頗愛周郎才周郎亦是英雄士最喜窮途得知巳贈縞班荆共此心酣歌痛飲中宵起痛飲酣歌得幾時張郎南返周郎止仗劒還來來海濱乘舠偶過婁江里婁江城頭鶯亂啼綠楊夾道朱樓迷美人紱索身親擕傾瓶一醉俄如泥我來蕭寺更相對清琴側耳添悲悽深杯細酌論今古檐前暮雨聲高低酒闌楚舞徐嘆息十年感慨塡胸臆買臣圭父何足論蹉跎媿殺風雲色屈指功名會有期長安三月花如織終看謁帝入承明豈作諸侯老賓客新知聚首未彌旬又見河梁話別頻燕嶠吳山俱往事泖雲汀樹莫傷神君歸暫向菰蘆臥予亦江東落魄人

中秋虎丘即事二首

錦燈紅袖一時新踏徧芳隄處處塵別有雙鬟簾下立夜深閒看上山人

回首繁華夢忽驚連宵花月也關情可堪拳脚孤蓬底聽盡婁江夜雨聲

南莊感興二首

艸堂半畝枕溪邊搖落重過絕可憐歌舞舊遊如隔世金笳殘夢尚當年水村月冷蒹葭夜山市煙高橘柚天回首轉思風景異酒杯詩卷總凄然

生計漁樵漫自娛每因落魄恨頭顱青山未許供詞客白眼終當作酒徒人似嵇康長懶慢田如楊惲半荒蕪十年潦倒仍吾輩回首空慙薛澱湖

金陵

地接三山影江吞六代聲片帆京口渡獨馬石頭城廢刹鐘仍咽荒陵月更明興亡猶在眼凝望不勝情

哭從弟天植二首

萬事俱泉壤雙親尚客途紅顏嗟少婦白幘動遺孤婁水書難寄增江眼欲枯人間無限恨甚訴夜臺無

英妙同推弟蹉跎媿作兄羽毛方欲滿頭角竟何成彩筆生前夢朱旛死後名懸知推玉潤樂廣倍傷情

弟爲吳梅村先生愛壻

京口四首

烽火喧傳萬歲樓長江忽似向西流朝來估客廻舟處惡浪狂風古潤州

長江天塹水潺潺下瀨戈船去復還聞道蕪城秋色好西風吹過石帆山

晉陵風物已淒凉鼓角聲聲似戰場燈下偶翻殘史看正逢吳越與南唐

太白芒高映麗譙礮車雲起更連宵未知揚子三秋浪可似錢塘二月潮

黃州杜于皇兵阻客婁賦此慰之

滿眼黃塵厭甲兵更憐楚國滯歸程凉窻雨歇鴻初

急古寺鐘殘月倍明作客固知宜亂世離家誰道又
危城莫將庾信江南淚一夜平添白髮生
麋涇叔自嶺南棄官歸阻兵未得抵家奉懷
二首
家庭回首已關河此日歸裝意若何天闊三江秋鴈
少風高五嶺暮猿多鄉書難向軍中寄宦況應如夢
裏過空有故園煙月在尊罏時節嘆蹉跎
蕭蕭旅鬢正逢秋無那干戈阻客舟山色番禺應北
望水聲章貢不西流菊松入夢惟高枕烽火關心更
倚樓想到越王臺下路桄榔椰葉總堪愁
己亥秋日即事四首

今年秋色易傷情鼙鼓還添幾夕驚海氣西來浮震
澤江聲東去鎖臺城一身貧賤還離亂十載征徭更
甲兵回首興亡青史事中宵起舞趁雞鳴
樓船橫海舊登壇金甲雲旗遠暮灘王濬舉帆風正
急苻堅投箠水猶寒由來北府屯原重自古長江守
獨難浮玉山頭兵十萬帳中好把陣圖看
艨艟空自列戈矛鐵騎俄驚擁上流帆勢欲侵逾海
路笳聲還出枕江樓初傳侯景圍姑孰轉嘆孫恩向
石頭戰罷僅留殘壘在蘆花楓葉不勝愁
江北江南路未遙眼看烽火總蕭條離宮花草千年
淚故國旌旗半夜潮舊夢沒從愁裏過秋聲欲向雨

餘銷樽前有客堪同醉且對殘陽話六朝
日本雙刀歌爲子存叔賦
鷫鸘之膏雙干將燈下拂拭生神光青蛇赤蛟欲隱
躍忽令四座驚寒霜雀環猶黃犀靶黑精鐵傳來海
東國風胡歐冶知何人却帶千年戰場色婁城斗氣
非模糊雄者不飛雌不呼牀頭中夜肯相守吾家大
阮頻摩挲男兒意氣自奇究試脫儒衫舞回鶻莫借
他人去報讎樽前且伴封侯骨
鹿城吏
打門鹿城吏云是郡丞使郡丞攝令篆新奉上官旨
軍興急秋糧千家盡鞭箠連日飛符催輕舟特來此

僕夫乃將命婉轉告鄉里主人素習儒家世住城市
今聞兵革餘天雨苦不止僅存百畝田收穫未曾始
縱有饘粥資搜剔盡膏髓秋糧誠願償急公事難已
獨憖供晚餐僅可及二簋吏聞忽作聲汝言大非是
吾昨過西村羅列偏雞家今吾到汝家所飲惟寡水
秋糧何必償但須郡丞喜郡丞愛金錢汝家豈無耳
丞喜吾亦歡那移數行紙拮据完上供徒勞補瘡痏
子也聆斯言入戶足如枳孰知國計艱誅求更姦宄
丞怒猶自可吏怒民立死誰寫春陵行獻之　聖天
子

錢塘懷古

太原王　朴㦅民著

錢塘雄麗舊皇都滾滾寒潮送舳艫四面雲山圍古堞萬家煙火接明湖梵天寺冷秋風急觀海樓空夜月孤翹首西陵遺恨在小朝廷是宋輿圖

咏柳八首

年年細柳獨關情纔到清明却盡生賣酒樓邊空繫馬落花院裏只啼鶯蕭疎水面無開謝綽約風前自送迎惆悵故園歸未得那堪玉笛暗飛聲

忽覩芳菲贈別離章臺攀折不勝悲穿林點水濛濛

絮帶雨籠煙嫋嫋絲牆上花飛傷故國梢頭月在定佳期小蠻今日知何處若箇重來唱柳枝

綠陰深處水潺湲每向愁中憶故園笛裏春歸應有怨岸邊月出正銷魂長眉盡洗臙脂色弱質偏霑雨露恩若把㦸毫求續句還須重到武昌門

二月寒煙燕子飛天涯何處不依依半灣黛色隨風轉千尺青絲着雨微拂向井邊逢醉客折來馬上試春衣閨人莫遣登樓望夫壻封侯恐未歸

枝枝交影覆西灣憶昔離亭人未還飛去似花兼似雪種來宜水不宜山千闥漢苑春風裏萬縷隋堤暮雨間好寄守門宮女道曾經翠輦莫輕攀

任教輕薄任披離九十春光日正遲羯鼓催春聲未斷玉簫傷別淚空垂秦中少婦微偷眼虢國夫人淡掃眉無數紅妝都落盡長條不減舊腰肢

拖映輕裾踏錦茵三三五五往來頻滿城飄絮愁飛燕一曲新詞舞太真顧影偏憐殿脚女入宮應妬細腰人玉鞭指處腸堪斷翻願明年不再春

遙念征夫溼淚痕況聽哀怨曲中論春陰好護將軍壘落日偏留處士門新水漲時頻問渡殘煙收處自成村相看直到秋風後凉雨寒鴉也斷魂

金陵雜感六首

南北長江限繁華數建康東山千樹碧西浦片雲黃

地險蟠龍虎臺空憶鳳凰不堪憑弔處六代寢園荒

望斷秦淮水垂楊第幾橋笙歌浮夜月燈火暗江潮事業空三國文章自六朝興亡無限恨只合問漁樵

帝城雙闕迥雲樹望中微百戰山川在千官第宅非井邊槐正落巷口燕還飛回首鍾山路西風淚滿衣

南內凋殘甚重經御輦過謀臣橫鐵鎖壯士泣銅駝萬古愁聞詔三軍盡倒戈殿前降表出李昊更鳴珂

宮中方夜飲江上正重圍妙舞來遊步新聲試羽衣求東常侍出採女使臣歸未起臨春館維揚事已非

旅況蕭條日天邊又早鴻塞笳吟暮雨宮樹泣秋風夢繞三山外愁深十廟中更憐歌舞地紅粉一時空

送友還蜀中

山塘綠酒浮芳菲楊花作團如雪飛花前沽酒送君別別淚蔌蔌沾我衣蘭橈欲發疊鼓急感君握手須臾立把盞長歌曲未終月光如水鬢微濕君今掉頭萬里行縈紆蜀道多不平石鏡銅梁連劍閣況復江山阻甲兵願君努力長途去舊住岷江發源處岷山雪消岷水清望見錦官城裏樹錦城花落更愁人杜宇帝殘魂溯春武侯廟下苔如繡先主祠前草似茵江南千萬重夢裏寒雞林月落君不見遼東華表歸來鶴城郭人民盡非昨回首江

揚州二首次吳梅村師韻

馬首東來塞上謳廣陵風物動悲秋謝玄此地曾移鎭杜牧當年已倦遊運浦遙分楊柳岸江鄉暗接海山樓傷心一片邗溝月却照雷塘白骨丘

牙門置酒宴公卿錦纛雕鞍命北征縛袴健兒誰轉戰借籌策士總虛名百年洛蜀關時運六代煙花兆甲兵擊楫中流無限恨夜闌欹枕聽江聲

送嬾雲道人南還

孤臣淚濕舊衣冠匹馬關山行路難絶壁風廻秋鴈斷空江月落客星寒五年避世仍思漢萬里還家未報韓回首昔時征戰處分明却向夢中看

丹陽道中

重過丹陽道飄蓬只此身風煙荒徼客車馬異鄉人衰草連天暗孤鴻共月新遙看城郭近燈火漸相親

句曲曉發二首

趂曉征車發蒼茫旅恨長雞聲村店杳人影戍樓荒水遠皆疑路風寒不待霜行行星月淡始覺是他鄉

早行還結伴作客正逢秋鳥動星初落鐘殘露未收車聲穿野市馬首接皇州惆悵功名事寧堪問舊遊

秋日感懷

夜來風雨正新秋落葉催人萬點愁最羡馬卿常獻賦更憐李廣不封侯朱門莫問三千客故國空存十二樓聞道漢陽頻告警中原逐鹿幾時休

呈文介石先生

飄零萬里客風雨一氈寒未痛無家別先悲行路難功名空絳帳志節付黃冠只有南來鴈年年帶淚看

橫塘望月次異公兄韻

寂寞橫塘路秋風自往還僧歸千葉落人靜一鷗閑地白渾疑水天青不見山幾回今夜月只恐鬢毛斑

秋夜宿玄墓

落日蕭蕭聽暮烏山川猶是舊姑蘇天低雲影連荒嶂夜靜鐘聲入太湖古殿翻經秋月上閑房支枕佛燈孤年來剩有雄心在一宿令人半點無

謁伍相國祠

夕陽偏照旅愁人獨拜忠魂淚滿巾廟峙孤城雲外
迥碑眠荒薛雨中新興亡未得回吳越生死何曾愧
子臣指點鴟夷遺恨在怒濤滾滾到江濱

挽瞿稼軒先生

丞相行邊鼓角寒暫將兩粵作長安功高瘴海空題
柱尸裹沙場始掛冠報國僅留遺表在捐軀還念立
孤難椒漿欲奠魂何處萬里雲山帶恨看

登嘉禾東塔次虹友弟韻

閒來登古塔形勢望中收天闊雲無定山濃樹欲浮
鐘聲隨去鳥花影散荒丘伍相祠堂在胥江水自流

維揚李映碧先生寓鹿城過訪賦贈

東南喪亂幾經秋憔悴江頭識故侯一代諫書藏粟
里十年心事付瓜丘簪纓還賴文章重功業全憑著
述收吳地舊遊君再過山河風景不勝愁

贈陸翼王

不堪憔悴問京都幾度春風長綠蒲燕去烏衣思舊
友鶴歸華表痛遺孤讀書遼海藜牀破投賦湘川淚
眼枯高尚如君能得幾看來城市有江湖

塞上曲

玉關征戰無休日正是甘泉烽火夕秣馬營中塞月
明陳兵帳外邊風急縱金伐鼓向漁陽怨雨悲風古
戰場此地相傳自秦漢若箇征夫不斷腸陰山白骨

長城血村店行人都斷絕蔓草縈迴樹不花寒沙凓
冽天長雪自從關外罷屯田無復炊煙幾歲年唯聞
塞馬皆南牧不見王師自北還中華景物邊庭少衣
不經寒食不飽紅粉青娥入夢中疎星漸落關山曉
長宿黃沙白草旁曾無廬舍蔽風霜空思繡閣芙蓉
帳遙憶香閨玳瑁梁回首鄉關道路隔葡萄苜蓿秋
蕭瑟獵火千堆蔽日紅陣雲一片連山黑閒吹蘆管
彈琵琶鐵騎雕弓感歲華不惜捐軀褒馬革寧辭去
國從龍沙人生最是從軍苦慘目傷心不勝數家別
三秋少信來身經百戰無死所可憐日向空閨住縱
有音書寄何處瑤艸徒芳黯自傷相思願逐歸鴻去

惱殺黃鶯枝上啼啼時驚起夢遼西裝綿不獨宮中
女織錦寧無竇氏妻淚洒西風不堪拭天涯遠戍無
消息若使和親議不成少婦山頭皆化石

贈武林相士諸遠之

知君天下士暫爲故人留刺史廳前臥興平寺裏遊
一生無兩舌四海只雙眸猶記相期語雄心未肯休

無題和王次谷

藍橋消息杳難通春色催人歲歲同鸚鵡杯空愁對
月芙蓉帳冷怯當風更殘別院笙歌後妝罷高樓笑
語中只道寒梅能耐久落花何事滿牆東

贈徐子能

十載勞魂夢相逢意氣眞閒關非爲病作賦不知貧
細雨琴書靜孤燈筆硯新桃花溪上路知是避秦人

寄懷周子俶

落魄燕臺日知君氣更雄論文驚四座挾策傲三公
酒盡笙歌處詩成涕淚中莫愁消息斷南下有飛鴻

送端士兄計偕北上

去年揮手別孤城轉眼驅車又北征木葉斷空驚歲
晚朔風初動怯衣輕灞橋殘雪衝寒過梁寺荒鐘趁
早行王謝只今零落甚書生容易俟河清

送張佩將北上

三月和風絮正飛扁舟曉發試春衣張華江左文章
重郭隗金臺裘馬肥已有知交忘客路獨將書劒侍
親闈憑君早到長安日爲語東南事半非

九日同沈荷百匡令弟藻野堂小飲

總是悲秋客相攜過艸堂驚連池水白人對菊花黃
木落驚寒近杯空覺話長不知今日後誰與共重陽

乙未冬重過秦淮作

西風再踏長干路遙憶鄉關隔幾重絃管聲稀因浩
刼河橋水涸爲初冬桓伊江上今荒草杜牧州邊又
暮鐘四面雲山如黛色不堪回首蔣陵松

登報恩塔

古塔干霄感廢興朱欄碧瓦自層層防秋萬騎連江

口遠郭諸山接孝陵草樹風搖天欲動樓臺煙起日
初升追思文祖經營日幾度徘徊不忍登

過舊院有感

朱雀淒涼木葉斑閒門無復舊雙鬟杜娘曲散雲千
疊盧女梁空月一彎從此香銷難再問縱然柳在不
堪攀五陵年少歸何處惟見秋原獵馬還

句容道中遇雨

江城歸去客囊空行李蕭蕭古道中樹影微茫山接
漭馬蹄憔悴雨兼風荒村暝色雲俱黑小店炊煙火
獨紅行路艱難須歷盡吾儕未許怨途窮

秋夜同章素文李西玄范羽玄宿山塘

攜伴臥南樓遙看樹色浮山光偏在暮野況更宜秋
風急潮侵岸燈殘月上鉤由來名勝地簫鼓幾曾休

集吳聖符齋中贈沈婉仙較書分得寒字

短燭挑盡漏聲殘坐對溫柔不覺寒未向樓邊尋盼
盼光從座上識端端見時欲借珠千斛醉後新溫曲
數般此夜相逢半年少不知青眼向誰看

訪顧伊人歸舟偶成

故人分手後薄暮轉生愁那得扁舟過重爲竟月留
風輕帆影直港曲櫓聲柔回首桃花岸門前水自流

夜泊梁谿

晚風潮欲上一棹傍孤城獨樹疑人立歸雲礙月行

煙深迷嶂影磬遠雜歌聲漸覺鄉音熟輕帆又幾程

水田汎月

月映殘隄遠若無丹楓黃葉錦模糊舟輕不論溪深淺覽勝何爭樹菀枯半夜寒春猶見火乍冬衰柳尚藏烏只今想像銷魂甚況復身當在畫圖以事阻不得與故云

送陸翼王赴吳門之招

幾年聚首不勝情把酒江干又餞行殘雪漸消驚臘盡寒潮初上覺帆輕楊懸東閣傷離別燭剪西窗感送迎從此斷腸春色裏夢魂應繞闔閭城

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公渡河公渡河即溺死何不欲渡還復止

平川風波尚足畏況黃河之奔流千萬里是以賢達人退以保其身魯連既遺燕將書不願富貴蹈海濱子房借箸定天下從赤松子遊白雲之深處不復問當世之爲漢與爲秦古來豪傑盡如此眼前得喪安足論奈何儒生輩爭區區蝸角之浮名君不見上蔡大華亭鶴昔時聲華何爍爍一朝追悔良可悲相秦入洛終奚爲吁嗟乎箜篌曲空復哀世無劉參軍誰爲荷鍤埋世無陶彭澤誰吟歸去來箜篌曲空復哀

送江位初之新安

歲暮衝寒去江干此送君片帆當落木一劍倚斜曛雨積湖平岸山多樹入雲四方疇昔志休復怨離羣

詠梅花次許九日韻

隴頭消息到春色自年年枝向月中瘦花從雪後妍光搖銀燭外香入酒壚邊有客吹羌笛相看共黯然

偶感

銅符拜命下丹霄雪夜南征舊賜貂月到朱樓歌乍發日高錦帳酒初消雙鬟粉黛搊箏侍諸將弓刀載寶朝盡道元戎移鎮處村煙寥落馬蕭蕭

倣王之渙惆悵詩十首

西子

吳宮興廢總關情煙水南湖一棹輕尚有脩眉同眺越千秋何事不知名

卓文君

綺琴一曲作良媒共載成都去不迴任爾多情終貯合從來偏說是憐才

李夫人

寂寞香車散舞衣夢中笑語尚依稀少君漫獻神仙術燭影姍姍果是非

王嬙

紫臺寂寞淚痕斑獨抱琵琶出漢關此去明妃無別恨只愁沙漠老紅顏

二喬

盈盈龎質擅江東夫壻都爲天下雄不似趙家雙姊

妹一時爭寵在深宮

綠珠

玉笛吹殘恨有餘妻凉金谷見遺墟季倫未沒身先死十斛明珠始不虛

潘妃

芳樂樓臺起蘇燈國亡身死更誰憐鑿金巧作生花步爭似吳宮唱采蓮

張麗華

後庭一曲竟亡陳主辱焉能保此身若使當時歸煬帝迷樓應不屬他人

章臺柳

侯門一去不勝情楊柳芳菲別恨生馬上相逢甘永訣此心果否屬君平

霍小玉

病後空閨枕簟涼宵來一夢黯魂傷此生自是多情誤休怨當時遇十郎

端士兄謁選北行遵 家大人命送別二首

蹤跡天涯似轉蓬君今北去我歸東三更旅話悲清角五月征帆待好風夢裏懷歸千嶂遠愁邊送別一尊空親朋無限相期意不盡臨岐數語中

迢遞關河思暗驚布帆北向函秋迎須知事業難方見始信功名淡乃成疲馬遠隨殘照去新鴻斜逐亂雲行懸知婉孌登車後潔己能令吏畫清

長相思

長相思久離別隴頭流水聲日夜空嗚咽何人不願取封侯忍負封侯成訣絕玉筋漫千行翠蛾頻百結憶君夜踏遼河水憶君曉度陰山雪不信相思歲月深試看袖中書字滅可憐望夫山千秋照明月

壽周臣兄四十

閒居十載共相憐忽又逢君強仕年座上周郎頻顧曲醉中蘇晉且逃禪巴山燭為知交剪遼海牀因著述穿甲子義熙無限意暫將名姓老江邊

悼亡妾八首

銀河鵲度月初圓屈指于歸已七年弱女花時同拾翠山妻寒夜共裝綿幽窗剪燭金梭下小閣翻經繡佛前笑語依稀還在眼至今不信短因緣

鈿釵零落黛含愁一病纏綿歷夏秋藥餌無靈惟苦口母兄相慰只低頭花因髮散慵簪鬢簾為風寒怯上鉤記得枕邊垂淚語此生恨不到杭州

鄰笛聲聲不忍聞重扉深掩對斜曛數行錦字留金盒六幅湘裙化綵雲離合定期今日悟幽明異路此時分黃泉碧落知何處只向靈前一慟君

繐帳風吹夜寂寥不堪消瘦沈郎腰碧筒酒盡愁難破畫閣燈殘淚共挑橋斷天孫休織錦樓空仙史罷

吹簫癡情尚欲看圖畫分付傳神着意描
玉漏沉沉秋夜長寒燈空對合歡牀平原繁骨江郎
恨他帳離魂漢帝傷樓上香銷悲燕子水邊蒲結羨
鴛鴦蚤知今日埋黃土小杜遲來也不妨
黃葉西風滿故園爲卿惆悵不開門霜清遙共銀牀
冷月暗平分寶鏡昏燒燭風前渾是淚看花水底總
無痕崔生亦是相傳事世上何曾見返魂
芳魂渺渺恨無涯化鶴千年始到家不寐先思懷夢
艸多愁偏見斷腸花風清短壁蟲聲切月照孤幃爲
影斜此夜青衫應更濕何如司馬泣琵琶
翠帳羅衫付阿誰音容彷彿夢來時眞眞欲向圖中

喚寵寵偏從病後思雲際恍疑新鬢髮柳邊虛想舊
腰肢可憐一墮窮泉後任我榮枯總不知
蔚

哭平宰兄二首

門內相依歲月長那堪物在忽人亡江淹賦恨偏年
少宋玉招魂況路旁哀痛片時頻下淚驚疑一夕幾
迴腸行行荷鍤應埋我始信參軍未是狂
碌碌浮生竟殞身無端永別重傷神鶴歸故里須千
載雁斷寒雲少一人倦僕經營誠慘淡孤兒成立正
艱辛九原母子還攜手萱草棠花不再春

招子似歸三首

天下皆知已如君豈憶家旅愁裘貰酒客夢筆生花
楊柳悲羌笛葡萄咽塞笳相從因道阻白露落蒹葭
夙昔才名重驚人更一鳴未爲投筆客先作棄繻生
曼倩狂猶在相如賦已成此時聞玉笛應動故園情
極目長安遠寒雲近歲除殘宵兒女夢佳節友朋書
客久才逾練時危鬢易疎但看吾舌在誰復問田廬

歲暮過亡姬殯宮八首

香魂何處玉臺荒泣向西風過北邙四面愁雲遮老
屋幾堆落葉擁危欄花枝帶雨疑春怨山色含煙似
曉粧不是荒丘甘獨守小姑當日本無郎
已無紅袖拂香塵金谷淒涼不再春絳縷雖長空繫
臂白楊縱好僅容身北邙松柏烏啼鬧南浦煙波鬼

哭新爲語玉奩鸞鏡道自今愁作畫眉人
曾將羅帶結同心無限幽情別後深泉路難尋青鳥
使芳年誰賦白頭吟繡幃愁鎖鴛鴦被寶匣寒生玳
瑁簪一自蘭香消息斷洞庭寂寞到如今
驚看歲序疾如流每遇良辰更起愁炬列香閨將換
曆雪消寒樹又藏鉤梅花帳冷塵生鏡柏葉樽空月
滿樓記得去年除夜好五更簾內喚梳頭
牀頭猶掛舊衣裳物在人亡轉自傷只好夢中同化
蝶可能紙上再求凰折殘芍藥休回首采得蘼蕪枉
斷腸侍婢雙鬟都不見長眠寂寂罷梳妝
楚天雲雨正堪哀寂寂空留神女臺錦帶雙絲都是

夢明珠十斛總成灰小蠻歌歇愁攀柳公主妝收嬾探梅覓得良緣終棄我休題紅葉怨無媒

音書那得到重泉只有椒漿奠几筵青塚黃昏花寂寂素草丹旐月娟娟短長壽算均辭世好惡因緣總問天會合倘如劉素女春風應待木蘭船

頻年作客慣分離追昔論今祇自疑洞口花開終易落山頭雲散更難期入辭秦苑鸞飛少婦去盧家燕到遲女嫁男婚無可望言情只有悼亡詩

舟中聞笛

關山笛裏誰家月吹向江頭照華髮梅花落盡楊柳生吳檣楚柂各不發五更月黑江水寒參差急調奏風流君知旅客思家久不見深閨語夜闌

長安少年行四首

生長京華地遨遊亦壯哉晴煙迷草樹落日見樓臺冠蓋天街集簾櫳翠館開潘郎經過處擲果滿車廻

無限繁華夢芳年住帝城衆中推俠客市上識狂生走馬尋花折聽鶯載酒行夜深橫玉笛吹作塞垣聲

蕩子家何處垂楊拂畫橋請纓非異日顧曲且今宵挾妾雙驕駿從軍獨賜貂新豐街畔過刀箭自橫腰

長征功第一二十已重封御宴隨時召宸遊到處從名姬擁換馬寶劍欲屠龍劇孟今誰是平生恨不逢

獨坐

幾處聞簫鼓荒齋歎索居輕煙萬戶合落月半窗虛花信頻催酒春光輒廢書漸逢寒食近懷舊復何如

琅琊王曜升次谷著

登北固山

雄峯高枕石城斜。有客登臨送晩霞。水氣暗吞山頂寺。江雲遥護海門沙。天低隱鷺來千里。地迴星河落萬家。指點舊朝形勝在。吹愁何處起悲笳。

夜泊燕子磯

倦遊客子意如何。獨向西風倚棹歌。天劃巨流依舊闊。地撑孤掌逼明河。瑤壇夜月飄鐘鼓。石洞秋陰滿薜蘿。莫怪山容近蕭瑟。江東遺恨本來多。

浦甄玉淅歸奉酬

木葉下重關。潮聲送客還。鬢添江上雪。詩滿橐中山。久別言偏澀。初歸意轉閒。近懷勞訊及。狂態未全删。

過白椎菴

招提荒逕裏。避俗此中安。林密留殘葉。溪分見淺灘。對山禪榻靜。帶雨佛燈寒。誰識空王理。浮生夢未闌。

同伯兄惟夏夜話

謝客高眠後。西堂剪燭時。草荒蟲語細。月淡鳥歸遲。長鋏悲初服。深杯數舊知。會憐今夕意。獨有鬢邊絲。

過廖城故宅

戍樓當日海雲昏。萬竈貔貅向此屯。豈信彈丸留戰壘。却羞片紙出降旛。城亡尚有衣冠氣。宅廢空餘草

木痕。一部笳聲秋牧馬。可堪寒雨泣忠魂。

擬古四首

日月去云速。別離一何長。道遠樂自殊。洵美非故鄉。汎汎河之洲。中有雙鴛鴦。歲晏苦疾風。比翼相翱翔。修塗渺無跡。顧此心徬徨。雨雪凄以悲。停車淚霑裳。何因揮魯戈。為君駐頹光。努力登雲衢。東西永相望。

旭日映綺窗。和風颺文縠。有女顏如華。當軒弄寒玉。初彈別鶴操。再奏哀鸞曲。四座慘不歡。聊以慰幽獨。東樓倡家子。豔歌苦煩縟。掩抑未揚辭。聽者踵相續。知音古所難。靡靡本諧俗。安得素心人。酌之以醽醁。雙雙作鳳凰。飛向梧桐宿。

金風自西發。蟋蟀聲何悲。苦樂良不均。少年守空幃。君若雲外鵠。妾若籠中棲。飛鳴亦殊塗。躑躅固其宜。膠漆非所願。金石安可期。歲序還推遷。桃李榮故枝。

尺水勿云寒。寸蘖勿云苦。朝作盤中珠。夕為路旁土。貴賤本迭為。升沉詎堪數。茫茫大塊間。此身復誰伍。塵囂投山川。一息自千古。物各安其天。爰居駭鐘鼓。

初秋雜感六首

一葉飄然墜井梧。高樓獨上轉踟躕。魚龍歲歲滄江冷。砧杵家家夜月孤。錦樹露涼烏正起。畫檐風老燕將徂。天涯何地多秋草。欲采還愁路有無。

雄麗由來說建康。六朝遺跡滿殘陽。江聲黯淡消龍

鳳臺勢依稀隱鳳凰古柏僅留前代寺野花還繞舊
宮牆空餘賦手同王粲隔歲西風欲斷腸
黃河水繞日邊來萬里金飈景色哀壁馬不消狐子
漲弓旌空望桂旗開中原粲筆歸塵土異代朱輪付
草萊却憶故人能作賦銜杯應上古繁臺
西泠秋草自霏霏古殿霜清眇翠微繞樹湖光迎暮
雨接城山色帶斜暉將軍東去搖珠勒公子南征試
鐵衣漫指荒煙望荒徼六橋簫鼓十年稀
陣雲常擁海西東豹旅龍驤在眼中烽火一天驚哭
鶴蒹葭千里羨飛鴻塵迷白日行人斷淚捲黃沙野
市空縫掖已窺戎馬志籌邊今始望羣公

養釉荒丘草木年蹉跎生計總蕭然黃壁雜下三間
屋匄水城南二項田鴈影獨高秋色外蟬聲偏噪夕
陽前浮雲滿眼無勞數把釣寒江好畫眠

鴈

九月蘆花一望深去來嘹嚦聽難禁停梭似訴機中
怨倚劍如賡塞外吟豈為稻粱曾寄足不緣矰繳自
傷心關山何處多艱阻會遣音書達上林

酬中州陳簡菴見懷之作

北鴈南飛下夕曛天涯書札倍慇懃君因寄客覊黃
絹我正懷人擬碧雲少室有時開豹霧延津何日起
龍文三年轉憶寒窗雨驚座丰神自不羣

寄吳梅村先生二首

猶憶吳閶路曾停送別舟引杯酬客難舍涕慰親愁
落日河流合寒雲岱色收乾坤風雪候西北古神州
鄜廟風雪壯江湖歲月賖未能陪劒舄聊復訊容顏
花發[illegible]山幾人青眼在翹首向燕關

答尹右璜[illegible]

楚客長歌行路難天涯逆旅任饑寒辭官我愛陶元
亮避亂人稱管幼安擁被有思憑夢到垂簾無事借
書觀春風坐拂勞持贈鐵畫銀鈎好細看

秋夜懷友

牢落西風歎獨醒坐聽疎雨度窗櫺新寒酒色燈前

綠殘螢山光枕上青澤國煙波方浩淼吳宮草樹已
凋零思君正在悲秋日珍重天涯賦鶺鴒

秋風篇

皎月颺清波輕雲散餘彩花枝憶舊妍柳色知新改
雒陽花柳鬬芳姿猶記東風吹拂時長條綠暗黃金
屋連蘂紅披白玉墀玉墀金屋神僊眷引鶴乘鸞日
相見丹轂銀鞍望欲迷瑤宮瑤殿遊皆徧夾道朝暉
燦若霞六街夜景明如練東起西沉夜復朝侯家甲
第鬱岧嶢玉笙牆外聲先度金斗簾前霧轉高歷歷
曉鶯來樹底雙雙蜻蜓隱花梢揮鞭紫陌王孫少攬
鏡紅窗小婦嬌小婦王孫本儔匹朱顏自恃輕頭白

錦筵玳瑁列千盤繡幄珊瑚高十尺舞罷腰肢倦綺羅酒酣意氣驕賓客綺羅賓客漫淹留春日秋風遊若流蛾眉何處教人妬鶴髮添來不自由蟋蟀堂中空織怨鳳凰臺上枉吹愁可憐落蕊隨芳砌可憐飄響入空樓歲歲年年飄不散輦路依稀草痕亂長信燈昏鴈影過昭陽門掩蛛絲滿長信昭陽亦斷腸玉關鐵嶺更蒼涼黃沙萬里垂紅淚白露千家擣素裳羞將巧舌調鸚鵡羞將隻影並鴛鴦鴛鴦鸚鵡何棲止含怨凝愁只如此躑躅還依連理枝徘徊且逐東流水流水湯湯風正凄搴帷入幕幾人知歌臺舞榭竟何有日暮鶺鴒門外啼

重九

逐客逢秋倦栖栖不自知可堪落帽日正値敝裘時細雨關門樹斜陽野店旗風光渾在眼獨坐轉凄其

懷孝威

聞君昨夜剡溪還何事琴裝又客關江上一舟衝細雨窓中數嶺對寒山家園綠蟻應須憶邸舍青氊好是閑此日西堂賓客會婆娑庭樹幾回攀

獨坐

情懷如水對朝暾三徑無人常掩門中散論文違俗尚長卿抱病託空言檐花色借琴書冷窓竹聲隨鳥雀喧聞道輞肥原有相閒身未擬負丘園

臘盡

漠漠疎煙透遠岡濛濛暮雨暗虛堂貧中事減忘冬謐病後神淸覺夜長甕倒凍漿浮菊蘂爐開殘火爇芸香新來漸得幽棲樂未肯驅車過太行

侍家叔過間月上人精舍分韻得生字

爲愛支公地因從大阮行小池春後綠一磬雨餘淸好句蒲團得輕風茗椀生坐來無限意回首暮雲平

立春日登城野望

春色依然好憑高動客愁敢言時不遇惟覺歲難畱（時値除夕前一日）睥睨橫江迴樓臺映日浮玉門眞萬里何處覓封侯

暮發斐江有感兼懷子似

落日垂舠下江流無限聲斷雲隨鳥沒殘壘傍星明身賤悲雙鬢才疎愧兩京還憐故園客空滯雒陽城

同商石夜話

一燈相對話闌干天地俄從此夕寬薄有才名堪縱飲獨酣病骨好加餐潮聲撼郭千家靜雨氣侵樓五月寒却憶故園詞賦客幾人蹤跡在長安

題伯兄玄炤畫

吾兄丹青世所稀筆與造化爭靈機投簪不事五侯貴却於此道探玄微能事在神不在形冥搜象索俱渾成畫山突突起煙霧畫水汩汩鳴琴箏石上松杉

時弄影雲中雞犬半聞聲興來寫就生綃幅掛我空齋伴幽獨曲岸黃花隱釣船平疇翠竹開茅屋四山窈窕浮青蓮飛泉潺湲出樹巔中有一人清且閒樽罍在前手一編古服似從綺里後高情如在義熙年路轉溪迴渺天際馬跡車塵無着處桃源源斷不可圖自寫東陵種瓜地

東村二首

屋老秋先破村荒夜獨寒借書貧不易完稅熟猶難野服輕蘀鼓早棲任羽翰賞心叢竹在留遲釣魚竿

問天愁莫寄覓地興偏賒烏相沿籬樹黃茅隔浦花撈蝦喧稚子貰酒溷鄰家獨坐無知己長空起暮鴉

橫塘四首

芙蓉江畔晚蕭蕭不信蘭香離碧霄秀靨迎風含薄怨輕鬟映水帶餘嬌烏箋絲短心難盡錦瑟絃多手費調莫道黃姑消息杳橋邊靈鵲待今宵

畫舫圖書水一灣獨留明月照紅顏阿誰連理同金屋不盡相思比玉環裁就詩篇高北里攜來絃管近東山可堪峽雨湘雲暗神女生涯只夢間

中酒悲秋總繫情曉涼初試杏衫輕香殘金斗灰猶爇鬢倦牙梳髻不成漫對鴛鴦嗟薄命閒教鸚鵡話長生天風環珮歸何處辜負青鸞下碧城

一夜秋聲錦纜移橫塘煙雨正迷離人還弱水空題

葉家住重山好畫倚楊柳臺低嫌折早枇杷門掩恨歸遲自憐不作揚州夢也學相逢强和詩

同孝感鴻調伯兄惟夏過飲學山園得風字

江天初暝玫雙鴻此夕相攜興未窮近水松杉晴亦霧穿雲樓閣晚多風樽前氣色延津合舌底波濤碣石雄醉後不堪長騖望斷煙零雨只吳宮

書南村舍壁

楊朱下泣墨子悲風吹蓬根心苦危丈夫三十何所有數卷之書一斗酒山多虎狠不敢前水無巨艑臨大川老農頭科脚復赤相伴結茅住亦得

端午先忌

餘生十載恨蹉跎令節閒門掩薜蘿剩有蛟龍蟠大澤空聞簫鼓發層波三閭怨在餘香艸九地恩深廢蓼莪慚愧王修能罷社葛衣簡點淚痕多

舟次鹿城北關兼懷揚貢鶴心昆仲

片帆斜日外愁思滿滄洲粉堞連山背青旗出樹頭村荒迷犬水闊亂飛鷗却憶南州客何人共倚樓

送黃庭表廷試之燕

驛路花三月河橋酒一杯故園惜分手落日憶登臺向重應劉譽還抒賈董才蓬蒿肯相念時望尺書來

三江口遇風

岸闊千帆亂風狂萬籟鳴滬瀆江口塔雨失樹頭城

投壁何年事探珠此日情不須愁咫尺世路總堪驚
寓懷二首
索居自蕭散鄭蜀爽芳洲員景旣西徂長波正東流
上下相混濛一無停留顧此汨汨情聿懷矯矯儔
靑松託孤岫白雲封素秋豈鮮遡洄志河梁阻且脩
願言步寥廓萬里同遨遊
有客爲我言驅車過瞿塘有客爲我言揚舲下太行
世路盡顚倒豈必因滄桑玉露凝空階金飈發高堂
蕭榮香艸枯心懷愁如傷何以慰君子願進千年觴
訪韓古州先生于半塘山居時先生已八十
矣談笑竟日娓娓不倦盡出所藏書畫相

與討論其右軍內景經眞蹟尤希世之寶
也
投簪歸臥此玄亭吳下風流屬歲星山半樓臺秋更
遠松間門巷晝常扃閑評圖史推模範靜理琴樽見
典型何事駐顏求異艸長生訣在蕊珠經
贈張靑琳
名卿向重南州榻上客新辭北海觴嵩嶽過雲連去
鴈黃河飛雪滿征檣好看荀陸同推轂未許鄒枚獨
擅場漫指壯懷消歇處銅臺秋盡草蒼蒼
泊虞山有感
萋萋岸草繫扁舟寂寞孤踪此更留水國風廻城欲
動山家雲起樹如淨牙檣錦纜悲黃土大藏高頭愧
黑頭身世幾回消息斷好憑杯酒問江鷗
登澄江廣福寺佛閣
客路尋幽自往還梵王高觀鎖雲間穿林晚映垂垂
月抱郭晴浮宛宛山未許風塵供眺望只緣鄉土試
躋攀十年潦倒裘空敝惆悵孤登老衲閑
許九日王鴻調過飲晉英閣兼懷周二雲彥
何處倚秋風千門夜色空流生人語外愁盡酒杯中
岐闊廻江鳥深逃咽砌蟲徘徊今夜月燕市照應同
西田即事
舊識歸村路重來徑欲迷鴈邊秋水闊人渡夕陽低

野艇沉蓮浦空亭枕竹溪到門多逸趣只此是瀼西
得子俶歸信
天涯聞已賦歸歟何日征塵離客裾千里夢隨池畔
艸三年情在袖中書空江掠燕寒濤急古驛鳴蟬夏
木疎只恐關河多赤羽故園未許問安居
垓下行
彭城城摧睢水赤漢兵十萬盡流血鴻溝一割天下
分亡虜重瞳帝隆準孤軍轉鬪垓下旋中夜起飲悲
風吹臨歌自灑數行淚誰爲和者唯虞姬拔山餘勇
尚堪數赤泉小兒面如土寒旗斷將竟何益隻身一
敗難言武莫道江東有父兄丈夫恥受兒女名手持

短兵下馬行頭顱贈人了不驚嗟乎咸陽火烏江水
瞬息興亡類如此君不見白登殘壘草斑斑角聲無
力鼓聲寒軍中不遣閼氏使塞上誰教天子還

招同人小集兼懷子仮諸子

小徑初開竹數竿欣逢屐齒破苔端朱欄映石秋花
晚絳蠟明窻夜雨寒樽酒尚餘吾道在江湖應念客
途難登樓忽憶曾題句醉把青絲鏡裏看

送人出塞

萬里一杯別羨君戎馬間塞霜迎劔舞邊月照弓彎
舊習魚龍嘯先驅虎豹關他年會持節堠吏莫瞋顏

雨後邀計登令午

荒城三日雨能使故人違世路多長袖天涯共短衣
濕雲垂閣度水鳥傍池飛酒熟堪乘興呼僮啓竹扉

過繡雪堂（堂係太原公別墅今改爲寺室十年前予嘗熟遊地也）

名園閉付老僧扃綠野遺踪入眼青曲榭落花秋補
衲文窻懸火晝翻經鴉隨殘日栖衰柳鷺洗寒波立
斷汀回首勝遊渾似夢曾吹鐵笛最高亭

送槖涇叔之粵東令四首

客路花盈岸離亭酒載觴使君將露冕猶子正牽裳
攬轡山川異鳴琴化理長未須愁鞅掌知不廢篇章
聞說炎州路風光並昔年天低榕葉雨月滿荔枝煙
龍窟珠爭麗鮫機錦獨鮮好承清白後何慮酌貪泉
彩服耀鳴騶殊方啓壯遊黑雲山嶺樹紅日海城樓
馬斷猿啼夜霜稀雨報秋訟堂閒更好簾捲盡羅浮
五羊原厚俗一鶴想高風兵氣消應盡文光燭更雄
運斤需妙手製錦屬良工遙憶春生早梅花望驛筒

答章素文中途寄[illegible]

秋到高城暮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莫問更茫茫無才對客題鸚
鵡多難逢人典鷫鸘古道定隨芳艸盡青山遙帶碧
雲長愁來禿筆何曾捉爲剖雙魚擬報章

懷孝威途次

懷君常自撫庭柯此日懸知渡濁河三徑已荒隨鳥
雀九天猶遠慎風波孤舟衝雨雞聲早野戍連山馬

跡多還憶故鄉時寄否逢人先寄釆蓮歌

病後喜玄炤伯兄過飲得花字

伏枕經旬感物華足音驚喜到吾家千鍾漫倒烏程
酒（兄於酒戶最隘故云）一盞先傾顧渚茶捲箔夜貪窻際月移
牀秋愛石邊花西堂景色還無恙剩有清狂向客誇

中秋夜登樓寄所思二首

雲物無端動客愁暮天蕭瑟强登樓梧桐影送千門
月鴻鴈聲傳萬壑秋巖桂正逢佳夕放山樽却少故
人酬去年此夜橫塘路畫舫清歌到處留
愁病偏教更別離西風吹起鬢邊絲嵇康適性因成
嬾宋玉多情秖解悲眺望不堪雲盡處嘯歌應到露

濃時誰家玉笛聲如我梟梟憑空無限思

底事

底事微茫未得逢謾誇搏虎更屠龍還應學佛參黃蘖也合求仙伴赤松偶上荒臺雲漠漠獨行寒澗水淙淙閒[illegible]釣月細數昏鴉與暮鐘

生[illegible]

生計迂疎莫用猜秋深門巷總荒苔病兼廢酒眞難療貧到無書更可哀幾樹綠陰寒雨送半牆紅日暝煙催多情只有黃花在寂寞籬邊爛熳開

雨過

雨過風迴柳線輕畫船西去綠波平犬堤堤上泥如詐半是殘紅馬踏成

夏日閑居四首

息影從吾好離羣轉自傷花殘明雨砌竹密暗風牀病覺春寒久愁知夏日長梁間新燕子來往為誰忙

何事談經地翻成避債臺酒胡操券去租吏打門來自慰因非病人憎果不才破除還有物把卷坐蒼苔

近市無喧寂心空境即偏琴橫芰竹處研洗鬪茶天巢隱終成誕樓居豈盡仙債春吾亦願誰是伯通賢

不識求閒樂何如守拙宜屋茅風任捲林實雨教垂椎髻眞鳩婦蓬頭少霸兒自誇塵累減五岳儘堪期

同鄧元昭先生過虎皐二丘堂小飲

水國蓴鱸興不窮仙舟同渡畫橋東空懸賓從非王令須識登臨有謝公天際松蒼承落印屋頭山紫掛殘虹主人好客依名勝更洗壺觴坐晚風

送友之邊幕

萬里參軍去孤身倚劍看重關人面老荒磧馬聲酸髀肉消原好頭風愈不難征衣憑少婦自古北庭寒

致公別後音問頓絕札以招之

臨岐曾折柳如絲荏苒西風葉落枝怪底信沉狂莫慰定緣吟苦瘦難支一龕對月秋雲捲三徑尋花夜雨垂燃燭話愁應不遠為君新理篋中詩

贈余澹心

余郎磊落多壯遊掛席忽下東海頭袖中刺滅不肯投平生只慕韓荊州昔之荊州今吾婁白公風雅天人儔幕中賓客枚與鄒揮毫擊鉢無時休花深臥閣同丹丘君來詞辯稱最遒噴珠裁玉凌清秋筆驅墨捲窮雕搜相看意氣如雲流何須脫贈千金裘閒來坐我百尺樓陳編斷碣相追求茶鐺火熟聲颼颼有時開甕傾新篘禮法不向嵇阮謀書裙脫帽忘偃僂嗟予踽踽悲幽囚屏居老屋白兩眸無才不敢干諸侯瓶罄囊洗百不憂霜天月黑啼鵂鶹牀頭自拂雙吳鉤羨君紫氣關門浮故交零落今無尤

同田鬚淵周子俶諸子集張給諫救菴春禊

堂分得寒字

春來風雨却無端高館疎簾入暮寒黃鳥欲眠人度曲綠波微動客憑欄梅邊詩句真何遜竹裏棋聲是謝安歲月燕閑居不易莫辭燒燭聽更殘

飲澹心寓

作客能留客消愁却語愁梨關千里夢謂余廣之先生桃渡廿年秋風月雄詩卷。山川老釣舟莫輕身似葉珍重有羊裘

送遠曲

轔轔車有音去年載客陰山陰蹀蹀馬有蹄今年載客西海西音亦有時絕蹄亦有時驟毒水夏蒸冬丈

雪妻孥道旁飽蛇蝎不當怨車之驅不當怨馬之走犧牲被繡方自榮螳螂捕蟬那得知其後東家少婦雙明璫柔肌脆骨織羅裳嫁夫願嫁田舍郎。終年辮纑不下堂。

黍對巖太史寓妻匝月相與流連詩酒頗極忘形於其歸也愴然有作

少年才望滿西京此日霞標海上城酬答竟忘金馬重登臨翩美布袍輕橋邊人影當春醉樹底尊言入夏涼共汎仙舟知未得五湖煙水足離情

傷竹詩 幷序

庭際有竹甚巨自發萌至尋丈僅三宿耳夜半爲風所撼起視之已折矣予悲其質之奇奮之速而奪之早也作傷竹詩十四韻

羨爾干霄志何斯願暴風化龍時不待棲鳳事皆空共此三竿日忻然半畝宮託根孤皐密露穎廣庭雄刮目驚高節齋心寄素衷每嫌猶莫石拋擲竟飛蓬槿落嗟非類蘭摧偃卒同製冠皮尚弱醞酒葉還童惹蒨悲他影檀欒想別叢虛堂涼自減曲榭月常籠謝朓詩誰足陰鏗詠亦窮徒慚裁笛者深愧灌園翁聆睞雖加異維持實鮮終森森多後起珍重歲寒中

贈楚黃杜于皇

羨君江漢本雄風白下詞人屬寓公廿載亂離殘夢

裏。半生精力五言中。斜陽酒散名園樹涼雨燈昏野寺蟲回首正憐戎馬暗可堪彈鋏海西東

送別白明府

景運開屯蒙三韓異人出枳棘無玩情盤錯見遠識炯炯百鍊鋼六載如一日下車殪豺狼狐貍屏行跡民命湯火餘攜置登袵席荒城當海濱土田苦磽确輸輓疲後時撫勸倍訶責鄰封亦人境羨慕等仙國懸鐸廣耍謨鑿渠嗣禹績誠可金石穿化更豚魚格至衷實慈愛兼以學問力所由任張弛經權不緣飾公在咸若忘公去始若失扳轅寸腸斷叫闔萬里隔香燈結氤氳井閭倏改色攘攘田疇間罷耕且停織

杞憂在天心詎獨恤家室淚盡血繼枯寒雨代爲滴

出塞曲

馬色千羣異笳聲百里喧一星明將位衆氣壓凶門
大旆垂雲影長刀拭雪痕還憐漢公主寂寞嫁烏孫

隴頭水

隴水來何地潺湲日夜情照人驚短鬢飲馬怯長鳴
古戍連雲迥陰崖積雪明爲諳行旅況偏是斷腸聲

雨雪曲

東合雲無極天低野色遮孤翻鷹背薄乾印馬蹄斜
今積沙皆絮窮邊樹忽花羨他氈帳底乘酒弄琵琶

入塞曲

歸來笳鼓競不數霍將軍黻點龍庭雪心懸鳳闕雲
三驅會宥罪百戰敢言勲未許邊烽静天家早右文

送于皇歸白門

海角曾纏處士星秋原言別草猶青客中鼙鼓詩如
許夢裏庭闈路幾經亂石江聲新舊鬼殘燐人跡短
長亭浣花松菊應無恙也爲河山一涕零

雪夜丁[illegible]再過

竹色遥穿牖都忘在歲寒故人猶作客吾道且加餐
似雨停杯聽疑花秉燭看漫期明日事高臥慣袁安

東溪早行

曉發城東郭深林出平川白石何齒齒青艸方芊芊

霧重濕人袂溪急沒馬韉悠然見茅茨旭日當窗鮮
老樹偏扶疎好鳥鳴其顛首春未農事童叟足晝眠
即此慕閑適眞隱懷前賢微尚夙所秉負未終殘年

江村寒食憶亡弟

綠酒臨風換客顏黃泉人去幾時還重來此地逢寒
食依舊桃花水一灣（前歲寒食曾同舟泊此）

水鄉集

武陵顧湑伊人著

閱江樓（在獅子山舊名盧龍山）

萬里長江一望收。高皇親建閱江樓。雲開蓬島星河聯。月出盧龍天地秋。碧艸自生宮寢路。青山仍繞帝王州。憑君莫問當年事。禾黍同歸六代愁

得王元倬孝廉書并南陔堂集次家寧人韻奉酬

紅葉盈林閉戶餘。陪京掌故復何如。十年庾信江南賦。一紙蘇卿塞北書。夜冷石城砧斷後。秋深澤國鴈來初。總然出處逢多難。王謝風流尚不虛

上錢牧翁老師

地遠天高思渺茫。碧梧紅豆老村莊。名家風雅推宗主。昭代人文屬表章。典籍曾傳周柱史。劫灰猶識魯靈光。白頭不問興亡事。一任殘鴉噪夕陽

歸自許墅早發卽事

搖落滄江萬木秋。別家幾日却多愁。酒旗疎雨橫官瀆。漁火寒煙傍客舟。夢夾水聲孤枕上。心懸風色片帆頭。閶橋更作平明發。一路看山到虎丘

弔東陽張公

睢陽死後見東陽。千古忠魂兩渺茫。世難有　君皆社稷。時危畫地卽封疆。乍看新命承三錫。空矢餘忱效一匡。野老至今傳恨事。寒潮應不上錢塘

江上送友還徐州

細柳輕飄去若飛。舊遊城郭事皆非。水吞大地聲還壯。山立長江勢亦微。中酒客眠風逼枕。思鄉人語月侵衣。只今豐沛多遺恨。空使英雄話息機

乙未八月海上作二首

[illegible]身獨向海東偏。極目滄桑倍黯然。寒放五更波底[illegible]。晴浙一氣水中天。田橫雖露知無客。徐市蓬萊浪[illegible]仙。欲上高原攬形勝。祖龍驅石在何年

[illegible]聽城頭畫角哀。野花還傍戰場開。悲風急鼓天涯[illegible]。落日降旛海上來。但說烏能銜木石。空聞蜃已結

樓臺。只今事事成陵谷。一片秋陰生綠苔

練川感事

練川人物甲江東。耆舊消亡廿載中。廢圃名花懷四老。（李長蘅程孟陽唐叔達婁子柔）孤城獨鶴弔雙忠。（侯廣成黃陶菴）悲涼生死家何在。磊落行藏道本同。尚有白頭徐孺子。（徐克勤）南州端可繼高風

贈別衆容大師歸雲居

歌禾賦麥不勝情。一衲從師事遠行。（特從雲居和尚客吳）天上夢回仍印月。人間劫火總成兵。（師了末度七日方入焚見法花珠林）更無法眼尊龍種。尚有宗風振馬鳴。遥祝金輪忘世外。十年今古淚縱橫

奉和牧翁老師白門觀棋六絶句

河房人靜水風幽半岸紗紗對奕秋一着輸贏定先見何須更待局終頭

六代山川局未平衝關奪角漫縱橫而今夜雨僧窻裏猶似深宮打子聲

當場黑白路曼曼矩地規天界畫寬若箇圍棋大中正只應成敗有旁觀

殘風殘漏夜遲遲對面藏機兩不知偶子總教能亂局當前失着已多時

千分何當解擊虛曾聞四句說乘除分明往事如償博莫向殘枰問刼餘

休言覆舊與翻新賭賽英雄或未眞眼底滿盤饒勝算殘棋一着竟何人

懐家寧人兼寄路中翰蘇生周職方瞿瞿

故人多難隔天涯又見風光變物華兩地關河離別樹六朝宮闕戰爭花蒼茫重憶兵前面造次空回夢裏家燕子不來三月老一池春水亂鳴蛙

病馬二首

舊是騰驤冀北驄病來觳觫罷從戎須知尚有沙場利苑道全無汗血功憶別渥洼追夜月慵嘶苜蓿向秋風當年悔不成龍去絡首青絲困櫪中

羸蹄曲跼類拘囚天駟宵來欲隕星幾見千金收駿骨徒看六印長龍形神功曾入昭陵奏異種虛傳伯樂經更願誰家終惠養夕陽亭畔艸青青

家翼蒼太史左遷吳郡學博因賦呈贈

一天詩思靄晴霞學士風流啓絳紗自是疎狂題首褙非關遷謫詠琵琶馬頭凍折長安柳燕尾春回茂苑花且向蘇臺懸講席玉堂人物舊聲華

寄荅維揚李元又

江南江北水連天愴別江干動隔年千里寒暄憑紙上一緘香雪到春前相思明月揚州夜曾約梅花鄧尉船意氣縱橫空佇歎柴門只合擁書眠

寄許侍御儀吉

負笈過從卅載情（儀吉向從先大人遊）凌風孤鶚奮飛鳴只今執法推溫造夙昔論文重許衡霜簡夜寒趨禁直繡衣春暖奏承明蘭臺事業家聲在要使他年嗣令名

春讌即事

翠煖紅香夜色鮮春心顫影立嬋娟屐黏芳艸聽鶯出髻壓飛花中酒眠銀燭光浮檀板月玉簫聲起畫樓烟當筵一曲尋常事腸斷人間又隔年

虎丘竹枝詞四首

玉笛當風燕子飛半帆新水浸苔磯可憐刼火叢殘後依舊紅粧與翠微

一川圖畫寺中山好就禪宮信宿還夜月生公臺上

望落花如夢到人間

轆轤聲杳劒池荒芳艸無言對夕陽霸業銷沉爭得
似短碑三尺記真娘

錦兜垂頸客停驂獵獵征笳戍鼓酣七里山塘歌舞
地斷腸俱不似江南

題余澹心鄧尉探梅倡和詩後

漫山玉雪起遐思冒雨尋來也不辭最恨年年二三
月向人空索探梅詩

次韻荅吳漢槎見寄

分手沙隄一棹輕別來長是隔年情桺塘香暖花爭
發藥圃煙深草亂生春水漁榜飛宿鷺夕陽僧寺語
流鶯錦囊驢背東風裏爲說耽詩癖已成

懷丁繡夫

曾枉新篇寄辟疆相持騷雅在名場滄江臥病矜年
少風雨懷人覺夜長官渡葉殘歸騎濕野橋花發去
帆香清歌一曲起蘋末幾處亭臺見夕陽

過牧翁老師紅豆莊敬次原韻四首

懷刺囊詩已十年扁舟今喜拜牀前青藜閣上攤書
坐紅豆窻中聽雨眠島索鶴除刪閏紀蟲魚論勘到
旁偏靈光劫火知無恙醉眼摩挲雪滿顛

地老天荒及此辰追陪末席話偏親五溪雲物應誰
在六詔風沙或未眞異代衣冠推晉世同時雞犬避
秦人東皇一去春將盡燕子楊花却耐貧

佛閣淒涼憶聖童桂殤詩卷淚痕中（師近刻桂殤詩爲哭文孫桂哥作也）執經人立門前雪載酒船來江上風宿麥[illegible]浙平
野綠飛花冉冉曲欄紅陽秋遐事分明記留訊開元
鶴髮翁

魚河龍漢總茫茫四海聲華舊玉堂夜省圖書留侍
史長窻鐘鼓對緇郎棊敲沁石機心淨酒沸清尊笑
語香祗是江山亂離日一竿投老臥滄浪

隱湖感舊次前韻四首呈潛在先生

書福燈窻近十年編摩風雨憶樽前文章溝壑明明
在禾黍江山耿耿眠芳艸綠當人意好野花寒爲客

愁偏酒闌歌哭尋常事一任春風笑作顛

星橋鳳里隔參辰雙槳過從意倍親舊日師生如夢
寐（先大人設帳隱湖九年）通家兄弟恰天眞開觴每憶登臨地
聽講時來耕釣人手澤一編章句學窮愁述作爲詩
許

當時趨走尚兒童此日追陪里社中讀徧九丘師倚
村歌成七月和幽風天涯燕子平蕪綠澤國藤花亞
水紅無限興亡緣底事滄桑只合問簽翁（將選紅豆詩牧老師）
斜陽轉影立蒼茫腸斷橋西一艸堂傲世却憐青眼
客承家偏悼白眉郎（謂補仲）看山屋老栖蛩響汲古簾
開碧畫香日暮歌聲聽一曲那堪濯足向滄浪

寄海鹽陳緯度

苕水吳山路渺漫相思重憶舊遊難春風酒氣縈花騎夜雨棊聲映竹欄是處卻愁連戰壘此生空老誤儒冠知君閒閒多酬和刻燭詩成道韞看

金陵覽興

神州天府偏□□鐵鎖長江事總賒十廟無言存馬鬣六朝如□委蟲沙寢園已失初陵制博望虛傳奉使槎愁絕子山詩思好夕陽何處數歸鴉

過舊院有感次王惸民韻

傷來香徑蘚痕斑撲面塵沙拚翠鬟歌斷竹枝人杳杳路迷桃葉水灣灣玉鞭沉醉休重省金粉淒涼不可攀十四樓頭舊時月夜深曾照莫愁還

登報恩寺浮圖

浮圖雄帝國登眺幾人同形勝千年後乾坤一氣中江山何慘黷城闕更溟濛極目悲陳迹銅駝沒故宮

婁關夜泊

古堞蒼茫裏荒江此泊船鄉音殊昨夜歸夢過殘年客子諳烽語人家閉月眠忽聞羌管發極目畏途邊（時有兵至吳門）

登玉芝祠閣

遺墟仙鳳遠孤閣矗天存舊雨昏題壁斜陽照掩門登臨雙眼闊今古一僧論此日悲戎馬悠悠海上村

信宿葉史成隆福寺寓樓

古寺當清夜過從意惘然半龕分佛照一榻寄僧眠驚策殘鐘月銷沉廢圃煙（西郎弇山堂）知君苦吟者相對總堪憐

寄唐在茲湖村

帶水湖南路故人來往稀蟲鳴雨急宿鴈入煙微千卷只茅屋一身仍布衣深居戎馬外知爾亦忘機

秋夜讀書作二首

天氣初涼欲二更一編遺帙若為情山窗夜滿蟋蟀影澤國秋多絡緯聲鏡底自能容醜婦（語有醜婦厭鏡）尊前何用出奇兵倚牀無夢不成寐相伴寒檠坐到明

門外嘗多長者車秖應岑寂守吾廬已安時命休占易未破窮愁且著書鴈斷遥天三逕老蛩喧敗壁一燈虛閒吟梁父輕餘子掩卷倉皇恨不如

弔許濬忠

慷慨書生膽氣真攀號無路獨傷神儒門一死仍麤迹草野孤忠竟殞身入海尚能銜木石在天應見作星辰宵陽去後無窮恨麥飯誰人慟甲申

寄靈隱白谷載一兩公

交遊多半在禪叢爲憶巾缾事遠公一榻鑪聲殘熖裏六橋山色暮煙中遥天落木風塵老舊國平蕪煙水空相送虎溪成久別此來吟興復誰同

九日風雨病中作

伏枕詩成手自裁紫萸黃菊沒蒼苔門前吏爲催租至花下人誰送酒來雨地親朋何處好一江風雨獨醒哀相看不盡登臨興極目當年戲馬臺

崇明

南望婁東北海門孤城斗絕水爲根一隅地控三邊險萬里天橫八表昏向夜塵沙殘角冷經春戰血怒濤渾平生空有乘桴志聞此猶爲動客魂

歲暮途中卽事

獨客關山感歲華可堪淹泊滯天涯空城葉落飄殘角古戍煙明噪夕鴉三逕黃分僧寺路一燈紅映酒

人家到江春信知偏早屋角寒梅已放花

吳閶舟中新年作

殘臘羈人暫息肩春來跋涉更依然關心事在長爲客逐歲詩成別作編新水一帆江上雨遠山孤嶂樹頭煙吳閶多少癡兒女惱亂寒梅爆竹邊

奉寄澄江大伯父

憶昔扁舟繫水濱欵扉相接話酸辛江城月白滄桑夜野店煙青䂬火春季子墓邊花寂寂睢陽祠畔艸鱗鱗到來不敢題詩句恐有餘悲泣鬼神

張鹿林令宜陽緘詩遠贈次韻却荅兼柬吳正持時正持客宜陽署

長沙僻窄滯元龍故國蒼涼感沛豐千里書來回鴈影一江花發打魚風雲開衡岳林巒出日落瀟湘煙水空遥憶吟詩官廨裏琴尊還與故人同

得故人消息

别來多難黯消魂衰鬢天涯有淚痕此日文章鄒魯地舊時賓客武安門千山夢斷春風老一紙書回暮雨昏極目不堪孤閣上落花芳艸偏江村

奉寄翼蒼家太史二首

吳門春事早煙艸映層層宿酒逾彭澤新詩薄杜陵望弘千頃水官冷一條冰（陳彭年在翰林清祕人謂官銜爲一條冰）想得梅花路追陪恨未能

鄧尉頻年約逡巡又復春梅花應笑我楊柳正愁人性嬾寧辭拙身閒却耐貧扁舟期載酒矯首隔風塵

愁雨寄費蔚菴先生

閉門愁雨斷經過一突沉煙奧奈何定有魚龍翻地軸不聞兵甲洗天河空齋閣屐低成潦漏壁攤書亂似窠漫道飢寒心已慣腐儒無物只詩多

讀周大參止溪先生遺集

入門秀色映鄉閭兄弟聯翩盡玉除（先生兄弟成進士者四人）感事每陳歸老疏抗章曾上斥姦書雨經拜杖心逾壯一轉行臺志未攄尚有詩歌負悲憤遺編讀罷渺愁予

懐陳確菴老師潭上

曾操孤槳泊溪灣載酒談經聊解顔彭澤菊荒三逕改（師曾移居溯村名南家舊廬今還潭上）桐江人老一竿閒懐來憶往風塵外啓後承先著述間夢遶蓮潭七十二寒流空帶月明還

春日遊望四首

二月江南徧柳枝水紋如縠雨如絲豔情撇去仍牽惹綺業消來尚有詩浮白幾回攜榼處落紅無數卷簾時鶯花燕子尋常見故苑春風的的思

聽寒吹徹笛中梅着眼風光箭急催客路花開長見雨江鄉水發早聞雷深沉臺館笙歌市縹緲湖山錦

繡堆底事忘機任鷗鳥趁人飛去忽飛迴

寒怯東風衲一層行隨酒伴力初勝尋詩步屧時時出望遠郊原處處登春水平橋長斷客夕陽殘寺半無僧生涯秪覺漁翁好兩岸人家盡掛罾

東海揚塵已惘然春陰淡月更連綿杏花村店清明雨楊柳溪橋寒食煙惆悵幾番人中酒瀰漫一望水平田請船簫鼓山塘路倦客無心聽管絃

同先日惟夏懌民虹友集次谷齋中得秋字

晚京池館似清秋秉燭追歡話勝遊風便客來摩詰宅月明人倚仲宣樓覆圖埽石安棊局隔坐停觴送酒鈎吟得新詩更沉醉竹香花影亂滄洲

己亥六月雜詩十二首并序

歲己亥之六月寸里兵戈絡繹竄伏無常東西鄰頁老挈幼作風雨散去寸母病不獲行敝廬孑影聞馬足聲則心怔忡若春如是者凡兩匝月漫興口占得五言今體十二首題曰己亥六月雜詩詩云六月棲棲不安也繫詩於六月夫亦有所慨也嗟乎猨鶴已盡鵩衛徒悲昭陵汗馬石豈無心渭水露盤金曾有淚而況于人其何能默緣情託物感到筆隨似有不容遏者蓋多寒蟬秋蛬吟噪啁哳之音而非敢為詩也雲居大師過而讀之以為是子解作苦語知我者謂我心憂其斯之謂與

羽檄關河急棲棲六月寒先聲摧破竹遺燼逼幽蘭舊屋存三戶江城障一丸喜生悲更極草野泣相看

伏陰天黯黯關暑夜蕭蕭銀闕祆星動金陵王氣銷戈鋋交故壘冠蓋沒前朝更見流移盡斯民轉寂家

偷生逢世難局促致求安南國蟲沙異西風禾黍殘骨孤餘涕淚親老迫飢寒豈不懷朋好其如行路難

乾坤空極目南北一重關戰伐民生蹙征求歲力艱烽煙五馬渡草木八公山戎壘何時息愁人鬢已斑

高堂垂老日扶病走荒村野岸青燐遠滄江白雨昏砌蛩初傍枕山犬獨當門盡室艱虞裏黙傷清夜魂

未堪多難迫那得好懷開梟欲謀東徙鵩應悔北來

撐腸徒有字劃腹漫無才寂寞西風裏還能賦八哀
風鶴當塵莽關河尚甲兵寒蕪宵屢逝宿鳥夢頻驚
獨客心懸杵離人膽碎鉦從來多意氣毋乃愧平生
戎馬江鄉路搜牢日再過隱逃三㓨少貧計一身多
沙磧喧刁斗柴門繫薜蘿空餘飛動意擊檝更誰歌
秋至悲何甚塵沙四望中角聲催蟋蟀風色亂梧桐
舊业音書絕兵殘市井空十年今古淚零洒各西東
陰雲迴朔氣殘月想雄圖野屋自開闔居人或有無
流離屯厲戶勝負決梟盧但見烽煙息何妨老腐儒
避跡居無定當秋感自多艱難懷弟妹搖落向關河
歲月堂堂去民言轉轉訛一尊風雨夜誰與話兵戈

喪亂銷何日遭逢隨此生巢車望遠道窟室避殘兵
夜冷風雲氣秋高鼓角聲感時悲野老頭白話昇平

寄楚黃杜于皇時以兵阻太倉

干戈南國滿羈客況逢秋薄俗誰青眼高堂有白頭
關山千里夢書劄一身愁寂寞杜陵老吞聲知未休

江城有感

盡地漫天浪苦辛愁看京國尚風塵不聞匹馬追都
尉但有空車載稚神廢壘葑荒餘白骨大江日落見
青燐英雄畫虎休相笑總是滄桑切後人

兵後還舊居

喪亂將家未覺遙叢殘禾黍憶前朝支公鶴去斜陽
寺呂叟虹分斷石橋塢廢野塘湖半掩井枯寒甃字
全銷荒村屋舍如當日閒向秋風閉寂家

虞山歸舟同周臣端士孝逸懌民虹友位初
時弔隱湖也

無端風物更相關却喜雙橈共往還衣上酒痕兵後
少天涯詩思客中閒白蘋秋水搖孤岸紅樹夕陽明
遠山淚洒星橋欲腸斷故人生死一潺湲

十五夜坐月同費天來

香露無聲坐悄然江村有水月田田一尊花底莫辭
醉明日不如今夜圓

咏團扇

誰裁紈素擬氷輪曾向長門掩淚痕縱使秋光會移
奪棄捐節篋亦君恩

舟夜同袁重其

信宿滄江伴釣翁客心初動早涼中秋聲到枕渾疑
雨傍水一燈相對細

雨窗示內

頻年作客滯江邊此日空齋聽雨眠芳逕淺泥深閉
戶破廚無火濕炊煙閒愁觸忤杯中物生計拋荒水
上田只有山妻強解事燈前補綴索新篇

歲暮荅寄錢梅僊

霜高日薄鴈聲寒百慮經心歲向闌棧北羽書馳遠

道海東旌節見空壇十年郡縣征輸急萬里關河轉餉難原野騷然憂患裏故人唯有勸加餐

庚子元日

遙視金輪浩刼餘初陽北戶映吾廬王春未改軒[illegible]野史徒傳孔壁書終日風雲仍卜歲（史記天官書歲旦欲終日[illegible]有[illegible]日）一隅天地敢安居屠蘇滿目都成醉把盞長吟猨慨子

春日雜感二首

柴門剝啄過比鄰澤國兵徭尚苦辛留冷殘棊誰着眼酒闌濤淚徐傷神來星閃閃搖中夜（漢書星搖者民勞也）漲海喧喧沸早春傲骨不堪相倚薄腐儒生計合長貧

閉閉春風任物華遠天如夢委蟲沙哀閑樂室嗟何及王粲登樓意有加對讌西京倫宿昔（杜詩[illegible]）鵬啼南國怨飛花寒濤乍起日將落愁絕當年博望槎

次韻春和翼者從祖枉駕敝廬見贈二首

薄海風塵歎索居忽驚剝啄過吾廬官閑到處供遊屐地僻誰來問讀書百里江聲浮舊錦一林花氣映銀魚當年手澤那堪把擬拾叢殘喪亂餘（謂及先太學遺書）

芳菲撲面為尋花路到江村曲曲斜屋角酒旗寒帶雨渡頭漁笛晚橫沙閑搜舊迹成千卷細溯源流是一家相送野塘無柰別片帆回首更天涯

靈巖懷古次確老師韻

館娃臺榭倚層峰偃蓋亭亭澗底松香逕客歸酣韻屧廊人去想遺蹤溪頭艸發添春漲洞口花深隔暮春回首當年歌舞地只今唯有數聲鐘

和陳太僕望遠曲

玉樓香霧歛前溪一別三春怨鳥啼去日空言將隴札經時傳說在遼西望夫石上星霜苦妬女津頭風淚迷紅粉憑闌嬌不盡落花無主又成泥

過黃庭表虞山寓中小酌即事

經年闊絕路雲泥客裏逢君酒更攜泉沸重匡山屐迸雨搖孤寺榆錢低遙聞京國獨租秘閑憶江鄉話鼓鼙此日漫餘吟興在一篝僧火夜分題

玄墓看梅次確老師韻

萬樹千峰互鬱盤漫空玉雪映高巒吳儂生長吳閶住能得春風幾度看

贈歌者二首

花落江南幾度春一年春盡一霑巾當筵切莫歌紅豆此曲相思最惱人

天樂銷沉故苑秋陰山敕勒遍江州生憎一曲吳歈舊那得聽來不淚流

送友人之燕

秋高木脫片帆輕絡繹江河一月程鴈自南來人自北客中相見倍關情

水鄉集十七

同九日飲子俶長橋看月

知巳過從趁晚晴傍門高樹亂蟬聲話來京國甚西笑望轉星河向北橫酒力漸消閑暑盡吟懷偏逐野凉生長橋一曲年年水坐到深宵月更明

步檐集

太原王　攄虹友著

隴頭水二首

黃河水從崑崙來東流日夜長喧豗借問隴水聲終年嗚咽何爲哉嗚咽無時歇征人腸斷絕去年賀蘭山堆骨如霜雪今年無定河河水都成血那堪更向隴頭行千尺飛沙馬蹄沒隴頭水何砯砰誰將天上水瀉作人間聲不向中原洗甲兵却來隴坂愁人心早知愁殺戍邊者何用當年苦築城烏頭有白日水流無終期欲使征人不淚垂除是黃河西下時

登隴望咸京迢迢千萬里忽聽潺湲聲知爲飲馬處飲馬馬亦愁隴雲積不施恨比風前吹篳篥悲同月下按箜篌前軍若渡洮河戰莫向山頭去磨劒連年爲洗瘡痍多照時怕有愁容見李廣功成竟不封塞垣千古泣英雄獨留隴底無情水長逐秦川日夜東地亦有時傾天亦有時缺莫愁隴水流不乾只恐乾時腸亦絕從今不願東海枯願似銅柱年年長不折

和唐趙承祐昔昔鹽二十首

垂柳覆金隄

二月金隄柳柔條千萬枝含風長嫋娜拂雨更參差舞態縈愁日顰蛾斂恨時玉關人未返莫向笛中吹

蘼蕪葉復齊

繫蓋王孫恨春來葉復齊日遲常冉冉風暖正萋萋
秪許迷歌袖偏能送馬蹄故夫不可見望斷白侯西
水溢芙蓉沼
灼灼芙蓉豔風翻菡萏千葉侵歌扇綠花妬舞裙紅
浩淼菱歌出微茫桂檝通涉江猶不遠采采意何窮
花飛桃李蹊
桃李無情樹春來亦自花香飄羅幕遠影度玉窗斜
遊子青絲騎佳人金犢車折時那可贈辛苦臥龍沙
采桑秦氏女
嬌小秦樓婦城南獨采桑鈎輕宜葉細腕弱怯枝長
倚徙金鞍側躊躇翠蓋旁不須勞佇問夫壻侍中郎

織錦竇家妻
閨中無限意誰語竇連波淚濕羅衣久情傳錦字多
風生雙玉腕月照一金梭得似天孫否逢秋却渡河
關山別蕩子
關塞渺無極征人去不回腸應今夜斷書是幾時來
月苦鴻難度沙昏馬亦哀君王還戍詔何日下輪臺
風月守空閨
關山悲久戍寂寞繡閨空帳掩茱萸月窗虛玳瑁風
曉粧橫鏡綠宵淚落衾紅遙憶皐蘭北音塵詎可通
恒歛千金笑
蘭閨恒歛笑芳信轉蹉跎薄媚含悲久微羞蓄恨多

向燈愁半額窺鏡蹙雙蛾便作遼西夢相逢事總訛
長垂雙玉啼
垂淚何時已天涯久未歸恨容潛落粉愁態暗霑衣
每向銀缸墮多從玉枕揮青陵臺上蝶那不羡雙飛
蟠龍隨鏡隱
永日閉菱花愁多覽鏡加慵看釵上燕羞覩鬢間鴉
窺匣蛾眉歛開奩玉筯斜休驚似紈扇自欲待秦嘉
綵鳳逐帷低
綵鳳何寥寂孤帷對短檠因風原暫卷映月自能明
已隔尋思態難遮掩泣聲秦樓曾跨此無限合歡情
驚魂同夜鵲

耿耿懷人夜魂驚與鵲同消愁漏水碧燃夢蠟鐙紅
繞樹棲難定填河恨不窮空房成獨守一種斷腸中
倦寢聽晨雞
底事成孤寢聞雞百感生多愁渾未解無恨却長鳴
鴛夢經年斷蘭缸永夜明此時沙帳北起舞獨何情
暗牖懸蛛網
惆悵看蛛網方疏歷亂懸織愁來月下牽恨出風前
彷彿迴文字依稀鼓瑟絃燕支踰萬里對此益潸然
空梁落燕泥
春日差池燕銜泥落畫梁高樓迎曉入曲戶映花藏
爾已來炎海人猶滯朔方可憐雙宿好偏在莫愁堂

前年過代北

憶昔經過地風沙代北寒爲憐妾腸斷重念客行難磧曉雲多暝邊春雪未殘盧龍一片月憑夢到長安

今歲往遼西

何年返征旆今復向遼西未見收邊郡空聞事鼓鼙笳吹關月迴烽舉塞雲低怪底從無夢黃鶯徹曉啼

一去無還意

去去音塵絕遙遙阻玉關窮兵戍白首愴別損紅顏都尉歸無計燕然勒未還不知征戍者曾一念刀環

那能惜馬蹄

思君久腸斷邉惜馬蹄遙絕塞終無信空閨不自聊

威名賣車騎功業霍嫖姚莫話圖麟閣奇勳未易邀

謁伍相國祠

祠門下馬夕陽孤愁把椒漿奠一盂報父有心終覆楚殺身無計可存吳英雄寂寞留陳蹟山水蒼京失霸圖回首荒臺麋鹿地屬鏤遺恨滿姑蘇

擬唐人送宮人入道和陳確菴師

十載昭陽按玉箏願餐雲液學長生牽牛尚記當年事調鶴難禁此日情秋草宮中歌扇冷晚風壇上羽衣輕遙知緱嶺今宵月無復羊車入夢聲

詠落花十二首

谷口春殘滿目愁傷春一半似悲秋非關薄命甘投井總爲多情學墮樓百里錦江煙淼淼千年玉洞水悠悠飄零莫更吹羌笛恐有征夫怨隴頭

不堪相見忽相離纔得開時又落時杜牧遲來空有約劉郎重到只題詩悲風怨雨他鄉淚剩水殘山故國思好寄隔江商女道月明休唱後庭詞

大隄一望綠萋萋回首東風恨解攜裴相坊空難再問崔生句好不須題月殘滄海收鮫淚雪盡藍關散馬蹄莫向黃鶯怨憔悴閨中容易夢遼西

東西飄蕩費追尋脈脈閒情不自禁綠欲成陰看漸少紅貪結子踏還深逍遙似作莊生夢放逐如言楚客心聞道春宵爭一刻莫教辜負此黃金

窺簾撲面太輕揚疑作當時墮馬妝已是分離團扇後尚來宛轉酒壚旁滴殘思婦閨中淚斷盡王孫客裏腸惆悵吹簫人一去廿橋夜夜月如霜

拂面紅塵路不分開簾四望正氤氳洗空號國臙脂色散作隋宮錦繡文那得返魂常化蝶縱教入夢亦爲雲離亭多少青青柳折取長條一送君

依拂朱簾更畫橋乍飄金屋又蘭橈也應哽咽歌長恨無復輕盈舞細腰荀令爐邊香欲散梁王苑裏雪初消相思只在江東路泣向寒煙弔二喬

芳華很籍只空亭萬朶千鈿總劫灰莫怨風來還自落須知春去不長開紅顏已斷三生約玉骨難沾半

點埃舊是杜鵑啼血處綠楊青草有餘哀
滿林紅雨落還晴幾夕花前羯鼓聲相送可堪歌綬
綬臨岐無那賦行行珠簾畫舫春三月銀燭金尊夜
五更不是無家垂老別如何此別太傷情
一度登臨一悵然不堪歡賞只堪憐空思緱嶺吹笙
日尚憶遼城化鶴年豈有珮環歸月下竟無紅粉出
前明朝煙草池塘路愁聽菱歌繞畫船
九十春光瞬息中紛紛墮白又飄紅也如鳳去思嬴
女恰似香分悵鄴宮玉笛幾迴聲轉切金鈴從此響
俱空臙脂一夕都吹盡誰向高臺唱大風
東風一夜滿頹垣開落分明有怨恩女伴踏非前日

路牧童指失舊時村楚天恨雨湘娥淚蜀道愁雲望
帝魂猶冀明年消息到早隨春色上柴門

江行即事三首

揚子江頭路扁舟下夕曛天長渾似水山遠却疑雲
岸影臨淮盡潮聲入海分可憐形勝地天塹已徒云
渺渺揚舲去中流勝自探萬山分楚越一水障東南
叢勢江心出嵐光寺脚含客愁兼木葉飄泊豈能堪
孤棹西風裏飄零意若何亂帆爭落日歸鳥怯層波
客淚青山在鄉心白酒多幾回征戰地懷古倦經過

關山月

邊烽不斷寒雲薄淡淡長空連大漠夜闌何處哀笳
聲萬里關山秋月落關月迴蒼蒼關榆葉盡黃金閨
此際應垂淚紫塞何人不斷腸斷腸暗憶秦樓婦葉
砧夜擣流黃素辛苦征衣欲寄難只憑夢到交河路
可憐魂夢繞交河塞外風塵苦戰多千里寒光生玉
劍三秋朔氣暗琱戈橫戈倚劍無時畢此是征人望
鄉夕何年明月出關山照見征人青海還

懷宋旣庭在越中

已是經年別相思兩地哀不知歸鴈後可有尺書來
槁葉風猶落寒花雨更開離心與秋思繞徧越王臺

愛妾換馬

豈是追風空薊北却令行雨失陽臺乍看雲髻飄飄

去早喜霜蹄蹀躞來團扇何人歌夜月障泥到處踏
春苔裹屍不向沙場死賣履人間亦可哀

寄侯研德

憐君遭喪亂十載賦閑居家國干戈後親朋涕淚餘
雲間才若此洛下價何如爲語虞卿道窮愁好著書

客夜

小市維舟夜蕭蕭思暗驚有家天漸遠無夢月偏明
衣薄頻沽酒行遲屢算程燈花挑不盡如爲客愁生

詠雪次東坡韻二首

片片驚飛密更纖紙窗蕭瑟曉風嚴花飄肯信天無
樹（唐太宗詩無樹獨飄花）蝶舞徐看地有鹽（梁簡文詩鹽飛亂蝶舞）不爲

韜霞常亘野似能助月恰生檐折梅驛使相逢否春
色江南到嶺尖
千林積素斷歸鴉出戶皚皚漸沒車夜色也應分片
月寒心原不記飛花幾回晚渡迷漁艇何處春旗認
酒家聞道灞橋詩思好朔風驢背手頻叉
送徐公肅計偕北上
夕陽南浦片帆輕春色天街信馬行盡道士衡來洛
下即看平子賦西京路經泰岱諸峰出人渡黃河一
鴈橫夜半倘逢宣室召憑君珍重告蒼生
送陸默菴師歸嘐
扁舟南浦淚如麻欲雪前林鴈影斜歸路不堪偏落

木離心無那又梅花多情作客難爲別有夢思親已
到家莫道絳紗原不遠春風明日是天涯
同異公兄宿西田曉起偶成
草閣挑燈夜不眠曉光陰霧嫩寒天鳥聲喚夢來窗
外山色供詩到枕前雙槳小溪桃葉雨一旗孤店柳
絲煙輞川自古風流地追話開元重黯然
呈姜侍御眞源先生
曾草黃麻直玉堂却持白簡稟秋霜乘驄自昔推桓
典攬轡于今識范滂官賴胥徒全富貴民因湯火誤
耕桑漢庭刀筆非輕事肯逐吟詩會柏梁
送懌民兄燕遊
送君西亭暮把酒歌行路送君南浦春折柳贈離情
離情脈脈淚沾臆北固潮聲帆去疾廣陵一片渡江
雲薊門煙樹天涯隔遠攜書劍客京華點點青山馬
首斜目斷故園何處是滿溪吹落碧桃花十載高堂
尗白首擯肴非爲匡山酒半醫田廬賦役中離支門
戶干戈後吾兄瑰異莫與儔筆搖五嶽凌滄洲著書
獨閉揚雄宅作賦頻登謝朓樓不願兄多錦囊句願
兄揚鞭曲江去早獻長楊賦上林丹枝莫作他家樹
憐予憔悴臥菰蒲但能醉倒黃公壚懷刺字滅無所
遇世人應笑爲迂疏兩地煙塵增嘆息兩鄉自古多
陳蹟燕市曾聞屠狗人吳門近少吹簫客君今試上

昭王臺爲問英雄安在哉不見擊筑悲歌之壯士唯
見蕭蕭易水寒風來握君手酌君酒斷腸春色君知
否欲識相思幾許長明年歸看閶門柳
同沈荷百泊雲亭
澄江從此去西望又斜曛樹密疑藏霧山多欲礙雲
翻因歸夢遠能使客愁分今夜舟中月淒京我共君
丹陽道中
百里荒岡路崎嶇歷苦辛亂雲遮去騎密樹失行人
水旱村煙少兵戈野哭新蟹坑遺事在千古笑嬴秦
登雨花臺兼拜方正學祠
誌公講席久蒿萊此日憑高亦壯哉形勝百年空在

望千戈萬里獨登臺諸峰繞郭煙中盡一水浮天樹
杪來酹酒荒祠秋草裏冬青回首更堪哀

龍江舟中偶成

長江天漢漠此去片帆輕峰亂雲藏影潮來月有聲
乾坤南北限形勝古今爭鐵鎖燒殘久興亡重愴情

同王曰公黃孝直歸夜抵京口

同是東歸客扁舟向水濆江聲牛帆月塔勢一峰雲
燈火城中見星河樹杪分明朝沽市酒北固醉斜曛

登多景樓

南徐形勢險感慨一登樓山繞天疑墜江橫地欲浮
論兵留舊石（樓旁有恨石即孫劉論曹公處）在望失神州（劉攽之登多景樓有中原在望莫登樓句）不盡蕭梁恨西津水自流

登金山寺

入寺復登樓江天望欲浮征帆依岸轉落日逐波流
樹色來瓜步潮聲到石頭憑欄正懷古一笛起漁舟

謁延陵季子祠

三讓遺風在孤城廟貌新禍雖生骨肉義已正君臣
劒掛空林月碑埋野草春乾坤多涕淚對此重沾巾

白門歸寄吳弘人

客舍秋風灑面涼歸舟正值柳條黃重嗟潦倒空雙
鬢遠慰蹉跎有數行富貴每將危共至文章未必命
相妨還家不用頻興感同是劉蕡誤選場

秋夜同陸宗程宿省照上人禪房二首次省
照韻

一庭葉覆佛燈深攜伴同來祇樹林漫道點頭曾有
石何愁布地却無金窗聞夜月高城柝門響秋風遠
市砧讀罷新詩應嘆賞惠休千載見遺音

偶宿招提發浩歌翛然塵外此經過階前詩意看青
草定後禪心到綠蘿滿逕蟲聲秋葉下隔溪人語曉
煙多宵來識得空門義欲問楞伽奈別何

酉秋聞懌民兄下第南還詩以憶之

憔悴征途淚滿衫別時猶記柳毿毿我應羅隱終難
遇君亦丘爲已不堪鴈影長河帆正落雞聲殘驛酒

初酣遙知千里燕齊路定有新篇似劒南

寄錢梅仙

聞君卜居處却與浣花同鷺下湖田雨牛鳴野岸風
種瓜來舍北看竹過橋東肯爲緘離恨題詩付早鴻

讀武昌女子詩賦二絕弔之

去年鉦鼓動漁陽今歲飛旌下武昌同與屈原葬魚
腹武關何處問懷王

江心血淚濺羅衣空有香魂夜夜歸猶幸窮泉不相
見不然愧殺漢明妃

上陽白髮人

上陽宮中白髮人自言十六入宮門入時潛配空宮

長歲歲東風不見春若教當日至尊見晨夕端知奉歡讌不是更衣侍玉牀也應奉帝登金殿如花那得君王知古來見妬是蛾眉誰爲趙后方專寵却使班姬早賦詩從此含悲夜復曉玉階冷落生青草夢裏羊車寂不聞愁中鸞鏡羞相照鸞鏡羊車恨若何遥聞笙管響雙蛾君恩未賜羅衣在妾淚空沾翠袖多爭似楊妃擅嬌貴打毬嘗共三郎醉罷浴溫泉畫每還私語驪山夜不寐誰道霓裳舞未終一時宮闕汚腥風不聞將士來關外但勸鑾輿幸蜀中鑾輿自此遭遷播最是淒涼馬嵬路豔笑千年付夕陽香魂一哭埋殘土南内歸來枉斷腸神仙海外總茫茫傷心

朔士皆新進回首宮娥改舊妝一生雖失君王眷九州且免黎民怨白髮于今不足悲紅顏自古多成亂秖憐淪棄誤華年重對青銅意惘然粉黯已非嗟老至綠鬟安在憶兵前嗚呼人生富貴那能必盛衰反覆無終極總傷秋草是今朝幸未春花在當日畫靜紗窗生網塵宵深羅幌見飛螢雖然同抱長門恨猶勝黃金買賦人

寄瞿有仲

欲訪柴門百里遥知君久謝小山招道心輞水王維宅詩思成都杜甫橋孤閣擁書苔漠漠寒窗對酒竹蕭蕭暮雲悵望無窮意好寄雙魚趁落潮

顧伊人見訪不値留詠壁間次韻答之

簾外風吹落葉稠數行屋壁動離愁到門已訝成題鳳得句爭誇重倚樓孤館雨聲空剪燭寒塘雪影獨廻舟簾中應有新篇在不是隨州即郢州

送曹倬雲許偕北上

公車待詔入京華酌酒西亭落照斜帆影一江京口樹馬蹄三月薊門花洛中聲價應相似鄴下風流定未賒他日鑾坡稱侍從看君綵筆草黃麻

送端士兄北行遵　家大人韻

揮袂吳閶各掩蓬銷魂那減灞橋東愁心盡寄離筵酒別淚平添短笛風樹裏河流村店杳馬頭山色成

樓空可知明夜楓橋月不復鐘聲入夢中

懷吳漢槎在獄中二首

寂寂圜扉景易斜銜冤知爾恨無涯共欣白雪才難和不道青蠅語已加千里羈魂驚夜鼠數行哀淚灑晨鴉可憐馬援南征日豈有明珠載一車

淒風獄犴慘啼鴂欲訴無因涕泗流海內正憐子失侶天涯豈料汝爲囚當空貫索魂應斷入夜鈴聲夢亦愁誰築黃金延國士昭王臺殿已荒丘

慰汪洞昭悼亡

曾共吹簫夜月時玉釵從此合無期看花莫灑傷春淚今日潘郎鬢已絲

夏日遊虎丘二首次周子俶韻

欲問吳王墓來登海涌山相傳埋劍後金虎出人間
香刹鐘聲靜陰崖草色閒不知興廢感流水尚潺湲
西丘遊不厭臨眺亦佳哉塔影片雲去山光一鳥來
林昏催落日江動隱輕雷時見垂楊下笙歌送客回

西洲曲

三月楊花飛乃在江北滸五月榴花明又下西洲路
西洲一何遙相望阻風濤妾家桃葉渡門繫木蘭橈
日向蘭橈望風輕蕩雙槳不及兩鴛鴦往來綠波上
離思渺何從蓮花歷亂紅相逐採蓮女來向石城東
去年別時節水面田田葉今朝採罷歸不忍輕迴楫

底事久徬徨蓮花恰似郎遙憶郎行處高樓見武昌
可憐當窗織一朝復一夕妾豈廬江妻郎非茂陵客
朝看南浦雲淚下沾羅裙秦鏡長敎閉荀香久罷熏
紅顏日憔悴風雨摧蘭蕙寄語西洲人休辜合歡被

七日夜女郎歌

颯颯秋風生皎皎秋月明今夕是何夕云是天孫欲
渡靈鵲橋初成橋成兩相見相見情不淺未盡綢繆
今夜歡先訴淒涼隔河怨欲訴訴未終忽聞天雞聲
不覺東方曉日漸曈曨豈無留戀情留戀何終窮更
為後會期相逢太匆匆初見龍駕門前列倏又盈盈
隔斷河西東昨宵渡河來一年此佳節今復隔長河
又有一年別一年亦何妨但恨年年遙相望安得中
有青鳥使亦似銜書王母傍嫦娥竊藥奔月宮不知
瑤池閒過幾度水桃紅碧海青天夜復夜猶幸不似
牛女一年一相逢相別便一年相見止一宿見時既
無多何不成孀獨漢使當年海上來乘槎直至天河
迴還訪君平成都市知是曾向支機石畔相徘徊客
星尚可犯河滸奈何牽牛隔千里不怨牽牛并客星
只怨迢迢一水無情橫君不見驪山避暑時夜半私
誓長生殿但得似雙星縱令死亦願那知歡樂能幾
何淋鈴蜀道空悲歌若遣當年得如願郎使今生休
他生應不遠漫勞術士東海東鈿合金釵恨何限相

見止一宿相別便一年人生有此迢遙期不如相決
絕縱不決絕亦可憐兎絲附女蘿日夜長繫抱閨中
多少織錦人那得人人盡如願不須深恨川無梁但
祈年年一度無相忘莫敎更愁渡河約使彼脈脈徒
情傷鳳去秦樓不再開桃花玉洞已千春隔河若怨
長相憶請作陽臺入夢雲

梁谿夜泊

停橈恰暮天郭外景蒼然店隱官橋樹風鳴水閣絃
湖光微浸月山色欲含煙似泊秦淮夜歌聲繞客船
梁谿人善歌故云

蘇李泣別圖

節毛落盡不還家一戰孤軍沒塞沙今日子卿歸國後夢魂相見海西涯

送吳綿祖之武林

把酒嗟君別離亭正夕陽馳驅須自愛繾綣各言傷放鶴亭猶在呼猿洞已荒錢塘名勝地加意問興亡

贈無爲上人

羡爾能追白社風筆牀經案艸堂中久知入道非由幻始信工詩未是窮松影月殘三徑曲柳陰波動一橋通數椽亦喜雲門住時聽鐘聲出寺東

詠鴈字六首

瀟湘木落幾行回天際分明萬卷開直欲紛紛探禹

穴不愁一一付秦灰蘆洲月滿銀書出榆塞霜飛玉篆來若使廻翔麟閣畔校讎須待子雲才

誰展蠻牋寫八分碧空萬里去紛紛乍成燕尾依斜照漸作蠅頭入亂雲塞外盡疑馳露布闈中不辯織迴文遙從隴首瞻銀漢道是羊欣白練裙

朔風吹葉見南翔回首龍堆別路長汗漫豈堪留篋笥縱橫貞欲散縹緗飛時忽覺秦碑在宿處還同魯壁藏彷彿子山詞賦好江關流落未還鄉

數聲嘹嚦度雲巖鈎畫天邊自不凡豈讓陳琳能草檄兼呀殷浩只空函錦囊攜得終難貯青鳥飛來未易銜應是九霄新下詔十行曾費紫泥緘

來往衡陽朔漠間獨將鳥跡綴江山受書不信逢黃石投筆終當老玉關閉戶喜看千卷在退朝疑策萬言還海濱昨夜南飛急誰勒唐碑到百蠻

盡逐長風到洞庭蟲書天半漸冥冥未殊怨思成題扇猶有雄心擬勒銘秋淨崩雲來遠嶂夜深垂露下寒汀南朝無限興亡恨一一憑君記汗青

同李秋孫夜話

促膝茅齋又隔年論詩此夕興悠然可能鴈到秋風後早已人來暮雨邊孤酒一牀搖竹影殘書半壁繞茶煙君歸若更開三徑約我東籬醉晚天

秋日杜轂耕袁重其費天來江位初周翼微

毛亦史郁東堂陳子謙諸子見過即事口占兼送轂耕歸白門

仲蔚蓬門久不開離居深喜故人來弟兄雅擅雲間譽（轂耕弟修[illegible]亦工于詩）賓客方驚鄴下才疎雨窗前孤鴈至殘燈簾外一鐘催還家多少興亡恨且莫吟詩向鳳臺

秋雨次許九日韻

獨掩茅齋黯不晴雲陰遮盡北窗明已驚入夜牀琴咽豫喜經秋徑草生帶葉暗添檐外響因風亂滴竹間聲此時何事能消遣賴有芭蕉種得成

懷顧伊人

愁坐孤吟不自聊懷人日暮悵迢遙夕陽旗影橫芽店殘月鐘聲出寺橋(伊人讀書去輪寺)秋思鳳林聞落木離心鴉浦託歸潮知君無限登臨興(時將有虞山之行)楓葉蘆花酒一瓢

贈大總戎梁公

閫髗英名久著聞東南專閫策奇勲戈船早樹橫江幟水寨還張下瀨軍牛夜欒弧沙島月三秋吹角海天雲不知誰向蓮花幕為草袁家倚馬文

懷吳綿祖

風塵方擾擾念爾在中州人物夷門淚山川少室遊青燈孤館夜白鴈異鄉秋莫嘆干戈阻東南亂未休

長相思三首

長相思在天涯月明金井多啼鴉鴉啼月亦苦中夜起長嗟不惜銀牀空但恨玉關遐玉關千萬里唯有傷心之白草撲目之黃沙櫻桃幾度開征夫不還家那堪鄰人笛更唱落梅花願為蔡文姬氊帳聽哀笳

長相思空相憶良人遠戍無消息斗帳紅羅夜獨眠夢魂長到燕然石燕然一何遙欲望望不極朝理瑤箏空有情暮調銀管終無力不見蘇卿塞外十九年白頭尚有歸來日長相思空相憶從今哭向李陵臺錦字迴文不須織

相思渺無極黃葉滿蒼苔安得生死不相棄人人盡似青陵臺記得送行時慟哭別城隈今年秋鴈歸不見尺書來庭前紅槿花尚能朝暮開獨有黃河水一去不復迴不若不相見相見情更哀不是不相思相思心已灰君不見秦時百萬築城卒紛紛白骨埋蒿萊

惆悵

盈盈一水即天涯信是蓬山路正賒曲裏綠楊傷別樹詩中紅藥斷腸花妝樓寶鏡明春日舞榭珠簾障曉霞恨不此生為燕子雙棲長得在盧家

和江位初紙花

幷剪裁成也自紅託根疑在剡溪東折來不覺香全褪看到方知色本空豈是紛披因夜月何曾開落為春風無煩羯鼓頻相促長見臙脂滿院中

維亭道中

淼茫汀霧裏指點近維亭岸拆湖光白山含雨氣青[illegible][illegible]客久草發似愁醒寥落鄉心切漁歌未可聽

太倉十子詩選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偉業編偉業有綏寇紀畧已著錄是書採其同里能詩者得十人人各一集首周肇東岡集次王揆芝廛集次許旭秋水集次黃與堅忍菴集次王撰三餘集次王昊碩園集次王抃健菴集次王曜升東皐集次顧湄水鄉集次王攄步檐集皆其同時之人前有偉業序蓋猶明季詩社餘風也偉業本工詩故其所別裁猶不至如他家之冗濫特風格如出一手不免域於流派是亦宗一先生之故耳